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五七・經部・四書類

朱子論語集注訓詁考二卷 〔清〕潘衍桐撰……一
戴氏注論語二十卷 〔清〕戴望撰……六三
論語稽二十卷 〔清〕宦懋庸撰……二五五
天文本單經論語校勘記一卷 〔清〕葉德輝撰……四二三
鄉黨圖考補證六卷 〔清〕王漸鴻撰 校鄉黨圖考補證札記一卷 〔清〕張庭詩撰……四三七
孟子要略五卷首一卷 〔宋〕朱熹撰 〔清〕劉傳瑩輯 〔清〕曾國藩按……五七七
標孟七卷 〔清〕汪有光撰……六〇一

2698/07

朱子論語集注訓詁攷

光緒十七年
浙江書局刻

敘

朱子論語訓蒙口義敘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語類云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又與呂伯恭書云不讀說文訓詁易謬荅黃直卿書云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朱子解經教人厥初如此世儒謂朱子不明訓詁謬加詆詞與夫空疏淺率之流空談性理未知爲學之倫類皆失之也竊謂朱子生平著書致多而論語集注尤爲精粹因命詁經精舍諸生尋繹此書詳攷義所從出偏采舊注及羣經子史注以著來歷明非朱子所自造課卷甚繁細加搴采撮爲二卷取其易曉義或簡奧則援某生說以申明之研經之士由是以攷制度辨名物窺先聖之微言窮義理之所歸余固日夕望之也光緒十有六季十二月南海潘衍桐敘於浙江學署之敬樂齋

朱子論語集注訓詁攷卷上

南海潘衍桐輯

學而弟一

學之爲言效也學而章

尙書大傳周傳洛誥篇學效也廣雅釋詁學效也

而覺有先後

孟子離婁篇使先覺覺後覺也

習鳥數飛也

說文習部習數飛也禮月令鷹乃學習

說喜意也

廣雅釋詁悅喜也

習重習也

易坎卦彖曰水洊至習坎陸績注習重也周易集解

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禮曲禮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鄭注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磬且聽也

朋同類也

易兌卦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虞翻注兌二陽同類爲朋周易集解後漢書李固杜喬傳贊朋心合力章懷注朋猶同也廣雅釋詁朋類也

慍含怒意

何晏注慍怒也集解禮檀弓舞斯慍鄭注慍猶怒也

說文心部慍怒也書無逸不啻不敢含怒

君子成德之名

易乾文言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禮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楊子法言學行篇學者所以求爲君子者也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有子章

爾雅釋訓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皇侃論語義疏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曰悌

謂干犯在上之人

左氏文公四年傳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乎杜注干犯也禮文王世子不以犯有司鄭注犯猶干也

鮮少也

何注鮮少也集解

本猶根也

周禮醢人昌本鄭注昌蒲根後漢書伏侯宋傳合論章懷注根猶本也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周語仁文之愛也孟子告子篇仁人心也

爲仁猶曰行仁
禮檀弓不仁而不可爲也鄭注爲猶行也
與者疑辭
衞靈公篇非與皇疏與不定之辭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 巧言章
包咸注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 集解 爾雅釋
詁令善也
盡己之謂忠 三省章
里仁篇忠恕而已矣憲問篇忠焉能勿誨乎皇疏
並云忠謂盡中心也

攷上 三

以實之爲信
說文言部信誠也誠信也爾雅釋詁誠信也廣雅
釋詁誠實也信誠實二字互訓
傳謂受之於師
皇疏引袁氏曰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
道治也 千乘章
包注道治也 集解
千乘諸侯之國
皇疏千乘大國天子萬乘諸侯千乘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

文子道德篇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下
德篇聖王執一以理萬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
適于天下聖王託于無適故爲天下命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 弟子章
易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汎廣也
皇疏汎廣也
衆謂衆人
荀子修身篇庸衆而野楊注衆衆人也
親近也

攷上 四

廣雅釋詁親近也
以用也
詩谷風篇不我屑以鄭箋以用也說文㠯部㠯用
也
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鄭注文道藝也 釋文
致猶委也 賢賢章
鄭詩祇曰委致一義故人臣致摯于其君經傳謂
之委摯
重厚重 重威章

說文重部重厚也

威威嚴

毛詩六月篇有嚴有翼傳嚴威嚴

固堅固也

毛詩天保篇亦孔之固傳固堅也史記禮書彊固之本也正義固堅固也

無毋通禁止辭也

禮檀弓曰噫毋鄭注毋禁止之辭○樓蔚然曰史記宋世家引書洪範毋字凡十五見今書俱作無

勿亦禁止之辭

王正春曰語類卷四十一云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樓蔚然曰小爾雅廣詁勿無也此承上訓故曰亦

憚畏難也

鄭注憚難也集解詩雲漢篇我心憚暑鄭箋憚猶畏也說文心部憚忌難也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 愼終章

孔安國注愼終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集解

抑反語辭

皇疏抑語助也禮中庸抑而強與鄭注抑辭也

溫和厚也

淮南子時則訓純溫以淪高注溫和也漢書張敞傳居皆溫厚

良易直也

禮樂記易直子諒之心亦見祭義荀子非十二子篇其容良楊注良謂樂易也

恭莊敬也

爲政篇臨之以莊則敬爾雅釋詁恭敬也

儉節制也

周語季文子孟獻子皆儉韋注儉居處節儉也

讓謙遜也

禮儒行其尊讓有如此者正義讓謂卑謙

其諸語辭也

公羊桓公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何休注其諸辭也

父在子不得自專 父在章

孔注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集解鄭注孝

子父在無所自事 大平御覽人事部孝類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禮之用章

孟子離婁篇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坊記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仲尼燕居篇禮也者理也中庸仁者仁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周書武順解人道曰禮管子心術篇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

所以流蕩忘反

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流宕忘反非一時也

攷上　七

信約信也 信近章

禮曲禮約信曰誓

義者事之宜也

禮祭義義者宜此者也中庸義者宜也揚子法言重黎篇問義曰事得其宜之謂義說文言部誼人所宜也

復踐言也

禮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恭致敬也

爾雅釋詁恭敬也上賢賢章皇疏致極也

因猶依也

呂氏春秋盡數篇因智而明之高注因依也○因依雙聲

宗猶主也

左氏昭公二年傳禮之宗也杜注宗猶主也

言約信而合其宜

左氏宣公十五年傳信載義而行之爲利

志有在而不暇及也 食無求飽章

鄭注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 集解

攷上　八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

禮中庸庸德之行庸行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諂卑屈也 貧而無諂章

禮玉藻卑毋諂

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子路篇朞月而已可也皇疏可者未足之辭也

樂則心廣體胖

禮大學心廣體胖

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
漢書董仲舒傳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往者其所已言者
晉語吾言往矣
來者其所未言者
微子篇來者猶可追皇疏來者謂未至之事也

為政弟二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為政章
顏淵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禮樂記德者得也又鄉飲酒義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之於身也說文悳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呂氏春秋有始篇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
共向也
漢書郊祀志注合兩手曰拱○鄒壽祺曰拱古作廾說文竦手也兩手相向故共有向義

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
鄭注德者無為 集解
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王弼周易略例云夫眾不能治眾治眾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蔽猶蓋也 三百章
老子故能蔽不新成王注蔽覆蓋也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 道之以政章
呂氏春秋適威篇忠信以導之高注導猶先也
齊所以一之也
周語其君齊明衷正韋注齊一也
格至也
爾雅釋詁格至也
一說格正也
何注格正也 集解
心之所之謂之志 吾十有五章
毛詩序在心為志○鄒壽祺曰志為諧聲兼會意字心所之為志如日所之為旹手所之為寺 卽古持字

口所之爲吿許書以告爲從牛似誤
則念念在此
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傳夏書曰念玆在玆
無所違逆
皇疏順謂不逆也
從隨也
詩旣醉篇從以孫子鄭箋從隨也
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
馬注矩法也集解孟子離婁篇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圓

無違謂不背於理 無違章
廣雅釋詁違偝也
御爲孔子御車也
皇疏御御車也
禮卽理之節文也
禮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
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
皇疏引衛瓘曰孟孫三家僭濫違禮故孔子以每
事須禮爲荅也
養謂飲食供奉也 子游章

禮郊特牲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說文食
部養供養也荀子君子篇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
楊注養謂自奉養
食飯也 子夏章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鄭注食飯也
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
馬注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集解
曾猶嘗也
皇疏曾猶嘗也○曾嘗雙聲
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禮祭義文
不違者意不相背 與言章
說文韋部韋相背也
私謂燕居獨處
毛詩葛覃篇薄汙我私傳私燕服也
以爲也 視其章
左氏定公十年傳封疆社稷是以杜注以猶爲也
○陳景條曰視其所以大戴記文王官人篇考其
所爲卽此義

由從也

泰伯篇民可使由之後漢書方術傳注引鄭注由從也詩君子陽陽篇右招我由房鄭箋由從也

或曰由行也

廣雅釋詁由行也

察則又加詳矣

說文宀部察覆也

安所樂也

淮南子氾論訓百姓安之高注安樂也

焉何也

子路篇焉用稼皇疏焉猶何也左氏昭公九年傳則戎焉取之正義焉猶何也

廋匿也

孔注廋匿也集解

溫尋繹也 溫故章

何注溫尋也集解皇疏溫是尋繹之義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 不器章

包注器者各周其用集解○崔適曰莊子天運篇云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卽此義

周普偏也 周而不比章

說文勹部匊帀偏也詩崧高篇周邦咸喜鄭箋周偏也

比偏黨也

孔注阿黨爲比集解

故危而不安 學而不思章

說文歺部殆危也

攻專治也 攻乎異端章

何注攻治也集解

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

考工記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刮摩之工五

干求也 干祿章

鄭注干求也集解

祿仕者之奉也

楚語成王每出子文之祿韋注祿奉也周禮太宰四曰祿位以馭其士鄭注若今月俸也

尤罪自外至者也

樓蔚然曰包注尤過也爾雅釋言郵過也郵尤古通用言自我出則尤爲人來

錯捨置也 哀公問章

包注錯置也集解廣雅釋詁措置也
諸衆也
廣雅釋詁諸衆也
莊謂容貌端嚴也季康子章
包注莊嚴也集解
善兄弟曰友或謂孔子章
爾雅釋訓善兄弟曰友
輗轅端横木縛軛以駕牛者人而無信章
包注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横木以縛枙者也集解
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

包注小車駟馬車也軏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集解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章
鄭注世謂易姓之世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三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集解引馬融注文
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
白虎通三綱篇三綱者何爲也謂君臣父子夫婦
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
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白虎通情性篇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

文質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
漢書董仲舒傳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
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
子爲天統
後漢書章帝紀注引尙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
正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十
一月爲正夜半爲朔
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
易繫辭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神以知來又說卦

傳知來者逆
諂求媚也非其鬼章
鄭注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集解學而篇
貧而無諂皇疏非分横求曰諂左氏襄公三年傳
稱其讎不爲諂杜注諂媚也
八佾弟三
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
其佾數八佾章
馬融注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
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集解

或曰每佾八人
左氏隱五年傳正義曰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
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
或曰忍容忍也
邢疏人之僭禮者皆當罪責不可容忍
雍周頌篇名 三家章
馬注雍周頌臣工篇名 集解
徹祭畢而收其俎也
禮曲禮客徹重席鄭注徹去也儀禮鄉射儀乃徹
豐與觶鄭注徹猶除也

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
馬注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
樂 集解
相助也
毛詩雍篇相維辟公傳相助也
辟公諸侯也
包注辟公謂諸侯 集解
天子之容也
包注穆穆天子之容也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 林放章

皇疏引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本禮
意也
易治也
毛詩甫田篇禾易長畝傳易治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
孟子盡心篇
亡古無字通用 夷狄章
包注亡無也 集解 詩蕩篇時無背無側漢書五行志
作亡背亡側左氏昭公十三年傳賓須無十五年
傳費無極漢書古今人表無俱作亡

旅祭名 季氏章
馬注旅祭名也 集解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
馬注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 集解
嗚呼歎辭
皇疏嗚呼歎也文選非有先生論先生曰於戲可
乎哉李善注於戲歎辭也
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 巧笑章
毛詩碩人篇傳倩好輔盼白黑分
繪事繪畫之事也

鄭注繪畫文也集解

起猶發也

皇疏起發也

杞夏之後 夏禮章

史記陳杞世家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

公封之於杞

宋殷之後

禮樂記投殷之後於宋

徵證也

禮中庸雖善無徵鄭注徵或爲證

文典籍也

文選劇秦美新論古文畢發李善注古文先王之

典籍也

獻賢也

鄭注獻猶賢也集解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

伯循名匡唐代人師啖助說詳陸淳春秋啖趙集

傳纂例卷二郊廟雩社例弟十二之辨禘義之弟

十條

而與視同 或問章

詩鹿鳴篇視民不恌鄭箋視古示字也

媚親順也 王孫賈章

邢疏欲使孔子求媚親暱於己〇洪昌烈曰媚與

娓通說文女部娓順也

室西南隅爲奧

爾雅釋宮西南隅謂之奧

夏所祭也

禮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

天卽理也

左氏成公十三年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

之以福據漢志漢麻當乙作以之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

勤禮小人盡力禮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天命謂

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

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又樂記則天理滅

矣鄭注理猶性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以全天爲故

者也淮南子原道訓不以人易天高注並云天性

也荀子解蔽篇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注天謂

無爲自然呂氏春秋離謂篇云理也者是非之宗

也

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
爾雅釋天釋文引春秋說題辭曰天之言鎮也居
高理下爲人經緯故其字一大以鎮之也春秋繁
露郊祭篇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淮南子覽冥訓上
天之誅也高注上天上帝也書君奭格於皇天正
義皇天北極大帝也
逆理則獲罪於天矣
主正春曰大戴記三本篇天地者性之本也惟其
爲性之本故即爲理之本違理即違天獲罪於天
矣

監視也　周監章
孔注監視也集解爾雅釋詁監視也
二代夏商也
皇疏二代夏殷也
郁郁文盛貌
皇疏郁郁文章明著也漢書禮樂志引郁郁乎文
哉顏師古曰郁郁文章貌文選蜀都賦蜜房郁毓
被其阜李善注郁毓盛多也
太廟魯周公廟　子入太廟章
包注太廟周公廟也集解公羊文十三年傳世室者
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
皮革也　射不主皮章
說文剝取獸革謂之皮
科等也
袁堯年曰廣雅釋言科品也漢書何奴傳集注品
謂等差也
餼生牲也　告朔章
鄭注生牲曰餼集解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鄭注魯自文始不視朔集解

愛猶惜也
禮表記愛莫助之鄭注愛猶惜也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　關雎章
邢疏關雎者詩國風周南首篇也
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　問社章
孔注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集解
戰栗恐懼貌
爾雅釋詁戰慄懼也廣雅釋訓戰戰慄慄懼也
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包注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集解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管仲之器章

說苑善說篇

攝兼也

包注攝猶兼也集解左氏昭公十三年傳羊舌鮒攝

司馬杜注攝兼官也

家臣不能具官

禮禮運大夫具官

屏謂之樹

爾雅釋宮屏謂之樹

塞猶蔽也

邢疏塞猶蔽也

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

鄭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閒又云若與鄰

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

坫上集解

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鄭注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集解

語告也 語魯太師章

廣雅釋詁告語也

太師樂官名

何注大師樂官名也集解

翕合也

爾雅釋詁翕合也毛詩常棣兄弟既翕傳翕合也

從放也

皇疏從放縱也

純和也

何注純如和諧也集解

皦明也

何注言其音節分明也集解方言十二皦明也

成樂之一終也

周語成德之終也書益稷篇簫韶九成正義引鄭注

曰成猶終也

見之謂通使得見 儀封人章

包注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者也

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禮檀弓文

木鐸金口木舌

揚子學行篇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孔注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集解

韶舜樂 子謂韶章
孔注韶舜樂名也 集解
武武王樂
孔注武武王樂也 集解
里仁弟四
約窮困也 不仁章
禮坊記小人貧斯約鄭注約猶窮也孔注久困則
爲非 集解 皇疏約猶貧困也
利猶貪也
禮坊記先財而後禮則民利鄭注利猶貪也

久約必濫
皇疏久居約則必斯濫爲盜故不可久處也
惟之爲言獨也 惟仁章
呂氏春秋義賞篇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高注惟
獨也廣雅釋詁唯獨也
苟誠也 苟志章
孔注苟誠也 集解
終食者一飯之頃 富貴章
邢疏故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禮文王世子文王
一飯亦一飯

造次急遽苟且之時
馬注造次急遽也 集解
顚沛傾覆流離之際
馬注顚沛僵仆也 集解 廣雅釋訓沛沛流也
蓋疑辭 未見章
禮檀弓有子蓋既祥正義蓋是疑辭
黨類也 人過章
孔注黨黨類也 集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 朝聞章
管子君臣篇順理而不失之謂道

適專主也 君子章
毛詩伯兮篇誰適爲容傳適主也
春秋傳曰吾誰適從
左氏僖公十五年文
莫不肯也
汪昌烈曰廣雅釋詁莫強也强卽不肯○陳錦條
曰晉語大夫辭之不可韋注可肯也不肯卽不可
論語筆解曰適可莫不可
比從也
左氏昭公二十八年傳擇善而從之曰比

懷思念也（懷德章）

說文懷念思也

懷刑謂畏法

孔注安於法也

懷惠謂貪利

皇疏惠恩惠利人也（放利章）

孔氏曰放依也

集解孔注文

多怨謂多取怨

孔注取怨之道也（集解）

攷上　廿七

讓者禮之實也（禮讓章）

左氏襄公十三年傳讓禮之主也

何有言不難也

何注何有者言不難也（集解）

貫通也（參乎章）

淮南子時則訓貫大人之國主術訓業貫萬世而不壅高注並云貫通也

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

禮曲禮唯而不諾鄭注唯應辭唯恭於諾○陳景條曰集解引孔注曰直曉不問故荅曰唯與此注義同而語異

夫子知其眞積力久

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

推己之謂恕

衛靈公篇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賈子道術篇以己量人謂之恕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

忠如心爲恕

詩關雎序鄭箋衷謂中心恕之正義於文中心爲

喩猶曉也（喩義章）

攷上　廿八

孔注喩猶曉也（集解）

義者天理之所宜

祭義義者宜此者也

利者人情之所欲

說文心部情人之陰气有欲者

幾微也（幾諫章）

包注幾微也（集解）說文幺部幾微也

知猶記憶也（父母之年章）

陳景條曰說文識知也今新安人讀知如記與識同韵

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
孔注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集解鄭注同孔
釋文
而於愛日之誠
法言孝至篇孝子愛日
逮及也言之不出章
包注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集解爾雅釋言逮及
也說文隶部隸及也
鄰猶親也
左氏昭公十二年傳倍其鄰者杜注鄰猶親也皇

疏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
數煩數也事君數章
韓李論語筆解曰數當爲頻數之數
公冶長弟五
妻爲之妻也公冶長章
詩有女同車序齊侯請妻之釋文以女適人曰妻
縲黑索也
孔注縲黑索也集解
紲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
孔注紲攣也所以拘罪人也集解

不廢言必見用也
王注不廢言見任用也集解
器者有用之成材賜也章
孔注言汝是器用之人也集解
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
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包注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
宗廟器之貴者也集解
佞口才也雍也章
雍也篇不有祝鮀之佞孔注佞口才也集解

禦當也猶應荅也
毛詩黄鳥篇百夫之禦傳禦當也爾雅釋詁應當
也
憎惡也
說文心部憎惡也
桴筏也乘桴章
馬注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集解
賦兵也孟武伯章
孔注賦兵賦也集解
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

左氏襄公三十一年傳文
百乘卿大夫之家
孔注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百乘集解
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孔注宰家臣集解
愈勝也爽愈章
孔注愈猶勝也集解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
漢書董仲舒傳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說文一字
下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又士字下云數始於一

終於十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篇十者天數之止也
皇疏引張封谿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老子
昔之得一者王弼注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
與許也
皇疏引秦道賓曰爾雅云與許也述而篇惟我與
爾皇疏與許也晝寢章
朽腐也
包注朽腐也集解說文歺部㱙腐也
雕刻畫也
包注雕雕琢刻畫也集解

杇鏝也
王注杇槾也集解爾雅釋宮鏝謂之杇說文木部杇
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
與語辭
皇疏與語助也
誅責也
孔注誅責也集解
剛堅强不屈之意申棖章
鄭注剛謂强志不屈書皋陶謨正義詩烝民篇剛則吐之
鄭箋剛堅强也

慾多嗜慾也
孔注慾多情慾也集解
威儀文辭皆是也夫子之文章章
賈子容經篇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
之文淮南子詮言訓止感文高注文謂威儀文采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
何注性者人所受以生者也集解
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
大戴記本命篇分於道謂之命盧注道爲冥化自
然之道也莊子繕性篇道理也又天道篇古之明

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郭注天者自然也
敬謹恪也子謂子產章
爾雅釋詁恪敬也
惠愛利也
爾雅釋詁惠愛也里仁篇小人懷惠皇疏惠恩惠
利人也
居猶藏也臧文仲章
陸以增曰漢書張湯傳居物致富師古注居猶儲
也儲有藏義
蔡大龜也

皇疏蔡大龜也
節柱頭斗拱也
皇疏山節者刻柱頭露節爲山如今栱斗也
藻水艸名
說文艸部藻艸也
棁梁上短柱也
包注棁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集解左氏昭公元年
傳叔孫指楹杜注楹柱也禮禮器釋文棁梁上侏
儒柱也晉語侏儒不可使援亰注侏儒短者
十乘四十匹也違而去之令尹子文章
孔注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也集解毛詩殷其雷
篇何斯違斯傳違去也
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
事見左氏文公六年傳杜注所謂文子三思
斯語辭
詩小弁篇弁彼鸒斯釋文斯語辭
此孔子周流四方子在陳章
皇疏孔子周流諸國在陳最久易繫辭周流六虛
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
汪昌烈曰狂之爲言汪也晉語注汪汪大貌周語不

亦簡彝乎韋注簡略也
斐文貌
皇疏斐然文章貌也
裁割正也
廣雅釋詁裁裂也○陸以增曰裂割同義鄉黨割
不正不食割正二字連文
醯醋也微生高章
邢疏醯醋也
掠美市恩
左氏昭公十四年傳已惡而掠美爲昏

足過也 巧言令色章
廣韻十遇有足字云添物也
盍何不也 顏淵季路侍章
鄭注盍何不也 文選思玄賦注 ○ 盍何雙聲盍不疊韻
裘皮服
說文裘皮衣也
敝壞也
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傳魯之敝室杜注敝壞也
憾恨也
孔注憾恨也 集解

伐誇也
邢疏誇功曰伐
易曰勞而不伐
易繫辭子曰勞而不伐
或曰勞勞事也
孔注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 集解
十室小邑也 十室之邑章
邢疏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
雍也弟六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 雍也章

易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莊子大宗師篇又山木篇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
今家語無此文見家語後敘又見說苑弟十九篇
遷移也 哀公問章
何注遷者移也 集解
貳復也
何注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釜六斗四升 子華使齊章

馬注六斗四升曰釜 集解
庾十六斗
包注十六斗爲庾也 集解
秉十六斛
馬注十六斛爲秉 集解
周者補不足
禮月令周天下鄭注周謂給不足
繼者續有餘
說文繼續也
粟宰之祿也

廣雅釋言栗穀也爾雅釋言穀祿也○樓蔚然曰

承上爲宰言故云宰之祿

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

家爲黨

鄭注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

百家爲黨集解

犂椑文騂赤色子謂仲弓章

何注犂椑文也騂赤色也集解

周人尚赤牲用騂

禮檀弓周人尚赤牲用騂

角角周正中犧牲也

何注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集解

果有決斷季康子章

包注果謂果敢決斷也集解

達通事理

孔注達謂通於物理也集解

藝多才能

孔注藝謂多才能也集解

言若再來召我使閔子騫章

孔注復我者重來召我也集解

牖南牖也伯牛章

皇疏牖南窗也

命謂天命

禮中庸天命之謂性

簞竹器也賢哉回也章

邢疏簞竹器

食飯也

邢疏食飯也

瓢瓠也

孔注瓢瓠也

畫者能進而不欲非不說章

楊譽龍曰本集解孔注畫止也義

徑路之小而捷者子游爲武城宰章

皇疏不爲邪徑小路行也楚辭離騷惟捷徑以窘

步

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孟之反章

莊子大宗師篇

伐誇功也

孔注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集解

奔敗走也

說文夭部奔走也
軍後曰殿
馬注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啟後曰殿集解
策鞭也
晉語其左執鞭弭韋注鞭所以擊馬
祝宗廟之官祝鮀章
憲問篇祝鮀治宗廟
有口才
孔注佞口才也集解
野野人言鄙略也質勝文章

包注野如野人言鄙略也集解
史掌文書
周禮天官序官史十有二人鄭注史掌書者賈疏
史主造文書
彬彬猶班班物相襍而適均之貌
包注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集解鄭注彬彬襍半貌後漢書馮衍傳注
禮王制班白者不提挈鄭注襍色曰班
○彬班雙聲
獲謂得也樊遲問知章
孔注先勞苦而後得功集解邢疏獲謂得也

樂喜好也知者樂水章
禮禮運玩其所樂釋文樂好也
動而不括
易繫辭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
觚稜也觚不觚章
莊子大宗師篇其觚而不堅也釋文引崔譔注觚稜也史記酷吏列傳破觚而爲圜索隱引應劭曰觚八稜有隅者說文木部柧稜也稜柧也
或曰酒器
皇疏觚禮酒器也

或曰木簡
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顏師古注觚者削木爲之文選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李善注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
逝謂使之往救宰我問曰章
包注逝往也集解
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
荀子性惡篇欺誣詐僞也楊注欺誑也
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
左氏襄公二十六年傳昧於一來杜注昧猶貪冒

荀子非十二子篇偷儒而罔楊注罔謂罔冒不畏
人之言也冒昧同義
約要也博學於文章
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注約要也○約要雙
聲
畔背也
皇疏畔背也○畔背雙聲
矢誓也子見南子章
孔注矢誓也集解鄭注矢誓也釋文爾雅釋言矢誓也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傳盟國人日所不與崔慶者
厭棄絕也
邢疏厭棄也
庸平常也子日中庸章
何注庸常也集解
至極也
儀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至極也
鮮少也
皇疏鮮少也
博廣也博施於民章

儀禮士冠禮純博寸鄭注博廣也
乎者疑而未定之辭
易繫辭其不可見乎正義疑而問之故稱乎也
病心有所不足也
樓蔚然日史記倉公傳人之所病正義云病厭患
多也不足與多爲對文厭患多故不足也
譬喻也
說文言部譬諭也
方術也
呂氏春秋必己篇如此其無方也高注方術也

述而弟七
述傳舊而已述而章
皇疏述者傳於舊章也
作則創始也
詩天作篇正義作創立之言廣雅釋詁作始也
故作非聖人不能
易繫辭作者之謂聖
我親之之辭
說文我施身自謂也○陸以增日施身自謂即親
之之義

見大戴禮
虞戴德篇
一說識知也
詩瞻卬篇君子是識鄭箋識知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 燕居章
漢書蔡義傳願賜淸閒之燕
夭夭其色愉也
汪昌烈曰夭愉雙聲合韵亦近如飫亦作醧
依者不違之謂 志道章
鄒壽祺曰漢書禮樂志云依韋饗昭注依韋諧和

不相乖離也不相離卽不違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孫兆熊曰莊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卽適情之謂
蓺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
何注蓺六蓺也集解皇疏六蓺謂禮樂書數射御
脩脯也 自行章
說文肉部脩脯也
十脡爲束
禮少儀束脩一犬正義束脩十脡脯也○項詠曰
鄭注儀禮士冠禮束帛云十端帛注士昏禮束帛
亦以十端爲說是十端帛爲一束稱束帛故十脡
脯亦稱束
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
皇疏古者相見必執物爲贄
束脩其至薄者
皇疏束脩最是贄之至輕者也
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不憤章
汪昌烈曰文選嘯賦注引字書云悱心誦也但能
心誦是口未能言也
啟謂開其意

說文口部启開也
反者還以相證之意
漢書陳勝傳使者五反顏師古注反謂囘還也
復再告也
鄭注則不復重教之也集解○陸以增曰重教卽再
告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用行章
白虎通三軍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三萬七
千五百人
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

孔注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爲己有
勇集解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孔注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集解爾雅釋訓文同
詩小雅毛傳曰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
執鞭賤者之事富而章
鄭注雖執鞭賤職集解
齊之爲言齊也子之章
禮祭統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以致齊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在齊章

史記孔子世家文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冉有章
鄭注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集解
諾應辭也
詩閟宮篇莫敢不諾鄭箋諾應辭也
怨猶悔也
樓蔚然曰廣雅釋詁怨悵也悔悵也怨悔同訓故
曰猶悔
飯食之也飯疏章
皇疏飯猶食也

疏食麤飯也
詩召旻篇彼疏斯粺鄭箋疏麤也
史記作假我數年
史記孔子世家文
執守也
禮曲禮執爾顏鄭注執猶守也
僭稱公也葉公章
孔注食采於葉僭稱公集解
敏速也謂汲汲也我非章
里仁篇而敏於行皇疏敏疾速也漢書揚雄傳不

汲汲於富貴師古注汲汲欲速之意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不語章
王肅注怪怪異也集解說文心部怪異也說文言部
誖重文悖亂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二三子章
包注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
之不能及集解
與猶示也
邢疏與猶示也
忠信本也四教章

禮禮器忠信禮之本也

恆常久之意（聖人不得見章）

爾雅釋詁恆常也易𣗥卦傳恆久也

綱以大繩屬綱絕流而漁者也（子釣章）

孔注綱者爲大綱以絕橫流[集解]爾雅釋水正絕流

曰亂

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孔注弋繳射也[集解]說文糸部繳生絲爲繩也

宿宿鳥

孔注宿宿鳥也[集解]

互鄉鄉名（互鄉章）

鄭注互鄉鄉名也[集解]

潔修治也

荀子不苟篇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楊注絜

修整也

往前日也

皇疏引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

相助匿非曰黨（陳司敗章）

孔注相助匿非曰黨[集解]

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

孔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集解]

反復也（子與人歌章）

易復卦反復其道𣗥卦傳復反也說文又部反覆也○陳景條曰史記孔子世家作則使復之然後和之是史記訓復

莫疑辭（子曰文章）

莊子人間世篇妄則其言之也莫郭注莫然疑之

聖者大而化之（若聖與仁章）

孟子盡心篇大而化之之謂聖

禱謂禱於鬼神（子疾病章）

包注禱禱請於鬼神[集解]

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

文選文賦李善注誄以陳哀墨子魯問篇誄者道死人之志也禮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鄭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釋名釋典藝篇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天曰神地曰祇

皇疏天曰神地曰祇也

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

孔注孔子素行合於神明[集解]

孫順也 奢則不孫章
邢疏孫順也
固陋也
孔注固陋也 集解
坦平也 坦蕩蕩章
廣雅釋訓坦坦平也○項詠曰平與常同義
蕩蕩寬廣貌
鄭注坦蕩蕩寬廣貌也 集解
厲嚴肅也 子溫而厲章
皇疏厲嚴也

陰陽合德
易繫辭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泰伯弟八
葸畏懼貌
何注葸畏懼之貌也○項詠曰說文無葸字荀子彊國篇則有其諰矣楊注諰懼也文選魯靈光殿賦心猥猥而發悸李善注猥懼貌是從思字皆有懼義
絞急切也
鄭注絞急也 釋文 左氏昭公元年傳叔孫絞而婉杜注絞切也
興起也
包注興起也 集解 說文舁部興起也
偷薄也
包注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也 集解
啟開也 召門弟子章
鄭注啟開也 集解
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
鄭注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集解

戰戰恐懼兢兢戒謹
皇疏戰戰恐懼兢兢戒慎也爾雅釋訓兢兢戒也
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
毛詩小雅如臨深淵傳恐墜也如履薄冰傳恐陷也皇疏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小子門人也
先進篇小子鳴鼓而攻之鄭注小子門人也 集解
言自言也 孟敬子章
說文言部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毛詩葛覃篇言告

師氏傳言我也
人窮反本
史記屈原列傳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
貴猶重也
晉語貴貨而賤土韋注貴重也
辭言語
禮曲禮安定辭正義辭言語
氣聲氣也
釋名釋天篇氣餼也餼然有聲而無形也
鄙凡陋也
史記樂書鄙者陋也
倍與背同謂背理也
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傳倍奸齊盟正義倍即背也
籩竹豆豆木豆
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鄭注籩竹器如豆者其容
實皆四升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
馬氏以謂顏淵是也能問不能章
集解引馬融曰友謂顏淵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託孤章
孔注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集解

攝國政
孔注攝君之政令也集解
與疑辭
禮聘義爲玉之多而珉之寡與正義與疑辭也
也決辭
顏氏家訓書證篇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
毅強忍也曾子曰士章
包注毅強而能決斷也集解
興起也興於詩章
包注興起也集解
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禮禮運禮義也者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
會筋骸之束也
而蕩滌其邪穢
史記樂書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如有周公章
書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穀祿也三年學章
鄭注穀祿也釋文爾雅釋言穀祿也皇疏引孫綽曰
穀祿也

篤厚而力也 篤信章

爾雅釋詁篤厚也

碌碌庸人

史記酷吏傳贊九卿碌碌奉其官

亂樂之卒章也 師摯之始章

陳景條曰以亂與始對故曰卒章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史記孔子世家文

洋洋美盛意

史記樂書洋洋美德乎索隱洋洋美盛貌

侗無知貌 狂而不直章

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

愿謹厚也

孔注侗未成器之人也愿謹愿也 集解 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傳愿吾愛之杜注愿謹善也

悾悾無能貌

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鄒壽祺曰不爲巧故即無能貌

巍巍高大之貌 子曰巍巍乎章

何注巍巍高大之稱也 集解

則猶準也 子曰大哉章

素問八政神明論必有法則焉王注則準也

蕩蕩廣遠之稱也

包注蕩蕩廣遠之稱也 集解

煥光明之貌

何注煥明也 集解

文章禮樂法度也

詩抑篇維民之章鄭箋章文章法度也

五人禹稷契臯陶伯益 有臣五人章

孔注禹稷契臯陶伯益也 集解

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馬注亂理也理官者十人也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謂文母也 集解

際交會之間

孔注際者交會之間也 集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

左氏襄公四年傳文

閒罅隙也 禹無間然章

左氏昭公十三年傳諸侯有閒矣哀公二十七年
傳故君臣多閒杜注並訓閒爲隙爾雅釋詁釋文
閒隙也說文門部閒隟也

菲薄也

馬注菲薄也集解

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

馬注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集解

衣服常服

孔注損其常服集解

黻蔽膝也

邢疏黻蔽膝也

冕冠也

邢疏冕其冠也

皆祭服也

孔注以盛祭服集解

溝洫田閒水道

包注方里爲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城
城閒有洫洫廣深八尺也

子罕弟九

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達巷章

鄭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集解

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鄭注聞人美之承以謙也集解

麻冕緇布冠也 麻冕章

孔注冕緇布冠也集解

純絲也

孔注純絲也集解說文糸部純絲也

儉謂省約

說文人部儉約也

緇布冠以三十升爲之

孔注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

升八十縷

儀禮喪服冠六升鄭注布八十縷爲升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王注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集解

泰驕慢也

王注時臣驕泰

絕無之盡者 子絕四章

皇疏絕者無也文選鮑明遠還都道中詩絕目盡

平原李善注絕猶悲也
必期必也
漢書韓信傳且漢下不可必注必謂必信之路溫
舒傳刻木爲吏期不對注期猶必也議不必入對
循環不窮矣
孫子兵勢篇奇正相生若循環之無端
畏者有戒心之謂 子畏於匡章
孟子公孫丑篇予有戒心
陽虎曾暴於匡
包注陽虎嘗暴於匡集解

兹此也
孔注兹此也爾雅釋詁兹此也
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
孔注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集解
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馬注如予何者猶言奈何我也又云言其不能違
天而害己也集解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太宰章
孔注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集解
將殆也

詩簡兮篇方將萬舞鄭箋將且也廣雅釋詁將欲
也
試用也
鄭注試用也集解爾雅釋言試用也說文言部試用
也
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 吾有知乎哉章
詩載驅序正義引鄭注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
頭也
已止也 鳳鳥章
公冶長篇三已之皇疏已止也詩風雨篇雞鳴不

已鄭箋已止也
冕冠也 子見齊衰章
包注冕者冕冠也集解
衣上服裳下服
毛詩東方未明篇顛倒衣裳傳上曰衣下曰裳
瞽無目者
禮少儀瞽曰聞名鄭注瞽無目也
作起也趨疾行也
包注作起也趨疾行也集解說文人部作起也
喟歎聲 喟然歎章

何注喟然歎聲也集解
恍惚不可爲象
何注言恍惚不可爲形象也集解
無窮盡
何注言不可窮盡也集解
無方體
易繫辭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循循有次序貌
何注循循次序貌也集解
誘引進也

何注誘進也集解
末無也
皇疏末無也
非所謂窈冥昏默者
莊子在宥篇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
病間少差也 子疾病章
孔注病少差曰間也集解
無甯甯也
馬注無甯甯也集解

大葬謂君臣禮葬
孔注君臣禮葬也集解
韞藏也 有美玉章
馬注韞藏也集解
匵匱也
馬注匵匱也集解
沽賣也
馬注沽賣也集解
東方之夷有九種
馬注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集解

君子所居則化
馬注君子所居者皆化也集解
簣土籠也 譬如爲山章
包注簣土籠也集解
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書旅獒篇
惰懈怠也 語之不惰章
皇疏惰疲懈也禮檀弓吉事雖止不怠鄭注怠惰
也
吐華曰秀 苗而不秀章

文選七命方疏含秀李善注秀謂華也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後生可畏章

大戴禮修身篇文

法語者正言之也法語之言章

孔注人有過以正道告之集解

繹尋其緒也

馬注能尋繹行之集解

則面從而已

書益稷汝無面從

縕枲著也衣敝縕袍章

孔注縕枲著也集解

袍衣有著者也

禮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注繭袍衣有著之異名

者也

忮害也

馬注忮害也集解

求貪也

皇疏求貪也

臧善也

馬注臧善也集解爾雅釋詁臧善也說文臣部臧善

也

權稱錘也可與共學章

堯曰篇謹權量包注權秤也集解

而語助也唐棣之華章

左氏宣公四年傳不其餒而杜注而語助也

此逸詩也

何注逸詩也集解

鄉黨第十

恂恂信實之貌孔子於鄉黨章

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爲下國恂蒙盧注恂信也

說文心部恂信心也

便便辯也

鄭注便便言辯貌雖辯而謹敬也集解

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與下大夫言章

說文巛部侃剛直也从㐰㐰古文信从巛取其不

舍晝夜言部誾和說而諍也从言門聲

君在視朝也

馬注君在者君視朝也集解

踧踖恭敬不寧之貌

馬注踧踖恭敬貌也集解

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馬注與與威儀中適之貌也集解說文心部懇趣步懇懇也走部趨安行也漢書敘傳長倩懊懊注懊懊行步安舒也

勃變色貌　君召使擯章

孔注必變色也集解孟子離婁篇王勃然變乎色

躩盤辟貌

包注盤辟貌也集解禮投壺賓再拜受主人般旋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旋曰辟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鄭注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集解

張拱端好

孔注言端正也集解

如鳥舒翼

皇疏如鳥欲翔舒翼時也邢疏謂疾趨而進如鳥之張翼也

鞠躬曲身也入公門章

孔注斂身也集解

謂當棖闑之閒

禮曲禮鄭注中門棖闑之中央玉藻正義中門即

棖與闑之閒

闑門限也

孔注闑門限也集解爾雅釋宮柣謂之闑郭注闑門限也說文門部闑門梱也木部梱限也

位君之虛位

包注過君之空位也集解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

孔注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集解

兩手摳衣使去地尺

禮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

屏藏也

邢疏屏藏其氣

息鼻息出入者也

說文心部息喘也从心自自部自鼻也象鼻形鼻部鼻形氣自畀也漢書揚雄傳佝不敢惕息注出入氣

氣容肅也

禮玉藻氣容肅立容德

等階之級也

禮樂記則貴賤等矣鄭注等階級也呂氏春秋召

類篇土階三等高注等級也
逞放也
左氏隱公九年傳乃可以逞杜注逞解也
怡怡和悅也
說文心部怡和也禮內則下氣怡色鄭注怡悅也
沒階下盡階也
孔注沒盡也下盡階也集解
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執圭章
包注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集解禮郊特
牲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禮曲禮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敬謹之至也
包注鞠躬者敬慎之至也集解
謂執圭平衡
禮曲禮國君則平衡
蹜蹜舉足促狹也
皇疏蹜蹜猶蹴蹴也○鄒壽祺曰蹴蹴爲重言形
況促狹爲雙聲形況
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

鄭注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集解禮玉藻執
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如緣物也
皇疏循猶緣循也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鄭注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
集解
儀禮曰發氣焉滿容
儀禮聘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
私覿以私禮見也
鄭注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集解

愉愉則又和矣
鄭注愉愉顏色和也集解○樓蔚然曰又和承上容
色言
紺緅青揚赤色君子不以章
說文糸部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釋名釋采帛篇
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
齊服也
孔注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齊服也集解
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

孔注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集解

飾領緣也

孔注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

紅紫閒色不正

皇疏紅爲赤之閒紫爲黑之閒又引穎子嚴云南方火火色赤火克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爲紅紅爲南方閒也北方水水色黑水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閒也

褻服私居服也

王注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集解說文衣部褻

攷上　廿七

私服

袗單也

孔注暑則單服皇疏縝單也

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

毛詩葛覃篇爲絺爲綌傳葛所以爲絺綌精曰絺麤曰綌說文糸部絺細葛也綌麤葛也

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

詩君子偕老篇

緇黑也

儀禮既夕注七入爲緇緇黑色也

麑鹿子

爾雅釋獸鹿其子麛說文鹿部麛鹿子魯語獸多麑麇韋注鹿子曰麑

欲其相稱

孔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集解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孔注私家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集解

朝祭之服裳正幅如帷

皇疏引鄭注曰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

攷上　廿八

喪主素吉主元

孔注喪主素吉主元集解

吉月月朔也

孔注吉月月朔也集解

齊必沐浴浴竟卽著明衣以布爲之齊必章

孔注以布爲沐浴衣也集解

謂不飮酒不茹葷

莊子人閒世篇回之家貧唯不飮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

遷坐易常處也

孔注易常處也集解

精鑿也 食不厭精章

楚辭離騷篇精瓊靡以爲粻王注精鑿也

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

禮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

饐飯傷熱溼也

說文食部饐飯傷溼也

餲味變也

孔注饐餲臭味變也集解皇疏餲爲經久而味惡也

魚爛曰餒

孔注魚敗曰餒也集解爾雅釋器魚謂之餒

肉腐曰敗

爾雅釋器肉謂之敗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

孔注失飪失生熟之節也集解

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

禮王制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不粥于市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

皇疏古人割肉必方正

古人用醬各有所宜

皇疏食味各有所宜嬴醢菰食魚膾芥醬並相宜

也

酒以爲人合歡

禮樂記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

惠也

周生烈注助祭於公所得牲體歸則以頒賜不留

神惠也集解

是褻鬼神之餘也

鄭注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集解

荅述曰語

周禮大司樂興道諷誦言語鄭注荅述曰語

自言曰言

禮襍記言而不語鄭注言言己事也毛詩葛覃篇

言告師氏傳言我也

齊嚴敬貌

孔注齊嚴敬貌也集解

孔子雖薄物必祭

魯論瓜作必

杖者老人也 鄉人飲酒章

孔注杖者老人也集解
六十杖於鄉
禮王制六十杖於鄉
儺所以逐疫
孔注儺驅逐疫鬼也集解
周禮方相氏掌之
周禮夏官方相氏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
阼階東階也
皇疏阼階東階主人之階也儀禮鄉射禮席主人
於阼階上鄭注阼階東階

攷上　卅三

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
孔注恐驚先祖集解禮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
於阼存室神也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問人於他邦章
孔注拜送使者敬之也集解
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廄焚章
鄭注重人賤畜也集解
食恐或餕餘君賜食章
禮曲禮餕餘不祭說文食部餕食之餘也
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

孔注既嘗之乃以班賜也集解
腥生肉
禮禮器大饗腥正義曰腥生肉
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
皇疏煮熟而薦宗廟重榮君賜也
仁君之惠
孔注敬君惠也集解
無故不敢殺也
禮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攷上　卅四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又云王日一舉
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
王乃食
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
鄭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先嘗食然也集解
東首以受生氣也
皇疏病者欲生東是生陽之氣
又引大帶於上也
包注紳大帶也集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鄭注急趨君命也出行而車駕隨之集解
朋友有通財之義 朋友死章
孔注不拜有通財之義也集解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 寢不尸章
包注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也集解
居居家容儀
邢疏其居家之時不爲容儀
狎謂素親狎
孔注狎者素相親狎也集解

褻謂燕見貌謂禮貌
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集解 孟子
告子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邢疏式者車上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
式
負版持邦國圖籍者
孔注負版持邦國之圖籍者也集解
人惟萬物之靈
書泰誓惟人萬物之靈

而王者之所天也
漢書酈食其傳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
周禮秋官司民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
天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孔注敬主人之親饋也集解
迅疾也
爾雅釋詁迅疾也
烈猛也

說文火部烈火猛也
所以敬天之怒
鄭注敬天之怒也集解詩板篇敬天之怒無敢戲渝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
而坐
禮玉藻文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 升車章
皇疏綏牽以上車之繩也邢疏綏者挽以上車之
索也
內顧回視也

說文頁部顧還視也
禮曰顧不過轂
禮曲禮文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 色斯章
馬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 集解
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周生烈注回翔審觀而後下止也 集解 說文羽部翔
回飛也
人之見幾而作
易繫辭君子見幾而作

攷上 卅五

邢氏曰梁橋也
邢疏文
以爲時物而共具之
何注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 集解

受業許湝祥挍字

朱子論語集注訓詁攷卷上

姪元杰 男元枚 同挍

朱子論語集注訓詁攷卷下

南海潘衍桐輯

先進弟十一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 先進章
何注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 集解 文選孔融論盛孝章書今之少年喜謗前輩後漢書蔡邕傳前至得拜後輩破遺
野人謂郊外之民
周禮甸師遂人鄭注並云郊外曰野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攷下 一

君子謂賢士大夫也
禮玉藻君子狐青裘鄭注君子大夫士也
分爲四科 從我陳蔡章
後漢書鄭元傳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班固傳十子才兼四科又漢書儒林傳注云孔子目顏回以下爲四科也
事見家語 三復白圭章
家語弟子行篇
噫傷痛聲 天喪予章
包注噫痛傷之聲也 集解

慟哀過也 子哭之慟章

馬注慟哀過也 集解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孔注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 集解

喪具稱家之有無 厚葬章

禮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

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易繫辭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行行剛强之貌 閔子侍側章

鄭注行行剛强之貌也 集解 ○ 項詠曰凡從亢字音義皆與行近說文解健字云伉也漢書宣帝紀注伉强也釋名釋姿容篇行抗也抗足而前也又漢書地理志餘杭音行伍之行皆其證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 爲長府章

鄭注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 集解

仍因也

鄭注仍因也爾雅釋詁仍因也 集解

貫事也

鄭注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 集解 爾雅釋詁貫事也

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由之瑟章

家語辨樂篇

愈猶勝也 子貢問章

何注愈猶勝也 集解

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 富於周公章

孔子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 集解

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鄭注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也 集解 左氏莊公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鐘鼓曰伐杜注聲其罪

然師嚴而友親

禮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

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柴也愚章

家語弟子行篇文無泣血三年四字

魯鈍也

孔注魯鈍也 集解 說文白部魯鈍詞也

謂習於容止

禮月令有不戒其容止者

屢空數至空匱也 其庶乎章

何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 集解

皇疏引王弼云庶幾慕聖忽忘財業而數空匱也
億意度也
何注億度是非集解
兼人謂勝人也聞斯行諸章
鄭注子路務在勝尙人集解
後謂相失在後子畏於匡章
孔注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集解
自多其家得臣二子季子然章
孔注自多得臣此二子集解
異非常也

詩正月篇正義引洪範五行傳曰非常曰異
曾猶乃也
孟子公孫丑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何曾猶何乃也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孔注言備臣數而已也集解
弑逆大故必不從之
孔注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也集解
賊害也
包注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集解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孔注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集解
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子路曾晳章
孔注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集解
率爾輕遽之貌
王衡曰漢書東方朔傳率然高舉注率然猶颯然說文風部颯翔風也宋玉風賦有風颯然至可以形輕遽之義
攝管束也
袁賓忠曰漢書五行志下之上云攝乎晉楚之間

注攝收持之義與管束近○袁堯年曰古攝與束通禮檀弓攝帛乘馬攝帛猶言束帛
五百人爲旅
衞靈公篇軍旅之事鄭注五百人爲旅
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
爾雅釋天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說文食部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
方向也謂向義也
何注方義方也史記天官書曰方南正義方猶向也

哂微笑也
馬注哂笑也集解
如猶或也
公羊隱公元年傳且如相立何注且如假設之辭
冉有謙退
何注求性謙退集解
宗廟之事謂祭祀
鄭注宗廟之事謂祭祀也集解
諸侯時見曰會衆覜曰同
鄭注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端元端服章甫禮冠
鄭注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集解
相贊君之禮者
鄭注小相謂相君禮者集解
希閒歇也
鄒壽祺曰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注無聲曰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箕子唏索隱希亦聲餘是希者自有聲至無聲閒歇時也
作起也
孔注置瑟起對也集解

撰具也
孔注撰具也爲政之具也集解
和煦之時
宋書謝靈運傳承和煦而芬腴
春服單袷之衣
包注春服旣成者衣單袷之時也集解
風乘涼也
包注風涼於舞雩之下集解
祭天禱雨之處
周禮春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

有壇墠樹木也
顏淵篇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包注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集解
詠歌也
包注歌詠先王之道集解說文言部詠歌也
言無能出其右者
史記田叔傳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顏淵弟十二

克勝也顏淵章

爾雅釋詁剋勝也勝克也
己謂身之私欲也
法言問神篇勝己之私之謂克
復反也
孔注復反也集解
歸猶與也
袁堯年曰荀子王制篇使相歸移也楊注歸讀爲
饋饋義與與近○高辛元曰廣雅釋詁歸往也義
與與近○項詠曰廣雅釋詁就歸也義與與近○
崔適曰詩蜉蝣於我歸處鄭箋歸依歸義與與近

攷下　八

目條件也
包注知其必有條目集解
訒忍也難也司馬牛問仁章
鄭注訒不忍也釋文孔注訒難也集解
疚病也司馬牛問君子章
包注疚病也集解
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子張問明章
鄭注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集解
皇疏浸潤猶漸漬也
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

易剝卦六四象辭
鞹皮去毛者也棘子成章
孔注皮去毛曰鞹集解說文革部鞹去皮毛也
用謂國用哀公問章
皇疏國用不足
徹通也
鄭注徹通也爲天下通法也集解說文攴部徹通也
魯自宣公稅畝
左氏宣公十五年傳初稅畝非禮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

攷下　九

孔注二謂十二而稅也集解
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子張問章
鄭注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是爲異
耳集解
啟陳氏弑君篡國之禍齊景公章
孔注陳氏果滅齊也集解
片言半言片言章
鄭注片半也釋文
折斷也
鄭注折斷也太平御覽刑法部聽訟類

宿留也
廣雅釋言宿留也
猶宿怨之宿
孟子萬章篇不宿怨焉
正其本清其源 聽訟章
漢書刑法志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
上一作尙加也 殺無道章
釋文尙加也本或作上
偃仆也
孔注偃仆也集解儀禮鄉射禮東面偃旌鄭注偃猶

仆也
言名譽著聞也 子張問士章
鄭注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集解
而卑以自牧
易謙卦初六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蓋惡之匿於心者 樊遲從遊章
孔注慝惡也集解
脩者治而去之
孔注脩治也集解
子路弟十三

賢有德者 仲弓爲季氏宰章
周禮鄉大夫而興賢者能者鄭注賢有德行者
才有能者
文選西京賦偓佺程材辯綜注材伎能也○漢書
平帝紀引論語舉賢才作舉賢材
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
禮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
迂謂遠於事情 衛君待子章
包注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集解史記
孟子列傳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

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
禮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
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
種五穀曰稼 學稼章
馬注樹五穀曰稼集解
種蔬菜曰圃
馬注樹菜蔬曰圃集解說文口部種菜曰圃
小人謂細民
淮南主術訓枹鼓爲小高注小細也
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孟子滕文公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

情誠實也

孔注情情實也集解

蓋各以其類而應也

孔注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集解

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釋文引博物志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專獨也誦詩三百章

何注專猶獨也集解

可以驗風俗之盛衰

陽貨篇可以觀鄭注觀風俗之盛衰集解

苟聊且粗略之意衛公子荊章

詩君子于役篇苟無飢渴鄭箋苟且也素冠篇聊與子同歸兮鄭箋聊猶且也泉水篇聊與之謀鄭箋聊且略之辭也

合聚也

毛詩民勞篇以爲民逑傳逑合也鄭箋合聚也

僕御車也子適衛章

皇疏僕御車也

庶衆也

孔注庶衆也集解爾雅釋詁庶衆也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苟有用我章

皇疏期月謂年一周也

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善人章

王注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集解

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

王注去殺者不用刑殺也集解

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

孔注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也集解

三十年爲一世如有王者章

孔注三十年曰世集解史記天官書天運三十歲一小變

季氏之私朝也冉子退朝章

禮玉藻揖私朝煇如也○詩緇衣篇正義引鄭注朝於季氏之私朝

晏晚也

皇疏晏晚也

政國政事家事

左氏昭公二十五年傳杜注在君爲政在臣爲事

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
馬注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
當與聞也集解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 定公問章
鄒壽祺曰毛詩楚茨篇傳云幾會也幾會卽期幾
直躬直身而行者 葉公語孔子章
孔注直躬直身而行集解
有因而盜曰攘
周生烈注有因而盜曰攘集解
果必行也 子貢問章

晉語若是道也果韋注果必行也
硜小石之堅確者
皇疏硜硜堅正難移之貌也說文石部磬古文作
硜
噫心不平聲
鄭注噫心不平之聲也集解
斗量名容十升
漢書律志斗者聚升之量也又十升爲斗
筲竹器容斗二升
鄭注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集解

算數也
鄭注算數也集解說文竹部算數也○算數雙聲
行道也 不得中行章
爾雅釋宮行道也
南人南國之人 南人章
孔注南人南國之人也集解
巫所以交鬼神
公羊隱公四年傳於鍾巫之祭焉何注巫者事鬼
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
則必其有苟合之行 鄉人皆好章

易序卦傳物不可以苟合而已
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近仁章
王注木質樸也訥遲鈍也集解
怡怡和悅也 子貢問章
馬注怡怡和順之貌也集解
務農講武之法 教民七年章
周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
卽就也戎兵也
包注卽戎就兵可以攻戰也集解
憲問弟十四

穀祿也 憲問章
孔注穀祿也集解
克好勝也 克伐怨欲章
馬注克好勝人也集解
欲貪欲
馬注欲貪欲也集解
孫卑順也 邦有道章
何注遜順也集解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有德者章
禮樂記性者德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又和順積

中而英華發外
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簒其位其臣寒浞又
殺羿而代之 南宮适章
孔注羿有窮之君也簒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
之集解
奡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
左氏襄公四年傳浞因羿室生澆及豷
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
孔注奡多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殺也
集解

草略也 裨諶章
史記陳丞相世家更以惡草具進楚使集解草粗
也
創造也
周語以創制天下韋注創造也
謂造爲草稾也
史記屈原列傳屬草稾未定索隱引崔浩謂發始
造端也
論講議也
說文言部論議也

行人掌使之官
馬注行人掌使之官也集解
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
馬注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也集解
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
左氏襄公三十一年傳以應對諸侯是以鮮有敗
事
則一以愛人爲主 或問子產章
孔注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也集解
人也猶言此人也

鄭注猶詩言所謂伊人也集解
齒年也
孔注齒年也集解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事見
荀子仲尼篇
老家臣之長孟公綽章
孔注家臣稱老集解禮喪大記主人室老子姓鄭注
室老其貴臣也
久要舊約也問成人章
孔注久要舊約也集解

譎詭也晉文公章
項詠曰東京賦瑰異譎詭二字連文則必同義馬
注訓譎爲詐顏師古注漢書石顯傳楊倞注荀子
正論篇並訓詭爲詐是以譎詭詐三字同義
二公皆諸侯盟主
左氏成公二年傳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襄
公二十七年傳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九春秋傳作糾子路曰章
左氏襄公二十六年傳是以糾合諸侯
霸與伯同長也子貢曰章

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說文人部伯長也
匡正也
馬注匡正也集解
微無也
馬注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
也集解
衽衣衿也
邢疏衽謂衣衿也說文衣部衿作裣
諒小信也
皇疏諒信也匹夫匹婦無大德而守於小信邢疏

豈肎若庶人之爲小信
經縊也
荀子彊國篇救經而引其足也楊注經縊也
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後漢書應劭傳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故孔子曰
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公叔文子章
謂薦之與己同進
孔注謂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也集解
又各當其才子言衛靈公章
孔注所任者各當其才集解

大言不慚 其言不怍章

馬注怍慚也 集解

犯謂犯顏諫爭 問事君章

孔注當能犯顏色諫爭也 集解 禮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

孔子居衞嘗主於其家 蘧伯玉章

史記孔子世家反乎衞主蘧伯玉家

夫子指伯玉也

皇疏孔子指伯玉爲夫子

恥者不敢盡之意 恥其言章

高辛元曰子路篇行已有恥孔注有恥有所不爲

集解即不敢盡之意

方比也 方人章

孔注比方人也 集解

逆未至而迎之也 不逆詐章

皇疏逆者迎也○項詠曰迎逆雙聲字說文辵部

訓逆爲迎又云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故禹貢之逆

河鄭注云河水相迎受顧命之逆子釗即迎太子

釗左氏傳言戰或言晉師逆之秦伯逆之皆迎之

之義

詐謂人欺已

說文言部詐欺也 微生畝章

栖栖依依也

鄒壽祺曰栖本作西篆文㠯象鳥在木上之形故

俗加木旁是栖之本義爲鳥依木依木爲栖依人

亦爲栖矣

疾惡也

禮少儀有亡而無疾鄭注疾惡也

固執一而不通也

陳鍇條曰說文口部固四塞引申爲不通義

驥善馬之名

鄭注驥古之善馬 太平御覽人事部道德類

德謂調良也

鄭注德者調良之德也 集解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 以德報怨章

老子弟六十三章

德謂恩惠也

何注德恩惠之德也 集解

夫子指季孫 公伯寮章

皇疏夫子者季孫爲夫子也

肆陳尸也
鄭注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集解
去亂國適治邦賢者辟世章
馬注去亂國適治邦也集解
有違言而後去也
孔注有惡言乃去也集解左氏昭公十一年傳鄭息
有違言
晨門掌晨啟門石門章
鄭注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後漢書蔡邕傳注
自從也

爾雅釋詁從自也廣雅釋詁自從也
荷擔也子擊磬章
說文人部何儋也
蕢草器也
何注蕢草器也集解
以衣涉水曰厲
包注以衣涉水為厲集解爾雅釋水以衣涉水為厲
末無也
何注末無也集解
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

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
禮達而分定上好禮章
禮運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
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
原壤孔子之故人原壤章
禮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
夷蹲踞也
馬注夷踞也集解說文足部蹲踞也後漢書魯恭傳
蹲夷踞肆
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

馬注俟待也踞待孔子也集解
述猶稱也
晉語其知不足稱也韋注稱述也○稱述互訓
賊者害人之名
何注賊謂賊害也集解
徼擊其脛
孔注叩擊也集解
童子未冠者之稱闕黨章
皇疏童子未冠者之稱
將命謂傳賓主之言

馬注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集解鄭注將命傳
辭者文選思舊賦注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
禮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王制父之齒隨行
衛靈公弟十五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衛靈公章
孔注軍陳行伍之法也集解
俎豆禮器
孔注俎豆禮器也集解
興起也

孔注興起也集解
何氏曰濫溢也
集解自注
篤厚也
爾雅釋詁篤厚也
蠻南蠻
說文虫部蠻南蠻
貊北狄
周禮職方氏辨九貉之人民鄭司農注北方曰貉
狄說文豸部貉北方豸種

萬二千五百家爲州
鄭注萬二千五百家爲州集解
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
禮曲禮文
衡軛也
包注衡軛也集解
紳大帶之垂者
孔注紳大帶也集解說文糸部紳大帶也
事見家語直哉史魚章
家語困誓篇

卷收也
儀禮公食大夫禮有司卷三牲之俎鄭注卷猶收
也
懷藏也
李善注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引論語讖曰仲
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子貢問爲仁章
家語六本篇賜也好悅不若己者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問爲邦章
史記天官書用昏建者杓說文木部杓枓柄也

第15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版

然時以作事

左氏文公六年傳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輅者大車之名

馬注殷車曰大輅集解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

包注冕禮冠也集解○項詠曰周冕有五者謂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也祭服之冠者謂服祭服時冠此冠也春官司服職享先王則袞冕謂同袞衣之制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謂同鷩衣之制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謂同毳衣之制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希卽絺謂同絺衣之制也祭羣小祀則玄冕謂同玄衣之制也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

禮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又云是以祭祀勿用也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鄭注淫聲若鄭衛也

殆危也

孔注而使人淫亂危殆集解

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人無遠慮章

莊子外物篇大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

小慧私智也羣居終日章

鄭注小惠謂小小才智也集解

義者制事之本義以爲質章

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

莊以持己曰矜矜而不爭章

包注矜矜莊也集解

和以處衆曰羣

鄒壽祺曰呂氏春秋召類篇羣者衆也羣爲衆而云和以處衆者實字虛用也如手爲手足而執持於手卽謂之手公羊莊十二年傳手劍而叱之是也腹爲心腹而懷抱於腹卽謂之腹詩蓼莪篇出入腹我是也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吾之於人章

史記弟子列傳贊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

三代夏商周也

馬注夏殷周也集解

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巧言亂德章

漢書韓信列傳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又云此特匹夫之勇也

不如遜志而自得也（吾嘗終日章）
書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
涖臨也（知及之章）
包注不嚴以臨之說文立部竦臨也○涖臨雙聲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民之於仁章）
馬注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集解）
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
馬注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者也（集解）
貞正而固也（君子貞章）
孔注貞正也（集解）易師彖辭貞正也乾文言貞固足
以幹事
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孔注諒信也（集解）
食祿也（事君敬其事章）
禮坊記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鄭注食祿也
有官守者脩其事有言責者盡其忠
漢書谷永傳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
官守者脩其職
師樂師瞽者冕名（師冕見章）
孔注師樂人盲者也名冕也（集解）

相助也
書呂刑今天相民釋文引馬注相助也
古者瞽必有相
禮禮器樂有相步仲尼燕居譬猶瞽之無相與倀
倀乎其何之
季氏第十六
冉求爲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伐顓臾章）
孔注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
疑求教也（集解）
使主其祭
孔注使主祭蒙山也（集解）
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孔注魯七百里之邦（集解）
社稷猶云公家
左氏僖公九年傳公家之利
夫子指季孫
皇疏夫子指季孫也
故歸咎於季氏
孔注歸咎於季氏也（集解）
周任古之良史

馬注周任古之良史也集解
陳布也
周語陳錫哉周韋注陳布也
列位也
孔注度己所任以就其位集解
兕野牛也
說文舄如野牛而青
柙檻也
馬注柙檻也集解說文木部柙檻也所以臧虎兕也
櫝匱也

馬注櫝匱也集解
典守者不得辭其過
馬注失毀非典守之過邪集解
固謂城郭完固
馬注固城郭完堅兵甲利也集解
費季氏之私邑
馬注費季氏之邑也集解
欲之謂貪其利
孔注舍其貪利之說集解
寡謂民少

孔注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集解
干楯也戈戟也
孔注干楯戈戟也集解
蕭牆屏也
鄭注蕭牆謂屏也集解
陪臣家臣也 天下有道章
馬注陪重也謂家臣也集解
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漢書爰盎傳君自閉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晁錯
傳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

便習熟也 益者三友章
禮表記故自謂便人鄭注便習於此事之人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 益者三樂章
荀子非相篇節族久而絕楊注節制度也爾雅釋
樂和樂謂之節
愆過也 三愆章
孔注愆過也集解爾雅釋言僁過也說文心部愆過
也
得貪得也 三戒章
孔注得貪得也集解

困謂有所不通生而知之者章
孔注困謂有所不通也集解
思義則得不苟九思章
禮曲禮臨財毋苟得
然隱而未見見善章
易文言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
駟四馬也齊景公章
孔注千駟四千匹也集解
陽貨弟十七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陽貨章
孔注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集解

亟數也
孔注好從事而數不遇集解
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
論衡知實篇將者且也
弦琴瑟也子之武城章
淮南子主術訓故古之爲金石管弦者高注弦琴瑟也
莞爾小笑貌
何注莞爾小笑貌也集解

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孔注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集解
亦必教以禮樂
孔注道謂禮樂也集解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公山弗擾章
孔注不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集解
末無也
孔注無可之則止耳集解
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何注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集解

任倚杖也子張問仁章
禮祭義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鄭注任所擔持也漢書李尋傳近臣已不杖矣注杖謂倚任也
親猶自也佛肸召章
禮文王世子世子親齊元而養鄭注親猶自也
磷薄也
孔注磷薄也集解○項詠曰磷字說文未收漢州輔碑作磨而不粼說文粼水生厓石閒粼粼也石被衝擊必多損傷此文云磨而不磷猶言不爲損傷也周禮作粼鮑人職云雖敝不粼亦此義

涅染皁物

孔注可以染皁者集解

匏瓠也

何注匏瓠也集解說文包部匏瓠也

匏瓜繫於一處

何注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集解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六言六蔽章

禮曲禮文

爲猶學也子謂伯魚章

皇疏爲猶學也

厲威嚴也色厲章

述而篇子溫而厲皇疏厲嚴也

荏柔弱也

孔注荏柔也集解說文木部栠弱貌

穿穿壁

孔注穿穿壁集解

窬踰牆

孔注窬踰牆也詩將仲子兮篇無踰我牆

荀子原愨鄉原章

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愨矣

廉謂棱角峭厲古有三疾章

荀子不苟篇廉而不劌楊注廉謂棱也

直謂徑行自遂

皇疏病在直情徑行故云直也爾雅釋水直波爲徑

朱正色惡紫章

孔注朱正色集解

紫閒色

孔注紫閒色之好者集解

雅正也

述而篇子所雅言孔注雅言正言也集解

利口捷給

中論覈辯篇凡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詞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陳景條曰此捷給之義所本

覆傾敗也

孔注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集解易否封傾否集解引侯果注傾覆也

嘗學士喪禮於孔子孺悲章

事見禮雜記

沒盡也 宰我問章

鄉黨篇沒階孔注沒盡也 集解

升登也

項詠曰易序卦傳聚而上者謂之升詩天保篇如日之升此易詩以升爲登也小爾雅廣言篇登升也

燧取火之木也

禮內則木燧鄭注木燧鑽火也

改火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

馬注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楡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禮父母之喪

文詳禮問傳篇

懷抱也

馬注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 集解

博局戲也 飽食終日章

說文竹部簙局戲也

弈圍棊也

說文廾部弈圍棊也

訕謗毀也 君子有惡章

孔注訕謗毀也 集解 說文言部訕謗也謗毀也

窒不通也

呂氏春秋盡數篇處鼻則爲鼽爲窒高注窒不通爾雅釋言窒塞也說文穴部窒塞也

徼伺察也

漢書趙敬肅王彭祖傳行徼邯鄲中注徼巡察也

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包注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 集解

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年四十章

易益卦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微子弟十八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微子章

馬注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士師獄官 柳下惠章

孔注士師典獄之官也集解子張篇使陽膚為士師
包注士師典獄也
黜退也
皇疏黜退也太平御覽人事部正直類引鄭注黜
貶退也
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
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齊景公章
孔注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集解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楚狂章

孔注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集解
而語助辭
邢疏故曰貽而而皆語辭也漢書韋賢傳注而者
句絕之辭
孔子下車
包注下下車也集解
二人隱者長沮章
鄭注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集解
耦並耕也
鄒壽祺曰耦字當從耒從偶省聲偶說文云相人
也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賓入三揖曰相人偶而
於中庸仁者人也注云讀如相人偶之人仁字從
二人會意是相人偶者二人並立也耦從耒即二
人並耒義荀子大略篇見耕者耦立而式即此本
義
津濟渡處
鄭注津濟渡處也集解
執輿執轡在車也
皇疏執輿猶執轡也
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馬注言數周流自知津處也集解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
孔注滔滔周流之貌也集解
以猶與也
詩江有汜不我以鄭箋以猶與也
而汝也
小爾雅廣詁篇而汝也
櫌覆種也
鄭注櫌覆種也集解
憮然猶悵然

孟子滕文公篇夷子憮然爲閒曰趙注憮然猶悵
然

蓧竹器 子路從而後章
包注蓧竹器名也集解

分辨也
說文分下云別也釆下云辨別也

猶言不辨菽麥爾
左氏成公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
麥

植立之也
左氏定公十年傳皆至而立如植杜注立待如立
木不動

芸去艸也
孔注除艸曰芸也集解說文耒部耨除苗閒薉也

倫序也
孟子離婁篇察於人倫趙注倫序也

仕所以行君臣之義
包注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集解

倫義理之次弟也 逸民章
禮祭統夫祭有十倫焉鄭注倫猶義也學記敎之
大倫也鄭注倫理也說文攴部敘次弟也書洪範
彝倫攸敘

慮思慮也
孔注行應思慮集解
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
憂
禮雜記文

斷髮文身祼以爲飾
左氏哀公七年傳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

大師魯樂官之長 大師摯章
儀禮鄉飲酒禮樂正先升鄭注正長賈疏長樂官
之長

鼓擊鼓者
包注鼓擊鼓者集解

河河內
包注入謂居其河內集解

播搖也
孔注播猶搖也集解

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周禮小師掌教鼓鼗鄭注鼗如鼓而小持其柄而

搖之旁耳還自擊
少師樂官之佐
陳錦條曰少師對大師言大師爲樂官之長則少
師爲佐矣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 周公謂魯公章
孔注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集解
弛遺棄也
禮坊記君子施其親之過鄭注施猶棄忘也
以用也
孔注以用也集解

大故謂惡逆
孔注大故謂惡逆之事也集解
或曰成王時人 周有八士章
詩思齊篇正義曰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爲周公相
成王時所生
或曰宣王時人
邢疏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
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
包注周時四乳生八子集解
子張弟十九

猶言不足爲輕重 執德章
孔注言無所輕重也集解
泥不通也 雖小道章
包注泥難不通也集解鄭注泥謂滯陷不通也後漢書蔡
邕傳注
亡無也 日知章
皇疏亡無也
致盡其極也 百工居肆章
本篇人未有自致者也皇疏致極也
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
齊語不見異物而遷焉韓愈進學解業精於勤荒

於嬉
文飾之也 小人之過章
孔注文飾其過集解
儼然者貌之莊 三變章
禮曲禮儼若思鄭注儼矜貌
溫者色之和
詩燕燕篇終溫且惠鄭箋溫顏色和也
厲猶病也 君子信章
王注厲病也集解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 大德章
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閑闌也
說文木部閑闌也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閒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 門人小子章
包注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 集解

區猶類也
馬注異類區別 集解
優有餘力也 仕而優章
馬注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 集解
堂堂容貌之盛 堂堂乎章
鄭注言子張容儀盛 集解 廣雅釋訓堂堂容也後漢書伏湛傳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 紂之不善章
邢疏若地形卑下則衆流所歸
七尺曰仞 叔孫武叔章
包注七尺曰仞也 集解
此夫子指武叔
包注夫子謂武叔也 集解
土高曰邱 毀仲尼章
周禮大司徒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鄭注土高曰邱
大阜曰陵
爾雅釋地大阜曰陵
多與祇同適也
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傳多見疏也正義服虔本作

祇見疏解云祇適也
階梯也 陳子禽章
孟子萬章篇捐階趙注階梯也釋名釋宮室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
綏安也
孔注綏安也爾雅釋詁綏安也
來歸附也
左氏文公七年傳其誰來之杜注來猶歸也
和所謂於變時雍
書堯典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堯曰弟二十

咨嗟歎聲　堯曰章

毛詩蕩篇文王曰咨傳咨嗟也呂氏春秋行論篇文王流涕而咨之高注咨嗟歎辭

歷數帝王相繼之次弟

何注歷數謂列次也　集解

允信也

包注允信也　集解　爾雅釋詁允信也說文儿部允信也

履葢湯名

孔注履殷湯名也　集解

用元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孔注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也　集解

簡閱也

廣雅釋言簡閱也

賚予也

爾雅釋詁賚予也

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

詩周頌序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書僞孔傳文今多仁人作少仁人

權稱錘也

包注權秤也　集解

量斗斛也

包注量斗斛也　集解

虐謂殘酷不仁　子張問章

說文虍部虐殘也

暴謂卒遽無漸

廣雅釋詁暴猝也

致期刻期也

孔注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　集解

猶之猶言均之也

項詠曰毛詩小星傳猶若也物相若則均故引申之有均義左氏襄公十年傳從之將退不從亦退猶將退也不如從楚猶將退卽均將退也此注與之同義

受業許淮祥校字

姪元杰　男元敉　同校

朱子論語集注訓詁攷卷下終

戴氏注論語二十卷釋

孺子曰滄浪兮濯纓乎清濯纓乎清兮濯足乎濁濯足乎濁兮濯足乎濁冬丘上不足也不足瓜乎上之濯纓耶

六二卷

同治十年太歲在辛未三月開雕

學而弟一　論語　戴氏注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謂學六藝保傅傳曰古者年八歲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焉時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習謂節也春夏順陽氣秋冬順陰氣以時調節得天中和故說也周衰學廢孔子明王道故首陳瞽宗上庠教士之泫友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友朋弟子也弟子於師尊可同父師於弟子視若友朋世家言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怨也下學上達君子之事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

有子曰弟子有氏名若魯人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犯勝傳曰兵作於內爲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illegible]言道[illegible]謂也君[illegible]君國[illegible]民者道謂仁義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王者欲致太平成仁道由孝弟始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不有尊尊親親是以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皆所以重本本不立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故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豪釐繆以千里春秋之義有正春無亂秋有正君無亂

論一　二

國始元終闕仁道備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婞言令色象恭務以言色親人情疏而貌親仁者愛由情出也

曾子曰弟子曾氏名參字子輿魯人吾日三省吾身省察為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杏難為謀變利出中為忠期果言當為信同門日朋同志日友傳不習乎明㪅與人當講節之禮凡傳學世子及學士必時

子曰道千乘之國道治也千乘之國公侯封方百里之國也古者田方里而井十井八十家賦一乘百里之國為萬井適千乘也伯七十里出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出二百五十乘此三代之通法春秋所因周自厲始革典平桓以降政在諸侯始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而軍賦之數亦以侈大有王者作宜在所損也敬事而信節用敬警行事肅警也天子敬天事諸侯敬王事信信於令節用若賦式之斂弛均節用之以

而愛人使民以時禮也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士則四十始仕七十致事農則三十受田六十歸田量入為出在是矣人謂士也春秋微者略稱人是也使民起徒役也王制日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從文謂負學也
務述論也皆說矣

以學文依類象形謂之文周官八歲入小學保氏敎國子先以六書

子夏曰弟子卜氏名商衛人賢賢易色貴其能奉婦敎備婦德不在於色夫王道之始先正夫婦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忠君臣忠則化行王道之興無不以德衰無不以色事父母能竭其力竭盡恩慈愛忘勞爲能盡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致致納也孔子曰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威畏禮樂設於身則人望而畏之學則不固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明君臣之義上下之位固陋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愼終者先君以正終後君以正始也追遠者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以祖配天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別子爲祖孝治之本也積禮爲厚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弟子陳氏名亢齊人太史公傳有原亢字籍原陳同氏籍卽子禽與子貢弟子端木氏名賜衛人與及也及以政事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恭者自用拱揖。孔子曰不信乎 激不恭乎禮

之求之與德容潤澤謂之溫安柔不苛謂之良接遇愼容謂之恭廣較自斂謂之儉推賢尙善謂之讓明夫子有尊行而人自與之如亢言求者以甚其不知春秋穀梁傳曰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諸侯父在稱世子無所與於政事可觀者志爾父沒繼體爲政然後觀其行若何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禮諸侯世子三年喪畢服士服上受爵命於天子春秋繁閔公於莊公篇末以明三年無改之義於諸侯未終喪者稱子傳曰緣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和調也合也天地合和其氣故生陰陽陶化萬物禮本於天亦宜上下合和以陶化萬民春秋說曰王者行禮得天中和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先王謂聖人爲天子制禮者也斯此禮也所猶時也小臣事大君事但循禮不用和則有時不行若雅之鹿鳴天保君能下下臣能報上皆和以成禮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知和之爲貴而不以禮制和故亦不行若夷王下堂而見諸侯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反信必反身踐其言近於義義謂宜在我者故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以白造緇曰辱恥猶醜也恭則可遠恥辱故近於禮禮者敬人人恆敬之因不失其親

亦不可行也　可字衍文亦不行也（漢石經無可字）與上有所不行兩文相應。有所不行見禮不以和之不可也。亦不行也見和不以禮之不可也。上文先王之道斯為美。斯者。指禮而言。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正是不和之故。而不明言者。因和為貴已見上文。且此句亦字。彼此貫通。其義自見也。說詳乎議。

亦可宗也因古文姻字男曰壻女曰姻宗謂內宗外宗也姻非九族之親然猶不失其親者以其亦可稱宗故也倸傳傳曰謹爲子孫嫁娶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文王懷保小民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敏於事而慎於言言以作令敵畜也過言民作辭過動民作則就有道而正焉就猶從也正謂審問國中失之事王者不臣師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叜食之於辟雝有乞言合語之禮春秋於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諸侯有土地人民卿大夫有采地皆曰富古者非貴不富樂道則忘人之勢好禮則忘其勢視屢無驕諂者爲進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貢意樂道好禮必有賢者與爲切磋琢磨故引淇奧之詩以質夫子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摩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美其於樂道好禮知所自來故然之玉待琢而後成器人須友而後成德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患不知別人仁知與否子貢曰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

論語卷第一

爲政第二　論語　戴氏注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政者天地四時人之政德者五行之德木神則仁火神則禮金神則義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北辰北極旋機也北辰居天之中正四時而衆星共之王者居明堂之中順四時播五德而天下歸之春秋以正次王王次春明王者爲政當㳒天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斷曰思無邪詩者中聲之所止故無邪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教政謂㳒制齊正免猶避也上下相匿以文辭避㳒故老子云㳒令滋章盜賊多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德以善政禮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董子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肎爲也格當言恪恪敬也謂敬聽上命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十五者入大學之年也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古人以周歲行年則十五歲當昭公五年矣三十而立立於禮四十而不惑能別似五十而知

天命性與天道故知天命命者天所敎令人所稟受度命信也殷繼夏周繼殷孔子爲素王作法五經以繼周治百世天所命也六十而耳順見禮則知政聞樂則知德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其德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順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順事恕施無非法者矩以喻法也周髀曰數之法出於員方員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矩之爲用可以裁制萬物孔子年七十適當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九月而經立春秋之作稱天受命假魯以寓王法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輕重詳略遠近親疏人事決王道備撥亂反正功成於麟見純太平皆不踰矩之效與

孟懿子問孝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春秋曰仲孫忌以譏二名懿謚子曰毋違樊遲御弟子樊氏名須齊人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恐懿子不曉毋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不言仲孫言孟孫者慶父抗輈經而死魯人諱之謂之孟氏春秋言齊仲孫來繫齊於上明其弑君罪重當迸諸齊絕其族屬不當世也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辟僭效也禮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養繼孝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孟武伯問孝武伯懿子子名彘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孝子於父母有疾則致其憂春

秋書許世子止弒其君傳曰樂正子春視疾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

子游問孝弟子言氏名偃吳人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父子之道具有君臣之義故雖主恩亦當尙敬養供養也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養人者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根於心見於色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問內豎安否安文王色喜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有事弟子服其勞禮尊者不親小事服任也有酒食先生饌先生長者食餘日餕有燕飲酒則食長者所餘為恭也曾是以為孝乎

子曰吾與回言弟子顏氏名回字子淵魯人終日不違如愚不違者言其聽而弗問若幼者也如愚容貌如愚然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退還也歸也私謂與二三子羣居時也顏子明四代之禮樂故足以發子言發明也亦者兩相須之意

子曰視其所以視猶考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觀其所由審其所從來之仕路或由諸大

夫國人乎或由左右察其所安行善而安之則善日積行過而安之則惡日積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當春秋時世卿專國閉賢者路故孔子陳文王官人之道以爲大法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猶畜也故古昔之事新新王之法以其知類通達故可以爲師語曰不知來視諸往是故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

子曰君子不器器者施物而窮容物有限君子得位道備文武兼容并包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下之於上不從其所言從其所行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讀如易周流六虛之周周之言至也偏也周者往而還反終而復始若日月行度然比近也周者君子事大比者小人事小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罔猶罔罔無知貌少儀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思而不學則殆反誠爲殆徒思不習六埶之事則不誠無物故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執也異端謂小道也雖有可觀而不能致遠執其一則爲害孟子曰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弟子仲氏名由字子路魯人知猶志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言不可穿鑿以爲智春秋書日有食之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智也

子張學干祿弟子顓孫氏名師字子張陳公子顓孫之後顓孫奔魯爲魯人干求也食稟爲祿祿之言福也詩曰干祿豈弟子張學詩求干祿之義若南容三復白圭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聞謂所傳聞世所聞世也春秋於所傳聞所聞世闕疑皆據列國史文如陳侯鮑卒以二日夏五無月郭公繫曹下皆是也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際遠矣夏五傳疑也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多見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於所見世凡有君大夫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以遠危害如定無正月戊辰公卽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立乎人之朝不失春秋之義雖不求福得福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哀公定公子名將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論二　三

服正直爲正能正人之曲爲直措投也王者繼亂世以黜陟爲本故春秋設七等之文以差之舉枉措諸直
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康謚子曰臨之
以莊則敬莊正君子之臨民奉天道以行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孝慈則忠孝謂養老之事
卹人爲慈曾子曰夫禮老者孝焉幼者慈焉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不才者待化於善傳曰古者有命民
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此之謂舉善勸勉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昭公孫齊孔子適齊定公元年返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子曰書
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孝于惟孝美孝之辭言惟箸異也友于兄弟善于兄弟尚書語在亾篇施
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也施陳也爲居位者陳說孝友之道雖不爲政與爲政同春秋定
無正月明昭非正終定非正始而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若善其得變禮實微辭以箸其篡引書友于兄弟爲
孝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其服皆斬衰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隱加君喪未殯而行吉禮以臨諸臣失政本
矣故於其即位以太公就明之言是亦爲政奚其爲政者婉其辭箸其事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大車牛車小車兵車大車轅端持鬲者名輗小車輈端持軛者名軏人待信而成猶車行不能無輗軏故春秋重信其錄盟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世謂易姓之世也問其制度變易若何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明通三統之義故舉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於三正皆書王是也所因若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所損益若正朔三而改質文再而變董子曰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作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三正以黑統初正黑統者歷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綏幘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卵冠于阼昏禮逆于庭喪禮殯于東階之上祭牲黑牡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任新產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綏幘尚白旗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于堂昏禮逆于堂喪事殯于楹柱之間祭白牲白牡薦尚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正赤統者歷

正日月朔于牽牛斗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大節綏幘尙赤旗赤大寶玉赤郊牲騂犧牷角栗冠于房昏禮逆于戶喪禮殯于西階之上祭牲騂牲薦尙心樂器赤質沴不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王者改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主天沴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子子篤母弟妾以子貴冠昏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倉喪禮別葬祭禮先滕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沴天列象璽四鸞樂載鼓用錫儺儺謚員先皿毛而後用嚳正刑多隱親儀多諱封禪於向位主地沴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冠昏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倉喪禮合葬祭禮先亨婦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汙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鸞輿卑沴地周象載璽二鸞樂設鼓用織施儺儺謚方先亨而後用嚳正刑天沴封禪於下位據時篇目皆在以校夏殷故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三王之道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成春秋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謚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兼三王之禮以治百世有王者起取沴春秋撥亂致治不於是見與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親盡之鬼非所當祭而祭之諂佞也昭公之出季氏禱於煬公後因立煬宮故春秋書不備日而復於此譏之見義不爲無勇也行充其宜爲義持節不恐爲勇譏定公失討季氏忘臣子之義故於隱如日卒以明其爲定之大夫猶翬之於桓也

論語卷第二

八佾第三　論語　戴氏注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季氏魯桓公子季友之後季氏以別子爲魯宗卿而立桓公之廟因舞八佾於其庭春秋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佾以八人爲列故其文從八用八八八六十四人用六六八四十八人用四四八三十二人目言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魯祭周公廟得用王者禮樂其後僭用於羣廟而季氏因之是不可忍忍能也春秋於莊公之篇備書丹桓宮楹刻桷以示譏而八佾無文著其小惡諱其大惡

三家者以雍徹雍詩周頌樂章篇名天子禘大祖奏雍而徹饌周以后稷爲大祖魯以文王爲大祖祭文王故亦以雍徹其後三家僭於桓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相助也辟公百辟諸侯也穆穆和也諸侯助祭天子天子推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此周公既成雒邑作明堂始舉禘祀之事今三家陪臣何取此義而作於桓廟之堂邪歌者象德在堂上舞者象功在堂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此以歎魯君臣也魯自文公始壞禮制經書公子遂如齊納幣以喪娶四不視朔廢臣禮作僖公主失禮於鬼神大事於大廟躋僖公亂昭穆之序無祖無天而行以起季氏之僭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無所施用禮樂也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林放問禮之本弟子林氏名放魯人子曰大哉問知禮之本則能通文質之變以救世運故大其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皆以救文家之敝禮謂摯幣也奢勝也聘禮記曰多貨則傷德幣美則没禮易猶延也戚謂戚容稱其服也禮三年之喪再期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又不能久而以三年之內圖婚春秋貶必於其重者故書納幣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諸夏中國亡無也夷狄無禮義雖有君不及中國之無君明不當棄夏即夷也春秋之法諸侯爲夷狄行則以州舉夷爲纍中國則貶絕不稱人戎伐凡伯于楚丘則大天子之使而不言執鄭伯髡原欲與晉爲其大夫所弒則書如會以致其意隱弒書卒以痛其禍黃池之會吳主中國則書公會晉侯及吳子若兩伯然皆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不與無禮義者制治有禮義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

季氏旅於泰山旅讀如旅上帝之旅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非常祭也季氏欲依王者因名山升中於天之事故於泰山行旅上帝之禮子謂冄有曰女弗能救與弟子冄氏名求字子有魯人爲季氏宰孔子以旅泰山合之八佾雍徹尤非常之事知冄子之弗能救而不能已故迫切其辭也對曰不能子曰烏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曾猶乃也乃謂泰山之神不如林放知禮之有本而順季氏奢僭之意爲

第15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版　正內

升中於天乎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必於射見君子之無爭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下降飲射爵時亦揖讓而升降謂禮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勝者不恥不勝者不怨勝者其爭也爭為君子而已是以射可觀德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蒼白色盼黑色文成章曰絢此蓋佚詩上兩言見衛風碩人篇者文同爾子曰繪事後素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眾采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言禮所以後美質乎畫繪之事成於素仁義之性成於禮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啟孔子未言禮而子夏言之故歎其起子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徵成也吾能言夏殷禮顧之杞宋之國不足與成其事坤乾之義夏時之等觀之而已傳曰王者之後稱公而春秋言杞子者春秋王魯而存殷周既紬夏則降杞於三恪故貶稱子矣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答

獻猶賢吾不能以禮成之者以其不足於文章賢才足則吾能成之如使子夏等適周求百二十國寶書以爲春秋也王者存二王之後杞宋於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周衰杞爲徐莒所脅而變於夷宋三世內娶皆非其國之故又無賢者爲之講求典禮故孔子傷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禘謂禘於大廟也禘天於圓丘禘地於方丘爲郊祭大禘於明堂之大廟時禘於昭穆之大祖廟爲廟祭也天子三年喪畢行大禘禮毀廟未毀廟郊宗后室皆合食焉既禘而行大祫在大祖廟自此而後入昭穆之次三年祫五年禘矣灌者以圭瓚酌鬱鬯灌地以降神謂始獻尸求神時也既灌然後獻牲既獻然後肆薦肆獻所以求諸陽灌所以求諸陰周人貴陰故先求諸陰也諸侯有祫無禘而魯以周公故得賜禘祭其後遂僭於羣公廟既灌而往自迎牲以後皆用天子之禮樂行之孔子傷其不合乎周公之典禮故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蓋傷魯違成王周公之典禮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示讀曰寘寘置也知禘之說者其於天下若置之掌上言易爲知力也昔者周公舉禘祀壇墠之上以天爲主必德如嚳后稷文王而後配天配上帝宗廟之中以祖爲主必功如十人而後從於大享唯周公能制禘爲能知禘禘者諦也審諦功德差其優劣非臣子所得私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祭先祖祭神祭五祀如在謂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然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傳曰士不及四時之祭則冬不裘夏不葛春秋於成十年不書冬十月爲公如晉缺一時之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周靈王之孫仕衛爲大夫禮祀竈設席廟門外西室之奧室制以奧爲尊故人子居不主奧古者諸侯之士不貢於王不見徵於天子則不可仕於王室大子之大夫可以適諸侯不可以仕於諸侯之國賈自周出仕衛故詭辭以自解於孔子明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以喻王董子說此義云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故春秋於不郊而望則書以譏之

子曰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視二世夏殷也郁郁穊穊然眾多貌王者必通三統昔周公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制禮視夏殷而損益之使公質就文夫子因文王周公之法度而作春秋亦兼取夏殷損益其禮使改文從質故曰吾從周從周者卽監二世之義謂將因周禮損益之也

子入大廟大廟路寢大廟也路寢前堂爲大廟中央爲大室亦曰世室春秋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

曰是禮也鄹魯下邑治邑大夫稱人謂孔子父叔梁紇也魯祭多非禮子故每事必問以諷之而或人不喻反有孰謂知禮之譏子故曰是禮耶明非成王周公之舊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此當言禮射不主皮與鄉射記同奪一字耳禮射謂以禮樂射不主皮者不待中爲雋也周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一曰和二曰容者鄉射禮之三耦射也獲而未釋獲但取其容體比於禮也是爲弟一次射三曰主皮者鄉射禮之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耦皆射也司射命曰不貫不釋葢取其中也是謂弟二次射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者鄉射禮之以樂節射也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既取其容體比於禮又取其節比於樂也比於禮故謂之和容葢如前三耦射也比於樂故謂之興舞葢取其應鼓節也是爲弟三次射周道衰禮射廢五物之存主皮而已故孔子思其盛時也**爲力不同科**爲力力役之事不同科若司徒別上中下地均人分年之豐凶以任民力科條也**古之道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牲生曰餼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于廟先受朔政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受是爲告朔自是而後朝廟視朔於大廟敬之至也周室既微正朔不行於諸侯魯自文公四不視朔之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有司每月供羊牲而君不以祭子貢非魯人欲去是禮故如其意以質孔子春秋不書不

告朔而書不視朔以告朔爲天子命告之不告朔比不視朔爲惡尤大故諱兪濮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子曰賜也女愛其羊我愛其禮**孔子皂行王政故重告朔欲使魯君以文公不臣爲戒而盡臣禮以事天子我愛其禮謂告朔之禮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孔子事君盡禮人不能然反與譏刺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定公昭公弟名宋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以爲問**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國風之首篇周公所作淫猶貪哀猶愛也傷損也詩篇義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古者后夫人將侍于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大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階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此之謂不淫其色及康王時佩玉晏鳴應門失朝則畢公陳關雎以爲刺

哀公問主於宰我弟子宰氏名予魯人主宗廟主孝經說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

長尺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孝子以主繫心用松者義取想像其容貌松猶容也殷人以柏義取親而不遠主迫促柏猶迫也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義取使民之道常自戰栗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戰栗謹敬貌古者天子諸侯皆於竟內治民而廟中者竟內之象故子我以諷哀公春秋文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譏欲久喪而後不能用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魯失禮宗廟始於文公無祖無天而行以啟篡逐之禍至哀公時民不爲所使久矣說之諫之咎之何諡乎遂猶久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器小言易盈也管仲相桓公但成霸業而已未致太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故孔子雖大其功而又惜其器小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歸讀曰饋三饋三牲饋祭也禮大夫士再祭再薦牲以羊豕曰少牢諸侯則兼用牛曰大牢管仲大夫以桓公賜故得備牲攝兼也事祭祀之事官助祭之官禮大夫不得具官故當祭時職兼數事令管仲不然失於泰侈非爲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故或疑不儉爲知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此亦桓公所以賜仲樹屏也塞當也屏之制如牆當門中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反坫反爵之坫也禮人君尊兩楹閒主獻賓賓酢主人飲畢皆反之於坫大夫與爵於篚而已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管仲賢者不爲之諱因其功足以覆惡衆見爲善莫知其非故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董子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此類是與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始作謂金奏頌時周官鍾師云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翕如變動貌從之純如也從當言縱縱緩也謂獻酬既畢緩之而後升歌純如言其聲純一皦如也升歌之後繼以笙入三終其聲皦如分別明也繹如也笙入之後繼以閒歌三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故曰繹如繹尋也上三節皆用雅以成成者合樂三終堂上歌關雎則笙鵲巢歌葛覃則笙采蘩歌卷耳則笙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矣

儀封人請見儀衛下邑封人司徒之屬官職典封疆者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孔子失魯司寇將適衛大夫公國以喪禮處之故仕失位曰喪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無道謂上無禮下無學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春秋說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

封人以夫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制作爲天駕說號令百世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韶舜樂舜之時民樂其紹堯業故曰韶韶紹也德至於純太平鳳皇來儀故盡美又盡善矣充實之謂美暘發於外民見可欲之謂善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文王樂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武伐也德足醇致太平而當殷之末世教化未洽故盡美未盡善也武王未受命及乎周公制禮作樂成康刑措大化乃成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寬能容衆董子曰仁治人義治我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臨喪不哀喪喪次也以尊適卑曰臨禮君弔臣自阼階西向哭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大夫卒比斂不會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吾何以觀之哉

論語卷第三

里仁弟四　論語　戴氏注

子曰里仁爲美里居也仁者親親仁民備百行者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處止知者利仁故擇術不止仁非爲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約猶窮也明上當有禮以坊之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安者親仁若安宅然利者以仁爲美利利天下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唯君子能好其匹其惡有方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人苟志於仁君子不忍加惡宋宣公兄弟相讓雖不居正而春秋存其善志故於與夷之弑移之宋督而不言馮以此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親親仁民之道得之則不處不以欲害道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厺也不者衍字以其道得之若夷齊求仁而得仁君子厺仁惡乎成名成猶立傳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是之爲君子不中是之爲小人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

是造次倉卒顛沛偃仆雖倉卒偃仆猶不違仁伯夷伊尹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故春秋大宋襄以爲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於泓之戰特言朔是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仁天下以爲己任視極貴富無以尚仁伊尹是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嫌於不足爲仁故曰其爲仁矣加陵也謂以非禮相陵犯也伯夷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一日者急辭也仁爲道遠極其量堯舜猶病如其分衆皆可爲故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用力於仁既無不足則世當有好仁惡不仁其人矣特我未之見耳謙不敢質言故爲疑辭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黨類也人各爲其黨類受過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荅昭公知禮子路有姊喪期而勿除皆是矣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爲中國諱人雖加以過君子不辭不忍言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疾時君不能聞道以惑闇終其身楚其王能知莞蘇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知有貴於己然後可與議道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敵也無莫也言君子之好惡不設以成心敵讀如敵惠敵怨之敵敵猶對也莫讀曰慕慕習也謂狎習義之與比比比次也門外之治義斷恩春秋於城邢衛稱師雖通其亡以義而不與亦以此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懷歸也天以厚生爲德地以利用爲德人以正德爲德土居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上務隆刑峻法則下惟惠己者是歸春秋書梁亾言自亾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逐也怨怨刺上政禮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何有言若無有也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如猶柰春秋撥亂之敎以讓爲首故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而賢季子使吳得有君有大夫天下莫不亂於爭而治於讓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患立身不處於仁義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知猶用求爲可用若子路可使有勇冄子可使足民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貫讀如一貫三爲王之貫貫中也通也一謂仁也仁爲德元義禮智樂皆由此出故變文言一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董子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必法天以大仁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仁天志也人之受命於天取仁於天也

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唯譍辭以仁治人忠恕之至忠者設中於心恕者如心所欲以施於人春秋之辭主質用忠主文用恕故書歸賵求賻求金求車觀魚觀社取部取防成亂納鼎丹楹刻桷乞師取穀告月朝廟此數者皆無所用文無所用文以著其忠獻六羽言初易許田言假築館云外救紀書次公薨不地逆祀稱躋卒仲遂則志猶繹奔歸父則錄至禋如晉不見晉戾伐秦先言京師大雩公辰從祀不日此數者皆不徒用質不徒用質以致其恕故忠恕文質春秋所以箸尊親之道巠賢齒之教用文之極至於天王狩于河陽用質之極至於天王殺其弟年夫用忠之極至於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用恕之極至於蔡衛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三世異辭以見恩有深淺義有隆殺然而於所尊致其嚴於所親致其愛於所哀致其戚

於所痛致其重於所善致其喜於所賢致其美於所危致其憂於所賤致其辨於所惡致其尤於所誅致其浛於所矜致其疑質質而文文忠忠而恕恕其其辭有常變焉其義有經權焉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非聖心其孰能與於此是故欲求人倫之至達王道之大於忠恕欲觀忠恕之道之盡於春秋

子曰君子諭於義小人諭於利諭譬也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事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齊列也高列所以廣德列賢則自進列不賢則自退是以春秋褒儀父而賤穀鄧

子曰事父母幾諫幾微也微諫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謌謌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致敬以冀其入不違者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勞而不怨勞憂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憂之至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不可以憂父母也玉藻記曰親老出不易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三年之中恆若父存春秋書武氏子來求賻義繫乎父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禮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故昏禮不賀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之君子以言教民不如以身教民故夏道不尚辭而春秋用夏之忠以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省也無諂於治有諂於煩聖人弗為無諂於用有諂於貴知者勿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猶吶吶然舒小貌君子先審於行然後發言則言彌貴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報己以德往接人亦以德來報敬義相與故不孤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謂數其失以諫事君欲諫不欲陳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其從諷諫乎陳靈公惡泄冶直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厺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論語卷第四

公冶長第五　論語　戴氏注

子謂公冶長弟子公冶氏名長字子長齊人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縲拘也紲係也昏禮所以合二姓之好故慎其事不稱女者遠別也禮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子謂南容弟子南宮氏名縚字南容魯人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廢猶黜也禮諸侯罪黜世國大夫罪黜不世官㳒陽無絶陰有絶也孔子之兄孟皮南容之妻孟皮之子與

子謂子賤弟子虙氏名不齊魯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若人此人也子賤治單父民有賢者五人致子賤所以治使子賤非君子焉能取此君子而友之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胡連也喻其材可王左不當大用夏曰連殷曰胡皆宗廟薦黍稷之器近舍簠簋遠稱二代者譬此器用則一而時有興廢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弟子冉氏名雍字仲弓魯人孫卿謂之子弓以竝孔子或人意仁者不可無佞佞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禦當也給

疾也佞人口辭疾給使人不得盡其辭故數見憎惡仁道至大不足爲或言但曉以佞無所用耳

子使漆彫開仕弟子漆彫氏名啟字子開魯人於時孔子爲魯司寇故使其仕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承命往仕而辭於夫子之言吾當爲启古文啟字之誤之往也言啟此往未能自信子說善其能求諸己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與此蓋孔子失魯司寇將去國心悼傷之辭也魯與齊接壤盡青州海其東爲九夷朝鮮之地箕子之國故設言浮海欲以去之九夷因其有箕子遺教可以行道也桴祔也庶人乘祔孔子失位故以庶人自處矣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爲桴之材子路之志去就甚決是好勇過也惜我無所取於桴材以寓終不忍適海外隔遠魯也魯備四代之禮樂可以一變至道春秋據魯爲治地故不欲遠魯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不足爲武伯言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賦者井里所出以給軍用司馬法云井里有稅有賦稅以足倉賦以足兵治其賦合地與民以制賦也求也何如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之邑卿備百邑十室一邑百邑適千室矣百乘之家大夫

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其宰加縣正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弟子公西氏名赤字子華魯人與賓客言擯相兩君之事孔子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愈賢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於文一與一爲二具四方中央爲十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引而信觸類而長則易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也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要之將來

宰我晝寢寢臥也日出爲晝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朽木腐朽之木彫飾也糞土蕆土杇槾也二者以喻世亂不可爲治於予與何誅宰我傷道不行故假晝寢以自晦其明夫子意謂天下雖亂吾心自治君子樂天知命雖毀棄何傷乎誅傷也春秋至定哀世魯謚微而春秋之化謚廣世愈亂而春秋之文謚治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改是者始未得宰我時聽言信行今旣得宰我乃更察言觀行尸子述仲尼以六子自厲

日辭不辯宰我侍

子曰吾未見剛者剛謂彊志不屈撓或對曰申棖弟子申氏名棖魯人太史公傳有申黨字周卽棖與子曰棖也欲焉得剛欲生於陰剛者陽德陽主善陰主惡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加陵也人以非義陵己己所不欲吾則欲使其人無陵於人自彼視己己亦他人子貢蓋欲以恕道喻之使自化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欲化人使不加非義於己其道則難故曰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禮樂傳曰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孔子之教人始於詩書終於禮樂故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性者人所分於陰陽五行有仁義禮知之等天道天所行盈虛消息之人道與猶合也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箸於易春秋然不以設教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箸故不可得而聞也已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聞讀如聞斯行諸之聞行讀如聞斯行諸之行子路卹人之急常若不逮孔子以爲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故嘗戒其兼人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衞大夫孔氏名圉文謚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古者葬而後舉謚天子崩稱天以謚之諸侯受謚於天子卿大夫受謚於君周人以諱事神名故終稱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言其勤學好問應謚法也下問問於下臣自子路孔文子以下倫比古今人士亦春秋之善善從長惡惡從短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子產鄭大夫公孫僑謚曰成子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恭者不懈于位惠者心省卹人僑嬰諸賢不見春秋者所舉皆大法非爲一事一人設故

子曰晏平仲晏平仲齊大夫晏氏名嬰平謚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謂他人久敬平仲由平仲敬於他人善者平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蔡者元龜出蔡山因以名名焉長尺二寸天子之龜也諸侯龜長尺大夫八寸士六寸山節藻梲梲梁上楹狀其形故名爲梲梲之言侏儒也節榕榕者欂櫨在梲上所以負屋之重刻梲爲水藻文刻節爲山形皆天子之廟飾左氏所謂作虛器者是何如其知也言不知則不仁可知魯文

公逆祀先禰後祖而躋僖公事由文仲執政不舉之者諱國惡故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子文楚大夫鬬氏名穀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非知不能成仁故夫子言仁必及知子文爲楚上卿未能變夷狄行而數道髠侵中國又舉得臣爲城濮之戰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齊君齊莊公光也大夫稱子崔子齊世卿崔杼也陳文子名須無亦齊大夫崔杼作亂文子捐其四十疋馬違而公之事在襄公二十五年其後杼名不見於經者將達王事誅亂賊故絶正之使不復見此春秋之常辭唯趙盾免則以其非親弒故赦之爾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此崔子當從魯讀爲高子高子齊大夫高止也於時諸侯委政大夫閭齊亂故爲陳儀之會欲誅崔杼而不能與止爲世卿不討賊同罪故文子徧刺諸侯之大夫以爲猶高子矣何如子曰淸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文子不知齊之將亂難至而公之不可謂知絜身而不濟世不可謂仁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魯大夫季孫氏名行父文諡必三思者物成於三有始有中有終子聞之

曰再思可矣 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春秋於其代公爲晉執特言舍之於招丘仁之也

子曰甯武子 衛大夫甯氏名俞武謚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善其佯愚得以明哲保身春秋襄二十六年經書衛甯喜弒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衛殺其大夫甯喜喜者武子曾孫從其父殖亂命弒剽納衎以其卿族故美武子之能愚以悼喜之不知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 哀公三年孔子在陳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孔子思歸與歎之辭也禮大夫去國君賜之環然後反魯不召孔子終身旅人而已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小子弟子狂者進取於古其志嘐嘐然簡者識大有所不爲斐文貌畫繪之事五采備謂之成章譬其學以成德裁制也言雖己亦不能加之裁制美大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言夷齊所行合乎忠恕曾子曰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春秋狄秦而於繆公能變則稱伯使有大夫爲大善辭亦以此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氏高名魯人醯酢也曲而有直名孔子惡似而非者故舉微見大

巧言令色足恭 足恭盤辟貌巧言口柔令色面柔足恭體柔君

論五　四

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色容莊口容止足容重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氏丘明名魯太史不諱丘者君子不奪人名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隱內隱其怨外詐親此兩者行異微生而同爲鄉原故竝恥之疾作僞者甚爾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感敝壞子路志願交友人己若一己不以其敝爲德亦使友諒己誠不以生感顏淵曰願無伐善伐美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故無伐善無施勞施舍勞勤也君子仁以爲己任从而後已故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安安其身心禮先王老臣不名七十雖庶人主字而禮之懷和也春秋於女叔見安老於荀息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懷少餘可推焉故曰志左春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已矣乎决絕之辭昔者孔子厺魯爲彼婦之歌季桓子聞之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此其知過而中不能自訟卒不復召孔子故發此歎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論語卷弟五

雍也弟六　論語　戴氏注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明堂位也仲弓有騶禹之德而時無天子薦之者故明其可使南面也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與夫子同時人簡大也略也疏大略於禮文質勝故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明堂之法禮達於下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故曰居敬順時布德和令不言而治故曰行簡文質道備合於南面之術故可也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曰大簡若道家之獨任淸虛以爲至治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不遷怒者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不貳過貳謚也知不善而復行是謚之過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未聞好學者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華仕魯爲魯使齊冉子時宰季氏掌賦粟君言不宿於家故冉子代爲其母請粟謁其數於夫子祿穀曰粟子曰與之釜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也釜十則鍾上農百鍾制祿以是爲倍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庾當言數聲相近聘禮記曰十六斗曰籔十籔

日秉此禾秉之數合乎聘禮者殆古者出使君待之優加於常祿外如禮他國使臣然與**子曰赤之適齊也**
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周救也古者十月納禾稼獻裘頒馬皆於其時明赤適齊已在祿人之後則毋不闕粟仕有祿曰富君子行權以救急不急而與爲繼富也
原思爲之宰弟子原氏名憲字子思魯人孔子爲司寇時思爲家邑宰**與之粟九百辭**九百斛以多九百祿故辭**子曰毋**毋者止其辭讓**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教以用多之道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牛牛不純色子其犢也騂赤色周尚赤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因其父賤其子故欲勿用用讀如春秋傳用然後郊之用用者卜中也古者郊祭必卜二牲帝牲養在滌三月稷牲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於禮郊廟望祀南方山川皆用騂牲郊廟大祀山川次祀犂牛之犢而中騂角縱不用諸天祖山川次祀豈得舍之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此蓋微言與許南面同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仁象乾元元者天氣也顏子性與天道故三月不違仁言三月則終

身可知易曰體仁足以長人然則顏子亦全乎君道者與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日月之至有消息盈虛異乎乾元之不可拔羣弟子之於仁亦然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問可使執國政否也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果勇決達通達藝猶材也果能主兵可爲司馬達能主教可爲司徒藝能主土可爲司空此天子三公官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弟子閔氏名損字子騫魯人費季氏邑今沂州費縣是其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辭當言辤辤謝也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復反也孔子爲魯司寇閔子爲費宰今則不欲反治其邑魯不用孔子故也閔子以孔子道之行廢爲己之出處

伯牛有疾弟子冉氏名耕字伯牛魯人子問之自牖執其手牖南窗也君子寢處恆在牖下牛有惡疾嫌近長者故孔子不入室但從牖執其手爲切脈也曰亾之命矣夫既切脈知疾不可治故曰亾之命矣夫亾喪也孝經說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

論六　二

得惡隨命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傷伯牛危言正行而得惡疾時無賢君有道之士多致夭病所謂遭命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笥也瓢瓠也顏子樂先王之道處貧而忘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冉子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畫界也夫子之道卓爾冉子誠心說之而又自歎其力不足耳夫子恐其畫於不足故言力不足者若仰高勤行中道廢頓者則可否則不知老之將至何不足之自明乎自明不足殆於倦學而止故曰女畫以進之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子游為武城宰武城泰山南武城縣子曰女得人焉耳乎問女得賢人於此邑乎古者鄉大夫以時獻賢能之書於王諸侯又歲貢士於天子是以古之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鄭注檀弓曰兩楹乃也

澹臺氏滅明名字子羽後爲孔子弟子徑田間道也周浛禁徑踰者公事枉官之事非公事不至宰室言無私謁

子曰孟之反不伐魯大夫孟之側字子反自功曰伐哀十一年與齊戰于郎孟武伯帥右師先奔之反爲殿也**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策馬檛也軍前日啟後日殿魯出師當先命殿及奔殿者越行而先之反乃更爲之殿以距齊師於時皆貴勇力賤禮讓故孔子舉其言以諷世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鮀衛大夫大祝子魚鮀有口才浩油之盟將長蔡於衛以鮀言乃先衛侯宋朝宋公子朝也朝有美色通乎靈夫人靈公召之使仕於衛故言爲國無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美難免於今之世言必喪也靈公寵朝而兼任鮀故得免於喪此假衛事以傷魯之受女樂與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衰世之君莫能由是道者明當示顯德行使民不迷

子曰質勝文則野質質性文儀貌質由中出文自外作野人多直情徑行不爲儀貌**文勝質則史**史祝史也雅司威儀誠敬非其事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貴文質得中彬彬襍半貌禮所以有

說文直正見也

質家文家者爲王者起有所改制順天地之道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三王之道若循環非有所舉有所遺也夏教尚忠而文文家尊尊尊尊之過流而爲史殷救之以質質家親親親親之過流而爲野周復救之以文然而原其始制主質者有文主文者有質三代之初皆彬彬君子也春秋救周之敝將變周文以從殷質而馴致乎君子之道褒殷之路尚質也服周之冕貴文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人之生與世相接以直道子曰三代直道而行直道者不能曲橈**罔之生也幸而免**罔讀曰枉枉衺曲也枉者雖生猶死幸而免爾列子曰由生而生常也由死而生幸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知有其故好之則能約身以禮矣樂之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在然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性與天道語上之事中人以下其知不遠故不可以語上春秋有據魯新周故宋黜杞之文應天制作以治百世而不知者疑於倍上故夫子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知者務民富教之宜不黷鬼神季梁曰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仁者先勤衆事後乃定貢賦得民之奉若堯禹治水成湯救旱皆仁及天下也

子曰知者樂水水性知知周萬物故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山性仁仁長萬物故仁者樂山知者動知象天天主施故動仁者靜仁效地地主受故靜靜審也知者樂動以行施說萬物物得其樂己亦樂故樂仁者壽靜以合化成萬物物被其仁而壽己亦壽故壽壽者久而不亾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文武周公之道幽厲傷之列國壞法亂紀周禮盡在魯矣其次莫如齊管仲修舉之未盡合也故齊一變屢可至魯魯一變乃可使如周道之盛孔子刪詩以王者之風繫之周公日周南以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以魯繼王迹爲諸夏張治本故曰吾舍魯何適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竹簡也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以喻爲政而至純太平非一日之積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井讀曰穽穽者穿地爲塹所以

陷禽獸仁者憂人宰我憂世無道而夫子猶以仁天下為己任故設言人隊穽中仁者亦將自下從而援之邪為恐仁者從人入於窞穽仁之道窮**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去也君子見微知箸不善斯去矣不可得而陷**可欺也不可罔也**罔誣罔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春秋有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亦避陷與罔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文六藝之文禮貫乎六藝禮者太平之正經行脩言道禮之質故約身以禮亦可弗畔畔猶反也反禮即入刑春秋所譏貶絕是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定公十四年孔子自陳返乎衛靈公夫人南子使請見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不得已而見之古者謂其君曰君謂其夫人曰小君國君有宗廟之事君親牽牲大夫從之夫人親薦盎命婦從之將助祭宗廟正君臣之位則仕者自當見小君是時孔子於衛為際可之仕故以禮見南子也子路疑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夫子不足復仕其朝故不說矢猶直也否鄙也厭絕也夫子直曉之言吾所鄙棄不仕者皆見絕於天者耳衛君尚未也稱天以言至再者聖人性與天道畏天命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中和也庸用也常也用中和之德爲常道也命乎天率乎性故曰至至者言世可則效也先王以禮樂教民於中和世衰禮樂不行故民寡此德久矣易以二五爲中和坤氣上升以成天道乾氣下降以成地道天地變化終既濟定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春秋設素王法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元以統春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明王者當行中和之政以奉元順天道詩書禮樂皆尚中和可以隅反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設言充仁之量濟定也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讀當至必也絕之猶言若何從事於仁必能如是也雖聖如堯舜猶以爲憂病猶憂也憂其不能徧物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仁者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立定達通也欲定人之生謂制田里廛宅以富之欲通人之道謂設庠序學校以敎之皆近取諸身而喩之於人行仁之道務此而已方猶道也春秋有張三世之法於所傳聞世治起衰亂錄內略外於所聞世治升平內諸夏外夷狄於所見世治太平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皆由能近取譬橫而充之故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道與堯舜之知君子也

論語卷弟六

述而第七　論語　戴氏注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循其故事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孔子序易刪詩書正禮樂皆述者也至於脩春秋義實兼作亦謙言述者有變道之名無易道之實老老聃彭彭祖彭祖爲殷守藏史後老聃於周亦繼爲此官竊比猶言竊取也昔者孔子西觀書如周室問禮於老聃殷之舊典於是乎在春秋改制質文多循用殷禮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何有於我言不足爲難也人以是三者多孔子孔子不以自足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講習也不習操縵不能安弦不習博依不能安詩不學襍服不能安禮徙取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退朝而處曰燕居申申整敕夭夭和舒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志欲如周公之治周公恖兼三王以施於春秋冬夏孔子爲邦亦取四代之制春秋辟制作之名籍魯以託王義恖周公也

毛詩周頌傳曰士子弟者
游觀也行也一說六藝六經也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子曰士志於道言士當志爲孝友睦婣任卹之行道六行也據於德德六德知仁聖義忠和據定也依於仁人與仁合相依不舍德道乃純游於藝藝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游讀如孝子游之之游游樂也六藝所以成其德行而綜之以禮故曰文之以禮樂又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束脩童子之摯以見先生謂之束脩者取其能自束帶脩飾吾未嘗無誨焉誨之以舞象學射御之事使盡弟子之職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必待其氣憤盈情悲傷然後爲之分別而發明之啟別也悱古之悲字發明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此以數喻隅讀如周髀徑隅五之隅隅角也過爲廉角爲隅復猶報也春秋之用辭己明者公之未明者箸之事若可類以類異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異其條聖汯己畢則人事雖博所不詳也董子曰不能察寂若無淺察之無物不在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助孝子哀戚之心禮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是日赴弔之日天之道寒燠不同時人之情哀樂不同日故禮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而況於歌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臧唯我與爾有是夫舍猶置行王政致太平是謂行作新王之事以俟後聖是謂臧有是夫謂有是可行可臧之具禮樂刑政是與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禮大國三軍子路問夫子行軍誰可共者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楫渡河曰馮河王者行師以全取勝不以輕敵為上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故必先之以懼乃能用謀謀多則事不集故又貴能定成定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爲之矣執鞭君之御士條狼氏所掌也其時可仕不恥賤職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所好者古人之道此言當陽虎專季氏時

子之所慎齊戰疾慎齊敬祖考慎戰重民命慎疾燮性命子曰兵者不祥之器戰勝以喪禮處也

子在齊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桓公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於齊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美其不但自正又以正人韶者歌九功之德樂成而鳳皇來儀春秋治定致麟皆純太平之瑞應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爲猶與也衛君出公輒也衛靈公世子蒯聵得罪夫人南子而出奔宋逮公薨后曼姑受命立其孫輒晉趙鞅帥師納蒯聵于戚齊景公使國夏與曼姑圍戚距之時夫子於衛爲公養之仕周流無適子者有適冉有疑衛人立輒以王父命辭父命當得正故問夫子與之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貢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之事故援以爲喻而問之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仁者親親爲大以伯夷援父命以讓其弟叔齊援立長之義以與其兄父子兄弟之道備正以求爲仁人卒成仁道何怨之有出曰夫子不爲也不與輒明當更立長君使衛人距蒯申尊尊之義使輒遐位得親親之恩春秋絕蒯聵之出奔不與其入衛而書齊國夏衛后曼姑帥師圍戚以伯討辭傳曰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曼姑之義爲可距則輒之義爲不可距故雖於流當立而夫子以其不能辟位亦不與也

子曰飯疏食疏麤也麤食稷食庶人無祿者以稷爲主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古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是謂義無事而居位食祿君子恥之爲其陷於不義也在上曰浮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加當言假假之言暇時子尙周流四方故言暇我數年也五十者天地之數大衍所從生用五用十以學易謂錯綜變化以求之也易說曰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過於消息爲十月卦陽伏陰中上下皆陰故稱卦曰大過頤也頤則陽息萬物外聖人使陽升陰降由復出震自臨而泰盈乾生井終旣濟定六位正王度見可不遇大過之世也

子所雅言詩書雅言正言孔子誦詩讀書必用中夏正言以正其音執禮皆雅言也執禮謂持禮書詔相禮事也周官大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於此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必皆雅言也詩書或誦讀或教授弟子禮則執文行事而已故別言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楚賢大夫沈諸梁字子高爲葉縣尹楚之制縣尹稱公故曰葉公不對者恐知不足以知聖人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謂若庖羲畫八卦定人道黄帝作井邑設禮樂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敏勉孔子刪書始自堯舜皆冠之以曰若稽古三科五家取法不遠故當信好勉力以求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誨言也怪如日食星變山崩之屬春秋志異而說不箸故不以爲語力如羿善射奡盪舟亂如孔文子問軍旅白公問微言神如杜伯射王伯有爲厲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春秋外離會不書言不足別善惡以此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宋向戌之孫司馬魋也德之言得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天生夫子受命制作魋何能爲此言當魯定公卒之年夫子去曹過宋時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二三子謂諸弟子孔子之教有可得聞者有不可得聞者弟子疑之以爲有所湥隱故解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是視也言無不與二三子者視我所行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不足以至隱者不書也故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博湥切明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六蓺也行六行也忠信六德也此古者三物之教大學之始事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智仁合爲聖人若庖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曰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善人以王教化民若咎繇箕子太公是有恆者上下一心以周旋逸書尹告曰自周有終相亦維終言恆也亾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亾謂貧有謂富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約約於禮於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故發此歎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釣者鉤也綱者爲大綱橫流以繳屬鉤弋繳射也宿宿鳥射飛不射宿春秋之制不以夏田以爲飛鳥未厺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皆聖人恩及禽獸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惡其妄作乖先王之法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言作春秋也於所傳聞世所聞世兼采列國史文取足張法以加王心於所見世識其行事而已傳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子曰春

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弒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弒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信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言知之次者聖人謙言知之未渎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互鄉鄉名以其是非錯互乖悟正道故目為互鄉惑疑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獨何於童子疾之已甚耶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潞子離狄內附稱其爵列諸盟會許其慕諸夏也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去惡就善曰進所以與其進者因人既絜身以進則與其絜焉可矣不能保其既往若何也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鄉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淡春秋所不遺以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極仁之量堯舜猶病故人疑其遠莫能致也立人達人敢譬於己好仁而仁斯至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陳氏司敗名齊大夫昭公襄公子名裯孔子曰知禮孔子

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弟子巫馬氏名施字子旗魯人期當爲旗也此蓋孔子往見司敗命旗爲典謁者當問對時旗益俟於門外禮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孔子不欲聞君過故遽退時旗當隨行而司敗言未畢欲由旗達故揖而進之也黨比黨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而昭公爲取吳女故諱公姬稱吳孟子孟長也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詩曰齊子由歸春秋於昭公十年取吳孟子之歲爲內大惡諱不書逆女而唯公冬以見不能奉承宗廟之義於卒也不稱夫人不言氏氏繫姓者也不言葬葬必舉諡諡配姓者也皆盈諱文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春秋之義爲尊者諱恥諱莫如深故受以爲過若司敗問昭公取同姓爲知禮乎則不荅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聲比於琴瑟謂之歌歌者歌詩孔子於詩三百皆歌之以合韶武之音善謂止於中聲也善則宜和恐掩人善故不遽和見夫子善與人同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文文字也夫子書六經皆以古文不依史籀所作故不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躬行或不能不隨時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故曰未之有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云有也孔子謙不敢當仁聖之名猶后稷自謂便人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正當從魯讀爲誠誠信也唯猶爲也言不厭不倦仁聖之德備信爲弟子所不能學與冉子歎力不足同

子疾子路請禱禱者告事求福子曰有諸問有弟子爲師禱之禮否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誄禱篇名誄者絫功德以求福也古者君父有疾則臣子爲禱祈于天地鬼神子路意弟子事師亦當同也子曰丘之禱也久矣孔子信天之知我制作未備不使己死故止子路之禱而曰禱久矣者明己素行合於神明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寍固固陋也當時行禮過奢失恭讓之道故言無寍過儉以矯文家之敝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君子利及天下故坦蕩蕩小人利切身家故長戚戚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使民生者不怨死者不恨純太平之世也君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謂正顏色猛怒也安猶晏也寬容覆載曰晏道君子坦蕩蕩之容有如此者

論語卷第七

泰伯第八　論語　戴氏注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泰伯周大王之元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季歷生文王有聖人表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欲使大王得遂傳國季歷以及文王因大王病借仲雍入吳采藥大王沒而不反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不立仲雍之子爲後令周嗣在文王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詭道合權隱而不箸至德若不足故民無德而稱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畏懼貌絞急也恭以遠恥慎以辟禍勇以成義直以正人然而不中禮則有四者之失唯禮可以已之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親親敬故禮之大者偷薄也春秋於母弟稱弟母兄稱兄見親親之義於穀鄧失地之君來朝稱侯見敬故之義周道尊尊諸侯弟兄不得以屬通故其制服絕旁期殷道不然上下各以其親質文異教而春秋從殷故先親親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啓讀曰㪿㪿視也父母全而生之己當全而歸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引詩小旻之辭戰戰恐懼兢兢戒愼臨深淵恐

隊履薄冰恐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乃今日後吾自知免於患難矣淡以亂世能終爲幸也小子弟子也禮有不弔者三畏死厭死溺死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思以明哲保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敬子武伯子名捷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辭氣謂政教也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詩云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存省董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春上豆實夏上籩實豆實韭籩實棗人能如上三貴則祝史陳信無媿辭故有司所省祭器而已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校猶亢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友謂顏淵子貢語曾子之行於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然則曾子顏淵其道同

曾子曰可以侂六尺之孤侂寄也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上可以寄百里之命命國

命君幼寄於大臣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禮義之大制奪猶易也曹公子喜時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君子人與君子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大毅果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仁天下以爲己任重莫重焉不知老之將至遠莫遠焉仁舉莫勝行莫致唯弘毅者能之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起也王者欲起政教先命大史陳詩以觀民風然後制禮禮以著欲給求爲本民遂欲而樂生然後作樂以告成功治升平之事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言冥其見人道遠由從也王者設教皆於經隱權故可使民從不可使民知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之謂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好勇之人而疾失其業則亂矣春秋所書盜皆是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爲亂行春秋於叛逆則誅之於吳楚則先治小惡不爲已甚以此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周公告武王曰不驕不吝時乃無敵夫子蓋反其言以戒爲人臣者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則不能致士吝則不能養賢其餘行雖有小善亦不足觀已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以喻善五穀種之美者一年而成學則三年不至於穀以善本不易得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埶故曰三年

子曰篤信好學篤固守死善道善讀爲繕性之繕繕脩也謂脩仁義之道守死守死弗去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以仁義之道脩身則出處隱見不可苟勇而已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弒君子弒父危者將亂之兆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義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魯宣公篡子赤而立公弟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春秋善之以爲盛德之士故於其卒也書而字之以諷厲失俗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子之言必當其位位大言大位小言小不在其位而謀其政雖得正猶有悔故君子不爲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殷大師向摯也見紂亂抱其樂器奔

周始四始也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淸廟爲頌始皆周公歌詠文王之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四始爲後王法亂謂合樂時也鄉飲酒禮曰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古者作樂三篇同奏以一篇爲一終詩者歌也所以節舞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矣洋洋衆多貌謂合金后絲竹而歌之也此孔子思周公禮樂識摯遺聲聽而美之

子曰狂而不直狂者進取宜直侗而不愿侗未成器之人宜謹愿悾悾而不信悾悾慤也宜可信吾不知之矣言皆與常度反故不知之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巍巍高貌舜禹有天下則與天下共之爲天下得人治天下而不以己意與焉孔子曰舜左禹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法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歲功成堯法天爲而不有故其仁如天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蕩蕩無匪際貌名諡名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堯崩無諡是民無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巍巍如天成功弗可及已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文章五服五章也謂山龍靑

華蟲黃作繪黑宗彝白璪火赤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若天之垂象焉昔者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繆公定可爲世法者百篇皆據周而錄二王運之三代以見春秋通三統之義至於上法唐虞加稽古之文以周時堯典同夏書也尚書說孔子曰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治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此始堯之微恉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有臣五人謂五官也唐虞夏殷皆五官以法五行舜之五官禹司空也棄稷也契司徒也咎繇士也伯夷秩宗也**武王曰予有亂十人**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大公望畢公榮公大顚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治外有九人治內有文母子我也我周也周道之興本乎衽席故詩首關雎以爲風始此古尚書大誓之辭今亾**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際猶降也言人才唐虞以降於周斯時爲盛**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文王當紂惡未盈三分有二猶服事殷初無受命改正之志明武王之伐非得已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閒猶加也言禹成堯舜之功而開三王之道三科五家升降絕續咸繫於禹吾無以加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致盡也鬼五廟之鬼神謂天也子產曰天者神王者父天爲天之子故以

孝言之夏時先言礿歲祭後言圓有見韭先郊而後祖明忠教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者衮衣冕大裘之冕朝祭所服致美者若志黼禪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卑庳方里爲井井閒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爲成成閒有洫洫廣深八尺盡力溝洫以急民事若先歲祭言農緯厥耒是與禹吾無閒然矣再言之者深歎禹之德當爲來者淊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舄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論語卷弟八

子罕弟九　論語　戴氏注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寡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道也仁者人之性也備箸於易春秋不以設教故見爲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者巷黨名無所成名者言其聖無不通不可以一藝名之所謂大道不器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欲使專一於其藝執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射御可以習禮樂而士之子職在能御故曰吾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麻麻衣也朝服麻衣而冕其色緇也用十五升布爲之純絲也古者祭服用絲朝服用麻當孔子時朝服亦用絲孔子從之以爲儉質不失禮玉藻曰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君待以賓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禮之變也時臣汰侈行禮皆從其變孔子欲正臣禮故違眾從下以抑文家之敝

子絕四絕出於人四事絕言卓絕毋意不妄億措春秋書伯于陽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毋必無專必孔子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無弗共也毋固無固行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毋我無有於我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子畏於匡畏猶拘也孔子以定公十五年自衛適陳過匡弟子顏刻爲御刻往與陽虎俱至匡陽虎嘗暴匡人匡人見刻以爲陽虎復來遂拘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禮樂也文王始受命制法度春秋建五始假文王以爲王法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明春秋繼周如文王之繼殷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與於斯文謂己之制作皆據周禮而損益之亦文王之法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如予何猶言奈我何有聖智而無位知天將命己爲百世師故言未喪斯文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宰吳大宰嚭疑多能未足以爲聖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生也言是固天生之將主也聖不皆多能唯孔子爲羣聖主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孔子少時嘗爲委吏爲乘田故言賤也鄙事小技能之事文王世子所謂曲藝是也賤之不曰俊選曰郊人故君子唯務上達不貴多能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弟子琴氏名牢字子開衛人稱名

者是篇牢所次與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別也謂別其類有鄙夫問於我悾悾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鄙夫鄙野之夫悾悾誠也鄙夫雖賤苟以誠心來問我則舉其事之兩端而盡語之不為別異叩舉也兩端輕重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孔子傷世無明王也明王出致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天無此瑞己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制作必當革命之際不欲顯言故以鳳鳥河圖見意焉

子見齊衰者舉齊以該斬見謂乍見禮三年之喪居至室寢苫枕甴不恆見人也卉衣裳者與瞽者見之卉爵卉卿大夫之祭服瞽瞽矇樂官也此見之謂來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作起也雖年少必起敬趨疾行也喪者在所卿貴者在所尊待瞽者如喪者以盡仁如貴者以盡禮禮凡瞽矇之有道德者則使之敎焉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此顏淵歎聖人微言弟子不易知也彌終也仰之終高不可及鑽之終堅莫能入言其道廣大配天地也不及則瞻之在前而過之斯忽

勇在後矣言其能用中爲常道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
不能循循不陵節而施誘道也禮非所以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聖人類臣庶不學不成故曰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及也立立言也卓爾高遠貌言既盡力
文禮及觀夫子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若序易作春秋矣顏淵鑽仰既久則知詩書禮樂皆歸春秋之治太平易之既濟定然
唯聖人能知之非弟子所能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己末無也此聞一知十之所至也
子疾病病疾加也桓公曰病仲父之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設臣各司所事所以行禮也無臣則禮不
備古之嘗爲大夫皆然病閒閒猶瘳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
吾誰欺欺天乎久矣言病久也詐疑也言子路行是以爲備禮者使人疑病也君子行禮使人信不使人疑天使
我無臣而疑爲有臣是欺天也孔子公魯以微罪行不能用大夫之禮故言無臣而爲有臣矣且予與其死於
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無寧寧也如其死於臣之手寧死於二三子之手蓋
臣即二三子也又何必使之爲臣邪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大葬大夫禮葬也古
者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故言縱不得大葬亦登死於道路知天必命己反魯制作也子疾子路請禱子疾病

子路使門人爲臣皆放禮文行事禮士喪設有司夏祝商祝御者徹者儐者奠者宗人甸人圍人之屬以備禮況大夫邪孔子自傷道廢不欲飾終故言此以距子路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韞裹也匵匱也善賈良賈沽當言及及售也美玉求良賈然後售君子待明王然後仕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沽之哉不售也重言決不售也雖遇良賈必待其來賈無自求售者也謂若伊尹處畎畝之中湯三聘乃往

子欲居九夷九夷嵎夷之地今朝鮮國也昔武王克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所釋走之朝鮮武王因而封之後爲武王陳洪範九疇以明天道孔子既不得用於魯自以殷人恩箕子之風故欲居其國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陋者無禮義也禮義由賢者出有箕子居而化之夷變於夏矣何陋乎君子箕子

子曰吾自衞反魯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冬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之音得所則樂正矣所三所也周景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

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也逢公所馮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謂之三所而合之五位歲日月星辰謂之五位因五位而合之七列張翼軫角亢氐房謂之七列以七同其數以律和聲謂之七律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宮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也殷以前五音而已至周加文武二變謂之七音蓋武王有天下以三所周受命之符因七列制七律變殷之質從周之文雩如析木之次用應鍾之均一所也鶉火之次用林鍾之均二所也大辰之次用夷則之均三所也魯備四代之樂虞夏殷樂用五音周樂用七律其後樂官失職雅頌之升歌金奏用六律而不用七律之均故孔子正樂之音使七律合於三所使周之樂不襲三代之制故言各得其所矣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往也舍止也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物類相招埶數相生消長之故如循環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古者天子諸侯無再取之義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取而已在禮

諸侯外淫者絕鄉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男女喪德亂亡興焉是以春秋危莊公賤陳佗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簣者織草爲器所以盛土其止者吾止而不與以其功無可就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其進者吾往而與之以其功可終成喻君子脩學至於聖人脩治至於純太平皆由一簣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古之教者時觀而勿語故弟子不解則師亦有惰語之時回於子言無所不說故子語之而不惰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視顏淵疾不可爲而痛惜之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亦所以悼顏子也穀生曰苗長曰秀秀禾也言穀有生而不長成者喻人亦然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後生後我而生後生力學有日進無日退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法語先王之法言述之以箴君過言者無罪聞者足

以戒故不能不從也此謂諷諫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巽順也順與之言則能動其善心故說繹抽也解也此謂降諫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若定公季桓子是也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卒以女樂厺魯故發此言

子曰主忠信主所主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孔子於衛主顏讎由於陳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毋友不如己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過則勿憚改不可循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衆將

子曰衣敝縕袍縕絮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衛風雄雉之詩忮害臧善也不疾害不貪求言遠利也子路終身誦之子路志在乎是故樂誦是言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言不忮不求之行何足以為善哉欲進之以樂道好禮所謂見其一冀其二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凋半傷也大寒之後松柏形凋而不易其心積惡之世君

子道消而不改其操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見君子

子曰知者不惑能立事仁者不憂能推恩勇者不懼能正衆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立謂立德立功立言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因時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醜反善合於宜適春秋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亾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唐棣移也其華先開後合偏與常華反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經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其室遠也以言思行權而不得行其道遠也易曰反復其道復則不遠復震爲行巽陰從震故曰巽以行權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言此未思反經之故耳反經所以合道權進於立矣循是思之何遠之有董子曰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中國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又曰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

論九　五

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遠思者其孰能知之詩曰棠棣之
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
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論語卷弟九

鄉黨第十　論語　戴氏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退讓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便便以言閒雅師說云天子諸侯皆二朝大夫朝君在路門外之治朝亦為外朝大夫朝君於此君視大夫朝亦於此其聽朝在路門內之內朝亦為燕朝宗人圖嘉事於此諸臣復逆亦於此其堂曰路寢中為大廟始封君之主在焉宗廟在路寢之左五廟竝列為前廟後寢之制大祖居中二昭二穆在左右言三朝及廟在雉門內皆非也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凡朝卑者先至與言者議所當行將白於君也鄉以下為下大夫侃侃當言衎衎訔之誤衎衎和樂誾誾謹敬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在君日出視朝時也踧踖行步敬而舒緩也與與徐行有威儀與與然君召使擯出接賓曰擯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孔子大夫魯人重其知禮召使以承擯攝上擯事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勃如變色貌躩如疾行貌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揖所與立謂為承擯時也揖諸侯相朝用交擯大夫聘用旅擯皆傳辭出揖左人左其手入揖右人右其手至入廟時乃攝上擯矣襜如衣張貌春秋傳曰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謂斯時與趨進翼如也趨進從中廷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

也翼如者狀其端行**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顧還視也賓出公送于大門內擯者以賓不顧反告乃還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以下皆行聘事公門路門也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內賓賓入門左鞠躬謹敬貌**立不中門行不履閾**辟不敬也聘禮賓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故不當門閾門中后限所以承闑者履踐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過位謂入廟門右中庭君立之位**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攝斂也衣下曰齊屏蔽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以斂爲敬聘禮賓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禮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階等亦如之**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聘享訖出廟門以俟命降下也逞解也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沒階趨進翼如也**沒階謂降西階盡等下至地也趨進趨前就位**復其位踧踖如也**復其位復廟門外接西塾之位**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圭瑑圭也諸侯朝天子執命圭及會諸侯使大夫聘則降君瑞一等襍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藻三采六等如不勝者狀其重愼**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如當言而聲之誤也聘禮賓入門三揖謂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當揖時上其手故上而揖既而

賓外西楹西東面致命三退負序進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當授玉時下其手故下而授戰色色動如恐足縮縮畜行步貌禮所謂將授志趨也如有循如有所般還回辟而逡巡也**享禮有容色**享獻也禮禮賓也既聘而享用璧琮有庭實既享而禮賓主君授醴賓侑幣賓執左馬以出**私覿愉愉如也**私覿私以己禮覿主君用束帛乘馬者也以非公事故對聘言私若於卿大夫謂之私面愉愉顏色和敬**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紺者纁入於黑五入爲緅則紺又入黑者紺緅木染紅紫草染紅赤白色紫青赤色飾純緣也褻服私居服謂淡衣也朝祭之服皆無飾唯淡衣有之淡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故不以紺緅飾色白爲正故不用紅紫也禮大夫士燕居皆服淡衣**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絺綌葛也袗單也居家可單衣絺綌出往他所必表上服古者裘葛皆覆以絹衣然後加以朝服會之時袒而見覆示美謂之裼其不見覆充美謂之襲大裘不覆反本取其質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皆以衣配裘也緇衣羔裘朝服也素衣麑裘皮弁服也黃衣狐裘韋弁服也三者皆士之禮服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言絞衣者文誤當爲縞字縞衣素衣也**絬衣長短右袂**絬衣襗衣也取其柔堅而韌故謂之絬衣絬者堅也作之用六尺裁足覆冒匈背若今汗衫矣右當言又又手也短手袂者蓋無反詘之尺二寸**必有寢衣長**

一身有半寢衣臥時所箸自領至郄長壓得身之半制如短襦狐貉之厚以居貉皮毛厚爲私居服
亾也狐皮不獨私居其狐皮之厚者以私居也公喪無所不佩喪謂喪服也古者喪服以時遞變故小祥練冠
縓緣大祥素縞麻衣此言公喪則服將除而未即吉謂大祥之後閒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是與非帷裳
必殺之帷裳謂祭服玄端之屬衿二裾四幅皆正若帷也非帷裳謂朝服深衣也皆殺其旁衽縫齊倍要朝服連衣裳
與深衣同但有禪爲異耳羔裘玄冠不以弔玄冠委貌冠其服緇布衣也弔喪之禮主人未變則朝服裼裘
如吉時既小歛則改弁経服吉月必朝服而朝吉當爲告字之誤春秋經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傳曰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禮諸侯每月朔朝廟使有司先奉天子命告朔退而與其臣皮弁視朔朝服以聽朝若天子則用玄冕
視朔皮弁聽朝矣當時魯不告朔羣臣失其禮服皮弁服而朝僭於天子故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明魯人不視朔
亦皮弁者之非正已必朝服也箸告月者亦變其禮齊必有明衣布齊者所以交於神明故謂其衣曰明衣作
之用布制如景加於禮服外與襲尸異齊必變食變食改常饌禮天子日舉大牢諸侯以特牛卿以少牢大夫以
特牲士食魚炙天子皮弁以食日中而餕諸侯朝服而食夕祭牢肉齊則每食一大牢不餕餘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亦假
天產以作陰德居必遷坐居神坐也謂當祭祀爲尸時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

尸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遷去也去坐依夏禮**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飯也肉腥細者曰膾不厭精細者穀畜所以養生滋味得則可調和藏氣**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飯烝傷溼摶壹致令人噎者曰饐水竭傷暍藥令人渴者曰餲魚腹疾內爛曰餒肉壞不勝刀匕曰敗**色惡不食**色惡謂如鳥臕色**臭惡不食**臭惡謂如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蜀人作羊腊以臭爲美鄙遠之俗則然**失飪不食**以木熲火以器孰物曰飪失飪謂鼎鑊失水火之齊**不時不食**食各尚其時味謂若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割不正不食**割謂割牲制體也體名肉物及午割灋不正則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醬謂醢醢也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醬爲醢本豆實所重不得則禮不備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食謂食饗也氣古之餼字餼者牲牢也言肉雖多不得過食餼之數王制曰庶羞不踰牲是其禮**唯酒無量不及亂**亂謂失威儀也齊酒有量事酒則無量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嗛之視飯盌折俎豆實皆有數獨酌無數**酤酒市脯不食**酤酒賣酒也乾肉帶骨曰脯太平之世酒酤在官飲食不粥于市孔子當周衰亂欲明先王之禁故不食**不徹薑食**徹去也薑食食物中置薑者薑與葱蒜韭薤皆以調盉食物殺肉腥臭者**不多食**重夕爲多不多食謂夕不重食也禮天子四食諸侯三食卿大夫士再食庶人食力無數**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

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君所得膰肉不過宿即食宿則出三日也祭之明日爲繹繹之明日又不可以諸父兄弟與惲庖翟閽同時頒賜故必待三日乃徧也食不語語讀如合語之語語誨言也當食不誨言所以尊道寢不言內寢不言政事所以敬天職書日高宗三年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齊如嚴敬貌禮唯水漿不祭其餘皆祭故雖疏食菜羹及瓜亦必祭每祭必敬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席不正不坐正正之也必正席然後坐禮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坐席三者皆憂也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飲酒蓋黨正蜡祭時飲酒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禮六十杖於鄉子出後長者則時爲立侍之衆賓鄉人難朝服而立於阼難者索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氣難猶卻也明堂月令季春爲國難仲秋爲天子難唯季冬大難則下及士庶人皆得難矣恐驚五祀故朝服立於寢之阼階神依人也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問遺也禮聘弓鏃矢不出竟易束脩之問不行竟中入春秋時大夫多邦交始有越竟相問遺者孔子不違亦在可以然之域也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通行曰饋禮有饋食無饋藥故曰未達若未學其禮然孫辭也饋食必嘗以拜藥物恆多毒故不敢嘗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廄家廄也退朝自公朝至火所不讀曰否既問人後

及馬賤畜重人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賜食飪也既嘗之乃以頒賜君賜腥必孰而
薦之君賜生必畜之賜腥牲之未亨者也賜生謂致餼也牲非特殺不可以祭故止薦之畜之畜以爲牲
以待祭祀之用侍食於君君祭先飯侍食謂非正禮食也先飯者先食君所祭食若代宰夫嘗膳然辟客
禮也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疾君視之東
首加朝服拕紳禮疾病居室中戶西南牖下君入室則在奧與屋漏之閒負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面君也
拕之言引臥著朝服故引大帶於體不敢以褻服見君皆不忘敬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駕駕車也禮君
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入大廟每事問入廟助祭有所職守其職守當行之事必問之主祭者而後行
不自專也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無所歸無親屬主之者也以大斂而徙棺曰殯禮朋友之交財
貨相通憂患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不拜敬祭故也士相見之禮摯用腒雉受而不距而交荅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寢不尸尸神象也內寢不如尸坐
爲莊居不容燕居告溫溫不爲容儀見齊衰者雖狎必變狎相習知者見冕者與
瞽者雖褻必以貌褻謂私親也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凶服前有衰後有負版左

右有辟領凡與人相見見其面則式不然則**有盛饌必變色而**
否負版者雖當車前亦爲之式所以重喪
作盛饌謂禮食大具變色者敬主人之親饋**迅雷風烈必變**雷風交作疾且烈天之變也聖人後天而奉天
時故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升車必有所履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正立中立也綏車
中把也立車防奔覆故執綏把立以爲安也少儀曰僕於君子升下則授綏**車中不內顧**內顧謂迴視也仰則
觀天俯則察地前間和鸞之聲旁見四方之運此車教之道**不疾言**不急暴言語爲驚衆**不親指**當指者授
意僕夫若前有行潦險仄之涂故不親指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佚詩也色斯猶歔然驚駭貌言鳥歔然高舉彷徉遠視而後下止**曰山梁**
雌雉時哉子路共之三臭而作山梁山之穹隆似梁者共猶給也子路見雌雉爲給其食雉三
臭其氣不食而起故孔子引詩言歎其知時以喻君子遠害亦當歔舉翔集如斯雉矣此與當篇文不類蓋錯簡爾

論語卷第十

先進第十一　論語　戴氏注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謂夏殷士後進謂周士也夏殷之士文不勝質周之士質不勝文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矯枉以曲然後直救時以偏然後正以時文敝已甚將爲之立質家之法故欲反野從先進孔子曰夏道不亾商德不作商德不亾周德不作周德不亾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亾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公門言及門者以喻仕路孔子弟子出仕他國無爲陳蔡臣者是以孔子當尼必使子貢如楚興師來迎然後免故孟子曰無上下之交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冄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冄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德行者居仁由義以道事君可爲大臣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言語者善爲辭命可使於四方者也政事倉貨賓師之事任有司者也文學者通六蓺備九能可爲大夫者也此舉七十子尤異能之士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言回豈非助我者耶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謚親於吾言無所

不說達於其情則能說其言春秋之作筆則筆削則削賢如游夏不能贊一辭說之淡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道者故無可非閒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以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貢說南宮韜之行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妻之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顏子之死爲獲麟之歲夫子年七十一矣顏路顏子之父名無繇亦孔子弟子春秋傳曰喪事無求求車非禮也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顏子卒二年禮士有棺而無椁從隨也夫子嘗爲司寇故謙言從大夫之後大夫有車則前棨車後徒行不可也以其不合禮故抑之爾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咄嗟貌天生顏淵爲夫子輔相死者是天將亾夫子之徵也春秋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顏淵死子哭之動動變動容貌禮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寑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寑門外所識於野

從者曰子動矣曰有動乎非夫人之爲動而誰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魯黔婁先生死曾子弔之見先生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先生時不邪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顏子生時妻空不厭死而厚葬非所以安顏子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孔子自咎不能止其厚葬故言二三子其非我夫二三子謂門人之在他邪者自咎者哀之深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子路所問蓋舉殷法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夏道則近人而忠焉夫子欲以忠敎故不荅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又因殷人先鬼故欲知死夫死者先王之所難言故亦不荅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

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樂者樂多賢友行行當爲衎衎壞字也此文倒錯當爲子曰若路侃侃如也冉子子貢衎衎如也侃侃剛直衎衎和樂由也不得其死然道直時邪故言不得其死然左氏春秋記衛孔悝之難夫子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知其所欲有甚於生也

魯人爲長府長府魯君外府左氏言昭公居此伐季氏然則又雩衆衆於是地與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仍厚也舊貫猶言常居也此蓋三家意主改作故微言以諷魯人若謂事不可必者正多爾其後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中猶當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爲於丘之門以子路鼓瑟不合雅頌欲和之以文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同門之人疑夫子言門爲外子路衰其禮敬故又以堂室之外內別其所至間六蓺之教能通古今辨然不是升堂者達於禮樂之原而智足知聖是入室者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言師之賢在過商之賢在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愈賢子貢疑師過爲賢於商也過猶不及言過與不及等賢耳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
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
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
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季氏富於周公周公天子三公富謂采地所入多也盡其辭者貶絕以見罪惡而求也爲之聚
斂而附益之此鳴鼓攻之之辭也聚讀如大叔完聚之聚聚聚
禾黍也斂取也冉有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聚
賦粟倍他日孔子
以其富桀而罪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攻責也責
讓之也孔子傷己無權不能責季氏責吾徒而已董子說春秋
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
起或請焉或攻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
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
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自下犯上以賤傷貴皆逆節也故鳴鼓
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故
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季
氏爲魯世卿自四分公室民有其二而采地多於天子三公是
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至故鳴鼓而攻若疾
冉有實正季氏之惡其諸大雩厺辰之義與

柴也愚柴弟子高氏名柴字子羔齊人愚不智見也參也魯魯質勝文師也辟辟法嘐嘐動法古人也由也諺諺猶吸諺強武貌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庶冀也幾謂神眇也易曰知幾其神唯顏子冀近於知幾視窮如通雖數空乏亦不厭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命讀如一命再命之命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財物曰貨種蓺曰殖賜不受祿命而爲貨殖之業意則屢中謂如其所意度而得贏餘也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皆屢中之法故能爲貨殖之事與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張問善人故所行政教也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踐循也善人之行可從迹不循其迹則亦不能入於其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篤信也論篤言足信者君子貌足畏者色莊色足憚者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子路問聞斯行諸振窮救乏之事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舊說云朋友之道親在不得行者二不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冄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不待白於父兄爲有

所權緩急輕重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惑其問同而答異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冄有當仁或退讓故進之子路勇人之急常若不逮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是兼人之事爲之者也故退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微服而厺顏淵遲出在後也子曰吾以女爲死矣信其不徒死覬望之辭曰子在回何敢死言子以畏故在己何敢以畏故死也曾點使曾參過期不至人曰無乃畏邪點曰我存夫安敢畏於禮畏死不弔爲其不能有以說之而死則忿身及親故周官冢人死于兵者不入兆域曾子曰夫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顏子之行中禮者以此

季子然問仲由冄求可謂大臣與季子然季氏之族蓋孔子弟子季襄也子然以季路冄有皆政事才而屈於季氏故問可謂大臣否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異猶他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坐而論道謂之大臣不可則止謂若曹羈三諫不從遂厺之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材足備用曰具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然

四

疑具臣爲備使令令則無不從也**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甚之所以深警子然令無以同族故從季氏也明當絜身若公弟叔肸然

子路使子羔爲郈宰郈魯叔孫氏邑地理志云東平國無鹽縣有郈鄉今山東東平州東竟也子路以墮郈後不可無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子曰賊夫人之子**賊害也以子羔學未優不可仕而郈數叛難治故言害夫人之子時子羔有親在焉**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人謂士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子路深疾當世仕不由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故反言若正待夫子明之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佞才也不學而才足理劇者惡其不純乎道也

子路曾晳弟子曾氏名點字晳曾參父**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已也**誘以盡言已止女毋以吾長故止不言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問其何以爲治古之君子可終身不遇明王不可使己無用世之具故以爲問**子路率爾而對**先三人對率爾輕舉貌**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攝引持也增故曰加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旅五百人五旅爲一師因就也二穀不升曰饑三

穀不升曰饉師之所加則沴氣應之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比近也方洓也軍陳行列之洓古者春秋角試以練精鋭爲右士不齊不能獨行敎不素無以禦敵故征不義尤貴有勇子路所志司馬之事也**夫子哂之**哂笑見齒**求爾何如**次當及晳時鼓瑟故問求赤**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如猶與也對師言宜謙故欲得伯與子男之國治之**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足猶饒也倉稟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國本在農則民無幸生者毋有所志司徒之事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又自謙不能敎民禮樂故言以俟君子下公西華言禮曾晳言樂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宗廟之事謂朝聘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朝聘在廟會同則爲壇於國外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章甫玄冠也諸侯相朝賓主君皆皮弁服擯者入廟相禮當降服服玄端矣其與朝服別者在非素裳耳公西華所志宗伯之事也**點爾何如鼓瑟希**恖所以對故音希希微也禮侍坐弗使不執琴瑟則點鼓瑟殆由夫子使之**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僎**鏗讀曰擊擊爾審固貌僎讀曰詮詮善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此言雩禮也雩者吁嗟求雨之祭雩之言遠為百穀遠求膏雨也莫春夏之三月周之五月春服既成謂單袷之服成也於時倉龍見可以雩矣古者雩必時服春行為木木色青則服青與禮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冠者童子樂舞人也魯用諸侯正數天子則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浴浴土龍也古者雩祭用土龍以龍見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致之也沂水出東海費縣沂山經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風誦也舞雩舞雩之樂章也詠歌也饋饋祭也所祭蓋靈星之尸所歌詩蓋絲衣篇也曾晳所志冡宰三公之事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善點之志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軍屬五禮故曰為國以禮明非哂其治軍徒哂其言不讓爾唯求則焉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焉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明求赤皆為國與子路同唯言謙則異矣小相相諸侯大相相天子赤謙言相諸侯然舍赤孰能相天子邪四子皆志於為國與天下由求志在撥亂赤點志在致太平

論語卷弟十一

顏淵第十二　論語　戴氏注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責也復反也能責己反禮然後仁及天下春秋詳內而略外王者先自治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反禮以正身不能正身雖有善政教民不以仁名歸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取譬於己顏淵曰請問其目欲知其要顏淵意以禮有三百三千卒難周備故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動動容貌此四者皆取正於禮禮者先王所立中以爲仁義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達也顏淵仲弓皆具君德故以天子諸侯之仁告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爲仁之道莫先於敬門路門也賓祭禮也大賓朝覲大祭郊禘也承受也禮天子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左之受事焉胥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董子曰內治反禮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禮者人與己所同欲者也出門使民如賓如祭以己所欲施於人也無衆寡小大無敢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仁者與人相人偶所貴禮以行之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邦爲諸

戾狂家爲卿大夫自反有禮故人無怨之者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弟子向氏名犂字子牛宋人向魋弟稱司馬者以魋之官氏與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頓也訥於言者其辭必頓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仁者爲仁重難之不欲徑其辭說孫卿曰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婁盟其心一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牛兄向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疚窮也內省不窮於道適弗逢世亦無憂懼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春秋不恥明在我無過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亾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奔衞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未幾適吳後又如魯亾喪也言我獨爲喪人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道所聞於夫子之言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牛以魋故喪其世祿出奔他國故稱天言命以寬牛之憂明有命當順受其正在天非人所能爲孔子曰敵

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敬禮不合對門不通矣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子張問明問王者鄉明而治之義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膚受受人之愬辭皮膚之不淡知其情核也加誣曰譖如其事曰愬王者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譖愬不行合於鄉明之義也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遠謂遠絕之若舜誅四凶春秋斥鄭瞻是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言政之本要在此三者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若凶荒禍栽軍旅之事政不及備者去兵去力役之征若起徒役簡車乘牛馬兵器之常數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去食去粟米之征若貢助什一之正賦也自古皆有死申明必不得已之故民無信不立言民之所恃其上者信也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同力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若梁亡沈潰然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子成欲在位者皆去文存質也子

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革也言特以革則虎豹猶犬羊也令使文質同者何以別之虎豹喻君子犬羊喻小人也春秋捄周之文從殷之質三王之道相循環非廢文也子成欲獨存質意過於野而無君子故子貢非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徹通也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通其率以什一爲正春秋哀十二年春用田賦冬十二月螟十三年秋九月螟冬十二月螟災凡三見故以年饑用不足問有若與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謂用田賦以後也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古周官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用田賦者無軍旅而亦賦之如是其厲民校宣公稅畝爲甚矣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明徹義也王者藏富於民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有無大夫不言得喪士不移貨財

子張問崇德辨惑崇重也辨別也此蓋感昭公事而問當孔子適齊後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主外主也徙義聞義則遷也昭公將伐季氏子家駒曰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以至孫齊往來齊晉不得所主卒竟見辱皆其不能崇德所致**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愛以其賢惡以其不肖始隱加執於晉昭公如晉爲請愛之欲其生也其後更欲逐季氏適歷之役隱如負羈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隱如不欲入惡之欲其死也愛惡無定乍賢乍不肖惑闇之至**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明其愛惡如此誠不以其富亦適以其異於己耳引詩斷章以非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杵臼莊公弟景謚夫子以昭公孫齊之年至齊當景公之三十年**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爲政之要當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君臣父子禮之宜也時陳僖子乞專齊厚施於民景公弗能禁又寵少子舍而逐公子陽生上下無等宗孼無別故以此對**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焉得而食諸**言將危也後陽生因乞弑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子夏曰春秋所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凡春秋罪專殺大夫惡君不君絕臣弑君復歸及入惡臣不臣殺世子直稱君惡父不父譏父老子代從政絕商臣般惡子不

子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單辭折斷也子路忠信聞於天下得其單辭卽可據以斷獄唯子路爾明斷獄不可偏信單辭也 子路無宿諾 宿猶豫也不豫諾者重信故也與其有諾責寍有已怨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貴以禮導之也禮絕惡於未萌故能使無訟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居位也無倦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檜君消搖游燕而不能自殭於政治羔裘之詩所以刺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春秋之義善善從長惡惡從短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孰敢不正

缺

執政者正則外內莫敢不正春秋先正京師
後正諸夏乃正夷狄自近者始以漸治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
取於民廉雖賞之使盜將恥而不竊以盜之起起
於事育不給故無恆心此言蓋在用田賦後與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就成也欲多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殺以止姦
人之德草也草向之風必偃偃仰也草向上迎風則仰猶小人
待化於君子春秋譏刺不及庶人
於治亂賞疑從重於平世
罰疑從輕貴以仁道化之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學以居
位曰士言
達通也世衰道微士有非道
德而達名者故夫子審之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士言
世亂是非不明若少正卯之
徒皆爲聞人故夫子亟辯之
之所在皆有名譽
能有名譽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
質直言可望而知好義自治
以義察言語觀顏色以爲進
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
退非義則
不合矣
慮以下人慮廣也下人不陳人以其所能也天道
虧盈而益謙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
在

論十二

四

邦必達在家必達得諸身者得諸人故所在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而行用實違僻久假而不歸則遂居其美名而不自疑所謂服讒隱慝以誣成德也共工之放少正卯之誅皆以此故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佞人黨多故所在必聞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春秋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樊遲從游有感昭公孫齊之事因以發問脩猶除也慝惡也子曰善哉問善其不正言也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事勤也先勤求賢者任之以政乃能得民昭公不用子家駒失民失政以致出奔是不能崇德也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乎哉是攻人之惡不知攻其惡也昭公不從其言終弒之而敗焉走之齊是不忍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宗廟惑之甚也時哀公亦欲去三家故微其辭以危其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亦惑昭公之禍而問仁知也知人當能官人當春秋時世卿專國君雖知人無由官之故遲疑專知不足以盡智也子曰舉直措諸枉能

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舉正直而廢邪枉邪枉皆化爲正直如魯用孔子而曾頽谷隨三都是也然以季孟故卒公魯故遲又疑其難子夏曰富哉言乎富盛也子夏知孔子意必堯舜禹湯爲君乃盡用人之法故歎其盛也舜有天下選於衆舉咎繇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言舜舉咎繇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故春秋譏世卿以明大法又言不仁者遠申舉直措枉之義遠者變於不覺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忠告告以中心善道以道誘掖之其人不可則止而不言俟其自寤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文禮文也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論語卷弟十二

第（5）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版反内

子路弟十三　論語　戴氏注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先道也勞勤也先之者謂若天子親耕王后親蠶勞之者謂若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請益曰毋倦請益者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此弟子事師之恒禮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有司羣吏有事者禮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春秋穀梁傳曰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當春秋時卿大夫世廢選舉之務仲弓慮賢才無由進故質其疑以求信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若舜舉咎繇湯舉伊尹皆舉其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竝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魯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自楚返衛是時出公立四年矣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正百物之名祭法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時至

春秋王政不行多好析辭擅作名以亂名實孔子息脩王道故必先正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于也奚其正于往也時諸侯皆公其籍禮樂廢缺子雖往名何自得正也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野言質野正名乃文事也君子於其所不知則從蓋闕疑則不言未問則不言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名以出信信以成言言以作事郤缺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興謂改作憲章不中所行不得中正禮以養欲樂以樂生生養不遂則刑罰失中矣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宵人之世多冤酷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制名以指實故名之必可言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故言之必可行苟者有其言無其事若山淵平齊秦襲堅白同異之辯類然董子曰名生於眞非其眞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眞物也名之爲言眞也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己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眞不失秋豪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言退鶂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鶂之辭是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哀公時魯數年饑樊遲請教稼圃以集其流民種穀曰稼種果蓏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以其舍本事末故言其所請乃小人之事小人農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情情實也上好禮必正其經界好義必取民有制好信必不違農時明民之流亾上行虐政所致捄之者當於本不於末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繈絡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苟能脩德則四方之民歸往之可以王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專擅也聘禮使者受命不受辭春秋之義大夫無遂事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雖多亦奚以爲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從言弗行也春秋以仁治人以義正我天子不自正則公天稱王諸侯不自正則公爵稱人大夫不自正則公族稱名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於時魯衛皆役於吳鄫之會至徵百牢孔子傷其以周公康叔之後而從夷狄

故歎之

子謂衞公子荊善居室公子荊衞大夫字南楚獻公之子居讀如善居積之居居猶宁也居室謂宁財物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誠也合猶給也始有之時或時匱之未能給足富有備有也假荊言以諷時之奢僭

子適衞冉子僕此適衞當哀公元年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所以富之立大學設庠序所以教之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已過也謂施四時之教命過一期之後可以易俗三年有成三年者考績之期昔周公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孔子習徟公故云然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殘者傷其支體殺謂以罪大辟也言善人治國百年可幾刑措孟子曰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故加亦亦者難辭也誠哉是言也謂以文王之事信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繼世而後仁道成周自文王改元武王誅紂至周公攝政乃致太平故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春秋於所傳聞世著治始起於所聞世治廩廩進升平於所見世治太平見新王反正之漸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身弗正欲以正人君子弗予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故於楚虔之執蔡般殺齊慶封皆奪之義辭矣

冄子退朝從季氏自魯君之朝來歸子曰何晏也朝無晏退晏則議久且多故問之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大曰政小曰事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日行常事也孔子恐魯君臣變古易常故言如有大政雖不用吾言其使吾與聞之冀冄子來告庶可匡正也其後用田賦伐顓臾冄子皆以告孔子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近也言一言之微不能正興國乃謂其近於興國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

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知爲君之難則必求盡君道故近於一言而興國也曰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此舉晉平公言以告定公平公與羣臣飲飲酣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唯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曰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若幽王君臣具自謂聖以底於亾春秋定哀時凡滅國例皆書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偪不務脩德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

葉公問政魯哀公五年孔子自蔡如葉今南陽府葉縣有其故城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告以說近而來遠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也

子夏爲莒父宰莒父魯下邑春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今沂州府莒州地子曰毋欲速毋見小利欲速則不達事非禮義爲小速猶促數也曾子曰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大事謂民事秦不假道於晉晉先軫敗諸殽大結怨構禍於秦憂系數世春秋因其貪小利而忽大

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古音義或作悻悻然說文無悻字云悻恨也趙注引論

衆故於其戰詭例書曰惡不仁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弓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弓楚人弓其名謂之直弓者以善加名上也攘盜也楚之人賢弓葉公不然之正於孔子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父子之道天性也故雖過惡得相容隱春秋傳曰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執事詔相禮事孔子曰在體曰恭加於人施於事曰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言以此行之夷狄亦不可棄明君子不從物化春秋卒鄭伯髡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有恥謂知臧否在禮君不使無恥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命謂圖事時所受命也使者出疆與國同體榮則俱榮辱則俱辱國之榮辱縣於一人故春秋書行人挈國之辭也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上順下篤人之中行故爲其次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

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果成也硜硜然婞直貌必信必果一節之士而不能行權故曰爲小人抑較之同流合汙之徒亦可爲士之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貢意今之從政者不必皆棄材故問有可用否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噫心不平之聲筲飯筥也受五升斗筲之人喻小也算選也小人倖利不足選爲士孟子曰今之所爲良臣古之所爲民賊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者不剛不柔言可與其學適道者有此三等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進取就趨於大道狂者仰法古制不顧時俗故能進取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故能有所不爲以時多閒人僞託中行適以亂德故必取狂狷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南人殷掌卜之人其書有南龜作猶治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者也男曰覡女曰巫醫亦巫也無恆之人神所弗福巫醫不能治其疾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恆九三象辭三體乾德又體巽故不常其德互兌毀折三之初成歸妹故或承之羞

子曰不占而已矣以其違義從志故易所不占少儀曰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謂可否相濟同同欲也陰陽不同氣故能合甘苦

不同味故能調五色不同采故能齊五聲不同均故能會史伯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之謂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亂世之民以是爲非以僞亂眞故不如以己行觀鄉人之善惡使善善明而惡惡箸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見一善忘百非故易事明於事達於數故難說禮不妄說人故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因才而使之若文王官人所稱九用七屬是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求備謂每事徵求皆令備足春秋之義罪以功除故以此爲惡德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泰者志意廣大言己之光美參於天地擬於舜禹大至矣小人驕而不泰驕者矯誣爲高謂若同流合汙故爲賢人居之不疑者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毅謂彊而能斷木樸慤貌訥吶於言四者行之質若加文則成仁矣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

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切切偲偲勸競貌怡怡和順貌禮服爲昆弟不杖期爲從父昆弟大功爲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緦麻朋友皆在他邦絕免有服之親雖輕不絕明友之義不可則止故其處之亦異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卽戎謂兵事文王受命七年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時魯用田賦師旅亟動百姓罷敝故思古之文王焉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棄謂棄其師也戰鬬不可空習必因四時田獵以教之故禮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春秋所以譏罕也

論語卷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　論語　戴氏注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邦無道穀恥也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可恥柳下惠妻曰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此句之上必有奪文蓋原思舉賢大夫若子產管仲者問之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不行不行於其中國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仁者以己之欲通天下之欲故不行是四者可以為難未可以為仁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懷居思安其居也禮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四方之志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危正也邦無道危行言孫正行以善經言孫以行權春秋之義直而不顯諱而不盈以著慎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德者廣大悉備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君子不以人廢言有言者其言可取則取之不必定有德也仁者必有勇仁者愛人湯武救民而以武定天下仁而有勇者也

勇者不必有仁取其能果毅克敵而已不必定有仁也君子與人不求備故無棄材
南宮适弟子南宮氏名适字子容亦名說謚曰敬叔孟僖子之子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
舟俱不得其死然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弑之因其室以生奡奡伐斟鄩覆其舟滅之後爲
夏后少康所殺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盡力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
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夫子不荅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
若人适疾時君好力故不脩民事而問稱禹稷其意已明故夫子不荅而於适出稱美之言若此人宜在高位爲君子知
有西可以德服天下不以力服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反言以見君子在位者之
宜仁若小人則力富而已假小人以諷不仁而在高位者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勞勤也言愛之能勿勤恩之忠焉能勿教誨之詩曰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子曰爲命命國書使者載以行者禮行人受命不受辭卑諶艸創之卑諶鄭大夫氏名也謀於野則

獲於國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

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世叔子大叔游吉也討治也卑諶既造謀世叔復討治倫敘之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加以文飾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鄭國爲命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惠愛也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故曰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令尹公子申有定楚功故或以爲問再言彼哉者切遽意言不可久於彼國也孔子至楚昭王恩用孔子爲子西所沮故欲速去之矣**問管仲曰人也**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人偶者言可尊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伯氏齊之世族駢邑其采地也古者臣有大罪則奪其邑三百蓋三百社爲七千五百家齒年也管仲削伯氏邑罰當其罪故能使其沒身無怨言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貧不足仰事俯育而使無怨也難富則教之好禮使無驕人也易明在位者當知所急也

子曰孟公卓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孟公卓魯大夫老家臣室老也禮卿大夫之貴臣爲室老優饒也滕薛於春秋最爲微國趙魏晉之彊家微國政煩而彊家事簡公

卓性寡欲若爲采地之臣則饒有餘裕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魯大夫臧孫紇武謚公卓之不欲不欲不求非其有卞莊子之勇卞魯邑今兗州府泗水縣地莊子卞邑大夫好勇者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文之猶言經緯之經以禮緯以樂人受性於天不可變弘才以性殊則德殊聖人制禮樂使人各盡其才就其德以善其性故子大叔曰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成者德就不可易也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移時復言故加曰見思利義見危授命授命致君命禮大夫受命而出雖久以尸將事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久要舊約也平生謂少時子夏曰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文謚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其如子之言然豈其如告者之言然乎許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防武仲邑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地爲後立後也臣約束君曰要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婁自邾婁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春秋於內大夫奔例月罪不明者乃日而紇之奔書乙亥日穀梁傳曰其日正紇之出也蘧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譎權也正經也晉文能行權不能守經春秋於踐土之盟書癸丑日又言天王狩于河陽皆明其以權道致君臣齊桓公正而不譎齊桓能守經不能行權春秋於桓盟不日而於侵蔡書月以善義兵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公子糾齊襄公弟也齊無知弒襄公小白奔莒子糾奔魯齊迎子糾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于暨齊爲是更迎小白然後魯伐齊欲納子糾不能納小白立是爲桓公乃脅魯使殺子糾管仲召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召忽死之鮑叔牙薦管仲以相齊國人皆曰管仲有功而未仁故舉以問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言之九合者數之究也春秋於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

自柯之盟始焉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治功曰力如其仁如管仲之仁而止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霸之言伯也長也謂幽之盟諸侯同欲共長桓公爲伯及陽穀之會天下皆從桓公曰無障谷無宁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霸業於是成矣一匡天下匡正也桓公南伐楚北伐山戎皆正天下之事春秋傳曰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綖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是爲王者之事也民到于今受其賜賜猶惠也齊桓既沒晉文繼作脩桓之緒卒使中國不移周室不改管仲之仁所及者遠故民到于今受其賜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猶非也被髮也左衽衣前從右鄉左似死者服也非管仲則當定京時中國早爲夷狄欲不被髮左衽不可得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董子說爲列宿不見象諸侯微衆星霣隊民失其所夜中者象中國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亾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絶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婦務一己之名不顧天下君子志在行仁不以小者易其大者孔子告子路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爲三軍之虜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左諸侯之相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臣大夫卿大夫陪貳之稱僎其名也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明其錫民爵位應謚法也謚者行之迹據德定謚貴當其實故如公叔乃可以爲文矣於時世卿專國賢才不進故舉此事以諷之

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無道言失德也春秋君弒有三不葬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而月葬靈公者惡觳贖故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舉衞三臣以諷康子也康子爲魯上卿所任非才以啟蠻夷之侮致吳伐我幾喪其國其視三臣猶不若焉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其爲之也難怍慙也將叛者其辭慙故觀其言無慙恧則其爲事必慎重不忽易也曾子曰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簡公齊君壬也將告君必先齊齊必沐浴箸敬也哀公無弓矢之賜請討之者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公曰告夫三子三子三卿哀公不能自專其義故使就三子而告之左氏春秋

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退而告人明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我往故往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此亦退而告人也明承君命往告不敢不然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之而犯之欺誑也而猶與也不諫則危君陷諫則危身事君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故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厺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作君作師上通天道故曰君子小人務工作力田野下通物性而已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入乎耳箸乎心古之學者爲己也入乎耳者出乎口今之學者爲人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衞大夫蘧氏名瑗字伯玉蘧莊子無咎之子諡曰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孔子稱伯玉之行外寛內直正己而不正人汲汲於仁故寡過如未能子曰使乎使乎再言使乎者美使得其人也春秋於使不得其

人則譏之若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舉易艮象以釋子言君子謂三也艮三體震又體坎震爲出坎爲隱伏爲思故思不出其位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行不高於言言不高於行言行相應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謂君子之道皆夫子身備有之道特自謙無能爾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齊侯大懼曲節從教此仁者必兼知勇也

子貢方人方正也以道正人行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賢勞也君子以義正我不暇正人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患己無有可能之具傳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詐謂以詐逆度人也億疑也不逆

億而亦先覺者是寧得為賢乎賢者貴能化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日在西方則鳥棲棲棲非一餘也孔子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故以鳥況人佞謂也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痛也痛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馬之才良者也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施行得理為德反德為怨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直者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晉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厺善義之經也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以怨報德則刑僇之民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言以怨報怨者傳久失其本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此言葢在獲麟之後獲麟道窮故歎世主無知我者也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不怨天者知天之命己制作為後王法不尤人者人事之厄亦天命也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謂述先王之道以作春秋起衰亂治升平以極太平人事

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公伯氏寮名魯人孔子爲司寇使子路帥師墮費寮盍以子路欲弱彊臣愬於季氏子服景伯以告弟子子服氏名何魯大夫子服昭伯之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固故惑疑也言夫子故有疑意非特因寮之愬也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言於寮吾力猶能誅之季孫之惑則不能解也陳尸曰肆大夫於朝士於市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子曰賢者辟世天地閉賢人隱其次辟地不履危地其次辟人遠惡人曾子曰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其次辟言畏譏言子曰作者七人矣作謂見幾而作七人長沮桀溺丈人后門晨人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

子路宿於后門晨門曰奚自后門魯城外南郭門也晨門之門當爲人晨人掌晨夜闢閉者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不可道不可行比黨危之者多故見爲不

可雖危起居不忘百姓之病故曰知其不可而為之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磬樂后蕢草器也荷此器賢人辟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鄙遠也硜古之磬字后聲磬以其聲名其器重言之則為磬磬矣磬磬言堅緻也世莫己知斯絜己而己何憂世為深則厲淺則揭厲履石渡水也揭揭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喻君子量而後入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果信也之往也信如其言無所復往行道難矣時靈公老怠於政事不能用孔子故有動於荷蕢之言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諒陰當言梁闇梁闇謂凶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古者橫一木長梁於東墉下簷地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太公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高宗殷王武丁也小乙崩武丁立三年居梁闇不言政事此蓋商書說命之辭篇亾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己己百官也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夏殷皆然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即位與於朝會聘享不在譏貶若夫昬祭蒐樂之事必待三年然後行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

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卒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使從也禮以定民志故易從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敬其身也孔子告哀公曰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如是則能敬其身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人謂臣也擇德而任官度材而定次百僚稱職天工不曠是謂安人也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百姓衆族姓也視百姓之身猶吾身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不以天下害所養是謂安百姓也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病其難則必求所以安之春秋樂道堯舜之道故於病民之政雖小必書重本也

原壤夷俟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夷踞俟待也踞待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扣其脛扣擊也膝下曰脛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

闕黨童子將命闕黨孔子所居黨名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於夫子將猶奉命有所傳辭也或問之

曰益者與疑其進於禮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位賓位先生年二十以上成人是也禮童子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為賓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言此童子違禮非求益之道乃其父兄欲速之為成人

論語卷第十四

衛靈公弟十五　論語　戴氏注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定公十五年孔子再至衛陳兵陳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俎豆禮食之器俎數奇豆數偶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武以止亂而已逐奔愼服仁者弗爲春秋之法善戰者服上刑故於取邑入國皆惡而月之明日遂行恐其有師命不可以請故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哀公元年孔子如陳居陳三歲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閒孔子在陳聘之將往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糧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飢色孔子弦歌講誦不衰乃使子貢如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免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路悲孔子之聖至於困窮故慍見固故也反禮爲濫濫過差也言君子進退中禮唯爲君子故有窮也顏淵日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是多學而識也故對以爲然非與博文者必約禮故又疑多學不足以盡聖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約禮爲仁人道之本親親而齒齒尊尊而賢賢百王之無變足以爲道貫也董子曰能說鳥獸之類

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枉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好德謂賢者人君知德者寡故能好德者亦寡以解子路之慍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董子曰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 篤厚也晏子曰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州二千五百家也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直也立則見其直於前謂若體不搖肘倚據也衡軛也據於軛謂若入里必式宗廟必式言無時忘忠敬然後道行

子張書諸紳 大帶束要垂其餘爲飾謂之紳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

子曰直哉史魚 史魚衛大夫公子鰌字子魚衛史其官也 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如矢其直如矢也史魚病且死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命其子治喪於北堂不欲成禮靈公往弔問故子以父言聞

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故言直也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君子哉言伯玉之行成名爲君子也卷猶收也懷歸也善廢而不悒悒故有道則出仕無道則卷收而歸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失人所謂隱失言所謂躁知者知言知人故無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成仁成其仁道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於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天子無適非君諸侯出竟非君國滅君死之正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良工必假利器君子爲仁必假賢士大夫曾子曰人之相與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顏淵問爲邦爲後王法子曰行夏之時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故周書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明四時不隨三正變

也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於魯史舊文特冠春王於正月上箸王道之端於郜河陽冬言狩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萬物成可以狩也於郎春言狩而特箸正月明夏之仲冬不宜狩以養微陽此春秋改周官仲冬大閱也獲麟春言狩而不箸月譏文公周之正行夏之時正狩於冬也夏時令在禮記文約而恉無窮春秋汰其等用其忠也**乘殷之路**路路車路之言正也殷有三路大路以祀先路以賓次路以朝皆木路至周爲五路始飾以金玉象孔子善殷貴其質也古者封爵無誥冊車服以別之殷以先路封公侯以次路封伯子男唯大路爲王正車不以封春秋制爵從殷公侯一位伯子男同一位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虞退人之義故合三從伯矣**服周之冕**冕禮冠形前俛故謂之冕冕者俛也五采組十二旒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色異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孔子從周美其文也春秋於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存二代以箸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旁之**樂則韶舞**功成作樂則法也吳公子札聘魯見舞韶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無不幬如地無不載也夏時得天之正殷路行地之宜周冕人文之備至於韶舞告成功於天下者已韶者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見世爲治太平故作韶樂以明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鄭聲煩手躑躅之聲淫過也佞人巧調高材之人殆危也鄭聲佞人皆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內大惡諱故不書齊人饋女樂而錄鄭瞻自齊逃來以明遠之之義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遠慮猶知微也春秋之志絕亂塞害於將然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竊私也司馬季主曰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柳下惠魯士師展獲字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春秋於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爲國不以禮自後歷閔僖文三公四十餘年而錄其卒餘事皆所不箸惡其竊位而削之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責己厚責人薄則遠於怨咎春秋詳內小惡略外小惡以此

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人而不先事豫患曰如之何言其無遠慮狃於安樂若齊景公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者柰何之事也事至柰何雖聖人不見用則亦末柰之何悠悠者天下皆然而無以易之故發歎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爲小辯慧也難矣哉言終無遠

大也哀公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孔子曰不可社稷之主愛日

子曰義以爲質質椹質也義謂尊卑上下之宜禮以行之禮緣義起孫以出之敬讓以出禮若世子齒於學則三善皆得信以成之喜怒哀樂各以其類若天之四時以成信君子哉具此數者德可爲君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病猶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求責也董子曰春秋爲仁義法仁在愛人不在愛我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我無之求諸人與我有之非諸人皆人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名爲義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矜大也曾子曰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羣而不黨不黨平均無比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奏言者必試以功不以人廢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不可以無德

而廢善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者以身爲度可施於彼然後行之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其下所欲於下事其上不遠求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毀生於造惡譽生於造好好惡出於公於誰毀於誰譽乎試驗也驗以民言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三代用人皆以民之好惡無所偏私是以云直道而行也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實悉本於三代之法董子曰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史篇也保氏教國子六藝四曰五御五曰六書車必同軌書必同文史之闕文所以善其書借人乘馬所以善其御周衰教士之法廢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言今亡矣夫以歎之

子曰巧言亂德巧言似德言故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若子般之於鄧扈樂書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善言以逢世則衆或好之正行不苟合則衆或惡之纖微皆審謂之察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言先王之道待其人然後行董子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餓也學以謀道耕以謀食食雖防餒而凶或害之故餒在其中學則懷德行道藝以待取雖不謀食亦自無餒矣又恐人之爲貧而仕非行道也故復曰君子憂道不憂貧

子曰知及之而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足以及之而不能守其位不仁故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以作民敬易曰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動猶行也禮者所以辨等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原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知猶用也大器不可小用小才不可大任凡春秋於蔡季紀季季友叔肸皆書字貴之明有王者當起爲天子上大夫可大任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所以養人而不仁則有乘不得食故民之仰仁政甚於水火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蹈水火有時死蹈仁無或死者故仁敢爲甚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急於行仁不暇復顧禮讓若救患周急之事楚司馬子反擅君命與宋人平董子箸此義云大失其仁安箸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

事識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貞正諒信也君子居正而已言不必信若吳楚之君孔子稱之爲王而春秋書之則曰子雖義所枉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事謂民事古者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子曰有教無類教人不以族類雖其賢古者王公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諸庶人庶人之子孫能積文學正身行則加諸上位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道不同如或遠或近或公或不公是與不同而助爲謀是不忠

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謂六辭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達通也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周公告史佚曰達而勿多也

師冕見師樂師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少儀曰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道謂禮也禮弟子相

工則瞽者有相其徒爲之而言相師之道者謙辭也

論語卷弟十五

季氏第十六　論語　戴氏注

季氏將伐顓臾冄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顓臾宓犧之後風姓魯之附庸國伐顓臾不見於春秋者封內兵不錄或以夫子言而止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冄有仕季氏久似可諫止故夫子疑其不諫爲過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蒙山名地理志云泰山郡蒙陰西南有蒙山顓臾國在其下以界魯東故謂之東蒙矣主爲之神主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矦山川之祀爲諸矦皆屬於王者且在封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附庸之君與公矦卿大夫齒是有臣道禮所稱諸公是矣董子述附庸之制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十里冄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明欲伐在季氏己不能止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古之良史列次也審己才力以就官次不能則退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言輔相人者貴能扶危扶顚明季氏欲之二臣不得聽之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匣匵玉毀於匵中是誰之過與匣檻也匵匵也喻季氏兵擅出於外仁義毀棄於內皆二子不能輔相之過冄有曰今夫

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必爲子孫憂固謂險固顓臾在費西北登蒙山則下臨費邑故言固且近也此明季氏欲之已難救止之故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舍止也疾冄有先止言夫子欲之而必申明其故爲之辭說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爲政有緩有急則不均矣均者均平如一不患寡而患不安在位與民異心不比則不安矣安者上下相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地邑民居參相得曰和周書曰山林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董子曰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來謂勞來遠人邾婁徐莒之屬在封域外者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親遠若近無鄙彊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民有異心曰分欲公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封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

在門內蕭之言肅牆屏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禮唯天子諸侯得設之季氏大夫不得有屏蓋亦僭禮此欲伐顓臾事在桓子時其後果爲家臣陽虎所執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希少也十世謂天子也周自昭王之世王道微缺政柄漸移至幽王爲犬戎所弒平王東遷諸侯始僭禮樂更相征伐不朝事天子天子之存唯祭與號而已自昭王至平王適十世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五世謂諸侯如魯三家專政祿去公室爲五世也晉三卿齊陳氏得政約略計之亦不過五世春秋書沙鹿梁山崩以箸下不能承上之應自後大夫交政篡弒接踵徧於天下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世謂大夫陪重也大夫之臣於諸侯故曰陪臣自僖公時夷伯爲季氏孚僭立大夫廟天降大災不爲覺悟後三世至平子陽虎用事始代季氏執國之政令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議謂春秋上譏王公卿大夫也政在大夫故刺翬帥師仲遂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運新城之盟信在趙盾狊梁之盟信在大夫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疾其末故正其本撥亂之志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言此者在定公之初年魯自文公世春秋待公命然後失道威福下移至昭公出奔爲五卒大夫以君君也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季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凡四世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時三桓之子孫有降爲微者也魯之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言此者冀將正本復始有王者作埽地而更新之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當辟言嬖便嬖左右給使令之小臣友善柔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友諞佞損矣屬諞佞辯以爲巧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君子慎取友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節止也禮以脩外樂以制內知其所止則不僭不濫樂道人之善君子樂人有善若詳錄宋伯姬是矣樂多賢友傳曰春秋辭緐而不殺者正也益矣樂驕樂驕樂恃高位以自恣若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樂佚遊佚遊出入不知節若莊公如齊觀社是樂燕樂損矣燕樂宴私之樂若閔公與宋萬博婦人皆在側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君子謂人君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躁當

從魯讀爲傲傲妄也孫卿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隱謂不疏其指孫卿曰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比之於無目者禮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三戒者皆以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人之於天以道受命不若於道則天絕之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凡春秋所書災異以人事占天道無慮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灼然著明有若符契畏大人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春秋終始治桓之無王而絕衞侯朔莫梁之會惡大夫盟皆以著其無畏畏聖人之言聖人之言謂三王之政教布在方策者當㳒而行之不敢變古易常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淺見不知天戒之所在故不畏狎大人狎媟狎也媟狎其君求爲容說而已侮聖人之言侮傷也輕也好變古易常以聖人爲不足㳒若

魯宣公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上知之人性與天道若庖羲學而知之者次也次者次於生知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謂明有所撿困而學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己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中人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下謂下愚斯離也次可漸上下則離於上矣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皆所以畏天命也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凡貌言視聽思心五者或失則逆及人心人心逆則五氣為沴謫見於天故鴻範別災異之應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及猶逮也書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探試也知湯之熱而嘗試之若以指撓沸然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終也隱居獨善以終其志仕則行義以通其道語者古語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千駟千乘

也兵車稱乘乘有四馬公侯之封千乘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首陽山雷首之陽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有夷齊墓在焉其斯之謂與舉上事以證所聞語也景公始由崔杼得立後信陳乞之讒託舍見弒嘗善夫子之言而不能用故無德可稱合於揆湯之喻伯夷叔齊讓國而逃非其君不事故民稱至今合於求志達道之喻魯定公亦景公之類也受國於隱如而不知討相夫子不能終其業不譏定公言景公者所謂義不訕上智不危身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陳亢汲汲於道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言未學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古者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至揖讓之際必稱詩以諭其志故不學詩無以言也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禮者所以立仁義之中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矣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昏見晨省進見皆有常數及其長也易子而教皆所以遠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年廿五日童稱小童謙若未笄者然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寡小君適小君也以其爲公配故可以言小君當時諸侯妃匹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春秋之義法天之道陽尊而陰卑卑不得敵尊妾不得體君魯僖公妻齊媵女而尊母成風爲嫡以卑莊公故聖姜之至特書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而不稱姜氏以篡其嫡成風之薨含賵會葬王弗稱天以不正其爲小君其於秦人來歸襚亦然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論語卷弟十六

陽貨弟十七　論語　戴氏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陽貨季氏家臣陽虎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遇諸涂時伺也禮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貨蓋以大夫之禮自處欲使孔子拜賜其門而見之孔子心不欲見而伺其亾拜之既還在涂中乃不期而相遇耳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寶猶道也迷行迷也兩舉不可皆貨自爲問荅語耳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以貨意欲勸己仕故孫辭言將仕矣後定公九年貨出奔齊孔子始仕爲中都宰爲司空爲司寇當貨執國命時不仕者所謂邦無道則隱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性者生之質也民含五德以生其形才萬有不齊而皆可爲善是相近也至於善不善相去倍蓰而無算者則習爲之而非性也故君子以學爲急學則能成性矣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上知生而知之下愚困而不學降才各殊不相移易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以絲播詩曰弦曲合雅曰歌時子游爲武城宰弦歌以敎民也夫子莞

爾而笑莞爾舒張面目之貌曰割雞焉用牛刀惜其不得道千乘之國如牛刀割雞不盡其才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小人庶民也古者鄉遂皆有學其俊秀者升諸司徒而爲士使從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二三子謂從行者譬之而不爲正言故云戲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臣背其君曰畔事在定公九年陽貨奔齊時召者季氏使人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之往也子路不說季氏之專故曰無所往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畔而往也疾季氏畏畔者衆始謀用孔子故沮不往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敬王公王城入成周始號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加有用我者當繼文武之治豈猶爲東周乎明天命已訖也春秋宣公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仁之爲道先親以及

疏推恩以成義故必以於天下言之乃極仁之量也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不致人侮慢之言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信者以恩相親信任保也民保於信不以城故春秋凡書城皆譏也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人君之道以諡下爲德曹羈曰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

佛肸召子欲往哀公二年孔子在衛佛肸爲中牟宰晉趙鞅帥師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爲范中行守使人召孔子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身爲不善如范中行是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如佛肸是不入不入其黨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中牟晉范氏邑地近衛今河南湯陰縣西有其故城也言畔從趙氏辭子路問子之往將正趙鞅取甲脅君之罪邪抑助范中行合齊魯宋衛逐趙氏以强晉亂邪如之何欲審處而後往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磷當言零零落也涅皁礬也水黑曰淄摩不零乃見其堅涅不淄乃見其白喻佛肸雖負畔名而不背所事較之比鞅挾韓魏以脅君者不曰堅乎白乎此明所以欲往之故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瓜星名在河鼓東匏瓜繫天徒有瓜名而不可食

吾非若是比也要當有用於世猶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蔽障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居猶安坐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所學者先王之道詩書禮樂是也仁以親賢為務好仁而斁無差等則愚若墨者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蕩猶蕩蕩無律匡孫卿曰道過三代謂之蕩若鄒衍許行矣、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信不度義必恖復言則害道若尾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絞急也繩也急切繩人之過令難容受若齊國佐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狂者闘行妄發若陽處父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興者興起於物周公曰微言入心夙喻動衆可以觀觀風俗之盛衰可以羣羣居相切瑳可以怨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如凱風白華相戒以養及雅頌君臣之法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名散名也以其大別推而小別則物各有名名各有義不知其義則比興之意乖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

牆面而立也與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六篇歌以合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本其德之初以宣王化使學者歌之習其聲可以知其德故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當牆面而立也正當也面鄉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貴言而履之樂貴行而樂之樂章德禮達情董子曰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爲質物爲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

子曰色厲而內荏厲嚴正荏屈橈外貌似嚴正而內心實屈橈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小人各以類別色厲內荏者譬諸眾小人則唯穿窬之盜可相比也窬門邊小竇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以其善原人意鄉里之人皆好之故謂之鄉原鄉原不直於己求媚於世甚於穿窬故曰德之賊謂足以亂德若少正卯者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入乎耳出乎口無著乎心是棄德言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無哉鄙小也鄙夫猶言小丈夫矣其也無哉言無鄙夫可共事君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得得祿也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楚俗言既得之患失之患無以固
其位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言其諂佞邪媚無所不爲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以其遠於中道故謂之疾亡喪也古以爲疾今
則并古所疾者而喪之古之狂也肆肆遂也輕世遂志如季武子從曾點倚其門而歌今之狂也
蕩蕩猶放謂放於禮法古之矜也廉矜讀曰堅堅謂自堅持也廉嚴利也今之矜也忿戾忿怒
也反調爲戾戾佷也古之愚也直直情徑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詐者好以謀蓋人喪古所
謂直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朱南方正色紫北方閒色北主幽南主明聖人背幽而鄉明惡鄭聲之
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利家者讒夫陰謀百姓暴骸
子曰子欲無言希言若無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人易具四時震春兌秋坎冬离夏於十二辟卦見陰陽消息春秋以時月日施詳略之文不書者勝於書甚幽而明無傳而著故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務欲令人尋省自寤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孺悲魯人禮士無介紹不相見孺悲欲見孔子不由其道故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將請也出戶出室之戶也取瑟而歌使其聞而自寤以禮來見也其後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言為至親執三年之喪為期已久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春秋閔公元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曰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言始不三年則自是魯先君無行三年之喪者宰我心非之故發問以明義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壞毀升成也改火四時變火也明堂月令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改火之政四時而五物焉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行

論七

四

土生金秋行爲金柞楢色白以象金金生水冬行爲水槐檀色玄以象水土行位在中宮而寄王四時季夏者土之出位也五行各七十二日古者喪期無數後世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加隆故再期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於時喪制漸衰孝道彌薄魯以宗國莫之能正反循其失流極所至致有不能盡哀於期者雖引之三年俞失其本宰我閔其若此故反言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稻稌也五穀之中最貴者食稻衣錦天子諸侯之制言期後卽盛饌美服於心有不安也宰我言安者亦隱其辭而反言之決是非於夫子**曰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人君居至親之喪食不舉晏不御者爲不甘不樂不安故不爲禮樂也今女以爲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本自父母責子不仁以動人君之仁也舊說云人元氣起於子男從子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立於巳故聖人因是制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爲夫婦其男自巳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男女自巳右行十得申故十月而生女寅爲陽正申爲陰正也又三年復歸於巳巳爲懷妊子生三年亦懷抱之故聖人制禮父母喪以三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達謂自天子通於庶人裦吝也言予也何怨吝惜三年於其父母決其不然以明其所謂乃詭辭也春秋傳曰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賢勞猶勞於止不用心者傳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若郤缺納捷菑于邾婁義弗克納引師而公之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亂謂以己力奪人之是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不當槩揚人惡春秋之義譏其重者而已惡居下而訕上者訕毀禮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窒窒塞也不通恕道窒塞於事曰賜也亦有惡也子貢明己亦有所賤惡惡

絞以爲知者絞刺人過以爲明知小人毁訾爲辯絞急爲知孔子曰惡不孫以爲勇者不孫不循禮若下陵上賤犯貴惡訐以爲直者訐謂横議是非君子貴主文而譎諫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以形事人小人以力事人皆志不在義故爲難養養使也禮君疾廝命不在側與其營衛疾者皆臣子婦寺不得與以防亂也魯僖公薨于小寢絕於婦人之手則春秋非之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年在始仕而見惡行是終自絕於善春秋之義人道莫重於終始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

論語卷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論語　戴氏注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殷畿內國名微子紂同母兄箕子比干紂諸父也質家制爵三等公侯伯異畿內則謂之子比干諫紂之非紂殺之微子去之其國箕子佯狂爲奴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寍民也

柳下惠爲士師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黜退也禮同姓之臣無去國之義惠爲展氏出自惠公故不欲違宗國也

齊景公待孔子待止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魯季孟皆上卿而季氏執政尤貴故欲待以二者之閒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感景公君不君臣不臣國尤危故遂行

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桓子季孫斯也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不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閒之桓子語定公爲周道游三日不

聽政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不欲爲亟厺待郊膰肉不至乃行春秋不書饋女樂者内大惡諱定哀多微辭故唯厺冬以見聖功之不成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接氏輿名楚之狂士孔子在楚歌過孔子之門）曰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也（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非時不見傷孔子生不遇明王見逐於魯長爲旅人故曰德衰矣）往者不可諫兮（往往世也諫猶正也言禍亂相尋已久不可以禮義正之）來者猶可追也（來來世也言來世之治猶可追乎明不可追莊周書引此歌云往世不可追來世不可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已止見不可則當止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下下堂出門）

長沮桀溺耦而耕（長沮桀溺亦楚之隱士耦合也）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津濟渡處使子路問津欲觀隱者之操）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譏孔子勞於道路）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是孔子之徒與對曰然曰悠悠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悠悠行貌言今諸侯無足與有為者周行天下誰與易其俗邪）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孔子以子西之沮公楚故目為辟人之士惜其道大莫容故諷以從己辟世也）耰而不輟（耰鋤也輟已也不以津告）子路以告夫子憮然（憮然失意貌）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世亂無父無君鳥獸其行者多矣故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斯人之徒指沮溺言我非斯人之徒邪而誰邪以其不改常度故深許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假令天下有道則某何為求易之明沮溺亦隱無道耳有道則見與己同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丈人長老之稱蓧芸田器以杖負荷之）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古者謂大夫曰夫子夫猶傳也子者貴稱）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分別也言四體不勤動五穀不分別不知誰為夫子其意以譏切當世大夫也）植其杖而芸（植猶置芸治田也）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畱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欲絜其身而亂大倫言其迷謬於大倫大倫謂君臣孔子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事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之仕道合則從不合則去皆行其義也獨決於不仕則廢義君子雖知己道不行終不廢義故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矣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逸佚也以其世所遺佚故品其目爲佚民虞仲仲雍曾孫周章之弟後武王舉之封之於虞故曰虞仲其後去周豈亦讓國而逃者與春秋賢喜時欲通鄭以爲國猶武王志也尸子曰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盜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或說虞仲夷逸爲仲雍竄於蠻夷而遁逃非也佚張柳下惠少連佚張猶侜張言陽狂也以其依隱玩世故品其目爲佚張矣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不降志辱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故曰降志辱身中倫中乎倫類無數言中慮中乎法度無數行慮度也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發中權放言放肆其言不拘節制若莊周比矣發動也隱居

缺

以求其志身中淸也放言以免害動中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不爲夷齊之淸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大師摯適齊 大師兼堂上堂下三樂者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三飯四飯侑食樂章名皆堂上樂各異師禮天子四飯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天子旦食無樂晝食晡食莫食有樂 **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 鼓鼗以倡笙管奏於堂下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播揚也發揚其音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少師小師也擊磬與堂上堂下歌聲相應其職蓋眡瞭

周公謂魯公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周公在豐將没顧命伯禽而作是言 **曰君子不施其親** 施猶劾也古者公族有罪則適甸師氏所謂門內之治恩揜義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以用也怨不見聽用明有功者不問賢愚皆當世祿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故舊謂君爲世子時入學舊所知者大故惡逆之事 **毋求備於一人** 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故春秋於水旱螟螺一災不書傷二穀乃書矣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八士尹氏八士爲文

武賢臣董子曰四産而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之所以興周也質家親親積字於仲文家尊尊積字於叔八士學生故伯仲叔季兩兩相麗㳂四時不積字於仲叔

論語卷弟十八

子張第十九　論語　戴氏注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致猶授君制命臣受而行之不以危易所授若晉解揚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執操也操德不大不能橫而充之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亾亾外亾也不能為有不能為亾言其生不足尙外不足稱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可謂合於道距閑也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子張以子夏之言為過故以所聞於孔子之言正之汎愛衆而親仁故曰尊賢而容衆與其進不與其退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不保其往故曰嘉善而矜不能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小道謂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然而其原皆出先王故必有可觀致遠恐泥執定於一而不相通故致遠恐泥泥謂泥溺於水不能自拔是以君子不為

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言日知其所失心操則存舍則失忘棄忘也孫卿曰積微月不勝日日不勝時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廣學而固識之切問而近思切勤也不知則勤問有道不能則近思諸身傳曰君子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行仁在其中矣近仁道在遠求之則近故雖未及行仁而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古者百工各有肆肆陳也陳其器物以便民用也百工居肆相觀而善故能造作成其事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學所以學士之宮也致盡也學以盡其道亦相觀而善如百工然古者四民勿使雜處處士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故其事治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猶飾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變謂若四時變化然儼然矜莊貌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明於教令使民信之然後勞之　厲危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言爲君所信近乃可以諫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陷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陷諫非聖人所貴故曰吾從於諷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閑淴也正也出謂用權入謂奉經小德雖有出入要歸於正故曰可也董子曰權雖反經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乎莒以之爲嗣君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尚歸之以奉鉅經耳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游言子夏弟子當禮之末節則可勝任若其大本則無足當之者本謂大禮如承大祭見大賓之類對洒掃應對進退爲末言也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傳符傳也倦字當爲券券誤爲劵復轉作倦耳券契也古者門關出入用傳要約則用契傳以繒帛

契以牘析之分持其一合以爲信言君子之授教先後有次序信若符契然**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區品類也譬諸草弱木殑品類各別喻教者授業隨人少長**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誣當言憮憮同也兼也君子之道教不躐等不可兼而同之**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言聖人於始卒皆得其序非令教者不然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言仕而優異則教此學謂教也禮七十致仕然後爲人師**學而優則仕**學而優異則仕禮三十而有室博學無方四十始仕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盡哀而止不以死傷生孔子曰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言吾友子張用力於仁爲人所難能然而未成於仁人之名孔子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言仁之難成久矣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堂堂高貌言子張行高爲仁人難與並歎其不可及子貢稱子張之行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敖無告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獘百姓者則仁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致讀如致喪三年之致致極也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故曰外除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孟莊子魯大夫孟獻子之子名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孝子三年不改父道恩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魯宣公薨而遣歸父之家君子非之以爲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陽膚曾子弟子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失其道失富之敎之之道散放也情獄情也矜憐也禮司寇行戮君爲之不擧樂自責失道而致於刑春秋於殺世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敎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不可以一罪言故曰甚下流地形卑下衆濁流之所歸喻上有汙賤之行乃衆惡人之所歸武王數紂之罪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是與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仲之更變春秋賢繆公以爲能變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公孫朝衛大夫朝以夫子生知大聖疑無所學而然故問之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人誦法之故未墜於地墜隕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大者詩書禮樂小者曲藝畸材皆文武之道之所散聚賢不賢各以其所見而志之夫子無所不從其學舉文武則禹湯從可知春秋憲章文王託始猶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故次王於春正者正三統之稱也而亦何常師之有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此制作之本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武叔魯大夫叔孫氏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宮之言穹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古者宮室貴賤通稱之闚猶伺也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室亦宮也屎內謂之家夫子之牆數仞王宮牆高五丈爲六仞四分仞之一故曰數仞周宮之法度廣曰尋度長曰仞尋八尺則仞亦八尺與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

或寡矣此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喻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門路門也路門內之東爲五廟其外爲九室九卿朝焉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謂武叔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日月所照光及四表聖人之道亦然絕猶言棄也多猶大也量所以稱輕重大見其不知己與聖人之等量故自棄於日月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設問以究其實春秋傳曰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明當慮其所終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嫌言王天下故以得邦家言之春秋有臨天下之言有臨一國之言有臨一家之言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無所不統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己欲立而立人故立之斯立道通也通達

四

之以德斯行矣綏安也德禮不易能安人則莫不懷來動之以禮使民有父之親有君之尊則莫不和順榮樂也生則歌樂死則哀痛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喆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鄉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聖人德可配天爲民父母民失聖人若無天然故曰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語卷弟十九

堯曰第二十　論語　戴氏注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歷日月斗所經歷由歷以倚數故曰歷數在察也言歷數之脩短當察女身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允用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能用中和則德致極盡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此堯禪舜位之辭也傳曰大命之至其大宗大史大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舜亦以命禹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此湯伐桀後大旱請禱桑林之辭履湯名也殷尚白未變夏禮故牲用玄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墨子引湯說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帝臣謂賢臣也蔽隱也簡猶存也有罪不敢擅赦有賢臣不可隱蔽當存察天心而予奪之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在朕躬無以萬方萬方非所及也萬方有罪在朕躬察責化不至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賚予也謂周家所以賜予善人者甚富有謂誅紂之後大封功臣今周頌有賚篇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武

王克殷時語也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謹權
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矣以下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權稱也量斗斛也法五
官之法度貴賤等級之度權量法度政之具官者行政之人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絕姓其公侯賢者子孫不當滅則興起在位卿大夫賢者
子孫不當絕則繼其采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也逸民謂有德而隱處者從而舉之加諸上位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治國家之本在尊賢使能封建廢天下無國世祿廢天下無家賓興廢賢能莫別所重民食喪祭重民國之
本重食民之命重喪為國之大事重祭為禮之大經寬則得眾敏則有功公則說公正董子曰考
續繼防計事除費有盄者謂之公孔子以春秋繼周之治謹權量如譏稅畝用田賦之屬審法度如改制質文脩廢官如辨爵
等王國百二十官之屬興滅國謂凡書滅皆當興也繼絕世如孫以王父字為氏城緣陵城成周城杞嘉紀季皆善辭也舉逸
民如嘉喜時叔肸季札之義重民如征伐城築之屬悉書重食如水旱螟蠊大饑告糴有年之屬他穀不書唯麥禾獨書尤重
也詳崩薨卒葬夲喪會葬歸賵含襚重喪也詳禘祫烝嘗譏立武宮世室屋壞重祭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

可以從政矣尊讀曰遵遵循也屛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此辨治之似是而非者誠是則美王者由之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審問若是詳盡將爲後世法也下問從略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謂若制其田里敎之樹畜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可勞凡以爲民也用之以禮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欲爲仁政而得仁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仁覆天下何言貪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衆賤者寡貴者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衣無撥冠無免嚴若思以爲容威儀可則何猛之有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敎而殺謂之虐虐殘害也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敎化當先施刑罰當後加夫一民咨嗟王道爲虧況虐殺人乎不戒視成謂之暴暴卒疾也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王者爲政法天之氣有餘徐來不可卒疾慢令致期謂之賊不勤於令而使民怠其事不覺盡期是有意陷民於刑故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猶當言適適聚也有司府主藏者聚財所

以與人而吝嗇於出入惜難之此有司事耳非君人之道也

孔子曰加姓者重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董子曰天令之謂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貴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禮所以定人道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人之賢否以言類見不得其言則無以知君子若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箸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極其長則可達聖心得制作之本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此之謂也論語為仲弓子游子夏等共撰微言故往往具見制作之義君子撥亂世反諸正以興學為首故首以學而猶春秋之始元正本以理萬事也古者大學明堂同處明堂天法禮度德法學以為政明堂之政也故次以為政治起衰亂莫先於正僭竊之誅明禮教之本故次以八佾為禮當帥天下以仁故次以里仁仁道不立則刑獄繁興雖有賢者猶不免囹圄因諸之辱故次以公冶長仁者宜在高位南面以興明堂之治則賢者進不肖者退故次以雍也明堂之法三代所同述古昔稱先王要皆歸乎六位時成以經既濟定易與詩書禮樂春秋皆太平之正經也故次以述而行王政致太平以禮讓為本古之人有祿以天下不以易讓泰伯是也故次以泰伯先王崇四術孔子以設教性與天道易知

其人不待告故次以子罕德博而化積漸至於近升平之世則在朝在鄉皆能文以禮樂而成仁故次以鄉黨而居弟十數始於一成於十也因時敝行禮樂當以質救文故次以先進能識禮樂之文德可王天下顏淵仲弓是也故次以顏淵有文事必有武備行三軍之任則子路可故次以子路文武道備上有賢君下不恥受祿故次以憲問積聚師旅以禁暴除亂非以玩武夫佳兵不祥物或惡之故次以衛靈公諸侯盜天子禮樂征伐之柄大夫亦盜諸侯禮樂征伐之柄災及戒社京師于吳楚頌聲不復作矣故次以季氏竊柄者大夫效尤者陪臣震夷伯之廟天豫戒之故次以陽貨天下無道亂臣賊子交政於中國賢者辟世亦固其職故次以微子仲尼賢於堯舜七十子皆公侯卿相之材可左右天子然而皆不當時故次以子張悲閔孔子身爲素王欲使得如堯舜湯武爲天下君致純太平故以堯曰終篇猶春秋文成致麟之恉也明仲尼之道祖述堯舜也其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蓋明託王之事三代改制質文之故以申堯曰之恉顧其篇佚無得而紀焉

論語卷弟二十

注論語敘　戴氏

昔者孔子自衞反魯始定五經詩書禮樂易是也猶以爲未備念道既不行當留其迹以詔明世於是感麟至而作春秋春秋之書成而蒭尊作矣弟子仲弓子游子夏之徒共譔微言逮至戰國七十子後學者合記所得次爲論語遭秦燔書文武道盡論語亦臧壁中漢興傳之者有齊古魯三家文字各異而古論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從政篇齊論叜多問王知道兩篇而河閒論語有三十篇其增益不可攷安昌侯張禹合齊魯兩家爲之章句名張侯論篇章與魯論同無問王知道兩篇齊論蓋與公羊家言相近是二篇者當言𥿢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與春秋相表裏而爲禹所去不可得見悕已後漢何劭公鄭康成皆爲此經作注而康成遺說今猶存佚相半劭公爲公羊大師其

似

本當依齊論必多七十子相傳大義而孤文碎句百不遺一良可痛也魏時鄭沖何晏集包咸至王肅諸家作解至梁皇侃附以江熙等說爲之義疏雖舊義略具而諸家之書則因此亾佚矣自後聖緒就湮鄉壁虛造之說不可殫究遂使經義晦蝕淪於異端斯誠儒者之大恥也朢嘗發憤於此幸生舊學昌明之後不爲野言所奪迺遂博稽衆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發微以爲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顧其書皆約舉大都不列章句輒復因其義據推廣未備依篇立注爲二十卷皆檃括春秋及五經義例庶幾先漢齊學所遺邵公所傳世有明達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者尙冀發其恉趣是正違失以俟將來如有覩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緣是罪我則固無譏焉尒

每見前賢所著書雖已刊定猶必校改再三以求無
憾如王懷祖之廣雅疏證朱豐芑之說文通訓定聲
俞理初之癸巳類稿皆有手訂刻本傳世之業其不苟
如此此冊審為子高先生手跡亦猶王朱俞諸先生
意也據封面題字有釋文二卷今本皆無之而封面
亦經劃去為未成書此或其稿本與彌可寶也
歲在乙酉暮春欣夫王大隆讀畢並識
庚寅五月友人陳君蒙庵以此書及魏正始石經錢
獻之篆書防護昭陵碑兩拓本同歸余齋欣夫

癸丑季春

論語稽

黃岡王眞中敬題

維新印書館刊印

清宣統三年六月振華印書館刊印
民國元年九月開明印書館續印
民國二年四月維新印書館刊成

論語稽叙言

尼山精誼因時制宜詖說𢫬通徒執跡象不爲詮釋大義晳如瞖皎日未昇熠火不熄宦子伯銘憂之於是有論語稽之作而喆嗣誨之復說明不背共和之意旨噫其知言哉夫堯舜揖讓揖讓者共和之鼻祖也尼山則祖述之湯武征伐征伐者革命之導師也尼山則憲章之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皆因乎時以制宜也至於尊周王魯義秉春秋公山佛肸之召則以爲東周可爲茲體甚大特當專制之世說者未之發明耳鄒嶧之賢自稱願學而民重君輕之語居然被之七篇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誨之極書能讀古人與稽乃取茲篇表章而著明之可謂先得我心者矣余維共和之名昉於東周行於歐美然東周有其名而未盡其實歐美行以漸而未行以驟今者五族共和千載一時其驟進軼於歐美其實效邁於東周即尼山所謂時之一字有以陶亞甄歐開來繼往如今日也惟望稽古儒生識時俊傑以尼山之眞血脈鑄造共和之眞精神而勿爲反唇相譏數典忘祖也誨之其有意乎書以貽之

中華民國臨時副總統領湖北都督事黎元洪叙

維新印書館刊印

論語稽序

昔孔子丁衰周之世抱道而無所遇迺退而序易象刪詩書正禮樂因魯史以作春秋於是十翼以張四始以列七觀以標五經以正五音以諧五例以明天道浹而人事備蓋昭昭乎若日月之明離離乎如星辰之行也孔子既歿七十子之門人懼微言終絕復纂錄孔子之應答弟子時人者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者爲論語二十篇其中言易言詩書言禮樂春秋者匪一則論語者固羣經之鍵鑰也敢自漢宋以還說經者紛不自論語始然人自爲說其義各殊故不能有得而無失其始也失之繁繼失之雜中失之悍後失之黨最後不失之黨卽失之肆不失之肆卽失之瑣要其歸不過漢宋兩學豐爲勝負究於聖道無大乖盭也訖今民國肇建君臣之道廢議者竟謂孔子尊君抑臣欲罷其祀而廢其書噫何其傎也夫孔子爲聖之時其時周道衰而王綱未解自不得不明君臣之義且其所述六經皆取先王之政教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卽論語固多孔子之遺言然於君臣之際亦未見其果尊而果抑也如曰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事君勿欺而犯忠焉能勿誨乎諸大旨是寧備責之臣邪抑責之君邪此固有識者所共知則又烏可以廢哉其亦弗思爾已今年春遵義宦君誨之出其尊甫　莘齋先生所著論語稽問序於予予爲之再三讀竊嘆　先生能萃聚羣言折衷於前誨之能曲體聖心補苴於後旣無門戶漢宋之見復不倍民國共和之旨先生之志可謂勤而誨之能繼　先生之志尤爲不可及也予力薄媿不足以闡揚聖道故爲反覆道之於此世苟有深思好學者繇論語稽而上索之六經俾先聖之道獲用不墜豈微　先生與誨之之幸抑亦予之幸也夫

民國二年二月一日黃岡夏壽康序於湖北民政府

論語稽序

民國元年始黜六經罷孔祀黔中宦誨之獨介吾友劉君生致其先德莘齋先生論語稽都下使序之明年春當民國統一之期年政府特闢天地壇縱遊樂余登欑殿觀鐘彝輒泫然流涕曰嗟乎孔教亡矣吾其得爲猶太之民乎哉乃取論語稽而序之曰人之並育天地間而不相害者敬愛之良不忍而已古者聖賢不得志哀天下之民困於强暴而無能殄之也創爲宗教特尊天地鬼神以懾之帝王知其然故宗教嚴而天下大治宗教者積不忍之誠發人敬愛以教刑賞之窮杜爭殺於無形之域者也願嘗涉觀宗教諸書要未有廣大精微如我孔子者孔教之書莫詳於論語其說一貫以仁而行之以禮此宗教之所同也而其道獨自孝悌始孝悌者敬愛之源仁禮之質也今之論者輒曰同胞乃獨舍人倫非孝悌强途人而兄弟而先途人其父母兄弟焉房闥已戈矛矣但使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油然孝悌尙何爭殺之足憂故孔教敬愛之深實足結天下人心而不亂又懼孝悌終而敬愛歇特重喪祭以續之喪祭者敬愛之積仁禮之徵也極之父天母地郊壇大祀天祇一堂人物皆成昆季始終一孝弟而已天下尙有不治者哉嗟乎孔教之精斷非無本之施所可同年而語故孔教行而民族之蕃物產之蕃燦然冠絕五洲之上又懼後世溺於禱祀將以閟民也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又曰獲罪於天乃無所禱嗚乎此豈道佛耶回所可測其萬一者哉後生譾陋謬釋共和嘵然以孔教尊君爲病夫君者羣也君臣之義豈獨帝王然哉耶穌治我爲父母奈何不聞美法黜之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政治人事教治人心教說之精皆足衣被萬世故天下有無國之民斷無無教之國國無宗教豈特亡國之憂今環球爭殺人類阽危雖道佛耶回君子猶將挈其精神以範天下况孔教之覆幬無外者乎漢高之起也生不知書而定中原卽以太牢祀孔子孔教之行中國之盛綿緜且二千年法蘭西共和之始埃卑爾獨倡無神之說黜耶經廢天祀閧然挾女優登壇玷拜爲眞神遂致綱紀蕩然爭殺至八十載今民國肇造百度紛拏獨先黜六經罷孔祀復舉郊壇嚴肅之區恣魚龍百怪之戲侈鼎彝尊斝之重鐘磬琴瑟之華以供嬉玩士女

雜沓歌舞遨遊外則心社共妻無天設會方之埃氏害且伯之政府猶津津以尙禮飾天下嗟乎禮起於祭祭且亡矣尙何禮之云哉痛乎人之別於禽獸者敬愛而已神州之初一禽獸場耳神聖代作創爲衣食拓爲宮廬制爲倫常文字禮樂教化且數千年締造艱難始克脫禽獸以躋人道今人心一肆敬愛胥亡紛然自返於禽獸其禍尙忍言乎猶太之亡也其民散處四方犖焉明政法殖貨財抗衡英美遊蹤所至康樂和親豈其才之異特哉國亡而教不亡人心不與國俱亡也今孔教之亡若此人心亡矣吾雖欲爲猶太之民其可得哉所由溯流籀彝汲汲焉序論語稽以存之者此也是書集漢宋之精折中一當黎序已詳莘齋研經早世誨之賡續以成其書流播於干戈廢絕之中以待後世皆古君子之用心不具論論孔教存亡之大庶天下知所擇焉

癸丑春正月二十日桐城陳濟然序於都下寄廬

叙

孔子垂世立教之本在于六經而傳記爲之羽翼傳記多矣其爲天下所最尊信者莫如論語是故班固叙書以論語殿六藝之末而不列諸儒家趙邠卿曰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豈不然哉註論語者衆矣其最通行于世者爲古註朱註然世人多未滿意于是采集衆長而發明新義不得不有賴于後起者矣宦君誨之好學深思之士也嘗校刊其　先君子莘齋先生所遺之論語稽欲以公之天下扶植聖教意甚盛也孔教會既成立宦君乃以之郵示于予且命序之予讀竟見其引據淵博考訂精審先全錄古註于本經章節之下次節錄朱註次載　莘齋先生之解釋間或附以誨之君之引証其爲書也從朱註者十五六從諸儒者十三四下己意者十不得一焉豈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耶及其自下己意則又獨闢蹊徑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誠可謂有功聖學者矣然誨之君以愛護孔教之故于經文言君之處竟不惜改竄其先君子之原著以求合于俗予甚嘉誨之君之志而惜其所以達之者太曲折也夫宗教者神聖不可侵犯者也即使時移義異不適于用而旣屬古誼亦安能不存其眞况其有適用者在耶强聖言以就世俗是反以世俗爲主矣然則聖言之可尊者安在哉故予謂誨之君之改竄徒多此一舉也雖然若誨之君者洵可謂善繼志而述事者矣非　莘齋先生之善教亦安能有子若是哉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即中華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高要陳煥章謹叙

黎叙

論語一書古今疏註毋慮數十百家孔鄭數典程朱析理漢宋諸儒厥功偉已　國朝學人輩出蒐羅闕失匡正訛誤句梳字櫛幾無遺義博覽周觀洵偹且美唯是人自爲說醇駁雜見出奴入主士夫瞶焉伯銘昔從吾兄篠庭先生游其學具有根柢顧鬱鬱不得志於時窮殁牖下余既彙刊其詩古文辭爲他日文獻徵矣其子應清復以論語稽眎余余察其大旨以何晏本爲經以朱子集註本爲緯迺以近今毛閻黄龔諸家組織之取義從長折衷一是羽翼聖經庶幾乎在至其自下己意如冕衣裳與瞽者訓祭於公之大夫樂工入公門二十一句訓由外朝而治朝而燕朝通記之千乘之國訓井田百里合山川附庸五六七百里先進訓周初時後進訓春秋時麻冕訓喪中從吉之冕盛饌訓主人過禮由誨女知之乎知之訓所誨者與其易也易訓變除之次居不容容訓張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富訓富於見聞異訓異於流俗誰毁誰譽譽有所試即直道行即率民而民從章甫殷冠周儒者冠之以相禮告孟懿子無違以先有信子學禮之命焉能爲有亡有亡指道德冉子歸魯在孔子自楚返衛後五十學易乃自齊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時語孔子爲魯司寇司寇即臧氏世官不忮不求六句乃記者因縕袍語而類記原思爲宰六句因子華事而附記微箕訓地名子訓男子美稱都凡二十餘事一皆斷制精審尤合經義獨其請車爲槨訓以車爲殯棺之槨尤足補二千數百年說論語諸家之遺闕嗚呼伯銘使獲爲世用本所學以措之斯民其必大有可見者不然天假之年所成就必亦不止此而終阨窮以死天乎惜哉光緒乙未夏四月同里黎庶昌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王序

予幼讀論語至子游問孝章朱註以犬馬擬父母頗訝其不倫竊謂孔子大聖而忍出此言哉及長稍涉古註包氏咸則以犬馬方人子其說理直而氣順然後恍然於朱註之失也可見說經不明足爲聖道疵纇繇是益博取諸家經說而參考之朱註所失十蓋二三焉惟　國家自光緒壬寅以前沿明制以四子文設科　明詔士子遵守朱註舉業心利祿之倫罔不奉之惟謹而諸家經說悉屏棄弗觀并不知朱註之所以失者於是博通之士病之吹求朱註不遺餘力蓋尊之者極則攻之者至要之攻之者雖未必盡是而尊之者究不能無非間嘗欲起而折衷之徒用識見譾陋牽於外事而未能也今年夏四月予友宦海之先生出其　尊人孝齋公所著論語稽屬命參校且序之伏讀數過竊嘆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公故積學士以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不下十數種此編乃其晚歲所成薈萃羣言折衷至當不黨同而伐異不阿此以詆彼至間抒己見尤能發前人所未發黎蒓齋氏序之綦悉蓋自有論語以來註釋之精詳毋若斯者吾知他日風行海內實足以擴學者之聞見而定其趨向而指摘朱註者亦或可以息矣奐中得睹此書之成不亦幸哉抑奐中猶有惜者自朱子以論語合學庸孟子爲四書元明迄今莫之敢廢然學庸孟子集注之失視論語相上下藉令天假公以年俾得以次而稽學庸孟子然後合論語爲四書稽厥功不尤偉與不幸論語稽甫成而公遽殁故序公書不能無慨然矣宣統三年六月既望冀關後學王奐中謹序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叙例

論語稽二十卷篇首孔子世家稽一卷先子辛卯壬辰年稿也先是庚寅夏應清省先子邗上偶論朱子四書註治經家或過訢病苟有人起採諸家之長補朱子之義寧不甚善先子曰難是年秋先子西歸應清留滬兩年聞訃奔返葬事畢急檢遺稿則論語稽在焉校讀數過知先子因襲曰之言而成此書矣手澤僅存罔極莫報追維夙昔五中崩摧惟是書甫脫初稿先子嘗擬删改適出問世年壽不待賫志遽沒應清不自揣其謭陋謹承先志增飾之其精美皆先子之舊否者應清不文罪也書成爰舉一編體例條列簡端並叙其原起如此

一治經家務出己意求勝古人古人不可必勝則爭競之心起而囂凌之氣縱於是詆毀刺譏若與古人有不共天之仇者是書以稽名編意在述舊而擇從不爲求新而苟異凡所詁訓先審本經字義語氣而以古註朱註衡量出入然後即諸家之說旁

參之義取合經惟長是從悉不謂長或下己意己不能下姑從其近綜其全書從朱註什五六從古今諸家說什三四下己意什不一爲本不求勝何事陵人以逞惟應清生處偏隅聞見己陋質性愚鈍觀覽輒忘斷制或病無識援引尤多疵謬惴惴此心知不足繼述先人志事海內大儒苟能正其舛誤俾成完書馨香禱之矣

一何晏本於鄭注多所删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潘維城氏援采鄭注悉屏孔王余意不然鄭固當復孔即僞要其與王皆吾以上舊說也且安知何所引非出孔本之舊也宜並存爲考古證惟鄭注錄自何書潘已具載茲可從略潘引或謬間爲駁正

一古注毋論從違悉錄全文各依原本載本經章節下皇邢兩疏間從節錄

一朱注過繁每從節錄唯章節與何晏本互歧各依原本既慮淆雜專依一本復嫌割裂其失均也今仿皇氏疏體例略變通之以著其章節之別

一朱注本與何晏本章節既異今酌兩本擇從其長於朱註後注明

一古今本經文亦偶有異同註疏從之是書經文從今本唯於註疏兩歧者注明何本作某字註疏無歧即不復注

一朱子守程子師說動疑經文錯簡然尋繹本經實皆有義可說今悉依經本文解之不敢援註疑經

一先子於古註朱註有所辯正引申皆旁注其下其蟲按以後正文則本經正義正文下旁注皆以申本文之旨而應清有所引證則加清按字別之各卷首既有男應清校註字樣附名先子後故從略也

一辯證有本滿清時諸家者悉著名氏其或不著咎在疏漏非敢掠美惟意取證明不貴抨擊故所引列不皆全文約略其辭取足達意而已

一凡所引證經傳爲主經傳所無適取子史子史并缺適采百家

一如家語列禦寇汲冢諸書說者羣訾其僞竊以謂書文之僞六經多有之不得執謂全書皆僞也然恕六經而獨嚴於百家抑又何也是書所引義取證經不敢因僞棄眞

一書中所下己意義取合經然一家之私非天下之公也義理既匪一途載籍亦難遍覽自以爲是寧不爲通人所非獨矜其得或已爲斯世所有要之自抒己見取證當世同異之間皆借鑑資也

續例

是書於辛亥夏五已付手民迄於仲秋十得七八民軍起義有乘亂刼奪者燬失過半時局漸定迺復刊之凡振華印書館刊印者皆寄存他處未燬失者也其刪明維新兩印書館刊印者則續刊或重刊者也專制之俗既蹶共和孔子忠君尊君之言不宜今世異教黨徒乘隙思逞悍然欲廢其教而罷其祀廣東教育司長鍾榮光奉耶教民國元年派員赴中央教育會特其議案謂學校中設有教主之偶像神牌皆宜撤去云云及京師教育會第二次議會之第三案即爲不祀孔子雖由衆議取消其案然春秋丁祭迄無明文各省或祭或不祭各從其便而自教科書盛行後六經亦久無人讀矣噫粤自歐風東被衍其學說者往往變易孔子及孔門諸子語氣强爲傅會以自取重有謂宜採集其長取合時俗藉資保存者應淸竊以爲孔子生二千數百年前因時立言爲其事理之當然今民主政體雖異君主而治法可變治理終不可變君主專制政體視國爲君之私物臣民皆君之私有君率民而民從之立法之權操之君君可以命令變更法律民主共和政體視國爲民人之公物大總統及凡有執事皆民人之公僕爲民人所公有受民人之監督立法之權與衆公之自大總統以至民人皆共納於法律之內此治法之異者也其必以大總統代君而統一之也民人必受治於司法行政各機關也仁義禮知信必所不廢也仍親其親各長其長而男女亦有別也此治理之不能變者也然則君主之變爲民主不過君位君權化私爲公祇如封建井田之變爲郡縣課賦耳非遂無其位無其權也讀孔子書者唯在會通其理而已矣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善於六經之忠君尊君者亦欲云云彼譏毀之口曾何損於日月之明與其强古以就今變易其語氣而失古人之眞不如據今以說古分釋其義理而適當世之用爰本斯旨就書中忠君尊君各章附以應淸按語而別爲論語不背共和意旨說一篇以明之茲續敘其例如左

一是書爲先子遺稿其言君各章有闡發聖賢立言本旨而未適今日民國共和之理者謹附應淸之說於後以申其義初應淸欲保存孔教其欲是書有合當世之用擬改原文而易以新說爲要陳重遠煥章非之遂仍刊原本而第以應淸之說附焉其得免爲孟莊子之罪人則重遠之賜也

一孔子與孔門諸子生專制時代其所言自爲君臣應淸於忠君各章釋君爲國釋臣爲身祇謂今之詁訓宜然初未以入其語氣而謂當時之言爲如是也聖賢立言義昭千古共和之局成於今時應淸就今言今不敢厚誣古人應淸於學而篇事君能致其身句先著明聖賢限於時代合非關而一之其言忠君皆狹義而爲君之一身其言忠君皆廣義而君卽爲國此所謂事君卽從事於國又引晏子之言以見君與國分古人亦有此義而於臣事君以忠句則承之曰非君者從事於君以共治國事於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句曰專制之天子今

宜訓統一政府於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可之何曰今君宜訓國臣宜訓身君臣之義卽以身爲國服務之義凡此者皆謂今之詁訓宜然非謂孔子及孔門諸子之言爲如是也聖賢之言自如彼今之說之者可如此正以見聖賢雖限於時代而其言仍百世不易也陳重遠煥章之言曰强古以就世俗則聖言之可貴者安在同里楊次典兆麟之言曰君與國分其說發明不過近十年傳入中國僅十年若謂數千年前已主此說未免厚誣古人應淸之自言也亦曰孔子生二千數百年前因時立言爲其事理之當然與其强古以就今變易其語氣而失古人之眞不如據今以說古分釋其義理而適當世之用皆此物此志也

一鄉黨一篇記孔子對於君者多尊君之事其文與三禮詳略互見唯容色行止爲孔子所獨蓋當時禮制如此孔子祇循之唯謹耳古今異制既不相襲且於治理無關卽不必別爲之說

一孔子者聖之時者也時而脩春秋則尊周而內魯春秋爲魯史故義當內魯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周爲共主無有代之而王者故義當尊周時而對於君則循時王之制孔子之對於君或仕於其國而爲臣或遊於其國而爲外臣其對之之禮多與周禮儀禮禮記合蓋循周制也而時而有王者起則必爲伊尹太公周公孔子嘗夢見周公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乎又告顏淵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皆其證也時而有土地民人則可爲周之文或爲殷之湯周之武此本子西史記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子西不可曰周文武以百里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國之福也時而有舜禹其人又必爲堯之禪舜舜之禪禹孔子稱韶盡美盡善謂武未盡善又以文王尊伯爲至德皆以公天下爲貴之證不獨祖述堯舜也應淸發明此義見顏淵問爲邦齊景公待孔子子路遇丈人及公山弗擾以費畔等章祇自抒己見謂時至此則孔子必可如此而已至孔子去魯而遊於陳宋鄭衛間且南遊而至僭王之楚何以獨不至周彼陳宋鄭衛與楚者苟有王者起畀孔子以伊尹太公周公之任孔子是否猶尊周內魯孔子而有土地民人果否如子西之說則願當世知言君子共研究之也

一近人謂孔子爲宗教家引證甚博陳重遠煥章孔教論尤博極羣書引據詳確蓋出於保全孔教之苦心不惜以耶回佛老相比附也應淸間亦及之唯不敢過事傅會反失聖道之大見有教無類子欲無言等章又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等語凡宗教家引天自信亦大抵如此

論語不背共和意旨說

男應清謹擬

民國成立廢數千年君主之專制一躍而躋於共和論語一書多尊君忠君之說其與共和意旨有無相背此吾人所不可不研究者也

孔子時代視國爲一姓之私物故君與國渾而爲一民國時代視國爲民人之公物故但有國而不復有君而論語之言君也其忠君者多廣義言君實即言國其尊君者多狹義言君祇爲君之一身而二者之間或又有爲統一政府主義者茲區別之如下

其言君而實即言國者若事君能致其身臣事君以忠使四方不辱君命臧武仲要君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等語是也

其言君而爲君之一身者如事君盡禮拜下君在君賜食賜腥賜生君視疾君命召等語以及鄉黨所記孔子對於君之事皆是也

其言君而實爲統一政府者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北辰居所衆星共之等語是也

今者君主雖廢而國猶是國也國中不能不有一大總統以爲統一之政府而服從之也民人與凡百執事對於大總統不能不有加禮也則凡論語之言君而意實言國者

釋君之義爲國釋臣之義爲身可也其對於君之統一釋以中央政府之統一對於君之服從釋以服從於統一政府可也其對於君之一身有加禮例以對於大總統之有加禮可也雖權有重輕禮有隆替而因時制宜古今異勢既不相襲即何相背之有

且釋君爲國則君不過國之代名詞矣釋君爲統一政府則凡言皇言帝言王言天子皆統一政府之代名詞諸侯亦政府之代名詞矣尊君例以對於大總統之有加禮則凡拜跪之儀節祇視同脫帽鞠躬矣說者謂民國成立五倫廢君臣八德去忠苟釋爲國之與身則合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仍不廢矣民國不可有不忠於國之人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亦不可去矣

駁之者曰五倫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與人爲對待國非人也似與身不能對待則應之曰國字從或在口中口即古國字或有二義一爲古域字疆域也一爲不知誰何之意言人多而不知誰何也然則以我一身對於多數之人猶君一父一而對於多數之臣與子也何不可之有

夫吾人所惡於君主者惡其專制耳若君使臣以禮君君爲君難一言而喪邦忠焉能勿誨乎事君數斯辱事君勿欺而犯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紂之不善天下歸惡非皆所以防專制之弊乎

吾人之趨於共和者以其天下爲公耳若稱泰伯之至德美堯之則天舜之成功許夷齊之求仁得仁非皆著其不私天下國家之公德乎

況民國之義民爲重君爲輕保種族爲重殉臣節爲輕孔子之論管仲也置背糾相桓而許以民今受賜慨被髮左衽而不許自經溝瀆非其旨乎民國重民事務民之義非其旨乎民國重民權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舉直錯枉則民服舉枉錯直則民不服非其旨乎民國重民生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其旨乎民國責任國務員總統不安自尊大舜禹有天下不與恭己正南面而立百官總己以聽冢宰非其旨乎民國重同胞海內皆兄弟非其旨乎民國重選舉舜選舉臯陶湯選舉伊尹非其旨乎民國諸英雄以造時世爲己任知不可而爲非其旨乎民國諸志士刺恩銘炸孚琦鳳山良弼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非其旨乎至於乘桴浮海已開革命諸君海外謀國之先夷狄有君仍不免爲夷狄不如諸夏之無君而治則更不啻預見今日民國之現象矣然

則論語一書且無往而不合共和之旨矣

世界萬國由部落而趨君主由君主而趨共和此必經之階級也當君主時代非忠君尊君主義不能保守其國之治安所謂彼一時也今共和政體已定人人心目間已無復有共戴君主之觀念所謂此一時也爾爲爾我爲我縱執忠君尊君之舊說亦不能搖動我共和國民之心理況一釋君爲國而即可合共和之旨哉

吾民軍崛起之初胥號召天下祖黃帝而自明爲其子孫其紀年亦曰黃帝紀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夫黃帝固吾人之祖然非帝制之祖乎帝制雖廢而數典不能忘祖安得詈孔子尊君忠君爲背共和乎

國民醉心歐美之俗以爲君臣之義既廢即可敗常亂紀佚越範圍於是有倡言平父子之等破夫婦之倫者外人教徒乘隙而入欲肆拔趙易漢之計敢爲去草絕根之謀而廢孔祀廢孔教之謬說逐公然騰於耳鼓洪水猛獸之懼豈獨韓氏哉

論語稽

孔子世家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葆中文叔 金陵于海逵吉宜參校

孔子名丘字仲尼 家語禱於尼丘生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名丘字仲尼 其先宋人父叔梁紇 宋孔父嘉遇華督之難其子木金父奔魯生皋夷字祈父以王父字爲氏祈父生防叔仕魯爲大夫是爲孔氏始仕魯祖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爲魯郰邑大夫娶施氏有九女無子妾生孟皮 母顏氏 紇以孟皮有足疾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曰徵在以妻之史記以六禮不備故云野合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 考春秋爲周靈王二十一年晉平公五年衞獻公亡在外齊莊公之九年齊莊公三年是年諸侯再會沙隨 庚戌之歲 攝年曰歲者以歲星之所臨也 十月庚子 清按公羊以爲生於己酉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爲生於己酉十月庚子然己酉十月朔庚辰則二十一日庚子而十一月無庚子即以庚戌考之十一月亦無庚子故月當以穀梁爲據惟己酉距魯哀公十六年爲七十四歲與史記卒年七十三不符且己酉日再食亦非聖人降生之歲故年當以史記爲據史記本之世本世本亦先於公穀也日則諸家皆謂庚子庚子爲庚戌年十月二十七日周之十月今之八月故禮部則例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先師誕辰至先師誕時諸家皆謝三氏誌薛氏人物考以爲甲申時甲子編年又以爲癸未時不知何據故備一說可也 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古人國郊之外分六鄉六遂是鄉之所治大於邑也夫子將生有麟吐玉書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按陬一作鄹又作郰 爲兒時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容乃射時釋獲者所隱即乏也士大夫居常設容於寢室之外象祭侯之設 三歲喪父 十九歲娶幷官夫人 清按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作幷官與史記宋祥符中封鄆國夫人制詞亦幷官元至順加封鄆國制石刻亦幷官自明刊家語始誤幷爲亓後刊宋史乃依俗本誤本孫璧文 二十歲子鯉生 鯉之生昭公使賜鯉孔子榮君之賜故以名之字曰伯魚 爲委吏料量平 二十一歲爲司職吏畜蕃息 是時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爲其吏司職見周禮牛人謂爲犧養與杜同蓋蕃息犧牲之所孟子所謂乘田也 二十四歲喪母 檀弓孔子少孤章近人解叔梁紇死時夫子少故殯五父之衢而未葬及長成欲改葬慎重其事必得聊曼父之母問其詳然後啓殯據此則五父之殯乃郰父而殯母死乃以父柩從葬防其說雖可通而不以母從父乃以父從母亦於理有礙矣愚謂是紛紜穿鑿或者皆失於不知古今異制南北異宜妄以今人測古人也夫古者墓而不墳故不識形魄歸地魂氣歸天捨形而祀迎精而返古之制也孔子既合葬後自以從事四方恐無識記久之又必不知其墓乃崇四尺之封則其先之父墓未封可知南多山谷北多平原山谷雖於改移平原易於平毀三年不封樹則塵土掩之不知葬處蓋常事也周禮冢大夫所掌必列昭穆爲兆葬亦取其易識若民間或非官獨墳尤易迷其葬處即令曼父之母告之詳亦不過曰父葬某地而已未必能確指其殯柩處也迨母既死以時爲招而使往來之路人指日因以求知父葬之所蓋標道也檀弓去古未遠記本不誤而轉誤於後人之議論若謂檀弓難盡則野合之誣出於漢大儒亦豈敢於辭費哉故曰不設身處地洞達古今者不足與論古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返而弟子益進 家語南宮敬叔言於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送之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清按史記載適周反魯事在昭二十年孔子年三十歲敬叔少孔子二十歲則方十歲家語在二十五年敬叔亦纔十五歲耳焉能若魯君之說疑不足據 昭公二十五年甲申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周敬王三年齊景三十年晉頃九年衞靈十八年楚平十二年 孔子年三十五 昭公奔齊 左傳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於昭公昭公率師伐平子平子與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奔齊齊處之乾侯 於是適齊 史記有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事 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 按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孔子曰政在節財公悅將封之 晏嬰不可 孔子遂行 竊謂子之適齊以昭公在齊也或將借齊力爲昭公復國之計意豈在封田哉其時或與高昭子家臣友善因之以見昭子由昭子而達景公歟景公爲人外強中乾雖有晏嬰之賢而齊國之難自滅不暇焉能謀魯不亡夫子所以請而徒欲以封田小惠牢籠聖賢此晏嬰之所以不許而夫子之所以不留者也若爲昭子家臣事恐非實錄 反乎魯 定公元年壬辰 按大事表周敬王十一年齊景三十八年晉定三年衞靈二十六年 孔子年四十三 容或人不爲政之問當在此時蓋季平子有如何桓也 五年丙申 季孫意如卒 桓子斯立 於是陽虎作亂 清按左傳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陽虎欲逐之以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七月乙亥虎囚桓子逐仲梁懷八年己亥不狃與季寤公鉏極叔孫輒叔仲志因陽虎欲去三桓十月壬辰將享桓子於蒲圃而殺之桓子與其御林楚驅入孟氏之門虎遂劫公及叔孫氏與孟氏戰不勝竊寶玉大弓以出入讙陽關以叛 孔子不仕 遇陽虎於塗當在丙申後己亥前是時季氏不知有君陽虎豈知有季觀其殷殷致意於夫子者蓋欲假託抑私張公而陰濟其盜竊之私耳 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按請假年學易之語當在此數年內 九年庚子 按大事表周敬王十九年齊景四十七年晉定十一年衞靈三十四年 孔子年五十一 公山弗擾 弗擾左傳作不狃子洩其字也 以費畔季氏 清按據左傳定五年子洩令陽虎逐仲梁懷八年因陽虎欲逐三桓皆無據邑以畔之事文十二年季氏叛以費畔時矣然是時孔子方爲司寇墮郈弗擾所斥何謂季氏召則定公在季氏專孔子之往乎路不當不說此言未確蓋毛奇齡諸家所由疑惑也按吾鄉無從徵當據史記此記毗桓子非賢陽虎之難在八年與左傳合而公山之以費畔當在九年陽虎奔齊後當別一事也公去吾未遠或有所據則不必執左傳而疑爲索合也 使人召孔子 史記本文也蓋謂畔爲句云季氏使人召孔子然細審子路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二句語氣則以公山氏召爲合 清按此 孔子欲往而卒不行 清按史記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據此則召爲弗擾之召盜叛蓋弗擾以強公弱私爲名畔季氏未畔公故孔子欲因而變之而卒不往者知其終不能變也 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 一年四方則之 遂爲司空 孟氏屬官如今工部之官佐 進司寇 家語作大司寇如今之刑部尚書清按後儒疑之以爲魯小司寇亦孟氏之屬官今考孔子之司寇即臧武仲所爲之司寇固不當言大亦不當以小設見後鄉黨篇稱與大夫言節下 十年辛丑 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此是儐相之相如今之贊禮非尊官也 齊人歸魯侵地 左傳有鄆讙龜陰之田地名近汶陽田也 十二年癸卯 按大事表周敬王二十一年齊景五十年晉定十四年衞靈三十七年 孔子年五十四 攝行相事 清按近人以左氏及論孟皆不見相魯事以爲齊魯諸儒附會之說皆聖人不得位故爲此說以誇之云云愚意不然春秋之相不過爲其君而出政非如後世之宰相其官有百僚上也故管仲相齊桓位在國高下晏子相齊景位在陳氏下孔子亦猶是耳不能取季氏之位而代之也管公在位久故有事可紀孔子僅三月其道未大行故左氏論孟偶未記亦無足怪者且曰攝則猶未若管晏之相也冉子與朝章云若有政吾其與聞之正與家語聞國政之辭夫經傳缺略之事其散見於子史者多矣何獨於孔子之相而疑之今從史記及家語荀子等書仍從攝相事其詳又見鄉黨朝與大夫言下 誅少正卯 少正卯事見荀子少正之官皆曰壁如今欽天監也卯爲聞人值多事之秋衆必於三家多所譏議如太康時之羲和對後主時之譙周辭亂政故誅之 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 鬻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使仲由爲季氏宰 墮三都 收其甲兵 於是叔孫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之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孟氏不肯墮成 圍之弗克 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冬公圍成弗克愚按季叔之背叛郈費者陽虎弗擾及輒之畔身據其險故以誠削陪臣之權勢而去其憑借也孟氏未身受其害則猶將以成爲政亞之竊故公斂處父之說得行蓋時勢爲國而事權則與夫子不得帶乎以奉功亦天爲之也 十三年甲辰 按大事表周敬王二十三年齊景五十一年晉定十年衞靈三十八年陳閔五年宋景二十年蔡昭二十二年鄭聲四年曹陽五年杞僖九年秦惠四年楚昭十九年吳闔廬十八年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 齊人將致地黎鉏曰請先試之乃飾好女子八十人衣文

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北之高門外桓子謀定於微服往觀終日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將郊若致膰吾猶可止及受女樂三日不朝怠於政事郊又不致膰俎　孔子行　師已送之子曰吾歌可乎乃歌彼婦之口事請

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敘女樂事於定十二年又年表及衛世家書孔子來衛之年皆在衛靈三十八年為定十三年則是十二年冬歸女樂十三年春而孔子行也然孔子世家於攝少正歸女樂去魯等事皆在十四年則二者之間史公必有一誤今考定公三郊及公羊穀梁春秋皆在定十二年而世家皆敘於十三年乃知史公之誤在此然則去魯當以十三年為斷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註冬至後日漸長故云迎長日之至則郊用辛日蓋因周始郊之初其冬至日是辛日自彼之郊遂用冬至後之辛日也周以冬至祭天寶月新載魯郊禮五年左傳在啓蟄後實月蟄盈為非冬至也然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有事於上帝又春秋書正月牛傷改卜不從乃不郊者四則之正月魯子是啓郊亦多至矣意者惠公請郊不敢用冬至以疑於天子故啓蟄而郊同於祈穀之祭而後之人乃用冬至獻又春秋於四月五月九月之郊皆書書不時也其正月唯牛傷乃書齊變也然則正月牛不傷而郊之不書可知矣今定十三年郊不書則郊當在正月孔子不脫冕而行則亦在正月去魯矣又按定十三年春孔子行夏即有築蛇淵囿比蒲之事設者以為孔子在位必不然其非時勞民唯孔子去乃有此非與三都之墮出而轍可見書人在位之有裨也其說亦可取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讎由蓋一聲之轉又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謂彌子亦要於顏按彌子謂衛卿可得與王孫賈鄉巡之喻當在此時　將適陳過匡　匡在本年十月匡在今開封府清川縣由衛適陳正當過此　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　按此時欲適陳至匡遇難而返衛實未至陳也　主蘧伯玉家見南子　史記南子請見夫子見之答公出游與南子同車宦者雍渠驂乘而使夫子為次乘國人歌之曰同車者色耶從車者德耶夫子聞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雍渠即孟子所謂雍疽乃同聲假借之字非果瘠環如註言也　去過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魋伐其樹按魋即司馬牛之兄也一曰向魋亦曰桓魋司馬蓋其世官如魋始為司馬則牛不得稱司馬古時列國卿大夫多以世官為氏如司城貞子是也猶按向邑也桓桓公出也司馬世官也三者皆可以為氏　又過鄭　按家語過宋與弟子相失立於鄭東門之外人云纍纍如喪家之狗　適陳　衛按史記世家載是歲魯定公卒則是定十五年據年表及陳世家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為定十四年世家不足據當以十四年為斷是歲乙巳　主司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城貞子家居三歲　又三歲孔子五十八歲哀元年丁未衛靈四十一年晉定十八年楚昭二十二年是年吳伐陳取三邑楚圍蔡蔡請遷於吳明年遷於州來孔子將西見趙簡子矣是時晉趙鞅伐朝歌吳敗越會稽　而返於衛　自陳反衛過蒲蒲人要而盟之使無適衛及解孑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子曰要盟神弗信　靈公不能用　史記記何費曰已知之當在此時　晉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清按春秋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士即范氏荀即中行氏於是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晉侯助趙氏逐范中行氏魯宋齊衛皆助范中行哀五年晉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史記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而南子道事則趙簡子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攻圍之據此則中牟當為范中行之私邑哀元年召孔子自助五年被伐終趙鞅之世不服趙也云以中牟畔者趙鞅時為晉臣也范中行討叛則佛肸不得畔矣家語曰佛肸為范中行之宰於行為叛於范中行則為義且范中行誠則三家分晉之勢成矣其說最長宋註以佛肸為趙氏之宰誤矣　孔子欲往亦不果　孔子欲往不果其意與公山弗擾之召同蓋當時下僭上強陵弱已成一牢不可破世界如魯季氏趙氏強而敢先亂行則趙氏最強亦最先受禍總由世官世祿之害其流弊必至孤寒之士抑塞窮途而無從生心竊竊起禍也學者生此而是無路可行故如荷蕢接輿之流何嘗不自負經綸抑其心田國終老獨善其身無一人為此留滑者故拾殘局蓋天時人事至此否極矣　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　行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吾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焉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鞅未得志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殺之君子惡傷其類也　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　清按此當在哀公二年戊申歸與之歎在此時然非因冉求之歸而歎也說見後是年夏衛靈公卒出公輒立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蓋孔子行不久而衛亂也　將過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　此哀公四年事過沮溺丈人皆在此時是年庚戌孔子六十一歲史記孔子在陳蔡之間陳蔡大夫謀曰孔子所譏皆諸侯之疾今久留陳蔡所行非其意楚又聘之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乃發徒役圍孔子於野絕其糧子路慍見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路出子貢入子曰吾道非耶子貢曰夫子道大故天下莫容蓋少貶乎子貢出顏回入曰不容何害不容然後見君子子悅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按朱子辨陳蔡從服於楚安敢圍孔子江永辨蔡遷於吳不得云陳蔡之間絕糧不得在蔡亦不得在哀二年當在去宋適陳時清按朱子辨陳蔡大夫不敢圍是也

江氏以蔡遷於州來不得云蔡陳之間而以為在去宋適陳時則非也考先進篇云從我於陳蔡者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而衛靈公篇乃云在陳者蓋絕糧在陳蔡所界而其地屬陳故文獻有異也考陳在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皆在陳西南而近與楚接哀二年遷州來之蔡城乃今鳳陽府地在陳東南數百里宋在今歸德府與陳東北接壤葉在今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在汝寧之西面接壤然則由宋適陳無論蔡之為汝寧為鳳陽皆非所過之道江氏之說不辨自明又考衛在今彰德衛輝地在陳北孔子由衛南如陳又西南如蔡之故地而西及於葉此道里之順而可信者也蔡遷州來其故地入於楚初去數百里史記敘蔡大夫事誤矣朱子以為運絕糧用乏絕不必兵圍此蔡之可從者也地入楚而猶名蔡猶晉滅韓魏為邑而仍名韓魏也且楚靈王昔滅蔡而以封為蔡公則今之蔡地仍名蔡可知矣世家公羊先記孔子去又記在陳絕糧此蓋記者沖類記之非必去衛即絕糧於陳也衛靈薨於哀二年夏孔子去衛當在其前哀三年在陳有桓僖災事如集在哀四年則去衛厄陳蔡非一時事也非一時事而連文記之猶檀弓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之例也夫失魯司寇在定十三年之荊在哀四年而有子之言以因文見義而及之則衛靈遣郤是類矣又孔安國以為吳伐陳陳亂故乏食考吳伐陳在哀元年時孔子居陳故孔云然然與先進孟子陳蔡之間之文不合不可據　至楚楚昭王將以書社七百封之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子西曰楚之祖封於周子男也國五十里若孔子明先王法制楚安得方數千里乎夫周文武以百里王天下孔子若有土賢弟子為佐非楚福也昭王遂止　又反衛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冉有與子貢論為衛君乎子路問子將奚先皆在此時　先是季桓子卒　魯哀公三年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災曰其桓僖乎果然其秋季桓子卒　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　康子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為笑也乃召冉求按公之魚言似可聽蓋鑒於三都之隳不利此輩小人耳　康子乃召冉求　清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陳康子召冉求孔子有歸與之歎冉求既去明年子遷於蔡遂如葉至楚及昭王卒乃返衛今考孔子在陳為哀三年已酉其時孔子未之荊且未厄陳蔡檀弓有子之言曰夫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先進篇記陳蔡之從亦有冉有則冉子之歸不當在哀三年今以冉有與子貢衛論為衛君事故良於自楚返衛後考孔子於哀公四年厄陳蔡遂至楚哀六年昭王卒而返衛則冉求歸當在哀六七年之間蓋自衛返魯而非自陳也　求為季氏宰與齊戰有功　清之役也見後孟之反不伐章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康子乃召孔子孔子歸魯實哀公十一年丁巳冬　按大事表周敬王三十六年齊簡公壬元年晉定二十八年　孔子年六十八矣　按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歸於魯　時幷官夫人先卒　清按孔子自哀六年壬子反衛時六十三歲於是久居衛至六十六歲乙卯而幷官夫人卒檀弓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是丙辰歲伯魚實在衛也又檀弓孔氏三出之誤以謂後人讀檀弓之文疑伯魚之母亦出母而哭夫子何以嘻其甚子思伯人母非出母死衛出非嫁庶氏何云庶氏之母不喪孔氏之廟子上之母非出母死而不喪門人何以有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之問且檀言不為伋也妻云云不知古者父在為母亦喪期以故不得哭非以其出也考家語及闕里志秦王事記孔子十九娶宋幷官氏非年生伯魚年六十六幷官夫人卒且檀弓明言伯魚之母無出字也若子思子上則為出母出母者今之生母也與爾雅妾婦之出左傳襄公我之自出同義非謂出妻之出子思居於衛見孟子按在衛見孔叢子仕衛而母隨養偶歸舊而母適卒遇之常也庶氏之母者即庶出也如君氏夫人氏伯氏仲氏之類非族也如曰衛之庶氏豈所嫁述子思所仕之國其族適庶氏乎春秋何無此氏也若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即為父後為出母無服之義門人問子之先君子蓋指孔子非指伯魚孔子鯉母施氏生母顏氏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七日而成笙歌是顏氏為出母而孔子喪之也孔子喪而子上不喪門人故疑之且道經道汗亦惟孔子足當之不為伋也妻即不為白也母者妾則非妻生母不得謂嫡母也且三喪無生母凡言出母皆生母特後人誤解耳從前所云夫為妻出妻之子為其母蓋妻與夫對可言出妾與子對不可言出其必言出妻之子為其母則出母非被出之出可知嫡人倫之至莊檀弓者奈何猥之甚耶又按孔叢子孔子妻不衣帛楚辭東方朔七諫路室之方桑兮孔子取之以自侍王逸書何孔子出遊過客舍其女方採桑一心不視孔子嘉其貞信欲以自侍是孔子尚有妾說本孫星文　伯魚以戊午歲死　孔子年六十九　而魯終不能用孔子　按孔子於哀公問答最多蓋年已老不復任事以備顧問而已　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記　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於是乎書今按五禮惟喪禮詳者獨有此耳　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按五經皆孔子因其舊而刪定之論語則弟子所記如宋人之語錄惟其之十賢乃出孔子手筆為賢俩有翻之文　弟子蓋三千焉　清人凡著錄者與之門生受業者謂之弟子今漢碑陰可考見也　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史記家語兩記大同小異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春秋成最晚乃作法之書也說詳孟聞篇陳柯毅君章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見禮記檀弓篇及哀十五年左氏傳十六年按大事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十二年皆定三十三年衛莊二年壬戌四月己丑按是年四月大建乃戊申朔本月無己丑杜注四月十八日乃乙丑也己丑是五月十二日註家以爲日月必有誤又謂己乙古今文皆相類疑即乙之誤孔廣牧折衷諸論定爲周正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爲今之二月十一日其引孫其博大約謂魯曆與衛曆不同蒯聵入衛事傳依衛曆在十五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月己卯是魯曆十五年不當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也己卯爲正月二十九日則推至四月己卯朔而十一日爲己丑矣當從之孔子卒年七十三歲若據公穀則爲七十四矣葬魯城北泗上今曲阜縣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子貢廬於冢上日壟者古者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凡六年雖日過於禮然亦後世濫守冢之先導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汲字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愼爲魏相子愼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漢文博士遷長沙太守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孝武博士至臨淮太守安國生卬卬生驩以上西漢孔氏世系

愚按論語稽首篇冠以世家稽竊本史記而微參以他書者也夫說論語者不知孔子出處時勢則不知發言之故不知孔子衣冠禮節則不知所論之事往往以宋人及今時風俗好尚懸揣而臆度之雖空理原不外此然於讀書稽古固有間矣此篇先就世家逐節註明其事閱者必先瞭然於此然後即事求詳亦朱子於儀禮十七篇冠以釋宮之意歟伯銘自記

論語稽　孔子世家稽終

後學襄陽王汝玉子珩
男應勤紀三　校字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貴陽王見中文毅　金堂于海延吉宦　參校

學而稽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馬曰謹按馬融字季長扶風人漢順帝時爲南郡太守有古論訓說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王曰謹按王肅字子雍東海人魏太常有論語十卷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悅懌也皇疏凡學有三時一就人身中爲時如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自六年至十五年所學皆暴也二就年中爲時如王制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三就日中爲時日日修息不暫廢如學記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是也謹按皇侃吳郡人梁青州刺史有論語義疏十卷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包曰謹按包咸字子良會稽人漢光武時爲大鴻臚何晏本作苞氏說者謂晏避家私諱包之故同門曰朋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鄭曰謹按鄭玄字康成北海人漢靈帝中爲大司農註論語十卷古文論語十卷慍怨也何曰謹按何晏字平叔南陽人魏吏部尚書有論語集解十卷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慍之也

朱註子曰至說乎學之爲言效也習鳥數飛也有朋至樂乎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人不知乎君子乎君子者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

一　愚按人生十年曰幼學十五入大學古人自出就外傅以後十歲學書計十三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學者誦往聖之言體往聖之行合知與行而並進詩書及畢生切身之用皆是也其功則中庸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也習訓鳥之數飛本不能飛而漸能飛其愉快有非他人所能喻者故曰說說者因心衡慮之後一旦貫通怡然自得之情也朋者古鳳字鳳爲四靈之一其飛也羣鳥以萬相從故承上以習喻學而言樂樂取義於樂之和則賞奇析疑之後教學相長快然相對之情也說與樂其怡雖只默喻其氣象實判然不同人者上極君相之尊下至匹夫之賤皆是也苟非同道豈能責以知己此在未成德者或不能無所怨尤若果中有眞得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何慍之有此三句皆以不亦字乎字終之則我本期其如此而竟能如此心口自相問對之辭也

有子曰 孔曰 清時孔安國孔子十二世孫漢武帝時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訓解古論世不傳今何晏集解本所引說義家或言其僞 弟子有若也 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鄭曰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鮮寡也何曰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悌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何曰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

朱註 有子至未之有也 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鬥之事矣 君子至本與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 程子曰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

愚按凡註家皆視仁與孝弟爲二概不知仁古與人通 宋大觀本宋凡桃仁杏仁皆作人 孟子仁者人也說文人象形字人旁着二謂之仁如果中之仁萌芽二瓣 仁之爲義凡果實在地得生氣者其萌芽皆二瓣由是萬枝葉及再實有核核中之仁仍二瓣先有仁乃有樹有果有本而後有末原始要終仍歸於本其於人也亦然 蓋人身生生不已之理也僅言仁故不可遽見若言仁本是人則即於有生之初能孝能弟上見能孝弟乃成人即全乎其生理之仁不孝弟則其心已麻木不仁更何以成其爲人本立而道生句逸詩也 上文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見說苑建本篇說本阮元 凡道字古書並訓道路從辵從首大學之道中庸率性之謂道詁訓並同 按自諸子有九流百家之言乃有道家後更創爲道統而道之詁訓遂歧言別有一物無聲無臭如有所立卓爾矣 有子引詩斷章言君子必專用力於本有本乃有路可行若上文所謂孝弟者乃人身生理之本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皇疏巧言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故曰性不能全故云少也

朱註 子曰至鮮矣仁 巧好也令善也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

愚按仁不可見於言色見之言色人人所同知愚賢不肖各有眞面目如桃則爲桃杏則爲杏各自有仁若舍己之言色而巧令之惟以媚人爲事譬之接李以桃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雖亦有花有實而其中已非本來之仁更何以成其爲人 又按禮表記云情欲信辭欲巧孔疏曰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巧美不違逆於理與此章異凡論語言巧言者四章皆指致飾於外而言實與表記異

曾子曰 馬曰弟子曾參 也 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吾日三省吾身 鄭曰思察己之所行也 皇疏每一日之中三過自視察我身 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傳不習乎 鄭曰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陸德明釋文傳魯讀專反註同按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註者然事實引舊說六事則無者非也僅有仿此愚按此陸氏自說其引用之例也今何氏集註無此直專反之音亦未引鄭註陸晉見鄭註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蓋鄭不取魯論之專而從孔壁之古文也下又申之曰鄭校周之本云云蓋康成校周氏或周生烈之本此本是齊論而或以齊論或以古文傳其音讀合論語魯齊古五十事而鄭之別本乃或從魯或從齊傳爲專之一條而學者引魯論六條中適有此一條故知無者非也此註蘭若以例故曰鄭皆仿此 何曰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

朱註 曾子至習乎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

愚按三省者循環往復不敢自欺一事一刻展轉尋索非約計三端而限之亦非三過自視察也 清按三字說文以爲之一合陰之二其數三史記律書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五數至於三陰陽極參錯之變將觀其成故古人於屢與多且久之數皆以三言如顏子三月不違南容三復等文子三思太伯三讓柳下三黜子文三仕三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師三嗅而作三年學三月不知肉味皆此類也如一一而求之者者一若者二若者三則失之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 馬曰導者 按何晏集解本作導 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 清按城當爲成之誤 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 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 何曰馬融依周禮包咸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李光地曰天子萬乘六軍諸侯大國千乘三軍然者司徒之職以司馬法不能無疑而馬註兵車一乘七十五人是實三萬四乘則三千百乘則三萬五百乘則三軍下乘則六軍今以千乘賦計之侯下乘有六軍以千子六軍并則不足當乘若地大抵系天子畿內爲軍不敷乘而六軍者特寓於六鄉乃天子宿衛之兵其餘六軍皆寓不與焉乘諸侯之國爲軍大國千乘而三軍則所用不百乘者不足於千乘也亦以宿衛之兵數約之 鄭曰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敬事而信 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 節用而愛人 包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使民以時 包曰作事使民必以其時不防奪農務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朱註（子曰至以時）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愚按註家計地言軍數與司馬法之以軍數計地兩意本不相合計地言軍數者謂實數也此賦稅所出每歲征檢之所本也以軍數計地者虛數也雖有此軍數而不掃境而出之留其有餘以待勝負而預爲之地也（清按春秋出兵從無一國出千乘者以晉之强而城濮七百乘鄢陵…之少於少戰亦只八百乘可見兵車不能掃境而出可見千乘之不足出…則千乘並非兼兵車何…秋不得目耶）此章千乘之國指實數而言當以包咸之本孟子立說爲定（清按千乘之國馬氏以井十爲通…與何晏依司馬法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兵二十五人則千乘有…里之地所能出每井出一人之說包氏者據孟子耳不知司馬法載百爲夫而井而通而成出車一乘則地官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也千乘之地乃方百里者十縱方計之爲地三百一十六里不啻六千八步若孟子所稱百里之國僅爲百乘之家包氏十井一乘百里萬井僅得千乘與孟子合然一乘百人百里之地三分去一僅六千四百井以家出一人計之得五千一百二十人不及其半爲何氏民者何罪乎按鄭氏據司馬法解馬義於經傳無所觸合梅氏據司馬法駁包氏並戰於孟子特以地官傳會之耳夫司馬法者齊景公司馬穰苴善用兵威王時追論古者兵法附以穰苴列號司馬法然井田之制至秦孝公而漸亡則威王以降乎因則其書論之出車之法有二一則每乘七十五人加重車之二十五人而爲百人此於經傳無所據一則每乘七十人徒二十人與詩公徒三萬合乃朱馬氏者不據經傳而以後出之司馬法爲據已屬可疑更合其十一人徒二十人可據之法而每乘必以百人計至以民何罪而包氏非通論也朱包與者方觀焉引可以家百晉之命及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皆求赤不敢當千乘之國爲證全謂開方計之方里而井百里萬井出車千乘是十井一乘考哀公十二年公羊傳注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其證也毛奇齡謂春秋昭公五年論晉東賦有云一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乘是十縣再出千乘考周禮小司徒井四甸爲縣縣方二十里實得二千井萬六千家以二井十六家共出一乘而牛馬甲士不與則合百里計之不及十之三而千乘備矣按方氏毛氏兩說引儀禮朱子金氏引漢人注與司馬法同馬據出之書不足析馬氏毛氏引晉賦未必即井田之制日以周禮考之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一縣二千三百四夫二百五十六井無二千井也以孟子助法八家同井計之二千四十八家無萬六千家也尤有制經又欽縣注乘取周禮司徒司馬並稱匠人之文以乘除之法合之謂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是可於包氏之外另備一說而二百里之數經傳未見亦不足據也因爲考而斷之曰千乘之國者井田百里而合溝洫城郭山川附庸則其實也國有四五六七百里不等者也其千乘則每地而計非以出軍時計者也何以言之蓋齊考周禮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孟子曰方里而井一里一井百里萬井由井而考而同其間有溝有洫則此百里皆實地井田而言左氏曰列國一同則百里之同正公侯之國也之云者此…典籍井之間也溝洫不在井田內計其溝洫且不計何况城郭山川附庸乎若合溝洫城郭山川附庸而言則周禮大司徒所稱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是也昔明堂位曰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孟子曰周公封魯爲方百里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是知魯之制也其廣袤七百里而井田之阜地仍僅百里其餘皆山川附庸及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併說證之千乘乃百里之國不能然可考乎古王氏者大率以數不足者辨不知百里之地以開制九夫爲井計則九萬夫以般人助法八家同井計亦八萬家明於凡祀徒役出一人則以司馬法七十五人一乘計之只用七萬五千人尚無不足況此說不見經傳而其兵車一乘七十人徒二十人一法與詩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者合較爲可據則千乘三萬耳於九萬夫僅用三分之一何不足之有況孟子及侯封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書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合以經釋經確有可據何必舍此而他求或曰王制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云云是溝洫城郭山川在百里內也且六十億畝爲六萬夫取三萬出兵車何不可者安得百里之皆爲井田乎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應博士采博士作此據出之書與司馬法之不可據也然其言千里之地封百里之國三十封七十里之國六十

封五十里之國百二十並無三百一十六里之文乃主馬說者據其三分去一之說以駁包氏而不據其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說亦自矛盾矣愚謂不如從周禮大司徒之文較爲可據夫禮記一經引據家當以理去取不可與易書詩儀周禮三傳等書同日語也）輕肆則債事怠隋則廢事故必敬然上兢業而下玩忽者令出而未必於行也故又必信國大則用大無節則弊生（無論漢事全惟爲不節即祭祀賓客喪荒之正用亦必日計月要歲考之於六官制之於冢宰）節者出之有制也然始爲儉約漸即刻覈而恩不及於百姓矣（其甚者且損下益上如漢桑弘羊宋王安石輩取締苛稅師聚行青苗而取之）故又必愛人使民以時布時政（如三日于耜四日舉趾乃使民耕稙之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乃使民刈穫之時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乃使民興築之時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乃使民樵採之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使民謹出入脩道路之時又春秋傳春蒐以時毀本毛者節）及農隙講武（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是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馬曰文者古之遺文也（皇疏即五經六籍也）鄭曰文道藝也

朱註（子曰至學文）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愚按入以內言（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適寢問安視膳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出以外言（內則又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是未十年在宮中爲子之禮十年則出外）謹信就言行言汎愛親仁就師友言以上皆行也經籍遺文則文也夫子設教本於忠信而備於文行先行後文此輕重之序也曰餘力則重在力行可知弟子者對父兄而言此當在未冠昏之時若成人出仕於國又非此章所能盡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孔曰子夏弟子姓卜名商也（家語少孔子四十四歲衛人孔疏達衍弓疏魏人故唐贈魏國公宋封魏公宋曰溫國卜商溫衛邑）（子夏曾爲魏文侯師或謂魏爲衛國誤）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皇疏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若只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朱子從孔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孔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王曰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

朱註（子夏至學矣）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游氏曰皆所以明人倫也

愚按下三端明事親事君交友則首端當指夫婦言之夫婦爲人倫之始在德不

在色能以賢易色則閨門肅穆關雎所以爲風始也按陳亦韓云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好色故云易色也澄瀚夫婦其理其大關雎之敍女好逑事擧之令德亦欲好德非若賢人之賢則交友一倫已括之矣竭盡也子之力乃父母之遺體所有以父母遺體所有還竭之於父母如水之竭涓滴無遺江聲曰說文無竭字竭言渴之假借渴盡也從水曷聲恐後說文立部有竭字但訓負擧也從立曷聲渠列切與竭訓異故江氏云然此章之竭則渴其正義如飢渴之渴爲是故曰能致如致邑之致以物遺人曰致言致其身於君也湝按君之爲言國也事從事也專制之世視國爲一姓之私物故聖賢立言亦爲時代所限合君與國而一之然細繹其旨凡言尊君者皆狹義而爲君之一身凡言忠君者皆廣義而言君卽言國此所謂事君卽從事於國也致其身者以身許國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晏子曰君人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正可發明此章之意信者踐其所言也吾必謂之學者言明倫卽是學也君旣釋爲國臣亦宜釋爲身君臣之義卽所謂以身許國服務之義仍當列於五倫之首而不可廢故今仍宜以明倫詮此章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孔曰固蔽也一曰人不敦重旣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鄭曰主親也憚難也

朱註君子至不固既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矣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無友至己者無毋通禁止辭友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過則勿憚改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

愚按君子謂在位之人也湝按如謂成德之君子則其德已成於下文各節戒勉語氣不合如謂君子之自修當如此則君子下宜加之道二字如謂指一君子於此以示學者則君子下宜加者字近日講章家解之以爲術初學者則孔子於初學者卻稱之曰君子恐無此理毛奇齡四書賸言主忠信以下別爲一章然子罕篇固有之上有子曰字則自爲一章此章則主忠信三句明明連上文爲一氣斷無分成兩章之理蓋記者非一人彼記略而此記詳也以上諸說皆非也今謂君子爲在位之人則春秋之時世卿世官威輕浮或器陋威詐僞或狎暱小人或怙惡飾非皆列國卿大夫之通病孔子以此戒勉之被爲合理且威者人望而畏之謂也若平常人士當言威儀不當獨言威故此章參酌當以戒勉在位之人言之子罕篇乃爲戒勉學者也固孔先訓蔽言君子不重則無威學則不至有所蔽也玩則字語意義長蓋聖人爲有位之君子戒勉之欲其合內外人己而交脩也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

朱註曾子至歸厚矣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也

愚按附身附棺勿有悔虞祔練祥謹其節愼其終也七世五世之廟禘祫烝嘗之祭追其遠也遠者由近以推遠也又按喪服不杖期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宗者尊之統也此雖非民之所能爲而人同此心心同此性其德則固已有之歸厚對趨薄言世無論何事何物漸用則漸薄君子治民欲反薄俗而還厚豈待外求哉亦惟卽民所固有者以身率而先之則民化之而自歸於厚矣昔魯人有兄死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亦歸厚之一端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按鄭註凡言弟子姓名皆此例朱子誤以子貢弟子句上屬陳亢故有亢爲子貢弟子一說非也家語陳亢陳人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史記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陸德明以爲貢古本作贛蓋古人名字相應亢說文訓人頸亦可引伸爲亢直賜說文訓予贛說文訓賜也樂記作子贛見師乙而問是可證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爲治耶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鄭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爲治也[illegible]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己謂之讓亂言曰夫子入其國觀其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

朱註子禽至抑與之與抑反語辭子貢至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言夫子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也

愚按夫子過客地非親術分非臣寮而一至是邦卽能洞悉其國政亢以私意窺聖人故疑曲探而得之或以此干進也溫良恭儉讓槩說異朱註以夫子之德容言義長然以得之云者非必時君就問也禮經解篇曰入其國其教可知君子居是邦必當異之[illegible]豈與

揣摹時勢縱橫闔闔者同術哉其諸雖語辭而正以確指其異凡其字皆有所指諸從者（諸讀若堵）乃指此物而別異於彼物之詞猶言此等求與彼等求大不同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 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皇疏其義有二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一則三年之內哀慕之心事亡如存則所不忍改也范甯曰父在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

朱註（子曰至孝矣）父在志可知父沒行可見然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非道何待三年游氏曰無改者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愚按朱註先取范說後訂正集註卒取孔說兩說雖義無出入然按切字義言之以孔說為長（若以志行屬父言則子之於父知之必深何待於觀且父行亦何待沒而後觀乎）三年言久也道猶路也當行之理也（汪中曰三年言其久也何以不改為其為道也倘非道則禹葬倫攸叙改鯀之治水矣蔡仲改行率德改叔鮮之叛矣舜夔夔又克諧改瞽瞍之頑矣）改道則不由此路舍其所當行者而別從一路也（此章吃緊在先辨道字朱子謂改雖善亦不孝游氏謂當改而可以未改云云蓋於道之字義倘未之審故節外生枝耳抑知道為當行之路固以其有善無惡者言之試以實喻其父行商於燕則必有一適燕之路此當行之路也父在子雖不得自專而遂適燕然其心之欲適與否則必於貌辭形色間見之故可以觀其志至父沒則昔之所存為志者今則見之於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彷徨猶恐於適燕之途至於三年則雖歷歧徑仍無擬辛而卒能不畏難不苟安不由徑不返顧此非所謂繼志述事之孝子歟若燕非當適之所父溺於前子復述於後從以日月限之曰待過三年而後徐為轉移豈人子之所忍出哉故不曰行而曰道道字極有斟酌）禮坊記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曰弛過敬美其義可見孝者子承老也以傳至言之非稱其美也可謂孝者言名當其實也（註家皆於用人行政之是非淺述上權言之可以猶變而非此章所云之本意）志者心之所之行者足之所履道者本所之而履之之路（大凡聖人之言無不論無暇疑必於名實之求求之未可執史以求經也消按韓元玠以此章為孟莊子發可備一說）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也（皇疏先王謂聖人為天子者也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故行禮須樂行樂須禮也）

朱註（有子至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

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至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愚謂（有子至行也）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也

愚按先王制禮皆本於自然之理文中有情所謂和也然一任自然則有情無文其弊必至放曠流蕩又何可行（譬如一事其進退疾徐禮也其進退疾徐之自然而然者和也不順其自然則進退疾徐皆有階級任其自然則必進退失宜疾徐無度）小大所包者廣自天子以至庶人由吉凶軍賓嘉而飲食起居皆是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何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包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遠恥辱故曰近於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

朱註（有子至宗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可以宗而主之

愚按何包註異今從朱子信不近義終至失信恭不近禮終流足恭（表記曰君子慎以避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又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按其言近禮同而此言近義彼言近情情者人情義者事之宜事之宜必合人情也）因不擇人亦終至失所依倚為人所累是以君子必慎始而後可圖終不然時移勢易有初鮮終欲寡尤悔者鮮矣（按信不近義尾生引是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以名之是也若恭不近禮則漢張湯為史請居摩足宋丁謂拂寇準鬚之類是也因失所親則漢之黨錮宋之朋黨是也東林雖不失為君子然亦豈處之必無此弊邪氣用事觀夫子於衛主顏讎由於陳主司城貞子於齊主高昭子將之則先以子夏又申以所有為射相之圖使子路延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將見趙簡子則臨河而返可知於所因之人皆三致意焉不可苟假之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 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孔曰敏疾也有道謂有道德者也朱正謂問事是非也

朱註（子曰至也已）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然猶不敢自是而必

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

愚按註疏家多謂學爲誦讀則不免章句之學聖人豈爲是哉此章所言曰食曰居曰事曰言皆日用尋常之地而學即在是可以知學矣又按食禮自三飯至九飯十五飯雖多而非以求飽也……侈著乎正齊而不敢懈怠以成禮節如公曰以我安賓資辭以退燕相燕禮升席爲旅酬爲無算爵凡非以求安也未告餒未安未以前有獻酢酬諸事唯强有力而後能行之敏於事之不繁何以行之揖讓升降揖介儐辭非慎則失言凡此儀節當行禮時有諸公大夫來觀禮者席在賓之東至明日勞介之後又必獨告卿大夫鄉先生以禮節得失所謂就正有道也此雖非此章正義亦可備一說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孔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孔曰能貧而樂道按何晏本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自能切磋琢磨者也鄭曰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孔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者也

朱註子貢至好禮者也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不自知其富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子貢至之謂與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曰至來者往其所已言者來其所未言者

愚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所謂貧而樂也何本作樂道以樂道對好禮此貴備體例雖然坊記作好樂古人於禮樂往往對舉故坊記作好樂此章乃貧而樂援二者以改之非也然樂實兼二義所樂者何道也好樂則樂之精也無諂無驕尚須强制樂與好禮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曾何諂驕之足云此聖賢論人處貧富之道無與於子貢之貨殖也然此本論處境而適於詩義有合子貢引詩以明之是之謂善言詩周秦以上賦詩斷章取義而不專泥於詁訓蓋古人自八歲入小學先通訓詁至十三歲誦詩學樂已通九千字無不必解字義其誦詩也必知六義而後知立言之體興寓之方故凡說詩曰四言五言七言不謂之詩而謂之言者答述曰語自言曰言發於心而形於口者謂之歌采其歌而被於管絃者謂之詩持此說以往得彼說以來於事

則兩不相謀於理則兩足相成故夫子嘉許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王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按何晏集解本作患己不知人

朱註子曰至知人也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

愚按患猶病也人不知己於己無傷不知人此知猶良知之知非僅知過也則人本賢而以爲不肖人不肖而以爲賢辨之不明而與拒失宜則於己有損故不彼之患而此之患

論語稽　學而稽第一終

後學東莞王汝玉子珩　男　郎　勳　紀　三　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貴陽王致中文數 金陵于澗海遠香宜 參校

為政稽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鄭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共之也北極謂之北辰共拱手也

朱註子曰至共之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愚按北辰 辰之訓為龍龍者陽也六十甲子分集於十二次以為歲差而斗柄則分指十二月以紀每歲之一周天書曰辰弗集於房謂天變不應度也 極北紫宮中五星所次舍之地之總名也 揆按易繫辭易有太極馬註北辰也周禮疏引爾雅郭注天皇北辰耀魄寶是上帝之號宋隱引爾雅紫微星為北辰何休注公羊太極星為北辰陳懋齡引許慎宗毅何陳星為北辰然以為太極帝號則空無其所以為星則星動而不居皆非也毛奇齡以北辰為樞星引古尚書北辰爲星宗司馬彪後漢志北辰星合元垂耀以統諸列宿樂府上有北辰星晉志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名曰北辰其紐一星天之樞也即北極五星之一與名樞星云云其所引極是然古尚書後漢志樂府皆未指為一星之名晉志尤顯見五星之處皆名北辰毛氏乃以一星當之且創為別名樞星之說亦未可據矣江永以為指其不動處而言弄有星也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星紐星為天之樞沈括謂不動處在極星之末一度餘明末西洋人測之謂在極星之末三度其數雖無然必指極星之末言則無論一度三度而極星不能不動則度數亦無定準且此處何不因極星立名以便辨識而乃名之曰北辰耶許宗彥曰天左旋西行一日一周以赤道極為極即北辰也日月五星右旋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奇以黃道極為極即黃極也恆星七十年東行一度古法謂之歲差西洋人謂之恆星行其度右旋東行亦以黃道極為極赤道極有二一北一南黃道亦出入於赤道之內外夏北冬南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故黃極赤極相去二十三度半也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為樞故赤道極乃不動處云云此蓋由地上赤道為中分之而北為北極南為南極其說極確特未能指出北辰究係何物耳朱子以為北辰天之樞紐極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帝座乃太乙常居也其後一星分外明得些子而不甚明者為極星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著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此星近辰雖動不覺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北極即太乙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云云其說最為精之惜曰北辰專指小星之傍則小星既不甚明何以古人遇晦不知西東者得觀北辰以別之耶今按北辰者極北紫宮中五星所次舍之地之總名也指為星則星動不居指為些子無星之處則無可辨識殆以星為標準以辨度為位次者也考之晉志北極五星在紫宮中名曰北辰周髀算經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端希望北極中大星夫曰北極中大星則北極之地不僅指些子地可知其中不僅一星亦可知極星未極星旁是北辰之中心而北辰二字則不專指此辰者星之次舍也星讀人辰聲類其又曰北極者天極曰北極天之中蓋以天之中言曰極以星之次舍言曰辰名異而實同也北辰為五星次舍之地之總名則五星之周圍皆是五星雖動亦不離此朱子所謂星如人主辰如帝都人主動帝都不動也太乙之星其象帝王猶人主也其餘四星如王子妃嬪大臣之在人主側也太乙不在北辰之正中猶人主在宮亦不必居正中也 終古不動故以擬帝王之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象 中國居北極出地之四十度零人但見北極不動而不知人所不見之南極亦不動而地繞日一周為一歲地自西向東自轉一周為一日每歲分四時為四游積漸至數千年則十二次亦漸易故春秋之曆法証諸上古則稍差而不能不改困學紀聞曰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凡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見李淳風史補賈逵云古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曆初曆在斗二十一祖沖之云漢初用秦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行夏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年以中星課以蝕驗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年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此歲差之大較也 而四輔四星在其前勾陳六星擁其後二十八經星左旋五緯星右旋與有名之星三百六十無名之星萬一千二百五十悉環繞之 天地之形北極南極皆不動地每年三百六十日繞日一周五星與地皆繞日而二十八宿則經星也緯星動經星不動經星之內有三垣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張衡曰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座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日軒轅為權大微為衡衡主平也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日天旗庭主斬戮之事惟紫微垣中有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北極不移以丹元子步天歌考之五星者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為太乙之坐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緯庶子也第四星為后宮第五星為天樞張衡云此二星並為后宮也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者也其垣又曰左樞右樞夾南門兩面紫衛一十五上宰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丞後門東邊大贊府門西喚作一少丞以次卻向前門數按此乃紫微垣前之十五星東藩八西藩七南門者近閶闔門者也又曰陰德門裏兩黃聚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星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顛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帝內座後門是華蓋並杠十六星杠作柄形蓋傘形蓋上連連九個星名曰傳舍如連丁按此諸星皆在垣中華蓋合十六星在勾陳上正當大帝所以覆大帝之座勾陳六星在華蓋之下五帝內座五星在華蓋之下勾陳之上象帝皇之形御女四星在勾陳之北八十一御妻象也六甲六星在華蓋杠左傍分掌陰陽紀時節天柱五星亦在華蓋杠左傍近東垣北為法五行主晦朔晝夜之職者也又云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廚階前八星名八穀厨下五个天棓宿天牀六星左樞在內厨三星右樞對文昌斗上半月形希疏分明六個星文昌之下曰三公太尊只向三公明天牢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个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偏即是元戈一星圓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著開陽淡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三璇璣是第四名權第五衡開陽搖光六七名按紫微垣正當北斗之上天本無象可指其可指而目之者星也丹元子者隋人此諸星之命名皆法周秦說者以為用其右星經耦為而括耳 故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共字說文蓋合四手以象昇舉之形如衆手交相承奉者然 人君有德而一人高拱於上庶政悉理於下猶北辰之安居而衆星順序也清按恭己垂裳之治堯舜而後四千餘年無再見者則君主專制之世何足以語此今以議院國務院持立法行政之權而大總統受成於上各省奉行於下則北辰衆星之喻唯共和之統一政府乃足以當之且大總統有一定之位無一定之人於居其所之義尤吻合也

子曰詩三百 孔曰篇之大數也 一言以蔽之 包曰蔽猶當也鄭曰蔽塞也 曰思無邪 包曰歸於正也

朱註子曰至無邪 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

開明印書館刊印

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

愚按採之瞽矇被之管絃者曰詩詩三百篇貞淫不齊正變不同然其思之無邪則一 古者輶軒之采迎巴人下里與乎一二文人學士節爲雅正之辭乃取勞人思婦郢歌燕趙聲於大臣蓋風俗牧原願柔異性取與不止一端或托美人香草喻思哲君親之懷或取鳥獸禽魚達忠孝難言之隱皆於樂學校往且勦夫俊選而思故野鳴念野起知鄉以采編斷弓矢之則朝廷賓客之所賦者並其宜哉至於人弊本譜天親裁於以見性情言近而旨則遠辭文而意則隱有如麥秀之歌綠衣之擬騷狗在門采佞見意卽不列於三百而遊移世易猶可以反古復始以詩有升降而用思固無升降也 此無邪一語所以足括三百篇之義也

子曰道之以政 孔曰政謂法教 齊之以刑 馬曰齊整之以刑罰 民免而無恥 孔曰苟免罪也 道之以德 包曰德謂道德 鄭曰六德謂知仁聖義中和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鄭曰格來也 何曰格正也 按朱註引書格其非心爲證蒙郭象曰德者得其性者也禮者體其情者也扶屠士曰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狀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使物各得其性則用心不徑其貞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

朱註 子曰至無恥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不從而以刑一之則民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 道之至且格 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有所觀感而興起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

愚按格字訓正訓來訓至義無出入然訓正爲長考之禮記周官 禮緇衣篇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莅之則民有孫心周官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而司徒掌以鄉三物教萬民之德而爲之保氏掌諫王惡以六藝養國子以道者曰五禮而司救掌萬民之有衺惡者其有不率教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歸之圜土 政刑中有德禮德禮中亦有政刑用德禮不用政刑民不知威何以感恩用政刑不用德禮民徒畏威全不見恩二者皆失也故先王之於民也德禮爲先而實亦不廢政刑之事此章之意在辨其輕重本末非遂以政刑爲不必用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何曰有所成立也 四十而不惑 孔曰不疑惑也 五十而知天命 孔曰知天命之終始 六十而耳順 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

朱註 子曰至於學 心之所之謂之志學卽大學之道也 三十而立 守之固而無所事志 四十而不惑 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至不踰矩 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 子曰至不踰矩 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

愚按孔子雖生知之聖其學亦與年俱進者也十五者始入大學之時心之所之者學則念念在學矣然心雖向學而立足未定至三十而壯 古人三十有室成夫婦之道人長八尺學成數則謂之丈夫 則研究事理已積十五年之久此時脩身齊家步步踏實乃能卓然不移所謂立也然身雖能立心猶易動不能無所眩惑又十年而更事愈多考理愈精是是非非辨之親切是謂不惑此卽集義之學孟子所謂四十不動心者也 只是耳根硬牙關緊如茫茫巨浪中把得柁牢如千軍萬馬中扎得寨定 然不惑者於人事已有確見而性道之本於天者尚未能極精盡微又必遲至十年而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曰知命 此知如知痛知痒之知他人未嘗而自己親歷嘗之而言又不得而傳之其實在感則卽大易陰陽消長之機也 迨至天人交盡之理求之益邃得之益深又加十年涵養省察而後聲入心通不假思索 正如彈琴吹笛其腔調雖出自手口而實由耳中得之古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也凡論語所答者大率夫子六十已後之言 至於七十則又積十年此時不勉而中人心皆化爲道心無須去欲而所欲無不合理故不必有意爲方圓而悉能中矩此章乃聖人自言其心得之節候以示學者欲其自勉也 今人爲聖人謂如天之不可階其實歷五六十年之久何事不成聖人之功亦大約十年一變每變愈進愈進愈純然則聖人也我亦人也進者人所共由學者可不勉哉

孟懿子問孝 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謚也 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 懿子不告孟孫而告樊遲其人不足委曲一云孟孫問時樊遲在側 樊遲弟子樊須也 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註 孟懿子至無違 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至無違 夫子恐懿子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至祭之以禮 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

愚按孝字之本義子承老也懿子者受業於孔子者也其父僖子將死遺命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我死必使二子事之而學禮焉夫子因僖子有學禮之命故教懿子從親之命無違二字已有禮字在與幾諫章不違中庸篇順親義同而意實有別懿子知其然故不復問注家以爲懿子不達意又謂懿子不足委曲夫懿子於夫子師弟耳何待樊遲既師弟矣何不足委曲之有然在懿子則可若他人亦以從親之命爲孝卽不能無弊故復告樊遲蓋問答後遲適爲御也如曰告時樊遲在側則不當復述教誨之道多術取足達意而已書有未達雖因人以明之可也生事葬祭以禮孝之事備矣古者祭祿孝子孝孫明正統一脈相承非衆子庶孫所可干者懿子魯之世卿孝莫大於傳重故特揭祭字爲生事葬祭之本於禮無違而後推之上可以治祖禰推之下可以治子孫推之旁可以治兄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夫而後可以傳重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朱註孟武伯至之憂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身者自不容於不謹

愚按馬註唯疾病使父母憂近人或云父母自憂其疾訓皆異然朱註義長武伯生於世祿之家凡驕奢淫佚聲色狗馬皆切身之疾不必風寒暑溼而後謂之疾也昔樂正子春云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虧其親可謂全矣即此意也

子游問孝孔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或曰少孔子三十五歲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于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朱註子游至別乎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

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漸流於不敬非小失也子游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警之

愚按犬馬有養包前說義長聖人教人有專對其人言者所謂發其病而藥之也有不專對其人言者所謂扶世翊教也此章提明今之孝者正與今之從政者今之成人者一例蓋當時以能養爲孝如穎考叔舍肉遺母嘗輒宦三年得簞食與肉以遺母皆所稱爲今之孝者也子游學道而以弦歌易俗豈於親乃有失敬之理其問之意正以時人於孝養二字混而爲一故質其疑耳夫子明養與敬之別判然不同而犬馬上加至於以爲詞則自今之孝者以至愚夫愚婦而極於犬之爲人守夜馬之爲人代步何一而不有養者參說文訓供養從食羊聲按天生人物皆能以力自養人少不能自養父母乳哺之人子除養父母外又終三年之喪以報之此天下之通義也犬馬不能自養人飼畜之犬馬以守夜代步養人故曰皆能也濟按若作養犬馬解不惟擬於不倫且其文當作皆有以養皆能養之不當用能有二字今細玩語氣犬馬緊對今之孝者言能養二字緊頂上文能食來皆有二字針對是謂來若曰第以養言則不獨今之孝者能之即犬馬皆能有之口吻較合且六畜惟犬馬獨能竭力爲主故以比能養親者此漢唐說經諸家所以多從包氏前說也言此者正見人養親與犬馬之養人同人能於養中致敬乃謂之孝不然風俗惡薄日趨於下彼犬馬無知以守夜代步爲職分之當然而爲人子者觴酒豆肉形爲德色並犬馬之不若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包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鄭曰言和顏悅色是爲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馬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鄭曰食餘曰餕按陸德明釋文饌鄭本作餕音俊餕謂父兄之餘今不從曾是以爲孝乎馬曰孔子諭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爲孝乎未足爲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爲孝耳曾則也

朱註子夏至孝乎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

愚按說文饌乃籑之或體籑訓具食從食算聲具食於父兄也色難包氏與朱註異然下服勞奉養皆就人子言之則色當爲人子之色朱註義長子夏作儀禮喪服傳其體理極縝密然喪親乃至無聞蓋其人事能盡而天眞不足無以誠於中

卽無以著於外故其平日見於面者少和愉之容而夫子因其所失而告之也觀曾子數其三罪亦可見其大略矣(檀弓子夏喪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况喪子而喪明又有昧於全受全歸之義耶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

朱註(子曰至不愚)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發謂發明所言之理

愚按顏子資質在聖門諸子之上如愚二字正所以形容其不愚不違何足貴足以發斯爲貴耳發如萬物發生之發顏子聞夫子之言隨時隨地觸處皆能通貫譬猶天地回春而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也

子曰視其所以何曰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觀其所由何曰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有所匿其情也(皇疏江熙曰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朱註(視其所以)以用也(觀其所由)由從也(察其所安)安所樂也(人焉廋哉)焉何也重言以申明之

愚按以爲也所爲有善惡之分也(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置以之義文左爲右注故曰能左右此當象善惡言之人之善惡先必有所爲善用善言教以束身心則善用邪說淫辭以侵耳目則不善)由者心之萌動也(說文有㽕無由由字從丂由聲則說文本有由字可知由者果於由初生之象以草甲言之則爲甲以萌動言之則爲由物漸事長不息之意也)安者息也由安相對而言說文有叟無廋廋當作搜(廋之爲搜本義只作搜求此作匿解正如亂則爲治乃反言以決之非正言而引長之也)人不易知以其善廋也若始視其所爲而有以定其善惡(然不無掩著)繼觀其萌動之初善惡不及掩著之地(然或一時之善不能長久)而又終察之於尋常日用居處飲食之細則亦何所廋哉重言之者猶曰可廋於此而又焉廋於彼云爾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此章三句乃夫子引官人篇之辭下二句乃夫子之言蓋爲有位者用人行政而言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何曰溫尋也(按溫訓燖溫者溫本熱之水引申之凡物將寒而重熱之曰溫)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師也

朱註(子曰至爲師矣)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

愚按師卽謂此溫故知新之學非爲人之師也(說本孫應鼇)凡人於故者時時尋繹之則於故者之中每得新意天下之義理無窮人心之濬發亦無窮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是已(謝按溫故知新本爲己之學非以爲人且其所造正未可量不僅可以爲人師孟子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夫子豈獨喜爲是計細味此章語意正與子張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互相發明蓋師也者我所講業講益者也溫故而知新則所乘日益不待外求師而皆此可以爲我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

朱註(子曰至不器)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一材一藝而已

愚按人之材質大爲梁棟細爲楹題貴爲簠簋賤爲瓦礫皆各有所用或可小知或可大受各成一器惟君子無可無不可大小方圓不拘一格也(又按周官三百六十皆各有所治惟冢宰無所不統其餘惟三公乃得坐而論道則不器豈易言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

朱註(子貢至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愚按此卽中庸言顧行行顧言有餘不敢盡不足不敢不勉之君子也(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卽是此意又按古今立言之人大抵於躬行心得後徵得到見得透然後以數言略述生平或又弟子會萃所聞以備遺忘以詒後世者言不顧行則非所以爲君子矣)子貢能言夫子恐其言過於行故以此告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謝按何晏集解本引此爲孔安國注據左氏文十八年傳正義爲鄭注今從集解本)

朱註(子曰至不周)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

愚按周之爲字以四圍環轉爲訓比之爲字則从之反耳淸按陸佃曰二人向爲从反从爲比此論君子小人兼學術治術言之學術之隆汙治術因之而升降其始由一二學士大夫相標榜其終遂至朝野紛紛黨同伐異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至無倒混亂而莫可究詰矣夫子指出公私分界爲千古立之防制不啻於十世百世前已知有漢宋明黨之禍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思而不學則殆**何曰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

朱註子曰至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愚按思學不可偏廢一偏廢則罔殆之弊乘之如今日漢學宋學之分門訓詁考據詞章之各據一偏以成一家言者大抵皆爲學之始有所偏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何曰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皇疏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

朱註子曰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尤甚

愚按當日所謂異端惟是處士橫議百家之說並進耳不惟無所謂釋家並道家亦非今日之道家也按佛經者天竺之書歷六朝唐人繙譯而成仍是中華之言只大旨是竺國之意耳至如道藏雖託名老氏然漢之言道者只謂黃金可作不死可得蓋所以投秦皇漢武之私好如文成五利皆此說也後漢張道陵始創五斗米之教嘗謂漢中其流派乃分在江右之信州至唐元宗以老聃爲始祖乃有夢眞容之求唐末高駢好怪妄愛光庭呂用之等輩爲異惑其道乃大盛若六朝諸頗支遁者流則以僧而慕道人之名元虞集輩諸書又編繕書以釋佛經疑於合道與儒釋而一之至宋徽宗寵林靈素於是別道另爲科條之書而三教之名乃分著於世然文人學士往往不喜道而喜釋者以道素學術本淺其書又不若釋氏之有文人潤色故也古先聖王之道一而已矣端者如木之一端叩本則末應叩末則本應若異端則別有一端雖在天地陰陽氣化之中然專攻於此則竭其人之聰明才力可以無所不至如洪水猛獸盜賊其爲害甚矣淸按近今說經家或說攻爲攻擊已爲止謂攻去異端斯害也止並引孔子責原壤誅少正卯爲證於義亦通然不如朱註較得聖人氣象且責原壤誅正少是不得不然之事他如以德報怨及直躬證父之類聖人皆摘言以正之非以攻擊爲事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孔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卞人少孔子九歲**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朱註子曰至是知也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弊亦不害其爲知矣況由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愚按此章之意朱註謂誨以知之道據韓詩所引又似爲言而發韓詩外傳三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然細味經文語氣實爲所誨而發若曰由我誨女者女知之乎知之則以爲知之不知則以爲不知如此則所不知者不至混其所知乃爲眞知知不知皆指所誨而言

子張學干祿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干求也祿祿位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包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

少悔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朱註子張學干祿子曰至其中矣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愚按古人爲學凡古今常變之理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及一言一動一名物一事理凡有切於一身之用皆是也及周之衰急功近名之士如名家法家縱橫家兵家漸至各爲一學以求仕進子張才高意廣志在用世雖未別立門徑而其所學好高務遠矜奇立異有急欲自見之意故曰干祿干之爲言犯也其始不過思出其位而久之必至逐末忘本故夫子以言行之切近者告之然國家課士之法實亦不外士子課身之法能修其身不患不見用於世在其中者自然而然不須干而自得也謀道章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君子憂道不憂貧亦此意

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包曰哀公魯君之謚也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包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鄭曰措投也按鄭本錯作措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朱註哀公至不服哀公魯君名蔣謝氏曰好直惡枉天下之至情順則服逆則去必然之理然或無道以臨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愚按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謹按論語記夫子與弟子言皆曰子與他人言則曰孔子對君則爲孔子對曰然於季康子亦有用孔子對曰者豈以孔子爲季氏吏耶其與康子言不用對曰及於弟子問有用孔子曰者皆文作有詳略無他義也 服者心悅誠服也君賴民奉之而後爲君民亦賴君之教養而後遂其生是君民固相爲維繫者也然民非君所能獨治必設官分職以治之官之直枉民心自有公論特舉錯之權操之君耳君舉錯恢於民心譬如四肢有痛癢心先知之而手足從而抑搔之則天君泰然而百體從令矣竊按孔子當君權時代而直抉民心所以服不服之故以告哀公蓋已隱隱有注重民權之意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孔曰魯卿季孫肥也康謚也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

朱註季康子至則勸張敬夫曰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愚按季康子秉魯政時孔子自衛反魯乃冉有爲宰與齊戰勝之後其問敬忠勸三者蓋欲用民以戰勝鄰國非有富教其民之心也故孔子就所問者答之而更無餘辭欲民之敬莫如己先示民以莊莊嚴重也欲民效忠莫如己先示民孝慈孝以事親推之人則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是也慈以畜子推之人則十四以下不從征役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是也又如春饗孤子秋食耆老鄉大夫辨民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則國中不及七尺與六十者野不及六尺與六十五者皆不征可知亦孝慈類也 欲民之勸莫如進賢教不肖如三年大比賓其賢者能者而升之司馬辨論官材以詔王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祿其不率教者移之郊移之遂不變屏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皆舉賢教不能之事也 上自盡其爲上之實而下自化之惟上所用無不如志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包曰或之言有也人不顯其名而略稱爲或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曰孝乎惟孝按何晏集解本乎作于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正道即是與爲政同耳

朱註或謂至爲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子曰至爲政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按朱注從今本尚書解之 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

愚按包咸時石經文乎作于孝于惟孝句按毛奇齡謂此雖引君陳篇而自爲辭句如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是曰文稱其中四字因別爲辭者臣不藏簡在書亦孟子引泰誓有罪無罪惟我在句亦自成文皆非原文古人引書例類如此若其解則如禮云禮乎漆語肆乎肆韓文乖乎其所之類實孝之至也成文則較宋監本之說爲優今乎字從今本而句從包氏 孔子爲國不外乎禮孔子生平只一禮字禮字之注腳便是正名二字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正其名惟之司徒司馬司空各此官即盡此官之職人人各盡其職則萬事萬物皆得其理矣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衛靈問政子曰俎豆則嘗聞軍旅未之學蓋正名即是禮也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也若孟子一生則是仁義二字如五畝之宅一章其所設施皆推本仁義實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然節文斯二者即是禮是孟子雖言仁義而舉而措之仍是禮也然則孔子一禮也孟子亦一禮也曾子之大學三綱領八條目禮也子思之中庸位天地育萬物亦禮也然之禮實之禮最近一曾子之行禮而已矣 而禮之爲用正名爲先當定公之初逐昭公之季孫意如尚在欲討之則勢不能不討之則名不正故孔子不仕及意如死桓子執政家臣陽虎及公山弗擾等叛蓋無暇及之名分既紊故孔子不仕至定九年而後爲中都宰爲司空爲司寇遂攝行相事會夾谷與孔子豈不仕哉特定之初年則有所不能者耳 或人不察謂新君初立國事更新正可以有爲之時故以不仕爲疑夫子不便明言此意惟言國之與家爲政則一孝友于家即爲政也按不正其家不能正國不正其身不能正家則是言家國之政相通而身之出處不可苟己在其中 奚必於國而後謂之爲政哉此雖託辭而爲政之本實不外此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輗

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軏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鄭曰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

朱註子曰至行之哉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金澂引曾釗介曰大車制於車人其輪方而不廣用兩轅自車尾直貫至輗端其端有衡衡下有兩軛即輗也輗自有六尺之長而非即衡之謂則謂之輗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非也小車制於輈人其箱廣而不方用一轅自軫前兩曲而系衡衡以縛軏軏即軛也軛自在七寸之間而非即軏之謂則謂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亦非也又附考曰平地任載曰大車如農有役車兵車有乘車也車前直出之木謂之轅小車之轅亦名輈大車轅長二丈七尺小車輈長一丈四尺四寸大車兩轅一牛在轅內以牛領低故其勢直小車一輈兩服馬夾其外以馬領高故其勢曲

愚按輗軏大小車之說金澂最得之夫大車小車之分在牛馬之二轅一轅一轅轅端之衡亦同謂之衡者權衡之謂同一橫木而取其平雖平而又可以低昂俯仰與牛馬相協故謂之衡但衡可合轅端而不合牛馬之頸故衡下別制爲輗軏二物上以合於衡下以合於牛馬頸使剛柔應節而牛馬亦適與輗軏之短長疎密相合而不離如人必有信乃能涉世而無阻也春秋之世專尙詐力自以爲可行故夫子喻之以此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孔曰文質禮變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

朱註子張至可知也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至百世可知也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已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愚按中國自開闢以來迄於漢宋制度文物屢變而綱常不變故朱子從馬氏以綱常訓所因今泰西諸國設官出治頗合周禮而倫常之實則異焉是綱常非百世不變者大傳曰聖人之治天下也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得與民變革者也服色者服如服牛乘馬之服謂戎事所乘夏乘驪殷乘翰周乘騵後世如史記匈奴圍平城其馬西方白東方青北方黑之類色者祭牲所用之色夏元殷白周騂是也徽謂旌旗若周禮九旗號謂號名周禮大司馬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者是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此損益可知之說也清按漢宋諸儒以綱常訓所因謂百世不能變今仁義禮智信固猶是也而共和政體已定則君爲臣綱之說變矣男女平權則夫爲妻綱之說變矣西人至成年各國之例不一有以十八九歲爲成年者有二十一二者而以二十歲爲多卽有自由之權父母不得制之此風漸已東被則父爲子綱之說又將變矣然其實西人仍親其所親尊其所尊長其所長也其男女之間亦不能無禮以別之也則治法可變而治理仍不可變詳見凡例大傳所戴斯損益可知之眞義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 **見義不爲無勇也** 孔曰義者所宜爲也而不能爲是無勇也

朱註子曰至諂也諂求媚也見義至無勇也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愚按己之祖宗則其鬼也若魯祀羣巫鄭祀周公衞欲祀夏相則非其鬼矣非鬼而祭意在邀福卒之福不可邀徒形其諂耳未見義而不爲無足怪見而不爲一由於畏難一由於避禍畏難不過庸碌者流委靡不振避禍則賢者不免夫過禍而在所當避避之可也如不當避而避之則畏葸退縮是無勇矣朱子從得遂而恢書不上亦未免見義不爲若明季周順昌之較于魏閹以求與楊左諸君子同死則又過於求禍者也豈知富貴在天死生有命邀福者未必得福避禍者未必免禍小人枉爲小人哉

論語稽　爲政稽第二終

後學襄陽王汝玉子珩
後學天門程炳金星坡
男　廖勤　紀三
校字

維新印書館刊印

論語稽

八佾稽第三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湝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致中文叔 金匱丁福保仲祜 參校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 按左傳晉悼公女樂二八晉氏有樂隸女樂二八則古者以八人爲列故服子慎謂六佾當爲四十八人四佾三十二人二佾十六人漢儒朱註則一說人數同佾數則二佾四人何以爲舞邪 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 白虎通天子用八以象八風八風者八方八卦之風也北曰廣莫風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自八已下降殺以兩季氏自文子武子平子悼子康子五世註舞云桓子者時孔子與桓子政相值 朱註孔子至忍也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懋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二人不能爲樂以女樂二八之言證之人當爲八之訛 其衆萬於季氏則自平子 意如也 已然孰不可忍者蓋謂季氏無君之心即舞佾已見不待乾侯之逐也 漢書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見劉向傳亦此意 八佾者天子之禮魯之僭用自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始 魯僭用禘禮見禮運明堂位之說實 其羣公之廟未聞用之當仍爲六佾 補按仲子宮桓公母實惠公再娶之夫人其宮先未用六羽及隱公將考仲子之宮欲舞以夫人之禮乃問羽數於衆仲是時魯之先公廟皆用羽然發問不知其數特以仲子之宮事屬創見故之耳仲子一婦人並非諸侯衆仲又未言仲子當用何羽而隱公聞言之下遂用六羽蓋取婦人無專從夫之爵之義惠公諸侯也故仲子爲夫人故取諸侯之羽也然則惠公廟舞六羽矣惠公六羽而襄公之六羽可知矣桓公時當是季氏亦祭已所私立桓公之廟取其六佾之四以配已廟有之四而成八佾而襄公廟祇餘其二然則八佾之僭始於是故劉向云然 季氏無論且大夫四佾平子見周公廟八佾因亦加之已廟以爲觀美古人制禮一舞一容皆有意義季氏遂僭奢在他人亦遂僭視之而不知失其本心則何事不可爲見微知著防於未然惟聖人能燭其幾也 補按此即三家所立桓公廟之庭也以季氏者季友爲桓公子又輔莊公除弟牙爲宗故世制立於宗子之家以立宗言則稱季氏以氏族言則稱三家故本毛奇齡

三家者以雍徹 馬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也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 按包注依詩毛傳辟爲諸侯公爲二王之後 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朱註 三家之堂 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懋按徹即有司徹也周天子正祭既畢則歌雍而徹其俎 按此蓋賓尸之時此後則賓升堂而旅酬矣又按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又小師徹歌注云徹而歌雍 魯僭禘禮以文王爲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其祭時遂用雍徹然已於天子辟公之義無取矣三家同出桓公 禮記有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云云 堂即三家所立桓公廟之堂 說見上章 三家不繹詩義但因魯之僭用而亦僭爲夫子即詩辭中字句以明之以見無此穆容何取此詩令其何復思之或可翻然返耳 詩按禮仲尼燕居孔子言兩君相見之禮賓出以雍徹以振羽之後徵之歌不均辨直禮記一書爲孔門弟子所傳或秦漢諸儒所增其他樂闕度大抵皆春秋時所現行及春所常用者其中或遇有闕或出於儒私增之制記者或所見聞而記之遂謂禮當如是而不能辨別其是非其所載孔子之言又或由師弟授受傳聞或得傳記故有闕誤以考見者固多而其違聞誤者亦不少要當據理以去取之而已大春秋之世以舞樂爲禮之物且以如大夫之僭者爲放浪而不復辨此禮此樂之何以應用此禮叔不拜稽首文王而拜鹿鳴之三詩人所以言大拜禮之問遇然則禮時所謂雍徹及象武振羽諸侯亦必得人請於是而有相見用之亦僭竊之一端記者不察而記入夫子之言耳若則辟公天子之義取甚觀左氏傳稱有辭樂賓祭用之以見不全之乘林亦可見其非禮矣凡禮所記皆當以此觀之又按象武夏籥謂樂羽參振貫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

朱註 子曰至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李氏曰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懋按古者冠昏喪祭無一而不本於禮而有節而和又無一而不比於樂升降拜跪揖讓也樂即節宜此升降拜跪者也不仁者生理已絕安能節和 皆之俱制爲一綱目而綱板不合和矣

林放問禮之本 鄭曰林放魯人也 按放孔子弟子字子邱見闕里文獻考 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

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鄭曰易簡也

朱註（林放至之本） 放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不在是故以爲問（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禮至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言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禮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愚按奢者儀節之繁易者變除之次（易訓變易之易） 儉者太羹元酒之眞意戚者躃踴哭泣之至性禮無儀節則失之野喪不變除則過於哀是故行禮於既獻酢之後有酬有旅不覺遂至賓主百拜居喪於既虞祔之後有練有祥不覺遂至以葛易麻由儉而漸奢由戚而漸易斯亦人情所必至特春秋時酬酢往來專尙繁文而臨喪不哀至原壤敢爲登木之歌宰我且發短喪之問則奢易而竟忘其本矣夫子既大放之問又曰與其奢易寧儉戚者蓋有感於時俗之言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朱註（子曰至亡也）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愚按夷狄雖文化未開然條教號令類能劃一蓋開闢較遲風俗醇樸出於人心天理之自然而非由勉強若諸夏則春秋時僭亂相尋弒逆迭見世道之淪胥極矣清按此爲共和而治時言之也周厲無道國人逐之出居於彘周公召公共和而治故孔子言夷狄雖有君長而仍不免爲夷狄不如諸夏雖無君猶能自治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時仕季氏救猶止也（皇疏）（鄭註周禮云旅非常祭也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尙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

朱註（季氏至林放乎） 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勵冉有也

愚按周官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爾雅曰旅陳也陳其所祭之事以祈福也鄭鍔曰旅如爲賓旅之旅既旅楚宮旅平九山刊旅之類皆因水災之後而合祭也國有大故而祭五帝則合五帝與四望之山川旅而祭之） 據此則常祀者祀之地與期皆有定旅因國有故而祭則地與期皆無定季氏之旅殆亦有故耳夫子言此之時必猶未旅若已旅則成事不說尙何救之足云季氏媚神謂可希儌來之福然儌來福果可希乎林放人也猶知繁文縟節之無益曾是泰山之神而歆此不義之祀乎泰山之旅春秋未書意者因夫子之言而遂止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 揖讓而升下而飲 王曰射於升堂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 其爭也君子 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

朱註（子曰至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從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也

愚按大射儀司射命三耦射（三耦者射必以耦此耦之數三也司射命之射而後射） 西面出次（出所立之位次也） 揖當階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此升時揖讓也卒射北面揖揖皆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今文作稅釋文曰說作挩束也按挩束必以決拾說者解之也） 決（決猶闓也天子用象骨諸侯大夫士用象骨用骨射以右巨指鉤弦決乃著於右大擘指以鉤弦者也按決即今之扳指） 拾（拾射鞲也未射時謂之拾射時謂之遂拾者謂更也或取弓矢以見威儀之意也） 襲（服也出而射射畢而服也） 反位此下時揖讓也司射命設豐（豐在堂上西楹之西） 勝者之子弟洗觶升酌散奠於豐上（所以承觶似豆而卑） 勝者袒（袒左衣也按古者吉凶事皆左袒惟受刑乃右袒） 決遂（遂射鞲也以朱韋爲之以遂弦者也） 執張弓（張弓謂而執之也） 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左下卻向後也） 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飲射爵者不勝者飲所罰之爵也） 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交於階前

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此飮時揖讓也古者凡祭必先行射禮以擇士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乃得與祭又鄉大夫三年大比簡興賢能以鄉射五物詢衆庶則射乃古人進身之階不得不爭然爭之中仍不離禮樂之事君子者成德之名德之所以成正在此禮陶樂淑中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 [illegible] 鄭曰文成章曰絢子曰繪事後素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喩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曰禮後乎孔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喩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

朱註子夏至何謂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子曰至後素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繪畫之事後素

功禮後乎至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愚按後素之訓朱註義長子貢天資高明子夏學問篤實雖有不同而及其知之則一也凡古之言詩者類如此若泥於章句拘於詞詁者不可與言詩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鄭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朱註子曰至徵之矣徵證也 [illegible] 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愚按武王克商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其後封之者曰東樓公投殷之後於宋 [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本宋人時代相去未遠以周所因革而考二代之禮可以得其大略故曰吾能言之 [illegible] 但其分封之子孫不能保守其祖宗之成法以至散亡 [illegible] 故雖心通其意而不能代創一書以補其缺此不能不歸咎於文獻之無徵也 文如孔壁藏經之類獻如伏生口授尚書之類大抵歷一番世變即多一番散滅況古人簡策繁重皆寫以[illegible]不似後世紙墨之簡易又夏商鼎彝之銘勒不過數字至周乃有數百字之多由質而漸文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鄭曰禘祭之禮自血腥始 皇疏謂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又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只依注解之禘者諦昭穆也禘必以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未毀廟之主亦升於太祖廟序諦昭穆而後合食[illegible]王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酒獻尸以灌於地以求神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則太祖之主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爲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之孫爲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illegible]爲酒酒成則氣芬芳條暢故呼爲鬯[illegible]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神也又註祭統君執圭瓚灌尸章云天子諸侯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又註[illegible]曰灌是獻尸尸得獻乃以灌地是鄭注不專指灌地或曰灌尸或曰灌神也

朱註子曰至之矣魯之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方祭之始用鬱鬯酒灌地降神魯君臣當此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懈怠而無足觀

愚按禘有大祭之禘有時祭之禘周天子五年一祭始祖所自出於始祖廟以始祖配之謂之禘夏殷於春夏之時祭亦謂之禘魯則以時祭之禘僭大禘之名祀周公於太廟詳見下章雜取四代之服器官而兼用之或降或殺取義紛淆 孔氏以爲逆祀僖公辨見下章 爲未僭耳 謹按王制天子諸侯之祭夏曰禘此時祭也天子諸侯皆行之者也周禮五年大祭之禘此天子祀始祖所自出於始祖廟而以始祖配之也諸侯不得僭者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曰季夏六月不曰五年則是時祭也曰以禘禮蓋用大祭之禮也用大祭之禮而以時祭行之所以巧爲避飾也蓋禘者古以爲夏祭之名周人以之名大祭遂改春夏祭曰祠禴而諸侯猶有相沿未改者如襄十六年齊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也凡大祭之禘祀始祖所自出於始祖廟者閔二年吉禘於莊公昭十五年禘於武公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皆非始祖則凡此之禘亦猶祫禘蓋將時祭之名而非五年大祭之禘也但即五年大祭則禘爲非禮夫子宜曰禘吾不欲觀而何 朱子以爲灌後懈怠亦非確論惟灌時 鬱鬯灌地降神始事也迎牲殺牲血腥始事也於是薦熟俎三獻謂之饋食然後有加爵[illegible]而後禮成 鬱鬯用黃目猶

侍髹漆乎其不曰禘其不欲觀者以六月之禘義納時祭之禘也其曰旣灌不欲觀者以其僭用大祭之禮樂各器而惟方祭之始灌地降神其器未僭也考明堂位論周公曰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白牡殷牲也山罍夏尊也惟天子得備四代之器物魯用之僭已甚禘用黃目黃目時王之制非有所僭禘之行先用此器故此時可觀其後則白牡山罍僭者紛矣故不欲觀 孔子仕於朝廟祭則有職守不能不入而助祭而委蛇不可緘默不能救正無術故言不欲觀以微見其意 或疑使孔子仕爲宗伯當如何曰過事補救使不過於禮僭不能則去位而已然不如先不爲宗伯之爲愈 蓋即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之意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 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君諱也 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朱註 或問至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語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所當諱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

愚按禘之說聚訟久矣 戴記自出之文鄭注爲感生帝而正義申之以爲感太微五帝之精至劉氏乃謂虞夏禘黃帝於顓頊之廟殷周禘嚳於契稷之廟宋神宗謂審諦其祖所自出此本祭法以祭始祖所自出而言諸者也魯賜禘爲非禮明堂位以爲成魯祭統以爲康周公升子謂成王之賜與伯禽之受皆非劉意林陳止齋據呂覽謂惠公之世請於平王王不許而遂僭之然則非祖文宗武之遺而周遷衰世之法與曲縣繁纓之請同此辨成平禽惠之賜受請僭以魯之所用禘而言者也鄭曰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孔穎達曰禮有小者稱大者稱禘而祫稱者聖人法天三年一閏五年再閏說又見白虎通而本於緯緣稽命徵故鄭氏云然此論禘與祫之別者也鄭謂禘祭各就其廟而孔安國則曰毀廟群廟之主合食於太廟許慎說文謂審諦昭穆故東觀漢記張純賈逵說昭穆尊卑之義何以言不合食朱子獨主趙伯循配之義謂除始祖外不及群廟以爲祫祭乃及群廟此論禘之合食不合食者也王制祭統皆曰夏禘正義曰四時祭夏之祭一名禘此論時祭之禘與五年冬至之大禘異實而同名者也春秋書禘於莊公鄭氏謂主此說而不知莊公非始祖是時祭之禘非大禘也爾雅釋天禘大祭也正義曰圜丘祭天名爲禘按此即郊祭以始祖配之名但祭所一在圜丘一在始祖廟爲不同此以禘爲郊之一說也又春秋書大事公羊曰祫也左氏曰禘也孔疏曰祫即禘也此又混禘祫爲一者也胡氏傳引程氏曰禘其自出之帝東向之外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自出之帝則亦於大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則又以天子諸侯分禘祫之名而明魯之所以有禘者特賜故也此又禘之一說也 大抵經無明文雜以讖緯益難定論或人又不足以知此故孔子以不知答之然周人易春祭曰祠夏祭曰禴而以禘爲大祭五年冬至一行之以祭始祖所自出則周之禘惟以祭始祖所自出爲斷 禘從帝如瓜瓞之有根蔕然祫從合合者會合之義也 魯雖僭其禮樂而行以六月 明堂位 其後又四時行之無定期 閔之吉禘莊公以五月僖之禘太廟致夫人以七月昭之禘武宮以二月禘襄公以九月定之禘僖公以十月 則魯之禘當以時祭僭大禘爲斷 諸按舊之說紛矣宋神宗謂審諦其祖所自出許慎謂審諦昭穆朱子謂禘不合食而祫合食孔氏謂禘亦合食馬氏謂禘大祫小鄭氏謂祫大禘小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正義據爾雅以禘爲祭天而混於郊戴據春秋僖八年禘於大廟用

致夫人而譏於郊鄭氏注祭法及小記以爲祭天注詩頌以爲祭廟注郊特牲以爲當爲禴注祭統王制以爲夏殷之祭名奉談以後復有感生帝之說魯之用禘禮記以爲廣魯康周公乃成王之賜呂覽以爲惠公請之平王千古聚訟莫衷一是今考大傳不王不禘祭法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郊特牲言春禘祭統王制皆言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又左傳禘於武宮莊公襄公僖公皆非始祖廟又皆人云烝嘗禘未詳祀據此則禘乃夏商時春夏時祭之名周人以禘爲大祭故春曰祠夏曰禴而以禘有於時祭仍禘之舊稱者此郊特牲祭統王制左傳之所言皆指時祭也大傳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以始祖配之周人禘嚳而不聞有毀廟祭於大廟是周人改作大祭而禘之義惟當從宋神宗趙伯循及朱子之說以祀始祖所自出於始祖廟而始祖配之爲禘禘無合食之明文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僖公亦無大事爲禘之明文則諸侯公非合食之確據以大傳大夫士有大事者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之文推之則春秋所書之大事當是祫祭孔穎達取義說又取義經緯從合有合食之義是朱子謂不合食之說可從而孔安國之說不可廢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有明文是賈逵劉歆之說非也祭法郊禘分言郊以祭天則禘即非祭天矣且時以始祖配所自出郊以始祖配天我然辭事是正義據爾雅鄭氏注祭統小記以禘爲祭天亦非矣至太廟而致夫人乃魯一時之變禮此不得引以爲證禘之禮也至於感生帝之說則讖緯以後始有之不必辨也他若大小之說則禘以五年祫以三年禘之義在配始祖所自出祫之義在聚群主合食則馬氏之說長於鄭氏也禮記云不王不禘又云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干祫及其高祖則天子禘祫諸侯祫而不禘大夫士者於君而後祫胡氏之說可據也以魯之所用言之則成王伯禽皆者且皆非承周公之訓而無賜受之事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則當據呂覽爲是惟呂覽言請於王而不云請禘則魯之僭禘是否始於惠公有難臆斷者耳或以謂僭始僖公據僖八年春秋也然此實因用致夫人而書而春秋於禘之無變故者皆不書則非僖始僭禘之確據且閔二年已禘莊公則其僭禮非一日矣至於禮記一書雖出周秦西漢諸儒之手而祭統明堂位仲尼燕居諸篇假託孔門再傳之弟子所記大抵取魯所現用之禮樂制度與夫文物而張大其詞間又附會以夫子之言其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當是魯之託詞不必實有其事然則魯之禘其禮樂雖僭大祭之禮而仍以時祭行之巧爲飾避相沿既久乃託辭成王所賜以康周公於是明目張膽且用其樂季氏所君相見湣廟象武斯旅據羽之所以記其隆及後世私強公弱三家亦襲僭歌雍至公廟者二人而其餘乃甚於季氏謂非變本者加之厲哉 大凡祖宗能庇廕子孫與否亦視其名位之大小故士祭二代大夫祭三代諸侯則五代惟王者最尊故可至七代九代今禘禮則又於七代九代之上追本求原祭始祖所自出譬之樹木根大則枝茂其高百尺其陰之廣亦必百尺王者由下溯上能探一本之原即由近及遠能指天下之事故於天下如示諸掌指掌者非僅言其易亦有指知寸之意也 天地祖宗自吾身推而上者也天下民物自吾身推而廣者也上窮一屬則下關一屬譬如上推及父母旁關便及兄弟上推及祖宗旁關便及族姓推及始祖所自出則上極其至故旁可推及民物說本陳理齋

祭如在 孔曰言事死如事生也 祭神如神在 孔曰祭神祭百神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

朱註 祭如在至如神在 程子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子曰至如不祭 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愚按祭如在二句蓋古語記者引之先經以起例也 說本陳壽 祭必先散齊次致齊致齊之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如見其所爲

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祭之所以如在也 聘大夫於五世四世已上則不祭以禮容不可勞煩故也 若祭外神卿大夫則不過五祀而已 五祀曰門曰行曰戶曰竈曰中霤祭法有司命中霤爲七祀 其功德皆切乎日用與人相近大抵祀人鬼之始創是事者立尸以象之既立尸尸則有飲有食此祭神所以亦如神在也凡此皆以己之精意逆鬼神之精意而報享之然後此祭爲不虛若己不親祭而使他人攝之則精意不洽雖祭猶之未祭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孔曰王孫賈衛大夫 正義曰御覽五百二十九引鄭此注云王孫賈自周出仕於衛也按白虎通姓名篇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是賈爲周王孫也翟氏灝以賈爲靈王孫成簡以爲頃王孫翟玉繩以爲康叔子王孫牟之後以王孫爲氏非自周出仕也 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者執政者也欲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鄭曰奧西南隅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

朱註 王孫至何謂也 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 見月令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 子曰至禱也 天即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奧竈所能免乎

愚按奧竈天之喻孔註與今從朱子奧在室之西南隅 奧竈有在廟者有在家者廟之奧後有室其奧與在家者亦同爾以祖禰爲主家之五祀人爲主消按毛奇齡稽求篇駁朱註曾之弃已辨之矣毛氏又謂家中之奧爲男女臥寢之地此亦不可不辨攷爾雅釋宮古者有室自牟以廟寢之制之室自牟以後寶之制之室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則朱註室西南隅其室正指此凡所謂遷寢正寢外寢皆指此古人惟齊戒居之侍疾居之有疾居之殯斂者主亦在此五祀亦迎尸而祭於此若平日則居燕寢婦人居內寢不在此也何男女臥寢之有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於其所而迎尸灌以降神 如門則在大門戶則在室之戶行在大門外設地中霤在室之間承霤之下竈在竈陘 既降神乃迎尸入室居奧而行朝覲之禮 上古營窟開室而取明與奧不相通至周時始兼之 竈非一所祭亦不一例 祭則設竈於廟門外東方以盛牛羊豕鼎則於東方之東設竈以烹狗鄉飲酒又爲爨於西階以炊黍稷爨則周人爲竈於西堦下設水以沐尸此竈之不一所也因祭而祭竈則有爨祭之禮其神一爲爨宗婦祭之禮器所謂燔柴於奧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其禮極簡乃祀先炊之神也一爲五祀之竈祭之即禮所謂設特牲三鼎三豕又剝心肺肝爲俎行禮時俱在廟也尸卒食之後若夏月行竈之常祀則不在廟而在家其立尸灌地降神一如常祭迎灌畢乃迎尸入室居奧面特牲之設酒醴之陳俎之有心肺肝尸之時結時

設一如常祭 於竈陘灌地降神因其用事之所求而報之也於奧迎尸設牲牢納之於常尊之處而享之也時人以謂奧擁虛位竈握事權尊其所當尊不若親其所常親故創爲媚之一說賈乃引以喻君與己而諷孔子以所媚故孔子據理以折之曰獲罪於天正見媚道之無所施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

朱註 子曰至從周 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

愚按郁古論語作彧說文無郁字當作彧有文章也從有彧聲彡下注云彧也郁蓋同聲之借周兼二代而損益之所以郁郁文盛 周世按日知錄曰一端蓋周亦助是法乎殷也學校一端大學在國小學在郊是法乎夏也封國則五服亦宗夏制而於其外別采衛之名建官則六卿亦本殷法而稍更其司土大宗之位選舉則五教射士二陳詩納賈則同述職則四朝與爲六年而數賞試功不異宗廟雖有七亦仍二祧二宗之殊其爲七廟同也明堂雖有七室亦別北爲五室同也既祫或以時追或以草而或以嘗觀其爲三加同也昏禮或迎於庭或迎於堂或迎於著其爲親迎同也祭享或饗食或非別年之心也祈祝或附辟或附吳莫非求神之意也推之一事致一服物如干例則皆所載莫不參夏殷而斟用之所謂監於二代也

子入大廟 包曰太廟周公廟也 按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 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 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 孔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 子聞之曰是禮也 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愼之至也

朱註 子入至禮也 此蓋孔子始仕時入而助祭也

愚按學問之道知行并進然必既行乃爲眞知夫子少時以乘田委吏入叢目執事之役則先祭一日必習禮樂必省器此時初入太廟安得不問若既爲司寇奉犬牲又當正祭之日則奏假無言豈有逐一諮詢之事乎鄹人子者如文九年經書許人又如傳稱新築人仲叔於奚之類非有所譏特夫子是時年尚少名位未顯故係以父邑而曰鄹人之子耳

開明印書館刊印

子曰射不主皮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按此本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既獻賢能之書於王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鄭曰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復曰和容中不踰不中不僭也興舞其節比於樂也嘉言傷慟之器畢曰五物皆以射爲主則和容之類乃鄉射之五物也射以觀德而和爲德之末射以別行而容爲行之末射不主皮而主皮爲射之末射之文欲比於禮而和容爲禮之末射之節欲比於樂而興舞爲樂之末皆射之一事也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發賜矢乘矢者四矢也皆有樂以爲節射義所謂何以射何以聽者也天子騶虞九節四節以射五節以聽諸侯貍首七節四節以射三節以聽鄉大夫士采蘋采蘩五節四節以射一節以聽方其未射其聽審矣內志正而節比於樂是謂和外體直而容比於禮是謂容及其射也持弓矢審固而以中爲主然以皮爲之是謂主皮乘矢皆獲中而發發而不失正鵠禮樂交作而剛之和容備是謂和容及其已射皆有舞以爲發揚蹈厲之事是謂興舞又按保氏養國子以道則教之六藝其三曰五射鄭司農曰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賈氏曰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然注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據此則非是明貫侯之法蓋保氏之教是國子國子當在君側於射爲精故有貫侯詳式若卿大夫鄉老所教之賢能則來自田間除鄉射外即是大射不可以講貫侯之故詞射西河命曰中爲禮樂揚觶闞復公則張獲乘則不興是只期中侯不必其貫革也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馬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按古者公旬有三日二日一日之科用民之力取其實而任之者輕也

朱註子曰至道也射不主皮鄉射禮文儀禮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禮射謂大射賓射燕射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備也禮射不勝皆三番射主皮之射則不勝者降矣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尙貫革故孔子嘆之按程伊川解此章言古者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爲工力非一端故有所取不必同科謂古人取善之周也

愚按朱註以爲孔子解禮之意義長但主皮當訓中非訓貫革也力如內有力不足也之力謂不能力以力假仁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者同不必從七札挽六鈞而後謂之力也以材能言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包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皇疏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謂月令之書是又以朝享告於太廟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太廟並用牲天子用牛諸侯用羊魯用天子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帝亦大故用牛魯不告帝故從諸侯用羊也按月令出呂覽而秦法鄭云月令之書當是夏小正而鄭氏損益爲書但今亡不可致耳

朱註子貢至餼羊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諸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禮饔餼其腥乃羊之熟者饔乃羊之生者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文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故云此後有不告朔者皆不書故定哀皆不書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至其禮禮廢羊存猶得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愚按周禮太史掌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詔者告也居門終月鄭註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正朔者三代異宜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歲二十四氣不易而曆相代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月有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東行青道立秋秋分西行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閏月不在四立而常在二分二至之後而常在黃道以月入入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乎故古人不知地亦每日一旋以爲日月皆旋運而地不動故有九道之目今以泰西法致之日不動而地每日自旋一周期年則地繞日一周而月又繞地以三十日爲一周則地旋遶而月附地旋爲遲人自地上望日月每覺日疾月遲故朔字從屰者逆也常者地旁月也此朔字之意蓋必明時而後授歷授歷而後民知趨事赴功也左傳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是也諸侯奉王正朔以治其民不可無告朔之禮告者告於廟故用生牲此牲不殺不薦但知時饗事客之饋饗而已告朔既畢然後出而聽治懸月令於象魏使鄉遂皆奉行之謂之視朔亦曰聽朔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則告朔與視朔固兩事也魯文六年始不告朔蓋以閏月無關布政遂併而廢之其後又因疾而廢視與告雖兩事然不視則亦必不告矣則並不當廢者而亦廢矣故春秋書之以譏其始子貢非有位於朝者特以清議爲循名責實之言耳然正朔不講則太史氏之書必因而失墜矣孔子所以惜之試觀漢典叔孫通無所據依僅本秦之正朔典禮而定漢禮可知羊存而禮存所關者大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孔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

朱註子曰至諂也黃氏曰孔子於禮非有所加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明禮之當然

愚按禮者制定之禮也盡者盡其所當盡也三代時君臣之禮雖不若後世之尊卑懸絕然其分亦甚嚴降至春秋君弱臣强事君者多不盡禮而反以盡禮者爲諂可以觀世變矣此只以當時風俗大約如此以孔子當之如拜下侍食君召不俟駕之類悉本禮經而時人習於驕亢反加非議此即蘇川所謂綽綽然不自量力者也淸按孔子循禮故盡其所當盡而自平等平權之心理觀之則覺其太過故以爲諂降及漢代叔孫通制朝儀而皇帝遂尊無二上平等平權之心理萌芽於是乎絕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曰定公魯君諡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朱註（定公至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愚按春秋之言君臣（春秋時天王大君臣爲天下之共主然不自治而分土以封諸侯諸侯各於其國各子其民國中有天子之臣有卿大夫之食采故公卿大夫於其家臣亦得稱君以臨之其所臣皆不必之天子故天子亦以君稱之）與秦漢以後異秦漢以後尊一王之法故君愈尊而臣愈卑春秋則惟身仕於有國有家者乃謂之臣有公臣有私臣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寇讎也（明太祖以其言爲太過是不知古今君臣之有異而以今制論古人也）禮者事之節文忠者心之誠篤君上臣下譬之樹木君上有枝葉以庇下則下竭精液以供上若枝葉不能庇其本根則本根亦漸即澆漓矣（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朱註謂各欲自盡尹氏則謂使以禮則事以忠此對定公言之尹氏議長）清按事君者從事於君以共治國事非

若奴隸之供服役也故君必使之以禮而臣亦必忠於國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　集解）（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生非淫事言其淫哀言其傷故孔子解之也按史遷及魯詩韓詩皆謂關雎作乃刺亂之詩是所謂非淫者其即此歟）鄭曰關雎國風之首篇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逑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也

朱註（子曰至不傷）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關雎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和樂雖盛而不失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有以得其性情之正也

愚按以詩詞言之朱註是也然聖人凡言詩皆意在言外不專指其詞此言不淫不傷者正謂合樂三終用之鄉飲鄉射燕禮奏關雎之章於宗廟朝廷之上取義

在哀窈窕思賢才見君相之求賢如此其亟琴瑟鼓鐘以樂之而不爲淫寤寐反側以求之而不使沉淪故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若就文王太姒言之則成者亦能說其義何待聖人以意逆志而後得之哉（宜參看關雎之亂章）

哀公問社（鄭曰主田主謂社也）（陸德明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云田主謂社也包周本作社先儒有以爲宗廟主者按公羊傳文公二年疏主用栗杜預何休引此爲證）宰我（魯人宰我孔子弟子名予字子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遂事不諫（包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包曰事已往不可復追究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

朱註（哀公至戰栗）戰栗恐懼貌宰我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子聞至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

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愚按古者國中之社不一惟軍社乃以戮人（祭法王社曰大社侯社曰國社又有勝國之社曰亳社曰諸侯社曰國社大夫曰置社周禮王者出軍有軍社大宗伯之法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立軍社又曰大司寇戮於社）然乃隨軍所置軍罷則廢既無常地則何樹栗之有況以松以柏以梓以槐之文（清按白虎通引尚書逸篇有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云云）若以明堂位魯兼用四代之服器官推之（如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凡數十事大略皆世代遞變所尚不同之事）社木亦是類耳三代之木所以不同者亦一時好尚而然（社即今之社公俗謂土地神今則作小廟古以受天陽不爲廟但作壝樹之以木而已）哀公之問不過如經疑之稽古宰我居言語科豈有妄對其歷述夏殷均無疑辭獨於用栗下綴此一語者蓋有慨於魯之積弱民無所畏懼（清按如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遂行）隨事進言欲哀公治亂國用重典也（其說）然魯之君氏積久難返宰我雖爲是言亦無可補救而封建有領茅分土之典章立國有類造宗禘攻說之關係（見周禮春官大祝世祭）皆置不論且其辭

又必入於申韓者流以法術刑名爲務故夫子言事已成則不說已遂則不諫已往則不咎蓋深慨魯君民之非口舌可挽而又責宰我之言出而不可復收也 [illegible]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何曰言其器量小也 [illegible] 或曰管仲儉乎 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太儉乎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包曰三歸者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 [illegible] 然則管仲知禮乎 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知禮 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鄭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閒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 [illegible]

朱註 子曰至器小 器小言其局量褊淺規模卑狹 或曰至焉得儉 皆言其侈 然則至不知禮 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

愚按器之大小以喻德量之所容受管仲當時功業烜赫衆論方以爲天下之大器 管子中匡篇鮑叔謂桓公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 故夫子辨之 夫子意中必如伊尹太公之流乃得爲大 或人平日亦必以仲爲大器者故聞夫子之言而曲以儉與知禮爲仲解三歸者管仲藏貨財之所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官事不攝者家老與采邑之宰各守執事不相兼攝也此其奢侈之處正因器小而然若器大則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有所以長守富貴者矣塞門反坫註疏之說已詳 [illegible] 此其僭竊之處亦因器小而然若器大則謙尊而光當在轄轢不在僕文矣 [illegible]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鄭曰始作謂金奏翕如變動貌何曰大師樂官名五音始奏翕如盛也 從之純如也 鄭曰從之八音皆作何曰從讀曰縱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如和諧也 皦如也 鄭曰皦如清別之貌何曰言其音節分明 繹如也 鄭曰繹如志意條達之貌 以成 何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

朱註 子語至以成 翕合也縱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愚按韶夏皆九成武濩皆六成言一成而諸成不異也此大師不必即魯樂官 [illegible] 者語其聲之分合抑揚疾徐高下也翕如以當升歌三終純如以當笙入三終皦如以當間歌三終繹如以當合樂三終以成者工告樂備矣 [illegible]

儀封人請見 鄭曰儀衛下邑封人官名 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包曰從者弟子隨孔子行者通使得見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illegible]

言何患夫子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久矣極衰必有盛也木鐸施政教時所振言
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
朱註儀封人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
通也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也
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
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
愚按周官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蓋四人分掌四封八人爲之貳此儀封人蓋
中士也夫子去衞適陳適衞入衞之初故封人得請見者歟征曰每歲孟春遒
人以木鐸徇於路封人所言蓋即所掌封疆之事以喻夫子之不得安於位者如
木鐸之徇道路以爲教誨也喪者出亡在外之名封人之意蓋謂將來孔子爲天子乃將用之天既公孔子於天下而將即不得而私有之所以然者蓋由天下之無道已久無道則民生其間無路可行將命孔子使居將位可得其教於天下而天下之人覺不復身與孔子接而得聆其教此之恐將在二三子意或不平而不知天正使孔子轍環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親聆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者然則天之爲夫子道者不可謂不深而夫子之所以得天者亦未可不以道路論斷也封人之言即告通辭以見之從者然則此封人者
其所見固非常人可及而夫子一見之遂致其推許如是其德容之盛亦迥出言
思擬議外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孔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鄭曰
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太平也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曰
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鄭曰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
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
朱註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
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
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愚按此亦因所值之時世不同而然古帝王制樂各因其時因其功然時會各殊堯舜承平因人以爲舜武代商討罪有即用之率羽文王則誕敷也無他守以揖不能使天下四海無思不服此亦無可如何者也蓋人由天定有幸有不幸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皇疏此設當時失德之君也
朱註子曰至觀之哉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
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愚按爲禮敬臨喪哀人人所當然朱註是也然皇說切中時弊今從之居上者爲
人之坊表下之人所觀感而取法者也不寬不敬不哀則中不誠而外之邪僻相
尋其弊將無所不至而流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尚何觀之足云

論語稽　八佾稽第三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貴陽王賢中文叔、金殊于藻逢吉宦參校

里仁稽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 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 擇不處仁焉得知 鄭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智

朱註子曰至得知 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

愚按仁謂有孝友睦婣任恤之風者也習俗移人不可不慎故仁則可處 孟母三遷孟子卒能 擇里而不處仁是無識也故不得爲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孔曰久困則爲非 不可以長處樂 孔曰必驕佚 仁者安仁 包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 知者利仁 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 皇疏此明不仁之人居仁無宜也約貧困也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約斯濫而爲盜故不可久處也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得者不仁之人久富貴必驕溢

朱註子曰至利仁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愚按仁者生生不息之理也不仁則生理已絕故處境無一而可使之長貧困日趨於下使之久富亦因有知足不至殄滅無遺育而不止若仁者則渾然具此生生不息之理其日用動靜無非此理之發見任天而行無所往而不適故曰安仁若知者雖不能渾然於仁而虛靈不昧識見過人深知此理爲身心性命之原如殖貨然日積而月累之故曰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孔曰唯仁者能審人之好惡也

朱註子曰至惡人 唯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

愚按好善惡惡人之性也惟仁者不失其性故不失其好惡 又按常人好惡不出愛憎無轉移風化之權若在上者好一人而天下皆好一人惡一人而天下皆惡其動之機至微而其成爲風俗有一往而莫禦者此孟子所謂不仁者不可在高位不仁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者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

朱註子曰至惡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

愚按爲善爲惡止此一念人特患志不定耳一朝志定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善與惡不並域而居也心誠在仁則此時即渾然天理而無人欲之私矣惡於何有 按無惡讀志之惡下言之朱註以事言非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何曰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馬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 鄭曰造次倉卒也

朱註子曰至去也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至成名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至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

愚按常人之情好富貴而惡貧賤不知富貴貧賤皆外來物其權操之於人君子惟知修己而已修己者養其固有之良而不役志於儻來之物此所以能成其德也終食無違以處常言造次顛沛以處變言合常變以體之而君子之存養可知

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 孔曰難復加也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孔曰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爲優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有能爲仁者但我未見也

朱註（子曰至其身）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有能至不足者）爲仁在己欲之則是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蓋有至見也）人之氣質不同疑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愚按因循玩愒優柔寡斷皆仁之累也有是二者其好惡必不眞若好惡果眞則剛健之力自生（夫子嘗言未見剛者或以申棖對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正仁字反面）故眞能好仁惡不仁則必能自力於仁果一日自力於仁則力所能用者皆仁又何不足之有其言有之而未見正以見力不足者之絕少使用力者無可諉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孔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勿責之（按何晏集解本人作民）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也（皇疏過猶失也人之失各有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如耕夫不能耕是其失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若責之當就其黨類不求備於一人則此觀過之人有仁心殷仲堪曰人之過各由性類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

朱註（子曰至仁矣）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

愚按唐已前本人作民故孔註皇疏依民字解之唐諱民改經民字作人宋因之此程子尹氏之解所以皆依殷說也然民亦人也仁者人之生生不已之理而大中至正者也過者失乎中也於過中觀仁尤易見仁如玉之有瑕木之有癭瑕癭者玉與木之病而即瑕癭以求之而玉與木之美惡見矣日月苟無剝蝕五星苟無陵犯步天者亦孰從而測之（按仁孔註皇疏指觀者言不若殷氏尹氏指有過者言較長）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何曰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按何氏謂道爲天下有道之道今不從）

朱註（子曰至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愚按道非別有一物若大路然日日所行者是也然明明有一路於此而行之者東走西趨絕不知路之所在生如醉夢死亦昏昏誠不如朝聞夕死則舉世以來尚有一日之淸明死亦無憾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皇疏李充曰貴形骸之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

朱註（子曰至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愚按衣食者生民之大端也農工商賈則惟衣食是謀亦既爲士則士之所志大矣志在道中而衣食亦不在道外美惡特寄焉者耳若恥惡而欲美則美惡之心訖不必形之言色而趨向已歧矣故曰未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鄭曰莫無所貪慕也（邢疏此章貴義也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則與親也）（邢疏邢昺字叔明濟陰人宋大中祥符間官禮部尚書有論語正義十卷）何曰言君子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唯義之所在也

朱註（子曰至與比）適專主也春秋傳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

愚按適從之適往也莫從日在茻中即旦暮之暮日暮則不行（猶按顧當莫之爲言勿也不可也皆不行之類也）

比朱註訓從然比爲从之反向喻爲从向陰爲比豈實有別此知君子周而不比之比然所比者義故成其爲君子耳 行與不行二者皆不可膠執惟比於義則得主有常故行不行無可無不可

子曰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也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

朱註子曰至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

愚按德與土反懷德者欲心有所得懷土者求身之所安刑與惠反懷刑者畏公法懷惠者感私恩苟安則不求心得感恩則不畏公法爲君子者必守法度爲小人者易受籠絡故夫子對勘言之

子曰放於利而行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多怨孔曰取怨之道

朱註子曰至多怨 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愚按利者凡有便宜之事皆是放說文訓逐檀弓吾將安放是也譬如一路人人所共由若獨據其寬而令人皆處其狹安得不怨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曰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孔按江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人懷讓心則國易治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雖有刀之末將盡爭之惟利是恤何暇言禮

朱註子曰至禮何 讓者禮之實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愚按孔子爲國不外乎禮說見子奚不爲政章而凡禮之行皆有讓存焉如吉凶賓嘉冠昏喪祭朝聘饗燕飲射之禮也其間之升降揖遜拜跪以示讓也是舍讓無以行禮也古聖王以八柄馭下非私名無以馭人而名與利者爭之端也故制爲禮而行之以讓以範天下之馳騖而納之於軌物若無其實而徒有其文雖修身齊家且不能況爲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

朱註子曰至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愚按今人平居侈談經濟動以不見用於時爲慨及至事權既屬動涉張皇手足無措此不求立不求可知之病也學者可不勉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曰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皇疏道孔子之道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註子曰至唯 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故應之速而無疑子出至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也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曾子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明之欲人之易曉也

愚按道猶路也譬之五都之市千巷萬衕其間必有一通衢以爲之經聖人由此通衢行之則四通八達學者迷於歧徑則伥伥乎無所之故夫子爲曾子揭之如云路雖多歧我此路一以通之云爾曾子不日固已步步體認忽聞此語知路當如是而行故應之速子出者殆謂是夫子適曾子而告之非也體聞來學不聞往教特欲業樂群必有其地內外亦必有別夫子之室必別有以居群弟子者群聚而出其常也門人不必曾子之門人即群弟子之相切磋者也 忠恕合人己言之而本末分焉譬之九數忠猶實也恕猶法也果知法實則百千萬億只歸此九章而囊括之此即一貫之旨也清按忠者中心以盡己恕者如心以接人人生除盡己接人外更無別路而人與己一切事宜實不外中心如心之理且中心如心仍是一心不過己與人之別耳曾子言此正以明一貫之旨非借以曉人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曰喻猶曉也

朱註子曰至於利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矣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愚按義者凡事理之當然者皆是也利者凡有以便吾身者皆是也喻者人所不

知而已獨知之也 按義中有利利中有義君子喻義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上不顧宗社下不顧子孫中不顧九族只知有一非義與利者只爲此心必如是而後安及至見之行事則綱常名教得此一人維持而千秋萬世之人亦爲之感歎嘆泣非所喻在義何以故此若小人非不聰明非不學問非不知有清議非不知有天理非不知明有國法幽有鬼神而悍然不顧者則以此心只知自私自便故其行事恨復以亂倫敗紀大局心與手謀斷得殘忍同己者引之背己者除之一切無所忌憚非所喻在利何以至此 此章兩喻字是聖人痛下針砭爲君子小人分出聖狂之關人禽之界學者不可不察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 包曰思與賢者等也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集解省視也范甯曰顧探賢己謂之內省

朱註子曰至省也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

愚按凡人日日所見之人 清俊所見不必今人也即讀書稽古所見往代之人皆是 非賢即不賢特漫不加察以爲無與於己耳若君子則隨地隨人皆引以自鏡與三人行必有我師章意同

子曰事父母幾諫 包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包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 集解諫又不從或至十諫亦不敢辭已之勞以怨於親也呂伯恭曰敬又至於無過之地左右周旋千方百計竭其心力耶形神俱敝亦所不怨也

朱註子曰至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裡幾微也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愚按事君有犯無隱則諫宜直諫事親有隱無犯則諫宜幾諫又敬不違者恐己之誠有未至故復起敬起孝以格親心若終不納諫則號泣而隨之雖形神俱敝亦所不怨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鄭曰方猶常也 皇疏曲禮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父母憂

朱註子曰至有方 遠遊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 按范玉齋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愚按古無游民 古者國異政家殊俗凡出遊者自卿大夫士至庶民必有節以達之有傳以通之周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有虎節人節龍節符節旌節之不同皆有期以反節是有傳以驛之節達於天下無節者有幾則不還幾者察也是遊非可以意往非無節傳則所往之國納之周七道皆有時法令所在豈無家法不似今世之無業游民奔走海內而莫或禁之也況父母在則必供朝夕視膳之職若遠遊而棄所養之日不耕且有夫和之制甘旨又何所出乎 或出仕或從學而還適他國或有故而暫往國中近處然後有游親在則皆必有方 錄按綱紀此章在子罕篇見聖人有無限繫戀之意蓋與父母之年章參看蓋父母之生子以古者壯有室論壽亦不過二三十年否則十數年耳多爲一日之遊即少盡一日之養況舊天生死本屬無常偶遠離者之和偶然氣本之疾近而有方則念是遣返何得於倉卒時一訣遠遊則勢有不及遠而無方則信無可通報縱不得孝含殮不得親附身附棺無憾乎一自高堂之別遽抱終天之恨不孝之罪百身何贖及至聞耗歸來不過對殯哭泣而已則今後悔恨亦於父母所未了之事未了之願一切了之以慰先靈而捫心自問畢生果可無憾乎故可已則已其遠遊舉業其家荒政水難謀不僅不出求生計以供甘旨則非有方不可然究不如不遊之爲得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朱註子曰至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重出也

愚按此與學而篇文同而缺二句蓋弟子各記所聞故有詳略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孔曰見其壽考則喜

見其衰老則懼也

朱註子曰至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忱自有不能已者

愚按人即至愚斷無不知親年者特以妻子之累事君之勢中遂知之而若忘耳若心念其年則喜懼交迫於中矣夫子故爲人子警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 按何晏集解本作古者言之不妄出也 爲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皇疏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朱註子曰至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

愚按言字與躬字對看出字與逮字對看因恐不逮故不出其所以不出者正恥心未泯耳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孔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

朱註子曰至鮮矣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爲儉約

愚按約者放之反收束也言而約則不煩動而約則不躁用而約則不費即有蹉跌亦不過其矣按老氏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一生得力在此兵法曰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亦此意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鄭曰言欲難

朱註子曰至於行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愚按訥與敏者遲速之分而已欲者君子刻刻存於心而於言行之間見之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何曰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皇疏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爲人所報也按此說今不從

朱註子曰至有鄰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有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以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愚按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修德者少故若形其孤立然人性皆善天之道也雲從龍而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德既爲人心天理之所同則同聲同氣終必有起而應求者故夫子云然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孔曰數謂速數之數也鄭曰數謂數已之功勞也

朱註子曰至疏矣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數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

愚按數者煩瑣之謂五倫之中有天合有人合父子兄弟天合也君臣朋友人合也夫婦之合人而兼天者也父子兄弟夫婦在家庭之間雖煩瑣而不覺若君與

友則生厭矣故不可自取疏辱以忠義之過而反受君子之責也按古人若伍子胥之諫夫差范增示玦不聽又濟謂如近世若東林諸君子之事奄禍皆可已而不已者而其害且不止於辱與疏君子雖憫之而亦不無所惜也　濟按專制時代君權過重固諫不聽每至取辱子游故言此以戒之蓋春秋時雖君主專制然合則留不合則去非若後世之諫不行言不聽而猶以死殉之也

論語稽　里仁稽第四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文昌王其中文澄 余姚于嘉瑞吉宣）參校

公治稽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曰公冶長弟子魯人也（家語曰名萇齊人 索隱曰名芝字子長 史記曰齊人字子長 張華博物志作公冶長 陽貨篇 ……）姓公冶（其先本國君之後 以官為氏）名長（按以子謂南容子 賤例之長當是字）縲黑索也紲攣也（按說文無紲 縲字陸德明本亦作紲 作絏者避唐太宗諱也 皇侃曰縲即黑索也 縲即攣也）所以拘罪人也（皇疏論釋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至二界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老嫗當道哭其子出不反長曰向聞鳥云云恐是嫗兒也嫗往果得死兒村司曰長不殺兒何緣知之錄長付獄主推殺兒狀長曰解鳥語不殺人 在獄六十日聞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唶唶曰白蓮水邊有車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主遣視果然乃釋長長又解豬及燕語云云）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皇疏姓南宮名縚又名閱）

朱註（子謂公冶長其子妻之）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蓋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外至者為榮辱哉（子謂南容兄之子妻之）南容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 索隱云孟僖子之子敬叔也且適見家語一名韜是適已有二名左傳孟僖子屬說與何忌於夫子家語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恐亦以南宮敬叔以必無適之名然則敬叔之與子容殆然二人矣說本朱彝尊）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

（按何晏集解本分此為二章 朱子合為一章今從朱子）

愚按古者四裔之人多能通鳥獸語者如左傳記是生三檢皆用之奚介葛盧聞牛鳴而知之長亦猶是也（又按金履祥謂傳記楊宣為河內守行縣聞群雀鳴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呼往食之果然則其事古今並有之無足怪也）罪本當作辠從自辛（自鼻也辛乃辠之省罪之從网從非者秦時以罪代辠因承用之）适之與縚一人也寸容其字古人字必與名相合适史記作括省括而释之義縚家語作韜以韜納失容者之也字義相類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是其人也若閱之為說南字不通（清按詩我躬不閱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引作不說）其謚為敬叔自是孟懿子兄（說本夏炘宗漢）此乃滅賢而朝之人與誦白圭者同以南宮為氏（古者由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有因其宮以辨其族者叔有北宮南宮之氏非必同居一宮之地也）而記者無以別異之故相混也（即如春秋傳文經為同人叔武人不逮孫婼從嫁之禮因禾合者三姊之服為奉因為之一然則知奉幽氏此時所執者陸即之事乎）此兄之子以孟皮早卒撫之則年與夫子不甚相遠古者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則容與敬叔相校容之年或有長於敬叔者但同受業於夫子故家語史記誤合為一人惟史記本未云即敬叔且又不紀容年則實索隱牽合家語之誤（按家語子容初見謂孔子兄子有孔忠者與容子賤皆仕然則不止兄之有女而已孔氏凡南見）昏姻之道今人倘門戶觀孔子妻長與适而後知榮辱之故正不係此

子謂子賤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少三十歲今家語作四十九歲）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

朱註（子謂子賤取斯）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愚按子賤蓋出宓犧之後名不齊字曰賤也說苑紀其為單父宰不下堂鳴琴而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史記曰子賤反命於夫子曰此國有賢於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家語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而所友者十二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然則子賤固君子也惟君子能取君子故單父之人凡為其府史胥徒之屬亦莫非君子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視取者何如耳若使魯無君子則子賤雖賢亦安所取之而化民成俗乎（注謂斯人何所取以成斯德乃專就子賤之成就已德而言今以說苑史記家語證之實兼取友任人言之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孔曰言女是器用人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包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皇疏夏之瑚璉殷之）鄭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六寸今云夏瑚殷璉未然夏殷各一名及同時所名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容受各一斗二升）

朱註子貢至瑚璉也 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與

愚按器亦多矣子貢不爲圭璋金璧而爲殷瑚夏璉則其容受之量大可知而聖人然進誘掖之其意切而不泛亦可見矣 按子貢當哀公之時一世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使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illegible]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馬曰雍弟子仲弓名也姓冉 家語云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也

朱註或曰至不佞 佞口才也仲弓爲人厚重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至用佞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之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愚按春秋時以多能多聞爲聖以口才之美者爲佞自夫子不敢居聖孟子以大而化之言聖而聖乃爲神明不測之號自夫子惡夫佞者而佞乃爲不美之名此古今訓詁之不同也或言仁而不佞蓋謂仲弓固長者而惜其少口才 如不有祝鮀之佞佞亦以口才之美言又如古人自稱曰不佞猶不才也皆同 故夫子辨之曰焉用佞哉佞者恃口給以禦人耳心不如是徒以口取一時之捷而如是人不勝其口則口雖屈而心實憎之若仲弓者我雖未知其中之誠僞何如然吉人詞寡祇此已足見其人又焉用佞哉再言焉用佞正謂反覆於始終得失之際皆不用佞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曰開弟子也漆彫姓開名 按何晏集解本雕作彫 少孔子十一歲 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也 子說 鄭曰善其志道深也 一云言時君未能信則不可仕也 皇疏不爲民所信未堪仕也 仕宦當以知民事究治道以此爲政不能使民信己夫子使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祿也

朱註子使至子說 漆雕開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

愚按史記云漆雕開字子開鄭曰魯人家語曰蔡人字子若 [illegible] 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可以仕矣對曰吾斯之未能信王曰未得斯習之意故曰未能信也說苑孔子謂漆雕氏之子君子哉其爲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惡也微而著據此說自以朱註爲長使仕者使之出仕也斯者可仕之理也自信其可仕出仕可也若先不敢自信何可遽求仕乎開能如此則其志不在小就而所造必遠大矣夫子所以說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 馬曰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 一作栰 子路聞之喜 孔曰喜與己俱行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己也古字材哉同耳

朱註子曰至取材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愚按夫子一則欲居九夷再則曰道不行乘桴浮海蓋道者人所共行之路華夏之人既捨此路而不行四者海外夷狄之國有可行之者乎此雖無可如何之想然見時如此而斯道不致廢墜故子路聞之而喜惟其時海外諸邦未通中國浮海一事不能實行故夫子既嘉子路之勇於任事而又惜其材無取用之所也材者木之所可取用者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孔曰賦兵賦也鄭曰賦

軍賦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邑也凡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百乘宰家臣鄭曰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馬曰赤弟子公西華也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朱註孟武至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故以不知答之又問至仁也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求也至仁也 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至仁也 赤姓公西字子華

愚按仁者心之德治賦爲宰與賓客言皆外才也聖人因材施教不以才混德亦不因德廢才世人混德與才爲一事故武伯問三子之仁其實亦問三子之才耳然三子者未嘗全無仁特日月至焉不能遽定故夫子以不知答之而第言其才若仲弓顏子則有德而後發見爲才矣 清按本章末章十室之邑周頌以兩自室此曰千室之邑乘邑大小觀室多寡而非周制四井爲邑之邑也孟子曰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禮三十曰壯有室先進篇升堂入室左傳豐室以行分子晳之室室者內宅即家也在野曰廬在邑曰室千室者居民千家之大邑也千乘百乘說見道千乘之國章百乘之家卿大夫之采也邑宰治地若公私邑如武城中都中牟莒父單父皆公邑費郈郕則私邑家宰不治地如子路冉有仲弓皆爲季氏宰是也束帶立朝與賓客言如子產叔向之流是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孔曰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曰既然子貢弗如復云吾與女俱弗如者欲以慰子貢心皇侃疏道寶曰吾與許也仲尼許子貢之弗如也

朱註對曰至知二 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也子曰至如也 胡氏曰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

愚按一之與十與二譬之於水聞一知十語其一派而知其源流之全也聞一知二則僅知其對岸者也又譬之於樹聞一知十語以一枝而知其根柔之全也聞一知二則僅能推之彼一枝者也先言弗如者許其自知之明也又言吾與女弗如者夫子自言己與子貢皆不如也

宰予晝寢 包曰宰予弟子宰我也鄭曰寢臥息也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包曰朽腐也彫按何晏集解本雕作彫 彫琢刻畫也 **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王曰杇按集解本杇作圬 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 **於予與何誅** 孔曰誅責也今我何當責於女乎深責之辭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孔曰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予晝寢也

朱註宰予至何誅 晝寢謂當晝而寐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子曰至改是 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

愚按晝寢謂當晝而在寢室也清按朱註爲晝寢古人寢在寢室之誤於朱亦合呂說餘氏以晝爲畫朱免改經不可從 古人晝居於內可問其疾則無疾自當出而親師取友若俾晝作夜則其志氣昏惰不足有爲可知予欲短喪而以食稻衣錦爲安史記又載其爲臨淄大夫被田常之禍以夷其族雖不必據此以定其人短喪一問與由月書晝時之弊欲得夫子一言正之故犯一事春秋不食家語羽翻上字子我爲陳恒所殺載以予同面誤傳 然只此晝寢一事已屬土木形骸矣故夫子就土木不可彫圬者危言以深警之宰予在聖門居言語科而其行乃不相侔如此夫子又嚴辨人言之不可輕聽蓋爲天下萬世維持流弊非僅責宰予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 鄭曰剛謂强志不屈撓 **或對曰申棖** 包曰申棖魯人也鄭曰蓋孔子弟子申續 清按翟灝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王肅注云今史記以棠爲棖以續爲續乃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黨乎之節無申棠之欲則棖棠一人詩俟我乎堂兮堂當作棖棖堂古聲相近非由轉寫之譌古文舛譌同非家語申續蓋續如庚爲棠音亦不遠今本史記作續則轉寫誤也拜經日記曰七十弟子中續字子周蕭山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字周義疑繚爲飛之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又於申棠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又申棠止一人故以申繚爲一人以當申棠公伯繚二人因二人名姓與而字則同爲足相混也論語音義引作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譌因學紀聞卷七嘗釋文亦同則宋本已誤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又續字之譌漢堂根亦相近故論語作申棖史記作申堂詩箋家語爲相可證論語音義作申續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注蓋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棖鄭玄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根無疑以根堂聲相近小司馬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棖爲申堂故云然也包以棖爲魯人者論語後錄云魯有申氏申繻申豐是也 **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孔曰慾多情慾也

朱註子曰至得剛剛堅强不屈之意最爲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慾多嗜欲多嗜欲則不得爲剛謝氏曰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愚按剛與慾其迹相似其實相反或人以根有堅强之氣故舉以當剛者不知慾則不免於私私心有毫髮未淨或存功名之見則不能無所掊奪或挾意氣而行則必至有所屈撓而剛德有憾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朱註子曰至及也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

愚按推己及人言之似易行之實難以有人己之見存也不欲加欲無加者本心自計之辭子貢所言亦謂其欲如此耳非謂已能及之也夫子言非女所及亦就子貢言時勉之耳非謂終不可及也勉而企之漸近自然亦何不可及之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何曰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得以耳目自循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何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者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也深微故不可得而聞

朱註子貢至聞也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愚按文章性道本屬一貫然文章有迹象可尋有程式可考性道則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必工夫純熟而後自然解悟故云得聞不得聞非夫子秘之而至是乃語子貢也宋以後陸王之學從是處提出性道種種以指人夫子卻始終不語即如詩書執禮子所雅言論語二十篇隨事指點此文章之可聞也若性道則子思作中庸雖多引夫子之言然不過以鳶飛魚躍無聲無臭喻其微妙究無迹象可指此性道之不可得聞也清按朱註於文章威儀文辭詁之是也於性既曰天理於天道又曰天理自然之本體則混矣性從生從心人心之所生也道從辵從首行路也天道者如不知伏局繼道之道蓋既有天即有陰陽日月迭運晝夜相禪寒暑相禪否剝極必復以爲無定而若有可憑以爲有定而屈伸消長孰爲之執令致之又無可指蓋以天之運行者而言也其運行之見於上者如黃道黑道赤道是也其運行之在於下者即吉凶禍福之道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史記天道無親是也性者人心之所生天道者天之所運行此不可以一理字混之者也理從里從玉乃玉之有文理者性有性之理天道有天道之理不可相溷說參消縫剝賓楯毛奇齡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曰前所聞未能及得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愚按唯恐有聞正以形容其心之迫切有聞必行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叔圉也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也

朱註子貢至文也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

愚按孔悝之鼎銘曰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王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然其人於倫紀之間帷薄不脩觀渾良夫之通於其妻圉之妻即蒯聵之姊而太叔遺之再娶其女即孔姞皆三尺童子所羞稱故子貢疑其人不足謚爲文夫子則就文論文故取其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以許之殆亦善善從長之意歟按成子夢康叔謂己已立元余將使爾孫圉輔之及靈公元既立以文子爲上卿其後免侯之命從者伐伐戎鮮虞之役隨士鞅帥其人盈長於應對衛多令者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其行己也恭

論語稽　公冶稽第五　九　開明印書館刊印

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朱註（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

愚按子產者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子國於襄十年爲盜所殺）魯襄公八年見左傳（鄭人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是時爲鄭簡公元年）十九年爲鄭卿（鄭簡公十二年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子孔而子產當國）三十年執政（鄭簡公二十三年子皮授之政又按襄二十九年子展卒子皮即位今子皮以授子產）歷仕鄭簡定二公凡相鄭二十二年卒於魯昭公二十年（鄭定公八年按史記載子產卒於鄭聲公五年則事簡定獻聲四公執政四十餘年與左傳不合今從左氏）其於晉當悼平昭頃定五世於楚當共康郟敖靈平五君周旋兩大之間戎馬交爭鄭恃之以爲安危其行己恭事上敬則謙謙君子也其養民惠使民義則良相也故孔子稱美之（謝按鄭於邑子羽爲鄭師之子皮以及不毀鄉校行所善而改所惡行己恭也服仕二君求周大國子皮欲以家臣之爲行則以不收鄭子而知難而自求上敬也初來執政之時三年而有誰嗣之與誦太叔稱其用猛而民鮮死夫子以爲古之遺愛使民惠也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使民義也見襄三十年三十一年昭二十年左傳）黃陶菴曰子產者救時之相也參王霸而用之去其邱賦（昭公四年）刑書（昭公六年）之失即可進於王無其衆輕守義之心亦可流於霸不王不霸之間其子產之自處乎（或有夫子兄事子產之說謝按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是時始適周問禮於老子前此未嘗適鄭而子產於是年卒則孔子實未嘗見子產兄事之說不足據）蓋亦春秋已來一人而已（謝按子產事參看憲問篇爲命章）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周生烈曰（謝按周生烈字文逸本姓唐燉煌人魏博士侍中以複姓周生氏章句故各本咸著生烈名以別之）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

朱註（子曰里敬之）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愚按晏嬰字平仲齊之萊維人父名弱諡桓嬰爲人博聞強記節儉力行固春秋之賢大夫也（按晏嬰仕靈莊景三公父喪實衰麤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自身爲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先人廟用不掩豆毛捉而不免於禍陸與嬰已請於之其食已成而侍人可見矣嬰其事君則盡其規諫財力有限不能大有爲然承崔慶大亂之後與民休息亦賢者也）凡人初結納時本相敬禮迨至水乳相融朝夕親暱始則略文簡略漸乃媟狎謔戲不久而召凶終隙末之歎矣平仲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論語稽　公冶稽第五　十　開明印書館刊印

子曰臧文仲居蔡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諡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鄭曰蔡國君之守龜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

山節藻梲 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鄭曰節栭也刻之爲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

何如其知也 孔曰非時人謂以爲智

朱註（子曰里知也）節柱頭斗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智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智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

愚按辰公子彄曾孫也（邢疏世本云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彄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氏臧諡法云道德博聞曰文（文仲事魯莊閔僖文四君當時以爲智人故諡曰文其實博聞則有之道德則文仲不足當也）禮器曰家不寶龜（鄭注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言有稱也按此見私家藏龜非禮）漢書食貨志曰元龜爲蔡家語曰臧氏有守龜（家語辯樂孔子曰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一年而爲三兆按此見龜爲臧氏所守）左傳武仲爲季氏所逐奔邾自邾如防使其子爲納大蔡請立後（在襄二十三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在昭二十五年）又明堂位封父龜與大璜大弓並爲成王賜魯之器（又有崇鼎貫鼎越棘）又春秋於寶玉大弓書竊書得（按此以明堂位與春秋互證見封父龜與大弓寶玉皆天子賜魯之公器）據此則蔡即大蔡即封父龜乃天子之龜而賜魯爲宗器者（作以宗不寶龜之義臧氏不應有龜即有之亦不敢致於魯以請立後此蓋是魯之舊頁然得之魯者考者惟封父龜宜則是此以蔡名之則曰蔡以所得之人名之則曰封父龜也）臧氏初爲魯君守此龜其後三家僭侈各據魯之宗器爲己有（謝按大弓寶玉若爲季氏之私器則其竊其得春秋不必書且大弓見明堂位是亦天子之弓而賜魯者寶玉或即大璜此三家分魯器之証或謂寶玉大弓竊之於君然在魯君所則陽虎不得竊之矣）臧氏遂據之（謝按武仲奔防納蔡請後蓋以其爲國寶而有辭以請也若臧氏私器則非所貴矣春秋不書竊寶玉大弓纔任他國而藏則自防納之防魯邑未出境故不書也）山節藻梲天子廟飾（見明堂位孔疏謂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臧辰竊僭以飾廟而龜藏於廟其藏之之所適在此（謝按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門反坫孔子以爲不知禮正以其僭天子之制也鼎按章疏玉藻於廟中家語爲臧兆左傳作虛器皆未言爲室據此則居龜以廟而非如寢釋之必建室也或文仲及孔臧時已有可知斷不至仿天子之廟飾居一卜筮之器而僭侈如此則三家僭侈是知山節藻梲當爲臧氏廟飾而非別爲藏龜之室也說者毛奇齡）蓋以二物有山有草於龜爲近也（如漢世之黃屋左纛是也）夫子因時人推文仲之知故就

其生平一事論之旨其不違於福善禍淫之理而冒僭侈之罪不得謂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 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 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孔曰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 孔曰皆齊大夫也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鄭曰魯讀崔爲高今從古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淸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孔曰文子避惡逆欲去無道求有道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杼無有可止者也

朱註 子張至得仁 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鬬名穀於菟 春秋傳鬬伯比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名之曰鬬穀於菟 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否也 崔子至得仁 崔子名杼齊君莊公名光 莊公通於崔杼之妻崔杼弑而殺之 陳文子名須無 敬仲六世孫 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淸矣然未知其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未免怨悔也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愚按三仕三已 淸按金吉父曰左傳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子文又爲令尹而死於位也其再相當在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全謝山曰子上死鬬椒有蔿賈之變使子文在位豈得爲患子上之後大孫伯嬴之成嘉又繼之則子文再起當在成嘉之後蔿賈之前左傳既言其卒時爲令尹則三仕止二已三已必因仕此事蓋不可考然鬬班鬬且臣曰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毛奇齡夫論語稽曰子文三爲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則三仕三已之說由來舊矣 榮辱在君已不能操其柄也無喜無慍則視富貴爲儻來物舊政告新令尹則已無得失之念而惟以身體國子文誠可謂忠矣然而楚以蠻夷猾夏實子文所贊助觀夫子許管仲以仁則知其必不許子文矣若陳文子者僅潔其身不與崔慶同逆其後欲得廢氏百車之木謂可慎守其與棄十乘之時已如兩人 淸按十乘朱註四十匹以古者每田一成出車一乘馬四匹也其後余氏閔氏違以開方法定文子采地不知百乘之家千乘之國以出車之數言之故以地計乘有馬十乘以自若之馬言之如衛耳適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適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之類此非計地而出者也 及至厚施買國則是又一崔子矣夫子許其淸亦就此而論之未知焉得仁者言二子尚未得爲智焉得爲仁也 淸按子文之忠忠於僭號猾夏之國是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也陳文子之淸僅不與崔氏同逆考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莊文子出奔二十七年即有弭兵之會則不二年而復與崔杼同朝是始知崔氏之惡而終昧於故爲不知也此皆智者所不爲而謂仁者爲之乎故曰未智焉得仁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 按鄭氏此註謂文子舉事寡過未必有三思之密古人用三思皆作美辭與鄭註同然朱義較長

朱註 季文至可矣 若使晉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春秋傳文公六年杜注曰聞晉侯疾也既而晉襄公果卒接事使有禮矣之類在論語記之未章文子此事并無可議春秋書法亦無貶辭此朱子誤引也 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善矣然至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 愚謂文子於事如此可謂詳審而無過舉矣然宣公篡立乃不能討而反爲之使齊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

愚按文子生平蓋禍福利害之計太明故其美惡兩不相掩皆三思之病也 以其惡者而言成宣公之弑則大本已失而又斥莒僕之賓以奪其權賂齊侯於會以固其位及宣公患其專欲襄仲之子歸父謀去季氏文子惡之以計逐東門氏蓋始終以私意事君者也而且懼晉人之討則盟於赤棘納齊人之賂則會於平州以俗知之譌而拘於齊邱於是有晉之盟以齊同之冥而參於涉河於是有鄢之師楚要之傳以葬齊姜則斬始以成爲諸侯之所用之而守之不宗郝則無蒐必自及是也以其美者而言與齊伐郯而嘆之晉欲歸田而責之晉欲斜田而止之齊侯不朝而知齊侯之不免晉景不敢而識晉侯之必亡賦韓奕之章稱美叔孫其致女歌采蘩之什爲伯拜其勤勞而且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無藏金玉無重器備相三君而家無私積故其卒也大夫入斂宰庀家器爲葬備可不謂忠乎 其思之至三者特以計故太深過爲謹慎然其流弊將至利害徇一己之私矣若孝義節烈之士雖天分學力兼而有之而臨時要必有自折不回之氣而後可成古今來以一轉念之誤而抱恨終身者多矣 如宋文天祥陸秀夫明史可法諸公者能有幾人 此章再思三思界限甚大分際甚明讀者不可忽也

子曰甯武子 馬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謚也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曰詳愚似實故曰不可及 孫綽曰人情貴智而賤愚恐難治亂世而矜誇不疑唯深達之士爲能佯狂晦藏以全身遠害而以成名者易去愚以保性者難也

朱註 子曰至及也 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 按毛奇齡考春秋傳以爲武子在衛成公三年

（始見衆書則未仕文公也）此其智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左傳僖文公衛耳出亡衛不禮焉及歸衛侯執衛侯公弟叔武入守衛侯反國前驅歂犬射殺叔武大夫元咺訴之於晉及對獄殺士榮刖鍼莊子以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於京師使之甯俞貨醫衍薄其酖而免得僖公爲請於王而釋衛侯反國是其事也）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愚按上章論季文子之知此章述甯武子之愚正可兩兩互勘大凡烈士殉國孝子殉親皆必有自行不回之氣而後成當其不知有性命不知有身家一往直前無所顧忌有似乎愚及其至性至情動天地泣鬼神人乃以爲不可及而不知所不可及者卻在此置身家性命於度外之一念乎武子仕衛進不求達退不避難在見幾而作之士不免從旁竊笑而卒各行其是以保其身而濟其國此夫子所以歎美之也（謂按衛文成二君皆不得爲有道而亦未嘗大無道此有道無道當以衛成公時國之安危亂言之在道則知無道則愚乃當時自此論夫子言可及不可及蓋以點醒時人也又按甯元咺以此章爲子家蘊不能令昭公復國而務可偏一說事見昭公二十五年以後左傳）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趨於大道妄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朱註（子在至裁之）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愚按在陳思歸朱註義長（史記以爲孔子在陳求時非也孔子自陳遷蔡有受厄事豈有從及之者先以子夏又由以丹有見首篇世家稍下然則其時以道不行而思歸耳史記所云不可據）蓋守先待後乃孔子生平大端則歸念之動所係正自不小（謂按孫氏日作簡子游言作狂對孟子作狂擬說文無所字鄉作擬簡擬相近貴式三曰斐然成章言文辭之條理分明也說文辯其爲文分別其文爲斐詩鄉城曰萋斐文飾衣也毛奇齡曰夫子所裁制求之退由之兼人師商之過不及是也）狂簡進取與有所不爲者也以其有文理而少裁制故欲歸而裁之（謂按弟門人未從孔子出遊者如曾皙曾參漆雕開漆彫哆有若公西華顏辛冉儒冉季商澤公夏首公堅定秦商申棖顏之僕榮旂縣成左人郢秦非施之常顏噲步叔乘樂欬叔仲會顏何邦巽公西輿又公冶長史記作齊人家語作魯人公伯寮或以爲非孔子弟子其從孔子出遊者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冉有子路顏無繇又巫馬期史記亦作魯人其非魯人而從出遊者子貢子游子夏子張）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也（皇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日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立謂按姚振宗曰伯庶長曰孟皇謂伯夷大而庶誤也）

朱註（子曰至用希）孟子稱其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愚按舊惡毛奇齡以爲夙怨義長當從之夷齊古之賢人其與有夙怨者必有惡行者也夷齊之清雖周武猶不如其意似難與之相處矣然惡惡雖嚴而中無城府所以人不怨之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 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 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

與之 孔曰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朱註（子曰至與之）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爲直也

愚按高之爲人（古說多以微生高即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者然魯又有微生畝則微生固魯之著姓不必以高爲尾生字通用謂即尾生也且彼以信聞此以直聞直與信固兩義未容牽合又按微尾通者尚爲臆說）（史記作微）蓋委曲要譽好名而不知義者而世俗耳目見證父攘羊如楚之直躬尚侈美談其以高爲直亦是類也夫子明其不得爲直所以維名義之正（又按此節見人從難而因掠他人之全以節之而世以爲俠義者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孔曰足恭便僻之貌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孔曰左丘明魯太史 匿怨而友其人 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朱註（子曰至恥之）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者

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某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

愚按此左丘明非作春秋傳者作春秋傳者爲左氏於夫子卒後尙有傳而史記家語弟子列傳皆無之疑是諸弟子之門人此左丘明夫子稱其姓名（謂夫子之於諸弟子若回賜師商子由柴參皆直稱其名不繫姓也至如對哀公康子稱顏回好學則對外人言之不舉其姓恐人不知且哀公康子君大夫也其問皆稱孔子對則更與尋常人不同至如老彭閔子騫乃時人美稱之辭夫子繫之下一句乃夫子之言故皆非此例）而自稱名以附之是必於夫子爲前輩恥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本心難以自問即公論有所難逃縱使人不議論亦自抱慚一世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鄭曰盍何不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曰自無稱己之善無以勞事置施於人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孔曰懷安也）

朱註（子路至無憾）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顏淵至施勞）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子路至懷之）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顏淵至懷之）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猶未免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

愚按子路顏淵言志皆曰願願者留以有待非謂已能之也車馬衣裘（衣毛奇論者如字衣與裘蓋二物義長可從）與朋友共有物我無間之量勿伐勿施有功成身退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然此皆作意爲之夫子則隨人隨事當前即是因物付物而無一物不得其所蓋舉老少朋友三者而天下億兆之人盡在其中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者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

朱註（子曰至者也）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愚按訟者對獄也凡對獄兩造皆求必勝有過而自訟則攻之訐之不留餘力務求勝之而後已過於何有大抵人之有過不患不能見特患不之訟不見已過愚昧者流耳不自訟其過則委靡不振甘心下流矣已矣乎者歎時人見過不訟者之多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朱註（子曰至學也）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愚按室即家也不必果有十家之邑極言其少以見忠信之易有也（按古者生齒未蕃左傳都城不過百雉大都參國之一則國之雉僅三百耳中五之一爲六十雉小九之一爲三十一雉矣此三十一雉之城且不逮今之一堡一集居民有幾況列國紛爭民卒流亡乎則十室之邑疑亦有之）蓋忠信者知能之良人所同具故窮鄉僻壤亦或有之特爲習俗所蔽有是質而不知好學故無所成耳

論語稽　公冶稽第五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貴陽王賢中文徵 金壇于漸逵吉宣 參校

雍也稽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曰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鄭曰言任諸侯之治 家語弟子行篇言冉雍之行孔子曰有土之君子也稱其可有土 仲弓問子桑伯子 鄭曰子桑秦大夫 按秦公孫枝字子桑穆公時爲大夫去孔子遠說苑有孔子見子桑伯子事則伯子非枝明甚 王曰伯子書傳無見也 子曰可也簡 何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也 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包曰伯子之簡太簡也 子曰雍之言然

朱註 子曰至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宏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至簡也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至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按今家語無此文而說苑有之其朱子引作家語者之誤耶抑古家語本有此文而今本失之也 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歟 嗣夫子許可伯子與己同疑非謂己善 子曰至言然 仲弓未喻可字之意而其所言有默契焉故夫子然之

愚按中國在赤道北四十五度仰觀北極俯視南方北極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故古者宮室皆倚北而面南東爲主位西爲賓位凡天子諸侯大夫士居上臨下則皆南面此一定方向非必人君始南面也許仲弓者以其能執簡御繁可以臨民非必即人君也仲弓未知所許何事故借伯子爲問以証己子曰可也簡蓋伯子亦臨事以簡也居敬行簡如舜之恭己正南面無爲而治居簡行簡如漢代之治

尚黃老仲弓誤以可也之答爲贊美之辭以爲一於簡則不能無弊故復以爲問非不滿於伯子正爲己求一的當所在並爲南面求一確切把握耳其言與夫子默契故然之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何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淵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

朱註 哀公至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按家語有定公問顏回事則顏子似死於定公時矣年紀不合耳攷按史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生於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其卒後於伯魚則在哀公十二年戊午歲以後年在四十左右此爲確據若死於定公時則在定末年丙午之先不惟無三十二且未滿二十七矣不足據又按顏子生於庚辰則三十二歲爲辛亥乃魯哀公五年先進篇記陳蔡之從顏子居首又匡之畏顏淵在後則孔子周游顏子實從攷孔子甲辰去魯丁巳返魯而辛亥去陳戍陳蔡之厄只一年顏子若死於此時是道路死矣何顏路請車不曰以爲槨而曰以爲椁乎今攷以車爲椁確爲殯殮之擇且子史別傳亦無顏子道死之文則是從孔子返魯而後死所謂年在四十左右者益爲有徵矣顏子三月不違仁仁者宜壽而四十不得爲壽故曰短命 既云今也則亡又云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

愚按問好學而答以不遷怒不貳過則古人所謂學凡切身之用皆是也夫子既答之後曰不幸曰短命死矣痛惜聲情見於言外 又按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在方策問民服子曰舉直錯諸枉則哀公亦必可以有爲之君觀其後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則此時弟子好學一問殆有求賢自輔之意乎顏子問爲邦夫子告以取法四代蓋帝王之佐也使哀公得之爲輔斷不至輕亥遊不返於越歎夫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莫相予位焉正有無限含意未伸者在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赤字也六斗四升曰釜 請益曰與之庾 包曰十六斗爲庾 冉子與之粟五秉 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鄭曰非冉求與之太多也 愚按不知孰爲孔子之使孰爲冉子之使與之五秉者孔子與栗與冉子又自以己粟八十斛與之 春秋傳昭三年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如此則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釜六斗四升如馬注也包咸謂十六斗爲庾與賈公彥注儀禮周禮不合周禮陶人職云庾實二觳觳實一斗二升陶人職云庾實二觳則庾只二斗四升而包以爲十六斗乃爲斛字也說見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是馬注亦與聘禮之數同 原思爲之宰 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 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按孔子五十一爲司寇則憲方十六歲耳 孔子爲魯司寇以憲爲家邑宰也鄭曰孔子初仕魯

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與之粟九百辭 孔曰九百九百斗也辭讓不受也 皇疏孔顏九百是九百斗者孔據九百升爲少九百斛爲多故應是斗 子曰毋 孔曰祿法所當受無以讓也鄭曰毋止其辭讓也士辭位不辭祿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

朱註 子華至五秉 使爲孔子使也 按皇氏謂不知冉子之使孔子之使朱註爲孔子之使毛奇齡曰夫子爲司寇子華原思此時必不作孔使者公家之事宰者公家之官夫子爲政則公家之使而夫子主之粟者公家之粟此必冉子率用故得老恩濟按若爲公家之使則使有常制孔子安得因子華之宮而少與且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孔子爲司寇時方十歲安能使齊而原思爲之宰記者下一之字明明指孔子家事而非公事矣故此章當以因與粟而記毛者原思辭粟爲斷 子曰至點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至辭

按何晏集解本分此爲兩章朱子合爲一章今從朱子

九百不言其量不可攷

愚按周禮廩人職人四鬴者上也 鬴即釜古今字鄭康成曰六斗四升曰鬴此皆謂一月所食之米也 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是與之釜者僅足一人終月之食耳 蓋一釜六斗四升合 清戶部定制約減其數之半不過三斗二升 請益而與庾庾依旊人陶人爲二斗四升蓋六斗四升之外又益以二斗四升也 清按聘禮記十六斗曰藪鄭註今文藪爲逾逾即庾然逾庾字異義而逾逾而庾藪何得以意斷之耶周衆中朝得中數爲季氏行賄於弁梁邱據而因高齡以通之賄據與百匹賄齡粟五千庾以庾二斗四升言之爲千二百斛視百鎰不相遠若庾十六斗則爲八千斛視百鎰且數倍必無是理據此則庾實二斗四升朱註從包氏以庾爲十六斗蓋以益字之義疑庾多於釜耳不知子華不合與粟子故少與之及冉子請益而釜之外又加以二斗之庾於益之義固無不合也戴震考工記圖注以爲庾逾藪古字通然不據周禮而據賈公彥未見其確切也 五秉依聘禮爲八百斗古者國家班頒之物不一不專用金銀貨布 至錢則非因就不爲非若今人以錢爲銀鈔道也 故祿用粟 三代之祿皆以粟言 周禮凡庶人在官祿足代耕宰士也以上者人四鬴計之則得二十五斗六升以上農食九人計之爲粟二百三十斗有奇此下士之祿視上農者也中士倍之爲粟當四百六十斗零上士又倍之得九百二十一斗零云九百者舉成數耳記者類記此二事蓋以多寡貧富辭受取予互見其義子華富原思貧論師友故舊之情原思在所宜䘏子華無庸代謀論受祿頒稍之經原思爲宰宰有常祿多寡皆本定制九百所不必辭子華爲使使雖不可無俸而無定制貧則不妨多與富則不妨少與冉子出而代子華謀且以其母爲請夫子若恝然置之不惟失祿養之義亦殊非錫類之心與以釜庾者聊示養老之意而已冉子不達一請再請反疑夫子之吝而與之至五秉之多豈知傷惠之失亦等於傷廉哉子故以周急不繼富曉之記者蓋因與粟之事遂記昔者原思辭祿之事兩兩相形以見冉子之失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何曰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其子之美也 皇疏犂文也雜文曰犂或音狸狸雜文也或音犂犂耕犂也騂赤色周所尚角周正及短尺寸合禮周禮牧人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色之牲毛之惡按此皆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朱註 子謂至舍諸 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愚按餘慶餘殃之論不過言常理耳其實天之生才隨時隨地皆有之固未嘗區爲分別山川之氣與天地通既有此才即有此用豈預存一翦才之心哉觀於漢之張安世杜延年 清按張爲杜周皆漢酷吏而安世延年各能幹蠱一出爲厚遂興其家 則可見矣 清按論語篇中記子謂者多矣如顏淵子貢冉有伯魚子夏大抵皆與之言之辭若論之之辭則子謂子賤章無曰字非此例惟於伯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章一見之此章朱註論仲弓云爾蓋以冉子言父之惡聖人必不出此理或宜然然論仲弓之美而至比其父爲犂牛則非與仲弓言亦復擬於不倫且仲弓父史記言其賤家語言其不肖皆未言其所以賤與不肖之故安知非後人附會此章之意而附會之乎然則犂牛之子乃泛論古今之人而與仲弓言之不必即指仲弓也子謂仲弓可使南面仲弓爲季氏宰問焉知賢才而舉之意仲弓之爲人有臨民之度而於選賢舉才取擇太嚴故夫子以此喩之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何曰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

朱註 子曰至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愚按三月者天道一變之期鑽燧改火之節也 三字義見曾子三省章 顏子三月而生理常存則其心之純一可知若餘子則不能如顏子之久雖我欲仁而仁斯至而其至也或以日計或以月計而已言此以見生質之不同爲仁之有難易非以抑諸賢也 清按

惟夫子渾然天理若顏子之不遠則卽有所著力矣二三子之日月至仁則必是之而後至矣此孔顏與諸賢分別處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也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也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能也於從政乎何有

朱註季康至何有從政謂爲大夫

愚按孟武伯問由求赤視之過重季康子問由賜求視之若甚輕蓋武伯少年紈袴康子侈肆權臣故問同而所問之心不同而夫子答之語氣亦因之各異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孔曰費季氏邑也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閔子騫賢故欲用也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孔曰不欲爲季氏宰託使者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如有復我者孔曰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則吾必在汶

上矣孔曰去之汶上欲北如齊

朱註季氏至上矣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史記云少孔子十五歲魯人家語稱不仕大夫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

愚按春秋傳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費遂爲季氏私邑自南遺旣城之後南蒯繼爲費宰昭十二年蒯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不克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八年叛十二年以費人圍公弗克奔齊仲由遂墮費此殆墮費後季氏欲使閔子爲宰而閔子力辭也按家語執轡篇有子騫爲費宰問政事則容或有之矣但不可信此時由求二子皆仕季氏故又有子路使子羔爲費宰事又仲弓仕季氏孔子亦嘗爲季氏史又爲季氏司職吏則閔子之不爲費宰非不欲臣季氏特深知桓子不足有爲故耳

伯牛有疾馬曰伯牛弟子冉耕也魯人少孔子七歲子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曰亡之孔曰亡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朱註伯牛至疾也有疾先儒以爲癩也淮南子冉伯牛爲厲武氏曰厲癩聲相近王充論衡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是致病之由劉向辨命論冉耕歌其芣苢列子注芣苢可療癩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謹按此說不見經傳註誤說見鄉黨疾君視之節下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

愚按此章言伯牛有疾未言何疾也乃包註惡疾而朱子因厲與癩音近指之爲癩言自牖執其手未言自南牖執其手也乃朱子謂以君禮尊孔子此皆枝節者也伯牛之疾不必鑿求爲何疾第觀夫子言其痛惜則必將不起其時側身向牖臥夫子來視不能轉側其兩手皆近牖疾將不起而不能轉側事之常也疑伯在牖下病者適側身向牖臥理之常也夫子故自牖執之而與訣也按伯牛居德行科夫子故深惜之又按尸子仲尼謂小物則冉伯牛侍曰吾以自厲也人生窮通壽夭在可知不可知之間君子

惟俟其在我而一切聽之命而已又按命雖聖人亦有不能挽者故至賢如伯牛亦至早夭此古人保身唯慎疾節飲食而更無餘法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孔曰簞笥也瓢瓠也鄭曰簞笥也瓢瓠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曰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朱註子曰至回也簞竹器食飯也顏子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愚按此章與中庸素位而行章相發明簞瓢陋巷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也不改其樂所謂不願乎外無入不自得也樂卽無入不自得之謂孔顏樂處非若宋儒先存一道統於胸中曰我有道可樂也惟是下學上達順天安命渾然當理怡然理順此心無一毫私欲之累不怨不尤而已故貧賤爲人情所不能堪事賢則安之若素假令一日富貴卽賢亦處之若固然若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亦若固有所謂易地皆然者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也

朱註 冉求至女畫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愚按道猶路也試即行路喻之冉求之言蓋謂夫子所行之路非不喜之特力不逮耳然果如此則必其已竭力行之至中途而精疲神倦乃始暫止若尚未行而自以爲不能行是畫地自限非眞欲行者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馬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

朱註 子謂至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

愚按子夏傳詩傳禮以文學著於聖門謂之儒則誠儒矣然苟專務章句訓詁之學則褊淺卑狹成就者小夫子教之爲君子儒蓋勉其進於廣大高明之域也此君子小人以度量規模之大小言小人如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哉樊須也之類非指私利之害天理者言也如經明行脩君子儒也尋章摘句小人儒也學者不可不辨

子游爲武城宰 包曰武城魯下邑也 子曰女得人焉耳乎 孔曰焉耳乎哉皆辭也 清按阮校勘記本作女得人焉耳乎哉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包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 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 言其公且方也鄭曰步道曰徑

朱註 子游至室也 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愚按武城南武城也 清按讀維城引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通志云八十里日知錄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演蕃露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趙邑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記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疑加也子羽傳文曾子者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見武城即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家序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戰國策甘茂亦云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後漢志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又可見南城即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喜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鄗果之山南城之冢章懷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論語後錄曰武城與南武城俱以武水得名左傳城武城爲備齊故然則武城近齊之邑地理志言南成郡國志言南城或與城同不言武者漢代郡縣名之省然四書釋地曰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越滅與越鄰此所南武城者近齊而又近吳之邑也左傳杜注以爲一地此說不得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從之閻謂子之武城曾子所居武城俱是此地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沿程大昌之說謂襄十九年之武城在濟寧州嘉祥縣昭二十三年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併哀八年之武城爲費縣之武城費與邾吳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非申之云余嘗至嘉祥縣有城遺址此地與齊界相接去費縣尚遠曾生說是也曾城案鄪說則子游所宰之武城近齊非近吳者然哀八年吳伐我道險從武城之役傳云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是滅明爲近吳之武城人確有明證夫子問子游以得人正指所宰地言之故子游對以有滅明安得謂子游所宰之武城非滅明所居之武城邪許說恐之誤地志傳會不足信也 子游以文學著稱者大抵文人積習無不愛才而有文無行之士或藉以要結長吏魚肉鄉里夫子問得人正欲觀子游平日所賞識者若何而子游以滅明對觀於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則子游之能得人固非俗吏比矣行不由徑者動必以正直道而行也非公不見者飲射讀法及有關一邑正大之事始見也 又按邑有君子長吏常以爲表率而伸式廬之敬者也今之紳衿往往干求請謁方且借邑宰之威以驟然鄉黨而爲長吏者亦借其聲氣相通要處與而處良民以濟其貪縱之私觀此可以與矣

子曰孟之反不伐 孔曰魯大夫孟之側也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鄭曰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 清維城曰當以邢疏所引左傳注孟氏族爲是孟是其氏非其姓也 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馬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朱註 子曰至進也 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按之與子異不得混爲一人故毛奇齡四書賸言中嘗駁之 伐誇功也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愚按反亦孟氏之支族也其仕魯無所表見齊之役左師勝而右師奔 考春秋左氏傳齊爲鄎故使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孟氏叔孫氏皆不欲戰冉有爲季氏宰謂武叔曰君子遠謀小人何知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乃退蒐乘受命於少不更事之孺子洩則孟武伯也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冉子帥季氏之甲七千而以武城三百人爲己徒卒右師次於雩門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泣曰上不能謀士不能死敢不勉乎及戰齊自稷曲冉子用矛而入齊軍三刻踰溝者不從師獲甲首八十左師勝而右師則洩謀奔中羽銳敏而乃曰驅之檄孟之反入洩然遂奔林不狃徐步而死公叔務人與嬖童汪錡執干戈衛社稷而皆死 其殿後而止追者獨一孟之反入國門時人所共見自有公論豈必矯情自謙然兵敗則衆皆有罪而一人矜功亦復何心

不能先登克敵而以敢後邀譽殆非志士心也論之曰不伐蓋與泰伯之讓皆所以發微闡幽者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名子魚時世貴之 佞蛇作衛為太祝召陵之會衛不任宋盟之盟使衛先蔡皆佞言之效 宋朝宋國之美人也 左傳定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野有婁豬艾豭之歌 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及如宋朝之美難矣免於今世之害之也 皇疏范甯曰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并以取容 鄭曰不有言無也

朱註 子曰至世矣 祝宗廟之官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愚按春秋之世一巧言令色之世也故夫子歎之言非此兩者 而因者誠曰又因之辭也孔注誤及 恐無以投時好而保身家也然當時不肯鮀朝未嘗皆不得免蓋其言之以深慨世風之變耳兩人皆衛人此論殆發於居衛時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孔曰言人之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猶人出入要當從戶也

朱註 子曰至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也怪而歎之之詞

愚按道者當行之路猶戶為人所共由乃人出必由戶而獨不由道故夫子即淺喻深欲人自省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 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 文勝質則史 包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鄭曰彬彬雜半貌也

朱註 子曰至君子 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斑斑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愚按質質樸也 非性質之質 文文飾也彬許慎說文作彡彧也彡之為義即彧乎文哉之彧朱子以斑斑釋之斑亦作辨訓駁文也野村俗也史如太史祝史之史古者文辭不繁而簡書所載策祝所陳則尚辭采故曰史禮表記篇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得中豈易言哉 又如後儒語錄每用俗語野也漢魏碑記不從事實濫用陳言史也皆不得其中者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 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鄭曰始生之人皆正直 罔之生也幸而免 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

朱註 子曰至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愚按譬之於樹其長而上者本性也倘摧折之則枯死其幸而免於枯死者雖橫生旁挺者似乎得氣之偏然其後仍長而向上人物與樹同得天地生氣其理相同罔之幸免者亦猶是也 又按千古有殺身而得國者有誠亂而得國者亦有以夷狄而入主中國者既得之後必本崇賢之道以治之所謂逆取順守也若王莽曹操朱溫之流逆取逆守則未有能得免者秦始皇隋煬帝亦不旋踵而滅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

朱註 子曰至樂之者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愚按此指學問之道而言譬之有一美境知之者未至其境而但知其美也好之者將至其境而極力以赴也樂之者已至其境而怡然自得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王曰上謂上智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

朱註 子曰至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

愚按此言教人之法當因其資稟學業之淺深而施之也言中人者天下惟中人資質最多其所分者上下之間耳 清按中人知學知利行也其上者則生知安行其下者則困知勉行 中人以上與上相近語以上即心領神會語語有益中人以下則宜語以淺近親切者方能領悟若遽語以上必至望洋生畏退縮不前詩書執禮夫子雅言至於性與天道一貫之旨則

非其時非其人不輕言之也（又按若宋周子之太極圖說張子之東西銘斷非中人以下所可遽及）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王曰務所以化導民之義也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包曰敬鬼神而不瀆也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孔曰先勞苦乃後得功此所以爲仁

朱註（樊遲至仁矣）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愚按天道遠人道近姑置天道而事事盡人道則心無所惑此之謂知（清按知謂周通之謂知使爲國民盡服務之義而不迷信於鬼神故可以謂之知） 學有先後境有淺深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則其本體之明洪然惺然毫無私欲之蔽此之謂仁

子曰知者樂水 包曰智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 仁者樂山 何曰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知者動 包曰自進故動也 仁者靜 孔曰無欲故靜也 知者樂 鄭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 仁者壽 包曰性靜故壽考也

朱註（子曰至仁者壽）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愚按山水者天地積氣之區而人稟其氣以生者也（爾雅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知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 山水靈秀其人多慧山水冥頑其人多愚此夫子借有形之山水以形容無形之知仁樂者與之浹洽相宜之意其體之而爲德也則一動一靜其驗之而爲效也則一樂一壽此皆理之實境而聖賢之所取法以涵養其天者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也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

之時也

朱註（子曰至於道）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愚按齊魯之俗由來久矣當開國之初太公周公同有功於周室然太公近於霸術（觀采鹽管漁舊說之術可見太公霸術） 其後又管仲繼之當其時固亦扶世翊教然立法之初已不純正（如官山府海內政軍令之類使隱隱有富國強兵之意） 傳之既久遂成功利詐諂之風故變較難周公之治純於王道魯公又能世守之其條教號令之流傳至春秋雖寖失其初而遺風未泯（清按齊仲孫湫謂魯秉周禮晉韓宣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吳季札請觀周樂是魯雖微弱而先王之禮樂猶存也） 故變魯較易

子曰觚不觚 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清按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馬註二升曰觚蓋依考工記之誤也宜從禮器註及韓詩以二升爲是） 王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 觚哉觚哉 何曰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

朱註（子曰至觚哉）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棱也（觚從角從瓜乃以角爲之而有棱如今金瓜之形今俗謂之瓜棱） 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

愚按飲酒之器曰觶曰觥曰斝曰爵曰壺皆所以盛五齊三酒者曰勺曰瓢曰柶皆所以挹曰觚曰觶曰角曰散曰彝曰爵皆所以飲名雖異而用則同特形制有大小方圓之別耳（聶氏三禮圖多執後世制度以說周秦之器不盡可據也攷古者當於宣和考古博古諸圖求之又須親見其彝器諸物） 觚之爲器四方有棱一面有耳腰有雲雷之紋此其概也春秋時之觚蓋有刓方而爲圜者（清按西都賦上觚稜而棲金爵史記酷吏傳破觚爲圜此觚有棱而後世乃刓方爲圜之證） 既非觚之實而猶冒觚之名是名實相違義無所取也（清按說文云容二升韓嬰詩說云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之體適適然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知節爲人所謗訕也觥亦五升所以爲罰毛許說此以爲觚之義取寡少今飲常不寡名實乖也） 上觚字指今日之觚（以器言） 不觚之觚指往日之觚（以義言） 觚哉觚哉重舉其名而歎息之蓋以見世道人心之不同昔日之方者今日圜之恐遷流之無所止也

觚訓酒器訓木簡義無出入酒器訓長或曰木簡蓋以木爲簡如竹簡形四面起棱故一名觚漢書所謂操觚之士陸機文賦所謂或操觚以率爾者也二說均可通然細味不觚二字語意以器失其制爲正先儒謂以觚爲簡起於秦漢故以酒器爲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孔曰宰我以爲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否乎欲極觀仁人憂樂之所至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包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朱註宰我至罔也　劉聘君曰朱子之妻父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愚按宰我善爲說辭故設爲是說欲以窮仁者也然宰我但知博愛之謂仁不知仁者之愛雖博而人有等差事有輕重理有當否審之未嘗不明故夫子以逝陷欺罔四字分其界限使知博愛之中自有分寸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乎　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朱註子曰至矣乎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愚按博學於文博覽載籍多識前言往行也約之約此文也約之以禮衡之以先王不易之經也畔從田從半兩田相歧之界也讀如普者讀畔之畔故背其主者亦曰畔背此向彼亦兩歧之意　博文約禮可以弗畔者取之萬殊歸於一貫得乎其中以成其德不至有兩歧之惑背此而向彼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孔曰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誓義可疑也鄭曰矢誓也否不也皇疏王弼曰否泰有命我之所屈不用於世者乃天命厭之非人事所免蔡謨曰矢陳也衛瓘叔曰矢陳矢厭謀春秋經曰公矢魚於棠皆是也夫子爲子路矢陳天命非誓也李充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婦人明義教治內外而乃廢常違禮必獨道有由而然夫道消運否則聖人亦否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厭亦否也明與天地同其否泰耳非誣罔自明也

朱註子見至厭之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春秋莊二十四年傳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左傳公羊穀梁皆以用幣爲非禮穀梁則曰大夫不見夫人三傳不同議論紛紜已非大夫見夫人之禮矣況乃哀姜初入之覿禮非大夫仕其國見夫人之禮也至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大饗廢夫人之禮又乃爲同姓諸侯非異姓非獨大夫之禮也毛奇齡駁朱註以爲漢晉唐儒皆無見小君之禮之說是也猶按春秋時夫人見大夫者唯齊穆姬袒太子於朝又適趙氏而宿於府此外鮮見況孔子並未仕衛乎朱此注殊不足據　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說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

愚按考之史記史記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是也　家語靈公與南子同載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衛人歌之曰同車者色耶從車者德耶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夫子實有見南子事蓋夫子至衛見靈公南子慕夫子之賢遽然請見辭之不獲去之不及不得已而見之亦以一見無關於名義之大且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進不與其退在夫子固無可不可者而子路以夫子不當見之而不說若有見小君之禮則見所當見子路何不說之有若謂見淫亂之人爲辱則過陽虎於途又將如何　則以聖達節而賢守節也矢直陳也按矢訓直陳如矢詩不多無矢我陵以矢其音出矢言之矢字義較近　否者泰否之否謂道之窮也厭如叔孫豹天厭己之厭厭之使不得興起也言夫子直陳以告子路曰我道之所以否者天實厭之我不能與天爭也重言天厭之蓋深慨之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何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朱註子曰至久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愚按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也庸常也猶按國民之對於國與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關係以及起居飲食之事皆與人與凡民共之者也皆常事也故曰

庸事中偏到恰好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故曰中此人人可能之事而能之者卒無幾則以人之縱其欲也然中庸極其至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故曰其德至德者有得於心之謂至即止於至善之至民鮮久者中庸之德惟聖人能明之以新其民周衰在上久無聖人故民少此德亦已久也子思作中庸蓋取此二字名篇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孔曰若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曰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於人也鄭曰方猶道也

朱註子貢至達人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只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不足於此以此求仁愈難愈遠矣能近至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然後推以及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天理之公矣

愚按子貢從廣遠處言仁夫子從切近處言仁子貢之言願大難償故堯舜猶病夫子之言則推己及人只在盡己之心由近及遠能立達一人則仁及一人能立達千萬人則仁及千萬人何病之有能近二句指出下手所在方如治病之方言近取諸己以譬人即爲仁之方也仁聖異名實無異詣仁造其大聖則大而化也立者植立而不搖達者通達而不滯譬者推己以及人即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事近字對博施濟衆言方字對病字言

論語稽　雍也稽第六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葆中文叢金壇于湘達吉宣參校

述而稽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鄭曰老老聃彭彭祖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皇疏述者傳於舊章作者新制作禮樂稽對鑒也老彭彭祖也年八百歲故曰老彭

朱註子曰至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故其自言如此

愚按老彭包氏以爲殷賢大夫據大戴禮也大戴禮記虞戴德篇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教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鄭氏以爲二人乃老聃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許慎曰聃耳曼也以名耳字聃爲是彭祖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鬼方之女謂之女隤氏產六人其三曰籛是爲彭祖晉葛洪作神仙傳彭祖殷大夫姓籛名鏗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仲子韋昭曰大彭陸終第三子籛文彭祖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聞世本彭祖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王逸注楚詞天問云彭鏗即彭祖事帝堯彭祖至七百歲帝嚳之玄孫彭城縣古彭祖國皇氏以爲一人謂即彭祖呂氏春秋曰彭祖少好靜默以養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好覽古籍以政敎大夫以官敎士以技敎庶人與大戴禮虞戴德篇合　然包說爲長故朱子從之古昔文字簡略後人數十百言而盡者古人數言盡之夏之書較唐虞爲多商周之書較夏又多至春秋時則文已勝質故孔子不必自作惟於古而信好之以推明其意已自條目紛繁此亦天運之自然不待勉強者也孔子大則取法周公小則竊比老彭亦可以見聖人之無常師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鄭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皇疏言人無此諸行故天下貴于我耳若世人皆有此三行則何復貴有于我哉

朱註（子曰至我哉）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愚按孟子引夫子與子貢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篇若聖與仁章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夫子固以學不厭誨不倦自任者而何至無因爲是謙而又謙之辭乎然謂人無是行惟我獨有（黃式三以爲不厭不倦知於從政乎何有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即此意）則又近誇大尤非聖人語氣此蓋當時不知聖人謂必有人之所不能有故夫子言我生平不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耳此外亦何有於我哉似爲得之（說本黃校清後漢書劉聖公傳章亦云何有於我哉依朱註作謙辭依鄭氏作我獨有之書與上文異事不敢不勉語氣不合當以知此解近理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爲憂也）

朱註（子曰至憂也）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愚按德者有得於心學者趨步古人徙義者遷善改不善者改過也夫子以上達之資而猶下學如此是吾憂者責無旁貸黽皇悚惕之意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馬曰申申夭夭和舒之貌）（皇疏燕居者退朝而居申申心和也夭夭貌舒也玉藻曰燕居告溫溫）

朱註（子之至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愚按申字古文乃電氣伸舒之象（謂有陰陽二氣相薄激射則有光而爲電七月陰氣伸）天字古文象人形少好悅豫之貌（說文屈也詩桃之夭夭之夭沃陸氏音義物初長可觀也）申申天天形容夫子容色安舒屈伸自如無入而不自得也然富潤屋而德潤身其粹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有非他人所能僞託者曰燕居見在鄉黨宗廟朝廷則不如是此亦所以補九儀之未備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也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

朱註（子曰至周公）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愚按周禮夢有六一正夢二噩夢三思夢四寤夢五喜夢六懼夢列子云六者神所交也王昭禹云思夢若孔子之夢見周公則是孔子往者思爲東周故夢寐之間得見周公及道久不行而行年已老無復此志（其後則夢奠兩楹之間而寢疾七日而沒）其平日既樂天知命淡然無欲故寢時亦心神安泰無復有夢此亦一身昔盛今衰之驗也甚矣吾衰以己之精神言

子曰志於道（何曰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皇疏道無形體也）據於德（何曰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皇疏德有事有形故云有形也）依於仁（何曰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游於藝（何曰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游也）

朱註（子曰志於道）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據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於仁）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於藝）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愚按人所當行之路謂之道心之所之不在是則游移而入於歧矣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據持守也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如守連營如保堅城有進無退是之謂據仁者生生不息之理如桃李之有仁乃天地絪縕之氣所生養無窮者也依者刻不離之之謂藝者禮以立身樂以成禮射以觀德御以便行書以記事數以會計皆日用之事也游如觀山玩水蓋以養活潑之天機使無泥滯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鄭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誨魯讀爲悔字今從古

朱註子曰至誨焉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愚按曲禮凡贄天子鬯天子無客禮此云鬯者乃贄於鬼神用鬯也之酒灌地降神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冬執生雉夏執死雉庶人贄匹匹鶩也庶人贄用鶩商賈用雞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繫矢可也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此皆婦人贄豆籩之實亦束脩故以其所治之物爲贄束脩者牛羊豕之肉乾之爲脯或魚亦同曲禮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以十脡合而爲一束也但曲禮以始相見言至於尋常饋遣則無一定曲禮居山者不以魚鼈居澤者不以鹿豕爲禮是知禮無定物故又言有弓劍苞苴諸執束脩乃饋問之至薄者初非專用爲贄邢氏疏檀弓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束脩之問不出竟中是知古者以此爲禮不但童子用之而亦非執贄始用之然禮自天子至庶人軍中贄皆有物唯童子委贄而退不言其物孔穎達註童子之贄束脩葉夢得亦云然則自行束脩以上者蓋言童子以上也與鄭康成注年十五以上合且証以互鄉闕黨童子事亦較爲近理清按列女傳束髮脩身隨織論語束脩得宿衛馮衍傳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皆謂約束脩飾之意然檀弓少儀穀梁明言束脩爲饋問之物從史不如從經也韓氏愈以爲束脩脩然左傳有束錦矣安知其饋爲帛乎宜會通朱孔鄭各說爲是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皇疏隅角也牀有四角屋有四角皆曰隅按皇舉牀屋以明者據曲禮疏集於四隅是牀隅也又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是屋隅也

朱註子曰至復也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証之義復再告也

愚按教人之法迎機而導則事半功倍若其意不屬而強聒之則言者輕而聽者

厭矣舉一反三正由於憤悱之極乃能如此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何曰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朱註子食至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子於至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愚按此謂臨人之喪凡族戚朋友之喪皆是也或故舊所存或官職所繫臨而助之既喪事則當食而食然心有慘戚則食不能飽也至於臨喪而哭若孔子館人之喪之類或未臨喪而以故舊之情而哭若孔子路反伯高之喪之類既哭則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若知悼子未葬師曠李調侍晉平公飲杜蕢揚觶以示罰若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實與禽獸無異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同耳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夫子獨美顏淵以爲己有勇至於夫子爲三軍將亦當唯與己俱故發此問也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孔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朱註子曰至者也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軍之道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愚按用舍行藏亦世所常有何以言唯我與爾有是夫若外此皆不能者蓋爾則字有工夫有學問是字承之而言二聖一賢所以心心相印也子路問則誰與與字即上惟我與爾之與字誰字緊對惟我之惟字子路不知孔顏之相契在道但就用舍行藏之迹求之故以行三軍問意謂除用舍行藏外若戰陣之事則非顏子能當其任夫子必與己同夫子因材施教因病下藥故就其語抑之曰暴虎馮河小旻之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夫子之言蓋本此又鄭風襢裼暴虎又爾雅郭注爲況空手執也馮河無舟檝也血氣之勇吾不與也必欲觀吾行軍之所與則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子之所慎一在於戰此正慎字之意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之矣皇疏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又周禮秋官條狼氏職掌執鞭以趨避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鄭言趨而避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

朱註子曰至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愚按近人解執鞭爲御者非也御乃六藝之一古者人人皆學之非賤役也當以皇說爲正錢坫曰周禮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此亦一義也從吾所好好者何義理也求富則不安於義理然富果可求何妨姑舍所好而求之若徒求而終於無得則徒自辱耳何必多此一求哉

子之所慎齊戰疾孔曰此三者人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

朱註子之至戰疾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愚按齊以通幽明戰以寄安危疾以繫死生非此外即可不慎乃此三者關係最重故倍形警惕耳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皇疏范甯曰韶舜之樂也樂在陳陳敬仲竊以奔齊故齊有韶樂之翁元圻曰齊滅遂所得 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

朱註子在至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按何晏集解本韶下有樂字 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乎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矣

愚按此孔子年三十五在齊時事韶雖今失其傳按季札在魯觀四代之樂則魯亦有韶但能歌而不能備其器物耳 然如樂記記大武之舞僅六成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而有總干山立發揚蹈厲之盛美則禹之九夏亦必象奠定九州之形舜之九韶自歷山升庸在位陟方以至鳳儀獸舞八伯歌風卿雲復旦其聲容之盛尤必有令人心領神會見諸羹牆者不知肉味蓋以形容其心之專一大學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專一以見之也 三月者天時之一變舉以約言其節耳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靈公逐蒯聵之召宋朝國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蒯聵羞之欲殺南子不果而奔齊公薨會公子郢辭爲太子郢辭乃立蒯聵之子輒是爲出公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國人奉出公輒以拒之是以子拒父也其後蒯聵入衛孔悝而盟之卒納蒯聵於衛子路死其難 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曰伯夷叔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乎以讓爲仁豈怨乎 出曰夫子不爲也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朱註冉有至爲之 時孔子居衛按此當是孔子自楚返衛時事見孔子世家 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至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名伯遼見周書史記注按伯當作仲餘見不念舊惡章註下 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史記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莫式三朝既不食周祿非餓而不食也 去隱於首陽山孟子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伯之奮是夷齊先在周後隱首陽 遂餓而死采薇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耳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愚按皇疏怨憾也凡事有理亦有情理的當不易情因事而變故理不外乎情聵

輿輒之事湝按拒父之說毛奇齡駁之謂自哀二年晉師入戚至三年齊衛圍戚然後衛亦遣師圍戚然且僞陪於戚以致有孔悝之難是輒始終不拒父至宋胡氏傳乃謂曰拒父云云考春秋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二圍并稱毛氏何所見而謂衛爲陪也輒爲君而曼姑其臣曼姑圍之與輒圍之無異豈特拒父且圍父矣若泛論得國之理雖千百言亦不能定湝按宜參看正名章子貢善爲說辭者也只夷齊怨否一問怨字從夗從心夗者屈曲也約言屈曲在心上鬱積從其心迹反勘之而其是非自見然則仁人孝子與亂臣賊子亦何難辨之有哉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曰疏食湝按何晏集解本疏作蔬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爲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

朱註子曰至浮雲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中也

愚按貧賤而樂有所樂者在也能安於貧賤即能不動於富貴觀夫子在陳絕糧而絃歌自適則疏水曲肱之不改其樂可知觀夫子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於衛不主彌子則視不義富貴之如浮雲可知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鄭曰魯讀易爲亦今從古何曰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皇疏人年五十雖大衍之數與易數同故知天命

朱註子曰至過矣史記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劉聘君曰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卒與五十字相似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

愚按加五十皆如字此孔子四十二歲以後自齊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時語也湝按五十之解不一朱註據劉忠定所見他本作卒毛奇齡駁之謂魯論外惟齊論古論并無他論且古今未見之本劉忠定何從備見五古文作乂卒古文上從爻字形亦不類其說是也而毛氏解則引古之學者十五入大學後三年通一藝至三十而五經已立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夫子五十始爲中都宰未五十乃專仕齊魯之時思借入官之年爲窮經之年故曰假云云夫既曰三十而五經已立何待五十若借年窮經則何爲獨借入官之年而謂乎此說乎此何不借也則其解亦未確也陸元朗以魯論讀易爲亦當以五十以學爲句云亦可以無大過矣元朗又引或云古五字如七疑爲七十此言改夏經文不足辨者輿元朗以魯先儒句讀未明嘗五一讀十一讀嘗或五或十以所加年言然自一至十數亦多矣何獨言五十

其說亦非也至於以圖書大衍縱横之說解五十以卦理解大過則方氏任氏之說周衆中固以爲穿鑿矣即參以李氏書綬拜明圖足能仍誤以事衆中之口致孔子自齊返魯年四十二時定公初年陽虎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稱得此章之言必在修詩書禮樂時蓋詩書禮樂之修非數年之功不可詩書禮樂而思及易情之常也方修詩書禮樂而未暇及易理之常也彼曰修而此曰學自人言之則曰修自夫子自言則謙之曰學也咸歸之日四十以後未爲老乃言加我數年者唯恐年歲然何也曰加作假則似乎恐年之將矣今依本義解之者曰加數年之期至五十歲我於詩書禮樂已卒業於以學易則更有以明乎吉凶消長之理而可以無大過矣云云何疑之有此解最確有之惟曰爾時孔子四十五六正義亦有之惟曰四十七而曾未能引證耳毛氏亦此意惟所引所解均未的當耳一說河圖洛書之數以五與十縱横錯綜於其中五十者大衍之數湝按易大衍之數五十注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天五五偶一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則五偶一自含五偶十之數蓋人則而衍之參此母數之一衍爲子數之十故曰大衍之數五十象乾坤坎離相交也五古作乂後因與乂字易相混故加二於上下以別之乂者坎離相交之象也加二者徐鍇曰二天地也乾坤對待之象也許書五下解曰五行也陰陽天地間交午也十許書解曰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按易者縱横十五取象於洛書洛書者八卦流行之象變四正四隅而取用於坎離坎離之交爲乂居中爲用取下一以配上九左三以配右七以至二八六四兩兩相配長補短四正四隅各得十數用則爲五不用則爲十河圖則一三七九二四六八周行於外而五十在中五又在十之中故圖書之數均象乾坤坎離之相交六十四卦中頤大過中孚小過乃六十卦之心言從大衍之數玩其縱橫錯綜之理乾坤坎離之交則可以知陰陽之消長處事雖未免於小過而大過要可免矣加我數年者言我再加數年之功也此說參之方潛夫任釣臺李恕谷

子所雅言孔曰雅言正言也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皇疏背文而讀曰誦詩書是誦讀故須正言之禮但執文而行不須背文誦之故曰執

朱註子所至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

愚按雅如後漢書竇太后傳雅以爲美之雅又雅言之雅與之常雅不欲行文多用之又祭遵傳雅歌卜式傳行直衆雅步何武傳雅拜亦此意雅言者浹洽於中而極意言之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曰葉公名諸梁春秋傳之沈諸梁也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朱註葉公至不對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子曰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

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

愚按記者渾括問詞而未記葉公來問之意以下文夫子之言揣之想其平日必深惜夫子抱道終老一事無成者故子路不能答也然夫子所志不在溫飽所憂不在貧賤篤信好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彼葉公者惡足知之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鄭曰言此者勉勸人以學也

朱註子曰至者也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以驗其實也

愚按夫子當日即有聖人之稱然時人所謂聖者第在多聞多知博物強識不待師學傳授而無所不知故震驚之也 臧武仲亦稱聖人 不知夫子雖生知之聖而亦未嘗不稽學以成之其不居生知者謙辭其言好古敏求者亦自明其功力之實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弒君子弒父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

朱註子不至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愚按此四者蓋天地氣化之變也夫子但語常理至於氣化之變則雖心知其故而未嘗津津道之 如孔子之墮費說此等事然是一腔極忠愛之氣無處發舒故借以洩出心中之氣究非中道 即如左氏傳極言變怪卜筮之事 左氏書與山海經是兩種山海經乃古者圖書之註也 而春秋則褒貶只寓於一兩字而已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夫不語者蓋不與弟子辯論其事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何曰言我三人行 按何晏集解本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 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也

朱註子曰至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愚按此言人隨時隨地皆關學問不可一息稍懈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包曰桓魋宋司馬黎也 陳鱣曰司馬黎誤當作司馬牛之兄也 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

朱註子曰至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付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愚按桓魋者 向戌之孫司馬牛之兄以向爲氏宋之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故亦稱桓魋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魋使人伐其樹欲害孔子故孔子微服去之當居宋時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其人素秉凶德不可以情恕理遣聖人富貴貧賤吉凶生死聽之天命 天命有理有數理易明數多蒙即如河圖洛書皆是數所以對待流行其中消長者皆是也 而不累心於外來禍福故發此論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 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是丘也 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

朱註子曰至丘也 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愚按聖人教人何嘗有隱特人之資質不同而所問之事不一故施教亦因之而各異二三子私相印記不解其故則疑其有隱故夫子曉之曰吾所行無不與二三子共見共聞 謙按與對也如左氏一與一謂語與我之與說本賈氏三 隨在皆實何隱之有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何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

朱註子以至忠信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愚按此記者因上章夫子自明教人之事而類記之蓋夫子教人雖千百人千百言各有不同然約計之不出此四者而已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何曰疾世無明君也 按何氏此解以聖人善人指王者言然聖王善人如爲邦百年教民七年之善人然貴有恒者不可混故從朱註爲長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

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孔曰難可名之爲有常

朱註子曰至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子曰善人至斯可矣 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亡而至有恆矣 三者皆虛夸之事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愚按聖人者生而知之學質兼美者也君子者質不必盡美學而知之以成其德者也善人者不踐迹亦不入室孟子可欲之謂善是也有恆者如晝夜寒暑之有常事事着實無一毫虛假無一毫矜飾如顏曾之徒是也然人能有恆則學知困知皆可至於君子聖人故章末復申言有恆之義其勉學者深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孔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皇疏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之繳射一云取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之繳射鄭元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詩云弋鳧與鴈司弓矢又云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注箙竹服也矰矢不在箙者爲其相繞亂用乃共之也如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按此乃北人取鳥之法今南人江上射魚猶亦以繩著箭而射蓋皇說以杖橫颺取鳥今名粘竿南北皆有之

朱註子釣至射宿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

愚按天地生物本供人用但取之必有其節則心安而理得若爲機而誘之盡物而取盡焉則其心之殘忍可知矣聖人豈爲之哉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曰如此次於生知之者也

朱註子曰至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謙詞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矣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次於知之者也

愚按此章卽述而不作之意言天下固有妄作之人本不知而妄自以爲知我則

深鑒此弊惟於多聞多見中擇之識之得其要領故終知此理而不流於妄作也蓋當時皆以夫子爲生知夫子則但居學知知之次也句蓋謙辭言附於知之者之次也清按朱註雖未實知其理亦可次於知之黃式三云論周氏曾駁之以爲未知其理安能擇識則知之次也句實自任從知而謙辭以冒之耳 生知學知及其知之一也清按作者創人所未知擇之識之者述古今人所已知不知而作者擇識不多未知其理而妄作作者造作之名包註妄作篇籍是也多聞多見在千載章分指言行此章則合指學術不以事實孔子自居學知乃實辭非謙辭知之次句乃謙辭也說參黃式三毛奇齡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鄭曰互鄉鄉名按閻若璩四書釋地云亳州鹿邑縣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童子見孔子處前代因立互鄉縣因攷唐書通典附地理志考之鹿邑縣始隋開皇十八年宋後此未有析設互鄉縣事云云然則地雖不定要近宋之鄉也互有回互義當作水曲一統志曰在陳州則爲陳地寰宇記曰在徐州則爲宋地又博物志會日兗州之域寧遠郡南驗互鄉則又爲魯地邢疏曰互鄉人名若鄉名則萬二千五百家豈人人皆不可與言者按互鄉若爲人名則下文何以又稱童子此臆說也 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亦何甚也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

朱註互鄉至門人惑 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子曰至往也 擬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

愚按難與言者謂互鄉習俗之不善也此其地父兄之教不先則子弟之率必不謹乃以童子求見禮必既冠三加而後以贄見鄉大夫鄉先生所以爲成人之禮童子亦可見者禮童子委贄而退是也 而夫子遽見之門人故不能無惑不知聖人之於人無所不容童子既慕而來見則其進見之心固有可與而不必問其既退之後爲何如此亦少者懷之之意也又何必過爲已甚哉且門人所以惑者惑其鄉之素行不潔耳然鄉俗雖不潔若童子其人者固潔己而來此之見之卽與其潔可也於其往日之鄉俗何與乎進退唯何甚夫子就自己言人潔己與其潔不保其往就童子言文義互見非錯簡也習俗雖足移人而天性固自有一隙之明卽當因勢利導若歸其

别俗而一徵拒絕則是放天良偶發又因下容於君子終陷於惡而不顧矣夫子見之正少者懷之之心亦悲天憫人曲喩不遠之意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是至也

朱註 子曰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愚按仁即此心生生不已之理也生理具在人心心欲仁則仁矣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 孔曰司敗官名也陳大夫昭公魯昭公也鄭曰司敗人名齊大夫 潘維城曰案蓋以齊之陳氏名司敗也 清按春秋時陳敬仲奔齊家爲陳氏 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曰巫馬期弟子也名施 史記曰巫馬施字子旗鄭元曰魯人史記索隱引家語云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 相助匿非曰黨魯吳俱姬姓也禮同姓不婚 禮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族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 而君取吳女當稱吳姬諱曰孟子也 吳蓋昭公周公後吳大伯後禮稱婦人皆稱國及姓猶如齊姜秦嬴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智深道宏故受以爲過 皇疏若使司敗無識則千載之後遂[illegible]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illegible]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

朱註 陳司敗章 孔子曰知禮 昭公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至 而知禮 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 至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

愚按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 見文十一年臣歸死子司敗下杜注 孔子於定公十四年自鄭至陳居三歲復於哀二年自衞如陳皆在陳侯周時 即陳湣公名周又名越後失國 屢主司城貞子家 哀十五年楚伐吳及桐門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疑貞子乃陳之公族 司敗之問蓋孔子在陳時也吳孟子上繫以吳而下繫以子連而稱之昭公之失已見昭公名稠其如晉也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其善於禮故當日知禮之名流傳人口 惟女叔齊辨爲儀非禮 其娶吳也魯舊史但書夫人至自吳 清按魯舊史書夫人至自吳見禮孔疏及此章邢疏今春秋無此文此蓋魯史之舊文而孔子刪之者也刪之者以夫人不當繫吳爲其諱也 其卒曰孟子卒 見春秋經哀十二年 蓋史策稱

夫人稱孟子而當時諱姬不諱吳故謂之吳孟子也然司敗意中雖有吳孟子一事而其來問只問知禮與否未嘗明問孟子夫子亦安得逆其詐而豫防之以鄰國之臣而問本國之君就君之所長者而應之此天理人情之至也 設當日司敗明問孟子事則亦惟有不答而已耳斥言之禮也 至司敗告巫馬期 司敗不揖他人而揖期當從家語爲陳人有鄉里之誼 巫馬期以所聞告夫子則爲魯者受過固心安而理得若必辯而明之非所以爲聖人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何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後和之也

朱註 子與至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

愚按歌者隨口成文不拘字韻其原始于唐虞如擊壤之歌賡起之歌是也孔子時歌者如孺子接輿原壤之類是也歌有和有不和 一倡三歎而有遺音是之謂和 如偶然會心欲和其歌 若詩三百篇是與句同而承接則異同者倡異者和 則必深味其旨趣故反之而後和之也此雖一歌之微亦足見聖人之詳審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何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言凡文皆不勝於人也 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孔曰躬爲君子行己未能得之也

朱註 子曰至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愚按聖人無往而非躬行實踐者也乃言未之有得則自謙而又以勉人之辭 清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案文莫二字說文忞强也慔勉也文莫即忞慔劉端臨曰黽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凡此皆與朱註異然文莫既作勉強所勉者何物乎其說非也何解莫無也無然文無吾猶人也而解以凡文皆不勝於人蓋亦未嘗王引之以爲莫乃其之誤言文其吾猶人也較宜經文尤本足辯自以朱註爲長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孔曰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 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馬曰正如

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鄭曰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朱註子曰至學也 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敎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愚按爲之之字正指聖仁不厭不倦非己聖仁者能若是乎夫子不居生知安行而以學知利行自任公西華聞之知學知利行之極其成功與生知安行一也故曰正唯弟子不能學學即學而知之之學也然夫子以不厭不倦自任者欲示人以可學也公西華以爲不能學者所以自愧自勉也夫子非故爲謙辭子華亦非以不能自諉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包曰禱禱請於鬼神也 **子曰有諸**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 **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孔曰子路失旨也誄禱篇名也皇疏誄者累也如今之行狀也誄之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累列其行之辭以爲謚按皇書如魯哀公之誄孔子云云是也 **子曰丘之禱久矣**孔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鄭曰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

朱註子疾至久也 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誄古字作讄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某之禱久矣

愚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五曰禱六曰誄此章禱即六辭之禱鄭司農曰禱於天地社稷宗廟如春秋傳衞太子蒯聵之辭是也誄非六辭之誄而與讄通周禮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示注引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此古誄讄通用之證 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清按讄者累功德以求福誄者謚累其生時德行以賜之命然小宗伯注所引誄讄異而辭與論語同是讄可通作誄也惟誄則不當通讄 周禮家宗人掌卿大夫家疾病禱祠之事子路蓋使家宗人禱之也疾病有禱固臣子迫切之情而亦神明感通之理子路嘗問生死鬼神蓋有以見生死之理天人一致故夫子問有諸而直對曰有之也其述誄詞上曰神屬天下曰祇屬地上下之中有人人戴天履地豈有不能感通者然不知感通在平日不在臨時若平日德不足以感通有疾乃求神祇則不惟誣神祇且自誣矣夫子自言禱久固以素行之合於神明亦可見禱祠之不必事矣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固陋也

朱註子曰至寧固 孫順也

愚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由儉入奢易由奢反儉難故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貌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

朱註子曰至戚戚 坦平也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愚按蕩蕩戚戚以心之處境而言君子無欲故樂天知命無入而不自得小人多欲故患得患失無往而不迫促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皇疏王弼曰此對反之常名也故至和之調五味不形大成之樂五聲不分中和備質五材無名

朱註子溫至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如此

愚按溫威恭皆美德然失之過則或不厲或猛或不安而不能無弊惟夫子爲時中也

論語稽　述而稽第七終

後學武進殷廷杰丹甫 襄陽王汝玉子珩 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雯中文叔 金壇于漸逵吉官參校

泰伯稽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鄭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王曰泰伯周太王之太子也次弟仲雍少弟曰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民家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 皇疏泰伯實讓諸侯讓者侯位耳而云讓天下者爲天下而讓今卽之有附故曰天下不稱仲雍者泰伯讓仲雍隨

朱註 子曰至稱焉 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强大太王因有翦商之志 按詩云實始翦商不過叙王業所始與纘太王之緒同非謂不執也此說誤甚 而泰伯不從太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卽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太王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夫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歎息而贊美之也

愚按三讓之說先儒聚訟紛如惟朱註訓固讓義長 清按范甯曰太王病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於此遂有天下三讓也此與朱註皆以讓天下爲主讓商之說也范甯又曰太王病而採藥出生不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不返使季歷主喪死不葬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季歷主祭祀不祭以禮三讓也說頗合禮爲衍不彰故民無得稱鄭氏曰採藥而讓季歷爲喪主一讓也赴之而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而斷髮文身三讓也此讓周之說也韓詩外傳泰伯仲雍去之與太王欲季之與告伯仲皆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又與越春秋古公將卒令季歷三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又論衡四諱篇泰伯知太王欲立季歷入與大王喪泰伯還王季辭主泰伯再讓王季不受三讓曰吾之吳越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主宗廟社稷此又一說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也孫盛曰泰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受不赴喪之讓二讓也泰伯斷而不奔卒喪之子以爲己後三讓也此說并讓與夷然惟朱註斷固讓取法古人一辭爲禮讓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讓最爲得之 曰三讓者孔子追論之辭 若一一而求之則鑿矣三字之義見曾子三省章 泰伯之時周避狄始遷岐諸侯之國耳曰天下者亦孔子追論之辭 讓周讓商之說大抵泥於天下二字耳 蓋父子兄弟之間事最難處爲泰伯者惟讓之一策爲最善然讓而使人知之則太王王季之心不安泰伯以採藥泯其迹而民無得而稱焉則盡美盡善矣曰三讓曰以天下所以明夫德之至也而聖人之發潛闡幽者亦可見矣 清按韓元玠以此章爲孔子諱吳不書讓而發可備一說又按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樊卒弟餘祭立襄二十九年閽弒之弟餘昧立一名夷末昭十五年卒子僚立昭二十七年弒光子光使專諸弒之光立是爲闔廬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 鄭曰葸愨貌何曰葸畏懼貌言愼而不以禮節之則常畏懼也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馬曰絞絞刺也鄭曰絞急也

朱註 子曰至則絞 絞急切也 絞從交謂以兩繩交互繞絞於釜甑絞乃以布爲繩緝驗爰者 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愚按人無禮無以立故欲恭而徒形其勞欲愼而適見其葸 葸字說文未收從心亦無義疑之一合而礼已也漢書引之認作總註說如愼而無禮則葸之葸葸憚貌也又文選觀都賦謹勁直而鄭鄂李註亦引此章則葸憚葸古皆通用 有勇者馴至爲亂率直者反至成絞 韓詩外傳子貢惡童衣若曰子何言吾師之名童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實絞是以絞之也此絞之義也說本朱亦楨 無節制之弊也

按何晏集解本此與下章合爲一章朱子分兩章今從之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也則民皆化之起爲仁厚之行不偷薄也

朱註 君子至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 吳氏曰君子以下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氏近是

愚按君子惟以忠厚之心行之初不計民之觀感如何然上行下效則事有必至理所固然者也上章言無禮之弊此章言有禮之效親故不棄先王之有禮也 清按說文無偷字行書運也從人事也說文愉薄也引此文篇作愉是篇乃偷之俗字偷薄也周禮以俗教安則民不偷註偷謂朝不謀夕是偷乃愉之俗字說本黃式三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孔曰言此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毀傷也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周生烈曰乃今日而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小子弟子也呼者欲使聽識其言也

朱註 曾子至小子 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貌兢兢戒慎貌臨淵恐墜履冰恐陷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其反覆叮嚀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愚按曾子將死故因召門人承尸之故而以詩言告之 禮將死廢牀徹褻衣加新衣於體一人屬纊以俟絕氣則死時手足以四人承之召門弟子承手足者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也此時主人亦在尸旁檀弓曾元曾申坐於足是也然但憑尸而哭不暇親承手足 啓訓開然非開衾 去顯詞彼君子將死猶在疑懼凡或坐或臥以被扶持觀之則此時必非以衾掩手足 但屬其展視耳手足者四體也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者心也心不可見而於四體見之全而受者全而歸孝子事親一息尚存未敢忘也語終復呼小子以身示教切近指點之意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包曰欲戒敬子言我且將死言善可用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鄭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蹌蹌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能順而說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包曰敬子忘大務小故又戒之以此也籩豆禮器也 皇疏竹曰籩木曰豆豆盛菹醢籩盛果實並容四升柄尺二寸下有跗書云敬子不存大事大事即斥前三禮而好修籩豆籩豆比三事爲小有司謂典籩豆之官

朱註 曾子言曰至善 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 君子至有司存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 惟顏色以見於面者言 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此

論語稽　泰伯稽第八　三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貴矣

愚按敬子爲人証之檀弓 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孟敬子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然吾三臣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之而不欲也我則食食 蓋知禮而不爲禮所謂無忌憚者也曾子以道之所貴告之觀下文三者及籩豆之言皆禮之事則此道字蓋專指禮之當行者而言 說苑脩文篇曾子有疾孟儀往問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子知之乎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樽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與此章輕異而亦以禮言亦可証也 動正出者以道動之正之出之也先王制禮不使強者過弱者不及若人人徑情自遂則尤其類而何所不至故陳列籩豆以爲禮正賴有容貌顏色辭氣之誠敬以周旋於其間若無此三者則籩豆之事乃事也非道也是有司也 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有司即籩人醢人之屬也 非君子也亦奚足貴乎敬子承屢朝脅僭之後舉動任情曾子亦知其不可諫救特因其問疾而來尚有一綫好賢之誠故以將死之言先明己意而後正言以告之其警之也深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包曰校報也言見侵犯而不校之也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馬曰友謂顏淵也

朱註 曾子至斯矣 校計校也 易曰荷校滅耳校者交木也校量長短如以木交加兩兩交互也 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

愚按言昔者以見今之不復有此人曾子未嘗明指顏子然所言皆無我之學殆非他人所易企而其時顏子已卒故馬氏以此釋之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者大舜取諸人以爲善之事也 孫氏曰吾固能矣不有所未能彼固不能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吾固多矣不有所闕彼固寡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 有若無實若虛非可僞爲器大者量亦大譬之泰山不自知其高河海不自知其深故不擇壤土細流也犯而不校者涵養之有素也 孟子以不仁無禮不恭三自反而橫逆猶是則曰此亦妄人也已矣與禽獸奚擇哉即此意也 斯指上數端而言從事於斯如回雖不敏請事斯語之事

論語稽　泰伯稽第八　四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孔曰六尺之孤謂幼少之君也鄭曰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可以寄百里之命孔曰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何曰大節者安國家定社稷奪者不可傾奪之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朱註曾子至人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黃式三曰與擬辭疑辭非疑辭義較長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愚按託孤寄命大節不奪古惟伊尹周公諸葛亮之流足以當之若文天祥史可法阿勝較張煌言諸公雖心誠力竭繼之以死而終於君亡國破則臨時敗之不害節死於可託可寄之義有闕矣 曾子於君子二字涵泳往復而出之正以見君子之人而後能如此非於此欲名以君子而猶設爲疑決之辭也清按專制之世視君國爲一體爲人臣者以保全一姓宗社爲忠故曾子之言如此然古有受朋友之託寄妻子財產而身赴其難者盡情義之感乎不能自已不獨於君而後者是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強而能決斷也士弘毅然後能負重任致遠路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孔曰以仁爲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後已遠莫遠焉

朱註曾子至遠乎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可謂遠矣

愚按弘毅包氏義長 以器識言重遠以事功言任重致遠各兼弘毅非弘任重而毅致遠也 蓋必有此器識而後能建此事功也士之義推十合一許愼說文 通古今而任事者也由士而大夫大夫丈夫也卿近之人稱大官爲大人 之謂由大夫而卿相相如瞽之有相輔從旁從目止也所止於善 由卿相而君君從尹尹者正也從口古文則從收所以持稅而發號施令者 皆由士推而上之禮表記篇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蓋人必有此生生不已之理而後全乎人本此理而立人達人其重可知一息尙存責無旁貸其遠可知在常人視天下事無與於己而士則任天下事如己事倘非弘毅何以勝之昔范文正爲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乃此意之證

子曰興於詩包曰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也立於禮包曰禮者所以立身成於樂孔曰樂所以成性

朱註子曰興於詩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

愚按詩以理性情故其感人者深清按如夫子於關雎黃鳥之綿蠻而傷人之知止於妻子兄弟之和合而得親之能順於高山景行而思好仁之心於諸姑伯姊而思敦親之序子夏於倩盼素絢而知禮之後子貢於切磋琢磨而知學之進子思於鳶飛魚躍而知化之及於物於友朋角弓而知文之暴其義又如坊記言睦族譏當大學言治國平天下皆引詩爲証又如烝民言有物有則板言曰明曰旦蕩言有初有修天人性命之道備焉皆乃乘中德精誠至矣謹者審其昏蔽之由而原其強制之心取以爲聖賢所以興也說本黃式三 興者如人倦怠欲寐而忽有以啓發其志氣使之醒而起也禮者經三百曲三千吉凶軍賓嘉各具升降拜跪之儀人自成童已來冠昏喪祭鄉相見日日周旋講肄於其間無禮則手足耳目皆無所措有禮則中有主而卓然不什矣樂者天地之和所以涵養人之性情者也清按以樂言之則宮商角徵羽五聲再鳴而上第六即第一第七八九即第二三四而六七八九之聲備清故古樂五聲之外有四清聲乃宮清商清角清徵清羽而何律太高雅上而不之及此九聲也若五聲而加二變則宮變宮商角徵變徵羽合五聲而爲七又有變宮清合四清聲而爲五而變徵羽仍不能上此十二聲也以律言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六呂以六呂配六律爲十二也以音言之則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也以舞之佾數言之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也以所作言之則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至雅頌關雎是也 內之而生易直子諒之心外之而見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故曰成樂中之章句亦詩也樂中之節文即禮也是興者立者至此而皆成也 此以性情感通言之與衆經之書易春秋並稱者異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鄭曰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何曰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也

朱註（子曰至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愚按鄭註民者冥也春秋繁露民者瞑也皆無知之貌蓋民之爲數也衆而知識未開者居多數宣聽明作元后發號施令則雷厲風行易俗移風則潛移默化雖郊庠學校以教民未嘗不欲使之知然必家喻而戶曉之則衆口嘵嘵膋議起而政教不行矣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謂也濟按言對於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輿論所可者則使共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均可備一說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必將爲亂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曰疾惡太甚亦使其爲亂也鄭曰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

朱註（子曰至亂也）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愚按上二句言小人之爲亂（如漢之黃巾唐之黃巢宋之淮南盜元之張士誠陳友諒明之李自成張獻忠是也）下三句言君子之致亂（如漢黨錮宋黨人明閹黨何進王允是也）然則爲國者可不知所務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孔曰周公者周公旦也

朱註（子曰至也已）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
愚按驕者自滿吝者自私一得之長而夸示於人驕也一得之長而秘爲己有吝也有是二病雖美才猶不足觀若僅小有才則更不足道矣周公乃指一才（以多材多藝言）（不以德言）之極美者爲式（濟按惠棟曰周書寤敬篇不驕不恡時乃無敵此周公生平之學所以裕制作之原也夫子反其語以誡後世）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所以勸人於學（皇疏言三年學而不至善道必無此理也）鄭曰穀祿也（皇疏孫綽曰三年學足以通業可以得祿雖時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朱註（子曰至得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愚按三年言久非三期也凡此及三年宦三年意皆同（三之字義見汪中三省章）穀訓祿本之爾雅釋言卽憲問章邦有道穀邦無道穀之穀至到也不至於穀言其心在學不在祿也蓋人於爲學之時每存一祿之見況學之久乎三年而不至所以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包曰言行當常然也危邦不入謂始欲往亂邦不居謂今欲去臣弑君子弑父亂也危者將亂之兆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朱註（子曰至善道）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於正不守死則不能善其道然守死而不善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危邦至則隱）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邦有道至恥也）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愚按此孔子爲硜硜自守而因時爲進退者言之非爲造時世之英雄言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

朱註（子曰至其政）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愚按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況謀政乎非惟無補且以招禍此漢唐宋明黨禍之所以爲世戒也（正義曰孟子位卑而言高罪也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皆此意也）濟按位職也政職所當任之事也不居此職而欲任此事則爲違法侵權故孔子戒之至於民人以國民爲天職卽當共謀國事所謂天下安危匹夫有責不得以此例之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曰師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

也周道既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也

朱註（子曰至耳哉）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愚按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說本劉台拱論語駢枝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間有合是爲一成（鄉飲酒燕禮皆四節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之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入之三終也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以間之此間歌之三終也於是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三終也若鄉射則不歌不笙不間若大射則不間不合蓋二禮皆辟於射事於樂又有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以爲之節而合樂之爲周南召南升歌之爲鹿鳴實出之乘隊則無異凡四節之樂惟合樂最盛蓋堂上下樂器人聲一時並作而後工告備也）始於升歌終於合樂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周禮太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摯爲太師（鄭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以爲厲王時人漢古今人表以商本紀紂世太師疵少師彊抱樂器奔散達合爲一列師摯八人於紂時然樂記師摯耶師乙以其工聲又諸摯散說無案皆謂孔子語魯太師樂合氣樣繹又自衛反魯而樂正皆師摯事然無明據惟下篇適齊與干繚缺同稱直其人寄實者然論語又有師冕見之文則魯之太師非一人矣）是以云師摯之始（其詩則鹿鳴之三也）合樂凡六篇（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而謂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賅下猶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洋洋盈耳歎其盛也（前後亂字之說不一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此訓治亂之亂史遷以關雎爲刺亂之詩故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齊魯韓詩說皆同然洋洋盈耳乃贊歎之辭若云刺亂何得洋洋之有此說非也朱註訓樂之卒章毛奇齡引參又盧曰春秋傳亂詩以末章自古在昔六句爲亂商頌卒章武詩以末者定爾功一句四字爲卒章則關雎當以末四句爲卒章此一說也鄭莊曹現其亂謂如亂臣十人之亂义一說也之二說於義皆合然關雎一詩僅二十句以云洋洋盈耳之盛似猶未協者皆挾之說庶乎得之）

子曰狂而不直孔曰狂者進取宜直也侗而不愿孔曰侗未成器之人也宜謹愿也鄭曰愿善也悾悾而不信包曰悾悾慤慤也宜可信也鄭曰悾悾誠慤也吾不知之矣孔曰言皆與常度反故我不知也

朱註（子曰至知之矣）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釋文曰古悾與空字通子罕章空空如也鄭本作悾悾後漢書劉陶傳臣悾悾推情注誠懇貌廣雅悾悾誠也亦與款款通說原注文吾能悾悾款款懷以忠乎亦悾悾之誼也）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愚按世道衰微故朴野之人往往挾詐較本來詐僞者尤甚而又挾此以求君子之知君子或受其欺而不覺聖人言此蓋以見觀人之難焉吾不知之非絕人之

辭正以感慨世變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何曰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

朱註（子曰至失之）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愚按不及者如前有人行而追之不能及也追之不及則與其人相失故此章猶恐二字根如字來失之二字根不及來言人之爲學而汲汲如有所不及者其心蓋悚然猶恐其失之也（清儒何解以爲學之功苟未至則不長久又恐未得則求之如不及既得則守之猶恐失之朱註以爲學既如不及而猶悚然惟恐失之此三說者朱註義長然究視不及失之爲二級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曰美舜禹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也巍巍者高大之稱（皇疏一云孔子歎已不預見舜禹之盛也）

朱註（子曰至與焉）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愚按黃式三毛奇齡據孟子（孟子之答陳相上言以不得人爲己憂下言非無所用心中引此節）及下章爲証及漢晉諸家說（漢書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晉書仰其成何與之有王充論衡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以爲不與即無爲之意言得人善任不身親其事也味本文語氣（巍巍乃高大贊美之貌何解不求而得天下朱註不以位爲樂皆於巍巍之義有間且解於經文須添增字句與下章不順）及下章堯之則天無名舜武之五臣十臣類推之其義較長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孔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包曰蕩蕩廣遠之稱也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何曰功成化隆高大巍巍也煥乎其有文章何曰煥明也其立文垂制復著明也

朱註（子曰至文章）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僕邁虞集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言語讚嘆巍巍實堯之德非言）

天之高大也較本註義長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據說文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耳
愚按唯堯則天者舜典曰重華協於帝禹謨曰祗承於帝而堯典則曰光被四表
格於上下是堯無所協無所承獨能與天合德也按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概蓋一切曰則天稱以形容其大康衢老
人擊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哉所謂民無能名也得舜而
舉八元八愷去四凶平地成天內平外成所謂成功也授時熙績皆堯之制作所
謂文章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孔曰禹稷契皋陶伯益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
人 馬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也 馬註亂治也治官者十人也何晏集解本治作理清按理之訓亦治也然以訓治為長 謂周公旦召公奭姬姓後封燕被史記以為與周同姓穀梁謂周之支族白虎通以為文王子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士元以為周公兄同衆中宗以召公為成王叔氣亦以為文王子 太公望姜姓後封於齊 畢公春秋傳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然則畢公者文王之子姬姓名高 榮公國語者語云重之以周召畢榮史記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曰榮公若用周必敗厲王卒以榮公為卿士此榮公當即榮公之後毛奇齡引張文虎書以為榮公除國語外經傳不見而馬融輯錄十鄭有毛公無榮公高誘注淮南齊俗訓武佐五人謂周召呂畢毛則榮公宜改毛公史記武伐紂時毛叔奉明水左傳富辰衛毛聃皆是也 太顛閎夭散宜生史記伯夷列傳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於是太顛閎天散宜生鬻子辛甲皆往歸之及武王伐紂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召公把小鉞 南宮适史記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書康王之誥有南宮毛當即适之後裔也 其餘一人謂文母也鄭曰十人謂文母周公大公召公畢公榮公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 孔子曰才難不
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孔曰唐者堯號虞者
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此於周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盛多
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包曰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
德天下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
朱註武王至十人書泰誓之詞十人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武王后太公女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孔子至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
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虞之際乃盛於此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三分至已矣春秋傳曰
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
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代商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
愚按舜臣多矣八愷倉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左傳所謂十六相也禹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此書所稱九官也書又有殳斨伯與三人朱虎熊羆四人則垂與益所讓者也又四岳一人與九官十二牧共為二十有二人者也獨舉五人孔氏以禹平水土稷即后稷播百穀契敷人皋陶作士明刑益焚山澤當
之蓋其功德之盛有非垂夔龍諸人所能及者且禹稷契三代之祖而皋陶益
并列三謨也武臣有婦人劉原父云邑姜是也馬氏以為文母劉氏駁之是也任昉亦謂不然作殷人臣者所斥為臣周乘中日服事殷文王所舉賓符昔遡商後仕周其不可知而武伐紂時斷無以之列十臣之理且攷洪适隸釋晁公武石經考異乃無此文則殷人之說不足據也唐虞之際於斯為盛非言唐虞盛於此周言才
自唐虞交會以來歷夏四百載殷六百祀皆不盛至此乃為一盛然雖盛而除婦人外祗九人所以見
才難一語之為然也武王之臣初皆文王之臣夫子故因周之才而思及周之德
言當時人才既多天下又三分有二按四書釋地輯以為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奄在曲阜為徐州地與商奄故以所俘田為周原在今平陽府平陸縣西五十里為冀州地朱註從歸文資監紂不確要須人讀書之耳足以建功立業乃文王終無貪天下之心所以為德之至此章以才難為主才難至九人而已六句蓋夫子刪書時所書三分以下四句則因周才而思及周德也舜臣武臣兩節則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追記於章首以便文義即左傳先經起義之例也清按唐虞人才之盛
歷千餘年至周初而始復見豈天之生才有殊哉專治之世君民隔絕雖有才而
不見用也若民權主義合天下之才以為治何難之有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 孔曰孔子推禹功德之盛言己不能復閒廁其間也按孔說不如朱註義長
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馬曰菲薄也致孝乎鬼神祭祀豐潔也黃式三曰不舉補黃帝郊鯀諸祀者對菲字而言也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鄭曰黻祭服之衣冕其冠
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包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
間有洫洫廣深八尺也禹吾無閒然矣
朱註子曰至然矣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清按毛奇齡以黻蔽
膝文冕非蔽膝引考工記青與黑謂之黻謂以采色畫之冕者以為名蓋古者五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衮而因五服作五冕衮冕兼山龍至黻九章鷩冕兼華蟲至黻七章毳冕則宗彝至黻五章而去火不用希冕

開明印書館刊印

制𥡴米立論玄冕則祭五冕皆以故總名爲冕云云周禮中曰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韍冕服之鞸也或作紱左傳袞冕黻珽杜注黻韋鞸以蔽膝也有虞氏無異飾夏書以山此致美之證又黻冕元古者田漁而食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按韍鞸毛氏以爲一物朱註從鄭氏以爲二物今以經文見神禘祭服推之朱註義長 冕冠也清按冠乃首服之通名冕乃冠中尊貴者之別號世本云黃帝時胡曹作冕服夏冕不得其詳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弁也記言天子之冕十有二旒皆於士而三則冕於天子至士皆服冕至周而士始不服冕也緜本周禮中毛奇齡義式三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清按溝洫包注蓋本周禮遂人文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然此處溝洫即班固溝洫志之所本禹決九川距四海大水有所歸乃復浚畎澮距川而天下之小水無不治盡力溝洫者即浚畎澮距川也蓋大概以治水道言之不必泥與禹之文也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故再言以深美之也

愚按此章論禹禮論表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言禹好仁百姓非能盡仁而皆化於仁也以豐儉相形見其功德之盛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論語稽　泰伯稽第八終

後學武陵何莊壽湘鄉王汝玉子珍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葆中文哉金陵于瀚逵吉宜參校

子罕稽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何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朱註子罕，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

愚按此章之說不一 清按何晏集解以義之和訓利是讀利者天道元亨利貞物者也罕者希也與者許與之也記夫子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許與人者也此罕有利命仁而以罕言罕許當解者然論語言利皆指自私自便損人益己之事無指義之和者其解未確蘇元明以從訓與謂罕言利而所從者命仁然何不曰子罕言利言命言仁子罕與利與命與仁且與訓從亦未嘗無里堂謂子罕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仁並言是則與命與仁句上當加言則字亦未合也黃式三以軒豁訓罕謂軒豁言之然夫子言利命實未軒豁也其說尤非也朱註引程子言計利害義命理微仁道大故罕言意謂罕以教人然論語言仁多不勝數終不能無疑也 蓋未思子罕言字之義耳子者夫子之身也言者自言也非以立教 罕少也希也子罕言者記者旁窺已久而見之之辭也利者人情之所欲夫子渾然天理故罕言利命者天命夫子知其不可而爲之故罕言命仁者此心生生不息之理夫子謙不居聖仁故罕言仁此章之意在記者覩夫子之自言不在夫子之教人清按罕言者非不言特言之少耳如小人喻於利放於利而行則以利爲戒而言利又如五十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君子畏天命伯牛之疾命矣夫則亦言命我欲仁斯仁至當仁不讓於師則亦言仁但論語中似此者實無幾至於見利思義道之將行將廢在命又論人之仁不仁答諸弟子之問仁則皆非此章之義也又按史記孔子世家引此作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藝元玠之說本此然解經當就本經解之不可據史以改經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按達一作徵說文里中道也從共詩叔于田巷無居人疏大道而有徑路故稱巷焉鄉遇主於巷爾雅閭衖之衕者總什子閭言助辭於義爲句則達巷爲句亦爲人曰達文誤 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者欲名六藝之卑也

朱註子聞之至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 按御六藝之一禮少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矣非爲人

僕御也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愚按達者巷黨之名巷黨者猶街市鄉里之謂又如今京師之稱街坊不知其人之姓名史記作達巷黨人童子皇甫謐高士傳謂項橐然無所引證故曰達之巷黨人猶儀之封人石門之晨門衛之荷蕢之類此人蓋亦下章太宰之流其所謂大者在博學猶太宰之所謂聖者在多能也無所成名惜之之辭射御者周禮保氏職三曰五射謂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詳按解見八佾篇射不主皮章註下四曰五御謂鳴和鸞釋曰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逐水曲釋曰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釋曰褚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設旌亦云文礙以為防護旃以為轅門以容質以為槸淺旁握御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旃是也舞交衢釋曰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逐禽左釋曰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此古者射御之法也孔子聞其人之言而欲執一藝以成名者聖人之謙也濟按無名即堯之民無能名太伯之民無得稱君子之不器皆不易居故孔子聞巷黨人之言而謙欲執一藝之名也然此豈巷黨人所能知哉不執射而執御者御次於射也御非不手相習人馬和應亦自不易五子歌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以馭馬者即以其理馭世不難矣此周禮所以有大馭之官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曰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也鄭曰績麻三十升以為冕純讀為緇黑繒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朱註子曰至從衆儉謂省約儉有兩義一謂儉嗇用財一謂儉省用功之省緇布冠三十升布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按朱以古無吉凶冠緇麻為布而染之朝服十五升得下二百縷加千二百縷而為冕故二千四百縷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拜下至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愚按麻冕不在五冕之列五冕者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又有大裘之冕在此五者之上合而為六經傳鮮見詩按孔氏以為周冕胡邦衡以為即大裘之冕王者冠之以祭天在五冕之上毛令齡謂弁冕於冠冕即於弁而繩命王君卿士始麻冕則麻冕乃冕中之最尊者按孔氏胡氏皆無確據以此章吾從衆而言衆人用之夫子從之則非獨王君卿士始用可知毛氏之說亦未足也孔安國以為緇布冠考郊特牲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玉藻緇布冠繢緌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乃諸侯大夫士始冠及卜宅葬之所通用其即麻冕與否實無確證不知安國何所見而云然且謂麻須三十升布朱子因考為二千四百縷不如絲之省不知絲細於麻麻須績而絲亦須治未詳考絲雖細安知省否且麻粗而絲華麻賤而絲貴安得為省此皆可疑者也惟書顧命康王即位與卿士邦君太保太史太宗皆用之則是喪中從吉之冕也按白虎通紼冕者麻冕也冕用麻者女工之始不忘本也引詩庶收周冕而祭疑然周冕而祭無麻冕而祭之文也未確此曰衆曰吾從則大夫皆用之者也孔子為大夫故云此冕用麻用喪者見有異不於喪從吉也然六冕之中大夫唯用玄冕此殆即玄冕之制因喪中不得盡從吉而用麻歟故曰麻冕純如純服祭統純衣昏禮及士冠禮之純即祭統所謂純冕也濟按祭統君祭太廟君冕立於阼麻冕此於經傳別無考見則不常用惟喪中從吉乃用之以偶一用之而多製此冕今不用而代以純純當是後世所製既曰以祭則係常用之冕喪中從吉用此以代則不必別製麻冕故曰儉純冕非先王五冕之制五冕之制見周官無關然矣章及君子不以紺緅飾節後附考即非吉祭之定禮且其色陰幽玉藻大夫冕而純組綬鄭注純色陰幽又古人純多訓緇故代麻冕而可從也先儒有云五冕皆以統名麻冕濟按言五冕皆績麻為布以制之可也言皆統名麻冕則非也古者錫衰之類皆以緆絲紛之類皆為然無不絲其所謂布則皆麻也布為朝祭私居冠服所通用故云五冕皆績麻為布以制之也然不得言麻不得統稱麻冕者古言麻多指喪服如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縓緣間傳大祥素縞麻衣皆是唯詩蜉蝣篇麻衣如雪注以為深衣然詩無明文則安知麻之即深耶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注亦以麻衣為白布深衣此則大夫之麻衣有明文言麻衣衣布衰而實皆布明明有別曰布衰曰喪屨又明明皆為喪服注何所見而曰白布深衣耶古者大夫各臣其臣故夫子疾病子路猶使門人為臣有司當即大夫之家臣大夫三月而葬則是有司者於其君死三月為之卜宅葬夜用喪服而又不得盡從喪服乃以布衰布帶緇布冠不蕤別之則麻之非深明矣又喪服亦稱素衣縞衣而縞素多兼言冠否則縞素即皮弁服然皮弁服皆言素積從未聞有稱麻衣者是喪服可稱素縞而素縞且不可稱麻衣矣況深衣耶況縞玄本黃各衣耶衣之布麻為之而不得統名以麻安得謂冕之布麻為之而可統名以麻耶且衰裳者布以綌為名之以色名則麻冕亦以其本色不質名耶謂麻當如布之總素而別綌素以白言猶素麻之從本而織為細熟者又不論何色皆統名曰布麻當即衰麻經麻之所用其布粗而不甚白即麻之本色本質者故曰麻也且宿命上文於冕誠義衣黃裳之執事者唯言冕忽變例言麻冕則麻為冕名可知且王服細冕白與黑亦之緇冕袞之制衮九章鷩七章五章希冕之裳繡黼黻二章玄冕之裳黻一章無衮繡黼黻者則黼裳必亦喪中從吉之用又蟒裳形裳經傳別無考見其亦喪中從吉可知或疑麻既喪服而下文乃云王釋冕反喪服似不可通不知麻喪服而冕非喪服以麻為冕止喪中從吉之說也釋冕而反喪服何疑之有純謂絲而言其色則幽者士冠禮之純衣爵弁用之士之祭服也將亦黑色服與弁配則純衣乃黑色也祭統之純服指祭祀之服言古祭服皆玄四冕之衣唯玄冕之衣不繡則純服亦黑色也祭統君純冕立於阼故諸侯祭用玄冕玉藻大夫冕而祭水於之色近黑然則凡言純皆黑色絲所為鄭注黑繒信有徵矣玄冕者玄色布為之純冕者黑色絲為之純冕非先王之制凡易布為純亦由儉入奢之習俗而孔子從之者亦服闋之冕之說也其曰儉者非純儉於麻言以純代麻則不必另製麻冕為儉也純可以代麻者純非玄冕即非吉祭之定制故可代也凡此皆喪時事理時俗之可信者也然孔子二十四定喪母四十三歲在魯而定公即位時皆未為大夫不得用冕五十八歲哀公即位而孔子先四年行是時仕陳則喪中從吉之冕孔子未嘗用之此特以純之可從反形拜上之必不可從使僭冕之臣不得借口於從權之說耳拜下者臣與君行禮皆拜於堂下諸侯見天子本國之臣見他國之君本國之臣見其君莫不皆然故之儀禮記諸篇覲禮所言郊勞行享侯氏皆降階北面再拜稽首然後升成拜曰降階是拜在下也及聘禮賓覿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介覿及士介覿亦拜稽首賓後入門左西面北面再拜稽首擯者曰入門左曰沒階是拜在階下也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覿奠幣於中庭再拜稽首皆拜於下也諸侯之禮也公食大夫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外臣之禮也燕禮若使宰夫為主以行獻酬之事其禮自宜下拜者如主人之獻公也自酢也皆于阼階下再拜稽首無升成拜之文蓋代為主人則疑於君故正其臣禮而公不辭之也如君親辭而臣終下拜者如公命徹幂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賓辭之而終下拜故公答拜也引先下拜復升成拜者如公賦大夫爵實之觶以酬賓賓西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其賓媵觶於公賓將之禮亦然此先下拜又升而成拜所謂拜也此皆拜下之禮也其有欲下拜而未及拜因公辭遂升拜者如公卒爵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是也朱註從王說蓋於媵爵卒觶未合為一不知媵爵先拜下後升而成其拜卒觶下未拜因辭而升

拜圖所導也其有竟拜於上者無禮寡終行無算爵以稱君惠於時受公爵者惟於席下再拜稽首 大射儀 主人獻公主人自阼於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司正安賓司正升欺酌散亦降阼再拜稽首與無禮同 本

國之臣之禮也禮本人情世有變易則人情亦有變易而禮亦因之以變易一從

一遂聖人蓋斟酌損益於其間矣請按專制之世君過尊臣過卑故制禮有拜下

之文時人以爲太過而拜乎上蓋即平等平權之心理有以啓其機也孔子以衍

禮爲主故以爲泰而仍拜乎下猶今翻之當稱躬者不可僅以立正爲禮也

子絕四毋意 何曰以道爲度故不任意 毋必 何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 毋固 何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 毋我 何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自有其身

朱註（子絕四無非我）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說文毋訓止女有干之者故曰毋而無字從大冊林皆蕃草緊無所字皆非正訓今者通用）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愚按聖人時中故無執一之見絕說文訓斷絲斷而去之也四毋字非禁止辭即絕之意非夫子禁而絕之蓋記者見夫子無是四者若禁絕之也（猶後賓式三曰意測度也如史記梁孝王世家）

（天子意梁王云云必事未定而決之也如秦策臣竊必之云云無我取諸人以爲善也毋法曰不億不信是毋意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是毋必疾固也是毋固則吾豈敢是毋我皆可旁證）

子畏於匡 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往後尅爲夫子御至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以兵圍之（考史記孔子弟子有顏無繇其子顏路又有顏幸字子柳即禮記之顏柳也顏高字子驕家語高名產孔子在衛從靈公爲次乘過市產爲御與今本異顏刻字襄顏之僕字叔顏噲字子聲顏何字冉而不聞有尅惟家語謂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則顏刻即刻然是時孔子五十五歲則刻以五齡童子執御乎決不可信況又先與陽虎至匡故又史記有使從者爲甯武子臣然後得去云云無論武子相去已百餘年即甯氏滅於衛二十七年亦去此五十年則從者爲臣之說尤不可信矣）鄭曰微服而去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沒其文現在此此自此其身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斯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害己也

朱註（子畏於匡）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曰文王于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天之喪予何）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使我不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匡人其奈我何

愚按匡衛邑中屬鄭（文八年晉使解揚歸匡戚之田於衛杜註晉令鄭還衛其後必又屬鄭故有定公侵鄭取匡事）定公六年侵鄭取匡時陽虎專政暴於匡人今（此由衛適陳時見當實係審慎）夫子貌似虎故匡人圍之（顏刻及從者爲匡之說不必泥）匡之圍者冗安之災聖人無所屈撓止以有命在天可自信也（斯文二字是自信語春秋說題詞二帝三王一綴相貽乃在百書假素孔子即邪說證流典章湖滅久矣以今日遭讒舉之夫子一身繫係甚漫哉）其後子與子路歌三終而圍解（韓詩外傳匡人圍孔子子路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丘之罪也吾非陽虎而以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子歌我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解案語因說苑莊子秋水篇皆同）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曰太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疑孔子多能於小藝鄭曰太宰吳太宰嚭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 孔曰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包曰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爲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鄭曰牢弟子子牢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能伎藝

朱註（太宰官能也）與者疑辭太宰蓋以多能爲聖也（子貢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子聞要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非若聖而無不通且君子不必多能（牢曰藝）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蓋人國至子所謂琴張者）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按何晏集解本分牢曰以下另爲一章朱子合之今從朱子）

愚按周禮有太宰之職即冢宰也春秋時列國有此官者魯（襄十一年叔父請殺惡公以求太宰）宋（桓二年華督爲十五年向帶）鄭（襄十一年石臭）陳（桓弓陳太宰嚭使於師）吳（太宰伯嚭）此太宰（謂者當以爲孔子時事誤防其十年衛靈公六年伯州犂若調恆保吳官爲陳太宰列子商太宰見）

孔子曰丘少賤者也孔子曰擧則丘何敢然世丘博學之謂者也韓非子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也商宋也命七山以夫子本宋人長又居宋謂宋太宰清按方觀旭曰夫子兩役一年十九娶于幵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一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有桓魋之難必無暇鄉向子貢私論夫子之事當從鄭說屬吳伯太宰嚭也毛奇齡曰哀七年公會吳於鄫嚭與子貢語十二年會於橐皋又與子貢語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又與子貢語焦氏引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嚭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云云又史記吳客聞夫子防風骨節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皆足參證多能者多所能也太宰重視多能子貢輕視多能夫子則就多能而貫事求是聖者大而化之之謂太宰誤認聖子貢則多能於聖而夸聖夫子謙不居聖合而觀之而三人之淺深見矣牢曰云者記者記牢言以證之也藝字緊對聖字蓋以見時人之震驚多能而以爲聖其實以多能而論不過藝而已矣夫子之所謂聖豈在是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何曰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爲有愛也鄭曰兩端末也

朱註子曰至竭焉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禮學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言善答問者如撞鐘然也兩端猶言兩頭言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愚按此承上章而言時人以吾爲聖者以吾之告人無所不盡遂謂吾爲無所不知耳其實吾何知之有哉特人來問我鄙夫空空蓋擧一至不足道至無知之人爲式我不敢忽略必叩其所問之本末精粗盡所知以告之耳清按黃式三曰叩反詰之也兩端所問之兩端也漢書云疑惑以兩是也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故先叩其兩端而後竭所知以告之說最近理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曰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朱註子曰至矣夫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清按此本孔安國鄭衆說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按河圖出於黃河馬身毛卷曲爲一至十數符之旋文伏羲則之述畫爲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文而合天生地成之數以作八卦蓋旋毛成圖其圖左右旋繞馬身而以爲挺之非馬具一卷圖而出於河也今石渠閣所存奇物如后稷旌及卜物中特鼎像等皆是又按莊子傳所載黃帝堯舜禹湯周公皆有河圖書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命黃以爲古學寶鼎之圖爾雅釋以多之其事或命符云云說最近理皆聖王之瑞已止也

愚按夫子抱道在躬惟冀有王者起順時行道而春秋以來災變不絕書獨聖瑞則杳不可見是亦終不遇而已矣曰已矣夫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又若有餘望之詞清按顧湖曰王嘉拾遺記孔子相魯有鳳鳥翔集哀公之末不復來故曰不至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假孔子時河亦出圖而今不出云云按此可備一說而不足據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包曰冕者冠也大夫之服瞽者盲者也鄭曰魯讀弁爲絻按鄭本絻作弁今從古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作起也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皇疏齊衰五服之第二言齊則斬從可知而大功不預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大夫以上尊則士不在列盲者卑故特以別之言瞽者則盲者不與可歸於盲也

朱註子見至必趨齊衰喪服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或曰少當作坐

愚按言齊衰則斬衰可知而大功不預皇氏云然哀人之喪也冕而衣裳大夫將祭於公者也周禮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故知是大夫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朝冠而不冕故知是將祭於公瞽者樂工當祭時入廟

襄事者也瞽者冕衣裳者人本不傾乃連擧威文且獨有見字故知爲樂工之襄事者若以爲面怕之則何道瞽者與跛躄不耶少年少也或疑齊衰瞽者有少者而冕衣裳無少者不知春秋時世卿世位固有年少貴仕者矣考史記孔子世家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其義可見過過其人之前也必趨者變禮而趨也變容於此三者因其有喪祭之事而起敬也

顏淵喟然歎曰何曰喟歎聲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曰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曰言忽怳不可爲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鄭曰循循恭順貌何曰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鄭曰卓爾絕望之辭

朱註顏淵至在後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夫子至以禮言夫子道雖高妙

而教人有序也（欲罷至也已）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

愚按顏子生質雖美亦由下學（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亦下學之事）而上達者也高堅前後所以形容其道妙（此即子貢所謂性與天道非言語所得而形容故以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摹形其妙）上達之境也博文約禮（如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是也）所以明著其實功（蓋道妙皆有實功非若佛氏之如如不動道家之頂上圓光虛無寂滅之說也即周子太極圖亦不免有二氏之病）下學之事也如有所立而欲能不能欲從末由所以見道之極其妙而功之不易踐也

子疾病包曰疾甚曰病鄭曰謂疾益困也**子路使門人爲臣**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曰病少差曰閒言子路有是心非唯今日也（清後儒孔氏解久矣哉之義也然這郵子路太過夫子病時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病閒而後知之則爲臣之事必非一日久矣哉者蓋指爲臣之事之久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弟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孔曰君臣禮葬也**予死於道路乎**馬曰就使我不得以君臣之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朱註（子疾至爲臣）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蓋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閒至欺天乎）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言我不當有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且予至道路乎）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以不必然之故

愚按春秋之大夫皆有家臣孔子爲司寇時宜有今已去位則無子路以孔子當從大夫之禮（大夫家臣除宰之外如夏祝商祝甸人御人與夫夏采祭僕皆臣氏之官皆須臣爲經事曰臣者禮曰大夫之臣不稽首蓋大夫於其臣猶稱君以臨之也）故使門人爲之（其意亦如今人致仕後仍得治喪仍用本身職之官之禮特春秋時無此制耳子路亦未可厚非）而孔子則素位而行者也在位有臣則用之去位無臣則不用門人非臣而使之爲臣是行詐以售欺也人不可欺將欺天乎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者臣非真臣二三子則真門人也曰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言雖不得以大夫在位之禮葬而死於二三子手亦不至草率而葬於道路也蓋是時伯魚已死子思尚幼門人以夫子病甚故豫爲治喪之禮其議禮者亦不一人（觀後日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又曰門人疑所服子貢曰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折衷其閒必非一人）子路勇於行事遂已爲之布置夫子病閒而聞其事故爲此言以曉之（或疑夫子在位時死則如何曰自當從大夫禮葬以臣禮事爲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曰韞藏也匵匱也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賈寧賣之耶鄭曰韞裹也匵匱也**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曰沽之哉不衒賣之辭我居而待賈者也

朱註（子貢至賈者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愚按美玉圭璧之屬（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是圭璧皆有匵）韞鄭訓裹義長（毛奇齡曰韞匵皆包物之器大抵以皮包物曰韞故從韋以木包物曰櫝故從木然陳華賦山節藻稅猶且韞不以爲二物也）子貢以美玉比夫子者君子比德於玉也玉固當沽然求沽則必枉道以干進待沽則樂天知命安於義理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是也

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也**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所居皆化

朱註（子欲居九夷）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至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愚按九夷者（邢疏古文夏時九夷來御鄭箋及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爾雅疏東夷在海濱關東夷子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是也皇疏東有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五鳧臾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南有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僬僥四跂踵五穿胸六儋耳七狗軹八旁脊西有六戎一僥夷二戎央三老白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剛北有五狄一月支二濊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東方國也（南曰蠻從虫西曰戎又曰羌羌從羊北曰狄狄從犬惟東方曰夷夷從大持弓有君子之義焉）泰伯入句吳箕子之朝鮮皆能化民成俗子欲居夷蓋傷中國不行其道而欲行之殊俗之地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也故曰雅頌各得其所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論語稽　子罕稽第九　九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朱註子曰至得其所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故歸而正之

愚按正樂之說不一或曰正樂章 正樂章者正雅頌之入樂部者也部者所也雅詩如鹿鳴奏於鄉飲酒禮則鄉飲酒其所也又用於鄉射禮燕禮則鄉射燕禮亦其所也然此三所不止鹿鳴又有四牡皇皇者華南詩則以一雅分數所與聯數雅合一所總謂之各得其所頌詩如清廟以祀文王則祀文王其所也祭統曰大嘗禘歌清廟則嘗禘亦其所也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仲尼燕居曰清廟兩君相見之樂則養老與兩君相見亦其所也其他如肆夏爲時邁一詩禮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而祭禮大祭迎尸亦用之采蘩采蘋燕禮用之而射禮則大夫以采蘋爲射節士以采蘩爲射節天子宗廟徹歌雍徹而兩君相見亦以雍徹大武舞勺又舞象勺即酌詩象即維清詩內則人學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樂各有所有不如是而必不可者所謂正也正則先正諸詩之在其所者并正此詩之誤入他所他詩之誤入此所者也此毛奇齡之說也謂按毛氏所引鹿鳴之三用之鄉飲鄉射燕禮皆其所采蘩采蘋用之燕禮射禮皆其所是也蓋此非宗廟之樂與清廟雍詩之專頌一人之功德而祭之者不同故可通用至清廟祀文王則祀文王其所也大嘗禘而歌於禘非其所矣若兩君相見則與雍徹皆非其所矣禮記宜據理去取前於三家雍徹章已詳論之於此益見又肆夏即時邁祭其所也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則其失所已久雖穆子之賢亦不復察矣至於勺即酌詩象則維清詩大武用之其所也而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則皆學之之事從子所謂發揚蹈厲之者也不得從爲其所此毛氏誤引者不論 或曰正樂音 雅頌以音言性情正音律協雖風亦曰雅頌不正下協雖雅頌亦下得爲雅頌故大戴禮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可歌者八篇除鹿鳴貍首白駒外其試鵲巢采蘩采蘋伐檀騶虞皆風也而名之爲雅投壺又云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商齊也齊風也而皆曰雅由是言之雅頌通名也樂記曰制爲雅頌之音以道之漢書儒林傳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是也此包愼言之說也謂惟投壺之文正是雅詩失所之證此引以爲風詩亦雅之証誤矣至樂記制爲雅頌之音何所見而云非二雅三頌之音者漢書則明以韶武雅頌四書序稱雅頌更非樂音之通名可知 或曰正樂之

條目繁多 全祖望曰有正其僭者如宮縣不應用於諸侯曲縣不應請於大夫及佾舞雍徹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皦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衞齊宋及北鄙殺伐之聲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右憲左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詔必以名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獲韶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雅頌失所如甯武子之不答湛露彤弓叔孫穆子之不拜肆夏文王是也謂按宮縣曲縣歌韶及鄭衞齊宋北鄙之聲皆非本章雅頌之義可不必論 皆可節取然玩各字之義則雅自雅頌自頌實指二雅三頌而言玩樂字之義 非指雅頌之章句殘缺 實指雅頌之奏入樂章而言大抵春秋時用樂僭亂雅頌爲甚 謂按曰雅頌而不及國風者雅頌多宗廟朝廷所奏古人作爲此章其字句名義聲容節奏各有精意妄用之則爲失所非若國風皆勞人思婦感事觸類之辭人人可用也且言雅頌而國風亦在其中矣 如晉奏肆夏文王以享叔孫穆子 見襄四年左傳 三家以雍徹 魯宴甯武子賦湛露彤弓是風詩非奏樂非此章之意故不之引 則用之失其所也 謂按兩君相見之用清廟象武雍徹振羽大饗養老之用清廟皆是也 大武之聲淫及商 見樂記 鄭聲之亂雅則聲之失其所也大武之致右憲左 見樂記蓋舞武樂之人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 則容之失其所也投壺以白駒 以變雅而列於正雅 鵲巢采蘩采蘋 以召南國風之樂列於雅 伐檀 以魏風列雅 合爲雅二十六篇 見大戴投壺 則以他詩混入其所也 說本俞樾 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是並鹿鳴伐木之正雅者而誤合爲大雅也又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是並板蕩之變雅者

而誤合爲小雅也 見襄二十九年左傳 孔子訂周頌桓先於賚武先於桓 按毛詩篇次如此 而楚莊王以武爲首武次之賚第三桓第六 見宣公十二年左傳說本石林葉氏 則篇次之失所也釋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詩 見詩商頌絲衣篇小序 則說詩之失所也肆夏頌也而穆叔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禘樂頌也而魯以享賓 見襄十年左傳 則以頌充雅而亂其所也 說本竹村馬氏 類而推之當日雅頌之失所必不止此正之者如引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以正雍詩論聲淫及商致右憲左以正大武惡鄭聲而放之以正雅刪詩而序武桓賚之次第訂正雅大雅小雅變雅之篇次語魯太師翕純皦繹之類皆是也 謂按孔子當日所正必不止此其詳當載之樂經惜樂經失傳 而禮記又孔門及秦漢人纂輯其托爲孔子言者不無矛盾故錄以啓後世之疑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馬曰困亂也

朱註子曰至我哉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愚按事公卿兼一國言之事父兄兼一家言之 孔子少孤而孟皮早死故此父兄當以宗族之尊行者言 事者盡僕屬子弟之職也喪事自始死附身附棺以至虞祔練祥受服降除偶不誠敬必至有悔故不敢不勉酒以成禮若鄉射燕饗自獻酬酢至無算爵升降拜跪皆有一定之禮節是以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何有於我言我只有此而他無所有也 說本玄校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鄭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

朱註子在至晝夜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愚按穿地而流曰川 說本釋名又按閻若璩四書釋地曰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泉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互相灌注而成溪是爲泗水據此則此川上非溝洫之川也 家語子貢曰君子見大川焉必觀何也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蓋即智者樂水之意也 朱子源頭活水詩作於建安蔡氏之別墅其地曰瀛山最高觀至其地則知所謂方塘者流逝久之不能無川上之感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何曰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以發此言

也

朱註子曰至者也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

愚按史記孔子在衛靈公與南子同車而過市使孔子爲次乘孔子醜之故爲此言衛靈公章亦有之而多已矣乎三字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鄭曰簣盛土籠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也

朱註子曰至往也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不在人也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愚按簣正韻音匱土籠也通作蕢前漢王莽傳成一不蕢註蕢者織竹爲器所以盛土按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即此章異文孟子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均此義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何曰顏淵則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朱註子曰至也與惰懈怠也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愚按不惰者心領神會有味乎其言之也人之功有淺深學有難易顏子則聲入心通無所不說也愚按何解以爲顏子能解夫子之語故夫子語之不倦然朱註義長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馬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

朱註子曰至止也進止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愚按顏子以生知之質苟永其年必可由賢而躋於聖今早死故夫子追惜之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朱註子曰至矣夫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愚按此蓋舉事理之變者言之也有矣夫者見不恆有也喻人於苗說文苗草生於田曰苗則不止穀也翼曰苗謂未始生也故凡物之少長者皆曰苗說本毛奇齡之若揠而助長是自作之孽而不可活然天下之事萬有不齊亦有順生理之常而不秀說文秀漢光武諱不釋秀字徐鍇字曰禾實也秀即俗所云禾出穗也說本江永不實不能以常理測者蓋承上章論顏子而言也說取皇疏朱註屬之於學蓋所以策勵後生也說與下章義連屬亦通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何曰後生謂年少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朱註子曰至也已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强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愚按此蓋欲後生惕於來者也來今皆以後生之可畏言非孔子自言我今日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言此後生者安知其將來之可畏不如今日之可畏也數本朱亦權於下文斯亦二字口吻尤合四十五十者成德之時而尚隨俗浮沈毫無心得則終身可知矣無聞指學問有成無成而言非謂名譽之著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所不順從能必自改乃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馬曰巽恭也說文巽具也從丌㔾聲徐鍇曰庶物皆具其以巽之然則具乃引申之義也謂恭巽謹敬之言也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爲貴鄭曰繹陳

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朱註　子曰至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　周禮正月之吉懸書象魏故謂正言　巽言者婉而導之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亦面從而已　書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知微意之所在也

愚按施教不外正言婉導　左右以為法言之不改不得不巽以與言是從體會與字者　兩途若過耳輒忘自暴自棄雖聖人不能施其教他又何論焉此為受教者發蒙而振聵非為施教者設方略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何曰慎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者也　皇疏此再出也范寧云聖人應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訓故又書而存焉

朱註　子曰至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愚按此已見學而篇蓋門人各記所聞互有詳略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之而取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鄭曰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　皇疏謂為匹夫者言其賤但夫婦相匹配而已又曰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按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又禮庶人摯匹皆謂鶩則匹非以布名皇說誤也

朱註　子曰至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愚按心之所之謂之志志之所在百體從令猶帥之所在三軍聽命也然帥以衆立志以獨立衆有時而不可恃而一人志定則雖千萬人吾往矣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孔曰縕枲著也　皇疏枲麻也以碎麻著袍也許慎曰縕故絮亦曰縕　鄭曰縕絮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馬曰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馬曰臧善也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

朱註　子曰至也與　敝壞也袍衣有著者也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子路之志如此則不以貧富動心而可以進於道　子曰不忮至不臧　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　子路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不復求進故復警之

愚按玉藻纊為繭縕為袍　說文縕紼也紼亂枲也許氏蓋以絲綿不分新舊統謂之纊而亂麻則謂之縕也　縕袍者古無木綿以枲　枲著　木棉之種之麻　為著　著通作褚衣中之絮曰著　而成袍也縕袍之敝與狐貉之盛並立貧富之念動則恥心生而為忮為求即起於恥之一念　李斯倉鼠食溲之說項羽衣繡夜行之言雖君相之尊榮猶不能免　子路平日與朋友共車馬衣裘敝之無憾者也故能不恥不忮不求六句　經學巵言曰此當別為一章疏註家始以引詩為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為斷然自若重輕覽者且夫子既取何用不臧之辭而又頓抑之曰何足以臧是自相矛盾也　蓋記者因子路之事而類記之以見子路常誦此一語　如南容三復白圭之有不恥之實功夫子之警子路則所以望之者非第縕袍不恥而已也　謂按如子華原思一章及子曰聽訟章下記子路無宿諾皆此例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何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之小凋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喩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朱註　子曰至凋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愚按治平之世小人竊位或過君子及國家多事內憂外患交乘疊起小人非畏禍規避即臨事失宜唯君子能守正不阿鞠躬盡瘁其節操乃見譬之春夏之交桃穠李郁較松柏之堅勁者尤足悅目賞心及至霜雪交加百卉枯落而所謂穠郁者不知何往惟有此堅心勁節足以支持殘局重待陽和然後知其秉性固自不同也　按何注寒歲平歲過泥清俊李安溪曰不言不凋而言後凋者松柏未嘗不凋特舊葉未謝新枝已繼也黃諭曰君子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為可備一說

子曰知者不惑　包曰不惑亂也　仁者不憂　孔曰不憂患也　勇者不懼

朱註（子曰至不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愚按知者審物明辨故不惑仁者樂天知命故不憂勇者定心致公故不懼（見劉寶楠）

此三者中庸所謂達德也（與憲問篇君子道者三章參看）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 何曰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者也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何曰雖能之道未必能以有所成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 何曰雖能有所成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

朱註（子曰至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按何晏集解本此合下章爲一章朱子分之今從朱子）

愚按學問之道知之明者未必行之篤行之篤者未必守之定守之定者未必措之宜故夫子云然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何曰逸詩也（詩之逸者散見於大戴禮記韓詩外傳與荀子諸篇）（子之書實有之乃孔子後逸之非孔子删之也）唐棣移也（見爾雅）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按何以此章合上章故解此詩以言權道）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何曰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皇疏唐棣棣樹也華花也常木之花皆先合而後開唐棣之花則先開而後合）

朱註（唐棣至遠而）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子曰至之有）夫子借其言而反之

愚按唐棣之說當以爾雅爲據（按說文棣白棣也爾雅常棣棣也唐棣移也是說常棣唐棣爲二木詩召南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此唐棣移也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此常棣棣也白棣也陸璣疏白棣樹如李而小亦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又邢疏唐棣郁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花或赤或白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按關宋中曰爾雅唐棣移注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棣注郁李也二物判然此一說也陸璣詩草木疏以唐棣爲郁李而韓詩序云夫移燕兄弟也以常棣爲夫移與爾雅相反此又一說也通雅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郁李花達萼故花方與韡韡之解合若白楊之即夫移有何花可稱而曰偏其反乎此以唐棣常棣爲一物而夫移非唐棣又一說也戴侗六書故云所棣常棣棠棣特一物對夫移扶移蒲移之爲一物皆常棠夫扶蒲聲相通故通用自據張分唐棣常棣爲二遂疑後說又一說也陸佃埤雅既分唐棣常棣爲二謂唐棣之華反而後合常棣之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而又引詩疏唐棣奧李之說則又混矣諸說不同當以爾雅爲據）此夫子因詩言而反之記者遂引詩爲先經起例之文也（說本陳壽）詩之大旨蓋求賢而感物起興者也子言人若不用其思耳思之思之而不已鬼神將通之夫亦何遠之有

論語稽　子罕稽第九終

後學武進殷延樹斗南　襄陽王汝玉子珩　校字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貴陽王质中文叙金匱于滄滋吉甫參校

鄉黨稽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鄭曰恂恂恭順貌王曰恂恂溫恭貌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鄭曰便便言辯貌雖辯而謹敬也

朱註孔子云言者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恂恂信實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也其在至謹爾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不可不明辯孔子至謹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按何晏集解本自此至與與如也爲一節朱子分之今從朱子

愚按孔子之鄉黨兼魯宋言之魯有昌平鄉鄒邑爲孔子所生地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名闕里此魯之鄉黨也禮儒行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是宋亦孔子鄉黨也周制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周重宗族其力田從役行軍親者各爲黨平時率以行禮讓事率以力田出師亦率以耶戎役故言寶黨於右主黨於左是也記此之時孔子已爲大夫位尊德邵於鄉黨已兼三達尊然以敬恭桑梓之義故恂恂然如不能言清按黃式三據後漢書張湛王扶傳引經注恂恂恭順貌又據史記世家引此經宗廟注則本作遜遜則有謙退之義與似不能言相貫云云其說可取宗廟兼公廟家廟言之公廟者魯君之宗廟人臣入廟助祭祖廟者大夫三廟又孔子大宗之廟在宋別子爲祖之廟在魯朝廷者清按或引魯語卿以下治官職於外朝治家事於內朝以爲夫子亦自有私朝按玉藻亦云揖私朝然朝廷二字經傳無以私家言者不可從也

君燕朝此路寢之朝在路門內人君以朝宗族行燕禮謀議國政此有路寢當曰庭然畢治朝外朝以括之故唯曰朝廷治朝一曰正朝在路門外人君每日視之外朝在雉門外庫門內人君以詢萬民皆在廷也金鶚曰廷與庭有別說文廷宫中也庭朝中也庭有堂無堂但平地故從广廷有廡亦在堂下也三朝皆無堂則無庭而名之曰廷便便辯也辯於宗廟者人君朝聘燕饗卿大夫接賓客皆在廟也祭則禘嘗且宗廟器物皆有舊制同辯之有推接賓客則有賦詩有致詞儐介互傳而賓主之意交達故不能不明辯接賓於廟者重其事也然祭則尸於廟之室賓戶則於廟之堂蓋送告於廟之堂其獻酬之節皆是飲食之禮惟始不獲終不告利成此賓禮祭禮之分也辯於朝廷者政事之是非得失所繫也燕朝君適治朝聽政畢退居路寢以待大夫治事大夫治事既畢退適私室然後君擇羣臣服元端退適小寢此或與君言或與同列言所言者即所治之事如昏禮君與卿謀事之類謀事不可不詳言以是非得失皆係於此但謹者言雖辯而不肆也不至疾言厲色以盛氣相臨強且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曰侃侃和樂貌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曰誾誾中正貌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馬曰君在者君視朝也踧踖恭敬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朱註朝至誾如也朝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君在至與如也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朝至與如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

愚按此節以朝與君在爲別清按不曰君出君視朝而曰在則上文朝字非專指未視朝時可知且在字有君退朝後追想在朝時語氣朝與大夫言當兼君未視朝時君未視朝羣臣待漏有時以所建白於君之事或同列謀議之及君退朝而治事時言之君退居路寢以待大夫治事大夫治事畢退歸私室君乃適小寢則治事時謀論所治之事必有當又按君必待大夫退乃適小寢者恐大夫有所陳奏故待於路寢有事則燕見也孔子爲魯司寇同列之大夫有下有上清按周禮太宰疏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司徒下二大夫小司徒小宰也司馬下一大夫小司馬也司空下二大夫小司空小司寇也臧宣叔曰次國下卿當大國上大夫小國下卿當大國下大夫是諸侯有卿有上大夫有下大夫也然春秋於卿與上下大夫通稱大夫而不爲分別以魯言之則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皆卿也季氏執政上卿也叔孟則亞卿也羽父求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武仲爲司寇此三者當爲下卿又宣公弟叔肸之後叔氏亦爲卿然大國惟三卿命於天子則除季孟叔外皆未命於天子是即上大夫也孔子時太宰宗伯未見經傳臧氏有臧會叔氏有叔還卿既通稱大夫則此上大夫者合季桓子叔孫武叔州仇孟懿子何忌均在其列矣下大夫如子服景伯公父文伯又定十年會夾谷孔子使兹無還揖對齊人又十一年魯人饗魯公登季武子之廷仲尼使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云二人魯大夫則皆下大夫也孔子初爲中都宰士也由是而爲司空當即小司空孟氏之僚屬以孟氏世官並無廢失且士亦不易驟登卿位也則此司空下大夫也由司空而爲司寇家語作大司寇後儒以魯無此官疑之且據周禮成司空之二大夫一爲小司寇謂孔子實爲小司寇云云夫魯無大司寇是也觀季孟叔之爲司徒司馬司空皆不稱大可知也然歷考經傳子史亦無孔子爲小司寇之文也此當以司寇言之司寇者臧氏之世官故司寇話益之言出自季孫而不出孟孫又武仲之答季孫及論季孟愛惡之言皆無爲孟氏僚屬語氣且夏父弗忌僖公而孔子以躋逆祀貴臧文仲則文仲必位在宗伯上而與國政者也又成十五年公羊傳云臧宣叔相也是魯司寇可與政不自孔子始也孔子得爲此官者武仲出奔罷臧爲得立爲後僅至會而失其官倘以孔子爲之理之常也由司寇而如文仲之與政宣叔之稱相亦理之常也文仲宣叔雖與政而權不如季氏故孔子不能沮季桓之受女樂此亦當日時勢事理之可信者也是則司寇者固與三子之司徒司馬司空同列而位次之者也家語加大字者非官皆有此官蓋以別於上之司空之爲小司空也曰攝相事者即與政也三家不以爲忌者蓋管仲公子相齊國高猶氏之不忌也以曰攝則猶未若管晏之爲相也管仲雖非王之命卿而已爲相矣然王以上卿饗管仲管仲辭而受下卿之禮則孔子亦下卿之列也然則孔子仕魯嘗以司寇爲斷司寇乃代臧氏之官而非司空之屬官當以位次三卿而在下卿之列爲斷卿通稱大夫當以上大夫爲斷據相與政當以管晏及文仲宣叔一例爲斷家語之書其偽雖不可知而此說則未爲誣也與下大夫言則侃侃然後漢書安傳引經作衎衎孔注和樂說可備一說

與上大夫言則誾誾然史記魯世家侃侃新如也索隱誾誾論語之誾誾後漢張衡傳誾誾出於誠心注誾誾忠正也和悅忠誠如是則言皆得中而思不出位矣然此皆君不在時之容辭也若君在清按此以治朝君未退入路寢之時而言此時君與大夫雖亦論政而無須言而謀議之事則在燕朝故此時不記夫子之言者何蓋記者於待漏治事適觀夫子後淵想夫子治朝見君時故曰君在也則

敬之至而唯見其趨蹌之間如有所不寍錢坫曰說文𨆅字下曰行平易也踖長脛行也從足昔聲下與與同義詩蹙蹙靡所騁毛傳以蹙蹙爲縮之貌容雖敬而舒遲之意踧踖然若敬踧踖者大夫有踖雖若不寍而其容則又安舒也黃式三曰踧與蹜同云踖徐遲謂又不得急迫此中註中適之義說文趨步容踧踖也許意趨走而仍安舒也漢書長倩楊惲注林曰嫫嫫行步安舒此與與即敬慎之意古字從省又按杜預諸侯三卿圖方卿在東士在西大夫在北面由天子之卿孤卿大夫在東士在後諸侯在西東在後皆九棘三公在北面三槐推而待之也

君召使擯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曰必變色也足躩如也包曰盤辟貌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趨進翼如也孔曰翼如言端正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孔曰復命白賓已去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

朱註君召至足躩如也勃變色貌躩盤辟貌揖所至襜如也襜整貌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賓退至不顧矣紓君敬也君召至不顧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愚按擯爲當用四人諸賓佐曰介主佐曰擯介上公七侯伯五子男三擯用命數之半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主國接賓者也濤按周禮諸侯相爲賓用交擯謂所爲相見也諸侯之大夫相爲國客用旅擯即大夫來聘也鄭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弟也聘禮記大夫來聘之禮曰介紹而傳命又曰三讓而后傳命則旅聘亦傳辭也聘禮又曰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聘禮亦云君迎賓於大門內是大夫來聘君迎於大門之內也然則兩君相見君必迎之於大門之外可知矣其曰三讓而傳命者賓在大門外主君在大門內擯者出請事傳命於賓賓辭不敢當賓禮擯者反命於主君再請再辭三請三辭主君不許乃傳命迎賓也說本孫維城劉寶楠孔子爲大夫則承擯也大夫非獨孔子故必君召乃得爲擯也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江永謂孔子爲舊司寇攝相乃擯相之相即夾谷之會一事且曰大夫當爲擯何得君召所以召者以承擯而兼攝上擯故召之也及復命皆上擯事當季孫爲之而命孔子攝之也濤按江氏言孔子以承擯攝上擯是也至以君召爲召之使攝又謂以夾谷一事則未之思也夫夾谷者地定公爲賓其相爲介不爲擯此曰擯則是迎賓之來者或國中在朝不在外也春之大夫除三子外實則有太宰宗伯人則有臧會叔孫皆孔子同列而上擯只一人其餘三乃非大夫一人士二人即大夫二人士一人然即大夫二人而大夫中亦有不得爲擯者矣安有不待君召而即爲擯耶至進退則進而揖辭於賓以相君拜也而相辭皆在廟中以周禮司儀所君相見大夫來聘均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之文考之自是上擯賓退復不顧之命以上擯任前之義惟之承擯自上應由大夫而復命此則當如江氏所言蓋得君召以孔子知禮故使孔子爲之也即如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叔孫穆子相季氏正卿叔氏亞卿乃不以季氏而以叔孫穆子則在賓不在位也勃如色容變也勃說文排也下不引此車於掌下云乎也引此作色孛如也云從孛人色也孛艴色艴也從色弗聲亦引此云色艴如也可備一說躩如足容變也江熙云速貌皺召不暇自容而足盤辟也按公羊曰躩爲遽也曰躩者盤辟者時躩又莊子山木篇躩蹇跛步自拘也謂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躩即遫之義亦可備一說揖所與立揖同立之上擯紹擯也上擯立於承擯右傳辭則承擯右與上擯右與紹擯左右手衣前後而襜如者當旅揖時手左右指而衣之前後雖動而整也介紹而傳命則旅揖旅揖時衣服威儀容止無徐會中節也又按詩九歌蒙衍左衽衽命屈今唐秀補註衣衽襜又爲襜衣蔽前謂之襜趨進進而相君也

論語稽　鄉黨稽第十　三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濤按聘禮三讓而傳命後賓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退中庭賓致命公左旋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擯退者即在此時從中庭進而升階西拜辭於賓以相君拜也所致之辭如聘禮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又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夫子前爲承擯至此乃攝上擯也又公受玉受幣賓請覿皆擯贊觀賓用束帛乘皮於西東介擯者進相幣此揖亦當趨又士介覿擯者自東門外進至中庭亦當趨凡趨有二玉藻一徐趨即君疾武大夫趨武士中武此是不疾趨者也一疾趨即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翼如者說文作𦐇矢弁行翄翄起輕者也至如左傳公孫揮亦交下拜賓叔孫穆子之趨進則皆進而言事者也翼如者雅訓也𦐇同其容敬而端正如鳥舒翼也賓退復命曰賓不顧者告君以賓去也聘禮受玉受幣賓出請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勞賓公再拜送賓不顧此以復命者蓋告君以賓去則君可適小寢也又按迎賓大門內故送賓亦大門內凡此擯相之容交擯旅擯皆然鄭氏以爲擯不傳辭而左右揖者傳辭之事則此專指交擯今考旅擯既傳辭則交擯旅擯皆然矣交擯所異者君皆迎送於大門外擯者所稱之辭當不同耳然孔子爲司寇四年孔子爲司寇在定公十年辛丑時年五十二至十二年癸卯相事未久即去位先後不過四年春秋未書朝聘之事此四年中十年會齊侯於夾谷十二年會齊侯盟於黃十三年春孔子即適衛無諸侯來朝及大夫來聘事江氏永以爲此當是大夫來聘而春秋則非卿不書如晏子來聘不書是也晏子聘魯見公羊事在襄公二十一年其說可從濤按春國之君來朝會當用諸君相見之禮然禮所御諸侯相爲賓者也而足所記其旅擯之禮也濤按擯以夫子相魯時公天子賜之言推之疑爲春秋時亂而非先王之制然實當時所行用者今依儀禮司儀禮記玉藻仲尼燕居考之如左其禮諸侯相爲賓主國於酒食器物以待賓者五分間者三謂之三饗五間賓者三辭而后拜受主君郊勞所介交相辭者三主君以車逆賓拜賓之辱賓三揖三辭而後拜受賓乘車以送主君主君三還辭之再拜而去致館如致賓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主君以車迎賓拜賓之辱賓時已升車因乘車進前答拜三揖三讓而入門縣興而金奏作於迎賓之下其時則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而賓入門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而登堂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及有言之事皆有如初其升之也升堂而樂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備百官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及出主君以車送賓主君三請三進再拜賓則三還三辭告辟而禮畢交擯之禮可考見以旅擯之禮觀之可也又叔孫穆子以文王之詩爲兩君相見之樂而仲尼燕居所記無之蓋當制用文王之詩而春秋改用清廟象武耳又按燕居所記疑乃春秋國所用之禮而記者以入夫子之言也

論語稽　鄉黨稽第十　四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曰斂身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孔曰閾門限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包曰過君之空位也鄭曰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曲禮下卿位注云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謂在路門內門東北面即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階南鄉遍揖是也君雖且下之況臣自過之乎此金榜義諸引以證鄭義者也濤按不如包註義長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孔曰皆愼重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孔曰先屛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沒階趨進翼如也孔曰沒盡也下盡階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孔曰位來時所過位

朱註入公至不容鞠躬曲身也立至履閾中門中於門謂當棖闑之間人君出入處也禮士大夫

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過位至不足者)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攝齊至不息者)攝摳也齊衣下縫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至踖如也)等階之級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陸氏曰趨下本無走字俗本有之誤)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入公至踖如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愚按此記者觀夫子在朝之容由外朝而治朝而燕朝通記之也外朝在庫門內(君立於雉門外臣入庫門而朝庫門又見郊特牲王德詔命獻命於庫門之內故曰官也)由是入雉門而治朝(君立路門外臣入雉門而朝雉門以鬯定三年雉門及兩觀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也)入路門而燕朝(君立路寢堂上臣入路門而朝於路寢之庭路門為路寢之正門一曰畢門又曰虎門)故先記入公門之容入治朝則雉門外有君位入燕朝則路門外有君位故次記過位之容外朝以詢萬民(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寄詢之民又以斷獄斷訟則民事也)惟治朝燕朝(謹按玉藻君視朝於內朝方氏慤以為路門內之燕朝杜氏炳以為對雉門外之外朝言之實路門外之治朝今以玉藻本文證之下文云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適路寢自此之後之辭若此內朝為路門內之燕朝則不必云適寢或又謂燕朝在路寢堂之上然亦宜曰退居今曰退適則當從杜氏以治朝當之然若文王世子內朝公族以齒外朝以官司為之則當從鄭氏元內朝為路寢庭之朝即燕朝外朝為路門外之朝即治朝至治朝對雉門外而言則為內對路門內而言又為外也)君與大夫發令謀政故次記言容(治朝雖非謀議之所然政令所出則有時而言)燕朝在路寢有階有堂(雉門路門外皆無堂)玉藻君聽政於此則臣有告君之政可知故次記升堂之容(謹按玉藻曰君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曰君退視大夫則君退而大夫未退以治事可知曰聽政則必有告以政者是大夫當告君之政即升堂告君可知鄉非有踐有告則不必視大夫退否即可適小寢矣又據玉藻所言內朝既為路門外之朝則此節當燕朝之容亦可蓋燕朝在治朝君退適路寢之後大夫在路門外治事有當告君者則入路門而燕朝過路門外之君位乃入路門先升堂乃言次序不容耳或謂燕朝惟同姓之臣得入異姓不得入非也燕禮在燕朝不分同異姓也且惟有疑有事有階則堂實路寢之堂也)告畢還位治事故次記復位之容(謹按毛奇齡以為燕朝則臣位在堂階上既降階下既沒階不得云復位之位猶朝位雖在堂階下然未就位而釋復位亦可云所不許則出者退朝也因於孔氏謂復位乃復過其來時所見之君位云云毛氏說非也君退而大夫未退則必治事治事則有治事之位以所治之事升堂而告君出堂而降階沒階乃趨而進己治事之位於是復位此皆必然之理也且如毛氏言復下當有過字乃通)曰公門者(謹按翁人說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是也其說諸侯三門為庫雉路則誤以為諸侯之通制也非也鄭考者大傳諸侯之宮三門外皋門次應門次路門又考太王為諸侯而大雅云迺立皋門應門大太下實據之君且當去斷遣岐之時豈敢僭天子之制據此二者則諸侯但以三門為雉或庫雉路或皋應路非必天子而後皋應也特天子諸侯門無同而制必有異觀堂有九尺七尺九等七等之不同可以類推又禮器云臺門非天子諸侯內闕一觀亦其類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者非謂不當立皋應而以庫雉從之蓋以魯可用皋應而因既用天子之制遂不敢與皋應之名故名以庫雉也魯門兩觀見於春秋僭制可知)大夫士稱君門為公門也(劉台拱論語駢枝以為聘禮之入門然公君也本國之臣曰君門為公門故曲禮曰大夫士下公門若聘鄰國不得云公門其說非也)鞠躬(鄭氏引廣雅作匑匑謹注記註作鞠躬乃敬謹之貌可備一說)而如不容(記檀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鄭注乘車廣六尺六寸路門應門之高大可知)俯以致敬也(如不容正以形容其鞠躬)中門者門之正中

避君之尊故不立(謹按朱子謂古人常闔左扉因謂中門為棖闑之間棖闑之間即中門也乃兩扉合處之木也棖闑之間當為右一扉之中也然考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注曰臣統於君闑謂門中橛也臣出入不中門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夫當正闑公入門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則棖闑之中間正大夫出入處也又言入不中門由此可知而東西之中是闑則中門之西闑而非棖闑之間亦可知以棖在地之幾推之闑當是兩扉合處取為界別之短木上與闑齊下在於地者也又曲禮為人子者立不中門則在家且避父之尊而在國避君之尊從可知矣又玉藻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此惟闔門則然不然以門合左个右个而論謂右扉當闔左扉也)閾門限也(說文曰榍也爾雅釋宮柣謂之閾邢疏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又鄭注曲禮外言不入於梱梱為門限)踐之則自高而不淨並為不敬故不踐(閾高於地踐之則忽上升是自高也且泥污或則後者踐之而衣被污是不淨也說本邢疏)過君虛位(謹按路門雉門內皆有君立之位朱註云宁君視朝所立之處邢疏曰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所宁立之處所因名為宁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天子之制於路門外設屏者非諸侯之禮也諸侯屏在路門內位在路門外不得云宁說本黃式三)色容足容皆變君雖不在而亦敬之也(君在則與與此則不勝勃如躩如也)言似不足即便便唯謹之容雖盡而不肆也堂路寢之堂也攝齊(劉台拱曰攝齊也非攝衣也鄭注是升階之時易蹶故以收斂衣裳為辦如史記衛公疑洗辭衣鬬衝辦衣而趨若鄭注說衣裳共裳者既攝裳又攝衣衣裳又以禮衣冠舒緩手擧衣平衡以收衽攝衣共以收斂衣裳為節謹按毛氏說非衣下縫則此說)升堂(諸侯之堂七尺即路寢之堂燕禮升自西階士相見禮君在堂升見無方階君在東則升自東在西則升自西此燕朝亦升自西階也又曲禮曰拾級聚足連步以上升之容也)而鞠躬亦俯以致敬也齊衣下縫也(朱註衣下曰裳既升堂者公會服皆上衣下裳裳如禮也此衣字當下裳也禮所云以深衣言之)屏氣似不息者(氣從口出曰息從鼻出內息外息為呼)吸(上)也出出堂也等階之等也(堂高七尺則階有七等)逞顏色而怡怡容舒而和(註發氣者合息也顏色即氣之見於外者合舒皆得之機說文逞通也)沒階下盡階也(下階之東西與升時同)趨進趨而進已位也(陸氏據趨下無走字然也著趨二字宜依經解之)翼如者升堂則手足皆歛如鳥歛翼今則舒而可趨也復位復其治事之位也踧踖餘敬未忘若有不寧也或以此節為聘禮(謹按不得云公門說見上且入門何須鄙略之)所謂攝齊者似不升案皆非是或以為謀聘之禮則仍燕朝之謀事而已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包曰為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蹜蹜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愛讀下為趨今從古享禮有容色鄭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也(謹按鄭不註享字朱子從之云禮以禮字連享字蓋謂享實之禮也)私覿愉愉如也鄭曰覿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朱註(執圭有聘)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輕如不克也

如揖如授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享禮有容色有容色和也私覿愉愉如也愉愉則又和矣執圭至愉愉如也此

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

愚按孔子出聘經傳皆無可考見然春秋於我魯之聘鄰國祇附卿出境之例書

如不專書聘是聘不必書也謹按魯聘齊十九聘晉二十五聘陳二聘宋五聘衛鄭各一凡五十六皆書如其他如齊四如宋三如晉二如陳滕各一皆因事而往則如以卿出境者不以聘書也孔子以司寇出境而不書猶襄公二十二年臧武仲魯司寇乃臧氏世官如晉之不書也

謹按左傳襄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云云杜不書臧武仲如晉是否行聘雖不可知然春秋既無書聘之例又有司寇出境不書之事則皆此魯之禮證也然則孔子當有出

聘之事經例不書而傳亦不載者或無事可紀歟圭瑑圭覜聘周禮注轉大夫衆來曰覜寡來曰聘之圭

也朱子云命圭非也命圭卿所執者典瑞所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此則覲之圭不以通聘者聘則典瑞所謂瑑圭璋璧琮以覜聘是也瑑說文圭璧上起兆瑑也謂刻圭而起爲飾也圭受命

於君聘禮使者受命於朝君揖進之賓入西面坐啓櫝取圭授宰宰自公左授使者注謂命之所以藉圭者也入夫人亦用璋亦受夫人之享用琮皆受之君者也執之而鞠躬俯

以致敬也圭輕寸圭八而如不勝重君命也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是也蓋圭命之君亦主器也聘禮所謂如重也聘禮云上介執

上如揖下如授謹讀以爲皆下云上面揖下面授非也按如字一下字可知蓋謂手於胸爲揖以物予人爲授揖高於心授低於心執圭在其中手與心齊也不卑不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高則容之俯仰得中也觀穀梁定公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執玉卑其容俯可知玉高卑則容即有俯仰勃如戰色莊而且懼恐辱君命

聘禮所謂如恐失之也聘禮本文躍君奉之蹜蹜有循玉藻所謂舉前曳踵圈豚行不舉足如

有物而循之以行也享者既聘而享江永鄉黨圖考以爲聘享禮以爲大聘下享大夫爲小聘小聘曰問不享今孔子出聘不書則非卿而爲小聘然此言享則又大聘蓋當時侈然也謂此正孔子爲司寇爲下卿之証如曰侈靡則孔子必辭之矣賓以君命饋上宜於主君用璧聘禮注云圭璋也享天子用圭享王后用琮享諸侯之國用璧享夫人用琮及皮幣庭實也謹按以聘禮考之行享畢賓出請事賓入門左奉束帛加璧庭實皮則攝之內毛化內攝皮則代以乘馬又命從者奉十官之物於庭中地上謂之庭實

賓仍由闑西入門左揖讓如初升堂致命張皮使毛向外主君再拜受幣賓出禮者禮賓主君敬其主而饗其使也謹按以聘禮考之享畢賓出擯者請事賓告事畢

夫徹聘時所設神筵之几筵而改設之公出迎賓揖讓如初升堂主君拂几拜送几又拜送醴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祭醴降筵北面公以束帛侑賓賓辭而後拜受禮賓出有容色承

上文如不勝勃如戰色而言至此乃發氣滿容也謹按今則氣舒而容色和也如不勝如戰色則氣屏而容色私覿者賓

以臣禮見主國之君也謹按以聘禮考之賓覿先以臣禮見以客禮見擯者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由右先入設庭實賓奉幣由闑西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而進當東楹北面授主君主君受之主國之士介在門內者之右受馬賓降階東面拜送主君辭其拜賓辭降拜主君降一等而辭賓乃升成拜公少退賓出主君以幣授宰藏之內府牽馬出以賦廄愉愉容貌顏色舒和氣婉容悅則和說也或引侃文愉愉與爍爍同依義乃相反殆亦氣調治之貌歟和也謹按使者自公左受圭則本國受命己執之然此下文聘記事處

說之事則此執圭當作行聘時在廟門外執之入事西楹西授主國之君面當在考侯襲而執以聘襲裼之說於左氏禮及介使者至所聘之國爲賓及事先謁關人幷以介數人告之其賓或卿或大夫其介上卿七侯伯子子男三關人以賓至及介幾人告其君君使士請事遂入竟賓至於郊君使卿以朝服立於郊東西面介者北面東上賓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主又陳皮幣試璧及用於夫人聘享之璋琮及郊乃館賓至國之君使卿郊勞以賓入致館於大夫之廟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之館主君以宰夫行聘之日擯者出迎賓于館賓皮弁入于大門外之大主國之君以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皮弁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曲揖至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以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以君命辭玉而納賓賓執圭入廟門左介皆入門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後升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擯者退立於中庭賓致命君左還北鄉擯者退負東塾公當楣再拜賓三退反位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介逆出賓出又事畢擯者請事賓告事畢致命歸賓館饔餼而後退又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孔曰一入曰緅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齊服也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飾衣也鄭曰紺緅紫玄之類也紅纁之類也玄纁所以爲祭服等其類也紺緅木染不可以爲衣飾紅紫草染不可以爲褻服而已飾爲純緣也褻衣袍襗也王曰褻服私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居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加上衣也據孔所注本無之字皇以爲加裘衣於絺綌上而後出門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鄭曰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袪與君異耳素衣麑裘諸侯視朝之服鄭此注見詩羔羊正義謹按禮記玉藻注並引視朔之服此云視朝朔當朝字之誤其臣則青豻褎絞衣爲裼狐裘取溫裕而已褻裘長短右袂孔曰私家褻裘長主溫也短右袂便作事也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孔曰今被也鄭曰今小臥被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去喪無所不佩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鄭曰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裳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要者也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孔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故不相弔鄭曰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也鄭曰朝服皮弁服

朱註君子不以紺緅飾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緅絳色紅紫至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不以爲私居服則不爲朝祭服可知當暑至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緇衣至狐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褻裘至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衣至有半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寢又不可着明衣寢故有寢衣其半以覆足按朱子以寢衣移入齊必有明衣布下以爲齊時之事故云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去喪至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非帷裳至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腰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腰半下齊倍腰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羔裘至不以弔 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至而朝 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君子至而朝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

按何晏集解本自此至必有明衣布爲一節朱子以此爲一節而以必有寢衣二句移入明衣布下今參酌兩本以寢衣二句從舊本文而分節從朱子

愚按君子以孔子言之曰君子者見非孔子私意爲之而君子之事也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此不曰孔子而曰君子亦是類也蘇氏以爲鄉黨記曲禮非特孔子事陳新安曰書月之例登亦無記曲禮耶謹按此君子自以指孔子爲是然變例實君子者其意蓋謂上容貌乃孔子一人之事冠服則君子禮制之常然非孔子一人之叔也 飾領袖緣也古者領袖皆有緣其廣寸半朱註說袖字誤又冠禮衣服席亦皆有飾 紺深青揚赤色以緅入黑也緅色五入以紺入黑也謹按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染赤法也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不言四入六入鄭氏以四入爲朱六入爲玄實公意二種疏以纁入黑爲紺以紺入黑爲緅據此則染赤法由纁而紺由紺而緅而緇朱孔據傳云朱深纁也是朱後於纁也與文以深青揚赤爲紺而以黑赤色爲玄是玄色較黑也 紺非玄即非齊服古者冠布齊則緇之是齊用緇也其後尚玄郊特牲玄冕齊戒玉藻天子始冠及諸侯至士之齊冠皆玄祭服則冕官方相氏玄衣朱裳士喪禮是齊之衣冠皆用玄而裳用朱素緇皆非紺色也 緅非一入之縓即非練飾禮期而小祥練冠縓緣又練衣黃裏縓緣士喪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說文縓赤黃色廣雅縓謂之紅以爾雅一入爲縓考工五入爲緅之縓亦色之初染者也赤之再入黑者其色相去甚遠無非緅飾也 緅色亦非絳絳說文大赤色又云絳深染其色以成爲絳爾雅郭注亦以纁爲絳是絳古以爲赤色之名非赤黑色也彼但以赤黑色爲緅故朱注云云 古者尚玄紺緅皆足奪玄故不以飾紺緅玄皆赤入黑之色即今天青紅青色也今天青紅青亦有淺深之別其赤之深者即紺也赤則淺者即緅也黑而微有赤色者即玄也 且飾或績或采或青或素不用紺緅禮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又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孤子當室衣冠不純采注純者緣也 紅赤白色近婦女服且奪纁緅鄭注紅染絳色爾雅郭注纁今之紅也是紅爲纁色氏所謂服者亦然說文纁淺赤色紅亦白色則紅究非纁纁者以黃入赤紅者以白入赤即今粉紅桃紅 紫赤色微黑奪朱黃式三曰紫色水克火深似朱色故夫子惡之 故不以爲褻服褻說文私服也字林褻衣也喪大記

注袍褻衣詩與子同袍鄭箋同澤注袍在外澤在內皆褻衣近汙垢也澤者近汙澤也劉寶楠曰說文褻短衣也褻服衣也褻衣也按褻服對禮服而言端之襟對如今之對襟褂惟公會用之褻之襟向右私居用之惟取其便乃向左即深衣亦在褻服之內而爲禮服之鍾爲褻服皆凡家居之服皆褻服也 四者皆非禮制服色之正謹按禮衣正色裳間色正間二字先儒以一色爲正二色爲間謂之非也玄與黑而有赤色緅即黃赤色古人最貴玄而裳必用纁豈非二色乎然則正間云者蓋以禮制之色言之禮制所定雖二色亦正色也非禮制所定即間色也以五方配五色而分正間此鑿說以後之說古無是也即如本朝以正黃鑲黃正白三旗爲上其餘爲下亦此意 而當時服飾之亂者故記者特記此以正之觀玄冠紫緌自魯桓始齊太子數渾良夫三罪紫衣其一則紺緅之飾紅紫之褻服可以類推觀夫子惡紫之奪朱則紺緅之奪玄紅之奪纁亦可類推 袗玉藻作振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鄭氏曰讀爲袗禪也 禪衣也說文袗禪衣也袗同也上下同也兄弟畢袗玄注古文袗爲均言衣與裳同一玄也可備一說又說文袗玄也爲子被袗衣注云畫衣也則非此章之義 絺綌雖有精粗古無紗羅惟絺綌爲輕涼 質皆疏薄服之有類裸裎故私居亦必以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按此本云必表而出之故從朱註襲長 若玉藻所云袗絺綌不入公門玉藻絺綌表亦不入蓋公門當着朝服袗絺綌表褻故不入 則入公門又當加裼衣於絺綌上非此章之義也此即孔註之義 衣正服此節與玉藻之文異玉藻先言裘乃云以裘衣裼之其衣爲裼衣此節先書某衣後云某裘則指正服而言劉云正服某衣則中服某裘也凡正服裼衣色相同 裘皮服毛向外褻故先裼以裼衣而後襲以正服江永曰裘人又裘而負薪愛其毛惜其皮則毛將安傅以此推之古人裘毛向外也向外則褻而不可以出故裘外必有裼衣而後加正服按玉藻言裘不入公門以毛在外褻故不入公門也 衣裘有定制者色取相稱也緇色不甚白而近於白則用之素衣狐白非玄而近於玄則用之玄衣不言狐白狐青而唯言狐裘狐色多黃故狐裘用之黃衣也然則羔裘之黑羊皮信有徵矣 外緇衣則內羔黑裘若大夫之朝服也孔子大夫當飾袖以豹服此當玄冠素裳謹按中論齊大夫魯人見仲尼之好禮而不事也謂之無能晏嬰曰素裳羔裘求之無尤羔裘素裳求之無戾素裳朝服之素裳也是此句之確證又家語夫子曰君臣朝上下同服緇衣羔裘詩檜風羔裘逍遙傳云諸侯之朝服也鄭風羔裘如濡傳云大夫服也唐風羔裘豹袪傳云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緇衣以裼之召南羔羊之皮小序云羔羊大夫鄭風緇衣傳云卿大夫私朝之服據此則君大夫朝服通用之特君純羔而大夫飾袖以豹耳則緇衣羔裘當以朝服爲斷周官司裘疏引此云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此則祭引大夫玄冕而祭於公其衣玄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是當用狐青裘而非羔裘也士祭於公用爵弁其衣亦玄亦當狐青裘而非羔裘也又鄉黨疏諸侯朝當用皮弁服素裘此用之亦非制也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與凡言朝服者皆指此又昭二十九年左傳公賜公衍羔裘又韓非子云孫叔敖相楚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良大夫也其儉偏下以羔裘爲儉則有不用羔者矣孔子用羔裘殆以遵古制歟又晏子春秋及見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軨之車而朝此亦緇衣爲朝服之證而用麋鹿之裘則又儉不中禮者矣 外素衣則內麑白裘大夫朝覲出聘蜡祭及祭於己之服此當皮弁素韠青豻褎謹按玉藻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鄭注素衣皆黃色殆後世變亂之制而論語記此即所以正其失歟又按周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則此當衣皮弁服也玉藻天子與其臣視朝諸侯與其臣視朝服之又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而祭又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大夫弁而祭於己是素衣者天子視朝諸侯視朝相朝迎賓蜡祭大夫朝覲出聘助君蜡祭祭於己之所服也鄭注諸侯視朝之服則以朝覲爲視朝之通制矣此引大夫祭於己者謂據禮大夫祭以朝服助祭此也不引士弁而祭於公者士助祭服玄衣纁裳乃爵弁非皮弁也此專指大夫者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則天子諸侯皮弁用狐白裘說衣不用此也然玉藻云士不衣狐白則大夫以上爲通制而亦可狐白矣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則大夫狐白裘即不可錦衣矣又曲禮鹿裘衡長袪以袪覺之鄭也又檀弓子貢曰素衣編冠使於有喪之閒謂冠裘服使齊皮弁此或有誤又詩鹿見素衣兮又素冠兮則喪服 外黃衣則內狐黃裘臘祭歸賓

論語稽　鄉黨稽第十　十一

及軍事之服也臘祭當黃冠歸賓饗軍事當韋弁謹按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郊特牲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此蓋周之十二月今之十月臘祭後以田獵所獲之物祭先祖五祀謂之臘祭者也又左氏傳狐裘之狐裘致於狐貉注家謂軍事亦服之則韋弁之服也考韋弁服周禮鄭注以韎爲服又玉藻一命縕韍鄭注韎也亦赤黃色士冠禮韎韐鄭注韎韐也則義亦可從此篇狐貉衣不敎所以詠狐裘之義也注家又引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以爲備賓亦用之義亦可通又詩狐裘黃黃又晏子狐裘三十年則不知其衣色而狐有青裘白裘之分不可引以爲據記此三者公會之服略備矣惟玄冕而祭於公當用玄衣狐青裘記者之闕也謹按注家或以狐青裘爲玄端之裘然玉藻不言玄端裘而反無玄冕裘凡玄端爲天子諸侯大夫燕居之服則當用羔裘而狐青裘爲玄冕所服無疑青者亦色近玄故玄衣以裼之褻裘對公會而言私居之裘大夫朝玄端夕深衣則服之謹按玄端之裘注家或混玄端爲衣爲一以爲羔裘今改狐青裘爲玄冕服則非狐青裘矣注家又謂玄端短深衣長以爲褻裘長以配深衣然深衣自有定制記者何不曰褻裘如深衣而乃別記其短長耶且士玄端以朝以夕行禮知可也若天子諸侯大夫皆燕居服玄端安見其短耶且天子居惟玄端朝服天子並無褻裘耶且必謂深衣褻短於玄端而褻裘正其短則古人夕深衣豈日閒作事不服玄端之長而夕獨取便深衣之短耶否則深衣又何爲有短耶是皆可疑者也然則褻者對公會言之非公會即皆可服天子玄端而居諸侯大夫朝玄端皆非公會也何不可服之有故孔子褻裘當以玄端深衣通服爲斷狐貉之類是也玉藻大夫之裘不裼注以爲庶人所服然則大夫當服狐貉之類長欲其溫此對公會之裘言之公會便行禮裘宜短燕居取溫宜長短右袂之制短羔右手便作事當撥袂謹按弟子職攘袂及肘而形其短也謹按胡紹勳云袂左右長短不一則不中度以爲右古文字又說文又手也象形單言手不言又上者明又爲右手之統稱今叔字從又示說文訓拾賈氏所引說文亦云右袂即佑所謂手袂也短右袂對長中衣掩尺與禮服之袂而言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袂掩一尺若今深衣則緣而已是則古人之禰衣袂之末皆除一尺另用裘與布爲之若今短衣袖頭者然褻裘亦然故較短按此以右字作手字解可備一說然記者但云袂短可矣但云短手袂可矣何必云短又袂也然則短者非衣袂之短而卷之使知也或謂卷之使短凡人作事皆然記者胡以記此不知記者所記有夫子所獨者亦有夫子與衆人同之者不然則狐貉之厚以居羔裘之不食豈獨夫子而後能之耶況時俗飾宜則作事不卷袂者有之記此正以見其人或卷或不卷而夫子則必卷且夫子仕則有事昔之事不仕則講習禮樂手不容卷縮袷卷袂而時見其短也褻衣謹按朱注以爲齊衣之以所長之半覆足然此衣既長於一身之半立而名之衣有所不便臥而齊之亦有所不能且覆足何不用衣被而乃用此乎其說非也王引之以爲長一身而衫有其半蓋如短襦此即今中衣也然寢字古通寢作又書傳十有幾年十有幾月皆然此文一例是長一身而又半之非被一身而衣半也孔注義長被也鄭曰今小臥被也說文寢衣也廣雅釋器寢衣被也是古人解此皆作被被曰寢衣者古衣被字通用毛奇齡引康熙字典謂厚衣之以薪皆以衣字作被字用謹按被字亦有作衣字者孟子被袗衣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衣布則衣者盡之被被者覆之衣固可通用者也衣布浴衣非衣而名衣玉藻衣布晞身注謂如今大袍擬用浴衣上服之禮所用浴衣接衣布孔穎達疏如今浴衫蓋浴後披此布於體以晞乾其身此布名衣也浴衣如今之一口鐘翠被以衣而名被昭十二年左氏傳寢衣亦猶是也上記裘袂之短長此記寢衣之長蓋以私居禦寒之具而類記之無錯簡也朱子移此句在齊必有明衣布下乘古義又以爲宜在必長而出之句下身以必有二字爲疑且然古人齊戒無不解衣之明文也暑夜用寢衣豫禦疾之道然又何必長至一身又半也曰必有者以長一身有半而言寢衣人所同長則唯夫子必有也暑夜寢衣或罩或覆取足掩體而已夫子不異於人故不記若冬月嚴寒夫子私居褻裘以長取溫袂以短取便皆其異於人者也此句承上而言也夫子褻裘之長寢衣之長不僅裘袂之短袂衣一物他人不過略長而夫子寢衣其長則有一身而又半之此亦惟夫子所獨有者也狐貉毛厚故用以居狐貉獸也有三種其色中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論語稽　鄉黨稽第十　十二

和小禰大後死則寫首當丘詩引古論語作貉說文引貉狐貉段注作狐貉之貉以爲北方豸種今字作貉段借也先北職方注北方曰貉乃夷狄之名別一義也詩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秦狄案當服制爲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褻濟漢城以狐貉飾皮裘非也居者居處也裘服及茵席皆得用之故曰居也謹按子罕邢疏衣狐貉者立此裘也語綸集引孤貉被劉徒濕厚暴則古有用爲寢者安寢晦也汲古本狐貉裘居處則裘帷鮑氏鄭氏并訓居爲坐引論語居吾語女居不遑坐居不容玉藻所何當戶爲疑按坐之證亦是然居訓居處則褻裘亦有用爲寢者上已言褻裘謂此指坐褥而言本無不可然未免過泥且於狐貉之用排拒獨此不如訓居處爲長去喪除喪服也無所不佩凡當佩者皆佩之也凡佩玉佩在左事佩在右玉藻言世子之禮君在左結佩謂結其綬不使鳴也右設佩謂設事佩也又曰佩玉此左右以行列言不以身言也又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又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又云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衡牙者大戴禮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璜以雜之任大椿釋例云佩上有衡衡之中一組中貫一玉曰瑀下貫一玉曰衝牙旁二組各中貫一玉曰琚下貫一玉曰璜其間貫以組貫玭珠此其制也夫子爲士當佩瓀玟爲大夫當佩水蒼玉乃佩象環者注家以爲孔子去魯後不比爲臣且玉非道途所宜而喪者還也以示不忘魯之意若他國見其大夫之禮則大夫去國當從士佩璜致若反魯從大夫後則仍當佩水蒼玉矣事佩者內則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此左右亦以行列言紛以拭器帨以拭手巾也刀小刀礪礪石觿狀如錐象骨爲之金燧向日取火玦決也即今之班指以鉤弦者也捍者拾也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利弦者也管者筆彄也遰者刀室也木燧鑽木取火又閒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注黑經白緯曰纖纖者朵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說採禮緯縱纖廣制又相遠也此則孔子爲季氏史爲司職吏爲中都宰當佩玉而攝組綬爲司寇相夾谷當佩水蒼玉而純組綬長珪圍尾佩纁裳而綦組綬見列國君大夫佩如士反魯佩如大夫而攝佩則除有喪外無時不佩也又以去喪時致之孔子二十四歲喪母而二十歲已爲委吏二十一歲又爲司職吏皆士也則其時所佩左爲紛帨刀礪觿燧玦捍管遰之屬也傳祭者二十七月也佩則有衝牙璜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而后鏘鳴也他如未冠弃者佩容臭婦人左佩與夫同右佩箴管綫纊皆佩帨世子中生以金玦皆宜子有玉玦其一作鄭高渠人或佩玦或佩蔽則皆佩之則見於經史者也又子路好勇佩豭豚此或以豭豚之骨爲飾或如玉象豭豚形者也皆可備一說帷裳裳弁玄端之衣皆端其裳用正幅如帷謹按凡端衣領直而襟對如今對襟褂下有裳冕服之裳則天子諸侯朱大夫素諸侯九命七命裳五章五命裳二章大夫三命裳一章二命以下無黼黻皮弁裳自天子至士皆素無繪繡玄端裳天子諸侯朱大夫素上士玄中士黃下士雜又士之爵弁裳用纁凡裳用正幅前三後四上狹下寬上狹者入腰裁故於裳腰攝之使狹以就腰攝之襞積有摺則無殺縫矣如帷故曰非帷裳深衣以下之服如襜爲蔽膝爲鞸爲帶帶爲舄爲帶衿帷裳純衣一切褻服皆同深衣之制殺斜殺其幅以爲縫也謹按深衣三法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掩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袪袖口也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袪者要廣視袪三之則七尺二寸也縫者衲也要者裳之上畔齊者裳之下畔齊又倍要則一丈四尺四寸也衽者裳之交接處也在身兩旁其左則屬而其右鉤邊則反而在左袂者連衣之袖也肘長一尺二寸袂廣二尺四寸故可以回肘長長衣中中衣繼掩尺謂長衣中衣之袂以布繼續其袖口而掩覆一尺見與深衣不同也給深衣之曲領也其廣二寸緣飾也其廣寸半深衣云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注云續衽謂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齊緝也據此則所謂殺者深衣之裳十二幅其幅中用正幅旁衽則斜裁通而計之則上狹七尺二寸下廣一丈四尺四寸殺者謂削也殺其衽之幅而爲縫也曰必殺則當時有不殺者可知不殺則帷而亂禮衣綴也之制當以夫子必殺羔裘朝服之裘也說見上言羔裘則緇衣可知玄冠弁服釋例曰黑布冠之士冠禮及郊特牲云緇布冠既冠而敝則常冠用緇而不用緇布可知玉藻諸冠玄武子姓之冠玄冠綦武不齒之服然則君大夫士皆玄冠玄武可知大夫朝齊燕居之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第一〇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反正片

古冠 李氏以爲祭服之冠江份曰一加爲朝服王以田以養老以燕群臣王之卿以祭燕諸侯以朝以食以行道諸侯之孤卿大夫以朝君大夫士以爲祭服士以冠日一施於玄端服玉藻食以居諸侯孤卿大夫士以齊士以祭以宴上文曰又大夫士以玄朝以祭相見冠以見鄉先生大夫所謂委貌者是也謹按李氏韓氏拜云大夫士祭服之冠改大夫冠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不玄冠也惟士冠而祭於己則用之又玄冠丹組纓諸侯之冠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則大夫之齊亦玄冠可知孔子大夫當以大夫言之也 不以弔見檀弓 檀弓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蓋大夫弔用皮弁服 謹按周官司服云凡弔事弁經服禮記雜記凡弁經其衰侈袂金榜鄭箋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經帶而無裳與衰則主人爲節不小斂往弔夫子經弁服諸侯卿大夫皮弁服士玄冠朝服既小斂天子諸侯大夫之弁皆加經謂之弁經士易玄冠爲素委貌玄冠主人既小斂服則弔者服衰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皆錫衰士疑衰金氏又曰雜記大夫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是哭及與殯同服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經緇衣於知天子弔用爵弁服則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故知諸侯大夫弔皆弁經錫衰弁於士亦疑衰大記主人即位襲經帶踊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經有加武者明其改冠也知士當素委貌也按檀弓遇諸曾子之裘子夏弔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日謂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亦金氏所云小斂而後經之節也

及小斂則變而帶經及成服則錫衰 謹按錫衰云者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非禮及主人小斂袒括髮子游趨出襲裘帶經入曾子自以爲過 冬當素衣裼麑裘 皮弁服之裘也說見上 而往而謂子游是 當時用朝服非禮 謹按家語季桓子之喪康子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孔子曰禮乎孔子不答他日又問孔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蓋始死之時有服朝服者亦當易之況弔乎又按朱家以皮弁服爲朝服又誤以皆子子游之裘爲羔裘遂謂小斂以前用朝服玄冠裼裘而夫子不以弔者乃小斂後云云此不可不辨者也又金氏謂士弔以玄冠朝服特以加武二字而斷之耳予謂爵弁冠屬武士弔當是常冠屬武至小斂則弔者武而帶經其往弔時當如素委貌素衣特經傳無明文不可考耳 故記此以正之 謹按以經釋經弔服亦經有明文及注疏家乃謂小斂前用羔裘玄冠緇衣素裳之朝服且謂具檀弓今通攷檀弓非無朝服之文若以子游裼裘而言則皮弁服亦裼聘禮賓主皆有裼有襲是也乃以誤解裼裘爲朝服之皆並謂夫子之不以弔指小斂後而言已爲失甚凡謂家語夫子不答子游之問爲府制如此不得責弔者之非云云是以朝服而弔爲夫子不以弔者非耶且旣制而子游何不知耶且子游先朝服矣何異乎魯大夫之朝服而問之耶如謂錫衰之弔在季桓子事後則夫子則言始死羔裘玄冠則易之子游何故捨夫子耶是以知今檢之說爲得也 吉月孔注月朔是也 士冠禮曰令月吉日又曰吉月令辰特吉日庚午吉日惟戊蔡邕山碑吉日癸巳是月日云吉不定指爲何月日然此察當從註謂月朔爲長 朝朔用皮弁服 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皮弁服皮弁素衣素裳冬裼麑裘 卒朔 卒此告朔聽朔視朔之事也 而朝 卒朔則君退視治朝 用朝服 朝服玄冠緇衣素裳

自季康子朝服以縞則服朝朔之服以朝矣 玉藻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朝朔皮弁卒朔之禮然後朝服以視朝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君臣朝服上下同服緇衣素裳惟諸侯皮弁以告朔卒朔然後服縞以視朝王肅注孔子惡斥康子但言諸侯服朝服不用縞謹按玉藻與家語微異然以鄉黨證之當以玉藻爲是蓋孔子不明斥康子故言視朝用朝服惟月朔則卒朔然後服朝服以見康子之失也 孔子則雖吉月 吉月朝朔仍皮弁服 其朝 朝以君視治朝燕朝言皆告朔聽朔視朔則在太廟日視朝不可以 亦必朝服畢人之經也 謹按吉月何必記朝用朝服亦何必記唯吉日而朝用朝服與特人一概用縞者不同於記之又朱註謂致仕毛奇齡駁之以爲古無致仕官月朔朝君之禮是也

謹按讀此節宜先明古冠服之制古者冕爲尊弁次之冠又次之而統名曰冠端服上曰衣下曰裳深衣則裳與衣連而統名曰服服各從其冠之制天子祭用六冕 周禮祀上帝及五帝大裘而冕享先王衮冕享先公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希冕祭群小祀玄冕 其服十二章 尚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衮九章鷩七章毳五章希三章玄一章詳見下緇黼與周禮微異 玄冕以視朔 玉藻玄端而朝日於東門孔氏以端爲冕之誤並稽月令孟冬視朔又重於私居視朔用皮弁私居用玄端則視朔不應同乎玄 私居也 冕十二旒玄衣纁裳 衣色從冕故知爲玄衣玄冕纁一章故知爲纁裳天子諸侯大夫皆同而其制有別如天子之冕十二旒諸侯各如其命數之類見禮器冕弁圖考禮器所云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非周制也周制士無冕服 皮弁以視朝 玉藻 繪五采結十二玉璂象邸玉笄白衣素裳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鞸玉藻素鞸同色玄註爲素裳此亦天子諸侯大夫士皆同而其制有別如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其璂王用十二侯伯七子男五孤卿三大夫二士皆一命之大夫及士皆無而又兵事韋弁服諸侯大夫士同又士助祭於公用爵弁 玄端而居玄冠朱組纓玄端衣朱裳 玉藻朱裳者天子服朱裳大夫素裳士尊卑裳有三則其制有別如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績緌諸侯之冠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述家武不當之服之色然則玄端蓋天子諸侯大夫所同服而天子朱裳諸侯績緌朱裳則升縷大夫無縷素裳士無緌爵韋則其緌也 諸侯玄冕以祭 玉藻 冕旒如命數玄衣纁裳 玄衣不繪裳一章 裨冕以朝天子服從其冕 天子大裘之冕爲上其餘皆裨公自袞冕以下如天子之服袞冕服者衣山龍華蟲火宗彝裳藻粉米黼黻其七章也子男自毳冕以下如侯伯之服毳冕服者衣宗彝藻粉米裳黼黻共五章也孤自希冕以下如子男之服希冕服者衣粉米裳黼黻共三章也此裨冕於天子者也大夫自玄冕以下如孤之服玄冕服者衣無文刺黻一章而已天子視朔諸侯祭皆同之 皮弁以聽朔綸三采玉璂如命數白衣素裳 玉藻 朝服以視朝 玉藻 玄冠績緌緇衣朱裳 按朝服經無明文注家或言即皮弁服然玉藻上文言皮弁此句另云朝服又聘禮使者受君命用朝服出聘用皮弁則朝服非皮弁可知或言即玄端然雜記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則非玄端又可知或言即玄端而燕居用朱裳朝服用素裳然祇一裳之別以一玄端一朝服之文求之亦不類且謂君朱非素或言緇衣素裳即玄端其言緇衣是也其言素裳又言即玄端則非也素裳上已辨之玄黑而有赤色緇黑色不得謂玄即緇也而其曰緇衣者蓋大夫之朝服也大夫朝服而謂亦君之朝服者以君祭用玄冕大夫助祭亦玄冕君視朔皮弁大夫亦皮弁推之知君與大夫朝服亦不異也又家語孔子曰君臣視朝上下同服緇衣素裳又玄裳迎遇稱君皆其明證今以裨君朱而改爲朱裳 朝玄端玄冠績緌玄衣朱裳 玉藻無明文然觀曰朝退適小寢釋服又曰又朝服以食夕深衣則此釋服時必有所服且是非朝服深衣可知以天子玄端而居大夫朝玄端推之亦必玄端無疑 夕深衣 玉藻 大夫玄冕而祭於公冕旒如其命數玄衣纁裳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知爲玄者六冕之中大夫自玄以下如孤之服此外不得僭也冬則狐青裘 皮弁而朝朔於太廟綸二采玉璂如其命數白衣素裳冬則麑裘青犴袖 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玉藻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又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卒朔然後服朝服則先服皮弁服可知 朝服而朝玄冠緇衣素裳冬則羔裘豹飾 家語孔子曰君臣視朝上下同服緇衣素裳玉藻禪大夫素中論著人臣論仲尼謠曰素韠羔裘求之無戾晏子春秋及說苑亦云晏子衣緇布之衣而朝以朝羔裘素裳此則大夫朝服爲緇衣素裳無疑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己侯禮大夫祭以朝服此蓋以朝朔之弁之服亦得朝服故儀禮云然不得據此遂謂皮弁服爲每日朝君之服也 皮弁而祭於己服從其弁 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己知非爵弁者爵弁以爲士爵事爵弁乃士助祭於君之服而儀禮云大夫祭以朝服惟皮弁乃大夫朝朔之服故也 朝玄端玄冠無緌玄衣素裳夕深衣 玉藻 士爵弁而祭於公玄純衣纁裳緇帶韎韐 爵弁赤黑色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禮器記天子諸侯大夫祭服下有士玄衣纁裳之文則雜記士弁而祭於公乃爵弁非皮弁

弁也 皮弁而朝朔於廟素積緇帶素韠（玉藻諸侯與其臣皮弁聽朔於太廟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其弁無飾（爵弁皮弁皆無飾）

玄端而朝亦以祭於己玄冠無緌爵弁齊則綦組緌（雜記注士祭以玄端雜記士冠而祭於己士冠禮玄冠玄端服爵韠以見君又玄端之服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等差之大較也又軍事則韎弁冬則黃衣狐裘（韋赤黃色）又弔則弁絰（雜記弁絰）又交擯（諸侯相為賓也）旅擯（大夫為賓士為擯客也）賓上君臣皆皮弁服（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公使卿皮弁迎賓皆皮弁也先進端章甫猶爲小相則此禮者當用端章甫耳）凡端衣其裳帷（端者其襟對襟如帷所有衽衽二尺五寸）私居之服除玄端外其餘若袗絺綌若褻裘若繭袍絅褶皆在褻服之列皆同深衣之有襟有衽（深衣如今袍也衣與裳連其襟右其衽左前而還之在前邊而不連以便著者按深衣今大襟古分其上為襟其下邊角而漸廣為衽衣狹則偏邊在左故曰左衽）朝祭有正服古用布後世用帛（論語今也純儉又子文衣縞帛及左傳之衣帛氏春秋昔者所亡者紡縞也又士冠禮有純衣又祭統夫人蠶繅以供純服皆用帛之證）有裼服（禮玉藻裘之裼也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袗絺綌不入公門道裘之上須加裼衣裼者露裼時開正服之前左衿而露出左袖由肘後至腋下而揜諸正服前右衿之內為其裼衣玉藻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無事則裼弗敢充也弗敢充者不敢掩蔽其美也裼與襲賓祖裼則仍是裼若賓祖則肉祖實肉矣裼肉祖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祖射禮惟君祖纁襦餘皆肉祖而以錐韜左臂）亦如之（玉藻狐青裘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皆用帛之證）不裼則襲（襲非別有襲衣即取裼時之左袖仍著而掩其裼衣是也玉藻弔則襲不盡飾也尸襲執玉龜襲射禮則或裼或襲又裘服若狐白裘虎裘狐裘青裘麛裘羔裘之類皆見玉藻又狐色多黃故單言狐裘則為黃色又犬羊之裘不裼庶人之服也單言羊則老羊裘也皆見玉藻）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齊必有明衣布孔曰以布爲沐浴衣也 齊必變食孔曰改常食也 居必遷坐孔曰易常處也

朱註（齊必有明衣布）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齊必變食至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齊必有明衣至遷坐）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

按何晏集解本以齊必有明衣布爲上節以齊必變食二句屬下至瓜祭必齊如也爲一節朱子以此爲一節而取上節必有寢衣二句移在明衣布下今以寢衣二句從經本文而分節從朱子

愚按明衣見士喪禮（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既夕記云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觳緇綼緆禮注幕布帷幕之布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衣之長至膝下也有裳不辟不襞積也）尸不動故不必上狹下寬也緣是緇也緇黃赤色家之飾在幅曰綼在下曰緆此襲尸之衣也 齊與襲尸異而其制可類推（江永曰生人明衣其裳當有襞積異於襲尸又他服在內者不殺而明衣有殺則異於他服而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則齊時宜有黑色之衣諸按諸侯大夫士齊皆玄冠則衣亦當玄色江說得然）曰布者孔子必用布也（請按此或孔子者或他人明衣有用帛者雖褻衣有用帛故曰必有上布以見意）此衣當浴後去浴衣乃衣之（朱子以爲浴竟著之按玉藻君適公所宿齊被居外寢沐浴事畢必沐浴也又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是浴竟仍衣布衣以晞身也士喪禮浴用巾拒用浴衣乃浴後去浴衣而衣之浴衣與明衣二物也然君以爲即衣乃浴後去浴衣而衣之說長從本正義）取義於神明故曰

明（說本毛奇齡）變食者膳則加舉（周官膳夫王膳用六牲殺牛羊豕犬雞也牛曰太牢羊豕各一曰少牢又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註曰朔月少牢日中則餕其餘舉曰三舉者加牲體至三太牢也玉藻王皮弁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日少牢朔月太牢注朔食用少牢日中則餕其餘惟朔月太牢趙商以玉藻日少牢謂膳夫一舉恐非太牢難鄭鄭云玉藻不足據諸按膳夫王膳用六牲乃以膳爲之大凡言下文日一舉實無六牲非用之明文不得以鼎十有二物之文即云其中必有一太牢也玉藻有云君無故不殺牛此亦謂之可信者則天子朔食一舉當以少牢爲斷日中及夕則餕此少牢之餘齊則朝與日中及夕皆殺牲盛饌而不餕餘所謂加舉也牛羊無故不殺而齊則有故可殺然不必三太牢也明乎此而諸侯大夫可以類推矣玉藻云諸侯朔服以食特牲三俎夕祭牢肉朔月少牢注特牲三俎特豕魚腊也左氏傳曰特牲或羊或豕也是諸侯日食或羊或豕惟朔月乃兼羊豕也而齊之加舉可推而得矣國語曰大夫舉以特牲玉藻曰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內則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膾有脯無膾以此推之則孔子日食當爲特牲特者獨也大夫當降諸侯一等或豕或犬或雞也中日不餕則日中及夕皆殺牲之證齊而變食則不餕而特殺也若以今日之齊不食肉解之則誤矣）酒則飲醴（周語云耕籍前五日王人齊宮飲醴蓋醴味薄淡與酒不同也士喪禮人子齊與齊皆無甘瓜孔子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謹此則齊非不飲特醴而不使變貌耳）葷不茹葷（玉藻注葷然及辛菜也葷文臭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食葷注葷葱薤之屬也是古人凡葷皆指菜之臭者言不以肉言也莊子人間世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數月矣可以爲齊乎孔子曰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按此即朱子所本然必須明飲醴之義耳）遷坐者不處奧（子諸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不敢當也玉藻居恆當戶而坐蓋古人堂內爲室室東南啓戶曰西南隅曰奧與戶相對居奧則對戶故曰當戶也若者家之主居皆在奧祭五祀亦迎尸而祭於此此爲一室之最尊處齊則如見其所祭者是以爲人子不主奧之義亦宜遷坐說本論語稽故）居適寢（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內則夫人齊於正寢大夫士齊於適寢蓋散齊則居外寢不蓋寢居於內則諸王有齊宮國君有路寢大夫士之正寢也大夫士居常在燕寢齊則遷正寢以釋故之言推之則亦可處正寢之奧而齊不處奧說本黃式三論語後案）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饐而餲孔曰饐餲臭味變也魚餒而肉敗不食孔曰魚敗曰餒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 不時不食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一日之中三時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沽酒市脯不食 不撤薑食孔曰撤去也齊禁薰物薑辛而不薰故不去也

按古以齊必變食二句合此節爲一節謂皆齊之事故孔注云然 不多食孔曰不過飽也 祭於公不宿肉周生烈曰助祭於公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也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 食不語寢不言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鄭曰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朱註（食不厭至不撤薑食）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能養人膾麤能害人

不厭者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至不時不食）饐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至不食）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肉雖多至不及亂）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適可而止無貪心也（祭於公至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雖疏食至必齊如也）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薄物必祭（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食不至齊如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

按何晏集解本自七齊必變食至此爲一節朱子以變食二句屬上節今從朱子

愚按食者六穀之屬（周官膳夫王食用六穀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注曰云白黍黃粱者黍爲白黍粱爲黃粱也熟而穫之曰稰生穫之曰穛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諸按周官內則所記皆以食之大凡言蓋言食則用黍稷稻粱麥苽之屬耳非天子每日必備六穀諸侯每日必備稻稷黃白黍粱也亦非諸侯遂不食麥與苽也）精對麤糲言之（說文精擇也非子注精米曰糲又說文糲一斛舂九斗曰鑿即名糲一斛舂八斗曰糳非也）膾者細切肉脾之屬（少儀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內則曰肉腥細者爲膾又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又內則少儀注云聶而切之謂之膾者膾也鬼爲宛脾皆聶而不切聶爲其爲牒者切之而聶者又爲膾以柔之）細對軒大言之（內則注軒大片切者曰軒）厭如左氏傳屬厭之厭饜也飽足也（毛奇齡曰說文云飽也足也左氏傳屬厭而已言小人之腹止知飽足也杜注云屬足也厭以尸主二食頓之辭但與饜字通用集韻類本引此經皆作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以爲賢者是也然此二句厭字不宜作饜惡解故文彤曰史記游俠傳欲衣食不厭平原君傳爲衣不完糲食不厭周興嗣千字文饑厭糟糠）不厭者不求精細而屬厭也（謹按毛氏襲氏之說較朱註義長然實本於張栻張栻曰厭常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而後厭也正義申之曰周語不可厭也韋注厭足也晉語民志無厭韋注厭極也夫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又以士恥惡衣惡食爲不足與議故不求精細而厭飫之也此說較圓足故從之）饐者飯傷熱溼偶則敗矣（爾雅釋器食饐謂之餲郭注饐飯臭也孫炎注饐飯餲臭也雅字林餲臭也字林饐飯傷熱溼也蓋飯傷溼熱則臭味變洪曰饐餲臭也字林饐飯傷熱溼也偶食敗也饐與餲爲淺深之異清按字林之解較明晰凡敗則味未有不變者足以實之）魚爛自內發故曰餒（說文餒飢也從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餒內則魚曰作之正義引爾雅云作者動搖之義其鮮餒者十九年公羊傳梁亡魚爛而亡也何休注魚爛從內發故也餒古）

（人餒曰餒內氣也故魚爛亦稱餒清按此解餒字於義較得又論語釋文引字書作餧廣雅釋詁餧敗也釋器餧臭也）敗者肉毀而臭腐也（說文毀也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郭注曰臭腐也）色惡臭惡色臭失其正也（色惡江永曰如米之將朽者則色變也臭惡江永曰肉經內得腥臊臊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廇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內則注酒朽木臭也凡此皆臭之惡也清按江氏皆以生物言之然色臭二字所包者廣舉凡一切肉脫蔬穀菜果水漿之類無論生熟皆有色臭其惡者皆不可食）失飪（飪說文大熟也易鼎卦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家易木火互有乾兌乾金兌澤澤者水也爨以木火是鼎亨飪之象鼎上從目下從爿爿古文象析木以炊卦從上離下巽巽木也離火也爲日烹飪者用火燒水鼎在其中所以取互乾兌者鼎金器水在器中四行相濟稱之飪飪之言熟也徐楷曰飪失之者或過或不及是謂偏勝偏勝者傷人不食之說本說文繫傳）治之失其節也（爾雅釋器米者謂之檗郭注謂煮米者即今之糜飯也中有米不熟也按糜飯過熟而相粘著也檗飯半生半熟者也此食之失飪也江永曰肉過熟之渝爛半熟半腥者謂之饐祭祀肉法上古燔法中古熟之爲豐進後世之食者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此肉之失飪也清按前說之近而不是亦不可以爲徒）不時者失四時之宜（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又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之類凡不當用而用即失其時說參毛奇齡稽求篇）（春宜羔豚膳膏香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又如內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獻人獻龜魚蜃多獻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之類）無朝夕之節（清按內則孺子食無時則偶成人以上食必有時可知矣禮天子日一舉齊則三舉玉藻日中而餕夕祭牢肉於天子諸侯文義在見是天子諸侯皆三食也白虎通云天子四食平旦食晝食脯食暮食不足據者大夫則二食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曰夕曰旭旭旦之食也春秋左氏傳於桑野是謂盛食孟子以爲朝夕日中時殆亦大略言之耳）及穀畜蔬果之非時者皆是也（清按今人嘗新於稻黍之將熟未熟者則舂而炊之矣於蔬果則爭取初出者市之不問其有此菜之本味與否此穀與蔬之不時也果則如春秋之十月梅李實囿處不時即在樹未熟者亦不時畜則如魚鱉鳥獸之類方當胎卵亦不）

宜殺此果與畜之不時也毛奇齡駁朱子殺果之說亦未之思矣）此數者皆足傷人（陳鱣說敗色惡臭惡失飪不時皆足傷人者也）故不食（江永曰此皆未發形見微示其意而嗜食者自不敢不慎矣按此數頗得聖人氣象）割肆解也（周官內饔注又爾雅釋言殺也）正如周官正牲體之正（周禮諸子職大祭祀正六牲之體釋曰移鼎入陳一人出牲於鼎一人舉牲體載之於俎其解析牲體各有正數諸子之職正其牲體之數）古人賓祭解牲載俎有定制則燕食宜亦有之（凌廷堪曰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此者賓脊主肩皆不正毛奇齡曰周禮內饔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少牢饋食禮羊豕皆升右胖肩臂臑膊胳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凡十一體羊豕腸胃皆實於一鼎豕不用腸胃然則升左胖升肺及豕用腸胃又若殽者殺之類皆非正禮即不正也清按少牢禮佐食云舌截於頎而俎心舌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截於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截於肵橫之肵敬也取義於皆以名俎也安平也平割心之下以使截也午割使可絕也勿沒勿割絕而分散也蓋心與舌皆上下割之而不使絕心則立陳於俎內末在上故必割其下之本使平以便載舌則橫於肵俎而已然則心不安下即不正也此與朱註殆相近心舌皆午割其本末則以心舌之正體爲言可知此又正之義也佐食又云肩臂臑膊胳在兩端脊脅肺在中然則陳俎素上下之序亦不正也又有司徹云俎羊豕皆左胖蓋佐食乃用牲左體也則載上端膊胳在下端脊脅肺在中然則陳俎素上下之序亦不正也）

祭以左體而俎以右體亦不正也蓋食之割雖無可考然大略亦不外此）牲體之割不正則非禮而不食（清按以心不安下心舌皆午割其本末言之於制之義固有取矣若賓主之分肩臂祭祀之分左體右體俎牲之有兩端上下則皆以陳俎而云割蓋以古者移鼎入陳一人出牲一人解牲體載俎是陳俎時正割時也故割不正當兼數者言之）醬醯醢鹽梅之屬（說文云醯酸也醢肉醬也周官醢人注醢者也醯酸也清按醢人以和齊也醯肉醬也周官膳夫注醯醢也江永曰醢醬梅之屬古人殺食以之與穀和調）或以烹飪（內則云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注濡謂烹之以汁和也蓼則包之苦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雜魚實蓼則加雞也實蓼以魚子爲醬也醢醬肉醬也江永謂此皆烹飪之事不得以此節謂按此實謂之典據不得以上有失飪而不引也）或以配食（內則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牛炙注爲腊字節）

當列牛炙牛肉也此四物爲四豆共列一行又曰醢牛胾醢牛膾注牛胾切牛肉也牛膾細切牛肉爲膾也此四物爲四豆列第二行又曰羊炙羊胾醢豕炙注此四豆列第三行又曰豕胾芥醬魚膾注此四物列第四行以上十六豆乃公食下大夫之禮又曰雉兔鶉鴽注食上大夫加此四物列第五行又記人君燕食云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注蝸蝸牛也與菰雉配脯羹析乾肉爲羹也與麥雞配稌析稌米以飯也與犬兔配又曰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注剛肉使乾捶之而加薑桂曰腶脩蚳蟻子也以配之食脯羹兔以兔醢配麋膚之大者曰切肉也以魚醢配魚膾則芥醬配麋腥生肉也以醢醬配諸菹也桃梅之甫以卵鹽配大鹽形似鳥卵故名卵鹽按大夫以特牲又有膾醬膾有膾無膾則常食不必備物而或缺或偏於乾濡或失則醬各有宜也 **不得則不備而不食** 江永曰如當用醯而設醢當用醢而設醯或醯醢皆不設之類皆不得其醬也按京飪之失醬亦同 **食氣六穀之氣也** 正義曰氣猶性也剛肉爲膾以五氣養之方氣者方穀之氣也說文引作不使勝食既小食也中庸既稟稱事注既讀爲餼則氣與餼通古字通用按此可備一說 **量受酒之量也** 錢坫曰古者酒皆以量名故鄉注禮書酒受三升四升又史記淳于髡曰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升斗石皆量也此以喻人受酒之數無量不及亂飲爲云不爲酒困也 **以聘禮設飧** 以聘禮致館設飧言之肉不過七牢五牢而門外之米三十車禾三十車則肉少而飯多明矣 **公食大夫禮通之** 胡培翬曰以公食大夫禮考之初設正饌次設加饌正饌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腊俎腸胃俎膚俎醯醢繼以加饌有牛臐牛炙牛胾牛鮨羊臐羊炙羊胾豕臐豕炙豕胾魚膾則其爲肉也多矣然黍稷六簋庶羞夫設之稻粱一簋公親設之賓初食稻粱三飯即止卒食黍稷不以醬湆是不勝食氣也 **則常日之肉不勝食可知** 凡人有絕不食肉者亦有全羊不飽者夷狄之人以肉爲稃華夏之人所嗜亦有肥瘠之異此聖人一肉之微記者所必記也 **以燕禮通之** 胡培翬曰致燕禮賓於堂上賓席之西者兩方壺賓於堂下門西者兩圜壺初獻賓薦主人主人自酢主人獻賓二大夫媵觶於公公取媵觶酬賓此亦賓矣而獻卿獻大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脫屨升席安坐遊飲至於燭行無算爵所謂無算爵也然君曰無不醉有命徹冪則必降階下拜謝賓醉亦正其禮也賓醉執脯而出爲之奏陔則以所執脯賜鍾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不及亂乎燕禮如此常食類推 **則常日之酒不及亂**

論語稽　鄉黨稽第十　十九

亦可知 清按肉與食相較而酒則無量所以然故曰唯飲酒之多寡無常量然偶有哀樂喜怒之殊則量亦異故不爲量未此以醉爲節而不及亂疑辨錄疑之曰亂者醉所爲也欲不及亂惟不醉而後能之此文王毖酒之訓所以言無醉無亂也至若詩天子之燕諸侯曰不醉無歸此不過勸飲之意而下文即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儀鄉飲酒禮無算爵此不過表合歡之意而下文即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若醉則安見令儀與不廢朝此說甚有義理至又云人量有大小故不爲量限沒又此酒蓋專指孔子而言也 **沽酒** 周頌中曰詩無酒酤我毛傳一宿酒曰酤鄭箋酤買也以三代無沽酒者至漢乃有榷酤然酤酒爲是然致酒酤者云飲周詩說者市飲市酤酒矣漢書食貨志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黃式三曰周官酒正鄭注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必倍已以爲沽也鄭注沽猶略也蓋謂雜惡之酒也清按沽仍以爲買爲長餘備一說可也 **市脯** 黃式三曰市脯右本作肉脯有作之脯不可留也易訟肉脯馬氏肅脯乾肉之有骨之肉周禮中臣曲禮脯曰尹祭注尹者正也孔疏正自作之也邢氏疏脯或肉不自作則不知何物之肉清按周氏說足申朱註之義黃氏解市爲可備一說不必從 **不精潔故不食** 古者惟人惟其疾者得衣食肉其餘伏臘祭享乃得食之而有沽市酒脯者蓋以備民間養老需也孔子爲大夫祭以特牲固不沽市即己致仕飲膳亦宜備物非庶民比沽市恐不精潔故不食濁祭器祭祀敬於孔子朝服立于阼階禮器樂之音在堂殘祭食豆浩蛇又史嚴碑秩飫酒祥宮仰體懷稱解飫凡蓬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自以奉饗於上案食饌具云是後世之習祭先聖者猶不敢以沽市之酒肉褻陳矣 **薑味辛溫** 說文作禋潔溫之祭也 **通神明去穢惡** 本草逐風濕去臭氣通神明 **故他祭物皆徹** 玉藻注常辛辛之類也按說文禮玉藻注薑之類皆辛物也 **獨不徹** 姚鼐曰古者有侯食之禮天子有朝食有五右達五諸侯於房中五大夫于閣三士于坫大夫七十而有閣孔子爲士故大夫而未七十則閣無七十只得用坫凡食果與食則徹醴饌來則不徹而庭以備時食而以從食者也士坫但稷後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請退可也故不徹薑者禮也爲常物也孔子曰吾嘗之矣祭祀之禮不背常之禮則所以度禮儀而已清按此句不從一字確有禮據可從 **不徹則疑必多食故復記之曰不多食** 說文亦不當牲令人嗜辛辣惟此最爲無品故孔子每食不徹可常食而不可多耳姚鼐曰嫌常度中食字狀以不多食牲與牲說不多食與上文不聯則說非與聖人不以於食何待記而後明

乎閔若璩曰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泛及耶說皆可從 **見聖人無所嗜也** 本非必謂聖人即無所嗜特以見孔子本不嗜茲不過以其較甚故之雖爲酒故不撤耳昔文王嗜昌蒲不失爲聖曾皙嗜羊棗不失爲賢又如屈到嗜芰亦皆嗜所 **助祭於公**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史記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吾猶可止本篇入太廟皆祭公之證 **或受胙** 左氏昭十六年傳晉韓大夫祭有受脤歸脤穀梁定十四年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膰祭肉之名受賜者受君所賜之祭肉孟子所謂燔肉不至左氏僖九年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宰孔賜齊侯胙皆指此清按書 **或歸俎** 歸俎者大夫士以俎助君之祭祭畢則自徹之曲禮曰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是也曲禮則從亦在其中歸俎是以爲士乃自徹大夫則君使人歸其俎陳澔曰凡賜不特士蓋大夫亦自徹俎徹畢則君使人歸之 **皆在繹而賓尸之後其肉或已三日故不再經宿** 劉寶楠曰凡殺牲皆於祭之日旦明行事中日又祭謂之繹祭祭畢乃頒所賜使及歸者所助之俎則皆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繹後多祭繹後頒胙可也夏祭則似宜當日頒然不宿爲則一也又助祭於公亦祭路之遠邇若遇者肉自不宿若道遠或因事頒胙遲延則肉不可食此當受而未之 **家之祭肉** 祭法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又曰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士則考廟王考廟及門行而已家廟爲內祭族厲門行爲外祭 **亦賓尸後而頒胙故以三日爲節** 家之祭肉以適子孫及執事者又以饋朋友若遇祭禮是長亂宗之餘而棄之爲不敬也三日之節亦因次日行歸胙俎及繹祭諸事故也然亦就多祭言之若夏日又不可泥祭畢頒胙可也禮中生祭與奠於曲伏禮正於公家宮中六日而後獻則歸胙之法不特特祭頒於卑幼則祭畢幼亦可歸胙於待長以事鬼神之道與人殊也 **非公胙急而家胙緩也** 公祭家祭其頒胙之期大約相同公胙之不宿正恐出三日而不可食耳豈有緩急於其間哉曰出三日不食之者言出三日則人人皆不食非專指孔子也 **食寢非言語時** 言語字分言之則別合言之則通 **故不語不言** 今人於一飯之頃聚談不休不知當食而語則口舌並用不特傷氣且有吐飯不咽忽遇促之狀而祝哽祝噎又意中事也若父命呼食在口則吐禮賢才而一飯三吐哺禮食之會有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又有合語乞言之禮則行禮時語食時仍不語也

論語稽　鄉黨稽第十　二十

倘爲尋常論難之語則食畢而緩以語之可矣又凡人於寢時每所有言如考槃詩寤寐言是也然寢主於靜當清心寧欲假息在牀非出言之時故不當言以言須沐默心視心視則反之言推之寢則心歇不宜有言可知矣 **疏食蔬飯也** 雜記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蔬食不足祭也按此言蔬食不足祭非謂蔬食不可祭也 **菜羹以菜爲羹也** 羹有用肉用菜之分凡肉汁和以菜謂之羹不和菜者爲大羹又見內則者有雉犬雞兔之羹皆和以蓼者米屑也此皆肉爲之者也呂覽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又內則有芼羹及蘋藻蓼蔬之類則皆菜羹與蔬食相儷也但謂藜藿之類耳 **瓜即曲禮副瓜之瓜** 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此果實之瓜非殼實之瓜若殼實則菜羹足以括之矣清按朱子從魯論注作必其意蓋謂以爲殼實之瓜而謂菜羹足以括之耳然殼食則或全而切之或片而切之其爲瓜屬中爲瓜無可辨矣攷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是果實之瓜亦祭不得謂飲食由人工而成則祭瓜果天生而不祭也然毛奇齡以瓜祭爲祭名則又非是玩玉藻之文蓋謂瓜則祭其上環上環者近蒂處也食其中食瓜之中也棄其所操手所操之處也祭與食與棄相對成文非以瓜祭爲句也 **祭者** 清按祭字統上疏食菜羹瓜三者而言也 **古人將食先以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湆之間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 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周官大祝辨九祭命祭衍祭炮祭周祭振祭擩祭絕祭繚祭共祭鄭注謂皆祭食之禮命者玉藻君命之祭是也衍當爲延曲禮主人延客祭是也炮者食也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閒是也周者徧也曲禮殽之序徧祭之是也振擩本同不食者擩而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擩於醢祭于豆閒少牢曰取肝擩於鹽振祭是也絕祭繚祭亦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鄉飲酒右取肝左郤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是也共者授也主祭食宰夫授祭是也清按此皆祭食之法也然食蔬者火食其祭宜也瓜既果實何必祭且祭瓜何不祭果此或以瓜爲果之瓜皆祭蓏非果實之瓜而亦祭歟 **薄物之祭亦必嚴敬聖人之誠也** 清按祭食非無非嚴之節近人時文有用此以生字曲觀者此斗之司殊未諸善

也又按玉藻唯水漿不祭□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湆不祭而祭醯漿是食於公則水漿亦祭矣

席不正不坐

朱註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按何晏集解本合下鄉人飲酒三句爲一節朱子分此爲一節今從朱子

愚按古者席有三有殯席 曲禮請席何趾檀弓曾子易簀皆殯席未安而歿詩下莞上簟皆竹席皆是綠以布者 有食席 本章正當先祭禮設薦鋪几 謹詩肆筵設席皆以食席言先設追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是也 有坐席 曲禮請席何鄉又曰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皆以坐席言 凡食亦坐故此當兼食席坐席言之 席可通稱而實有坐則唯相食席坐席矣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謹按曲禮此文鄭注云賓席之在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此禮席之在室階上而無北鄉之席者也若師弟子請業及鄉飲聚會當別有室凡室之戶多旁啓故四方皆可設席此則有北鄉之席矣 凡設席禮器云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周官司几筵云王莞筵紛純 注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紛如內則紛帨之紛純緣也 加繅席畫純 注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 加次席黼純 注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天子以祀先王以酢亦及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則設之若饗射則設皖席若喪事則漢席而追地之筵用萑黼純又書顧命設席注即桃枝席底席注即蒲席豐席孔傳爲莞席筍席注曰竹席請權命所載乃喪中從吉之禮則所謂莞簟紛者其制或當有異不必強以周禮

諸席奉合之 諸侯蒲筵則繢純加莞席紛純 此諸侯祭祀之席繢畫文也 莞筵則紛純加繅席畫純 此諸侯賓席及筵國賓 賓則設之鋪賓諸侯與己之來朝謹按司几筵凡喪事諸侯亦蒲筵萑席惟改繢純爲紛純而無役無明文 若大夫之席則公食大夫云蒲筵常 丈六尺曰常 緇布純加萑席尋 八尺曰尋 玄帛純 謹按大夫設席華而睆見檀弓食席坐席不如是也 若士之席則鄉飲酒鄉射并云蒲筵緇布純 士冠禮同謹按注家謂天子五席莞繅次蒲熊諸侯三席蒲莞繅大夫再重蒲萑在十一席蒲筵而已天子喪事之席非常用之席故不數陳氏曰書顧命四席皆言敷重大射儀曰司宮設重席設於賓左 凡席皆就設而席則重故天子一莞筵加二繅席二次席而爲五諸侯一蒲筵則加二莞而爲三一莞筵則加二繅而爲三大夫則筵席皆單爲再重士一重云云以重字之義言之陳氏說亦可然大夫之席則兩說皆同 地設之 古人無椅桌皆以席鋪地 而坐者則以尻就席謂之坐 謹按立則謂之跪 飲食誦讀則坐 孔子大夫禮當設席再重設當其位謂之正不當其位或布筵肆几闊狹失節或純與重數差謬皆謂之不正此賓客屬目之地不可苟且遷就非苟此小節也 按曲禮主人跪正席注恐不中禮則不便客坐故正之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曰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 鄭曰儺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

朱註 鄉人至出矣 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至阼階 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 鄉人飲酒至阼階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按何晏集解本鄉人飲酒三句合上席不正爲一節鄉人儺自爲一節朱子以此爲一節今從朱子

愚按鄉人者一鄉之人也杖者六十以上者也 曲禮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以鄉言故知爲六十以上者孔子五十一爲中都宰五十二爲司空爲司寇五十四攝相事不久遂行六十八乃返魯此節唯言杖者而終杖者之中更無分別疑記此在五十四以前也然六十八以後同爲杖者又當侯年長者先出亦可知 不敢先亦不過後者聖人之出有節也 鄉黨篇當故不敢先飲畢衆賓皆出不宜逗留以重煩主人故亦不過後然當時之人必有先杖者而出及逗留以重煩主人者故記此以見聖人之有節 鄉飲如鄉大夫賓賢能 周禮鄉大夫職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其賓賢能則有鄉飲酒禮其鄉射則有鄉射禮均在儀禮考鄉飲酒則鄉大夫爲主人三年一行之以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次之爲衆賓又次之其出入皆主人降迎賓介衆賓皆降復其初入門時之位以俟之拱讓而升公之禮如賓大夫之禮如介謂侯鄉飲酒禮記賓出奏陔云賓出衆賓皆出又云大夫後出也人送於門外然則諸公大夫皆後賓而出也據此則孔子未仕時若以賢能爲賓自當先出若爲衆賓則衆賓中有杖者自不敢先之若既爲士大夫而往觀禮則同觀禮有杖者亦不敢先之矣謹以爲賓與習射不序齒殆未即衆賓與觀禮之大夫而思之耳 飲國中賢者 鄉大夫禮賢重士其乎日豈無燕饗之事安得以賓賢括之 此 州長習射 地官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鄭注州者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故名鄉射謹按鄭氏此注非也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周禮有明文則謂州長習射與鄉射禮同可也不得謂其名之有所假借也今攷其禮有賓有衆賓又介其有大夫來觀禮者凡迎而設席略如鄉飲酒禮及賓出則衆賓皆出觀禮之大夫後出此節之義可以類推 黨正蜡祭飲賓 謹按地官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齒者序齒也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此即序齒之事也孔子爲士則齒於鄉里爲大夫則再命則不與鄉里齒而與父族齒及三命而後不齒禮曰仲尼與於蜡賓即此是也又檀記子貢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則蜡後而出不復知先後之序可知孔子則從之矣 族師祭酺 地官族師職春秋祭酺注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祭酺合錢飲酒也禮器其酺醵注合錢飲酒爲醵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即祭酺之事也 及冠昏祭祀與夫尋常酬酢之類皆是 謹按或謂此節主於敬老惟蜡祭爲確切之證若鄉大夫州長則主於敬賢祭酺亦非養老解云云其說非也聖人無往而不敬老豈有非食老禮而可先杖者而出乎以是推之則一鄉之中凡有往來冠昏祭祀皆有宴會皆必杖者出而後出矣攷士冠禮士昏禮皆有醴賓之文又特牲少牢饋食禮皆以祭祀而有賓主兄弟酬酢之文而尋常酬酢往來之事又可推矣 儺掌於方相氏以毆疫周禮月令作難郊特牲作裼 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鄭元曰裼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裼或爲獻或爲儺謹按郊特牲之文與鄉黨同則儺裼當爲一事然周禮月令皆曰難取義於難以卻凶邪見古夢注裼從易示取義陽氣之發也儺從人從難陰氣也陰氣而勿其難則陽氣伸矣故亦名裼鄭氏以爲彊鬼非也索氏既云儺陰又云抗陽尤屬杈矣衆攷設令儺行有節也裼道上祭也兩義亦不甚相遠 凡儺有三此當爲季冬大難 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以國言則在諸侯之下者不得儺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天子言則天子外亦不得儺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曰命有司大難則下至一鄉一邑皆可儺矣故此節當爲季冬之儺 儺者執戈揚盾武勇之象象其變也孔子朝服臨以文事也常也孔子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立阼階則儺者由西階可知阼階主也西階客也鬼神者陰陽二氣之靈也惡主氣以逐客氣所謂存室神逐疫者也 清按此合郊特牲周禮之文通而會之而禓與儺之義尤顯而易見矣 蓋精氣充積於己而有常則游魂自不得爲厲而生變是非深知鬼神之情狀者不足以語此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孔曰拜送使者敬之也 **康子饋藥** 包曰遺孔子藥也 **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孔曰未知其故故不嘗禮也

朱註 問人至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至不敢嘗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問人至不敢嘗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按何晏集解本分兩節朱子合爲一節今從朱子

愚按孔子周游列國所交皆名卿大夫如蘧瑗老聃師襄顏讎由司城貞子與夫晏嬰沈諸梁之屬皆一時賢俊其往也有饋其返也有贈皆可以意得之其異地相問 邢疏問猶遺也武億曰以物將誠曰問朱亦棟曰曲禮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鄭風雜佩以問之左傳成七年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哀十年東郭書使問弦多以琴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貢皆以物之問不出覺皆問人必以物之證也又周禮大宗伯時聘曰問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侯禮小聘曰問 如子華使齊子貢冉有至楚之類其事必多 他邦之人來問孔子者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是也 特經傳未記故不可攷耳 皇侃以問爲聘問以他邦爲鄰國之君非說不可從 再拜送者士相見當再拜今拜使者如拜所問之人 江永曰使者不答拜鄭注聘禮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按使者至他國見其人亦必先再拜致命而後以私禮見所問之人必答拜 此當時使命之通禮非孔子所獨也藥必當其疾 周官醫以五藥養其病注云藥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所贏養其不足者五藥則草木蟲石穀也 所饋未知當否故曰未達 饋遺也以物與人者曰饋贐者曰賜遍行曰饋劉寶楠曰此饋當爲丸散之類故曰未達糟維城曰藥得其當嘗者能療病不得其當嘗者亦殺人按未達者未知此藥與此疾合否不必即丸散也 拜受者禮也 禮大夫有賜拜而受之若朋友之饋則非祭肉不拜矣又按唯言拜則一拜而已 告以不敢嘗謹疾而不欺也 凡受人饋食必先嘗然後拜謝藥不敢嘗故以不嘗告之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鄭曰重人賤畜也退朝者自魯之朝來歸

朱註 廄焚至不問馬 非不愛馬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

按何晏集解本自廄焚至君祭先飯爲一節朱子以此自爲一節今從朱子

愚按廄焚事據家語爲公廄 家語子貢問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問曰是何也子曰是亦相弔之道也據此則爲國廄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據雜記 雜記曰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不言公廄家廄 及此章退朝之文爲家廄 論語偶記曰詩云自公退食又云朝廷曰退則退朝乃退至家廄焚者家廄若公廄則孔子爲馬亦不可輕安得不問 然公廄則春秋宜書 清按以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例之廄焚嘗書且當書者旣焚必作新廄又當書 今不書知當爲孔子之家廄 說本劉寶楠 廄焚則傷馬爲意中事 大夫不徒行皆有車則有馬諸侯貳車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士有貳車庶人牛車又按車一乘四馬孔子上大夫馬數不下二十匹 而傷人與否較馬爲重 馬旣多則人必不少況救焚時人數尤眾 問人不問馬過變而不失輕重馬輕人重之常也 或以傷人乎不爲句問馬爲句然乎字已是問之語氣不字蛇足矣不可從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頒賜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孔曰薦薦其先祖 **君賜生必畜之** 鄭曰發讀生爲牲今從古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鄭曰於君祭則先飯若爲君嘗食然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包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鄭曰急趨君命出行而車既駕隨之

朱註 君賜食至必畜之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至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嘗食不敢當客禮也 疾至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而引大帶於上 君命召至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隨之 君賜食至行矣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按何晏集解本君賜食至先飯合上廄焚爲一節疾至拖紳爲一節君命至行矣爲一節朱子合之今從朱子

愚按食者庶羞或鼎肉也君賜當下拜而後受 孟子稱公使子思亟問亟饋鼎肉又曰繆公亟饋子思子思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按一拜謂拜孟子與玉藻文異然國君賜大夫子所饋當不止酒肉儀聘禮致饔餼一牢饗一牢歸饔餼一牢腥二牢餼二牢可知然則不止酒肉當再拜惟酒肉則不再拜又左傳天子賜齊侯胙下拜登受則拜當在下 附 正席先嘗敬君惠也 正席以及敬嘗以領君惠言先嘗則餘當頒賜也以溥君惠 腥與胜同生肉 說文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非此義不熟之肉作胜說文曰內則注胜本肉名古作胜腥從肉星聲生肉自經典多借腥爲胜而維城曰胜從肉生聲生肉自經典多借腥字後世遂不知胜之本字讀矣 牲胖也 祭肉則右胖以薦神左胖以食人或頒臣下然其義當在祭於公不宿肉節下 此腥不必爲祭牲君之 薦薦之寢廟也 月令天子乃薦新於寢廟此可類推 生則畜之推敬君之心以愛物也 按清學牲亦或有類人時也禮大夫無故不殺犬豕況於君賜乎然則畜之待有祭祀之事而後殺可以立得之 腥生之賜 論語稽故曰天官內饔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此賜食賜好賜而生腥不見於經常主賜獻賞之賜食即所謂一牢之餼也

腥即所謂一牢二牢之腥也賜生即所謂二牢之餼也謹按聘者身仕此國而聘問鄰國與君之餼腥饔餼爲饋其賜聘禮有明文蓋待以客禮曰致曰歸不當言賜此言君賜則夫子在魯爲魯君之賜也故內則凡王之好賜肉玉藻酒肉之賜不再拜唯言肉唯言肉則腥在其中而不得以好賜專屬熟食矣伯魚之生昭公遺鯉孔子以名伯魚則是賜生矣然則腥生之賜固有可據也或曰孔子周遊列國列國之君禮饗而賜之如孟子謂君於君子以君命將之之類蓋士之失位出疆載質於國之君待之當與外客之禮有間故也然周遊列國之時則無禄不祭與本文薦之義不合故此賜仍以魯君之賜爲是 拜受當與賜食同 以孟子玉藻通之此肉也生亦肉之類也當一拜者有加焉則當再拜稽首而受

侍食之禮儀禮士相見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食然後食若有嘗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禮記玉藻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 詳略互見 士相見無君客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命食之文 正可參攷 若會而通之則侍食之禮君祭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面不命之祭是爲不客君祭而命之祭是爲客之然無論客不客其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則皆同也既曰俟則君命之食而後食宜亦同也其言若有嘗羞者則俟君食而後食此蓋謂未嘗以前有人進食嘗羞則不先飯也然經不言宰夫面言若有云云則進食嘗羞必非膳宰當是同侍食之大夫唯以嘗羞進食專指宰夫故致紛紜焉盍即若有二字而思之耶 謹說 君祭 以食少許置豆間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說見瓜祭節此無拜跪之節 先飯嘗食之義也 周禮膳夫之職王曰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又曰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玉藻云云謹按以公食大夫及燕禮致之皆無膳夫嘗食之文士相見玉藻亦無之而唯言侍食者獨嘗膳若君有進食嘗羞者云云亦未明指膳夫則是君之常膳當膳夫嘗食若有侍食者則客不客皆侍食之臣嘗食此侍食之定制不係乎膳夫之在側與否亦非不客有膳夫客之則無膳夫也侍食而禮當嘗食更非爲俎而代膳夫之職也說經家殺蒸紛如互不知此

禮侍食而君客之則命祭客者謙讓之意非如公食大夫燕禮之爲賓也 謹按公食大夫者主國之君以禮食他國大小聘之大夫也其禮公再拜揖食賓取韭菹以辯擩於醢上豆之間祭贊者取黍授賓賓又祭又取三牲之肺授賓賓興受坐祭捝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又祭飲酒於上豆之間而祭臘肺醬湆不祭宰夫進稻粱賓取粱即稻祭於醬湆間贊者取庶羞之大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公退於箱賓三飯以湆醬宰夫授觶於稻西賓坐祭及受觶後公又退於箱賓乃卒食會飯三飲云云凡言祭者八而不言君祭燕禮者君有勸勞之大夫也其禮以燕饌使宰夫爲獻主賓之則宰夫代君爲主人賓升筵左執爵右祭脯醢取肺坐絕祭又祭爵中之酒主人亦坐祭不嚌酒然後公祭如賓禮此後主人又坐祭而卒爵坐祭而飲賓賓又祭酒胾醬者皆坐祭云云凡此皆不待君命先自祭也然公食大夫則主君不同食而退於箱燕禮則君使宰爲主人皆與此節侍食之禮不同以此觀之則玉藻客之二字特謙讓之義非賓客之謂可知矣若客禮則不待君祭不待君命先自祭矣 此節不記君之命祭是君不客之也 此節說者不一朱註從鄭說以有若爲膳宰之文本無膳宰或謂鄭氏玉藻註臣禮有膳夫君祭臣不祭客禮無膳夫君命之祭而祭謂此節是宰夫設饌未舉故嘗飯加饌有故不在側則旁近之臣代膳宰食云云江永曰此君以客禮侍之故代宰夫嘗食客之則已嘗祭其不言已祭者或君未命或記者畧之若非客禮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與英曰惟孔子爲君所客故無嘗羞者無嘗羞者則君將命祭孔子遂不敢嘗故不俟君命而先飯以自同於不客之禮焉曰此不言命祭非客禮也案經繼小曰此非以客禮侍之於禮不必先飯而夫子先飯敬之至也無於禮者之禮也又云君與臣正食禮公食大夫禮是也公退於箱不共食其小小禮食則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其非禮食則不客矣式三曰公食大夫禮爲正玉藻所言爲客禮之文此節所記爲不客禮謹按諸說紛紜實未即士相見玉藻詳略互見會通之膳夫之職膳夫之文乃人君自食之禮非侍食之禮不必強爲牽合說經家必以膳夫之有無在側不在側爲之說泥於鄭注之誤也至云不以客禮則不先飯是又以若有進食嘗羞者專指宰夫且分禮經上下文爲兩橛而說之也其云公食大夫爲正禮是矣而以待外臣之禮本說爲侍食之禮矣

大夫疾君當三問 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一問之而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 先儒謂此通說君視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未必君亦得親問或使人問也 東首者居北墉下而東首使君得以居奧而視己 謹按朱注依牛有疾章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南牖下使君南面視已此說無佩未見唯漢書龔勝傳莽遣使者奉璽書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然漢人說禮不無誤恐附會則勝此舉未必即前漢之定禮不可引以證鄭也禮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牖下喪大記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牖疑當古

論語稽 鄉黨稽第十 二十五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通用是病者皆臥北牖下正義曰十一月一陽生於北氣之始生也玉藻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是平時寢無不東首者惟大殮乃易衽如將殮御衽於奧則北牖南首是也又耆老者則惟其所安如曲禮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舅姑亦請衽何趾是也以此推之則寢疾者亦當唯其所安疾時不必皆東首可知然君來視疾則必東首俟禮及喪大記皆與此節同蓋大夫有疾則居正寢寢室北牆南向西北隅啓窗取天光爲屋漏西南隅爲奧爲室中最尊處東南隅爲戶居奧則對戶當者對也故曰當戶君入室當居於奧之處蓋居奧則西向故病者東首以示面君之意說參劉寶楠毛奇齡 加朝服 喪大記及既夕記皆云徹褻衣加新衣以疾死時言也此言不徹褻衣加朝服矣又司服云士之齊服玄端又喪記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以疾者養疾者皆齊推之則疾亦服玄端矣加者加於玄端之上 拖紳 玉藻凡侍於君紳垂又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此紳之可考者也謹按紳制宜參看子張問行章帶自紳紳乃帶之垂者立而東帶則紳垂於下疾臥則紳不能下垂故拖之也 如朝君也 平時見君當朝服此時不能著衣束帶故加服拖紳以示疾不敢無禮之意 召不俟駕 說文駕馬在軛中也軛加於馬頸馬在軛中則爲駕車可知 不敢慢君命也 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鄭注曰在官者謂大夫不徒行蓋先行而御者駕車追及乃乘之而往也路門外治事之寺此言不俟駕則以在外而言又孟子公孫丑篇禮曰君命召不俟駕又萬章篇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入太廟每事問 鄭曰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朱註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也

愚按鄉黨一篇雜記聖人之事入廟在所當記非重出也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孔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孔曰不拜有通財之義也

朱註 朋友死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至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誼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 朋友死至不拜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按何晏集解本分此爲兩節朱子作一節今從朱子

愚按朋友兼師弟及故舊而言其館於夫子者夫子殯之已見檀弓 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是也 此云無所歸是並未館於夫子者而亦殯矣 如死逆旅之類 於我殯者言我任其殯事也 朋友雖人合而非天合然自鄉士相見禮以來或於朝爲同寮或於鄉爲賓事生時既備賓主之儀死無所歸而棄之非人情且薄俗也 殯 說文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故從賓士喪禮註棺在肆中斂尸爲所謂殯也 當就其所在而殯之 謹按以情理論館於夫子者當就所館之室而殯之不必殯於西階也若死於他所而無歸則當就其死所而殯之不必迎柩入己家也觀檀弓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其由賜也來見我者吾哭諸賜氏無非酌乎情理之當而已 饋遺之物不一而重莫重於車馬 正義曰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效馬效羊者右牽之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是朋友饋遺有車馬也 車馬猶不拜則輕者不拜可知祭肉之拜朱註已明然不特尊祭可饋卑幼即卑幼之祭亦可饋尊長 如顏淵之喪饋祥肉是也 其拜受之禮於卑

論語稽 鄉黨稽第十 二十六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幼之祭必有異（謂特以殊度之祭非幼之肉當不拜）此節蓋據常禮言之耳

寢不尸包曰不偃臥四體布展手足如死人也居不容孔曰為室家之敬難久也見齊衰者雖狎必變孔曰狎者素相親狎也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周生烈曰褻謂數相見也必當以貌禮也鄭曰狎讀昇為褻（按鄭本褻作昇今從古）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孔曰凶服者送死之衣物也負版持邦國圖籍者也鄭曰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有盛饌必變色而作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迅雷風烈必變鄭曰敬天之怒也風疾雷為烈

朱註（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臥似死人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見齊衰者至以貌）貌禮貌（凶服至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式凶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為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有盛饌至而作）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敬天之怒曲禮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寢不尸至必變）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按何晏集解本分兩節朱子合為一節今從朱子）

愚按尸者坐如尸之尸（凡死人之屍當作屍且死人當仰臥不當側臥註假死人非也古人祭則有尸尸字訓當訓主孫為祖尸以人當神欲神依以為主也凡家文從尸之字皆不作死人解惟殿經多作尸乃寫尸之取其便耳）尸主於敬（其四體必平直矜持）寢必側體左右互為屈伸以息其體如尸則臥必不安故不尸容者居則設張容負依（依與扆通）而坐（二語見荀子正論篇楊倞註容如小曲屏風又爾雅容謂之防郭璞注亦謂如小曲屏風據近人以陸本及聞成石經容作客謂如賓客之客此改容經文不可從）倚之器也容之義乃取容儀以為器名（倘不指器而泛謂容儀則申申夭夭者獨非容乎）古者天子設斧扆在路寢門外朝則負而立士大夫設依於室外堂內北當戶牖之間儀禮記佐食所謂出戶負依南面是也有事則張容私居不張容取其安也（寢居相對成文如君子居恒當戶寢恒東首之類）齊衰（五服之第二此齊衰當兼劳服若己有大喪則下文凶服者是已今但云齊衰則一為齊衰杖期一為齊衰不杖期一為齊衰三月皆其親也若父在為母亦是服於父故凡此皆謂之與凶事也）

論語稽　鄉黨稽第十　二十七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冕（大夫助祭於公）瞽（樂工或值盲人瞽歌者人助祭或行鄉射禮之事）說見子罕篇彼言少此言狎褻（褻謂數見為長且冕乃大夫助祭者非私所得見也）義足相參皆人所易忽者也曰必變見哀之在心曰以貌見敬之在事凶服者（凶服孔註皇疏以送死之衣物言正義謂如明器之屬明衣裳曰縫玉曰含貨財曰賻之類按經文有者字則明指服此之人則註疏誤也）柩車在途斬衰執紼之孝子也（古者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國有大事猶當貸之非執紼則凶服無由在路）負版者（鄭公實以喪服有負版謂此當依喪服傳負廣出於適寸注負在背上以一方布著於衣背縗下垂放之以在背故謂之負又曰負版適及闕中合廣六寸此又旁適外各一寸前後衣有適按上文齊衰凶服二句已言喪服矣若負版又指喪服不嫌複乎至負版之說改置面書負上雖再必變色必貌一例逐之不足辨也）持邦國圖籍者也（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都鄙及其郊野男女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詔司寇於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此民數之版也冀式三曰大宰掌舉七之禁司士掌群臣之版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士大夫及庶士之侍御者有版不獨民數之重矣）或哀之或重之故式（貢式三曰攷工記輿人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是謂二在後之式高三尺三寸較高五尺五寸人長八尺小爾雅憑式是謂軾式左右曲向後謂之輢在前可以憑者為式左手右人可憑左手者亦為式見江氏謂致對持謂欲木非也宜作曲木櫛維城曰平常乘車則憑較詩所謂猗重較兮也若有所敬則俯手憑下式而視得鄭抑故云式視馬尾也式之象如此）有盛饌者禮有加也（如春秋僖公宴有昌歜白黑形鹽又鄭饗趙孟具五獻之籩豆又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皆加等故曰盛饌非空言也）變色而作謂立而與辭不敢當此禮也（此正由主人之過禮過禮則失禮矣而註乃謂敬主人之親饋非經文意相反矣且禮經不辭敬尤屬嫌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坊記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記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辭曰疏食不足祭吾飧作辭曰疏食不敢以傷吾子玉藻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注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然則敬不敬視禮之當不當不以盛饌也此變色而作其義當如管仲辭上卿之禮鄒至聞燕室金奏驚而走出之類）迅雷風烈必變註謂敬天之怒是也（書金縢有王與大夫盡弁之禮既弁則服亦當皮弁服或有不僅衣服冠而坐者且或在廟或趨朝宜以時事與天變之久暫為權而衣冠俱整或如曾子問之記日食及君之太廟火之類而稱服歟）

升車必正立執綏周生烈曰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也車中不內顧包曰輿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今從古（魯論內上無不字鄭本有以曲禮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之義宜從鄭本）不疾言不親指

朱註（升車至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車中至親指）三者皆失容且惑人（升車至親指）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愚按升車自後由左上（正義曰升登也古人升車皆自後又曲禮云僕展軨效駕由右上僕由右則乘車者由左可知）綏所執以升下者也正立而執之以升舉人之謹於微也（毛奇齡曰天下無升車而可云立者夢足以答陟立於何時此立蓋升車後車上之立古人乘車皆立車上惟婦人老者乃坐曲禮婦人不立乘則制后妃乘安車大夫老者亦如之是也然古人登車下車無自挈綏之理惟貳綏散綏繫於車而僕其末僕自挈登若良綏則臣授君僕授主夫授妻令而升即之已耳何所庸執此當是升車下車時受綏而執之以為安云云按毛氏說甚）

論語稽　鄉黨稽第十　二十八

振華印書館刊印　附公論新報館內

車上執以綏馬者曰轡曰綏自御自執之有僕僕執之若兩人并執則心手各不相應馬難適從若另設一綏繫車上以爲安則車上有較有式皆可依憑何必此綏且綏之爲物屢見禮經不得悉指爲致少儀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是綏爲升時用不在車上明也又曰僕執君之乘車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明明執綏而升也非綏貳綏散綏僕者方時所執則良綏正綏其授之若與主亦必轉之以升矣執者手把之也毛氏何所據而見車上爲執升中時不可云執耶立者未升車時僕授綏則正立而執之以升一則動必以正一則防有傾躍也綏爲升下時所執禮有明文何紛紛之有又按曲禮及官誤僕于升車履乘右尸乘以几注皆者慣也大夫士所履無可效當嫌履地而升又曲禮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內顧疾言親指 曲禮車上不廣欬不妄指此大同小異 非惟惑人亦恐御者惑之心不在馬或致傾覆也

色斯舉矣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 翔而後集 周生烈曰迴翔審觀而後下止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鄭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梁粟也 清按潘維城曰案周生烈通天論有梁之緩又通評處實論有梁之疾王伍注並云梁梁也皆鄭注之證蓋古通用也 何曰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供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

朱註 色斯至後集 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至而作 邢氏曰梁橋也 說文梁水橋也山梁謂山澗中橋以通行人 時哉言雉之飲啄得時 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 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愚按如後兩說共字當爲拱執之義 呂氏春秋子路揜雉而復釋之義即訓執取之義 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

愚按說文無嗅字故致諸說紛紜何說未合 共訓具食嗅訓孔子三嗅其氣而起細味經文語氣外不類且於色斯二句意亦不貫 晁說不足據 錢大昕曰孟蜀石經三嗅不誤無戛字毛奇齡曰石經謬誤甚多非皆未有作戛者 劉說亦改竄經文 爾雅釋獸曰豕人曰齂魚曰須鳥曰狊皆氣動之意而竄狊爲鳥之張兩翅狊然擧動也說文狊從目從犬訓犬視亦無張兩之意毛奇齡曰張翅非擧翅一張而已焉得有三 清按凡鳥將飛翅必先作勢其翅作張欲飛故云三三之字蓋見曾子三省章然此說須改寫經文未爲確訓也 皆非確訓 又毛奇齡據梁鉶釋文云嗅字當作狊狊字當五狄反訓張翅也以爲或少一點或多一畫實即此字誰能曉得其訓也 清按此說頗近理惜引證耳至與澄劉三嗅爲三歎則愈遠矣 共之者拱其手而向之也嗅從口從臭以口就嗅也 說文齅以鼻就臭也臭從口則嗅從鼻之義 三之爲言屢也 清按說見曾子三省章 言孔子見山梁雌雉歎其物之得時子路聞夫子之言因共手向之而雉疑爲搏取 論語後錄曰子路以夫子歎雉而肅然改容拱手上共而向視之雉疑之三振翅而起 清按其說最長惟振翅可不必從 欲起飛去將起時頸屢伸動其狀如嗅故曰三嗅而作 清按凡鳥或行或動頸皆伸動正如嗅狀不必果有臭而嗅之也 此其幾適與色斯擧矣翔而後集之言合二句蓋古成語而記者引爲先經起例之文也 說本陳彝 鄉黨一篇記孔子起居言動

衣服飲食之節皆聖之時而已故篇末記時哉一言以見意 古人著書體例每於篇末一唱三歎以見著作之意堯曰一篇以終論語二十篇之意由堯舜至於湯一章以終孟子七篇之意則此一節蓋以終鄉黨一章之意

論語稽　鄉黨稽第十終

後學武進般鈺約斗南
後學衡陽王汝玉子珩
男　應勳　紀三
校字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濤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家中文軒 金堉于漸遠吉宜參校

先進稽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何曰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皇疏 先進謂五帝以上後進謂三王以還時澆則禮樂損時淳則禮樂益以益觀損爲野人以損觀益爲君子 鄭曰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包曰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朱註子曰至君子也 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程子曰先進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爲野人後進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 如用之至先進 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愚按先進謂武王周公之時後進謂春秋之世 稽按鄭氏注先進後進謂學也野人粗略也正義謂此注文不備莫由知其義皇疏以五帝以上爲先進三王以還爲後進江永纂朱謂殷以前爲先進三王以還爲後進殷輅韶舞即從先進之證不知夏殷之禮杞宋無徵況上古乎周監二代其文稱備孔子所從者在周監者殷輅韶舞則周王者禮樂兼取四代意也孰爲從古之證抑豈其然耶詩以夏時爲先進定哀爲後進不知惠則諸郊閔僖附睹襄昭以前更爲樸質沿維難謂以後僭越禮樂不得爲君子君子當指周初君之流弊已久非文質彬彬之君子所能教夫子欲矯其弊故從先進然辭語紀文語殊不類論語近何謂進爲及門先進如子路諸人志在救亂後進如子游子游諸人志在致太平正義則謂進者仕進用者用其人野人者凡民未有爵位之稱君子者卿大夫之稱言古今仕進之士皆行禮樂而古者選舉皆本於今則世祿云云此二說審之本經語氣亦似未合 春秋吞併以禮樂之重且大者爲觀美 稽按如舞以禘樂享賓兩君相見賓出奏肆夏地案奏金宋享晉侯用桑林舞爲常武子賦湛露形弓皆爲僭叔奏文王肆夏之類 名物度數因仍加減 稽按如天子下堂而見諸侯至夷三桓之堂則舞八佾以雍徹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大夫臺門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晏平仲豚肩不掩豆以朝之類則又以移肆而僭矣 相習既久自以爲文而鄙前輩之樸乃有野人君子之言 稽按此二句爲時人之言最合口吻後世如劉宋張敷時以爲見說時人亦子孫而少常假之乃以爲可今翁未見遞爾亦其例也 夫子從先進則稽之方策所布以反求先王制作之精意而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鄭曰言弟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

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此謂及門爲及仕進之門據朱安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朱註子曰至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至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並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按何公集解本分兩章朱子合爲一章今從朱子

愚按陳蔡之厄在哀四年庚戌孔子時年六十一 攷證見首世家稽 顏淵三十一 少孔子三十歲 稽按顏子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仁博文約禮欲罷不能皆德行證也 閔子騫四十六 少孔子十五歲 稽按閔子諫父出後母母悔悟人稱其孝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爲費宰長府之作一言而中皆德行證也 冉伯牛五十四 少孔子七歲見家語志稽按伯牛事不多見觀斯人斯疾一語夫子惜之深則其德行可知矣 仲弓三十二 少孔子二十九歲 稽按仲弓居敬行簡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之語即能行其德可知矣 宰我之年無攷 史記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滅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此事唯闞止字子我爲陳恒所殺當是字同而誤然呂覽說苑亦有宰我死齊事與左傳闞止事略同闞止中日左傳哀五年齊公子陽生奔魯六年陽生反爲君是爲悼公闞止有寵及即位使爲政十四年陳恒殺子我而弒簡公史記又有子我之言曰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則宰予哀六年實從孔子在楚其與于也審矣之子我明二人矣稽按問說悔是又攷宰我因哀公問社而以使民戰栗對因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甘受所責皆以期己可矣問皆能言之證至其書寢夫子以朽木糞土責之行深示責備則孰其言不逮行也 子貢三十 少孔子三十一歲 稽按孔子於定十三年去魯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以爲二君不度皆有死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是能言之一證子貢之出從孔子當在十五年春夏間矣觀其欲知夫子之爲衞君則以夷齊問欲決夫子之出處則以美玉問他如日月喻之喻皆其善於措辭之證也至謂其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家語之辭詞不足據矣 冉有三十二 少孔子二十九歲 稽按觀康子召冉求歸魯注疏家據以觀經以爲此十人者非盡從陳蔡之證與上二句分屬章不知夫子之刺實在此後而先以子夏申以冉有蓋在魯經與此吻合則冉有與陳蔡之厄無疑而歸魯當在自楚反衞後也說見世家稽 季路五十二 少孔子九歲稽按子路千乘之國可使治賦爲政三年使民有勇知方有社稷民人不必以讀書爲學夫子正名直以爲迂蓋其人勇於任事故視天下事若無所難者 子游十六 少孔子四十五歲今家語作少孔子三十五歲則此時二十六歲矣稽按魏華父攷之謂弓以爲子游嘗與禮器之時人以觀子游如出觀之歎有進無退主人小斂出者襲裘帶絰死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喪欲速貧爲南宮敬叔言之以及陶詠猶無諸節凡十四事皆以子游一言而決然則子游以習禮列於文學蓋三代典章之道賴子游而存矣云云其說極是又按子游與人年亦十六當是初從孔子者 子夏十七 少孔子四十四歲按徐防有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蓋子夏詩有序書有說易有傳禮有喪服有傳樂記有魏文侯問樂事鄭氏元又以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唯春秋之作不贊一辭而夫子則曰屬商其後公羊穀梁皆其弟子蓋文章可得而聞子夏寔不傳之文章傳而性道亦傳其功大矣 諸子之從史記有顏淵子貢子路問答語 見世家稽按誠曰太史公言孔子厄陳蔡唯三子從餘皆不在稽按史記言三子之言非謂三子之外遂無一人從也據氏說 又弟子傳有子張問行語 稽按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云云 其餘若子游子夏冉有先後

之利子游能言之類當時必從夫子矣子夏冉有宰我皆從之荊則陳蔡之阨宜與之矣又從夫子出游者有顏刻子路巫馬期等未知與陳蔡之阨否又孔子六十六歲并官夫人卒而鯉子有伯魚之卒死期而禮哭事孔子六十七歲在衛是伯魚從在衛也特兩此未知從遊否皆從忍難今則散離何十人非從陳蔡者則曾子有子大賢子華漆雕開公冶長原思澹臺滅明諸人亦賢者且子木受易子開習書謨悲學詩曾子習孝經皆傳經弟子也何皆不一及故孔子思之記者記此十人蓋後經以終事之例也謹按孟子言冉伯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史記弟子列傳宰予利口辯辭子貢利口巧辭孟武伯問仁季康子問從政季子然問大臣皆由求並列孔子傳春秋游夏不贊一辭凡此者諸子連類並稱之證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孔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己也

朱註子曰至不說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愚按顏子天資與學力交至譬如向陽草木感含生意一交春令勃然茁壯其妙至於渾忘天工之長養而莫可名言者下此諸人則不免人力之耘耔耕耨矣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曰謹按陳羣字長文潁川人魏司空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朱註子曰至之言胡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愚按閔子騫之孝古書所紀略同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閔子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後母曰吾乃以娶女乃爲吾子今女欺我去毋留閔子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閔里志孔庭記則云閔子後母以蘆花衣之父欲遣母閔子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聞之遂成慈母太平御覽引孝子傳云閔損早失母後母遇之酷衣皆稿枲喬單其子綿纊其父使損御冬寒失轡詩之默然視衣乃知其故將欲遣妻損諫曰大人有一寒子猶尚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公羊宣元年閔子要絰服事而致仕家語三年喪畢而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按毛傳文與檀弓子夏除喪而見章正同未知孰是孝哉閔子騫五字蓋時人之言謹按漢閔未定稿謂夫子作春秋書字者十二書其字也然論語於弟子無稱字者蓋是直述時人之言蓋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而時人亦因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閔褒中引方文翰曰孔子稱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孔子曰天下無行仕於家臣惟季次未嘗仕季次者公晳哀之字也又曰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皆稱字之證然終論無此例不當據子史以亂經也亦即其父母昆弟之言謹按闕里志孔庭記及說苑所載閔子騫事則當日內外皆稱其孝可知人不間句則夫子表章之意不間者父母

昆弟謹按爾雅釋親云昆兄也說文作䍐今作昆鄭說明也式三以爲昆謂同言同父者也禮喪服經傳與記凡曰昆弟皆指同父者也凡曰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其大功小功緦麻有稱昆弟者曰從父昆弟從祖昆弟族昆弟則之也爾雅釋親之稱爲兄弟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蓋古人於族之疏者與異姓者亦曰兄弟若從母則加親而稱昆弟於異姓以昆爲同之變文也猶兄弟姊妹異稱而女兄女弟有通稱之類也稱其孝人亦稱之而不非間也錢大昕曰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注引此云間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昆弟人無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錢坫謂此即舜之克諧烝烝乂不格姦毛奇齡引韓詩外傳謂閔子父欲出其後母而閔子留之其於父母昆弟間恐不無物議今乃人不間言所以爲孝又引禹吾無間然句爲證武式三亦謂不爲無稍按此皆即陳羣說而申之者於理雖通然如此解則孝哉閔子騫句當作夫子之言不字改作無方合口吻今依舊論既無稱弟子字之例而不與無明明有別又不可改從經文似當從朱註而參以漢閔之說爲當又元倉子順道篇閔子聞孝於仲尼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雖作無間然亦不當據以改經

此蓋夫子觀聽既久而反覆詠歎之辭

南容三復白圭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朱註南容至妻之白圭詩大雅抑之篇衞武公作抑詩以爲己戒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三之字義見曾子三省章事見家語弟子行篇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蓋深有意於謹言也

愚按南容非敬叔辨見公冶篇然其爲孟氏之族嘗爲大夫則可信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其行難飭其言尤多不謹南容謙畏謙抑不特通經致用更能身體力行此相攸之所以有取與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皇疏繆播曰不應生而生爲幸不應死而死爲不幸侃謂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說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一云哀公君之尊故須具答康子臣爲卑故略相酬

朱註季康子至則亡范氏曰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愚按哀公康子問同而孔子之答不同不但君臣之分也哀公有爲之君得賢可以自輔說見雍也篇哀公章故以顏子之學詳告之康子權臣其延攬賢才蓋欲爲強私弱公之助且季氏嘗用冉有季路矣又欲用閔子騫高柴矣而卒無可匡救故夫子只惜顏子之死而更無餘辭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孔曰顏路顏淵之父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爲大夫　濟按孔子五十一爲大夫顏淵少三十歲則二十一歲至孔子去魯亦僅二十五歲又從孔子畏於匡阨於陳蔡至於楚返魯而死年在四十左右孔子時已致仕矣安國乃云時爲大夫時當爲昔字之誤當從朱註又顏子死年致爲見哀公問弟子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之辭也

朱註顏路淵之父路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買椁也　子曰至行也　鯉先孔子卒言鯉才雖不及顏淵然己與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已致仕倘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詞

愚按鯉死時孔子年六十九　家語孔子十九娶幷官夫人一年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卒按卒在戊午爲孔子自衞返魯之後一年　淵死當在鯉後不久也　許愼以史記謂淵卒年三十二是歲辛亥卽鯉死於戊午者先八年無以通之則謂鯉死者設言耳濟按此說殊非理且辛亥在陳蔡之阨後一年孔子方在楚謂顏子從而死於楚則顏路當請爲輴車不當請爲椁且下文厚葬云云情節亦不合卽顏子先返魯而死則路安得請於在楚之孔子乎　請車爲椁朱註從孔說以爲賣車買椁箋注家皆無以正其誤　濟按賣車買椁之說有八不可解喪大記士棺六寸棺椁之間容壺甒甖也則椁大於棺無幾其値要亦不多顏氏貧不能辦容或有之孔子何不能爲鯉辦乎一也孔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其葬鯉固當以士禮然與其有棺無椁何不從庶人之禮爲其四寸棺五寸椁乎二也孔子未聞甚貧顏路但請助一椁可也安見遂無一柄一粟而獨以車請三也孔子有蔬食瓢飲之樂皆貧服且亦嘗有他器物何於爲鯉之椁皆以不徒行爲辭若車外更無長物可賣四也王制命車不粥於市孔子爲大夫其車當亦命車顏路何敢請賣五也卽謂路非眞欲請車特以探厚葬之可否然必以車爲指名何也六也孔子在衞說驂以贈舊館人之喪必更買驂而反魯路何不以驂請七也且原本文曰請車曰爲椁絕無買賣意義八也　今攷禮經乃知以車爲殯棺之椁　濟按攷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又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喪大記君殯用輴攢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士喪禮士殯掘肂見衽按輴車也天子諸侯故曰龍輴攢猶叢也謂叢木爲殯也以椁者非葬時之椁乃塗所叢之木如椁也曰加斧於椁上則此亦名椁矣斧者畫黼之衣爲斧文卽幬也肂者埋棺之坎也衽者古人棺不釘於棺蓋之縫加衽而以皮束之君三衽三束大夫士皆二也蓋天子之殯先叢木於龍輴之四面而塗之爲椁形加斧文之幬於椁上故曰椁幬然後叢木至於上面盡塗之如屋諸侯用輴而不畫龍其叢木之四面皆不塗唯上覆以幬故曰設幬木叢至上只塗其上亦如屋大夫不用車雖叢木而不周於棺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故攢至西序亦覆幬而塗其上然帷而不及棺大小者近所塗僅不及棺而已士殯則掘坎埋棺衽在棺蓋之縫見衽則坎所掩不及蓋也亦塗其上而帷之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顏子士也三日之後三月未葬之前當殯於西序其殯也當掘坎見衽帷其上而塗之不當用車顏路請車爲椁蓋欲於殯時以孔子之車置之西序而塗之爲椁非葬時之椁也此必當時淆亂士大夫有用之者顏路不知其非禮故有是請　孔子以其僭禮故婉言以曉之　濟按孔子之車可以徒行雖非禮之可比而究非禮之正孔子以顏路方喪子不忍明斥以傷其意故但言鯉不用此椁以慰而曉之大夫不可徒行亦婉辭之辭然提出大夫二字亦欲顏路之顧名思義也又按士喪禮非椁其引椁弓既殯旬而布材曰材椁材也椁用木四周於壙如井以衞棺將葬先置於井然則椁不必大木固非不易辦之物矣又旣夕禮天子諸侯殯用輴車周禮匠人供輴車輴輴蓋同音之假借云輴者車有四輪象輴四足者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包曰噫傷痛之聲　何曰天喪予者若喪己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皇疏劉歆曰顏子亞聖顏孔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元妙所以藏寄道旨所由顯明淵死則夫子體缺故曰天喪予喪者亦實之情非過痛之辭

朱註顏淵至喪予　悼道無傳若天喪己

愚按噫宜兼包劉二義言之

顏淵死子哭之慟馬曰慟哀過也鄭曰慟變動容貌　皇疏謂孔子往顏家哭之　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朱註非夫人至誰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

愚按聖人哀樂不過乎中哭淵而慟從者猶覺之而孔子不自覺所謂觀過知仁也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則小過未能免然有爲而爲慟所當慟則亦不得爲過矣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何曰禮貧富各有宜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

朱註子曰至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愚按檀弓夫子之喪顏淵子路皆若喪子而無服然則減膳徹樂宜如卿大夫喪衆子之禮降於適子而隆於殤子　無傳重之義故知必降於適子　但不爲服而已心喪是也　雜記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是心喪若有衰杖期也彈琴者旣祥則從吉耳　夫子言回以父事我我不得以子遇回　說取范甯　蓋深情之且顏路於夫子外兄弟也禮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近之也故夫子云然　濟按或有解此事者云門人欲厚葬夫子以力不能辭辭門人厚葬之夫子曰非我之力二三子之力也云云說亦可通然世俗情耳且厚葬厚字究有過禮之意不如原註得之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馬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朱註季路至知死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

愚按神從申從示乃天地流行之氣之發舒者也鬼從甶從人從厶乃天地陰私之氣之反而歸者也 鬼乃古鬼方國人形醜而之稱後乃假為鬼神之鬼詳見鄙著六書略平議鬼字下註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蓋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天地無氣不能成物 氣有數種見泰西人所著書此則所謂陰陽二氣之氣者也 乘此氣而生則為人反此氣而歸太虛則為鬼神知人之所以為人則知鬼神之所以為鬼神矣死從歹從匕 匕即化字 生象草木茁發之形氣積則生氣散則死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路之問求之虛夫子教之徵諸實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 誾誾侃侃見鄉黨篇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曰不得以壽終也

朱註閔子至子樂 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至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卒死衛孔悝之難 左氏哀十五年傳衛孔悝納蒯聵劫孔悝而盟之子路自外入將燔孔氏之臺蒯聵使石乞孟黶下敵子路子路結纓而死衛人醢之

愚按人受天地之氣以生稟氣不同則生性各異性之流露見之於形由中發外不可強也惟聖人能備四時之氣若閔子則得氣之春子路則得氣之秋冉有子貢則得氣之夏者也不得其死者太剛則折也 家語子路初見孔子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亦深乎此其行行之氣象可見雖累事教陶冶而其本色固在也又按子路務治蒲又化衛非不見用於世也而卒受其禍識微知著惟聖人為能燭其幾矣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魯讀仍為仁今從古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

朱註子曰至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愚按長府者藏兵器貨財之所 謹按周官玉府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內府職云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財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外府掌邦布及王后世子祭服以此證之則長府亦藏兵器貨財之所也說本劉寶楠 長府之為春秋不書殆因夫子與閔子一言而止歟 又按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齊遷季平子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戊辰伐季氏入其門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公使郈孫迎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西北隅以救季孫孟氏遂殺郈昭伯共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孫于齊蓋長府本藏兵器貨財之所據堅高兵利財聚故公先據以為固及孫齊之後時人不欲後之君有所憑藉故改作之歟閻若璩四書釋地曰魯都城曲阜在兗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酈道元水經注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即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叛定公所登者也臺西北二里為周公臺周公臺南四里許為孔廟即夫子故宅也然則知孔廟所在即得季氏宮由季氏宮又可想像而得長府地云云謹按此可得武子臺地未違得長府地也然長府殊不必深求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馬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

朱註子曰至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今家語作孔子聞之謂冉有曰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今也匹夫之徒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靜思不食云云雖與上不得其死合然鼓琴非鼓瑟也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子曰南者生

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此則程子所引為說苑非家語也然古本或不同亦未可知 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至室也 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

愚按門堂室三字相貫作章法凡人家 皆由門至堂由堂至室 皆所謂造聖賢之域也夫子教人和平中正造其域者氣質悉化子路陶淑雖久其生性不近春溫而近秋殺故於鼓瑟之頃 瑟郭璞注爾雅云長八尺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禮圖引舊圖雅瑟廣長與郭注同惟二十三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風俗通則云今瑟長五尺四寸皆是依仿古制不能盡一說本劉寶楠 偶流露焉而夫子故之堂者禮法之地 堂對成禮威儀濟濟成始成終無有跡衍光輝充實之象也 室者安安之地 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從心所欲不踰矩大而化之之謂也 曰升曰入皆以人所行者言之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曰言俱不得中也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何曰愈猶勝也

朱註子貢至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

常不及（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爲貴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愚按子張子夏一過一不及故子貢欲就孔子衡之亦方人之意也（正義引仲尼燕居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illegible]）重也

季氏富於周公（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也）

朱註（季氏魯卿 益之）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子曰非 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

愚按周公封魯魯之富周公之富也（謹按正義曰周公封魯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自宣公稅畝已爲什二季氏四分公室己取其二 [illegible]）季氏魯臣富於周公譬如蠹生木中而食木幾斷乃蠹食所餘而又爲蠹利導之則蠹之食而亦助蠹者之有以成其貪也（按冉求歸魯在季氏在哀六年後至十一年與齊戰有功季氏乃召孔子冉有爲季氏附益當在未歸魯已前此言當是孔子歸魯後所發）聚斂（說文聚會也斂收也 [illegible]）刻剝其民以益季氏也或曰收家臣所分散者而還之於季氏也亦通（[illegible]）鳴鼓者古學校之

鐘伐鼓以聚衆故曰聲其罪以責之也

柴也愚（何曰弟子高柴也字子羔 鄭曰衛人家語曰齊人高氏之別族長不盈六尺狀貌甚惡史記曰少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 [illegible]）參也魯（孔曰魯鈍也曾子遲鈍）師也辟（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喭（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 [illegible]）

朱註（柴也愚）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子羔足不履影（[illegible]）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illegible]）避難而行不徑不竇（[illegible]）可以見其爲人矣（參也魯）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而卒傳其道故學以誠實爲貴（師也辟）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由也喭）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illegible]）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自勵也（按何晏集解本此合下章爲一章朱子分爲二今從朱子）

愚按愚（黃式三曰 [illegible]）魯（說文 [illegible]）辟（說文法也 [illegible]）喭（[illegible]）皆以性質言之一字褒貶而其人畢生言行莫之或逃若能充之道藝文之禮樂皆美材也惜所造各有淺深而不能一致耳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曰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朱註 子曰至屢空 庶近也 饒氏曰與易其殆庶幾乎同義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其心而求富故數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 賜不至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 黃式三曰貨殖者發貯鬻財之商賈也班范陳四史皆以貨殖爲商賈韓詩外傳曰子貢衛之賈人學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古人如舜之耕稼陶漁膠鬲之魚鹽皆是類也賜短處在不受命不在貨殖 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愚按此以命字爲樞 不受命殷仲堪訓不受君命江熙亦云賜不榮濁世之祿亦庶幾於道者雖有貨殖之業恬惔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竊按此訓命爲祿命義未安 就治生之法而論回賜不過生平之一端然亦足見兩人之性情學問矣蓋人生貧富雖由天命而治生謀食亦吾人立身之大端顏子安命子貢不安命顏子安命卒未嘗爲命所困子貢不安命而其實窮通貧富仍在命中任智而行徒多憧擾何如任天而動較爲坦蕩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

朱註 子張至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猶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按何晏集解本此章合下爲一章朱子分兩章今從朱子

愚按善人性質之美者也 清按劉寶楠引漢書刑法志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言善人指君上王者以德教化民制禮作樂者善人不能與於禮樂之事作可勝殘去殺其於仁道未能成所謂不入於室也云云此可備一說義未長 問善人之道者問善人所由之路也 非問何如可以爲善人 不踐迹者生質之美雖學而不藉於學也 踐迹者學禮樂之事學之迹一境他人或耕讀或商賈或貨地各有所循故善人則心與境合隨足所至自得其途非資於未學乃質美而不事學也 不入室者不得造精微之域也 入室說見由之瑟章 昔之迹者既無憑持地閾雖觀大概究不能深窺粉壞也大抵人生所行共此一路而人人所行不同學者行至粗淺處輒止君子則可得其精微若小人則往往迷失矣善人者不隨人行而亦不迷路唯不能行至精微處耳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何曰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按何氏合上章爲一章故云皆可以爲善人

朱註 子曰至色莊者乎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愚按論發論也篤厚也頓遲也 篤說文段氏注曰古假借爲竺字以竺竹聲也篤行而竺廢矣 色莊者言與其色相表裡者也 清按黃式三曰篤厚也與許也言論之篤厚人以是爲許可也君子者言厚而心亦厚者也莊與裝同飾也言論之可飾猶采色之可飾故曰色莊重心不厚而言厚者也何必解誤 論篤之人其言宜若可信然君子與色莊不可不辨也 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然則言豈可取人哉

子路問聞斯行諸 包曰賑窮救乏之事也 潛研堂答問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許之乃與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包說本此清按此可備一說不如朱註義長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孔曰當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孔曰惑其問同而答異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朱註 子曰至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 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一退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也

愚按問同而答異者因其病而藥之也藥之中病宜先視所稟之強弱而後投之旁觀者知其疾而未知其所以致疾夫子特就所以致疾者而告之 褚維城曰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即求退由進之證

子畏於匡顏淵後 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包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

朱註 子畏至敢死 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愚按匡之圍攷證見子罕篇 子罕篇畏於匡章引韓詩外傳及家語困誓篇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慍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歌曰予和女子路彈琴而歌曲三終匡人解甲

而從容云云又非子秋水篇亦同 顏子平日不以勇稱及當危難從容不迫如此其所學可知矣 只是言得天命透徹 得本心定耳 子疑其死者倉卒遇變恐其不克自保也何敢死者正答夫子以明其能自保不輕傷其身也 胡氏說以爲回之無所依據且其時天子賞罰不行諸侯方伯正三家分地之時顏子卽當之亦復何補況云捐生以赴之又安有不死者乎竊謂當事父仇之類顏子以父視夫子而無服則復夫子之仇亦當事不共戴天之義而執兵以從于人之後爲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孔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爲大臣乎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孔曰言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孔曰問爲臣當從君所欲耶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孔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也 皇疏孫綽曰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具臣之流所免者唯弑之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理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

朱註 子曰至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至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

不可則止者必行已之志 子曰弑父至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爲之

愚按季氏歌雍舞佾久竊魯政直與其家混而爲一子然爲其子弟豈知魯之尚有君哉其以由求爲大臣蓋儼然視季之家爲魯之國矣夫子顯揭大臣之義以示之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抑由求以僅備臣數正所以抑季氏也乃子然誤會其意以爲二子受吾豢養將如鷹犬之從吾指使吾將得其死力中情叵測流露口吻故夫子又揭君父大義以折之其維持綱常名教之意亦深切矣請按專制之世其權臣常欲化家爲國此視國爲一姓之私物之弊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 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曰疾其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

朱註 子路至之子 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至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而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慢神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

愚按子路使子羔爲宰當是隳費後事 清按周棄中曰費自南蒯爲宰其子南蒯繼之昭十二年蒯以費叛奔齊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將墮費不狃等肯史記作費郈宰論衡增益篇作爲郈宰然以從此章本文爲是蓋是時費郈俱潰故欲以子羔撫之則使子羔爲宰當是隳費之後也 夫子以子羔學未優而不可仕皇疏學未熟習則爲政必乖僻賁武三曰不學而仕所害非一不特乖僻也賊夫人之子一語可作官箴 子路言社稷民人皆所以爲學則仕優而學之說也然學者詩書及畢生切身之用皆是不可偏廢讀書子路取辯於口故云惡夫佞者以戒之也 古人處世有從學問得力者有從閱歷得力者所從入本非一途而及其有得則一而已古人爲學誦陶樂淑弦夏干戈秋多羽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固在民人社稷上講求不必盡後世之呫嗶其訓詁然則官禮之設禮在宗者在上庠孔子教人博以文約以禮則讀書又豈可偏廢哉子路但見得一面其語病在何必讀書何且仕優則學者言仕而有餘則當爲學非謂先不學必待仕後乃學也此子路口給禦人處

子路曾皙 孔曰皙曾參父也名點 史記作蒧字皙家語字子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 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 孔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 孔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曰如有用汝者則何以爲治乎 子路率爾而對 何曰率爾先三人對也 按何晏集解本率作卒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包曰攝攝迫乎大國之閒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何曰方義方也鄭曰方禮法也 夫子哂之 馬曰哂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何曰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 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之辭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

祀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也小相謂相君
禮者點爾何如鼓瑟希孔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
乎三子者之撰孔曰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鏗爾者投瑟之聲 潘維城箋鏗附說文
無鏗字而注凡三見既釋也鏗者釋鏗之聲手部摼擣頭也讀若鏗爾舍瑟而作車部轉車轄鏗也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吳氏
遺著據此謂許書原本當有鏗字轉寫脫之論語後錄曰古無鏗字當用摼說文解字車部有轉字云車轄鏗也從車眞聲讀若
論語鏗爾云云一曰古者[illegible]問禮典同高聲碬注故書碬作鏗杜子春讀鏗爲鏗鏘之鏗鄭大夫讀鏗爲鏗鏗之鏗依然則即是鏗鏗並
從臤爲聲義聲相近鏗又從臤聲亦從臤制字之原一而已矣碬爲碬者謂與鏗字之爲合其配物同說文[illegible]曰[illegible]切[illegible]讀鏗曰耕
切下引此文作[illegible]集韻同云或作[illegible]文志[illegible]又謂集韻引作[illegible]四考異曰按與鏗轉假無因恐是誤也集
韻鏗下今無引此論語之文[illegible]所引之必所見一本耳按鏗字[illegible]說文俱無疑當作[illegible] 維城案禮記樂記云鏗鏘周禮典同高
聲碬注杜子春云高謂鏗形容高也今謂高鏗形大上下大也高則聲上藏發然後[illegible]指鏗鏗言之以鏗
雖不見說文而注中三引皆從金從臤假非所以狀瑟聲者稱疑此鏗字亦當讀爲鏗以象鼓瑟聲之旋如是也 鄭曰撰讀
曰詮詮之言善也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孔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 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 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 鄭曰沂水出沂山

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饋饋酒食也 按鄭本饋作歸 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 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
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
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包曰爲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唯
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孔曰明皆諸侯之事 按何晏集解本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 與子
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孔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爲
大相也 按何晏集解本作小相大相
朱註 子路率爾至哂之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 老子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也 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哂微
笑也 求爾何如至君子 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五六十里則又小矣 孟子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足富足也俟君

子言非己所能 赤爾何如至小相焉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 家語弟子行篇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赤曰敢問何謂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者也 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
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詞 點爾何如至點也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
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希間歇也作起也浴盥濯也今上巳
祓除是也 蘭亭所謂修禊事也 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 閻若璩曰曲阜有溫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於
沂非沂水有溫泉朱子未嘗至魯故傳會爲一耳又曰注謂浴爲祓除是也又曰有溫泉是以爲盥濯則非也上巳迎流豈乎
登裸身乎蓋周禮歲時祓除曰如今三月上巳水上盥沐是其證也 清按朱注蓋本書沂自溫泉亦未嘗指須裸身無所謂
傳會也 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
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
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
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
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

故請其說 爲國至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至也者 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
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 唯赤至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
大言無能出其右者
愚按四子侍坐以齒序者也 清按子路少孔子九歲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惟曾皙無考其序在子路下是其齒必少於子路也 率爾者
禮所謂不顧望而對也 何氏謂先三人對清按子路年長固當先對何至見哂劉寶楠曰皇侃本作卒爾莊子人間世篇卒然拊之釋文卒又作率是率卒二字通用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其義正同曲禮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引此文云云又按朱注輕遽之說意與此同 千乘六七十五六十說均見上 見學而篇道千乘之國章 師旅 說文二千五百人爲師從帀從𠂤𠂤四帀衆意也五百人爲旅從㫃從从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鄭注此皆先王因農事而定令者也 饑饉 劉寶楠曰爾雅釋天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饉郭注凡草菜可食者之通名爲蔬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又謂之大侵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清按三說各具一義備攷可也 時
勢艱難之會也 清按值乎大國之間則無地利可據加以師旅因以饑饉則無天時人和可恃蓋極言其艱難也 三年者大比之時考績之期也
劉寶楠曰比近也周官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是三年乃大比之期又書言三載考績三考凡九年乃行黜陟子路言爲及三年初奏績之時已有成功也清按此第解三年可也若比及三年之比迫也近也非大比之比 哂笑也其貌口開見矧而不壞顏 皇疏齒本曰矧大笑

口關則哂見過庭錄曰此本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說文弞笑不壞顏曰弞從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改爲哂矧是假借凡笑以至矧爲度過此則壞顏凡失容故曰笑不至矧皆以夫子有異常笑故聞之論語後儒亦據曲禮注謂此借弞爲哂字邢疏引然大笑見齗則不見齗者爲莞笑矣弞笑不壞顏則壞顏者爲大笑矣義實通耳潘維城曰曲禮釋文矧本又作哂則矧哂字通說文以弞爲笑不壞顏從欠引省聲其欠字下云欠張口气悟也弞有開口之象故弞正字矧借字哂俗字也潘按說文氏語未明皆爲莞笑不見齗哂笑見齗而不壞顏大笑則壞顏宜從鄭注說文彙釋之也宗廟之事兼祭祀享燕朝聘之事言之內事也鄭注專指祭祀胡紹勳專主朝聘恐偏一切與禮凡行之於廟者皆是也說見後章甫注下如者更端指點之詞也正義如猶與也更端辭也全鶴曰指點詞也潘按如字實兼有二義會同兼朝王合諸侯言之外事也周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以諸侯見天子言時見者有事而不時以見也殷見者約衆諸侯同見也潘按曲禮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春秋自隱二年公會戎於潛迄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皆諸侯相會者也左氏傳八年傳不盟於同定四年諸侯會於召陵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後祝佗從春秋繁露竹林篇會同之事大者主小又云有頃公卿位凡年來晉一與會同之事又王道篇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是春秋時其會同皆以合諸侯言之不專指見天子也說參全氏端玄端衣玄服見鄭箴篇章甫儒者之冠本殷冠也相禮以儒者周禮樂兼四代故以章甫爲相者之冠也潘按鄭注以端章甫爲諸侯日視朝之服而以宗廟之事爲祭祀會同爲朝見天子是三事也朱子以章甫爲禮冠而上二句從鄭說是二事也胡紹勳謂士助祭無端服者宗廟之事當專指朝聘是宗廟會同皆屬賓客之事也然致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則賓祭皆皮弁服不端章甫也胡氏說殊不足據又古唯士朝服爲玄冠玄端衣致祭見鄭箴篇鄭注亦未可從禮經於大夫士朝服朝廟助祭朝聘燕享諸冠服皆有可致而祭祀有牲者見特牲饋食禮享燕有牲者見公食大夫禮例聘有擯者見擯禮會盟有相見左氏傳皆相也而皆未言其冠服今公西華云云宜即端章甫矣郊特牲士冠記並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又魯人謂孔子曰章甫哀衣禮儒行曰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荀子哀公問儒者服章甫絇屨則章甫者殷冠也儒者之冠也相者相禮必用儒者此殆周用四代禮樂故以殷冠爲相者之服歟不然則孔子與赤當從時王之制何得冠章甫即謂孔子殷人居宋可冠之然何得冠於仕魯時且公西華與哀公何亦爲是言乎是章甫當以相者之禮冠爲祭祀燕享朝聘會同之相皆冠之矣又按相者如贊禮內之禮部鴻臚寺官外之禮生特古人不設專官行禮時以士大夫之賢者爲之撰其也具陳也有酒食先生饌之饌亦陳義古字通用言志之各其也孔注爲政之其義未長莫春當前之時也想其時必當莫春故點云然潘按此莫春當以夏正言皆周正建子則莫春在寅爲正二月非風浴時矣或據左氏龍見而雩以定莫春之時不知風乎舞雩乃點在天而游非雩祭之事也其說不足據春服旣冠當前之人物服飾也皇疏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合爲七十二人孔門升堂之數也按此殊穿鑿不足據沂水舞雩當前之地也閻若璩引曾氏曰汶有徐州之汶有青州之汶余亦謂沂亦有徐州之沂青州之沂論語在汶諸沂皆指徐州言以魯事也周禮中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雩門西注泗水此外尚有三沂水一出太山郡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此禹貢淮沂之沂杜預所謂大沂水也一出黃孤山名小沂水一出太山南武陽之冠石山亦名小沂水皆見水經注依閻說周說並是也雩考在魯雩門外哀十一年孟孺子洩帥師次於雩門是也左氏有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皆常雩也若因旱而雩亦在其地其祭有樂舞故說之異雩則大雩也禮大雩帝用盛樂故曰舞雩風宜從鄭注浴朱注被除二字故當史記漢武紀祓禊灞上後漢志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蓋濯祓除之類也詠詠者蓋依水而歌歸云歸鄭本作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論曰饋祭也歌詠而祭也潘按目鄭氏作饋後論因有點志爲雩祭之說不可從又包氏以爲歸夫子之門亦過說當前之事也潘按穀梁王仲任讀說此節大約謂莫春者正見雩之時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者公羊傳宣五年大雩注使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蔡邕曰論語五六人六七人乃魯人正雩此見詩於經非正雩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春秋說曰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天子雩也浴者被濯於沂風者風乾其身而後行雩祭蓋三子之撰禮節民心也點之撰樂和民聲也故孔子與之若朱注所說則點有道胤之意不惟與三子並與孔子問御知意相反矣云云此可備一說然三子兵農禮樂各其大端點僅舉雩祭一小事而謂夫子與之乎且求亦之作君子

論語稽　先進稽第十一　十七　開明印書館刊印

四學云云皆禮樂也何以云三子之撰唯禮節民心乎不足據與點者與其動靜以時當前即是其志視三子爲易行也斷子好勇北必得一極難指下之地面爲之則其才可知矣曰有勇曰知方是其意中得得師比伍厲厲於其先有一番鼓舞振作施爲出來方能有用不惟孫吳司馬法之節制實須用權慮思者非其比面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者亦非其比也冉子何得不得經面爲唯冉子路被嘴便從小處恢廣節節先求區至一足字便有耕九餘三五年三年二餘新年餘有飲饎吹豳之意其辭謙遜實則自任尤偉其象治是既庶且富爲施教者留一地步公西華之溫文質雅本可自信唯因冉子之裁翦子故先遜而後對然合三子之才皆必有所憑藉而後得爲其志雖有濟民其撰則委於人若皆點則就當前而言意采氣象各暢天機動靜以時舒拾即是樣操於己其志易行故夫子與之四子皆志夫子明問爾知彼三子者兵農禮樂各就所長皆爾知也而皆點之春風沂水子獨與之似與點則不與三子故點獨後而請其說然兵農禮樂知也樂天知命亦知也有所撰以爾知與無所撰以爾知彼知以人此知以天所謂士各有志無相勉强者也三子猶虞夏之世也皆點猶黃農之世也禹稷顏子易地皆然非夫子前後之言分仕隱爲兩概也點獨後有問難是問三子實是對照自己然子路強兵而其有勇知方之民與冠者童子無異也冉有富民而其五六十六七十之地與沂水舞雩無異也公西華宜端章甫其端章甫與風乎舞雩無異也是皆點之志未嘗大過三子也朱註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云云是抑三子矣不可從非邦邦字正爲志字作標準其申明子路見哂之故與求赤爲邦之志則非不與三子也明矣唯求唯赤二句朱註點以冉有公西華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潘維城引皇疏曰言我非笑由之志若笑由爲國則求亦豈云非邦我何不笑乎邢疏趙佐殷謂此皆孔子之言所以申明子路見哂之故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宗廟會同矣非爲邦之事與諸侯事人不覺耳非點問而夫子答也潘按皇疏朱註雖不同然皆引上文哂子路爲言其義未長不知皆點之後面有問因夫子許己而欲以三子之事殷之也夫子申明子路見哂之故並申明求赤爲邦之志正以見三子之非所不許也唯求唯赤二句皆夫子之言然只是明三子之可與以針對皆點後問之意非徒爲子路之哂而發之也

論語稽　先進稽第十一　十八　開明印書館刊印

論語稽　先進稽第十一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葆中文叔 金壇于澍滄吉宜 參校

顏淵稽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馬曰剋己 按何晏集解本克作剋 約身也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者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鄭曰欲知其要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鄭曰此四者剋己復禮之目也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王曰敬事此語必行之 皇疏范甯曰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己失禮也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爲仁在我豈俟彼爲耶

朱註 顏淵至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顏淵至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

愚按克己復禮爲仁蓋古志而孔子引之以答顏淵也 昭十二年左傳楚右尹子革以祈招之詩諷靈王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是其證也 孔子生平作用以禮爲主 說見子奚不爲政及衛君待子爲政章 己者 自遂自便人心之常故不曰身之私而曰己 禮之對也 皇疏克約也己身也言能自約儉己身而反於禮中則爲仁也江熙曰克肩也詩佛時仔肩毛傳云仔肩克也鄭箋仔肩任也言以己身肩任禮也謹按此二說皆不如朱註義長 仁者生生不息之理也克一分己復一分理己能全克禮必盡復己淨禮全則生理不息矣故爲仁生理之息不息繫乎己禮之一念故曰由己 自遂自便者己遏欲存理者亦此己故曰由己 生生之理天下之人所同具己果淨而禮果全則此理與天下大同矣故一日而天下歸仁 天下之所謂仁不外此生生不息之理我與天下大同則無作而不以仁歸我矣故曰天下歸仁此歸字以理言不以效言也 己與禮之分途繫乎心而心之運用寄於視聽言動非禮即己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即克而復之於禮故爲克復之目請事斯語者願從事於此語也 後志曰顏淵仲弓皆言請事斯語語者古語也何休夫子固所引古語然以二子之請事爲尊用古語則鑿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包曰在邦爲諸侯也在家爲卿大夫也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朱註 仲弓至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接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攷也

愚按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古語孔子引之以答仲弓也 僖三十三年左傳臼季言郤缺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古人引經傳引古語皆約略其辭故語句微有異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疑亦古語 二語又見子貢問一言章以定公問興邦喪邦章推之則亦古語也又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又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皆大同小異則二語爲古之常語可知又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亦其證也 周禮大宗伯職言大祭祀皆指郊禘天地祖宗而言大賓客皆指朝覲會同而言而山川四望之祭不言大宗遇聘問之賓亦不言大則大之云者舉其重而言之也曰出門則寢門之外師友長上皆賓類也曰使民則比閭族黨下至匹夫匹婦皆民類也如大賓如大祭敬之至也推己及人不存輕重厚薄之見恕之事也主敬行恕內撿於己邦家無怨效著於外則此生生不息之理本之一心而彌綸乎天下矣 家語弟子行篇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此仲弓之實證按顏子以禮爲主仲弓以敬爲主故問同而答異其實非禮之勿視聽言動與如賓如祭

不欲勿施因一理也邦家無怨與天下歸仁亦一致也郎井之於仁豈有二道哉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也家語作司馬黎耕字子牛史記作司馬耕疑一人而二名家語合之爲一也 鄭曰訒不忍言也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

朱註 司馬牛問仁 牛向魋之弟 子曰至也訒 訒忍也難也 劉寶楠曰訒讀引古論作訒正義曰釋文作仞說文訒頓也頓與鈍同荀子正名篇外是者謂之訒楊倞註訒難也孫亦頓言貌與訒通 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訒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 史記牛多言而躁家語曰牛爲性躁好言語 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至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則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閉之而不出也

愚按人果知爲之不易則言之必不苟此至誠無息之事也誠則仁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夫子解之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包曰疚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憂懼也

朱註 曰不憂至何懼 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

愚按君子之不憂懼所謂坦蕩蕩也然如北宮黝孟施舍之徒秉天地剛强之氣白刃可蹈衽金革死而不厭亦近似之故司馬牛以爲疑夫子言內省不疚與孟子之言集義所生者同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無兄弟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

朱註 司馬至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至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至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至兄弟也 苟能持己以敬而無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 朱子又引胡氏以子夏言爲寬牛之憂非云不以辭害意毛奇齡謂四書賸言引夫子曰君其行事其處于己之外稱如兄弟周衆中引家語顏回將西游於宋問於孔子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以此子夏之言實出夫子云云猶按子夏以敬恭爲主實無語病如今敬恭而但言四海兄弟則語病也

愚按敬恭者其在我我自主之死生富貴命之在天我不能主也四海者一室之積也皆兄弟者中國之人同爲黃帝之子孫如同胞也遡之雖吾敬恭於一室則遠之同此心理於天下 衆人民吾同胞物吾與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家相者宗子之家相皆敬恐有議而四海皆兄弟此尊賢達接之大所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也 一家何足以累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人之禍也膚受之愬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馬曰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之也

朱註 子張至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楊氏曰遠者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愚按子張才高意廣好爲苟難其以明問已有無遠不燭之意然讒惑之禍其所蔽者正在近不及防之地苟能不蔽於近則遠者自不能蔽矣兩曰不行正除蔽之要旨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論語稽 顏淵稽第十二 四
開明印書館刊印

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

朱註（子貢至信之矣）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子貢至去兵）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子貢至不立）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如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

愚按食兼粟米芻茭言（芻茭牲畜所食者時乃稅稻稿乃芻茭無敢不共）兵兼甲冑弓矢及徒卒言（說文兵械也周官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左傳襄五年敗鄭徒兵襄元年敗其徒兵於洧上是也此言兼言之說本劉寶楠）民即農即士衆（古以田賦出車比閭族黨即是伍兩甲士徒衆）信之者出而戰陳入而脩作徵調有常（古用乘馬遇家出一人其用之皆在農隙之時）公旬有定（上歲旬三日中歲二日）與民相見以誠也子貢問必不得已而去者蓋各國地土不同强弱異勢天下有理本如此而勢不能如此者安能强以爲同足食足兵民信之其常也不得已而議去（愚按去兵者器械有省減無增修而師旅不輕動也去食者稼穡薄賦減費食粟以振貧窮也訓去字不可泥）其變也（今人解此章以爲處圍城之中內無軍備外無救援云云只可備一義）與實爲政其守經通權者蓋如此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鄭曰舊說云棘子城（按何晏集解本成作城）衛大夫也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孔曰皮去毛曰鞟（按何晏集解本鞟作鞹）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鄭曰鞟革也

朱註（棘子至文爲）子成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子貢至及舌）子貢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事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文猶至之鞟）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愚按君子者成德之名人必文質彬彬然後爲君子子成矯時人之弊欲去文用質其弊與有文無質者等耳子貢以虎豹犬羊之鞟喻質以毛喻文謂去文徇質貴賤無別其弊又在一猶字蓋虎豹之鞟究爲虎豹犬羊之鞟究爲犬羊其質要自有別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鄭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通法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孔曰二謂十二而稅也鄭曰二謂十二而稅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孔曰孰誰也

朱註（哀公至如之何）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有若至徹乎）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按此朱子自解徹字通字之義非也此說制非周制說見下）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十而取二矣（按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稅畝者其先原不稅畝祇於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宣公則更取其餘畝而十又稅一故云二也有若請行徹者宜公後徹法已廢有若請復行之也）有若請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曰二至徹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至與足）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

愚按三代稅民皆十而取一（謂按公羊穀梁皆云古者十一而藉天下之中正也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夏后氏五十畝貢五畝殷人七十畝助七畝周人百畝賦十畝）夏曰貢（謂按孟子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不加多凶年必取盈故龍子曰莫不善於貢）殷曰助（謂按孟子請野九一而助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八家同耕公田故曰助然鄭朱註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以釋徹法則是以釋助法則非也惟助法七十畝助七畝非百畝耳）周曰徹徹通也（鄭注天下之通法）均也（周禮大司徒均齊天下之政均人均力政皆其義也）周兼用貢法（謂按周禮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徵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鄭氏據此以爲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按鄭云用貢法是也然必謂畿內則無明文不可從）助法（謂按孟子九一而助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助與八家者殷制也百畝者周制也然孟子因時制宜參用殷周之法而言井田謂周制即八家而助也故周禮注人小司徒並云九夫爲井九夫則九家矣孟子引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云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夫使周果用助何以云雖周亦助也是蓋有助之意而兼用助之制也鄭氏據此以爲邦國用助法制公田不稅夫其言用助法制公田則是也其必言國邦亦非也）其常制則爲邑

邱甸縣都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之一夫受田百畝謂之九夫地方一里凡三百步爲田九百畝是爲一井積四井三十六夫縱横二井地方二里爲田三千六百畝是爲一邑積四邑一百四十四夫地方四里爲田一萬四千四百畝是爲一丘積四丘五百七十六夫地方八里爲田五萬七千六十畝是爲一甸又旁加一里爲十里是爲一成甸又謂之乘言車乘之法亦是於成也四成積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地方二十里是爲一縣積四縣地方四十里是爲一都四都則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方百里是爲一同乃成諸侯之國除山陵林麓城郭川澤溝瀆宮室塗巷三分去一止六千四百井云云謝按此邑丘甸縣都祇以四數計鄭氏以四甸爲甸旁加一里合匠人方十里之成不知四邱八里加一里則方九里而經當云旁加二里乃合其四都方八十里亦須旁加二十里始爲方百里之同其云三分去一葢本王制鄭井田寀封國之制錯已見前千乘之國章攷大司徒建邦國公五百里其食者半侯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伯三百里食三之一子二百里食四之一男一百里食四之一其曰侯四百里食三之一則諸侯之國百里確乎專指井田矣 爲成同圻 謝按周禮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襄二十五年左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此皆以十數計者也 皆以九夫任一井九百畝而歲各取其十畝之賦 謝按小雅大田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周有公田之法也甫田詩歲取十千注謂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萬畝爲公田然一井九百畝皆以九夫任之則非以其中爲公田可知乃云歲取十千則各取其十畝爲賦又可知是兼貢法而藉之以斂則民同被助法而無人力不齊之弊也然什取其一則當九千云十千者亦舉成數而言耳 通其變則度量有不同 謝按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卽以三百步爲一畝尺不同則畝亦不同矣又按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先儒或以爲夏時人民稀少則一夫受五十畝殷承夏末民人稍衆故一夫受七十畝周承殷末民人彫耗故一夫受百畝竊以爲民人日生日繁安有今少於前之理以古今尺寸之不同言之當是尺有長短故畝有多寡其實五十七十百畝雖不同其田則大約相等也 農力有不一 謝按王制孟子並云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磽肥者爲上磽瘠者爲次爲下故所食有多寡也 畮

有易不易 謝按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一易再易者休息一歲二歲乃得復種也 地有遠近 謝按如載師於國中近郊遠郊甸稍縣都皆有分則是也 則由什一而變通之 謝按如載師之或無征或二十而一或十一或十二或二十而三或二十而五或罰以里布屋粟或罰以夫家之征是也 魯本周制以九夫共一井各取十畝爲公田之賦自宣公稅畝則於其餘畝而十又取一是爲什二矣哀公以爲不足意在加賦而有若則意在均賦 魯之患在地分於三家季氏有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君惟虛名用無所出而又無如權臣之侵奪何不得不思下剝百姓然損下益上則日瘠日貧矣如徹法能復行則均田制祿逕中飽而歸正用民心既歸則強禦者可以制馭之矣所謂有民此有土有土此有財者也此乃富國强公之大計非若後世之言井田者迂拘不可行也 譬如瓶水併其流則其源易竭均之則停匀涵蓄此旋流而彼旋生此經國之大端盛衰之至計而惜乎哀公之不能也謝按專制之君往往以厚斂爲事不知積民人而成國有國而後立之君君猶首也民猶四肢百體也肢體瘦首不能獨肥君安能離民而獨立哉

子張問崇德辨惑 包曰辨別也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足以致富適以是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 謝按鄭引詩蓋譏人之言生死不定之人誠不足以致富而祇爲異邪之行

朱註 子張至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至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至以異 詩我行其野之詞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詩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按何晏集解本如此朱子引程子之言以誠不以富二句爲錯簡當在第十六篇今從何本

愚按子張天資高明凡問皆從高明處立意曰崇德則已知德之當崇曰辨惑則已知惑之當辨夫子就切近處示之曰德之崇由治己以崇之惑之辨即接人以

辨之主忠信者有定徙義者無定合而致之則德日進矣愛惡本有常既欲生又欲死則無常 劉寶楠引漢書王莽傳曰以京師擾亂羣盜並興發用是家爲神號既除舉有伏事則以巧佞應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此仲尼所以稱一者之行乃爲惑之者是則殺之非也殺之若是則舉之非也皆引此經爲證 顛倒矜亂則惑日甚矣引詩者斷章取義富如富哉言乎之富以富於聞見言異如異乎三子之撰之異以異於庸俗言言欲崇德辨惑豈在富於聞見哉亦祇求存養省察之精有以異於庸俗而已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曰當此時陳恆制齊 此說非也攷左傳昭二十六年公圍成之役尙見子猶子猶者陳武子名開也恐子論陳氏厚施在是年多孔子適齊在前一年如依史記以此對爲適齊時陳恆是陳闞第二代乙於哀六年齊悼公卒後弑荼立陽生乃卒其子恆代立明年悼公卒後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朱註 齊景至孔子 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按孔子適齊是昭公在乾侯時孔子年三十五說見世家然世家所對者爲有景公來適魯

含於諸侯晏嬰沮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孔子答以政在節財又問孔子爲政之所以異孔子曰國小而志大處僻而政中其舉果其謀和法無私令不偷云云合夾谷之會景孔子嘗三見景公景公問政史記在適齊時姑從之 孔子至子子 是
時景公失政而陳氏厚施於國 春秋傳晏子曰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公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春秋傳景公嬖妾芮姬生子荼諸大夫諱擇諸子賢且長者公不聽及卒陳乞召公子陽生弒荼而立之 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至食諸 景
公善子言而不能用卒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
愚按此孔子本齊之舊語而正其辭以對也 管子書管子對齊桓公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是夫子之言乃因齊舊日之舊語而正其辭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正其名也有此名當思此義不顧名思義則罔之生也幸
而免雖有粟可得而食乎景公以信如爲言正述舊語是時陳氏以公量貸而以
私量收公雖有粟而失其民綱紀淩亂持太阿以授人因循𪫧惰正所謂既不能
令又不受命者也濟案君君者君盡君道也孔子責景公以盡道蓋以防專制之
害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

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鄭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子路無宿諾
何曰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
朱註 子曰至也與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
也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所以取
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愚按片從半木言東則西已見也 譬之訟原告有理則被告之無理可知 獄從兩犬相對中從言以言成
獄喻兩犬交吠也折說文作斲亦作斷從兩屮右從斤以斤斫艸而二之是爲斷
也斷獄以片言則是非曲直立明何有於獄哉此由子路平日不輕然諾積久而
人信服之故記者記子路無宿諾所謂後經以終事者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包曰言與人等也 必也使無訟乎 王曰化之在前也
朱註 子曰至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愚按說文訟從言公聲易之取象上天而下坎象曰險而健有終凶之戒焉然世
道遞降人心不古豈能無訟有訟則必有聽雖皋陶復生亦不能不聽訟也故夫
子自謂聽訟猶人非鄙薄語也而曰必也使無訟乎則無爲之治三代已上之風
矣大學聽訟章即夫子此語而曾子引之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曰言爲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倦
懈行之於民必以忠信也 濟按鄭無信字王注加信字非也
朱註 子張至以忠 居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愚按朱註是也然猶有餘義春秋傳曰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則居
有守義言其靜也行有出義言其動也靜則易倦倦則奉行故事矣動則喜變變
則妄事更張矣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朱註 子曰至矣夫 重出 已見雍也篇惟彼有君子二字
愚按重出固然然彼章上有君子字此記者各記所聞互有詳略耳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皇疏美與己同故成之惡與己異故不成
朱註 子曰至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
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愚按成人美惡自一人一事以至天下國家之事皆是蓋大賢大姦皆不世出中
人之材大抵皆人贊助之而後成其初自一二人發其機及至風氣大開而世道
之升降隆汙從之則君子小人之關係運會者大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鄭
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朱註 季康子至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愚按惟孔子言字義最切以正訓政不待別詁祇一言而政之名已正矣正名之學古之小學古自入塾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十五入大學書在上庠師氏又教之六書六書指事象形會意諧聲轉注假借也正名說見子路篇　政本爲正加攴者攴其不正者也出政者正其心而後可以正天下國家禮按大戴禮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荀言君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皆略同說本劉寶楠　不正者其初由於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心積久而成攘奪僭亂之事若康子者特患己之不正耳安有己正而人不正者哉正即大學脩身之義一身正而後一家正一家正而九族之親睦冠昏喪祭皆正由是而百官以正吉凶軍賓嘉官守言責亦正而萬民亦無不正矣以康子言之果能去其僭亂之心攘奪之念反政於公則叔孫孟孫亦孰敢干犯圖紀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孔曰欲多情欲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

朱註季康子至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哀三年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是奪嫡也

愚按盜從次次曰涎也　從皿欲而不得涎垂於皿欲之極也康子殺嫡竊政則家國之盜不操矛盾者也其所患豈在國之多盜哉亦以陽虎弗擾之徒盜弓盜邑爲季氏患而思所以防其後耳然康子患盜而不知己之即盜富於周公盜魯之富三分公室盜魯之民人土地政事歌雍舞佾盜魯之禮樂非其所欲之無饜乎苟能不欲又孰敢藉口而有所覬覦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

朱註季康子至必偃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

愚按周禮六官以司馬掌邦政則有以殺止殺之義道就干名犯義言凡無道之

事非一人能爲之必有助之者如陽虎之亂則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叔孫輒叔仲志之外必有同亂之民又如不狃率以襲魯之費人皆康子所謂干名犯義而欲殺之者也夫子告以欲善則民善猶前二章之意又引風草以喻之言君子居上而民下化之如風偃草草蓋以風爲生死者也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說苑君道篇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　與其涼風至而隕霜殺草何如東風解凍而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也必假字括有道無道而言一念善殺即流於刑名之學終爲刻薄寡恩一念善養無論善者服從即惡者亦服從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馬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也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馬曰佞人黨多也

朱註子張至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子曰至達者　子張務外故夫子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子張至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子張至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夫達至必達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至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愚按子張來問之意已誤聞爲達故反詰之而病見矣大雅云先生如達達從羊從辵古以通衢爲九達之衢言行無不通也又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亦借行路爲喻蓋必毫無窒礙術塗順理斯之謂達聞從耳在門中義取聲從外來吹入人耳雖實至名歸亦有必聞之理然聞或不免虛聲之盜達則非實行不能行之行路須按步而

至也正所以藥子張之病也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其下可游 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爲善也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 攻其惡毋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朱註 樊遲至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先事至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

愚按子張問崇德辨惑樊遲多一脩慝然問同而答異者蓋因病而藥之也子張才高意廣好爲苟難故夫子針對崇字辨字以答之樊遲勇 如三刻踰溝是也 而志於學 如問稼圃知屢見是也 質樸而狹隘 如學稼學圃是也 意其爲人必預事而計得 遲問仁子曰先難後獲此章又云先事後得遲之病顯見矣 怨己而嚴人 觀下章問仁知夫子答以愛人知人舉直錯枉使枉者直可知其病矣 忿而不思難者也 清之役雖出公忠之心然觀其三刻踰溝其勇往之氣可見 夫子以崇德脩慝辨惑皆切己之事故既善之而非與云者又若誘掖獎勸之情見於言外則喜之深而望之切矣先事後得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攻其惡不攻人惡者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悔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寡尤也一朝之忿亡身 亡兼死與出奔言之 及親者 親兼父母及族屬言 有終身憂無一朝患也 劉逢祿以爲此章作遲侍之年春秋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而言不迫切故夫子特善之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也至不忍一朝之忿而身不容於齊辱及宗廟則惑甚矣夫子將適齊而遲從游時誌舞雩之下推致之僞圖是而不肯斥言如此宋翔鳳曰此當是孔子自衛反魯由後追溯之言時哀公亦欲去季氏故舉昭公前事以危之孜孔子世家孔子三十五歲昭公奔齊弟子傳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劉氏謂孔子將適齊而遲從游者誤也清按以上可備一說而不必從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也 樊遲退見

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 孔曰富盛也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仁者至矣鄭曰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

朱註 樊遲至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子曰至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能使枉者直則仁矣 樊遲退至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至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至遠矣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知夫子兼仁知而言矣

愚按仁之與知似分而實合遲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相背夫子見其不達而不能問故就仁知合一之處以直枉兩言曉之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背而且相爲用矣遲乃忘其問仁以爲問知則答知可也又言舉錯奚爲者子夏則聞言有悟曰富哉言乎一語破的既以決遲之所疑又以見子之所教連舉舜湯二事皆以不仁者遠爲言與遲之問仁相應而兩賢之學質可見矣 劉逢祿謂此因上文而類記之如魯昭公能用孔子何憂季氏之僭亦可備一說然昭公當爲哀公 清按選於衆舉皋陶者言皋陶被選於衆而得舉也舜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舉伯禹禹讓於稷契皋陶舜因命皋陶作士是皋陶者禹舉之而衆表同情即是衆所選也伊尹當日亦必有被選舉之事特不可考耳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

朱註 子貢至辱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導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愚按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者也然事君有三諫而去之義必不食其祿而後可不

與其事也友則諫而已矣不待三不可則止而已矣無去法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孔曰友以文德合也 以友輔仁 孔曰友有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朱註（曾子至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愚按以文會友非如後世之講學（朱注講學雖本迺而發學之不講而言然後之講學者立書院爭聚徒黨遂開是所謂講學則異於聖世之講學矣）聖門七十子之從游皆來學者也（與漢人互相標榜唐宋及明人分門結黨者均不同）會友即同堂辨疑賞奇也（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文即六藝之文也（亦與後世之作爲文字者不同）以友輔仁則切於身心之學無標（又子夏引逸詩曰雖萃索居故爲學必會友）榜門戶之見矣君子者才全德備之名二以字正以見君子之作用

論語稽 顏淵稽第十二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吳國王賓中文截金谿子新道許完）參校

子路稽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也 請益曰無倦 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也

朱註（子路至勞之）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請益曰無倦）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愚按先之勞之皆以身率教之意政字所包者廣（凡行政之事皆是）爲政者以身帥民而後掌其徵令則民服從（執政者若自暇自逸則民亦怠解矣）無倦者行上二事孜孜不敢逸豫也（書所謂法執日而敬貳終）（計事責功固當無倦也又如在軍旅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亦無倦也觀前則李勣羆徒則老則倦勤如周宣唐玄與誠何誠之流終亦必亡而已矣）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也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也

朱註（仲弓至賢才）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曰焉知至舍諸）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

愚按孔門德行之科四人顏淵伯牛早死閔子不就費宰惟仲弓仕季氏也有司府史胥徒之屬先之者以身率之也小過失誤之微者赦之者尚寬大之意也仲

弓居敬行簡此二事皆所優爲實才爲國家之大本仲弓慮在不能知夫子言但恐不能舉不患不能知也子謂仲弓曰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與此章正互相發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曰正百事之名鄭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鄭曰于狂也按鄭本迂作于 子曰野哉由也 孔曰野猶不達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包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朱註子路至奚先 衛君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按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六年此云十年誤也 子曰至正名乎 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按朱子以輒嗣靈公爲禰其祖 名實紊矣毛奇齡曰朱註不父父而禰祖不知何據按春秋定十四年爲衛靈之三十九年蒯聵得罪南子出奔宋至哀三年衛靈將卒命立子郢子郢辭之及卒南子以公命立子郢郢曰有亡人之子輒在因立輒晉人納蒯聵于戚衛人拒之夫子反衛衛侯輒欲得夫子爲政故子路有此問然從來祖孫傳重不礙稱名蒯聵以太子與弟皆未立而死則太甲以孫而爲湯後周平王太子洩父早死桓王嗣立越洩父而作平王之後則國君傳重有爲父後者有爲祖後者既爲後則必起祖父而禰之之謂祖孫相繼名實使然耶左傳記公子郢曰余無子是靈不以蒯聵爲子也然而蒯聵禱稱禰輒時禱於軍中曰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則蒯聵未嘗不父靈也又哀十六年蒯聵而返國即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則不特父靈且並母南子矣若輒之子輒則稱良夫謂蒯聵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是子輒也藉闕之蒯聵將出奔時蒯聵已死矣淵郢輒曰不見先君乎是輒亦父靈也又哀十六年蒯聵入衛而衛莊見弑於己氏至殺師子起衛釋寘立然後輒復返國謂靈公於禰廟而祇配之是輒仍謂父也其前此謂祖以父未立則父也非謂也名有然也故輒之罪在拒父不在禰祖而人之罪之者亦實不在正名然則正名何居曰馬注正名者正百事之名也考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而讀藝文志謂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凡辨名所在不可苟爲鉤析以故若來有名家者如鄧析尹文子公孫龍毛公諸篇尹文子與宋鈃遊齊稷下毛公公孫龍同遊於趙平原君家供以堅白同異殊名義爲辭此則名家之說之所由著也若後儒者猶名說曰名物曰名義曰名象而爲辭尤甚至於時名勝著繁碎辯一皆深論名理謂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呂子著辨以立名本而荀卿亦闡發皆非之然終不能易其論也且其序尚存如史約四五百言備書歷與處實同異其似之辨苦戴識悉皆有分別其文與書則是稱名之名祇是一節而百凡事爲無非是名如禮人名不以國以國則廢名王亞傳云竊有兄而稱夫子其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此稱名之名也若百事之名熊氏謂廿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于口者七日是過禮也

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謂名爲孝而不可明言以爲法故禮不興後漢蔡寅子況爲博士所使而廷尉與御史中丞議罪不請有云孔子云必也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此則事名之見乎禮樂與刑罰者況春秋以道名分凡討亂臣賊子殺師叛仕獄訟之事皆須有名故宣二年秦師伐晉報其無名之役僖四年齊侯伐楚當時稱其有名而楚伐陳夫差師行人儀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其謂之何是兵戎大事其屬於正名者尤急意者夫子返衛適當衛人拒輒被此構兵之際而欲以春秋大法正名定義謂之拒父不謂之拒父先與考辨所以急者故曰正名若名不正以下則又泛言百事之名以折之蓋拒父一事第使嘗不可明言其或謂拒父與師其不正之名則然在人有何疑諸而猶待正之不知此時拒父實有名實哀之二年出公既立而晉是年是月納蒯聵以衛執晉師納蒯聵於戚衛人以爲蒯聵不子既得罪先君而又乘先君未葬而興師謀不可納故然拒之而春秋書法亦復以爲輒不當私順親心納父不拒蓋有拒從祖之文且蒯聵既自爲醫自爲稱不當從父命而廢王父之命故穀梁於蒯聵納戚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弗受者輒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於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輒之道衛公逐蒯聵而立輒則輒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當時衛人舉以拒蒯聵爲說非其拒蒯也並不曰爲輒拒父而曰爲衛拒逆謂之門弟子者以爲然子貢使與子路結纓不爲衛故子路子貢並有爲衛君之問惟夫子謂以爲非在衛君則衛其迅濟在此章則不以爲正名所謂正名者正欲辨其受命之名拒父之名也何也蓋輒因未嘗受命於靈公也據春秋哀死之年曾子郢曰將立汝言不對他日又謂之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及卒南子夫人曰君命郢爲太子郢不受曰君沒於吾手若有命是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郢於是立輒是靈公實未嘗有命以不聞命之既不命郢則更無他命又可知於是郢以己意讓輒以曰亡人之子輒在然後立輒則輒之立非受之王父而其出師拒之拒父與其不謂之拒父與此皆夫子所急欲正之而不敢明其者若夫公羊所云石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之則夫人三傳皆未與聞並有南子不受靈命而曼姑反受靈命者此因春秋記曼姑之名而故爲飾之非實錄也蓋衛自哀公二年至十四年蒯聵入戚而衛人拒之其相持至十二年而夫子以哀公六年返衛則此時名義未決正須辨定故夫子以正名爲先此則度之時審之勢揆之經傳而靳靳不爽者若猶未是則請俟之好學者併疑正名之說後毛氏疑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其說極是然拒父即不父其父矣以蒯聵之不順而怙亂以拒父則逆矣且正名二字亦不獨專指輒與蒯聵欲殺其母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衛人助輒拒父者不正之事也 故孔子以正名爲先子路至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子曰野哉至闕如也 野謂俗鄙即是由也鄙之意 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名不正至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事不成至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故君子至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愚按正名馬氏謂正百事之名謹按正義引禮祭法黃帝正名百物物亦事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穀梁僖十九年傳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其因事之實無所損與正其名實之耳韓詩外傳季孫之宰通曰君取人馬孔子曰君取之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今以往君有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皆與馬義同 鄭氏以爲正書字謹按隸釋曰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賦論曰孔子書字必從保氏所掌古文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即史闕文之意附錄藝文志小學類云名一篇叙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俗儒正失故正名爲先一是之論於是辨己亥渡河有三家之文非夫大事孰能敘析之故論語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云云皆與鄭義同 其實正書字即以正百事百物之名也謹按六書分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然一字有一字之義正者因此字而思此義也名即此字之名也如書以爲不可言假以假之字義不可加於君也名不可假人以顯名思義不可假也總之有一字即指一事或指一物此一字即此事此物之名字

之名正即事物之名正矣衛之倫紀蓋失其名不正久矣清按衛召宋朝夫婦之名不正蒯聵欲殺南子父子之名不正衛人勳蒯聵君臣之名不正正名當兼此而言朱非專責輒毛奇齡輩又曉曉爲歸咎一偏之論也夫子生平作用只一禮字與上好禮則民易使章參看正名者禮之註也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名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即所以正之也推之如司徒司馬司空以及一物一事凡有其名必有其職各盡其職則事物之始終本末皆致於理矣何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即君盡君禮臣盡臣禮父盡父禮子盡子禮夫盡夫禮婦盡婦禮兄盡兄禮弟盡弟禮也孟子言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今何以不曰道而曰禮也蓋道不可見而禮以行之則可見也故曰正名即禮之註也即孟子亦一禮字孟子生平靈處處以仁義爲本然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而節文斯二者終是用禮又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孟子作用亦禮也清按孟子雖不言正名然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亦皆以字義言之亦正名也總之舉賢之設施一用禮而已矣孔子用工夫則曰學學之本實則曰忠信得位行權則用禮禮之注腳則在正名待子爲政乃設言之詞與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意同非出公果欲舉國而聽也史記蓋誤會此章之語而記之出公豈用賢之人哉夫子欲正名者蓋欲使百事百物各如其字義而衛之父子君臣亦將觀感焉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清按各私其國之弊至於父子相爭皆君之一字禍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其上各以情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曰禮義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者以器曰襁皇疏稼稼種也五穀黍稷稻麥之屬種之曰稼收斂曰穡稼猶嫁也言種穀欲其滋長田畝如人嫁娶生於子孫也穡吝嗇也言穀熟而斂藏之如慳貪吝嗇之人聚物也蔬菜也種菜曰圃圃之言布也取其分布於地若種果實則曰園園之言蕃也種聚於園外爲藩籬也襁者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帊裹兒負之於背也

朱註樊遲出至須也小人謂細民上好禮至焉用稼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各以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

愚按朱註小人謂細民蓋指田野之夫言也書無逸則知小人之依殷高宗舊勞於外爰曁小人孟子曰耕者小人之事凡稼圃皆古稱小人也稼圃者細民之事學之成亦治於人而非所以治人此與后稷之明農不同彼時民未知稼穡甫平天甫成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正是大人之事此則如許行輩爲神農之言者耳子言不如乃眞不如蓋知其理而未能習其事也士生於治水明農以後出則念繫民生處則心存國計無在不以天下爲己任豈徒勤四體分五穀區區爲吹豳飲蜡之學哉襁負而至正對學稼學圃言之非泛爲感應語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何曰專猶獨也

朱註子曰至以爲詩本人情賅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喻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愚按詩三百篇耳然苟通其意則內足以治國外足以華國守約而施博豈有涯涘哉春秋專對之才如甯俞不答彤弓湛露穆叔不拜肆夏文王叔弓之辭郊勞致館韓獻子之稱易象春秋范宣子追念襄王講其官守西乞術徵稱周公致其瑞節國莊子將事克敏見稱於臧孫叔孫豹式禮無愆受賜於周室他如七子言志六卿議客子犯之讓趙衰叔向之屈子木皆其最著者也若高厚歌詩之不類伯有賦鶉奔之失倫華定不解蓼蕭慶封不知相鼠適足以辱國而召釁耳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何曰令教令也皇疏其身正不令而行者如直形而影自直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如曲形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

愚按表記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中庸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皆與此章相發明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也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朱註子曰至兄弟也魯衛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愚按孔子於魯衛最留意而魯之君臣上下凌替衛之父子夫婦名分顚倒彝倫漸廢且其國弱政亂亦復相似故慨然想當日周公康叔兄弟開國之盛而歎之

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王曰荆與蘧瑗史䲡並爲君子也皇疏春秋傳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出聘適衛悅蘧瑗史狗史䲡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朱註子謂至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 按公子荆或曰即公荆也見昭二十年傳然杜注孔疏皆不以爲一人備攷引家語荆公子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使人觀之堂上有五老焉下有二十壯士然此荆公子非公子荆昔良二十五年傳昔亦有公子荆然非衛公子荆惟見襄二十九年傳他無攷 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

愚按居室猶言處家室也有室所有也兼宮室衣服飲食車馬器用言之苟合言粗聚也始有未聚而曰苟合則未聚而以爲粗聚矣苟完言粗備也稍有未備而曰苟完則未備而以爲粗備矣富多也多於稍有未必爲美而曰苟美則未豐裕而以爲豐裕矣然宮室言之苟合謂初立間架所謂聚材也苟完謂粗所謂鳩工也苟美則裝修已齊可以落而成之人苦不知足三苟字正以形容荆之知足所以爲善

子適衛冉有僕孔曰孔子之衛此當是孔子初至衛時語 冉有御也子曰庶矣哉孔曰庶衆也言衛民衆多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註冉有至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曰至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愚按人民衆庶正欲盧消長之機故必富之人衆力齊若國勢面利導之則生者衆食者寡爲者疾用者舒較人民稀少者自易爲力否則地力分財用匱游民又多國事不可問矣 富則易流爲功利夸詐之習故必教之冉子不問富教之法者蓋其平日講求有素而默識心通故不復有所疑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也

朱註子曰至有成 期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愚按可者大綱大法犁然可見爲民觀聽煥然一新也有成者政教大行庶績咸熙也此孔子內視諸己外視諸民見春秋之世飢易爲食渴易爲飲不必曠日廢時只一轉移間而事半功倍如此也乃周遊列國或知而不能用或用而不能久雖屬人事抑亦天之未欲平治天下與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曰勝殘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 誠哉是言也孔曰古有此言故夫子信之也

朱註子曰至言也 爲邦百年謂相繼而久也

愚按春秋之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日尋干戈已成積重難返之勢縱有仁民愛物者出而治世撥亂反正與民休息然欲致世太平亦非旦夕間事期以百年而後潛移默化可以變暴亂之風爲忠厚之俗上章就政教言故效速此章就治化言故收功遲遲速之故各有所當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孔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有三十年仁政乃成也鄭曰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

朱註子曰至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仁謂教化浹也

愚按此章又折中而言既不過遲亦不過速而以三十年爲世期之重在如有王者四字蓋以仁治天下而使天下同化於仁爲期如此 竊謂周之仁蓋之者皆積仁積感之所致惟漢高帳起民間亦無所憑藉所藉庶足當有王者起乎至於文景民俗淳厚所謂世而後仁也 清按專制之世全國之治亂萬民之生命皆繫於爲之君者一人之手故非聖人受命而興不能使天下同化於仁然自唐虞而後歷夏商周皆必數百年而始一見則君主專制非政體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皇疏苟誠也何有言不難也

愚按政者正也故必身正而後可從政身自不正安能正人

冉子退朝 周生烈曰謂罷朝於魯君也鄭曰朝於季氏之私朝 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 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政也 子曰其事也 馬曰事者凡所常行事也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馬曰如有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也

朱註 冉子至與聞之 冉有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 陳鱣曰冉有時仕季氏故退於其私朝退而忽公子遂詣之曰其事也其即指季氏必無私事而議於公朝者周生烈以爲罷朝於魯君是矣論語偶記曰左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復得俟於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則左襄三十年鄭伯有耆酒朝至未已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注云朝其家臣是其證也胡紹勳大夫二朝考曰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韋昭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陳氏禮書以韋注爲非蓋疑外朝如韋說則仍是君之朝而非私朝今以考工記證之而知韋說不可易也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舍此則韋氏所謂君之外朝非路門外每日視朝之所乃謂正朝之兩旁諸臣治事之處其地在公朝而實爲私朝考工記曰九卿朝焉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古者君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聽政於路寢諸臣趨事於治朝兩旁之室俟諸臣聽事畢然後君適小寢故敬姜云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若以韋氏所云外朝爲即指君之正朝則每月視朝一揖而退安所謂業君之官職者近人又以二朝皆在大夫家內尤非據玉藻云齊適公所居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是大夫家內止有一朝然則大夫所謂二朝其一在家內玉藻所云及左傳伯有嗜酒朝至未已叔孫聘子朝其家衆論冉子退朝者是其一在公朝之兩旁考工記所言者是德應錄曰詩緇衣正義引鄭典聞四門注云羣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四鄉士亞朝在路門侍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矣冉子所退之朝當兆而以韋注外朝爲君之朝爲所是則由前之說冉子爲退自家門之朝由後之說冉子爲退自路門之朝其以爲季氏朝則同也論語後錄亦引左傳國語例朝至未已魯語合家事於內朝以政爲議 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責冉有也

懋按當日政在私家冉子之對亦實情也然以季之家而混於魯之國則習焉而忘之矣故夫子正言以警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曰事不可一言而成知如此則可近也鄭曰人偶同位人偶之辭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孔曰言無樂於爲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也 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其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也

朱註 定公至幾也 幾期也言一言之間未可必期其效 人之言至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至與邦乎 因此言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至違也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至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

懋按一言可以興邦喪邦此言之關繫重矣故孔子兩舉人言以實之時俗雖有是言習焉不察一經揭出足深長思矣 又按此兩言約之只是一敬一肆丹書之戒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大學所引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在齊賢早已言及此因定公問者係言故舉難語以爲答耳 稽按君爲民而立以一人而受國民全體付託之重故見其難臣從事於國事故見其不易若君以言莫予違爲樂則專制肆虐一夫而其命革矣故孔子引此言以戒哀公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皇疏江熙曰邊國之人豪氣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悅近懷之 朱註 葉公至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懋按此當在哀四年 見世家稽 葉居楚北江黃之間春秋時楚會諸侯中滅陳滅蔡東爭雄於吳北爭伯於晉武關之外無日無師民之供征役者亦稍疲矣沈諸梁於楚爲賢者較之囊瓦子西輩猶爲庸中佼佼語之以近說遠來或者於耀德不觀兵之意稍有裨乎 家語子貢問夫子答葉公何異答哀公及不同子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被以諸侯言之近者稍據所及而遠者稍嚮宋國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鄭曰舊說莒父魯下邑也 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

見小利妨大事則大事不成也

朱註子夏至不成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

愚按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爲將叛晉也杜註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西則莒父者魯之西鄙邑子夏老於西河於家爲近但其生平篤信謹守規模狹隘欲速見小固小人儒之病斯時値戎馬倥傯之際尤爲安危所繫而身家亦因之以爲榮辱欲速不達以行路喻之見小失大則事之所爲成敗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孔曰直躬直身而行也鄭曰直人名弓按鄭本躬作弓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周生烈曰有因而盜曰攘[illegible]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朱註孔子至其中矣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

愚按直躬證父事古書多載之淮維城箕韓非子五蠹篇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又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淮南子汜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陳鱣曰躬蓋名其人必本以直稱者故稱直躬猶同作躬而皆以爲人名故鄭據之論語後錄高誘盧植門人相與鄭同師馬融故誘亦謂直人名躬論語後錄謂太史公長陳仲弓碑弓正作躬是弓與躬通故鄭本作弓也論語竢質謂呂氏春秋謂楚人皆以躬爲直故躬以直名葉公大不然之故舉孔子而折衷焉左哀十六年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觀葉公之論白公勝則於直躬必以爲不直不信不孝之人矣攘鄭實注因其失亡曰攘高誘淮南子注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皆與周生義近則鄭司刑疏引作鄭注殺說文云告也蓋春秋之世風俗薄惡專以矯激要譽江熙曰葉公見孔子輒有隱諱故聖人答以直躬欲以警激流俗中國金波曰葉公豈以爲標夷之爽直鄙厥於中國之拘虛夫子就天倫之愛答之行似曲而意則直也如秦人俗父攘鋤耰有德色婦姑勃谿則立而詬誶言日益夷威爲風俗秦楚蓋鄰邦故此等俗爲淺識而不悟其非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也

朱註樊遲至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愚按遲問屢矣子之答亦屢矣雖其人粗鄙然樸野之人較智巧者入德爲易也之夷狄云者夷狄猶當學問而郊野之人可知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孔曰有恥有所不爲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硜硜者小人之貌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爲次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

朱註子貢至可謂士矣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曰至弟焉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曰至次矣果必行也硜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淺狹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曰今之至算也今之從政者如魯三家之屬斗筲之人言鄙細也

愚按士以有本有末爲上本立而才不足次也必不得已節取其才亦可也子貢先挾一今之從政者之見逐次求所位置及三答猶不及乃不得不明揭本意夫子慨然興歎而人之者蓋人也不足謂之士也曰斗曰筲所受止此斗容三豆之實筲容四升蓋釋算所不及算長六寸射時所釋以計勝負之數後乃用爲計算之算於士何所當哉淸按出使者雖受命於君而其使事則國事也專制時代之君今宜訓國不辱君命猶言不辱國命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恆一者也鄭曰狂者進取仰法古制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概之義

朱註子曰至狷者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

愚按狂似太過狷似不及皆美才也中行無過不及得天獨優較易裁成然不可得惟就地取材培之植之至於有成亦與中行無異聖門如顏子中行者也曾子閔子仲弓有若之屬抑其次也子貢曾皙琴張則近於狂者也原思子夏高柴則近於狷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 孔曰南人南國之人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 按此解蓋讀作爲作巫醫之作左氏傳疾不可爲也詩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又屈子改行易轍尹曰巫醫賤不能知此寧皆禮所本 善夫 包曰善南人之言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孔曰易恆卦之詞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子曰不占而已矣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也

開明印書館刊印

朱註子曰至巫醫 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 周禮醫師之屬有食醫疾醫瘍醫獸醫春官之屬有司巫中士二人男巫女巫皆無數女曰巫男曰覡亦可曰巫 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至之羞 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至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蓋亦不占而已矣

愚按聖人教人各因其材材無大小皆有所成惟無恆則終於無成此人事未盡非天質之咎也此蓋引南人之諺而舉易恆之爻辭證之故終之曰不占而已矣不占云者易六十四卦陰陽消息君子小人事變萬端卽令不中不正亦各占一卦一爻無恆則全無實象何占之有而已矣者猶云如是而止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何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其利故曰不和也

朱註子曰至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

愚按同和兩語恰與周比章相參彼就立朝大局言之治術之分也此就通經致用言之學術之別也皆小異而大同者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曰善人善己惡人惡己是善善明惡惡著也鄭曰鄉人皆好或者行與衆同或朋黨矣鄉人皆惡或者行與衆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於前故知是實善

朱註子貢至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其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愚按言鄉人固見其公然等鄉而上之則有國矣國人之好惡且有時而不足據況鄉人乎 如陳氏厚施民皆歸之之類 子貢之病在一皆字善者好不善者惡則中有卓見不徒以鄉評爲據矣

開明印書館刊印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孔曰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孔曰度才而任官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朱註子曰至備焉 器之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愚按此章可以括廿四史之全以道字爲主以說字爲對以事字使字爲經緯蓋下之所以事上者欲上之使之耳上之所以說下者以爲適吾用而使之耳事之之法在於下使之之權出於上君子小人就在上者之心術言之器與求備對較相形者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何曰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拘

第157冊 續修四庫全書

忌而實自驕矜也

朱註子曰至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愚按泰者安舒驕者矜肆其相似而不同猶周比和同之比也 大學以驕泰爲忠信之對亶迹文則泰作泰侈解對文則泰作安舒解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

朱註子曰至近仁 程子曰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愚按剛毅近於高明木訥近於沈潛雖各得一偏然絕無取巧習氣故曰近仁若夫巧言令色與夫貪私鄙吝之爲病則去仁遠矣 漢書刑法志仁者愛而弱者畏之然則柔弱者非仁而剛毅者爲仁也愚按引漢書周昌傳昌木彊人也論語君子欲訥於言漢書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皆此章之證

論語稽　子路稽第十三　十四　開明印書館刊印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馬曰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鄭曰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

朱註子路至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愚按此與荅子貢之問微異蓋因子路之病而藥之也子路之學已造正大高明但其性偏直率夫子故以懇到詳勉和悅者告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包曰即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也

朱註子曰至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愚按古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蓋承衰亂之後必以二十年爲期此第言教民則生聚之已盛可知矣不曰十年而曰七年者善人教之有法故速也曰亦可者僅可而猶有所未盡之辭 謂按春秋用兵大抵驅田里之民而置之死地此與下章皆有爲而言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馬曰言用不習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朱註子曰至棄之 以用也

愚按記者類記此章蓋承上章而言言欲成軍於旦夕則是驅田里之民而置之死地豈非自棄其民哉謂按不教之民尚不可戰矧有編婦孺以臨敵者其亦有悖於人道主義也已

論語稽　子路稽第十三　十五　開明印書館刊印

論語稽　子路稽第十三終　　後學天門程炳奎星坡校字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葆中文叔 金堉子漸遜言宜 參校

憲問稽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孔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在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馬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包曰此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朱註憲問至恥也 憲原思名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並言之以廣其志 克伐至仁矣 此亦原憲以所能而問也 子曰至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按何晏集解本以此為一章朱子分兩章今從何本

愚按朱子謂此篇疑憲所自記是也 論語記諸弟子皆稱字憲字子思此不記子思問而記憲問故朱子云然毛奇齡駁之謂篇中所記如南宮适字子容陳亢字子禽宰予字子我又字予宰我求也為之聚斂之類皆書名則此非必自記也云云濟按陳亢南宮适宰予皆係以氏求也宰曰則紀事紀言非問辭且皆有上文此當從朱註 于祿之見學者不免 以子張之賢而學且干祿子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皆其證也 原憲家貧夫子故因其問而誡之恥者私心自愧之謂觀憲清靜樂道 家語原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卒後退隱於衛 貧不為病 史記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巷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之子貢曰夫子病矣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為宰而辭九百之粟則其能體夫子之教可知矣仁者人心生生不息之理克伐怨欲則心之私而足以害理者也四者人所易犯而處貧者尤易犯於此而不行則私去而理可存矣故憲以為仁然不行者力制此心而不使犯也力能制心所以為難惟是今日制之明日復出此念制之彼念旋生不清其源而徒

過其流則私終不可盡而理終不可復故仁不可知此蓋憲致力之久已有所得故質之夫子而夫子因所能而進之也 按夫子之進原憲與不忮不求章之進子路同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何曰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朱註子曰至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愚按既名為士則顧名思義自有無窮責備無窮事業若苟且偷安則不如農工商賈尚得執一技以自養矣曰不足以為士有無限痛惜勸勉意 按毛奇齡黃式三皆訓居為居無求安之居然朱註之訓亦有此意而意更詳盡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言行鄭曰危猶高也 邦無道危行言孫 鄭曰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為論也何曰孫順也厲行不隨俗順言以遠害也

朱註子曰至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

愚按危訓厲訓高峻亦訓正 訓正本之廣雅王氏念孫引此釋黃式三曰此訓義長 皆不隨俗之意孫之言順謂隨俗也邦有道君子自見之秋言必可行行必可言故當守正不阿邦無道則當留有用之身匡濟時變故舉動雖不可苟而要不宜高談以招禍也 漢之黨錮宋之元祐黨明之東林黨皆邦無道而言不孫者也以此章言之豈非聖人之所許哉故韓魏公謂不介為詭異而尚順言者流亦識者所不取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何曰德不可以億中故必有言也 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朱註子曰至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

愚按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言者心之聲得於心而發於聲故必有言人心生生不息之理之謂仁心者氣之主心不息則氣自強故必有勇若第觀於言與勇則或口給禦人血氣用事而已矣故不必有德仁

南宮适孔曰适南宮敬叔魯大夫也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也俱不得其死然孔曰此二子者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殖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也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　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孔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也

朱註南宮至若人　奡春秋傳作澆此古者同音假借字　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

愚按适非敬叔辨已見公冶篇羿古射官名後以官爲氏此羿者夏之有窮后氏也說本毛奇齡稽按古者羿有三說文羿帝嚳射官賈逵云羿之先世爲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并出使羿射落九日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此雖不經然似與堯時要皆有羿合夏太康時有窮之君爲三矣然當時之羿無可致見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記之無不得其死之說故此當爲夏時之羿然羿爲古射官之名則有窮之君疑或襲堯時羿之後以官爲氏也　羿恃其射見襄四年左傳　距太康於河書太康尸位敗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又左傳滅夏后相朱註以爲羿所滅誤也　因夏民而代夏政襄四年左傳夏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其家衆附寒浞而殺之左傳羿臣寒浞爲伯明后寒所棄夷羿收之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虞羿於田而取邪於民羿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逢蒙殺羿路史逢蒙取桃梧殺羿家衆享之　奡卽浞之子澆左傳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浞使澆滅斟灌及伐斟鄩王逸注澆古多力者論語曰澆盪舟說古字通　盪舟者盪宋書顏師伯傳覽騎出殺孔覬傳每戰以刀楯直盪晉書職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以敗敵曰跳盪盪左右衝殺也說本顧炎武　斟鄩氏之舟也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云覆舟斟尋何道取之卽此也　伯靡輔少康滅之哀元年左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襄四年傳靡云浞處澆於過處豷於戈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所言與伍員同　适以羿奡禹稷對勘而言其於天道福善禍淫之常理既明且盡無俟辨論至於殃祥之相反則氣數之變又聖賢所不言福善禍淫天道之常理也其不然者則其變也變者不可爲訓故聖賢只言常理　春秋之權臣一羿奡也孔子一禹稷也适之來問其意隱有所指适三復白圭能謹言者也夫子稱其無道免於刑戮亦以其謹言也今不明言時事而以古人爲問則有如子貢之借夷齊問衛君可謂善問者已　孔子更不便贊一辭故不答黃式三曰馬氏解夫子不答爲自謙謝閔謹謂當時必有齊背意弗不答陸子靜謂默當此心可以不答洪景盧謂其義已盡無所可答金吉甫謂俱不得其死句以然字終下語意自分明故不須答數說不同然皆不敢揣南宮倖路錄載朱子云稱羿有時不然所以不答又云君子爲所當爲不計其效故不答又於或問有孕言命之說則直以爲南宮之言未盡猶未兼下文贊之矛盾矣是不可從　适喻此意故不再問而出孔子以适言既深得善善惡惡之理又能喻不答之微旨非德之已成者不能故以君子許之而又以尚德嘉之清按孔子者聖之時者也苟生於唐虞之世而以治水教稼之任則亦一禹稷也适蓋見及於此故以爲問孔子不答者蓋相喻於無言之表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也

朱註子曰至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愚按君子偶不仁無害其爲君子小人偶或仁終見其爲小人況小人之仁其暫也其迹也而其心則斷斷然不仁矣此聖人示人以觀仁之法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所忠必欲教誨之也

朱註子曰至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愚按誨納誨也勞者逆用其愛誨者逆用其忠能勿云者情性之摯有不如是而不可者也清按以納誨爲忠正以防專制之弊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孔曰裨諶鄭大夫名也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謀於野則無所不聽故得事理之要謀於國則爲巨室世卿所掣肘爲諸大夫所咻故不能盡其才非有異也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而謀作盟會之辭裨諶其人長於草擬羣經音辨引鄭康成曰卑諶草創言創爲草藁朱註從之不取適野之義　鄭曰卑諶草創言創爲草藁清按此據羣經音辨增入爲禮堂所漏引者　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裨諶既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列子東里多才清按朱註東里爲地名以襄二十六年楚伐鄭入南里墮其城言之則東里宜亦有城然西北有不曰里昭元年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貳以爲己邑是鄭之東南曰里西北曰鄙也　更此四賢而成故鮮有敗事鄭曰討論整理

朱註子曰至潤色之　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稿也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脩飾謂增損之潤

色謂加文采

恩按春秋之時楚與華夏爭盟鄭攝其間爲南北之勢所必爭其受兵禍始於厲（清按莊十六年夏齊人宋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是鄭受兵南北之兵之始自齊桓方霸楚亦浸強而鄭則厲公實當之也）文（清按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因文夫人之言伐鄭齊魯宋救之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楚幕有烏乃止楚爲成王鄭爲文公自是後僖元年三年楚皆伐鄭自齊桓盟楚於召陵始附得息五年齊桓盟諸侯於首止周王使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鄭文逃歸不盟六年七年齊皆伐之八年乃乞盟於洮及齊桓卒二十一年與楚盂之盟執宋襄公二十二年鄭伯如楚至二十八年晉文城濮之戰楚師敗而鄭乃復附中國林氏曰齊桓卒而鄭背朝楚諸夏之變於是鄭爲亂階）自狼淵已還（清按文九年楚范山伐鄭師於狼淵晉趙盾救之不及是時鄭爲穆公蘭也）晉楚幷爭南北之軍交集而穆（清按僖三十三年楚令尹子上門於桔秩之門文九年有狼淵）襄（清按襄公名堅宣元年受楚盟三年晉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夏楚侵鄭宣元年五年晉受楚兵遂及楚平十年夏晉伐鄭取成多楚伐鄭晉成之十一年與楚盟於辰陵十二年楚莊王以鄭又事晉伐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晉荀林父救之與楚戰於邲晉敗績林氏曰辰陵之盟鄭歸諸夏以事楚故晉於邲盟十四國之君於蜀皆鄭爲之成之難也）悼（清按悼公名費成四年與晉盟於垂棘又盟蟲牢六年春如晉拜成）成（清按成公名睔成六年楚嬰齊伐鄭晉欒書救之遇於繞角七年秋楚嬰齊伐鄭諸侯救之盟於馬陵九年春鄭受楚賂會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執之時晉景公有疾太子州蒲會諸侯伐鄭子罕賂以襄鍾乃歸鄭伯十二年夏宋華元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十五年楚伐鄭及暴隧子罕侵楚取新石十六年春楚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夏晉厲公敗楚於鄢陵十七年夏冬諸侯兩伐鄭）僖（清按僖公名髡頑襄元年二年晉悼公皆伐鄭時子罕當國子駟爲政以官命未改不從晉七年僖公將與諸侯爲鄬之會子駟使賊弑之）之世專應之（從晉則楚伐之從楚則晉伐之晉楚共爭一鄭）自盟宋而後晉楚交霸南北之兵暫弭（清按自成十二年夏宋華元合晉楚之成盟瑣澤不久即敗盟至襄二十七年夏宋向戌合晉楚之成秋盟於宋乃弭諸侯之兵）而簡（清按簡公名嘉晉襄八年楚公子貞伐鄭子駟引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姑從楚以紓民晉師至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從楚九年冬諸侯伐鄭盟於戲晉士莊子爲載書曰鄭不唯晉命是聽而敢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駟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欲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於是晉悼公從鄭三駕而楚不能爭三駕者一在襄十年秋師於牛首冬戍虎牢一在十一年夏觀兵於鄭南門一在是年秋會於蕭魚鄭人賂晉樂師師曠曰吾驟歌南風不競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襄十八年楚伐鄭涉於魚齒之下甚雨二十六年楚皆伐鄭二十七年盟於宋始弭兵）定（清按定公名寧）之世兼事之（清按自盟宋之後二十九年會晉城杞三十年如晉昭元年如晉且問疾三年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四年會楚及諸侯於申十一年秋會晉及諸侯之大夫於厥慭皆鄭簡公世也十二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請免喪而後聽命十三年子產及諸侯盟於平丘十六年晉韓起聘鄭二十年子產卒皆鄭定公世也）故辭命之繁且難無過於鄭（清按劉寶楠曰命會盟之辭也周官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命論語所謂爲命公羊莊十九年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命者凡聘會盟所受於主國之命其辭皆有一定故聘記云辭無常孫而說明命有常也其式三曰命者聘會之書聞於使者未行之前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於左接聞命是也孝執圭以授使者受圭垂繅以受命其行聘之日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入升西楹西東面致命爲命即爲此也傳三十六年展喜受命於展禽以犒齊師有命也至聘禮於謂聘之前夕云史讀書展幣執書此書言享幣之數又聘覲之時亦云史讀書此書謂告之辭致館之以設命漢矣按劉氏所說爲是然展喜受命鄭展禽亦有與齊侯言答之辭左傳子產使子羽多爲辭令則是於體命之外更多爲辭以爲之備此爲命當兼二義）鄭之執政雖其人久矣（鄭僖公之世子駟執政其謀則務在玉帛待於二境而已簡公之世子展執政襄二十一年侵宋欲晉驪來而楚不能救乃固與晉渠得數年之安襄二十九年子虎執政無所聞）自子產爲卿（襄十九年）而南北以後數十年不被兵（襄二十六年楚伐鄭子產曰晉楚將平不如使逞而歸子展從之十二月楚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氾而歸）

及執鄭政（襄三十年）有辭爲功（左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又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清按子產之辭可考者襄二十二年對晉人之徵朝二十四年寓書於范宣子以象齒焚身戒之二十五年獻陳捷於晉對以王命二十六年楚人囚鄭印堇父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二十七年鄭伯歸自晉使子西謝不敏三十一年壞晉館垣有獻幣之對昭元年楚圍逆婦使子羽辭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又如晉問疾有實沈臺駘之對四年楚靈王問於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七年聘晉有黃熊之對十三年盟平丘有爭承之言十六年韓起求環於太叔子羽謂與之子產不可十八年鄭大火裨竈欲禳子太叔恐晉討子產曰國不可小有備故也乃對晉人之讓十九年立駟乞晉人問故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辭於大夫不宜專制）而裨諶（諶乃裨竈之族襄二十九年聞良方爭盟於伯有氏諶曰禍未歇也然明問政將焉往諶曰其在子產乎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能而使則世族天所佑也伯有侈而子產將以息鄭也能事不見經傳）世叔（世叔即子太叔世太古通用故太子亦有稱世子者孩子太叔襄二十八年聘楚有不鬪盟義之對二十九年城杞晉並鄭紀伯與子產盟於鄭二十四年以鄭客無松柏咸兒射犬二十七年享趙武賦野有蔓草昭元年從游楚於吳有不僭允宗之對三年送少姜之葬恐後戾而不敢憚煩聞張趯之言稱有智而後於君子又是年享虎賀夫人而引醆以自遷入年叔弓賀虒祁而致弔以相禮昭十一年享趙武賦褰裳十二年一書而全游氏之廟使如是非禮黃父辨揖讓之文小儀大義王室實類是之喻勞實而戒以汰侈勉會亟要在宗廟亦可謂言之有物者矣）子羽（鄭有兩子羽一爲公之子一公孫揮官行人此爲行人則揮也孩子羽襄三十年稱其數在晉深伯有之門三十一年稱赴數世識見北宮之奏昭元年設服離衛知子國之假而不反民欲天從知國子之惡將自及他如松柏之下草不殖知趙孟之不終惻小不容公孫氏之族皆其長也襄二十五年降階不能對稱鄭略趙然明之能十六年宋獲請與韓宣不如子產之語其視巳行人韓服符行人子羽襄十中役使者矣）助之（襄三十一年傳子產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告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清按左氏敘述與論語微異）鄭國以寧故夫子稱美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孔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西鄭大夫（皇疏公孫夏也張文虎曰襄十年盜殺子駟子西與子產同出討賊後鄭人以子西子產之故求盜於宋宋人與之十五年鄭伯伐齊子西與子展守國十九年子展子西共攻子孔殺之子西聽政子產爲卿二十四年於幣重子產寓書子西以告范宣子鄭伯朝于晉子西相之二十五年子產伐陳子西復伐陳二十六年子西聽二十七年享趙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二十九年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子西即世必及子產是子西先子產聽政也毛奇齡以爲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楚之子西始見春秋是時夫子已將絕筆至立昭滅國敵見楚策未得逞布列國則楚子西之名不著沮用孔子在陳蔡絕糧之後而召用白公時孔子已卒朱註從或說以爲楚公子申斯矣清按毛氏駁沮孔子用白公二事是也其言楚子西名不著則強辭不足據）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坤倉曰彼哉也彼當作彼而廣韻集韻逐各收彼字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證於是俗會家遂謂古論原是彼字然公羊定八年陽虎謀殺季氏不見公斂處父之甲曰彼哉彼哉此必古成語夫子引以答或也說本毛奇齡）或曰楚令尹子西（鄭公子申按楚有兩子西兩公子申唯此鄭宜申之字一子西也成六年公子申以申息之師救蔡與竹戰此一公子申也說本黃式三）（二十八年司馬子西帥楚左師與吳戰）問管仲曰人也鄭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孔曰伯氏齊大夫（皇疏名偃）駢邑地名也（閻若璩曰今臨朐縣即駢邑）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皇疏駢邑伯氏所食采也時伯氏有罪管仲削奪之）使至蔬食（按集解本疏作蔬）而沒齒無怨言以當其理故也鄭曰伯氏齊大夫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

朱註或問至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如刑書鄭滅及放子太叔用猛之類）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襄三十一年子產從政一年有誅殺之謗三年乃有稱頌之語又昭十八年鄭火將焚宗而寬其征爲其除不毀子太叔之廟昭二十年告子太叔火烈民畏水懦民玩皆其證也又十六年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則愛及草木矣至於環帶玉環非不用之以保民蓋知天道非禳祈所及故也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又曰惠人子產之論定矣）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子西平王之庶子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平王卒令尹子常曰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不從乃立昭王昭王以爲令尹）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illegible]）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illegible]）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事已見前[illegible]）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事在哀公十六年七月時孔子已卒於四月矣見左傳）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問管仲至怨言）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即此事也（見荀子仲尼篇）

愚按或人之問意在論才夫子之言意在尚德子產幹濟之才多矣夫子獨舉其愛人之心而定之管仲尊攘之功大矣夫子獨舉其感人之深而論之聖人尚德不尚才之意見矣若楚子西則其才足以有爲而其德一無可見故夫子不許其厠二子之列（說本周國俗情按朱註引沮封一事爲外之之證乘人不如是之隘也不可從至於僭王號白公亂辨已見上）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王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尤難使不怨也

朱註子曰至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

愚按此章之意與答子貢之問同（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宜參觀之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孔曰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趙之先與秦同姓夙至造父始封於趙其後入晉仕爲趙氏魏國名晉滅之以其地賜畢萬萬因以爲氏子孫仕晉亦執晉政）家臣稱老（朱註引士昏禮授老雁注老羣吏之尊者賈疏大夫家臣稱老是以喪服公食大夫以貴臣爲室老春秋傳云執臧氏老禮云大夫室老皆其證也）公綽性寡欲（下章言公綽之不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

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

朱註子曰至大夫　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繡爲周卜正封於徐州之沛國於平邱之間後滅於宋薛任姓侯爵黃帝之裔夏奚仲商仲虺之後國於徐州之邳降而稱伯爲宋役其後遂爲齊有以封田氏故孟嘗君嘗居薛齊人築薛而滕恐則先滕滅矣）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愚按公綽孟氏之支族也（襄二十五年齊師伐我公綽知崔子有大志而決其來之不寇其知亦似可稱惠棟曰綽左傳作卓見徐邈本釋證曰左傳襄九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與公孟綽爲大夫與孟公綽別然其釋文則云綽本又作卓潛按綽卓蓋古通用字）孔子言此蓋以人各有能有不能國家用人宜量其所長而用之也（潛按知公綽之賢尚有能有不能其餘可知此孔子爲用人者言言不可用人而違其材非於公綽有貶辭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馬曰魯大夫臧孫紇也公綽之不欲馬曰魯大夫孟公綽也卞莊子之勇鄭曰秦大夫（秦策陳軫對秦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諍人而鬬者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史記陳軫傳管作卞故鄭以爲秦大夫錢站曰卞莊子與家臣卞寄途遇兩虎食一牛莊子欲刺之家臣曰虎爭牛必鬬大者傷小者亡然後可刺也如言果得二虎）周生烈曰卞邑大夫（[illegible]即季武子所取者魯邑非秦邑鄭誤）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潛按韓詩外傳十云魯興師卞莊子請從新序云齊與魯戰卞莊子請行荀子大略篇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是其有勇及爲魯大夫之證或又以爲孟莊子不足據）孔曰加之以禮樂文成也（黃式三曰文孔註渾加有加增之義固可通又云文成也此三字終何註樂記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鄭註文猶美也善也美善與增成義互相足一曰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易傳物相雜故曰文文以禮樂節文王世子所謂禮樂交錯於中有恭敬之心而以樂化其拘有和易之心而以禮約其中也）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孔曰久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

朱註子路至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足當之）日今之至成人矣復加曰字蓋既答而復言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爲成人之次矣

愚按此所謂成人蓋無其人而想望之四子之長皆才也節取其才而文以禮樂

猶漢人所謂以經術飾吏治也然春秋之世已不易得故又取夫大節不失而有以自守者當之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孔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文諡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然則文子蓋三字諡也清按毛奇齡曾之升并以檀弓事爲公子荊此據註疑經之過檀弓明明載公叔文子其爲此公叔文子無疑毛氏曾氏據註衛國有難在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孜左傳則爲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南楚者公子荊之字公叔文子名拔又名發不聞字南楚也云云不知此註疑者誤引南楚之事而公叔文子自有公叔文子之事特左傳未載耳左氏之南楚自爲一人檀弓與此章之公叔文子自爲一人非彼一文子此一文子也且彼文子果即南楚則安知此文子非亦南楚乎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 按檀弓公叔文子升瑕邱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也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是已不能時言樂笑義取矣一事而三失皆見也定十三年左傳文子將饗靈公史鰌曰子富而君貪禍必及矣然則尚不獨瑕邱一事見譏賢者

朱註子問至取乎 文子公孫枝也 按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一名發並不名枝枝者拔字之誤朱註弗著公孫枝則秦大夫秦穆公時曾薦孟明伐晉傳稱子桑之忠是也枝字子桑鬮實有求不豹公孫枝於晉之文非公叔文子 公明姓賈名亦衛人 論有公明儀晉問稽顏於仲尼見家語武城人也祭義有問孝於曾子事又公明高見孟子引長息之問疑與賈爲同族 公明至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及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愚按不言不笑不取矯激好名者類能強而制之 春秋傳記息嬀三年不言又賈大夫妻不言不笑 至時言樂笑義取則時中之聖矣告者固過而賈言尤過孔子論人譽必有試故以疑詞姑置之以待後之核其實耳非存一刻薄之念以待人也清按或解此章其然二字指時言樂笑義取豈其然指不言不笑不取於義亦通然不如朱註義長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孔曰防武仲故邑也 清按輿地紀勝云魯有三防隱九年冬公會齊侯於防此防在東近於齊本魯地世爲臧氏食邑在今沂州府費縣即此章以防之防也隱十年敗宋師於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此防在西乃宋邑而魯取之者在今兗州府金鄉縣杜註九年之防在琅邪華縣東南十年之防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故此有別故曰西防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此魯國之防也在曲阜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於防即此云云然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杜註莒邑也杜註城陽平昌縣西南有

論語稽　憲問稽第十四　九

維新印書館刊印

防亭是又莒之防入於魯者則防有四矣 爲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出奔邾 邾在魯南 自邾如防使爲 武仲子 以大蔡 見居蔡註 納請曰紇非敢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也 春秋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與臧紇謀飲酒大夫盡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召公鉏使與之齒從立悼子及孟莊子死臧紇與公鉏廢秩立羯羯惡臧紇於季氏曰臧紇爲亂不使我葬及除道於東門甲從己而殿之孟氏又告季孫孫攻臧氏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二勳謂文仲宣叔二世之功也

朱註子曰至信也 要有挾而求也

愚按爲人名武仲之子也 儀禮喪服傳斷殺三年章何如而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此皆謂支子入繼大宗者若武仲本適子臧爲本適孫無廢二勳則直立之可也無俟支子之入繼又何爲後之有故爲斷是人名 聖人論人每就生平一事立說而畧其小節武仲夙以聖名任其私智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據防求後一事魯人識見短淺或反以能存先祀賢之孔子斷之曰要君一字之誅嚴於鈇鉞矣清按要君之君字今當以國晉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鄭曰譎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 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

朱註子曰至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 周禮中曰史記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閻潛邱云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則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據此則亦狄時止二十一歲入國時三十六歲幾時四十四歲也且獻公於武公死後乃即位後乃烝齊姜生申生而重耳夷吾奚齊卓子皆在後左氏敘次甚明以十七出亡言則生於獻公五年較爲可據若獻即位已廿一歲則申生長於重耳豈武公在獻即烝齊姜耶不可據 齊桓公名小白 桓公事詳見後二章 譎詭也 黃式三曰漢書鄒陽傳引孔子曰齊桓法而不譎顏師古註即守法而不能用權論語義疏曰古文法作金蓋古論本作金後人字見今字遂改爲正也王引之曰譎權也正經也言晉文能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短長也清按此說可備一說 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 攘夷狄謂召陵城濮之役楚及齊之伐狄伐山戎晉之逐狄師納王 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 按心不正所以爲霸若心正則近於王矣 然桓公伐楚仗義直言不由詭道 清按僖公三年左傳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而二年秋有寺人貂始漏師於多魚事在盟江黃之時是盟江黃即欲伐楚因蔡潰而不果伐至是乃借蔡姬爲名而侵蔡出其不備而伐楚豈非譎乎 猶爲彼善於此 按楚罪之大者無過於僭王號而滅漢陽諸姬今齊桓曾不責而所責乃包茅之貢使其易於聽命又責以昭王之不反取其年遠無証祗以盧蔡惻喝使其易於聽命此正是譎處朱子以之申馬氏之說誤矣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 見僖二十七八年左傳 其譎甚矣 晉文公非以兵力加楚楚必不服而其致勝亦過子玉之賊愎耳然以伐衛致楚陰謀取勝爲孫之計則非也孔子行軍惟好謀而成者是與曰謀則其中即有權變臨事不得謂之非詭附兵爭多算者勝詭亦何害 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論語稽　憲問稽第十四　十

維新印書館刊印

愚按取桓文之事分言之則桓正而文譎者 淸按桓會諸侯不遑山川不加王人文則會盟內諸子虎且召王河陽矣桓不納頹子孫以嚴父子之分文爲元咺執衛文公失君臣之義矣桓於興師下拜乃受文則請隧隱有僭竊之志矣桓存三亡國恭遺而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文則衛文曹共難子得復分曹衛田畀宋取濟西田不恤兄弟之國矣桓忘射鉤之怨而用管仲忘納子糾之怨而恤魯國文則使從散衛侯矣桓用管仲鮑叔終身尊榮文則子犯有投璧之辭介推爲綿上之祿矣故衛思桓之德而有木瓜之詩晉以共公不得其所思賢伯而有下泉之什而侯勝斷桓封異姓文滅同姓孟子美桓五禁而不及文此皆桓正文譎之證也 亦有時桓譎而文正 淸按金履祥曰王子頹之亂衛人助逆王室大壞桓公已霸十二年矣乃讓鄭厲公討之納王而坐觀不問又八年天子命桓伐衛衛人抗師而桓不殺受賂而還以視文之前經得國即討太叔帶擊不勝於桓十倍云云又伐包茅昭王之責則桓召陵之盟不如文城濮之戰桓救邢不救邢遷乃遂於而城之衛衛敗不救然文立乃成曹而城之楚師皆取巧事不如文救宋之名正言順桓猶恣縱之故侯蠻而遷以伐楚與文伐衛致楚何異至於桓衣裳之會不以兵車其與文伐原示信大蒐示禮亦同一作用也 就桓文之大而統觀之均是尊周也桓於名分猶不敢越而文則陰有僭竊之志 如召王請隧伐原盟子虎等事 均是恤諸侯也桓於信義猶不敢渝而文則快其恩怨之報 如伐曹伐衛分曹入僖負羈之宮避楚三舍報衛侯等事之名爲尊王室恤諸侯實皆報其私怨 正譎之分在此聖人一字貶褒而千秋之論定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孔曰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也 淸按於是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告桓謂可使相桓公從之事均見左傳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鄭曰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矣 淸按潘維城引鄭註曰莊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云本皐疏今攷皐疏本文引范甯註以莊十三年會北杏僖三年會陽穀及兩盟兩幽檉貫首戴甯毋葵丘爲十一會而云鄭不取北杏陽穀則皐疏引鄭實無柯而有葵丘然范註亦未可據今依穀梁疏鄭釋廢疾更正之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孔曰誰如管仲之仁矣

朱註 子路至仁乎 子路疑管仲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至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

愚按子糾者桓公之兄也 淸按程朱據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中齊桓殺弟以反國一語謂桓兄糾弟而爲仲解毛奇齡駁之曰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公羊曰簒穀梁曰不讓又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公羊曰子糾貴宜爲君者也穀梁曰病魯不能庇糾而存之是二傳皆以子糾爲當立也荀卿云桓公殺兄以反國又曰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史記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杜氏左傳註亦曰小白僖公庶子糾小白庶兄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鮑叔傅小白辭疾不出以爲棄我蓋以小白幼而賤鮑叔不欲傅之故也莊子盜跖篇言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韓非子桓公五霸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越絕書管仲臣於桓公兄子糾與桓爭國管仲射桓中其帶鉤說苑尊賢篇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尹文子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桓糾兄桓弟之證云云按管仲之死不死當以爲子糾臣與否爲斷詳見下章至於兄弟之說可不必辨蓋無論當立不當立既爲之臣即當爲之死若爲傅而不爲臣則可以死可以不死此召忽必死而管仲不必死也 九合諸侯左傳林註謂北杏兩鄄兩幽檉首止甯毋葵丘是也 淸按鄭曰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孟穀梁鄭釋廢疾云然也今攷春秋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左傳以平宋亂穀梁桓非受命之伯將以事授之者也冬公會齊侯盟於柯左傳始及齊平也公羊莊公曹劌手劍從之請汶陽之田要盟可犯而桓不欺曹子可讎而桓不怨桓之信著天下自此始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左傳鄭服也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蔡侯衛侯鄭伯會於鄄左傳齊始霸也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於幽左傳鄭成也公羊同欲也穀梁同尊周也二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扈二十七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左傳陳鄭服也穀梁齊侯得衆也會不致安之也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冬公會齊侯於城濮閔元年秋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檉左傳盟於犖謀救鄭也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左傳服江黃也公羊中國爲彊楚爲齊宋大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三年夏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於陽穀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遂伐楚盟屈完於召陵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秋盟於首止左傳謀寧周也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毋左傳謀鄭也齊侯修禮於諸侯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左傳謀王室也穀梁兵車之會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秋盟於葵丘左傳尋盟且修好公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十二年夏楚滅黃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救則無以守諸侯矣桓不聽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穀梁兵車之會也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左傳尋葵丘之盟且救徐穀梁兵車之會也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淮左傳謀鄫且東略也穀梁兵車之會也總計齊桓之世盟會者二十其中莊之會扈與城濮閔之會落姑僖及夫人姜氏之會陽穀註疏家以無諸侯皆屏不數而洮鹹牡丘淮則穀梁明言爲兵車之會至召陵則因侵伐而爲盟並不得與兵車之列其餘則北杏柯兩鄄兩幽檉貫陽穀首止甯毋葵丘也潘氏引鄭以爲柯鄄兩幽檉貫首止甯毋而不數北杏陽穀葵丘陸德明同范甯謂鄭不數北杏柯陽穀而有葵丘盧文弨謂鄭去貫與陽穀與穀數也蓋去貫而數陽穀也則有柯與陽穀而無貫與北杏葵丘穀梁疏又曰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取公子結之盟爲九則去北杏柯貫陽穀而以兩鄄兩幽檉首止甯毋分葵丘盟會爲二而爲九合聚訟紛如夫陽穀與貫皆齊宋江黃同會去彼留此其說難通葵丘盟會可分爲二則首止盟會異時何不分爲二然則鄭氏之意云何曰鄭不云自柯至甯毋而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則始柯終葵丘可知云去貫與陽穀則爲柯兩鄄兩幽檉首止甯毋葵丘又可知云明年云以前者猶云自柯之後至葵丘前耳諸家誤會此意或去柯或去葵丘或於貫與陽穀互有去留使鄭君之旨千古不明誠可怪也潘維城古註集箋據採鄭註此章乃不據穀梁疏而據皐侃疏本誤矣且其所引又與皐疏本文不合則尤誤矣然柯之會雖有齊桓信著於天下之說而僅齊魯同盟於合諸侯之義未當似當從林氏左傳註去柯而數北杏北杏齊宋陳蔡邾未與盟然會諸侯之始即伯之始也且數柯則扈城濮落姑與傳夫人之會陽穀皆可數矣今斷九合之數以北杏兩鄄兩幽檉貫首止甯毋葵丘爲定不數貫陽穀者管仲以爲江黃遠齊而近楚此二會非管仲意故也又按九合之說又有異於鄭者朱註糾督可備一義劉炫去貫與陽穀而數洮且謂穀梁洮會兵車爲誤此尤不足辨劉敞謂始幽終淮萬斯大謂始莊二十七年會幽並檉貫陽穀首止甯毋洮葵丘鹹而九羅泌謂第九次合諸侯專指葵丘皆不足據 仁者人心生生不息之理也其在於心則渾然一理其溥之天下後世則有仁民愛物之功其由一心而推之天下後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其無其心而假其迹而天下後世亦被其澤者管仲是也 淸按尊賢已立立人己達達人渾然元氣堯乎其醇管仲則假之以力其氣象迥不侔矣 召忽爲子糾臣其殺身以報子糾義也 淸按臣不臣不係子糾之立不立左傳甄寔以其子毛恢覓名重耳有年數不育召之以數之貳則子糾卽未立而召忽亦在臣列 管仲傅也 毛奇齡曰管仲鮑叔各傅一子因各奉出奔以避內難未有爲君臣也僖公命以傅二子未嘗立二子爲太子卽未嘗命以事二子爲主也此與晉獻以奚齊屬荀息者不同糾未爲君何殉之有 死可也 淸按仲有受僖

公付託之重死可以對先君不死亦可也清按於子糾既無君臣之分則不得以召忽爲例又按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欲立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仲輔子糾不終其本心誠不得爲仁然特對於個人之事耳至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有功於民物者大矣雖其以力假之而不得不予以仁此夫子所以置死不死於不論而第即其功而許以仁也仲之不死實不得爲仁故夫子不論此不必爲仲曲解者也如其仁或以如爲疑辭曰如何以仁許之乎如何以仁許之乎於細審口吻實不類且與下章語意不合如猶乃也言管仲之力乃其仁也黃式三曰揚子法言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如其讀謂乃其證也孔註讀如其仁許之過當矣錢澍謂召忽殺身成仁仲亦如之亦不類清按云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正所謂以力假仁也子路勇於義苟能詳味夫子之言則孔悝之難可以無死矣清按死糾之難者殺身以成一己之仁也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天下之民皆被其仁也孔子置死糾事不答而唯以不以兵車爲管仲之仁蓋以保民爲重即民生主義也然則孔子已視民生主義重於君臣之義矣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即此意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鄭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作伯或作霸也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馬曰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何曰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王曰經經死於溝瀆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清按桓兄糾弟之辨已見上章下氏未成君之說較兄弟之論爲近然以管召並論至謂忽死未足深嘉則誤矣忽事子糾非仕於國則子糾之私昵也無論子糾當立與否已立與否皆當爲子糾死其死子糾義也古人有爲朋友死者有僕爲主死者皆謂之義烏得謂召忽未足深嘉管仲傅也子糾未立則無君臣之義以先君之命言之輔子糾不終仲死然後可見先君於地下不得爲過厚其不死實不得爲仁此不必爲仲曲解以無君臣之義言之不死亦可故此兩章夫子皆祇論仲之功而置死不死於不論朱註子貢至相之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子曰至左衽矣霸與伯同長也曾之升引黃氏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名而言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幷轉而爲王王政不綱諸侯之長自擧齊其諸侯則伯舉轉而爲霸衽衣襟也被髮僖三十二年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是爲戎狄之俗也左衽尚書四夷左衽夷狄之俗豈若至之知也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上有人字後漢書應劭奏議文

愚按衽當裳之旁端衣帷裳衣與裳分衽亦分深衣衣與裳聯衽左聯而右鉤邊左衽者夷狄鉤邊在左也清按朱註衣衿蓋本說文衽衣衿也衿交衽也衽衣然也說給一字聲類訓交領也毛奇齡曰爾雅交領爲衿左傳紳甲爲衿甲乃蓋施於結帶底佩帶之處非與衽不相合管子曰振衽掃席韓詩外傳衣成必缺衽未有領帶而可缺可掃席者也玉藻衽當旁深衣續衽鉤邊喪大記大小斂皆左衽喪服傳衽二尺有五寸是衽在衿袪袂帶韠之外別一物也徵考證文大抵衣裳之制合用布五尺而各以二尺五寸分衣裳上下然兩不連屬其裳之上際不過以衣之下際附爲蓋掩所謂當身之半也而掩下兩旁則裳際露案於是造一衣式用布二尺五寸綴於衣而垂之兩掖之旁名之曰衽衽者掩縫之謂也然猶不分左右自深衣之制起衣與裳連屬無際聯其左旁而右旁則鉤其合處所謂續衽鉤邊者乃以此二尺五寸之衽綴之右掖之裳邊以垂於下所謂右衽也是兩衽一在於衣一在鉤裳之右際即聯之續衣之右際在掖旁上下鉤紐一片也江永曰深衣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前後八幅正裁左右四幅斜裁所謂非帷裳必殺之也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所謂衽當旁也清按毛氏謂衽別一物綴於衣而垂之兩掖惟深衣衣與裳聯衽左聯而右鉤邊江氏謂衽即旁斜殺之四幅劉氏謂玉藻之衽與論語不同三說似異而其實一也蓋朝祭服喪服衣與裳分左右皆有衽此垂之裳之兩邊以掩縫者也深衣衣與裳聯亦有左右衽其實即下裳之左右四幅也左聯而右鉤邊衣前幅自左掩而右夷狄無帷裳其衣右聯而左鉤邊自右掩而左故曰左衽子貢閱答子路之言知管仲之不必死然以事仇爲疑故復問之夫子不論其相桓之是非而唯舉其相桓之功業其所許仲者固在彼不在此矣清按子貢子路所問皆在相桓之初之是非意在論仲心術夫子所答皆在相桓以後之功業於糾桓之是非幷未置一語蓋功大於罪故舍彼論此與二子所問分兩事非幷其心術而許之也疏註家於仁字無分別又誤管召爲一例又不詳味夫子所言之意遂欲幷管仲之心術而曲爲之解於是有桓兄糾弟之說有糾不當立之說有召忽不足嘉之說而千古疑誣矣微管仲其被髮左衽者齊桓時楚漢陽諸姬楚已盡之又於莊十年執蔡侯獻舞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僖元年又伐鄭八月會諸侯於檉謀救鄭也三年楚再侵鄭四年齊伐楚盟於召陵六年楚圍許諸侯救許十五年楚伐徐會諸侯於牡邱救徐與戎莊十九年戎伐晉公追之於濟西二十年齊伐戎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奔陳二十六年公伐戎山戎病燕三十年齊伐山戎三十一年齊侯獻戎捷於魯僖十年齊伐北戎十一年王子帶以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十三年齊會諸侯於鹹謀王室秋爲戎故諸侯戍周狄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狄伐邢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齊桓遂救邢閔二年狄入衛僖元年齊與諸侯具邢器用遷之於夷儀城之而遷二年城楚邱而封衛八年北狄伐晉十年滅溫十三年侵衛十五年侵鄭淮夷僖十三年齊侯會諸侯于鹹爲淮夷病杞故也幷侵中夏賴齊桓以息禍也清按僖十二年以後管仲已死然桓公之霸仲實成之則亦仲之功也自經溝瀆而莫知此泛論輕死之匹夫匹婦非指召忽也清按或以句瀆同音遂謂句瀆爲地爲召忽之死所匹夫匹婦指召忽云云此誤也無論召忽殺身成仁夫子必無貶辭即貶忽亦但云匹夫可矣何並及匹婦也不可從清按子貢責管仲不死糾而又相桓蓋即滿淸辱降臣於貳臣傳之意也孔子以死糾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而曰民今受賜蓋以保民爲重而爲民生主義又曰微仲吾其被髮左衽則又以保種族爲重而更爲民族主義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孔曰大夫僎本文子家臣也薦之使與己並爲大夫同升在公朝清按大夫者卿家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是也其同升諸公猶左傳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升於公也又左傳得申豐爲季氏之屬大夫皆其證也其官則如孟獻子之臣司徒旅歸四布叔孫氏有司馬鬷戾季氏以公鉏爲馬正之類甚者仕於家曰僕出鄉不與士齒至春秋則强臣儼然比諸侯陪臣儼然比大夫其所由來者漸矣說本毛奇齡武億錢坫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孔曰言行如是可謚爲文也

朱註下附至文矣 文者順理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愚按一字之褒足見聖人循名責實不輕許人之意公叔文子謚貞惠文貞惠當矣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名稱其實 其以修制交鄰社稷不辱爲文檀弓又云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 則非謚法所載錢坫曰周書謚法文有六等經緯天地道德博聞勤學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是也 故引其佚事之合乎文者以正之清按朱註文者順理成章之謂謚法無此不如從錫民爵位之說較爲典切孔子論孔文子旨以好學下問爲文亦論謚法此章亦一例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曰言君雖無道所任者各當其才何爲當亡乎

朱註子言至不喪 喪失位也孔子至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然其才皆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愚按此章之意與家語答哀公問辭異而意同家語賢君篇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賢孔子對曰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謂之賢何也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也因舉公子渠牟士林國士慶足大夫史鰌以對 喪者失國也然靈雖倖免而子孫實受其咎清按謂蒯聵太子輒爭國父子相圖也 則餘殃之所及詎不信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馬曰怍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也

朱註子曰至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愚按怍者良心之見也人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則心安而理得若大言不慙則能踐其言者鮮矣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馬曰陳成子齊大夫陳恆也春秋哀十四年傳齊簡公寵闞止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陳逆殺人闞止執以入陳有陳豹者長而上僂闞止以爲臣謂豹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豹以告陳逆陳成子以四乘如公闞止在幄陳逆殺公侍人而逐公於舒公以戈擊成子成子出舍於庫將出奔陳逆止之闞止歸以徒攻闈門不勝奔齊邪豐邱人執之陳氏遂殺闞止公取車於道奔舒州陳成子遂弒公於舒州是其事也 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公曰告夫三子孔曰謂三卿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馬曰言我於禮當告君不當告二三子按何晏集解本作二三子下同 君使我往故復往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馬曰孔子由君命之二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詞語之而止也

朱註陳成至簡公 齊君名壬孔子至請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公曰至三子 三子三家也是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孔子至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謂弒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耶之三子至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强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警之深矣

愚按孔子去魯已後定公十三年正月孔子去魯見世家稍 列國弒君者四定十三年冬薛弒其君比哀四年蔡弒其君申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年齊人弒陽生 皆不得請討今孔子反魯孔子於哀十一年冬反魯見世家稍 而陳恒又弒其君故有是請左傳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清按左傳與論語微有不同毛奇齡謂正可相爲表裏將爲作竊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廷諱言私記所略也之三子告一節左傳無之者退有後言史臣未聞也又按程子謂左傳所記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云云不知孔子之時王綱不振久矣皆矢嶺亦將十年矣夫遼遠在向吳且時被越寇何天子方伯之可告至先發後聞之說殊非聖賢所爲況哀十一年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武叔冉有不對然後恥不成丈夫退而蒐乘是魯之兵柄三子分主左傳告季孫云者不過因季孫爲衆卿首季氏而叔已在耳當以此章告三子之文爲正然則季孫一人且不能專兵柄孔子又何從得兵而先發乎 請而不行而世變遂不止於春秋矣黃式三曰史記六國表田常殺簡公而相齊諸侯晏然弗討三國終之卒分晉國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然則請討之事若行則大義著於天下所以彊臣寢而正綱紀者大矣不討而戰國勢成而齊韓趙魏等逆之國乃橫行於天下 正弒君之名曰陳恒此春秋之法也三代而上政與教合治民者無利天下之心故其出治之法皆可率之於書以教後世三代已下世及之法行小人竊據君相之位廢絕倫理以快己私其黠者乃至稱神史家曲說飾辭將以變易後世之耳目使百年之後不復知前事之眞僞是亂臣賊子得售其技而人道且幾於滅矣春秋時王綱不振賞罰不行傳世歟

百歷年既多無所致証故孔子有春秋之作　春秋之法性法也　性法者人心之公卽天理之公不必有其權而不可不有其道其流弊雖至處士橫議然後世亂君賊相繼可追而是正之以較夷狄之邦洪況世界文獻無徵人同禽獸者將爲彼善於此此春秋所以不遂功罪而殺然成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非勢法也　以勢法言則必大權在手賞善罰惡各得其宜而後可然當時孰有是人哉

清按殺人者抵罪況君爲一國之代表乎齊不能自討魯爲隣國自當聲其罪而討之討之而義聲昭於天下魯可以興然則陳恒之弒君正天假孔子以可以有爲之時所惜者魯之君臣無足與謀耳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色諫爭也

朱註　子路至犯之　范氏曰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愚按夫子嘗言忠焉能勿誨乎檀弓云事君有犯而無隱皆與此章之旨互相發明清按臣從事於君以共治國事欺則國事誤矣犯之者所以救其專制之失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何曰本爲上末爲下也

朱註　子曰至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狥人欲故日就乎汙下

愚按人無生而爲君子者亦無生而爲小人者辟之一路行而上爲君子行而下爲小人必無中立之勢在行路之初辨之而已　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利而舜與跖分判卽此意也　一達字　達如九達之衢之達謂通行也　有無窮無盡之意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曰爲己履道而行之也爲人徒能言之也　清按爲人孔注徒能言之謂躬行不足而其言足以動人者也然立言訓世亦在立德立功之次未可厚非而古今二字確有傷今思古語意則宜從朱註爲長

朱註　子曰至爲人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愚按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人無不學也學焉而視其質之所近秀者爲士頑者爲農以至或工或商亦各因其性之巧拙以定其業之崇卑其入學也自洒掃應對而極於修齊治平皆切於日用之事故曰爲己三代以後惟士入學其他則否而士之爲學每以見知於人博取富貴爲心較古人之學名同而實異故

此章以爲己爲人兩言括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孔曰伯玉衛大夫蘧瑗也　伯玉事除莊子呂覽家語之外又見列女傳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止於闕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此其伯玉乎又說苑趙簡子使史黯觀衛政反曰伯玉爲政未可加兵又春秋傳孫甯之難伯玉不與其事而行甯謀納君伯玉曰瑗不聞君之出敢聞其入皆見其賢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何曰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陳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

朱註　蘧伯玉至孔子　孔子居衛嘗主伯玉家既而反魯　毛奇齡謂伯玉於襄十四年見左傳其時已爲大夫且孫甯之禍則必强仕之年矣二十二年孔子始生哀十一年孔子六十八而反魯去襄十四年蓋七十六年伯玉已百餘歲矣清按襄十四年伯玉卽未至强仕然至哀十一年亦必八九十歲此殆當時傳聞所以云遽瑗保生也　故伯玉使人來也　按孟子孔子在衛主顏讎由其時有禩傳主癰疽之事註以爲嘗爲顏讎由實癰疽卽雍渠史記所謂靈公之驂乘而使夫子爲次乘因致傳聞之誤也史記又記兩主伯玉家而春秋傳又有季札使衛說伯玉與爲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此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也然孔子去魯居衛最久決無三五年在衛皆主伯玉家之理則有家在衛如濁公可知及老而反魯其使人通問固常事也　孔子至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　吳英曰古人使人於朋友曾弟子及子弟故孔子於使者之前稱伯玉爲夫子從乎來使所稱之辭也則非侵禁可知原無不坐之理豈孔子以殊禮待之耶此蓋如大夫來聘君迎於門外立而言後乃登堂坐而言猛實時則無恙耶有

三等故記坐以見爲坐後之言耳清按吳說是然謂夫子乃從其子弟弟子之稱則非孜左傳季札於衛孫文子亦稱夫子　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此本出淮南子而淮南子又引呂覽之文註言莊周誤也　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則陽篇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愚按聖賢所以日慎一日者寡過而已夫子求無大過伯玉未能寡過皆就日用尋常見之今人動謂無過非自棄於聖賢者乎使乎使乎美此使者　上使字指其人　無愧於使也　下使字言無愧於使之職正如觚哉觚哉語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曰不越其職也

朱註　子曰至其政　重出　曾子至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

之也 按何晏集解本以此爲一章朱子分之以爲上二句已見泰伯篇乃重出也今從朱本

愚按此因夫子有是言而曾子引易象辭以申之也艮取象於山山以止爲義故曰艮止卦一成而不易卦中取象象爲變而無方引天地萬物之象以喻人身而情僞出矣艮象君子思不出位者君子謂三也艮三互震震爲出又互坎坎爲隱伏爲思也 說本虞翻註參錢坫說 蓋一人有一人之位上下之人各安其位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所謂素位而行者也濤按說見泰伯篇然思不出位則不惟不侵權違法越乎職守之外且亦不至放棄其職守內之責任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集解君子顧言慎行者恐出言而不能行是言過其行也君子恥之小人則否

朱註子曰至其行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愚按言過其行者皆未反己自思者也苟反而思之未有不內自愧怍者矣 濤按禮記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表記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又曰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又曰恥名之浮於行也皆與此章相發明說本毛奇齡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朱註子曰至不懼 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至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 子曰至道也 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序有不同也

愚按中庸及子罕篇皆以知仁勇爲序此言仁知勇者記者所聞之殊也自道云者猶曰此特夫子自言之云爾

子貢方人 孔曰比方人也鄭曰謂言人之過惡 錢坫曰方通旁書方鳩或作旁逑是也陳鱣云古文論語作方人今論語作謗方旁謗近故通用如比方人則于語子貢與回孰愈是亦方人矣且師商孰愈之問夫子答之並無貶辭故鄭注云然孫志祖曰謗人謂正義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是亦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以言其實事爲謗但傳聞有虛有實或有妄謗人者今遂以謗爲毀也黃式三曰史記云子貢善揚人美不能匿人之過其說也濤按此皆可備一說而不必從

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孔曰不暇比方人

朱註子貢至不暇 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疏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

愚按方人亦借人證己之事然其弊每至明於人而暗於己開標榜之門招黨錮之禍非小失也賢乎哉者疑辭非褒辭猶云賜果賢乎哉蓋使子貢自思也夫我則不暇非自貶辭蓋以我字曉之又以不暇字針砭之猶云儞我則惟知有我而已我自修且不暇何暇方人也人我字蓋緊對而言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王曰徒患己之無能也 按何晏集解本作患己無能也

朱註子曰至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小異 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愚按此章與彼三章夫子言之非一時記者記之非一人文既小異語氣卽有不同學者當反復而玩味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或時反怨人也 皇疏言者逆詐億不信此乃先覺人情耳寧可謂爲賢者之行乎又曰先覺逆詐則反受怨責

朱註子曰至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詞言雖不逆不億而自然先覺乃爲賢也 濤按黃式三曰如文十二年傳臾駢以秦使者目動言肆知其懼我遂燕丁旦告晉先反昭帝曰燕在遼如何知數日內之事或以辭貌而覺之或以素行而覺之或以時事不侔而覺之皆先覺也謝顯道曰履霜可以知堅冰也此亦謂事有朕兆而覺之也幾者動之微知幾則先覺也

愚按此蓋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故物來畢照如鏡取影如響應聲也抑亦者不待用力之謂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包曰微生姓 微生姓見公冶篇微生高章 畝名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包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朱註微生至佞乎 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

給以悅人也（孔子至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

愚按春秋之世人心之錮蔽甚矣孔子周遊列國因時人之問而辨正之而畝乃疑以爲佞也固者以人心之錮蔽言之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鄭曰德者謂調良之德也

朱註（子曰至德也）驥善馬之名

愚按稱之曰驥必有所以稱之者猶之賢人君子各有其實行足以考見也聖人之循名核實如此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何曰德恩惠之德也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朱註（或曰至何如）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老子恩始篇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子曰至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以直至報德）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愚按禮表記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又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據此則以德報怨乃當日有此語老子書亦引古語也（老子之學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轂之用皆以退爲進之法）又表記上文云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以仁義報並言則報者人心之大公非一人一家之私矣或之問意在求理之所安初非憤世而疾俗夫子就其語而反詰之而其用情之偏已見矣至明示之以直而後知聖賢處世無過無不及得乎中庸之道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何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爲莫知己故問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馬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己亦不尤人也鄭曰尤非也下學而上達孔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知我者其天乎何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朱註（子曰至也夫）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至其天乎）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惟子貢之知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

愚按據史記此章蓋因獲麟而發也（史記孔子世家哀十四年春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孔子觀之曰吾道窮矣喟然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正義曰據史記此文則不怨天者知天之以己制作爲後王法也不尤人者人事之厄天所命也孔子庶人而褒貶進退王者所取則故曰下學而上達達通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馬曰愬譖也伯寮魯人弟子也（史記作公伯繚字子周索隱曰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繚子周譙周云疑公伯繚是讒愬之人非弟子也此恐是史記誤且繚亦作遼也按家於經傳別無攷見存疑可也）子服景伯以告馬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按景伯乃孟獻子之曾孫獻子生孝伯子服它它生惠伯椒椒生昭伯回回生景伯何別於孟氏而以子服爲氏然名何不名何忌馬註誤也萊門之師恥盟於城下貢迪之盟抗言於會中出國而戒以恭出論書而救其火難見囚於戶牖而懼與以祝宗與卻歸之則其辭令之善亦秘叔以後一人也）告告孔子也曰夫子固有惑志孔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於公伯

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曰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皇疏殷禮殺大夫已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數陳暴其尸以示百姓曰肆清按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皆其證也）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朱註（公伯至市朝）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見哀十二年左傳）夫子指季孫（子曰至命何）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耳

愚按名位之際責備所在憂患所集恩怨之府禍福之媒也以子路之賢而不免寮之愬以季孫用子路之專而不免寮之惑雖景伯旁觀不平見於聲色然聖人委心任運以爲非季孫之能用子路亦視子路之命見用不見用耳不惟寮無如命何即景伯又如命何哉（金徵曰子路相夫子墮三都出藏甲公伯寮乃愬之於季孫疑子路以傾夫子按此說以此爲夫子相魯時事可備一說且於道之行廢語有著明然則寮必公斂處父之徒非弟子也又龔元玠曰子服氏於哀三年始見左傳夫子相魯時已爲大夫否難可攷以時勢參之當是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子路不肯要盟故伯寮之愬得行子路遂去魯仕衛明年而死孔悝之難也清按此亦可備一說）

子曰賢者辟世孔曰世主莫得而臣之也其次辟地馬曰去亂國適治邦其次辟色孔曰色斯舉矣其次辟言孔曰有惡言乃去也

朱註子曰至辟世天下無道則隱若伯夷太公是也其次辟色禮貌衰而去子曰至辟者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按何晏集解本此合下爲一章朱子分之今從朱子

愚按見幾有遲早自處有高卑可不辟而辟是隱者也可辟而不辟是無識也然非所論於知不可而爲之孔子也若孔子則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豈以絕人逃世爲潔哉

子曰作者七人矣　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封人楚狂接輿也鄭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皇疏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也

維新印書館刊印

朱註子曰至七人矣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

愚按孔子當日並未指言何人記者記此語於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後故註家皆引隱者以實之其爲何人蓋不可考矣　毛奇齡曰程氏以作者謂作而引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則於易繫辭人作而萬物覩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諸作字較爲親切衍按易繫不引禹湯終非七人確證竊以爲作者謂述其創者長此蓋孔子自明述而不作之意言作者已有七人不待更作也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論語末篇亦上稽至堯舜而止則七人當斷自堯舜合禹湯文武周公而七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鄭曰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何曰晨門者閽人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包曰言孔子知世不可爲而強爲之也

朱註子路至者與石門地名　按朱註解石門爲地名不的指何地遂有石門齊地一說謂即隱三年齊鄭盟處非也攷太平寰宇記云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故下文云自孔氏不曰魯孔某而曰氏則以孔子爲人舉其氏而可知也是時孔子或在他國遣子路歸魯或已歸闕里偶遣子路入城均不可知宿者到郭已晚故次日晨興即入因得問對若門既大啓人行如織安得執人人而問之有此二證則石門確爲魯郭門矣

愚按孔子出處大節知不可而爲一語足以明之衍按此即今人英雄造時世之意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曰蕢草器也按說文簣之簣從竹是竹器此蕢從草故曰草器恐蕢有所以盛土者也盛之器特竹草異材有心謂契契然也契契對下硜硜則刻木契之也皇疏謂心別有所志詩云契契寤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何曰硜硜徒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皇疏云言無知己徒空也時既不行而猶信己道而欲行是於教化無益江熙曰說文硜石也殷繼文宣聖古文從乞按磬古文石磬古文作硜篆文作磬隸變亦然論語釋文硜苦耕反古文磬字深則厲淺則揭　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鄭曰由膝以上爲厲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何曰未知己志而譏己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己道

朱註子擊至磬乎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夫子擊磬之樂有關於石若有感焉吹笙之始其聲本可以觀德今失傳矣則亦非常人矣既而至則揭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皇疏從容中節出於天籟故聞者識其志意之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衛風匏有苦葉之詩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深則衣必濡不如不解衣而涉淺則水沒膝而已故揭衣而涉所謂適淺深之宜也又按說文作砅則砅者履石以渡水也子曰至難矣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也

愚按聞磬聲而即知聖人之心荷蕢之賢可知其深淺厲揭之說蓋亦識時之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也然聖人具天地民物之量其視斯時無可不可豈荷蕢所能知哉衍按史記繫此事於三至衛時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故荷蕢有莫己知之說衍按此可備一說是歲魯哀公元年衛靈公四十一年孔子年五十八　衍按專制之世世之治亂繫於君之一身故聖王不作則天地閉而賢人隱不知天下安危匹夫有責惟英雄能造時世聖人之心安能一日忘天下哉

維新印書館刊印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鄭曰諒陰謂凶廬也皇疏高宗殷中興王名武丁殷之三十帝六百二十九年高宗是第二十二帝前帝小乙子武丁即位時殷已三百四十三年德高而可宗故曰高宗書云作其即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或作梁闇或作梁闇讀如梁闇之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之柱楣又按柱楣即記所謂柱楣翦屏不納者也　子曰何

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 馬曰己己百官也 以聽於冢宰三年孔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朱註 子張至三年 何謂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按朱子非不見鄭康成之說其曰未詳者愼於解經耳 子曰至三年 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

愚按諒陰之義以訓信默爲近 伏生大傳說命篇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爲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呂氏春秋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陰三年不言詩說命上王宅憂亮陰三祀無逸乃或亮陰高誘註呂覽引作諒闇喪服四制諒闇鄭註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古者橫一木長梁於東楣下著地以草被之既葬翦去草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孟子言五月居廬在未葬前然則未葬謂之廬既葬謂之梁闇乎孔訓諒爲信謂陰爲默左傳隱元年正義引馬註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清按梁亮諒古段借字然諒亮訓信其義皆相近闇陰亦段借字訓默義亦相近當從孔馬註梁唯見大傳而大傳之文初不謂凶廬即梁闇也鄭義未長也 禮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 疏王侯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杖更需人扶乃起也清按病深謂哀毀過甚也 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 疏大夫士官物不備具須己言而後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杖而起不待扶也 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 疏庶人卑無可使但身自執事必不可病故不用杖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 王者官備物具不言而事行故古之人皆然不獨高宗也 按殷道質故太甲徂桐而聽伊尹高宗諒陰而聽冢宰至於周制周公負扆而致政言之難欲無言其可得乎獲人變爲以日易月之制流傳至今豈知天子諸侯之所以默降而絕服者特旁期耳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豈可服降乎清按古人三年不言焉可致見惟竹書紀年載夏十七君禹之後除少康遺腹而生兄終弟及不諒陰外餘十三君皆喪畢即位二世啓十一世不降十三世扃皆於二十七月之外亦有除月四世仲康五世相七世杼八世芒十四世孔甲十五世昊十六世發皆二十七月之數九世芒十世泄則攝政僅一年或冢宰有疾被抑即位於元年之夏初皆太康獨越四年乃即位豈性好遊畋不急於爲君歟抑有疾不能如期即位歟至商三十君俱於先君崩之次年即位然以高宗命卿士甘盤之文推之外丙仲壬太甲之命卿士伊尹沃丁之命卿士咎單太戊之命卿士伊陟臣扈皆在即位之初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大戊皆聽於冢宰也然自沃丁而後小庚小甲雍己三君皆不諒陰太戊而後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開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十二君亦不諒陰至武丁乃又行之世俗耳目狃於近而忘其遠故武丁獨著稱也說參韓元玠 清按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即今日責任內閣之嚆矢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何曰民莫敢不敬故易使

朱註 子曰至易使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愚按孔子生平作用一禮而已 說見子奚不爲政及衛君待子爲政章 昔先王順人情而制禮其制之也本之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用之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之事是故民聽不惑而可用民可用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清按說採禮器禮運并僖二十七年昭二十五年左傳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孔曰敬其身也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孔曰人謂朋友九族也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曰病猶難也

朱註 子路至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有加於此

愚按君子者成德之名也修己以敬得其所主矣安人則推己而及人安百姓則推之極而至於人人然推而至於其極則堯舜難之矣豈子路所能企及哉

原壤夷俟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 禮有原氏原思是也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門人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按此事又見家語屈節解門人作子路也互有詳略 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 史記南越趙佗傳椎結箕踞以待陸賈蓋古人坐以尻就踵今東俗以尻及地張兩膝爲箕形夷俟即箕踞也清按然衡曰法言五百篇夷俟倨肆宋咸註曾點夷俟之謂廣雅踞也夷俟即踞肆也說採潘維城 鄭曰原壤孔子幼少之故舊 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 何曰賊謂賊害也以杖叩其脛孔曰叩擊也脛腳脛也 按或有謂叩爲言者言以杖指塵適當其脛者非夷俟則尻若脛皆著地脛不得見今實脛則脛見故以杖指之孔子於故人無朴作教刑之體也清按此訓最長可從

朱註 原壤至其脛 壤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外者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適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擊其脛使勿蹲踞

愚按原壤蓋老氏列禦寇之流外其形骸全其性命視禮樂若桎梏而道其所道其害道也實甚 觀其母死而歌非不知哀也以爲遊元氣於太虛是逍遙自適之事所見既偏故發見於四體者亦無一而不偏矣 孔子因其夷俟而叩脛以責之亦忠告之道也

闕黨童子將命 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也 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鄭曰玉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何曰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

朱註（闕黨至者與）闕黨黨名（闕若璩曰闕黨黨名闕里里名史記世家孔里亦里名也兗州府志闕黨在府城東北一里有泉名闕黨泉有子稱仲尼居闕黨闕黨之子弟以化是也闕里在曲阜縣城中孔廟之東梅鷟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是也然闕里亦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記索隱正義又曰孔子時無闕里之名始見漢書梅福傳東漢後乃屢稱之蓋家語顏無繇下有孔子始教於闕里之說但家語乃王肅私訂以難鄭者非古之家語也故朱子註顏無繇削去闕里字按閻說雖非正解然甚辨又後漢書獻帝紀有闕里顏師古註云闕黨童子之後此註家之附會也然亦可備一說清按顧炎武引水經註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即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黨錢坫曰古今人表作厥黨厥闕古字通用又新序雜事一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考字記孔子家在故魯城闕里中背洙面泗與相闕之東北又云闕里在曲阜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添維城被此諸說以為闕黨即闕里然水經史記新序字記實無明文竊謂註闕黨者宜從兗州府志證子新序諸書言之不必強執闕里而牽合為一也）童子未冠者之稱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子曰至者也）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愚按聖人教人因材而施（此章與上章類記見夫子既不遺老亦不遺幼既不厭親又不失疏極而言之亦老安少懷之一端也夫教人之法有直而致之者亦有曲而行之者此類是也）於此益可見矣（清按姚翁曰禮十冠而後容童子走而不趨不為容也在其家無事則立主人之右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不為賓也闕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於孔子蓋其容有如成人焉者故或疑之曰益者與夫子謂其居賓之位以客禮自處遂與先生並行於節儀無損於童子之德非求益之道也欲速成人而已成人烏可速哉云云此可備一說不如朱註較得聖人氣象也）

論語稽　憲問稽第十四終　後學黃岡高鶯翔松軒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葆中文教、余祖子漸澧吉宣）參校

衛靈稽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孔曰俎豆禮器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明日遂行

朱註（衛靈至遂行）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按何晏集解本自衛靈至未之學也為一章明日遂行句屬下為一章朱子合之而以此為一節今從兩本以此為一章）

愚按衛靈公無道其不亡者衛多君子耳若更好兵適以自速其亡故遜辭而謝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鄭曰粻糧也按鄭本作在陳絕粻）（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也）（清按孔子畏於匡在定十三年十月解圍而反衛實未至陳定十五年自衛適宋桓魋欲殺之乃適陳居三歲反衛是為哀元年是年吳伐陳其時孔子尚在陳否雖不可知然無由至蔡域與論語先進篇及孟子在陳蔡之文不合則絕糧非吳伐陳時矣孔子居衛靈公不能用佛肸召子欲往又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反哀二年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如陳哀四年將之蔡乃絕糧於陳蔡之間說皆見世家稍孔氏註誤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鄭曰濫竊也何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也）

朱註（子路至濫矣）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

愚按先進篇及孟子皆記阨於陳蔡之間此云在陳者蓋界在陳蔡而其地實在陳境也絕糧者道途資用乏絕無所得食也（說皆見世家稍）常人處困境易喪所守君子則貧賤患難素位而行故無入而不自得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 孔曰然者謂多學而識之也非與 孔曰問今不然耶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何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也

朱註（子曰至者與）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問以發之（對曰然非與）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曰非也至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此以知言

愚按一貫之旨曾子子貢所入不同及其知之一也然唯二子聞之其餘皆不得聞則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學者貴自勉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濟按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云云若此爲一時語則史記不當遺之矣王說未確

朱註（子曰至鮮矣）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

愚按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譬人經行之路其景物具於心目間此謂知德子路勇於見道不患不行唯患畧觀大意而忘其精微故言此以警之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何曰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也

朱註（子曰至已矣）無爲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愚按二十二官之爲皆舜之爲也故舜可恭己而治濟按此卽今日責任國務員之意而恭己正南面則非若後世專制之君之徒自尊大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衡軛也 按衡卽大小車轅耑間之横木可以止馬轅端下鉤牛馬如衡之取其平故曰衡也說見人而無信章 子張書諸紳 孔曰紳大帶也

朱註（子張問行）猶問達之意（子曰至行乎哉）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周禮夏官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釋見前又說文蠻南蠻蛇種貉北方豸種）（立則至然後行）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見曲禮）言與我相參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而蠻貊可行也（子張書諸紳）紳大帶之垂者（帶有辟紳約紳之不同致詳大夫素帶 詩疏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竝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乃帶之垂者如朱說是也孔注言大帶爲紳非也濟按辟緣也辟垂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後腰不緣也紐紳也率繂也士以練爲帶單用之而繂緶其兩邊故謂之繂變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猶帶示文也縞帶示質也紐帶之交結也合並其紐用組以約之其組之長與帶齊也紳乃帶之垂者蓋帶以束腰而其下垂者爲紳也）書之欲其不忘也

愚按行猶行路之行問行者問如何而後能行也外而觀之於境則行於近或難

行於遠行於此或難行於彼內而求之言行之忠信篤敬則無時無地而不可行然所謂忠信篤敬者要必一舉一動念念不忘而後能行也子張書紳蓋已得參前倚衡之旨矣 濟按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子曰言忠信云云可備一說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孔曰衛大夫史鰌也有道無道行直如矢不曲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

朱註（子曰至如矢）史官名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屍諫故夫子稱其直（君子至懷之）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愚按有道無道以衛國之安定危亂言之也（說見公冶篇甯武子章）史魚無論有道無道皆以直見故曰如矢矢則省括而釋不枉曲亦不可卷懷者也 左傳史記均紀季札至衛悅大夫史鰌史狗事又家語困誓篇史魚

將死命其子曰吾生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死無以成禮宜置尸牖下靈公弔而問焉命殯於客位進伯玉而退彌子又賢君篇史魚以道去位靈公郊舍三日待其入而後斂又六本篇子曰史魚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省其廢也 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懷似不直矣然出處合道則直在其中 黃式三曰左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伯玉近關再出或謂伯玉無此事而左氏為誣或謂有此事而伯玉為非不知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孔子再主伯玉家據史記在衛靈將卒時為哀之二年距襄十四年已六十七年則孫甯搆禍時伯玉年少或未仕或已仕而獻公未之信用故孫甯雖欲藉以為重而亦聽其近關之出也然則伯玉近關再出亦公子非其私暱誰敢殉之之意又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是蘧伯玉之行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 皇疏謂此人可與共言而已不與之言是失於可言之人也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皇疏謂與不可言之人共言是失我之言者也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何曰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

愚按語默貴得其當強聒者固非緘口者亦未是唯知者能審擇所可耳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孔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朱註 子曰至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成德之人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愚按志者心之所之仁者人心生生不息之理志士者有志之士仁人者渾然生理之人志士仁人秉天地之正氣而生故值陽九百六之變寧以身殉之而心安理得不枉道以求生自聖人論定之而千古名教賴以維持者大矣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孔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也

朱註 子貢至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己者 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愚按聖門問仁多矣子貢獨問為仁故夫子就仁之所以為者告之大夫曰賢以事功言士無事功可見故就心術言而擇其仁者也大夫貴故曰事士賤故曰友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 何曰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也 乘殷之輅 馬曰殷車曰大路左傳曰大路越席 依經典作輅 昭其儉也 服周之冕 包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也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 樂則韶舞 何曰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感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朱註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詞 中庸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今夫子所答固議禮制度考文之事因是治天下然必謂顏子為問治天下而謙言為邦則非也 子曰至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 夏小正曰初昏斗柄正在上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此皇極經世之說以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會而天始開又歷一會而地始成又歷一會而人始生其說悠謬無稽此論者蓋根天度之三百六十五度而三分其度積以當之丑取象於每日之夜半為子丑寅至卯而天明以為天地人開闢之說也 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 辰者無星之處爾雅云北斗之柄指此三辰也 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 古人以歲星所次謂之歲在天有歲星在地有太歲歲星右行太歲左行歲星在斗曰星紀在女曰玄枵在危曰娵訾在奎曰降婁在胃曰大梁在畢曰實沈在井曰鶉首在柳曰鶉火在軫曰鶉尾在氐曰壽星在心曰大火在箕曰析木此所謂歲星右行也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此所謂太歲左行也左行者謂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右行者謂自北而西自西而南自南而東至於日月之行猶是也天左旋而歲星從之日右轉而歲星從之說按今天文家攷天日不動而地體自動以其法求之所謂天左旋之道實地體繞日而行之道也所謂日右旋之道實地每晝夜自轉一週之道也其說異而其理則同 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 周官太史職掌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賈公彥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氣一名中數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為歲朔氣匝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匝此是中數曰歲中朔大小不齊若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須置閏以補之也又按鄭司農說周禮曰閏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即建寅謂之歲用建子謂之年其用建寅如正歲則讀法三歲大計群吏之治之類其用建子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之類 故孔子常曰吾得夏時焉 見禮運篇 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 夏小正篇見今大戴禮中然曰小正則必尚有詳備而大於此者竹書紀年紀禹九年壬午頒夏時於邦國想其時必另有成書但今亡失耳 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又按月令乃秦時諸儒采呂覽為之御用夏時並於秦制以十月為歲首於三代之義更無所取今陽歷以冬至後十日為歲首有十二月而月無朔望一三五七八十十二等月均三十一日四六九十一等月均三十日二月二十八日遇閏則二十九日猶按陽歷以冬至後十日為歲首是以中氣為主即中數為歲之法也中數得之於日故泰西人自謂其法為日歷陰歷朔望得之於月故泰西人謂中國之法為月歷 乘殷之輅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 請按殷路因以木為之然有大路先路次路共三路而不名木輅木輅乃周之節五輅朱子謂殷路即木路非也 蓋始異其制也 按車之制狹者與卿大夫士所常乘者也輅之制廣闊惟天子諸侯祭祀賓客朝會兵戎用焉乃乘之耳按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是爲夏之車即路也 周人飾

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服周之冕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言冕則服隨之非只言冕也淸按五冕有五服見禮書無煩悉敘矣冠上有覆前後有旒淸按大戴禮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袞冕十二旒旒十二玉用玉百四十四鷩冕九旒用玉百八毳冕七旒用玉八十四絺冕五旒用玉六十玄冕三旒用玉三十六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中也樂則韶舞取其盡善盡美謂舞韶書無的解其散見諸書者已於子謂韶子在齊聞韶兩章釋之放鄭聲遠佞人殆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

愚按周正雖建子爲歲首按春秋書春王正月係用周正胡氏以爲夏冠周月非也春秋魯史也紀事之書也合當代正朔而用前代正朔則不可以爲史用當代之月而係之前代之時尤不可以成文而謂聖人出此乎且攷春秋書法如桓十四年正月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此正月二月正子丑之月故無冰爲時失若寅卯月則孟春解凍夙其常也可不書矣又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周之十月爲夏八月故雨雪以災書若夏正則亦不必書矣又莊七年秋無麥成十年六月晉侯使甸人獻麥若夏正則四月麥已熟何至六月始嘗新麥秋乃書無麥也喩六月爲夏四月秋爲五月則無疑義矣又孟獻子曰正月日至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有事於祖又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正月乃夏十一月故爲冬之日至七月乃夏五月故爲夏之日至又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龍尾若夏正則十月在龍尾則十二月乃夏十月故十二月在龍尾也又冬螽亦以爲災而書若夏正則冬時禾稼既藏螽不能爲災矣又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尤明白易見者也他如冬祭曰烝而莊八年正月書烝亦其証也然則春秋時月皆用周正無可疑者而授時實兼用

夏正鄭箋引周禮已見上又周書周月云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今攷七月之詩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其下文又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一之日爲十一月二之日爲十二月皆周正建子之証然卒歲以二之日則仍夏之十二月卒歲也其餘如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又鑿冰冲冲三之日于耜又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皆合周正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則皆指夏時而言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故曰七月流火九月霜降故曰授衣其餘如四月秀葽五月鳴蜩以及七月之鳴鵙烹葵叔食瓜八月之萑葦剝棗斷壺九月之肅霜築場圃十月之穫稻納禾稼隕籜滌場皆合建寅之時此用夏正之証也他如易臨卦論語諸書所言亦多點夏時然則周雖以建子爲一代之制至其授民時則仍用夏正以便事功也又哀十二年冬螽季孫問仲尼仲尼曰伏而後蟄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云云則春秋時曆更淆亂矣

故不如專用夏時以一事功淸按孔子欲用夏時乃爲百世立授時之準至於春秋則魯史之舊孔子不遽筆削之豈有卽改用夏時之理胡氏因此章之文而疑春秋爲夏時誤矣又按今改用陽曆者仍以一二三月爲春四五六月爲夏七八九月爲秋十十一十二月爲冬則旣不合古之事實又不合今之習慣蒙竊以爲宜以一二三月爲冬四五六月爲春七八九月爲夏十十一十二月爲秋則雖改歲改月而不改時似更善也

殷路有三大路先路次路也其繁纓案周禮作樊古字通以少爲貴淸按周禮巾車職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鄭註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鄭司農曰纓謂當胸禮說曰以削革爲之十二就下註曰當纓三就註曰三重三匝也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鄭註以金飾末鉤婁領之鉤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鄭註以象飾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鄭註龍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條讀爲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五曰木路前樊鵠纓鄭註木路不鞔革漆之而已前讀讀爲緇翦之翦淺黑也據此則木路至質無文以淺黑色飾樊爲樊鵠色飾韋爲纓木路不言就以上四路推之蓋三就爾凡路之異名見於禮者玉路亦名大路金路亦名先路象路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周禮之次路木路最後於諸路之末故亦名輚路周人尚文以多爲貴故周禮五路玉路樊纓十有二就金路九象路七革路五木路三殷人尚質以少爲貴故郊特牲三路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次路五禮器則云大路七此皆周禮記可攷者也郊特牲大路知爲殷路者明堂位

云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然周之玉路亦曰大路金路亦曰先路書顧命篇所陳是也惟殷之大路卽柴車卽周禮之木路殷以大路爲首其樊纓自一推至五與七以爲禮之殺蓋貴其質也周則以玉路爲先木路爲後由繁纓十二遞而至於五以爲禮之殺蓋貴其文耳考古者輿制殷輅之先尙有陶唐氏之彤車白馬其制尤略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則其制稍文矣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其制又文矣殷人因鉤車而制大路則易車而路制稍簡樸堅無以加矣故夫子取之周人因大路而又爲乘路其五路之材質皆是大路也五路之尺寸制亦是大路也但路上所飾之金玉象革不同與夫錫鉤樊纓之多寡不同耳無異於馳驅而失之奢侈此孔子所不取也周冕六冕之制以木爲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象也上版廣八寸長倍之前員後方後仰前俛具其前而俛之向明與物交之義方其後而仰之向晦與物藏之義上玄以象天道之升下朱以象地道之降名之曰冕言俛也以致恭也其字上從冃冃頭衣也下從免免者約首之巾禮有冠免取免以爲冕聲也天子吉服九凡冕服六弁服三祭官司服職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之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服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服祭羣小祀及祝朝則玄冕服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孔疏引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不言所用之物此卽朱子所謂周冕有五者據弁師言之者也淸按天子十二旒以次而殺蔵而服章亦因之爲升降是冕服之制惟周最善矣

天子以祭祀覲朔諸侯以朝天子及祭大夫以祭於公以文爲貴而各有等威淸按說見鄉黨君子不以紺緅飾節後附攷又按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禮器天子之冕朱綠藻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註此夏殷制也周禮天子五采藻而周家旒數隨命數士爵弁無冕旒有永曰夏殷制天子用朱綠二采大卑諸侯有五等皆用九旒大夫則大夫用七旒五旒士亦冕而三旒皆太尊惟周制天子五采十二旒諸侯大夫冕有遞降旒如其命數士不用冕有等威之辨也韶舞者象舜文德武功之盛樂之至也淸按皇侃云周用六代之樂一曰雲門黃帝樂也二曰咸池堯樂也三曰大韶舜樂也四曰大夏禹樂也五曰大濩湯樂也六曰大武周樂也諸侯皆用周樂魯則兼用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請觀樂乃爲之舞自周以上之樂見舞韶箾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此矣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義式三曰歌以詠其聲詠之不足而舞以動其容言舞則歌可知也左傳言六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有九歌卽有九成之舞舞必兼文武尙書舞干羽于兩階干者武舞羽者文舞又言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文舞之物季札見舞韶箾者武舞之物故文曰箾以竿擊人也皮樂曰韶箾是象風之翼以爲武舞荀子引逸詩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是也傳言舜多先武而後文故樂記言干戚羽旄謂之樂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左傳言象箾南籥是也舜之文德如舉十六相而天地平成之類舜之武功如七旬苗格之類鄭聲淸按溱洧之風發於聲音則多淫蕩無檢如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鄭註濫竊姦聲也孔男女相偸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偸竊是淫邪之志也鄭音好濫宋音燕女其事是一而爲別音者濫竊非己得妃則相淫竊燕女則燕安己之妻妾而已所以別也鄭國正義引異義云左傳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也武億引莊十七年公羊傳疏亦謂鄭實其手而淫過非鄭國之鄭淸按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四者淫樂則鄭聲之鄭當以國言之樂音也先儒多以鄭詩爲鄭聲謂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云云不知樂記言鄭音論語孟子皆言鄭聲是指樂之聲音非指詩也指樂音之淫濫人聽之易生淫邪之志非指詩之說婦人也如鄭音卽鄭詩則左無詩又何以言晉平列國之風本不用於祭祀賓客然季札觀樂既賦詩以贈答則必用其樂以爲賦詩之節卽周禮所謂燕樂房中樂也周樂十五國之風二南豳三頌非肄於樂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盡亂雅頌皆能樂之所歌惟鄭衛齊宋之音淫濫煩齊雖採其風而其聲但備之而已不登進而奏之故曰放放者遠放之也不言齊宋衛者舉之亂雅鄭爲其首且舉鄭而齊宋衛可知矣佞人務爲口給變亂是非之人也佞字古皆作口才解務爲口給必至變亂是非白虎通佞人者諂爲其亂蒔行傾覆國政是也又韓詩內傳少正卯之誅爲佞道已行亂國政也若佞道未行遠之可矣顏淵問爲邦而子以四代禮樂及當時所可鑒戒者告之則以顏子王佐才也昔孔子嘗曰述而不作蓋聖賢生二帝三王之後但取前代之政神其損益明其法戒卽臻上治不待更有所制作也淸按孔子作春秋義在尊王其

對於君之禮又多與三禮詳略互見且嘗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孔子固以尊周爲主而恪循時王之禮者也今於顏淵問爲邦不告以修明文武周公之制而告以參用四代之禮樂何也蓋孔子者聖之時者也春秋爲魯史自隱至哀二百數十年間周爲共主無有代周而王者故義當尊周孔子之對於君也或仕於其國而爲臣或遊於其國而爲外臣則義當循時王之禮然而有王者起畀孔子以伊尹太公周公之任謂孔子仍以尊周爲事而一秉周禮則爲事理之所必不然而功成之作樂治定之制禮其必有如周公當日者從可知矣此章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即如有用我吾爲東周之意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王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也

朱註子曰至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愚按遠近字相對蘇氏以地言是已然當兼時言之常人狃於目前之安以爲千里之外異日之事可不必計不知一念自暇自逸而禍患即在當前矣故有識之士憂盛危明必在在預防其患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朱註子曰至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愚按此章與子罕篇所記同而多已矣乎三字疑因季桓子受女樂而郊不致膰孔子時將去魯而發也曰已矣乎有惜功業不就吾道不行之意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孔曰柳下惠展禽也僖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則禽之賢當時君相皆知之也 知其賢而不舉爲竊位也春秋傳臧文仲有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即此章之証 鄭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

朱註子曰至立也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

字禽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

愚按臧文仲已見公冶篇居蔡章當時所稱賢大夫者也按僖伯有觀魚之諫哀伯有郜鼎之諫文仲仕莊僖文三朝世執魯國用其將而乞糴以恤大災當展禽之阿容以止妄數祭爰居之祭於升躋僖公之時忽其小數爲之逐傳於魯國數行父以存魯於君恤民爲君決宋莊之必興以人從欲知宋宣之能濟天子殺而官守必問衛侯在執而設玉必行六禮滅而歎庭堅之不祀陳衛將亡而命行父以成婚此其生平事實也 柳下惠邑里字名諸說各異按鄭以爲食采柳下朱子從之而註孟子則又云居柳下趙岐註孟子柳下是其號朱子以爲展禽字禽趙岐以爲名禽字季按柳下爲食邑見左傳孔叔居柳下見莊子註皆不知其據何書至謂柳下爲號則更無可見矣柳下氏展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國語字禽見左傳 以居柳下按高誘淮南子註展禽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藝文類聚八十九引作柳居柳下然魯地無名柳下者展季鬼爲士師未必有食邑當是因所居號之如東門遂西門東郭偃之類 姓展名獲字禽私謚惠爲近按列女傳賢明篇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以爲誄此說可證不獨士師安得有謚 其曰季者蓋以行第稱之也古人多以行第稱如伯禽孟莫仲士季載季之類左傳多見之 文仲爲魯司寇左傳宣十八年臧宣叔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註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襄二十一年季孫謂臧武仲子盍詰盜武仲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是宜叔武仲皆爲司寇也而文仲之爲司寇否則無明文按文十八年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又使太史克逐文仲之言以對有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之語云無禮則誅司寇之責也是文仲亦司寇也然則臧氏世爲魯司寇無疑矣 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按周禮秋官司寇士師下大夫四人 知其人之賢按方觀旭曰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正文仲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見外傳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賢之證 不薦使爲政按士師雖與司寇同爲朝臣然究爲屬官 乃三爲士師而三黜之說見微子篇 彼其心蓋欲久竊國柄不欲賢人之進耳孔子以竊位二字定之亦誅心之論也按此章與公叔文子章正相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孔曰自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也

朱註子曰至怨矣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愚按己與人形骸雖隔心性不異恕於己而嚴於人何以服人之心若嚴於己而恕於人則人感而化之而已之德亦將日進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 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也 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也

朱註子曰至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

何矣

愚按小而一人一身之間大而天下國家之事本末終始安危常變皆宜熟思而行方無過舉倘中無主見冒昧以出之敷衍以終之雖旁觀之心爲之憤急激切亦將奈之何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曰魯讀慧爲惠今從古小惠按何晏集解本慧作惠　謂小小才知也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

朱註子曰至難矣哉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

愚按羣從君從羊羊羣則易長人羣則易教士而羣居正講習討論之時所當相會以文相輔以仁者也乃以私智相勝而無一及義之言則是玩愒時日羣居而反以致損矣欲期其成豈不難哉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鄭曰

義以爲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也

朱註子曰至君子哉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孫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愚按先言君子者揭出其人以爲程式也猶曰常人吾不知其質若何其行其出其成又若何若君子則必以義爲質而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也末又以君子結之者猶曰此其所以得成爲君子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

愚按能不能指臨事言之古今人材大有大用小有小用苟其有用則皆有能故君子唯以無能爲病至於天下之大何患無知己者哉清按宜與衛靈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章參看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何曰疾病也

朱註子曰至稱焉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

愚按形上爲道形下爲器凡一材一技苟有其實不求人知所謂不患莫己知人不知而不慍遯世无悶也而人自稱之矣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又曰善不積不足成名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皆經傳重名之証也若沒世而名不稱則與草木同腐故君子疾之史記記此語在孔子作春秋時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世哉乃作春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何曰君子責己小人責人也

朱註子曰至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者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

愚按求字當兼何氏楊氏二義行有不得而反求諸己則其責己也必嚴違道干

譽而望人之知己則其責人也必甚其始不過求己求人一念之別其終遂至君子小人品彙之殊人可不慎之於所求哉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也

朱註子曰至不黨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愚按矜易於爭羣易於黨矜似不可以羣羣似不可以矜惟君子持己以嚴而不求角勝接物以和而不肯徇人故能矜能羣而不爭不黨清按羣合羣也結公共之團體也黨結黨也同己者相附和異己者相傾軋也今之政黨其合羣策羣力以共謀國家之進步者雖其名爲黨而其實卽此章羣字之義其有不以國家爲前提而執持黨見以營私橫行者則實行此黨字之義者也羣與黨之分祇在公

私之閒而已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皇疏又不可以彼人之卑賤廢其美言而不用也

愚按人與言宜各擇而用之聽其言必觀其行因其言之可用而遂用其人者非也其行之或惡或賤無害於其言之善因其人之不可用而并不用其言者亦非也此君子指賢人而在上位者言之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朱註子貢至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愚按子貢嘗言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其與此章之言雖不知孰爲先後然其因子貢所不及者而進之則一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包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馬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也

朱註子曰至試矣 毁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毁也斯民至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民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毁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愚按誰毁誰譽有所試卽直之道也斯此也民亦人也行謂率民而民從之也夫子既言己之不輕毁譽又言此民三代以直道率之而卽行以見春秋之時政教非不可行特在上者曲徇一己好惡之私不以直道行之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朱註子曰至矣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傷俗之益偷也

愚謂此必有爲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愚按史闕文如春秋夏五桓十四年郭公莊二十四年甲戌己丑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曰再赴也杜注謂敓於甲戌下當是記陳佗殺世子免之事而史闕之諸按照十二年皆伐鮑自杜注不書將例闕文也亦非君殺也及日食不書朔與日不書朔見隱三年不書朔與日見莊十八年以後尤不勝舉 秦史三家渡河之屬是也馬借人如子路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是也夫子猶及見此二事而今皆亡之則人心之不古者多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朱註子曰至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愚按條辭貴於立誠有忍其乃有濟故夫子垂訓以警人也亂之字從二子相糾結而上爪下又以解之右加乙以治之知亂之必有治而治正所以已亂也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朱註子曰至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愚按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則望而知爲君子善者惡之不善者好之則望而知爲小人若衆好衆惡則天下固有以君子而冒不韙之名以小人而獲鄉愿之譽者非善用吾察則君子小人不將汨於悠悠之口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王曰材大者道隨大材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

朱註子曰至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

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心非道弘人也

愚按道也者人之所當行者是也行其大者則大行其小者則小唯人自行其道道不能强人以行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朱註子曰至過矣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惟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愚按過者偶然失中之謂不改則非偶然之失矣故謂之過濤按穀梁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又韓詩外傳三引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皆此章之証說本潘維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朱註子曰至學也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力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

愚按古語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已鬼神將通之是人固不可不用思也然思運於慮求諸慮而空無所得必徵諸實而後中有所主則學是矣此章蓋言進功之法學勝於思非教人不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與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飢餓勸人學也

朱註子曰至憂貧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祿也

愚按道也者人所當行之路是也學也者所以明此路者也此章蓋爲學僴學稼之徒發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智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朱註子曰至失之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知及至不敬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知及至善也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禮之節文

愚按此章爲有天下國家者言之十一之字皆以天下國家言積民人而後成天下國家則亦即以民言知及者策慮足以治之也仁守者慈祥足以保之也莊以涖之者嚴毅足以馭之也動以禮者軌物足以納之也禮者先王之品節制度大中至正者也說本貫式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

朱註子曰至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愚按天地之生材純駁不一聖人之用材長短兼收隨其器量而取之而天下無棄材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

朱註子曰至者也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

愚按蹈仁而死者亦有矣然殺身成仁所欲有甚於生者是死而不死也故曰未見濤按民非水火不生活然利其生活而死於水火者衆矣若死於仁則的與比干之徒雖死猶生莊子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者也說本貫式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行仁急也

朱註子曰至於師當仁以仁爲己任也濤按當字有二解一適相遇也一謂擔當也或遇其事或擔當其事皆當之義也說本黃式三雖師亦無所遜濤按賈逵讀當字作義字解黃式三謂作死字解衛引屈原懷沙賦知死不可讓兮爲證皆不如朱註義長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愚按禮行於所尊則有讓若爲仁之事當之則不宜有所讓觀顏閔問仁皆請事斯語亦可見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也

朱註子曰至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愚按諒者信而不通之謂說本何異孫濤按諒即信不近義者也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即諒也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又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此章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孔曰先盡力然後食祿也

朱註子曰至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盡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愚按食者所以養身也人臣事君則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利祿非所急也後者置此念於百事之後而不以措意也

子曰有教無類馬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

朱註子曰至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愚按類爲訓種類是也濤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其正也偶異則別一類也中國之人其正也蠻夷戎狄則別一類也善者其正也習於惡則別一類也皆種類之殊也聖人大公無私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故但有教而不復問其種類濤按凡宗教家皆視天下無不可化導之人故其爲教一視平等不以疆域之限種族之殊而有所異視孔子之有教無類卽其爲宗教家之證唯耶回佛老之教類以神異動人而孔子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統雖祭之如在如神在鄉人儺之朝服立阼階亦本於神道設教之意而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則視耶回佛老純而正矣故其教人不外倫常日用之道以孝弟爲仁之本本立而道自生以文行忠信爲條目以博文約禮爲提要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者也夫豈他教所可同日而語哉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朱註子曰至爲謀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愚按道者人所當行之路也不同則各行一路其趨既歧其途迥別安能強爲之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

朱註子曰至已矣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愚按不能達其意者不足以爲辭然專務脩辭則巧佞而或反失其實意矣而已矣者適可而止也

師冕見孔曰師樂人盲者也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及所在處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馬曰相導也鄭曰相扶也

朱註師冕出至之道與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子曰至道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

愚按周禮太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有瞽三百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注眡讀爲虎眡之眡眡瞭目明者使有目者爲之卽相也以眡瞭相瞽則此師冕來見亦必有相可知濤按韓元吉曰讀從僕人正徒旬太師見襄公於大射儀鄭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止之見左襄十五年傳皆瞽必有相之證當其三揖至階相者既詔之主人又詔之升堂及席至坐相者又詔之

主人亦詔之似乎詳復矣〔姚元沖曰夫子正樂職同中大夫師冕下大夫故迎冕俱於門內蓋主人者客入一節止於及階及席詔之也清按冕之來見不必即正樂時然迎於門內之義則夫子非已爲上大夫即已爲中大夫矣姚說可參也〕在夫子誠敬之至恐其失禮故再三詔之而不憚煩然彼既有相夫子可已而不已子張之疑問以此夫子明其爲相師之道蓋體其意之所欲知仁心之所發發於不覺也〔黃式三曰禮少儀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亦此章之證也〕

維新印書館刊印

論語稽　卷十五　後學黃岡高鷲翔松軒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賢中文校　俞炘子漸逢吉宣〕參校

季氏稽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孔曰顓臾宓犧之後風姓之國〔春秋僖二十一年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注太皞伏羲也四國伏羲之後又左傳成風杜以爲妘顓女則妘亦風姓也〕本魯之附庸〔周制國不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其朝貢皆附於諸侯故曰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孔曰使主祭蒙山〔禹貢有二蒙徐州之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之蔡蒙旅平西蒙也東蒙即今所云蒙山也元和郡縣志乃分東蒙爲二謂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者爲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爲東蒙山相距僅五里而不知徐州之蒙山只是一山故漢地理志於蒙陰縣下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此山下而曰東者別於梁州之西蒙而言之耳〕　且在邦域之中矣　孔曰魯七百里之邦〔江永曰邦域之中對干戈於邦內而言〕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　是社稷之臣也　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　何以伐爲　孔曰何用滅之爲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曰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馬曰周任古之良史〔周任商之太史也盧氏曰即遲任左傳屢引其言一見隱六年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一見昭五年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又家語引其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其善者〕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清按陳列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二句則夫子設譬以曉之也〕　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顚若不能何用相爲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馬曰柙檻也櫝櫃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　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　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皇疏子孫季氏之子孫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孔曰疾如汝之言也〔黃式三曰孔讀此爲句夫讀彼也凡經傳言若夫讀若彼也〕　舍曰欲

維新印書館刊印

之而必為之辭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丘也聞有國有家
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曰國諸侯也家卿大夫也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
治之不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
和無寡安無傾包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
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
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曰干
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曰蕭之言
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
囚桓子也鄭謂伐顓臾在昭五年分公室之後故引陽虎定公時事證之清按今攷伐顓臾實季康子事鄭誤也
朱註季氏至顓臾顓臾國名冉有至顓臾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

孔子自衛返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孔子至過與冉求尤用事故獨責之夫顓臾至伐為社稷
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春秋傳昭五年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按此即哀公患不足用之故蓋三家各自以助法取之民而以貢法貢之公也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
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中則不必伐是社稷臣則
非季氏所當伐也冉有至不欲也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孔子至相矣
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且爾至過與兕野
牛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責正義曰虎兕皆獸名兕似牛郭註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兕如野牛而青兕古文從儿周官角人職
掌固游之獸禁牧百獸註養獸以妥樂祀之然者其牛衛也安者與諸同者衛即此所云柙也龜謂守龜卜人掌之玉謂命圭典瑞掌之集說蘇氏曰陽虎外叛是出柙也伐顓臾於邦域是毀之櫝中也張溥曰出柙喻兵指用於外毀於櫝中喻仁義廢
於內黃式三曰虎兕喻季氏龜玉喻顓臾清按黃說義長冉有至子孫憂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閻若璩曰顓臾去費七十里故曰近彼延枚曰在定州府志故顓臾城去古費城
六十五里孔子至之辭欲之謂貪其利丘也至無傾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
安季氏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

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
傾覆之患夫如是至安之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今由至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責之遠人謂顓臾徐文
長以為顓臾在邦域中是社稷之臣曰近於費曰邦內則非遠人也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則非不服也當以淮夷徐戎當之閻若璩以為指鄒人蓋哀元年冬二年春三年冬六年冬七年秋皆伐鄒故也鄒距魯難七十六里然為敵國則遠人矣
清按顓臾雖附庸然究自為一國宜從朱註也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而謀至內也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
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春秋傳哀二十七年事
愚按伐顓臾事春秋不書蓋因夫子之言而止也清按集註引洪氏曰二子仕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
亦多矣此事不見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歟禮維城曰哀十一年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
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而明年春即書用田賦則顓臾之伐倘非因夫子之言而止春秋亦必書矣又按此當與為長府事因閔子之言而止者同一例以左傳韓非子及
此章之文攷之冉有季路於孔子反魯後蓋嘗同仕季氏毛奇齡曰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季氏使子路要之而子路
辭是夫子反魯後子路再仕季氏之證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子路挾粟而餐之孔子使子貢覆其餐季孫讓之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而先生使餐將奪肥之民耶此尤顯可證者也清按冉有斷於仕季氏在哀六
七年孔子自楚返衛後攷詳見世家稽及先進篇政事冉有下註而子路再仕季氏則在哀十一年從孔子返魯後而欲伐顓臾者則康子季孫肥也又公羊載子路死衛於獲麟之年則哀十四年也質書記之於哀十五年是二子於哀十一二三
年實同仕季氏十四五年子路始去而仕衛也清維城曰此不必求諸他經即下文今由與求也相夫子之文觀之即由求并仕季氏之証此尤事理之至易明者也子路未見用事而冉有則
既為聚斂之計又為益地之謀故其言愈辯而夫子愈責之又示以均安之道警
以蕭牆之禍蕭註蕭牆為屏蕭者肅也維穎謂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非季氏所當有此蓋斥哀公蕭牆者取斯取諸之意乃孔子按神怒以就季氏也周秉中方觀旭并謂蕭牆指哀公按說蕭乃
屏蔽之別名當時列國異稱詩之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論語之樹塞門荀子之容者其類也特自天子至士其物不同其所設之地亦不同耳此但言內變不必泥以解之而顓臾之伐卒
以此止則聖人之言所補救者大矣清按有國有家者今宜訓有治國家事之責
任者均無貧即今日民生社會主義之意由是而和而安則天下大同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
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按惠公請禘周公於太廟歌雍以徹則禮樂自惠公已僭之不始隱公矣至
昭公十世死乾侯鄭曰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孔曰季文子初得政以前政在臧氏四世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曰制之由君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曰無所非議

朱註孔子至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諸侯必賜之弓矢然後征賜之鈇鉞然後殺逆理愈甚其失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天下至大夫言不得專政天下至不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愚按禮樂征伐天子之事諸侯不得專者也清按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孟子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禮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白虎通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王制諸侯受賜弓矢鈇鉞然後征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又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是諸侯必受命天子乃有禮樂征伐之權故曰自天子出也　春秋之世凡三變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吳昌宗曰周自烽火之亂而禮樂崩自狐忍之質而征伐壞犬戎之弑祝聃之射天下無道之始也莊十三年北杏爲始僖二十八年河陽爲極五伯迭興天子守府此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也清按第言禮樂則惠公請郊僖公用禘秦作畦畤宋用桑林楚以地縣待郤至皆文辭說之類皆是也　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吳昌宗曰莊十九年公子結盟於宋文二年公孫敖會諸侯文八年仲遂與趙盾盟衡雍文十一年彭生與郤至會承筐成十五年鍾離則大夫專會襄十六年溴梁則大夫獨盟禮樂不自大夫出乎隱二年無駭入極四年翬會伐鄭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僖十七年季孫滅項成二年四國戰鞌而皆由登臺之笑襄十四年十三國伐秦而悉出大夫之手征伐不自大夫出乎爲季韓曰自隱四年翬會伐鄭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盟折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二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之盟晉上卿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者郤缺而大夫始專矣從淫至成二年鞌之戰者以四卿師而三家之勢强襄十六年溴梁之盟皆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清按若第言禮樂則季氏舞佾歌雍臧文仲山節藻梲管仲鏤簋朱紘仲叔于奚曲縣繁纓以朝皆是也　定哀以下政在陪臣馬融曰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者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强奴抗家主第相鬩於門之內而已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會盟之事皆與焉若陪臣雖稱兵據地其至專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春秋之法叛以地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然而蒯以費叛籍於書曰弗擾與陽虎讒郈賁下大弓侯犯以郈叛第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墮郈墮費不書以地叛矣亦祇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略家臣也略之者絕之也又曰宋樂郤有陳亞彼有許瑕奔陳以有陳有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季孫亦有陽虎弗擾皆陪臣之執命者也　十世五世三世之失蓋約略言之劉逢祿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合諸侯襄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疆歷惠懷文襄靈成景厲平昭頃亦十世而公族爲強臣所滅遂成三家分晉之勢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亦凡十世至於大夫之五世希不失者爲始於三桓而齊之陳氏晉之三家終以篡國並陳氏及韓趙魏皆公侯之子孫復其始故也若陪臣三世希不失而囘割非殺陽虎猶及身失之者蓋夫子之言計其同惡相濟故稱三世也清按劉說殊穿鑿所謂十世五世三世者乃大約如此言權愈下移其失愈速約而計之不出十世五世三世鮮有不失者非必有一成不易之局也　又言天下有道大夫不專政庶人不議蓋傷今思古之意也不議者不得非議之也方觀旭曰議謂議國政猶云私議則君上之得失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爲無道乎甚庶人

二字兼凡民及亭史胥徒之屬與夫家臣家宰而言之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及家宰陪臣不當與謀國政左傳定公曰令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駟曰國大有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丹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皆其證也故曾參論戰見爲大夫之已爲重人者所宗見爲卿大夫之無學鄙人論政而曾國亡皆無進之世庶人議政之驗也均可備一說　清按專制之天子今宜訓統一政府禮樂征伐不自統一政府出則不爲列國之紛爭必爲藩鎮之割據斷不能長治久安也庶人不議者政府既治與論國民亦知大體無有可議者也又爾雅訓不爲大可備一說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鄭曰言此之時定公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春秋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欲立之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按襄仲即東門遂惡即子赤也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鄭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按朱註謂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爲四世與鄭異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孔曰三桓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仲孫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也家語孔子在陳聞魯司鐸災及宗廟子曰其桓僖乎禮則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親盡矣而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焉三日得使至果桓僖廟也

朱註孔子至微矣逮及也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愚按上章統論春秋之世此章專論魯也魯自宣公時季文子專國公室不得制其爵祿而政在私家至孔子時魯君歷宣成襄昭定凡五世清按毛奇齡曰春秋昭二十三年左傳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又三十二年公薨於乾侯史墨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人所言皆曰四公上自文公以後數之至昭公薨之年止宣成襄昭凡四世其不及定公者樂祁史墨言此皆在昭公時而夫子言此在定公時故也其不及文公者由昭公薨而上之爲宣公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漢書食貨志亦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此章五世其爲宣成襄昭定鄭註不可易或以爲在世者文宣成襄昭未即樂祁史墨之言而思之也　季氏歷文武平桓凡四世清按毛奇齡曰樂祁謂政在季氏三世史墨謂文子武子始禁武子平子三世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子也孔註以文武悼平爲四世則多悼而少桓朱註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則知有桓而多悼少文兩皆失之不知武子之卒在昭公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子卒而平子以孫繼祖而代立悼子未爲卿則政不逮之故四世當以文武平桓爲斷清又按文子者季友之子於春秋文公六年見經桓子於哀三年卒則實成襄昭定之世季氏正文武平桓四子也　三桓三家然以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義言之則季氏爲大宗此當以季氏統叔孟而言也清按毛奇齡曰桓公之子非公爲君莊公母弟季友爲季氏庶兄叔牙爲叔氏慶父爲孟氏又稱仲氏古封建之世創立宗法天子諸侯自爲一宗天子諸侯之弟必更氏易族以別爲之宗禮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也是以一君之弟必以同母者立爲大宗無同母弟則以庶長爲大宗大宗者宗子也有百世不遷而諸弟各爲小宗小宗五世則遷桓公之子惟季氏爲宗卿叔孟皆統於季氏三桓者以其族言之則三家皆是以大宗言之則仰指季氏此章上文言四世謂季氏也下文言三桓則以季氏統叔孟而言也清又按季文子名行父武子宿悼子紇平子意如桓子斯時則叔氏自叔牙之子公孫茲傳其子得臣又傳僑如於宣五年立成十六年奔齊又傳穆叔豹昭子舍成子不敢至定五

年武叔州仇立自僑如迄州仇凡五世孟氏自懿子之子公孫敖傳文伯穀惠叔難獻子蔑於宣九年見經傳莊子速孝伯羯僖子貜懿子何忌至哀十三年卒自蔑迄何忌凡五世今孔子言政逮大夫是專指季氏言之故曰四世也

微謂家臣屢叛也 謹按是時季氏家臣陽虎弗擾爲亂而仲孫氏亦有公斂處父叔孫氏亦有侯犯故曰三桓之子孫微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馬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 友善柔 馬曰面柔者也 友便佞損矣 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

朱註孔子至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近於誠友多聞則近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有威儀而不直 謹按盧文弨引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則辟讀爲譬避或引論語本鄭注皆作便僻又後漢書佞倖傳序各有便嬖皆各有義殆然細審經文語氣宜從朱註爲長 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 正義曰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鄭箋詩新臺云戚施面柔以色下人也鄭此注云善柔令戚也案爾雅舞令戚施柔也詩無爲令戚傳云令戚以體柔人也公羊定四年傳疏善柔而口柔面柔體柔也 謹按此亦宜從朱註爲長 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 正義曰爾雅諸諸便便辯也辨辯字通何休公羊註引此釋文云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疏云辯佞辯爲佞矣說文巧也便巧言也論語友便佞 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愚按友者同志者也從兩又又古手字也一手不能獨舉而取助於兩取諸人以輔己之義也學而篇毋友不如己者蓋渾言之此章三益三損則分析言之也 正義引公羊定四年傳何休注朋友相衛云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仇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則三益三損皆指人君言之直者正言極諫者也諒者忠信不欺者也多聞者通政治之要者也便辟但爲容媚而不直善柔但爲面柔而不諒便佞但爲口辯非有學問亦與多聞相反 謹按此可備一說然君臣朋友皆以義合則君臣實與朋友同自後世尊君過甚比君於父故以何注爲疑而曲爲之解耳又黃式三曰便辟者習於盤旋退避之容一於卑遜是足恭也善柔者面柔是令色也便佞說文作諞佞鄭讀辯是巧言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何曰動靜得於禮樂之節也 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孔曰恃尊貴以自恣 樂佚游 王曰佚游出入不知節 樂宴樂損矣 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也三者自損之道

朱註孔子至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游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愚按上章損益就取諸人者言之此章損益則就在己者言之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孔曰愆過也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鄭曰

躁不安靜也魯讀躁爲傲今從古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孔曰隱匿不盡情實也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周生烈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

朱註孔子至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

愚按君子者成德之人可奉以爲師法者也幸而侍於君子正可以君子之言爲法倘有疏忽則過矣曰躁曰隱曰瞽學者可不知所警哉 謹按潘維城曰說文無躁字有趮字疾也當即躁矣鹽鐵論孝養章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漁獵曰以所知傲人也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韓詩外傳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曰得貪得也

朱註孔子至在得 血氣形之所恃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

愚按人自少而壯而老其年不同其血氣之盛衰即不同而其用事而爲病因亦有所不同知其病而隨時謹持之不以一時之失貽終身之羞庶幾全而受者全而歸矣君子者成德之名言其常以三者自戒也 謹按潘維城曰淮南子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云云亦此章之證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何曰順吉逆凶天之命也 畏大人 鄭曰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 何曰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 畏聖人之言 何曰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何曰恢疏故不知畏 狎大人 鄭曰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何曰直而不肆故狎之 侮聖人之言 何曰不可小知故侮之也

朱註孔子至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之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至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愚按凡人動曰無所畏此無忌憚之小人也若君子則戒愼恐懼無往而不以兢業持之此云三畏亦就其大綱而言耳 淸按天命正義以爲當兼德命祿命言之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禍逆必修身以俟之矣爲者畏者非爲心任運者亦非也大人據士昏見禮與大人言實事君註大人卿大夫也爲遂大人世及以爲禮註大人諸侯也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註在位者易乾九二利見大人荀爽云謂天子見據尊位者又據龍在天大人造也荀爽亦謂大人當法見居天位聖人作而萬物覩是其義也又革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馬融註謂舜與周公然則大人蓋凡在上位者皆是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孔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朱註孔子至下矣 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愚按人之禀賦萬有不齊而要以能知爲主蓋必知之而後能行之也其等雖有上有次有又次及其知之一也惟困而不學則終於不知故曰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朱註孔子至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

愚按洪範五事貌言視聽思以之分配五行此章專指思字約計有九或思其正或思其反足以補洪範之義矣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曰探湯喻去惡疾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朱註孔子至語矣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冉閔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至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

愚按見者目之所見也善不善兼所見之人與事言之如不及唯恐其遠也如探湯唯恐其近也此二者誠身之學也志者心之所之道者人所當行之路隱則無

可自見而志必先定行則大道爲公而措之天下此二者天民之學也淑身之學有志者可以自致而天民之任關乎時運故語皆可聞而其人有見有未見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孔曰千駟四千匹也 此據朱馬言之一乘四匹千乘則四千匹也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 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 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

朱註齊景至稱之 駟四馬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文

按何晏集解本無誠不以富二句朱子自第十二篇移入此章今從何本

愚按千駟者公廄之馬也 陳祥道曰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閻若璩引鄭敬叔說證申之云千駟者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關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六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餘而諸侯六閑則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偏賜予者也諸侯者以千乘之國言之則當時諸侯千乘者多矣不獨齊景而齊爲大國其地且不止千乘此當如賈耳邁彝桓公賜之馬二十乘任末襄公亦賜之馬二十乘及陳文子有馬十乘之類皆公廄所畜之馬而言非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之例也又說苑載景公言我長轂三千乘以左傳十家九縣長轂九百之文言之其三千乘以田賦言即三千乘之國此有馬千乘非其類也 首陽在平陽近於河濟者也 閻若璩曰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考曾子書以爲在蒲坂舜都者得之余謂與夜信於鄴註然已兩說互存既云河北縣雷首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塚陵柏蔚然攢茂即夷齊之冢又云平縣故城有首陽山今在偃師縣西北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也上有夷齊之廟者焉能定指其是偃師縣城曰漢書王吉傳顏師古注伯夷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爲是東方朔云伯夷制言中節夷齊居河濟之間非于讓王篇夷齊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言北至於首陽則首陽當在蒲坂之北雷首南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乃山名非言首山之陽也蒲坂雷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則謂首陽在蒲坂者非也詩所風首陽之巔首陽之下所即首地首始封在首陽即見馮翊鄧縣猶其在今平陽獻公居絳亦屬平陽爲是說又爲黃帝之采所其地近河濟又在蒲坂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其夷齊先隱河濟之間史記云武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寄在王畿之地並非正當河濟間也史記又云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後乃去河濟而北至首陽也然則首陽在今平陽無可疑矣 夷齊常餓於其下 [illegible]夷齊孤竹君之二子兄弟讓國隱於首陽山武王伐紂夷齊叩武王馬諫曰爲臣伐君豈得忠乎備尸不葬豈得孝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是賢人也令扶去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唯食草木而已後遂西介支縣新家白張石虎往獵坂求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夷齊聞言即遂不食七日餓死閻伯曰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恥不食周粟隱於首陽遂餓而死此史遷之言也明文衡山王嘗以此說爲誣謂武王伐殷餓死耶伯夷去紂歸西伯在文之初年已稱天下大老文王享國五十年又十三年而武王伐紂時夷齊當百餘歲未必兄弟俱與太公年而附存也存則何不早諫而何必遲至叩馬且以文所敬之大老左右欲殺之何武王竟無一言而唯太公一言而後扶去也況作周紀云武王祭於畢東觀兵至孟津舉文王之所也然則夷齊何爲言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也孟子謂誅一夫紂未聞弑君然則夷齊何爲言以臣弑君也武王弔民伐罪天下悅服而夷齊乃恥食其粟而餓死不與人情大相左乎史遷所載者采薇之歌耳此乃逸詩不知何人所作安知非戰國秦漢時人作而遷何卽指爲夷齊耶故夷齊首陽之

誠當指逃孤竹言論語只言餓不言死夷齊讓而俱與齊景之貪而富兩兩相形且齊景之兄非公爲崔杼所弑景不能討而貪其位叔夷齊兄弟相讓當餓矣與其曰此章言伯夷叔齊窮餓以對齊景之千駟耳不言其餓死也餓於首陽之下耳不必其死於首陽也孟子稱以伯夷負塗下並言登者叔齊先死被周粟中曰王者夷齊十辨大孫之於有國無國者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齊景貴兄莊公之國德崔杼而不果討者也然王氏謂諫伐餓死爲無其事則莊子及呂氏春秋並載有夷齊事皆在史遷之前王氏何所見而必斷其無也謂按此章但言餓於首陽之下不言死即夷齊之死不死不必論而太公既佐武伐紂則夷齊安知其不與太公並存而諫武伐紂也太公歸周而仕周夷齊隱而不仕不仕故未早諫而臨時始叩馬耳左右欲兵之武王未及言因太公言而扶去之亦事理之常也誅一夫者弔民伐罪之義僞君私君者俾上下之辨各行其是未可主此而奴彼也惟祭與而云父死不葬更盡未免矛盾耳總之此不言死當以餓於首陽之下爲斷兄弟讓國固以對齊景之貪富諫武伐紂彰氏終隱亦以對齊景之貪富不必指爲無其事也又按求仕者之祿也不食周粟者不仕而食祿也集說亦於秉字過說　斯指德而言言民之所稱在德也　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雖有馬千駟及其死而無德可稱夷齊雖窮餓而到今稱之其稱何謂豈非其德之謂歟王註所謂以德爲稱謂即稱也斯即德也黃式三曰蘇子由柳下惠論引上見善二節合此章爲一義蔡氏集注亦云當合爲一章齊景知夫子之賢而不能用者以公子之言而不能行是見善如未見也田氏之不正嗣子之不定是見惡而猶嘗試之猶湯然而探之也夷齊逐國以求志也扣馬而諫以達道也稱首陽以爲有功乎經矣按此亦可備一說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馬曰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也對曰未也嘗獨立　孔曰獨立謂孔子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朱註陳亢至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至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至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陳亢至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亢以爲遠其子

愚按此亢欲於素所聞之外別求一捷獲之術也　殿本黃式三　亢問而伯魚稱對曰者記者之失也　吳英曰亢非門人亦必弟子伯魚安得稱對曰此對字當是衍文因下有對曰未也之文而誤也謂按此可從　夫子訓鯉以詩見陽貨篇　子謂伯魚爲周南召南　訓以禮見大戴禮　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無以立　及家語　致思篇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有大名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乎故君子不可不學容不可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伯魚之言蓋述其略也曰獨立者獨立時所聞如此其非獨立時可知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孔曰小君　周禮大宗伯之職曰小宗伯六卿皆然故稱小者對令人稱少之亞　君夫人之稱也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朱註邦君至夫人　寡寡德謙辭

愚按春秋時夫人之名不正久矣　謂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皆文嬴班在九人而皆寡與先嬴言曰夫人謀之齊桓之夫人三而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鄭文公有夫人芊氏江氏宋平公納女棄左師見步馬者稱君夫人之馬曰誰爲君夫人乎胡爲知及左師受皆乃改命曰夫人之婦以息侯之夫人而爲楚之文夫人是皆春秋夫人之名不正多矣　而魯尤甚　謂按桓公之母稱仲子其時夫人之稱未亂也自桓公之死由於文姜閔公之死由哀姜與知而夫人之道失矣然莊二十一年書夫人姜氏薨於文姜無貶辭也僖元年齊人殺哀姜而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則變例矣然仍稱夫人仍書姜氏也十有二月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殺皆謂不書姜者貶之也然文姜哀姜之罪皆書我小君是仍無貶辭矣何也蓋文哀皆嫡夫人雖有罪而魯之君未嘗絕之故亦不得而貶之也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則成風也成風者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以僖故而稱夫人則適妾之名紊矣其葬亦書葬我小君皆禮之失也然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則異邦人不以君夫人予成風矣文公二妃敬嬴嬖而私事襄仲殺惡及視立宣公宣八年書夫人嬴氏薨又書葬我小君是又二夫人矣襄四年定姒以成公之妾襄公之母書夫人姒氏薨書葬我小君亦以妾爲夫人也以妾爲夫人而春秋亦書夫人者君僭其母史臣不得而貶之也襄八年陳妾爲季孫行父所嬖于東宮昭公則取于吳謂之吳孟子定十五年姒氏卒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公羊曰哀公母也不稱夫人哀未爲君也穀梁曰妾辭也葬亦不書小君左氏曰不成喪也此皆夫人之見於春秋傳者也又按文姜哀姜夫人之失道者也成風敬嬴非邦君之妻而稱夫人者也成風則異邦歸禭不稱君夫人矣姒氏則邦人亦不稱君夫人矣　者此章之的也　此章於君之稱夫人夫人之自稱與邦人異邦人之所稱各正其名其旨微矣　語譯喪曰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鄭註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小童若曰未成人也正義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於此之前有夫人饗法故註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又云小童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或越在他國稱之謙之辭也論語後儀曰古者生稱夫人死稱小君赴於諸侯則稱寡小君謙者以春秋書夫人定姒卒葬我小君定姒寡小君不敢是也研六室雜著曰此節惟小童何係夫人自稱餘皆爲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雖文條貫書明禮稱君於他國曰寡君稱君之夫人於他國曰寡小君雜記夫人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弁歸禮註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註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誠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言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是其辭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逆論語之誤也四書考異盤曲禮莊疏謂大饗之禮廢其文未嘗删於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襲齊侯者鄉人既以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於此論語所以有此章而與禮記不符合敕章首當有子曰字今詞文論語述何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作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

論語稽　季氏稽第十六終　後學黃岡高鷟翔松軒校字

陽貨稽第十七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謙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葆中文叔 金壇于瀚澄吉宣 參校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鄭曰魯讀饋爲歸今從古按鄭本歸作饋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迷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孔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爲有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曰以順辭免害也

朱註陽貨至遇諸塗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至仕矣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

愚按陽貨季氏家臣也士也孔子時未仕亦士也歸豚往拜玉藻所謂敵者不在拜於其室之禮也孟子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趙岐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毛奇齡曰季氏爲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故邑宰家臣通稱大夫也過庭錄曰虎既囚桓子專將政則升爲公臣豈肯仍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說謂按陽虎竊寶玉大弓而春秋書盜則未爲大夫可知虎未爲大夫而以大夫自待夫子豈肯以大夫觀之乎此蓋孟子誤引也當以玉藻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之文爲據貨爲士孔子亦爲士所謂敵者也在則拜受而已不拜於其室也故必瞰其不在而歸豚使孔子不得不往拜其室也貨瞰孔子之亡而歸孔子亦時其亡而拜即以其人之法還其人也謂按此章未記貨瞰孔子之亡事然孟子之文蓋與此詳略互見可據以補此章之闕遇諸塗者不期而會於道路之間也謂按左傳不期而會曰遇周官司險注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懷寶迷邦至歲不我與皆陽

貨之言自爲問答使孔子不得辯也郝敬曰兩曰不可皆貨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良自爲問答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乃爲高祖語此章兩曰不可亦然自孔子曰以下乃爲孔子語也閻若璩曰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爲問答王引之曰有一人之言而自爲問答者則加曰字以別之謂按此說可從又按陽虎於定八年奔齊孔子年五十一此語在未奔時孔子亦近五十五十始衰故陽虎以歲不我與爲言孔子曰吾將仕矣聖人之處權姦不卑不亢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曰君子慎所習也

朱註子曰至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按何晏集解本此合下爲一章朱子分爲二今從朱子

愚按蘇氏愈言性有三品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以至朱子陸子其說異同千古聚訟蓋未即此章夫子之言而思之也性者生於心者也不曰皆善不曰有善有不善而曰相近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雖氣禀或有不齊而此理爲人心之所同具故曰相近也謂按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其性本善雖禀賦不齊而有不盡善者然其有生之初要近於善的一邊故不得曰皆善亦不可曰有善有不善而曰相近也相近二字較孟子性善之說尤爲精審習爲數飛也數於善則善數於不善則不善物欲蔽之於是相近者遂以相遠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即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又曰同孟子之時因告子諸人紛紛各立異說故直以性善斷之孔子但言性相近意在於警人慎習非因論性而發故不必直斷以善與曰然古今常語凡指斥下愚者矣曰言之每曰此無人性稍舉其善端則曰此猶有人性以人性爲善稱無人性即所謂人見其禽獸也有人性即相近也善也論語言性相近正見人無有不善若不善與善相反其遠已縣絕何近之有分別性與習然後有不善而不可以不善歸性凡得養失養及陷溺梏亡咸屬於習也李氏光地論語劄記案夫子此言惟孟子能暢其說其曰性善即相近之說也其曰或相倍蓰而無算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則習相遠之說也先儒謂孔子所言者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乃極本窮源之性愚謂惟其相近是以謂之善惟其善是以相近是未可言孔孟之指殊也蓋孔孟所言者皆人性耳若以天地之理言則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禽獸草木無非是者然禽獸之性則不可言與人相近相近者必其善者也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孔子之說無異於孟子也禽獸之性不可以言善所謂善者以其同類而相近也故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孟子之說又無異於孔子也焦氏循善解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當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則男女無別也茹毛飲血不知火化則飲食無

節也有衆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示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能知之則人之性善矣以飲食男女言性而人性善不待煩言自解也禽獸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惡人之性可引爲善亦可引爲惡惟其可引故性善也牛之性可以敎虎而不可使之咥人所知所能不可移也惟人能移則可以爲善可以爲惡矣是故惟其相近乃知其性相近若禽獸則習不能相遠也案諸說皆精審足以發明孔孟言性之旨其他家言性若荀子性惡是就當時之人性不善者言之此有激之論不爲典要至世說言性有善有惡與公都子所言性有善有不善同又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或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及漢後儒者之說皆可參攷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孔曰上知不可使強爲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

朱註子曰至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愚按性與習由相近而相遠是移也唯上知下愚不移是此二者之外無不可移之人也潛按孟子言人性皆善孔子言性相近亦以善之相近言習相人之常性也若上知下愚則千萬人中之一二人其偶然者也然則中人之資可上可下當勉爲其上勿趨於下矣或曰既有上知下愚則性有不相近者矣是皆有善有不善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曰子游爲武城宰鄭曰武城魯之下邑潛按孜若見子游爲武城宰章夫子莞爾而笑何曰莞爾小笑貌潘維城曰莞陸本作莧易夬九五莧陸夬夬鄭注莧陸說也莧訓夫子莧爾而笑之莧江聲曰說文莧山羊細角者從兔足首聲讀若丸寬字從此此莧字本義也訓爲說者借義也段玉裁曰以莧爲莞之莧爲莧爾之莧借字也維城按莧莞形近相近而實不同說文莞艸也從艸完聲可以作席從艸完聲莧之誤莞之誤莧耳曰割雞焉用牛刀孔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也潘維城曰牛刀即管子所謂屠牛坦一朝而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也或曰說文牛大牲也物字解牛爲大物凡物大者亦謂之牛爾雅釋艸若牛蘈郭注假是類大者云謂之某大者是也是則牛刀即大刀也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孔曰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曰戲其以治小而用大道也

朱註子之至之聲　弦琴瑟也古者十三學樂誦詩樂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盧敝禮壞樂崩雅頌之音不作子游爲武城宰蓋始復庠序之教於時受學者衆故夫子得聞弦歌也周禮小師注弦謂琴瑟歌謂依詠聲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夫子至牛刀蓋喜之也子游至易使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敎以禮樂子曰至戲之耳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

愚按禮樂之治乃有以俟君子公西華亦曰願學而皆無以自見子游不得行其化於天下國家而唯於武城小試焉夫子牛刀割雞之喻其辭若戲之其實乃深

惜之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孔曰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之適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鄭曰東周據時成周　潛按武王定鼎郟鄏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周公營洛邑爲下都以處殷民是爲成周因平王東遷王城於是以西周爲西都爲東周王子朝之亂敬王由王城遷成周又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　何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

朱註公山至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潛按春秋傳弗擾作不狃字子洩不狃自定五年與陽虎逐仲梁懷八年因陽虎欲去三桓十二年仲由將墮費不狃以費人襲魯不克奔齊無據邑以畔事惟史記定九年陽虎奔齊後有不狃以費畔云云然實未與陽虎共執桓子也其召孔子當以史記定九年爲據於是世家稱徐爲公曰以費畔者前有所斷後有不狃君子正名定論則有氏書畔有氏無畔公山有畔何也有氏專事以邑附者君子知其有外心公山專事以邑叛公君子取其權以濟義也鈞學錄曰弗擾叛陽虎然虎囚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梁懷殺公鉏而公山無是也陽氏之敗取寶玉大弓以出後入於謹陽國叛及魯伐之又攀萊門而出而公山無是也陽氏奔齊請師伐魯而公山亦無是也及昭八年與將伐魯同於叔孫輒輒以爲魯有名而無情附於弗擾以爲得無以立必有興輟及三月與伐魯弗擾率故說論從武城欲使魯得爲僞其屬心如此實於陽虎遠矣　子路至之之也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至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謂興周道於東方

愚按弗擾之叛據史記在定九年其召孔子必藉口於抑私強公之說當時家臣背叛大抵以張公室抑私爲名陽虎之執季桓子亦藉口於此昭十四年韓哲所稱家臣而欲張公室者也此則弗擾之據邑以叛其說必有同於陽虎三都者特用意不同耳魯當孔子時三家專政非抑私家不能有爲特有公私之別耳　此時孔子未爲中都宰正有志於用世故欲往而規之於道如後漢董卓始得政召用名賢以從時望而蔡伍之流亦因以引進名流耕以爲之特弗擾之舉爲私而不爲公故孔子終不往耳用我者用孔子之道也爲東周爲東方之周也宜與儀封章參看　潛按古今註疏家皆生專制時代故其說此章皆泥於君臣之義而不得真解不知孔子者聖之時者也其刪書而上溯典謨下述誥誓則於揖讓征誅固並重也其去魯後欲見用於列國因周遊陳衛宋鄭間則非若後世之以事一姓爲忠也且南遊而至於楚又不以僭王之故而返駕也或曰子西不能使楚革僭王之號朱子何孔子所以外之然則楚而用孔子孔子必使楚革其僭王之號矣曰當專制時代說經者自不能不如此然以昔周而言則禮樂書道周制何乃告顏淵以兼用四代乎且去魯之後何以周遊列國而不一至周乎周德既衰天不再生文武成康以興之楚辟王號已散世縱有賢聖之君其育反漢陽諸姬之地而復其子男五十里之僭土乎孔子不使使魯不僭郊禘於受女樂而不朝也且曰郊如致膰猶可以止何使楚革楚之僭王乎　以庶人而自謂

文王既沒文在茲也非天子不議禮非代周而王者不能改周之制而其告顏淵則參用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也然則彼陳衛宋鄭與楚者苟有湯武之君出畀孔子以伊尹太公周公之任而謂孔子必以尊周爲事是則勢理之所必不然者矣且尼谿之田書社之地晏嬰子西之沮之實已見及於此非然者其或將爲殷之亳周之豐鎬未可知也孟子於孔子之時第以仕止久速言蒙竊以爲孔子時而偕春秋則義當尊王時而對於君則義當遵時王之制 說見顏淵問爲邦章 而時而有王者起則必爲伊尹太公周公時而有土地人民則必爲周之文或爲殷之湯周之武且時而有舜禹其人則又必爲放勛重華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以此言時而時之爲義大矣此章於弗擾之召而欲往者蓋以爲時有用我者可往則往也爲東周者興於東方如文王周公之時也其終不往者以弗擾非其人即非其時也 說本黎庶總統叙言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 孔曰不見侮慢也 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 惠則足以使人

朱註 子張至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任倚仗也

愚按子張堂堂難與爲仁者也問仁而孔子曰行五者於天下蓋迎其機而引之以啓子張之問也 俞按子張才高意廣好爲苟難如問達問行皆意在務外今問仁而夫子直答以行五者於天下正以迎其機而啓其問也 告以恭寬信敏惠蓋治平必本之誠正也猶告以質直好義忠信篤敬之意

佛肸召子欲往 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 備按春秋傳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攻士鞅范氏荀寅中行氏哀五年趙鞅圍中牟史記佛肸爲中牟宰使人召孔子張湛注列子以中牟爲范中行之私邑非趙氏宰也說見世家補劉向新序曰初佛肸之畔也有義士田卑者不避斧鉞而欲先佛肸脫衣而生之趙氏乃求田卑爲賞之不受而之楚趙氏收其母其母曰君有幸臣妾無憂子乃免之以一言而免其身亦賢母也說苑立節篇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斬吾頭者非義我不義寧斧鉞於後義死弗避佛肸播而止之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孔曰不入其國也 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汙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鄭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何曰匏瓠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 皇疏一說匏瓜星名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耶

朱註 子路至之何 子路恐佛肸浼夫子故言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按晉三卿所居皆重地韓之平陽魏之安邑而趙氏之險在晉陽至於中牟則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矣如鄴其次則中牟也春秋時趙鞅伐衛建國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叛之時觀其地與衛接當在衛境五鹿左右管子所謂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者也又定九年傳云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如五鹿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以褚師圃言而伐齊師是中牟爲晉邑而近衛之據閻若璩曰中牟城不可考此趙中牟當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鄭之中牟在滎陽圃田禹曰今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 子曰至不緇 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者幾希矣 吾豈至不食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愚按孔子之於佛肸其處之與弗擾同 張揚園曰弗擾佛肸之召凡人皆不往也聖人而欲子欲往者特無拒絕之詞耳何以無拒絕之詞以存魯晉也又以存之魯昭公逐意如不克而奔齊又虜其二子公衍公爲立公子宋此人倫之大變陽虎不狃欲叛之數之意樂未良事則大快人心今若嚴詞厲色以斥之適以張季氏之氣助之凌公室也故不爲拒絕之詞使知無禮於君人皆可以如鷹鸇之逐鳥雀焉彼有所顧忌此以存魯也趙鞅自定公十四年與范中行構兵春秋書趙鞅入於晉陽以畔至哀公五年春伐范氏圍中牟則佛肸必以中牟助范氏故圍之耳以世卿稱兵於國五六年不已強橫極矣趙得中牟則分晉之勢成佛肸之召夫子不斥其非嚴趙鞅所以存晉也夫子直至深遠曰匏瓜曰東周皆託詞耳皆有陪臣干紀聖人無可無不可而欲往哉按此段以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反則鞅之殺賢臣而亂晉國佛肸之叛不爲無辭非曲爲佛肸解之也 或欲往 佛肸公山是也 或順辭以即處陽貨彌子南子王孫賈輩亦無不同或見之 如子見南子是也 或正言以折之 於王孫賈彌子是也 皆隨時因應無可無不可而其作用唯此磨不磷 潘維城曰漢州輔碑作磨而不礱釋文磷又作磷則與磷通假字隸省作磷說文無磷字鄰水生厓石間粼粼也詩白石粼粼傳粼粼清澈也攷工記輪人轂雖敝不甐於鑿注鄭司農云謂不動於鑿也玄謂甐亦敝也注又曰甐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鄰讀爲磷而不磷之磷謂帛縫縷沒黶於鑿帶之中則雖敝縷不傷也鄭讀甐與磷通不磷者不動不敝不傷也 涅不緇二語而已 潘維城曰史記屈賈傳漢書賈誼傳皆言泥而不滓集釋索隱別碑涅漠皦然泥而不滓皆此涅而不緇之異文武億曰方言涅休也涅既訓休取皆近爲義則涅泥相同釋名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是緇滓亦通史記世家論衡問孔篇新語道基篇引緇並作滋說文涅黑土在水中也段注水部曰澱者滓垢也滓者澱也黑部曰黶之淦垢也滓實與涅義近故廣雅謂涅爲泥朗泥非染物者淮南子齊俗訓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微良謂云今以涅染緇爲溝注涅礬石也西山經女床之山其陰多石涅一名羽涅或即今之皁礬 清按畫此則泥涅休實與涅通滓淄皆與緇通 學者可由此而推矣匏瓜瓠之苦者繫懸繫也

不食不能供人之食也喻己不能拘繫而不思用世也清按匏說文瓠也言匏瓜者匏亦瓜屬也詩匏有苦葉傳匏葉苦不可食陸璣詩疏匏葉先甘後苦正義引義疏匏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是匏瓠一物也匏瓠之堅強者瓠匏之始生者廣雅瓠瓠有甘苦二種甘者可食苦者不可食又引北方農人種瓠之甘者大年歲變爲苦是一物而二物也何注匏瓜以不食得繫一處吾自食物不能繫一處者猶言匏瓜乃不可食之物吾爲如可食之物也而朱子言匏瓜不能飲食則安有植物而能開口飲食者當從何注爲是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懸即繫也韋昭解晉語共濟謂匏可以渡水或繫以解此謂繫即繫以渡水則匏繫乃有用之時於取譬之旨不合矣梟疏匏瓜星名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繫不食猶言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也曹植洛神賦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阮瑀止慾賦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皆用星言繫正是日月星辰繫焉之繫言匏瓜繫天而不可食也此可備一說說本潘維城劉寶楠又按近者西人會得有捕蟲草者葉上有毛毛中有液蚊蠅觸其毛則捲而食之稍久而消如動物之有然或以小片牛肉投之亦被食又聞尚有他種植物亦能食物是朱注亦有理可說然植物不能食物其常也或有一二能食物其偶也不如何注義長　清按此與弗擾章同其曰焉能繫而不食蓋即時可往則往之意其曰不磷不緇則正時之所以妙其用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何曰六言六蔽者下六事謂仁智信直勇剛也正義曰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夫子以其義問子路也　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孔曰子路起對故使還坐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孔曰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孔曰蕩無所適守也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孔曰狂妄抵觸人也

朱註子曰至未也　蔽遮掩也　居吾至語女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至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愚按有所好必有所蔽欲除其蔽惟學而已夫仁智信直勇剛皆心知之善然必學而後始歸於純倘任質以行則愚蕩賊絞知有直而不知有學則一味直率如繩之緊相絞而束縛過急也亂狂知堅強不屈而不知有學則肆行抵觸如發狂也之蔽生焉此因子路所易失者而藥之也清按劉寶楠曰蔽猶蔽也荀子解蔽注不能通明有物蔽之也戴震曰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學問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言昔者弱今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昔者狹小今廣大昔者闇昧今明察是心知之得養也故曰雖愚必明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包曰小子門人也　詩可以興　孔曰興引譬連類也　可以觀　鄭曰觀風俗之盛衰　可以羣　孔曰羣居相切磋　可以怨　孔曰怨刺上政鄭曰怨謂刺上政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孔曰邇近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朱註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至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　多識至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愚按詩三百篇皆切於人倫日用事物之理故古者十歲入小學即誦詩孔子亦嘗曰興於詩此章呼小子而告之聖人以詩教人蓋莫詳於此矣清按事君者從事於國事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也

朱註子謂至也與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愚按周南召南周公召公分陝所得南國之詩也南國諸侯非止一國故總係以南也二南多言夫婦之道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而禮義有所措故取以爲詩之首篇　說本劉恭冕　伯魚趨庭而夫子告以學詩今又告以爲二南　爲潘維城讀劉歆傳或爲雅或爲頌注說也正義曰依其義說以術行之故曰爲也　聖人教其子者可見矣　劉恭冕曰二南皆言夫婦之道君子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即此義也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勖之歟清按此可備一說而不必從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馬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鄭曰言樂不但崇此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

朱註子曰至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

則豈禮樂之謂哉

愚按玉帛鐘鼓所以行禮樂而非即以玉帛鐘鼓爲禮樂也春秋時遺本而求末故夫子歎之

子曰色厲而內荏 孔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者也 **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孔曰爲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也窬窬牆也

朱註 子曰至也與 厲威嚴也小人細民也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愚按禮表記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彼曰貌親而情疏此曰色厲而內荏皆中與外相反者也窬穿木戶也 說文門邊小竇也 邢疏注窬戶竇而爲盜 毛奇齡曰禮儒行篳門圭窬注窬門旁戶竇也是窬字穿者穴而過之是穿字史記季桓子穿井左傳穿七札是也孔注誤 盜之小者也 盜有不操矛弧者莊子所謂大盜是也有竊國者魯三家竊三家齊田氏是也有殺人越貨者盜跖是也此穿窬則小盜耳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朱註 子曰至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 荀子守正篇上端誠則下愿愨矣 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 孟子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

愚按君子小人不並域未有爲君子而能同乎小人者也鄉愿者既竊忠信廉潔之似以求合乎君子又同流合汙以自媚於小人曰德之賊猶上章言穿窬之意

清按陳澧曰鄉原孟子解之甚詳周生烈注未免迂曲義疏引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之鄉人故曰鄉原其說尤非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而說之也

朱註 子曰至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愚按道聽塗說者心無所得而人云亦云也棄者視爲不甚愛惜之物也此正與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者相反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孔曰言不可與事君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何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也楚俗言也 皇疏楚之風俗其言如此也呼患不得爲患得之也言此三字楚之俗言也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鄭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至也

朱註 子曰至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既得至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 漢文帝病癰鄧通爲吮之舐痔見莊子列禦寇篇 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愚按荀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之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鹽鐵論語排章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皆可以證明此章之旨 潘維城說本 自色厲內荏至此四章語意略同皆言中不足而外有餘者也清按事君今以從事於國事言從事於國事而有患得患失之心則知有得失而不知有國事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包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 **古之狂也肆** 包曰肆極意敢言之也 **今之狂也蕩** 孔曰蕩無所據也 **古之矜也廉** 馬曰有廉隅鄭曰魯讀廉爲貶今從古 **今之矜也忿戾** 孔曰惡理多怒也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朱註 子曰至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至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愚按疾如木之有癭玉之有瑕正可因其疾而見其美然古之因疾而見其美者今則終成其惡矣夫子言此蓋傷春秋之世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朱註子曰至鮮矣仁重出

愚按古本足利本無此章唐石經先無而後增之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舊本皆有此章後人删之非也說本潘維城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包曰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孔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其國家

朱註子曰至邦家者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按雅本字作疋訓正此雅乃疋字係同音之假借字也利口捷給覆敗也

愚按紫奪朱色足亂明也王應麟曰周衰諸侯服紫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周衰之制也江永曰渾良夫紫衣儕君服是當時好紫也淸按紫解見鄉黨篇紅紫不以爲褻服註下鄭聲亂雅聲足亂聽也利口覆邦家佞人亂政也

子曰予欲無言何曰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

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鄭曰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朱註子曰至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子貢至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子曰至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

愚按孔子聖之時者也其作止動靜猶天之寒暑往來日月推行皆可默觀而化者也其教人雖不能無言然專卽言以觀聖人則終不得其所以言之理矣故發此以示弟子也淸按孔子自比於天耶氏亦自謂上帝之子蓋宗教家皆自謂與天合德中外一也又天生德于予天之未喪斯文云云亦此意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鄭曰將命傳辭者何曰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以疾爲其將命者不知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朱註孺悲至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註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

愚按禮雜記有學士喪禮事曰哀公使之則悲必魯臣曰學則亦親受業聖門而爲傳經之弟子也按此正如然友奉滕文之命而問於孟子晁錯奉漢景之命而傳書於伏生之類此欲見蓋未學禮前事依禮士相見疏云孺悲欲見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云云淸按既學禮則當爲弟子弟子見師何用介紹惟在未學禮之先故必有將命者也且孔子於子路面責之曰野於原壤一故人亦叩其脛面責之爲誠然悲既學禮而猶不可面責者故難完其貴式三則衆中諸家書斷爲未學禮時事朱註以爲學禮後事非也或曰此之欲見卽來學禮而見也曰如學禮時有辭疾恐歌之事則雜記必記之今雜記無此文則非學禮時可知也且悲奉君命來學夫子何得責其無介紹也總之夫子辭疾其果爲無介紹與否雖不可必然以本文將命言之則當以未學禮時爲斷辭疾而以瑟歌示意蓋不教誨之教誨也呂伯恭曰使之聞之是悲猶在可以教之列也士喪禮終賴孺悲而傳其亦夫子警之之力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

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此附禮司爟註文古說或取五色或取五行皆臆說此亦相地之宜因時之便用此十等樹木耳不必如註家說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朱註宰我至久矣期周年也君子至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至已矣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內則有大觿木燧然則燧殆如今人所用之松明又曰焠子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喪至此可止也子曰至曰安禮父

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 女安至則爲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至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其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愚按期已久矣者言爲期過久也期可已矣者言期年可以止也 四書紀聞曰期已久矣之期當讀如字期可已矣之期當讀爲期月之期誰維城曰史記弟子列傳引此作下已久乎則期已久矣之期非期年之期明其況上言三年之喪下接言期已久矣語氣亦不貫售說是也 禮三年問至親以期斷 去人 雖父母之喪三年其餘至親者皆至期而止然且父在爲母亦期年服降於所尊也故至親以期斷 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 焉語詞倍者所以也 故再期也 清按三年問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王肅據之謂三年喪止二十五月鄭玄據期而小祥再期大祥中月而禫之文謂中月者間一月而禫祭也則是二十七月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爲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徙月則樂矣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弗及者恩之殺也三月弗之五月五月弗及九月九月弗及期也 故三年以爲隆 所謂加隆也 緦小功以爲殺 所謂恩之殺也 期九月以爲閒 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閒故曰以爲閒也 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 取象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兩時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 中取則於人 取則於人者子生三月而斷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所以爲至痛極也 據此則喪也者取諸天地四時之變易至親以期爲斷而三年特加隆者也春秋時三年之喪聖門類能行之 檀弓子夏閔子騫皆三年喪畢見於夫子 而時人多不能行 詩檜風素冠序刺不能三年也檜爲鄭武公所滅此詩當作於平王時公羊哀五年九月齊侯杵臼卒六年傳秋七月除景公之喪孟子滕文公定三年之喪父兄百官以爲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則三年之喪其不行也久矣 宰我能言者也豈於親喪而岸然欲短之觀其語意蓋有見於至親以期爲斷之理而不察所以加隆之故又憤時疾俗而以爲期之喪愈於已也故以析衷於孔子也孔子不與言天地四時之變易而唯就衣食之安不安及所以喪必三年之故以曉之蓋示以取則於人之義也又按宰我言禮壞樂崩者外視禮樂而不知禮有其體樂有其聲居喪之時以衰麻杖絰爲體以哭泣擗踊爲聲以葛易麻

維新印書館刊印

以練易葛者文也薤露蒿里懸琴比御者情也禮云樂云夫豈玉帛鐘鼓之云哉三年之喪情文皆發於心不爲禮樂而禮樂之眞意存焉夫何崩壞之有哉清按君臣之制可廢父子之倫不可廢苟父母之喪視若無事則忍心害理直與禽獸無異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馬曰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慾也 皇疏博者十二棊對而擲采者也按焦循註孟子博即今之雙陸弈文專作簙六箸十二棊荀子大略篇六貳之博楊倞註刊六博也王逸註楚辭投六箸行六棊故曰六博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西京雜記用六箸以竹爲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二人相對博局局分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棊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二名采魚每一采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清按二六相對即雙陸之戲也

朱註 子曰至乎已 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

愚按博弈之事不惟使人廢時失業而又易啟貪爭之心是豈可爲者哉然飽食而心無所用則淫辟之念生而將無所不爲矣故不如博弈者之爲害猶小也

維新印書館刊印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朱註 子路至爲盜 尚上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也

愚按義者宜也勇而得宜斯爲可尚若徒事於勇則其弊至於爲盜爲亂安得爲君子哉此蓋因子路之病而藥之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 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爲惡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孔曰訕謗毀也 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窒窒塞也鄭曰魯讀窒爲室今從古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 孔曰徼抄也惡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朱註 子貢至直者 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

妄作故夫子惡之曰賜也至直者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

愚按君子民胞物與其於惡人固見爲可哀矜而不見爲可惡者也子貢以亦有惡乎問則其平日未見夫子之有所惡可知然稂莠不除嘉禾不生蕪穢不翦良苗不殖夫子舉是四者非有害於學術卽有害於治術惡其所當惡所謂唯仁人能好人惡人也子貢所惡雖有不同其致一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朱註子曰至則怨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愚按女子小人其禍一身一家者小其禍天下國家者大上下千古無代無之其變雖各有不同而要不出不孫與怨兩端待僕妾者當知所警矣淸按古之爲君者其宮廷皆用宮妾閹人惡習相沿已數千年今廢除之矣民間女子爲設女學

亦可自立矣然則所謂難養者實政體之不良爲之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曰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朱註子曰至也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

愚按年四十者以學言則不惑之時也以用世言則强仕之時也此時而猶見惡於人尙何望其有成哉曰其終也已蓋深惜之

論語稽　陽貨稽第十七終　　後學黃岡高鷙翔松軒校字

論語稽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淸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見中文叔金壇于漸逵古賓參校

微子稽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皇疏微子名啓是殷王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也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諡法曰殘義損善曰紂史記索隱曰微國號爵爲子啓名也孔子家語云微或作魏讀從微索隱又曰此以啓與紂異母而鄭玄依呂氏春秋言母當生啓時猶未正后位及生紂乃爲妃故啓大而庶紂嫡而小按呂氏春秋曰紂同母三人長微子啓次仲衍次受又曰辛卽紂也紂母之生微子啓及仲衍也尚爲妾已而帝乙立爲妻而後生紂帝乙將立微子爲太子太史執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故微子不得立箕子比干二人皆帝乙之弟箕國名子爵　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殺史記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而奔周括地志曰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觀之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鄭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朱註孔子至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

愚按微箕非國皆殷圻內之地如雍沃盤河之類蓋以其食邑之地稱之者也正義曰微箕皆有封國遐仕王朝爲卿士微子諫不聽乃去位而遯於野箕子亦去位而佯狂武王誅武庚乃封微子於宋又改封箕子於朝鮮此仍言微箕者從故爵也孔氏書疏引鄭康成說微箕皆在圻內杜預春秋釋例僖六年從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微鄉微子采西北去朝歌尚在圻內箕字見博州聊城縣有微子城博州今東昌府治與壽張毗連故兩邑皆言有微地實則在壽張也閻若璩謂今潞安府黎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舊志無明一統志其說不足信左傳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於箕杜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閻若璩謂在今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而彙纂謂在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亦兩地皆言有箕城皆在圻內未知孰是竊按微箕雖未定在何地然正義所引則皆在殷圻內是可徵也九牧之封乃圻外諸侯之國微箕在圻內則非分封之地矣且如殷之雍巳河亶甲沃丁陽甲盤庚廩辛諸人旣非若大小祖少之以世及又非若文丁武丁之係行輩則所謂雍沃盤河者非地而何而諸君未聞自外籌入繼大統則以地爲名而微箕亦其類矣且以爵王之義而言微箕旣故爵則孔子必不要從故爵之稱而宜稱宋稱朝鮮矣以事理而言微箕諫不聽可歸國不必遯野及佯狂矣且微仲亦稱微是豈亦封國乎　子非爵乃男子之美稱如

春秋稱劉子單子是也 白虎通爵篇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殷爵三等公侯伯也此稱有子者爲君王制注畿內謂之子是也清按畿內稱子如左氏傳稱劉子單子也又春秋書季友爲季子左氏稱魏舒爲魏子亦此例 殷紂無道微子數諫不聽 據史記 乃不顧而行遯 據書微子也勸學錄曰史記言奔周者太師疵彊耳微子但言去之書明云行遯何嘗言奔周至春秋傳所言乃逆伯於武庚之事以嚮殷子既先已奔又何從面縛銜璧輿櫬也 箕子亦諫不聽而佯狂爲奴 史記宋世家曰箕子者紂之親戚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司馬彪謂箕子名胥餘疑出自胥者胥靡之胥餘然則非箕子之名也又按韓詩外傳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是古人稱父兄爲親戚也 比干極諫紂剖其心而死 清按書序剖賢人之心又史記及括地志所載均略同比干墓在河內汲縣或耕地得銅盤有銘其文曰右林左泉前岡後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後魏孝文帝有弔比干墓文今傳於世然銅盤不必定是當時物其墓亦不定果是否耳 蓋陽九百六之會必有一二義烈之士維持名教其所蹈之節不必盡同而其不忍陷國家於危亡之心則一不忍之心人心也人之生生不息之理也夫子斷之曰三仁一字之褒可以補春秋之所不及矣清按專制之君之無道雖其諸父諸兄之親亦不能救卒至受獨夫之誅以亡其國孔子許三仁之仁正以見專制之害也

柳下惠爲士師 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也 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也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朱註 柳下惠至之邦 士師獄官 周禮秋官士師職下大夫四人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其下又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訟者 黜退也 三黜猶黜也勸學錄有作三次解者曰爭鼎之役爭君欲以賄惠必以異爭君於是乎黜之爰居之止賊孫以爲吉惠以爲災文仲於是乎黜之夏父弗忌以爲明順惠以爲不祥弗忌於是乎黜之是之謂三黜也 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 戰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矣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事於故國耳列女傳曰柳下惠處魯三黜不去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有道而賤恥也國無道而貴恥也今當亂世三黜不去亦近恥也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汙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誄夫子之德耶二三子不如妻知之也乃誄之諡爲惠 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清按此當與衛靈篇互參看

愚按有直無枉者道也柳下惠黜不黜聽之人去不去決之己道在故也不徇世亦不避世孟子所謂聖之和者也 清按惠於父母之邦油油然不忍去而必以其道所謂和而不流不同者也故孟子又曰不以三公易其介唯能介乃能和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何曰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也

朱註 齊景至孔子行 事見世家

愚按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歲適齊史記孔子世家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不可 嬰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按史記載晏嬰沮封孔子事本之墨子者也孔叢子詰墨篇辨之近人梁玉繩注墨子謂是篇非墨子自著乃其門人誣設之詞然晏子春秋亦有此篇則何以其不合經術列之外編而究不能謂其無此事故世家稱亦引之清按尼谿之封晏嬰沮之蓋即子西之意特儒者云云措辭婉曲不似子西之辭耳 異日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返乎魯即其事也 清按返魯在昭公二十七年 景公言老者蓋是時年將六十矣 清按左傳襄二十五年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宣伯在齊爲魯成十六年景之生當在十七八年末迨二十六年即位已二十七八歲此時在位已三十年將及六十故曰吾老矣 季孟者魯國之卿也 劉恭冕曰左傳劉康公言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又叔孫僑如言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又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氏自爲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也周案中曰季孟之間者季之下孟之上即謂以

待叔氏之禮待之亦無不可清按不言以待叔氏者待之而言季孟之間益叔氏之位不如季孟也曰季孟之間當以季之下孟之上爲是 景公不以待晏子者待孔子而以季孟之間待之是待以客禮已見其不能用孔子矣況又曰老不能用孔子安能不接淅而行哉清按孔子者聖之時者也有王者起可以爲伊尹太公周公有社稷人民可以爲殷之亳周之豐鎬 此言孔子有社稷民人時可以爲殷之亳周之豐鎬非謂孔子先已有此心也 所惜者齊景不能爲湯武而尼谿之田又被沮耳非然者寧栖栖以終老哉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也

朱註 齊人至孔子行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愚按歸女樂事在魯定公十二十三年冬春之間孔子去魯在十三年正月 改從見世家稽 蓋諫不聽而行也 清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

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於大夫孔子遂行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其志哀公心樂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遣哀公女樂哀公樂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蒼額曰此事在定公時韓非作哀公誤也然其云仲尼諫不聽則可補史記之缺觀齊人不敢覆陳魯雖陋子不敢公行魯圖可以逆會其故矣又史記孔子行季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孟子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是也 濟按尹氏謂不疾終日不如孟子之言較得聖人氣象且史記言孔子行宿乎屯師己送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云云又郊不致膰乃行亦正遲遲之證則尹說非也 濟按專制之君臣不受國民之監督故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然孔子之仕則從事於國事非爲君之私暱今國事不可爲則不得不行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以欲感切孔子 邢疏接輿姓陸名通楚昭王時人列女傳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聘之請治淮南接輿笑而不答妻從市來曰先生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轍何深也接輿以告妻曰義士不爲貧易操不爲賤改行今衣駁食飽樂亦足矣又乘人堅良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而遠徙莫知所之也尸子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楚辭九章接輿之髡首兮桑扈臝行淮南楚狂接輿之被其髮也 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孔曰比孔子於鳳鳥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孔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也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曰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再言之者傷之甚也 鄭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而今從古 疑渊曰魯讀期斯已矣者疑上篇期可已矣賢輔陳獲云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可已之時也鄭從古者孔子世家云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知古本如此也潘維城曰鄭此註見釋文當有脫字蓋讀已爲期斯已矣之已也稱說非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包曰下下車也鄭曰下下堂出門也

朱註 楚狂至殆而 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詞殆危也 歌必有韻衰讀如崔與追而皆叶韻者 孔子下至之言 孔子下車蓋欲告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避之也

愚按孔子於哀四年適楚哀六年返衛 孜證見世家稽 此蓋在楚時事接輿 曾之升曰接輿者接孔子之輿猶門者謂之晨門杖者謂之丈人津者謂之沮溺之溺也邢昺據高士傳以爲姓陸名通正義曰莊子逍遙遊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韓詩外傳楚狂接輿躬耕以食楚王使治河南矣而不應與妻偕隱莫知所之秦賓苑雜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陽狂無益於殷楚蓋此則接輿乃其姓名也據莊引齊稷下辯士接子爲接氏之證濟按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則非接孔子之輿矣當以接氏與名爲是 歌辭又見莊子與此畧異 人間世篇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下鄭氏謂下堂是也 包註下車朱子從之正義曰鄭據莊子遊其門之文是夫子在門內非在車上故以下爲下堂劉恭冕曰箭下而飲升下皆以堂言此當從鄭氏 接輿以歌辭動孔子知世之不可而欲孔子不爲也避孔子而不與言以孔子不可而爲故不欲與言也然則趨向雖不同而楚狂要亦能知聖人者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鄭曰長沮桀溺隱者也 沮溺皆楚人收沮溺爲名者正見生長水濱沉溺不反之意春秋傳曰桀石以投人則桀有取義又與及字古亦通用金履祥曰長沮桀溺名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從識其姓名此並以物色名之如荷蓧晨門荷蕢丈人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洳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也曾之升說亦同濟按不記子路之問二人姓名蓋記者之略也如必謂以長而沮洳桀而塗足名之則非也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孔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何曰士有避人之法有避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避人之法也己之爲士則從避世之法也 耰而不輟 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也 覆種是耕中之一事孟子播種而耰之說文作櫌摩田器播種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覆種者是也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耰之註耰鋤也潘維城引江永曰北方農人播種之後以木礎摩而平之使鳥不能啄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何曰爲其不達己意而便非己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孔曰隱居山林則與鳥獸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曰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

朱註 長沮至問津焉 時孔子自楚反乎蔡 長沮至知津矣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 問於至不輟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 子路至易也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

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庸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愚按史記載此事在孔子自葉反蔡時葉楚縣也蔡爲故蔡地是時入於楚亦楚地也 清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葉反乎蔡長沮桀溺云云周棅中曰此乃故蔡地在今河南汝甯府蔡叔初封者上蔡也平侯遷者新蔡也皆與葉近其地入於楚哀六年遷州來則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而葉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相去遠矣 滔滔以水喻亂世也皆是皆滔滔也易變也言禍亂不能變其世而求治猶滔滔不能變其塗而求津也然春秋之時同此滔滔其出此滔滔之外者惟鳥獸耳此沮溺所決欲避之者夫子正不能不思所以易之也憮然失意之貌蓋悲憫之懷所形也清按孔子欲易天下之無道卽近人所謂英雄造時世之意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丈荷蓧 包曰丈人老者蓧草器名 何晏集解本引包註作竹器按蓧字從草不從竹當是芸草器潘維城曰蓧說文作莜段氏注子路見丈人手用杖莜加於肩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莜芸田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 猶足胝手胼也耕者沾體塗足故曰勤四體 不分殖五穀 稻粱菽麥黍稷六穀也孔則去菽不數 誰爲夫子而索之耶鄭曰分猶理 植其杖而芸 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立 何曰未知所答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子路曰 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包曰倫道也理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

朱註 子路至而芸 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游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而敬之 止子路至二子焉 無 明日至行矣 使反見蓋欲告以君臣之義 子路至知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接子路甚踞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

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 又曰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愚按丈人出見二子其父子兄弟間必有愛敬友恭之情感入於子路心目間者此卽夫子所謂孝友可施於有政者也然丈人之於子路其接之若甚踞其禮之若有加其辭若格乎不相入其情又殷然而相遇子路幾不知丈人爲何許人矣夫子斷之曰隱者而子路始恍然渙然知丈人之爲丈人故反見之意出於夫子而反告之言必出子路朱子外注言福州本云云不足據也清按專制之世以君臣列五倫之首故曰大倫然以君論則爲一姓之私古有高尚其志天子不得而臣者史氏曾讚美之何不可廢之有今君宜訓以國臣宜訓以身君臣之義卽以身爲國服務之義吾身不能離國而獨立斯爲國服務之義爲不可廢而仍當列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前子路之言意實如此特其時君與國渾而爲一故不能辨而別之耳又按孔子自去魯後欲見用於列國因周遊陳宋鄭衛間且南遊至楚則所謂君臣之義者 子路告丈人不可廢君臣之義又曰君子之仕以行其義卽是言孔子行君臣之義也 並非如秦漢以後之專事一姓今訓君爲國在孔子則當合中國而言 如執專事一姓之說則孔子既仕魯卽不當之他國周爲共主孔子作春秋猶尊王則其去魯後卽當至周而不當至僭王之邦不知三代時王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士士以下至輿臺亦各臣其臣合則留不合則去猶食此祿有不避其事之義而非其私暱卽可不死則其所謂君臣者固與秦漢以後異矣丈人之過難何時何地不可隱致而以上二章權之當相去不遠則任孔子一面言君臣必非指魯君與周王且孔子亦不專而於陳宋鄭衛與楚間不得爲湯武之君耳設其間有王者起昇孔子以伊尹太公周公之任而謂孔子仍內魯尊周恐無是理也夫孔子者兼之時者也觀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也其欲見用於列國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天下也者實言之卽中國也其至楚者楚主中夏之盟已久所謂戎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然則孔子於君臣之義非必欲得一君而爲之臣以盡其義也實欲從事於國以行其道卽个人所謂爲國服務之義也且孔子亦非拘拘於一國也實欲行其道於中國也故孔子之爲國服務當合中國而言也

逸民 何曰逸民者節行超逸者也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矣 謂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也身中清廢中權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鄭曰發動貌按鄭本廢作發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鄭曰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

朱註逸民至少連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太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謂柳下至已矣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謂虞仲至中權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春秋傳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我則至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愚按夷齊柳下惠事見上夷齊事見公冶長篇述而篇衛君章季氏篇齊景章柳下惠事見前士師章又見衛靈公篇竊位章虞仲非仲雍乃仲雍之曾孫周章之弟也周圖價曰朱註謂虞仲即仲雍其可疑有六蓋六人皆周時人於商獨舉一仲雍似乎不類一也仲雍在夷齊之前百餘年而序之夷齊下二也雍之時在祖甲之世祖甲殷之賢王雍父太王亦聖人正可以有爲之時何以爲世所逸三也雍終爲吳君不爲民四也夷齊非稱而稱仲雍不稱太伯五也商之逸民多矣獨舉仲雍六也似當就周時言之以周章之弟爲是顧炎武曰史記吳太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卒子季簡立季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之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於諸侯據此則殷時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成者也武王時滅而封仲於其地也毛奇齡曰僖五年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註家皆以爲仲雍其誤甚矣仲即虞仲蓋追原所始出於仲雍而以太王之昭耳周衰中日史記稱仲雍爲吳仲是春秋亦稱吳仲吳斗南謂無以孫之所封變祖字之理則虞仲非仲雍也清按諸說皆有理可從也夷逸見說苑尸子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注云虞仲即仲雍也夷逸書貫於夷狄也或曰夷姓也尸子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說苑所引略同清按寬從說苑尸子朱張王弼以爲即荀子所謂子弓者然不可攷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按荀子夫大儒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自治故桀紂之世不能汙子弓然荀卿書幷未言子弓即朱張不識王氏何所見而云然或曰朱張鄭本作侏張楊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姦宄侏張或曰即輈張幾賴說也或曰即詩張或曰即侜張譸張陽狂也言逸而爲民則有夷齊逸於夷則有虞仲陽狂則有柳下惠少連也清按柳下惠以陽狂者此說殊非王氏謂朱張即子弓雖不可據然朱張要爲人名少連見禮雜記及家語雜記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家語略同仲封於虞而曰民以未封時言也惠仕士師而曰民以旣黜後言也曰逸民者蓋孔子平日所論定而記者記爲先經起例之文也記朱張而無斷辭疑記者偶逸之也七人皆有可有不可而夫子無可無不可孟子所謂聖之時者也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鄭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平王時人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鄭曰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

鼓方叔入於河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孔曰播猶搖也武名也按何晏集解本鼗作鞀古字通周官有鼓人無鼗人有瞽師無鼗師則播鼗是司樂之微者鼗蓋鼓屬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也

朱註太師至適齊太師魯樂官之長亞飯至適秦亞飯已下以樂侑食之官有饗食有燕食皆有樂以侑之如左傳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是也鼓方叔入於河河內入於漢播鼗武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漢漢中今漢中漢水發源之地書播鼗入於海少師至於海少師樂官之佐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

愚按此八人皆魯哀公時樂官八人有謂殷紂時人者顏師古是也漢書禮樂志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註即論語所記太師摯之屬毛奇齡據此以爲此漢書文本之太宰而古今人表以此八人列於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明是殷紂時人其云齊楚秦蔡者皆論以今地於之也況齊楚秦蔡本是國名在商時已有之周但因其地而封國耳且夫子正樂係私訂未聞改正於朝朱子謂孔子正樂適師摯在官亦非也且既係春秋時事左氏何不書也且摯與鷙同音陽與襄同音周本紀殷紂無道太師疵少師彊抱器而奔周書微子篇之太師少師即疵彊也殷本紀云紂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器奔周是也清按漢書言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未舉樂官之名也亦未言齊楚之奔散也漢書文雖本太誓然乃多引太誓之文非太誓之原文即此文也今太誓無此文則尤不足據矣謂齊楚秦蔡是當名旣無確證謂皆論以今地於之尤屬武斷疵彊與摯陽音近而字異豈必疵即摯彊即陽乎且疵彊奔周何嘗言適齊入海乎孔子正樂何所見而云私訂乎太師下大夫此外皆士其人賤則春秋不書左氏何必記乎毛說不足據也有謂八人爲周平王時人者鄭康成註本之漢書古今人表是也有謂八人爲周厲王時人者葉石林據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是也清按此皆無確證以家語師襄以擊磬爲官而能琴書之則襄與孔子同時以夫子正樂而曰師摯之始洋洋盈耳言之則摯與孔子同時以荒逸奔散言之則皆春秋時魯名當以魯哀公時人爲斷太師下大夫也少師即小師士也周禮春官之屬有大樂正大司樂下大夫二人小師即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今魯爲諸侯當降天子二等然樂官當亦有餘人師摯下可攷者有師冕師乙皆樂官也或又曰乙即摯也摯見前篇見泰伯篇襄見家語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可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人也有間又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又請益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間孔子曰某得其數矣近黮而黑頎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如此乎禮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大夫十一士九按儀禮鄭註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大夫十一士九其詳雖不可知然攷特牲饋食禮每食一口謂之一飯每飯以三爲節初飯在舉肝祭取黍稷肺祭授尸時祝命佐祭尸則取佐食所邇之黍稷食之食舉主人羞肵俎於腊北尸三飯告飽是初飯也及佐食舉幹舉尸又三飯告飽是亞飯也祝侑之如初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是三飯也已上共三次飯每飯必三而後告飽此士禮也每飯必三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是天子一食即告飽大夫士三食而後告飽也少牢饋食禮尸祭羊鉶豕鉶又祭羊鉶之後食舉已是三飯至舉牢尸又食爲四飯至舉魚尸又食爲五飯至舉腊又食爲六飯舉牢骼又食爲七飯祝曰皇尸未飽又侑之爲八飯八飯之後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尸又三飯爲十一飯與特牲不同蓋大夫禮也天子諸侯之食及侑食之官當由此推而知之清按特牲饋少牢饋雖皆以祭時之尸言而人之飯時亦可由此類推之獨舉亞飯三飯四飯者餘人未奔散也或引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引此經義申之曰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魯樂官自亞飯以下凡三蓋魯自有四飯其不記初飯者未去魯也或曰初飯不侑食無其官也云云清按據白虎通不如據儀禮

之當得也鼗鼓者革也鼓之名見於周禮者中士六人所掌不一數未祥也磬者石也無金竹絲匏土木者其人亦未奔散也河漢海當以水濱言之不必河內漢中之地與海之島也劉若璩曰古註河爲河內非也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曰河從龍門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也此鼓方叔當日去魯與入冀州河之北平抑不過居於河之濱即云入耳按此解入河非河內數通而議者按然則漢與海亦只是漢海之濱不必言漢中海島也　亞飯已下未必皆賢此蓋孔子反魯正樂嘗與諸樂官考訂講習至此而風流雲散繫人深思耳

周公謂魯公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也封於魯曰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孔曰大故謂惡逆之事鄭曰大故爲惡逆之事無求備於一人

朱註周公至一人施陸德明本作弛福州本同弛遺棄也陸德明曰弛不相離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

愚按此蓋伯禽就封周公誡之其辭在策命之外故記者特著之也夫子之於原壤有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又其對哀公有曰敬大臣體羣臣皆足與此相發明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包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今咸陽北有八士墓馬曰宣王時鄭曰周公相成王時所生

朱註周有至季騧時不可考

愚按八士說經家以爲文武時人疑其近是晉語胥臣謂晉文公曰文王即位詢於八虞賈氏注周八士皆在虞官引此經八人爲証是文王時人也然八虞果即八士否無明文也春秋繁露文王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書是指武王母弟八人而言謂周公康叔聃季及蔡叔之五叔然亦非八士之稱也惟逸周書武王克殷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伯达遷九鼎三巫是武王時也又賈和傳古圖有南宮仲鼎以爲即仲突仲忽又逸周書云尹氏八士又云尹氏八士咸作有綏是八士姓尹氏也曰南宮者古人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又可以所居爲氏故稱南宮也南宮伯适即書之南宮适也清按此說本之江聲翟灝說竑　論語一書記孔子與諸弟子之言行以垂教於萬世者也此篇雜載柳下惠周公之言師摯諸人及八士之事蓋其言語事實皆魯人素所稱述故類記也

論語稽　微子稽第十八終　　後學黃岡高鶩翔松軒校字

論語稽

子張稽第十九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清誨之校註
後學黃岡王旲中文叔金匱于瀚遂吉宣參校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孔曰致命不愛其身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皇疏此篇凡二十四章大分爲五段總明弟子繫仰記言行皆可軌則第一段子張語第二段子夏語第三段子游語第四段曾子語第五段子貢語此是第一段子張語自有二章也

朱註子張至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愚按致命者不爲害所怵思義者不爲利所動敬出於至誠哀發於至情四者皆心爲之主者也故必用思士能如此其亦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孔曰言無所輕重也皇疏世無此人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不足爲重

朱註子張至爲亡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

愚按有所得於心而苟且小就知爲當行之路而游移不定此其於道德也以爲有則終於無所成就而不能爲有以爲亡則又嘗執之信之而未嘗全亡有亡之界不分則有者終歸於亡亡者飾以爲有將何以不忘所有而求知其所亡者哉

此章與有若亡亡爲有知所亡無忘所能各章相發明有亡以道德言者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也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鄭

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王曰子夏所云敵體交子張所云覆蓋交（梁按此第二段是子夏語自有十一章此本誤連子夏子張答有傳失非以子夏爲主也）

朱註（子夏至拒人也）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愚按子夏門人古載記略可攷見（史記儒林傳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爲王者師漢書藝文志詩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經典釋文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一云子夏傳曾申又春秋有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皆子夏弟子又史記子夏爲魏文侯師）其問於子張蓋亦旁證參攷之意聖人體無不備賢者質有所偏以偏師備則各取其性之所近者尊所聞而立業焉（說本劉疏）子夏不及故以與拒爲主（與拒之語其出於夫子與否不可知然夫子嘗曰毋友不如己者卽不可者拒之之意也）子張過中故以尊嘉矜容爲主（韓詩外傳子貢謂衆友若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正與子張所聞同疑其同聞於夫子也）然深味其語意可者與不可者拒所以正濫交之失而非胞與之量也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所以立下交之準而非同門同志之誼也若述夫子之教弟子者曰汎愛衆而親仁則無一偏之弊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鄭曰小道如今諸子書也何曰小道謂異端也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包曰泥難不通也鄭曰泥謂滯陷不通

朱註（子夏至不爲也）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愚按道猶路也其造端自愚夫愚婦及其至而察乎天地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者所謂大者也譬之四達之衢無往而不宜也其諸子百家一切名物象數藝術之屬則小者也雖其具體甚微然往往獨出新意別具妙理足以移人好尚特主於一偏不入異端卽爲曲學不能推之而準以入聖賢之域譬之千歧爲徑各分一途而不能通行無阻也是以君子爲其大而不爲其小（漢書藝文志載平王王居傳後漢書蔡邕封事引此經幷作孔子語清按古人引書大抵隨意引列不惟人有誤引卽文辭亦間有歧異不必拘之以疑經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孔曰日知其所未聞也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朱註（子夏至已矣）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

愚按人之爲學特患得失不自課耳若以日計而尺寸有所得以月計而積久無所失則一歲爲月十二爲日三百六十皆修業之時一生自十五至七十皆進德之年其所造豈可限量哉子夏以爲好學蓋欲人之自勉也（清按後漢書列女傳引此經上二句作孔子語）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曰廣學而厚識之也切問而近思何曰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學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

朱註（子夏至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愚按博學而篤志則於多聞多見之中有專向而無泛騖矣切問而近思則其辯難質疑之下有實驗而無空談矣心不泛用則此理之存於中者自生生而不息故曰仁在其中（清按此與中庸言學問思辨行者不同中庸五者幷列誠之之目也此言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兩兩字有重輕蓋以學問爲經以篤志近思爲緯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

朱註（子夏至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

愚按肆極陳也（本說文）凡陳物必有其所居之處市廛爲凡百貨物之所居故亦通名肆以喻學者蓋詩書及畢生切身之用皆在學中猶貨物之陳於肆中也事業也致如致知致曲之致推極也（見學庸又按劉左傳致飾之致亦通）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曰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也

朱註（子曰至必文）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愚按過者失中之謂也必者決其必如是也文者孟子所謂順之而又爲之辭者也一必字而小人之情狀心術見矣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鄭曰厲嚴正也

朱註子夏至辭之確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愚按君子者成德之名貌之莊色之和辭之確皆德之著也德成於中而著乎外在君子祇一德之發見而自人觀之覺其忽若可畏忽若可親忽又凜乎若不可犯則以爲變矣子夏言此蓋欲觀君子者自審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鄭曰厲讀爲賴恃賴也鍇按曰左傳昭四年誠賴公羊作厲又公羊傳十五年釋文厲於晉觀是厲賴古字通也王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朱註子夏至謗己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愚按信謂己之誠意感而孚之以平日言之也誠不足感孚於人而孤行己意其不上下交怨者幾希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曰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朱註子夏至可也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愚按閑如門之有限所以限人出入者也德謂德行大德如倫常名教之事小德則一切細行皆是也出入謂去閑不遠偶有出入非謂不用閑也清按薛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出入二字只是出入於閑之內外不能大逾於閑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張灝曰韓詩外傳孔子遭程本子於剡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道孔子之言而子反違之也清按此可備一說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包曰言子夏弟子但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孔曰噫心不平聲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曰言先傳大業者必先厭倦故我於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孔曰始終如一唯聖人耳

朱註子游至如之何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子夏至聖人乎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强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唯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愚按門人對師之稱小子對長者之稱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潘維城曰鄭讀致異鏆宜以子夏門人爲句而小子屬下讀乃門人之幼者也否則經文複出無謂矣清按細味經文語氣殊不類實仍以門人小子爲句但可當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禮掌掃除糞洒先鄭註洒當爲灑後鄭讀古文論語定爲洒與莫曰灑者以水摻地及歸所令不揚塵然後掃之少儀所謂汛掃也洒乃洗濯之義毛詩弗洒弗掃於灑灑掃洒掃鏖內左傳洒濯其心皆謂既掃之後洗濯其門戶楹牖也掃說文作埽棄也有其末而無其本子夏直言子游過者朋友相規之義先後始卒皆對子游本末而言草木以喻道亦有本有末之物也言君子教人非有末而無本特道有當先當後其傳之也何者宜先何者可倦而後毛奇齡剩言傳卽古劵字傳與劵皆古印契傳信之物一如敎者與學者兩相印契故借其名曰傳曰倦清按此可備一說然失之鑿矣當從朱註如誨人不倦之倦倦字與倦字正相反倦者倦於傳也正如生植之物其區萌有先後之別清按說文區從品在匸中品衆也此區爲品類之區謂區其品類以別之也唯樂記草木茂區萌達鄭註屈生曰區此謂區爲草木之萌較長若不分先後而必教人以所難能則是誣之矣君子之道豈可如此有始有卒謂本末兼賅也其唯聖人乎言非門人小子所能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也學而優則仕

朱註子夏至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愚按仕優而不進之以學必貽無術之譏學優而不見之於仕則無實事之驗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也與彼此下第三段子游語自有二章

朱註子游至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

愚按致推而極之也禮問喪云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正與此章語意同蓋禮本人情哀之有餘不足皆失其中不能致哀者不及也哀而不止者過也錢坫曰喪過乎哀過而亨者也雖過而哀是亦過矣故曰致哀而止濟按與易事成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此先有易字有禮有餘字故曰事喪曰不若哀有餘此章非其例也宜從孔註 故曰致乎哀而止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也然而未仁

朱註子游至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愚按難能者謂其有不可及之處也其所以不可及者即下章所謂堂堂也此論語連類記之自相發明之例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鄭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皇疏此以下第四段廿參之言自有四章

朱註曾子至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愚按荀子曰弟佗其冠衶禫其辭沖澹也謝氏校本弟作為弟佗神禫為神禪 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所謂堂堂也說本錢坫 堂堂則相對而難與之近毛奇齡曰魏武氏作鍾繇堂堂之陣越絕書此邦堂堂披山帶河後漢書馬援傳臨區兩部以觀堂堂之路皆言相對難與之近也濟按此說甚確 故難與並為仁然子張卒以仁見許於夫子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曰業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也 殆子游與曾子相規之力歟 濟按此當與前章參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朱註曾子至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

愚按致訓盡其極者言竭盡無餘也自之云者出於性情之真摯不待勉強自然而然也凡人用情於他人皆視其恩誼之厚薄未有自然竭盡無餘者唯父母之喪其哀切出於天性不必有意為之而自然竭盡無餘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天子居喪乃稱諒闇大夫居廬孟氏大夫也馬註誤 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之也

朱註莊子父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愚按莊子父子事見春秋傳 獻子名蔑慶父之後文伯穀之子也莊子名速獻子相實成襄三君於孟氏最賢其見諸事者有友五人而不敢挾貴加人一等而不有其家房實則縣不樂衎餘不入朝誠則事盡臣而無獻臣襄二年諸城虎牢以偪鄭晉悼新立共濟魚石以懲鄭師鞍已甚知鄭衛之當厄將事不敬料鄧氏之必亡取重父之勇而收登城懸布之功受己氏所生而致句繩展廬之死囚役三家中之役役者也卒於襄十九年八月莊子年少嗣立與季武子同朝武子之父季文子相三君而家無私積武子盡反其父所為而莊子乃不改其父之臣與政其生平見於世者斯櫝木以為公舉塞湧隧以衛鄭邑毀冶而直與之平伐鄭而報其獻戮雖悉點含秩立羯乘疾而易其嗣以用人不當然臧孫難為所愚及莊子卒猶哀而泣之則其有以啟人可知矣 用人行政為治亂成敗之所關先人之善者百世不改可也若其不善正當幹父之蠱安得不改夫子謂孟莊子不改為難能蓋以其父獻子之賢其人其政無有不善故也 周顧份曰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季氏有其一孟叔各有其一叔孫穆子賢減其半不臣父兄但臣其子弟孟獻子尤賢又減而只臣其子弟之半於其役邑之入四而取一仍以其三還之公不然則臣皆私家之臣矣皆私家之政公室子立矣又分室以後孟氏所入無多而當一軍之任則其損己益上叫見矣獻子卒莊子立會盟侵伐其時命令出於季氏以一孺子在寢苫之中任職出之事倘其因襲度不給而將其臣其政改變舊章或如季氏盡所有而取之或如叔氏不臣父兄而盡臣其子弟亦時勢使之然者也而莊子竟不更張并以孝作忠者難能之乎濟按此以臣政為取於公之臣政亦可備一說 此與三年無改父道章意同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鄭曰慶父抗輈稱死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潘維城曰鄭此註見檀弓正義襄公羊傳元年傳云慶父抗輈而死鄭蓋本此誠在東漢鄭註稱字乃經字之誤是也 包曰陽膚曾子弟子也士師典獄官 問於曾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馬曰民之離散爲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爲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朱註孟氏至勿喜 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

愚按政教不逮於民而蚩蚩之衆或以一朝之忿或以一日之饑寒自罹於法爲上者執法而殺之已屬不教而誅矣若不傷民之不治而反自喜於能得其情則民不將死有餘憾哉哀矜以心術言非於法有出入也 語義疏曰襲逢論後刑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親爲羅栫爵鶡而喜也孫灝曰韓詩外傳三引傳曰有父子訟者孔子曰夫民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爲上失其道齊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云云據此則此爲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告陽膚也灝按可備一說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孔曰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皇疏此以下第五段是子貢語自有五章

朱註子貢至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汚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愚按千古惡名紂獨當之紂豈無一毫之善哉特親小人而遠君子集衆小人之惡爲紂一人之惡耳 按桀紂事多過實詳史記羅璧識遺言之甚詳 若祇紂一身爲惡何至如是之甚惟集衆惡以爲惡所以天下之惡皆其惡也濟按專制之君其爲衆惡之所歸如此則亦何樂乎爲君哉此君主政體之所以日歸消滅而世界日趨於大同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孔曰更改也

愚按地與月繞日而行天文家就地球南北而縱分之謂之度又由東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日距地遠而月行於地與日之間若合朔之時月與地同度同道則日爲月所掩而日食月本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若對望之時月與日對度對道則光爲地所隔而月食凡交食之分數皆由同道對道之度數多寡而然 詳見邵晉六書略平議中 此亦大略耳 日月本常明其食者則偶蔽之耳君子之行豈無偶蔽之時惟偶蔽而旋復於明所以爲君子之過皆見皆仰正以見君子之心無一毫之闇私也

衛公孫朝 馬曰朝衛大夫也 左傳昭二十六年魯有成大夫公孫朝哀十七年楚有武城尹公孫朝又列子記子產之弟曰公孫朝此鄭之公孫朝也又季札聘衛說公子朝此公子也故書衛公孫朝以別之 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其學也無所不學故無常師

朱註子貢至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愚按僅以學言則學琴於師襄問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弘問官於郯子皆是也然

特學中之一事耳若論其大則自堯舜禹湯傳之文武周公至孔子而集羣聖之大成者也此獨言文武者從周之義且古來法制至文武而大備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謚也 武叔成子不敢之子也叔孫氏出於桓公子叔牙故與孟季並稱三桓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包曰七尺曰仞 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包曰夫子謂武叔

朱註子服至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至之富 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愚按仞註家或言七尺或言八尺以周禮溝洫澮深廣之文攷之當以八尺爲斷 段懋堂曰仞手者趙岐王逸曹操李善顏師古劉熙鮑彪諸人竝曰八尺而鄭氏周禮儀禮注高誘呂氏春秋注王逸大招招魂注李善明堂制度論郭璞司馬相如賦注陸德明莊子釋文則皆曰七尺程瑤田曰揚雄方言云度廣曰尋杜預左傳注溝洫注度深曰仞二書皆言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必八尺仞必七尺者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不得不異人長八尺伸兩手亦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而用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側其身身側則胸與所度

之物不能相停於是兩手不能全伸而成弧形弧而求其弦以爲仞必不能八尺故七尺曰仞亦其勢然也毛奇齡曰說文仞者伸臂一尋八尺孟仞義同尋故周禮匠人作溝廣與深俱兩其八尺謂之廣二尋深二仞也仞與尋通爾雅釋木揚子太玄云重案叔孫以木橫地而止輪之轉者曾釋以暫當車正指尋釋爲伸臂所度木也則仞當斷作八尺張文彬曰周禮本文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深廣必均加數必倍此不曰各八尺而曰尋仞者特互異其名以示異例耳安得洫之深偏減廣一尺與溝洫不侔耶清按張說可從 古者自天子至士所居皆可稱宮 清按天子曰王宮諸侯曰公宮屢見左氏傳定十二年公入季氏之宮此大夫之稱宮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此士之稱宮也 宮必有牆圍繞之 清按鐵城曰丁希曾謂宮如爾雅大山宮小山宮之宮圍繞之也鑑君爲庭宮之又備有一畝之宮鄭註宮牆垣也左傳曾人盛參乘君子立於社宮杜非國宮不屋而總有君南鄉於北墻下之文則有牆垣是社宮亦牆也黃式三曰周官天子宮縣諸侯軒縣亦謂繞之義清按宮者室之有圍牆者也如專指牆則易入于其宮左氏王宮公宮皆有牆無屋者耶 苟面牆而立見彼之好 室家之好以喻大夫士庶人言 不見此之美富 宗廟之美卿大夫士皆有之百官之富則天子諸侯之宮矣 豈可妄肆譏評哉武叔權臣也其言一出則必有希承風旨者從而附和之此景伯所以不能不告而子貢所以不能不辨也 清按正義曰夫子沒後諸弟子切磋以成其學故當時有若則似聖人子夏則疑於夫子陳子禽叔孫武叔皆謂子貢賢於仲尼亦可見子貢晚年進德之功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何曰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

朱註 叔孫至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邱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愚按魯三家唯孟僖子最知孔子季氏則桓子雖不知孔子猶嘗引而用之康子則所用皆孔門弟子是猶知孔子者也叔孫武叔以下材據高位妄謂孔子不若子貢而又非毀之 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爾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爲言亦毀聖人之一端也 子貢之言猶前章之意丘陵屬地地雖高人得登其上而踰之而高者卑矣日月麗天人不能登天而踰之則日月之高爲不可及量者高卑之分量也清按今之欲廢孔教孔祀者皆自絕於日月者也夫亦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矣於孔子何傷之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 孔曰謂爲諸侯若卿大夫也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爲政其立教則無不立導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故能生則見榮顯死則見哀痛也

朱註 陳子禽至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至不愼也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至升也 階梯也 士喪禮設階有林鄭則虞人設階無林鄭則狄人設階與此階字義正同 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 夫子至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愚按子禽雖在聖門於聖道素無所見 清按子禽在論語凡三見除此章外一則問夫子之聞政爲求之與與之一則疑伯魚之有異聞其於聖道素無所見已可知矣 其謂仲尼不賢於子貢則其識見正與叔孫輩等耳子貢既深責之又歷舉夫子之神化以告之蓋規勸之義也

論語稽　子張稽第十九終　　後學黃岡高鶩翔松軒校字

堯曰稽第二十

遵義宦懋庸伯銘學
男應溱誨之校註
後學 黃岡王葆中文藪 金壇于漸逵吉宜 參校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鄭曰曆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 溱按正義謂圖末流初儒者言帝王受命有符瑞之說於是始有圖錄之說鄭以註經非也 何曰曆數謂列次也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也 溱按包訓困為極與朱註異然以大禹謨上下文求之朱註為長 舜亦以命禹 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 孔曰履殷湯名也 皇疏湯名乙而此言履者白虎通云湯本名履克夏以後欲從殷家生子以日為名故改名乙以為殷之家法 溱按詩商頌篇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者燕也燕古字作乙乃象形字則湯本名乙乃燕字之義非甲乙之乙然則世謂湯本名天乙孔安國謂克夏後乃更名履是也皇氏據白虎通者非也 此伐桀告天文

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 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其他所尚皆類此伐桀時尚為夏之侯服故牲從夏所尚而用玄牡也 皇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鄭曰皇王后帝 溱按鄭本作皇王 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為上帝分主五方謂五帝 溱按此亦漢儒讖緯之說與前圖錄註均不可從 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 溱按履乃湯名鄭謂舜命禹事則履字將何以解之耶 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 有罪不敢赦 包曰從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鄭曰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何曰言桀居帝臣之位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預也萬方有罪我身過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何曰周周家也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也有亂臣十人是也 溱按何註與朱子異從朱註為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溱按此泰誓之辭在伐紂時所言皆泰誓微事在後孔註誤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包曰權

稱也量斗斛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所重民食喪祭 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其哀重祭所以致敬也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 溱按何晏集解皇疏本無信則民任焉五字 敏則有功公則說 孔曰政教公平則民說 溱按何晏集解本作公則民說 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故傳示後世也 皇疏此篇凡有三章雖初稱堯曰而寬通眾聖故其章內並陳二帝三王之道也就此一章中凡有五重自篇首至天祿永終為第一是堯命授舜之辭又下云舜亦以命禹為第二是記者序舜之命禹亦同堯命舜之辭也又自曰予小子履至萬方有罪在朕躬為第三是湯伐桀告天之辭又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為第四是明周武伐紂之文又自謹權量至章末為第五明二帝三王雖有揖讓與干戈之異而安民取治之法則同也又下次子張問章明孔子之德同於堯舜諸聖也上章諸聖所以能安民者不出尊五美屏四惡而孔子非不能為之而時不值耳故下又一章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以明孔子非不能為而不為者知天命故也

朱註 堯曰至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禪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 曰予至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

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唯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 周有至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於四海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 子夏詩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鄭箋武王伐紂時封諸侯有功 蓋本於此 雖有至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 此引孔穎達詩疏之辭 謹權至行焉 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溱按朱此註不必從說見後 興滅至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式商容而復其位 三者皆人心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至則說 此於武王事無所攷恐或泛言帝王之道

懋按曆數者帝王統紀所歷之數也天皇地皇人皇之世荒杳難稽自伏羲神農黃帝顓頊高陽高辛而至於陶唐其數略可紀載堯舉舜為相二十有八載天與之人歸之堯仰觀俯察知天之曆數在舜故遜以位而命之如此執中者危微精

一之傳世所謂道統也 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先十六字之心傳自堯發之者也 困窮永終戒之使知所愼也 書大禹謨汝戒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三句今皆載大禹謨爲舜命禹之詞蓋舜受之堯而授之禹也 古今惟舜所遭是第一奇事上有堯以爲之君下有禹以爲之臣雖父頑母嚚弟傲而卒能克諧蒸乂其居位百年不特事功易就卽受授亦不待煩言後來如文王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庶乎近之然功德不逮舜遠矣故特命遂三者皆天之所以厚舜也 湯之言據湯誥則歸自克夏而告萬方也 書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又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其文辭與論語微異 據墨子則禱旱也 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年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據呂氏春秋則克夏後而禱旱也 呂氏春秋愼大覽云桀爲無道暴虐天下之不寧與伊尹盟示必滅夏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又季秋紀云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清按據此則克夏歸卽禱旱矣又尸子韓嬰詩傳亦稱湯之救旱禱於山川與墨子呂氏合又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此當以湯誥爲據 清按說經家每以湯誥之僞以爲不足據然則子史之書又安知非僞耶仍以從經爲是 用玄牡者克夏初歸服色未改故仍尙夏色也以上堯舜禹湯之統明矣

記者復記周事以繼其序周有大賚二句記者之辭也雖有周親四句記者引泰誓以爲證又見湯武之道之合也 清按親不如仁卽寡疾之意亦卽帝臣不蔽之意也百姓過在一人卽萬方罪在朕躬之意也此湯武之道之合也又按周有亂臣十人其說

親除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外五叔無官是親不如仁之證至管蔡微箕事則在後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 漢書律歷志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在天曰玉衡在事曰傍衡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銖者物由忽微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爲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成就均平也鈞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是爲五則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 律曆志曰量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職在司農 法者律也 清按堯典同律度量衡馬注律法也據衡卽論語之權量然則論語之法度卽堯典之律度可知 律者十二律 自建子之月律中黃鍾爲始黃鍾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丑月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寅月太族長八寸卯月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辰月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巳月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午月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未月林鍾長六寸申月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酉月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戌月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亥月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爲之或竹爲之中者應虛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 以黃鍾爲萬物之根本 韋昭曰黃鍾十一月之律乾初九也陽之變也林鍾六月之律坤初六也陰之變也陽始於子故黃鍾爲萬物之根本 聲之所出也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聲正而後數可明數明而後萬物可正 漢書

律歷志引書同律度量衡及論語此文又云元始中羲和劉歆等言之數詳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逸周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徑象乾律黃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也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作樂也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曰樂爲宮紀也清按虞書及論語均不及數蓋男子七歲數之數與方名不待議審也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 律歷志曰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廷尉掌之者也 權量度皆起黃鍾之律 律歷志曰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是度量衡皆起於律也清按以律審度則以秬黍九十度黃鍾之長以定分寸尺丈引而五度審矣以律審量則以秬黍千有二百以定龠合升斗斛而五量嘉矣以律審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重以分銖兩斤鈞石而五權謹矣故皆起黃鍾 而律自爲聲樂故以四者並言也官不舉職謂之廢殷紂無道其臣多隱遁 清按如微子遜荒野箕子佯狂爲奴太師疵少師彊抱祭樂器奔周之類故張仲蔚對策有曰至於殷紂殺戮賢智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 或不備官或在官者非其人 故武王起而修之 包愼言曰權所以稱物平施也職在大行鴻臚掌之量所以量多少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度所以度長短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劉昭注曰聲所以作樂也職在太樂太常掌之修廢官者修此數官清按此可備一說而不必從 凡此謹之審之修之者皆政也紂失之而不行武王扶衰救弊始行之而達於四方也國以爵土言滅者無罪而被滅也 清按如有罪而滅者亦興之則文王不必戡黎伐崇矣 世以世

系言絕者其嗣乏絕也興者復立其後也繼者擇旁支以爲之後也 詩文王正義引五經正義云興滅國謂諸侯也世謂卿大夫也金徵曰興者於有子孫而失其爵土者立其本支也繼者於有爵土而無子孫者立其旁支也清按世可兼諸侯卿大夫言父傳子子傳孫之世系也不必專指卿大夫金說可從 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見樂記 樂記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清按滅武庚而封微子則興滅繼絕兼有之 逸民除箕子商容外其不顯不賓者多矣舉者舉而用之 史記云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按武王崩後周公攝政尙一沐而握髮者三一飯而吐哺者三則逸民之不顯不賓者多矣 民食喪祭之重三禮略可攷見 實民如周官司民之職三年大比則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天之司民之星其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與大比興賢能之書同藏之此周家重民之政也其食如周禮地官之屬有司祿之官其所掌雖逸然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是所掌與司民略同也況食人粟人藏食其所掌亦莫非爲民食計乎喪如五服之等九族之列上殺下殺旁殺之分正服義服從服之異是也祭如祫禘蒸嘗之禮裸獻酬酢之節是也 寬信敏公蓋孔子之言記者引以終此章之義正以見孔子之道承二帝三王之統也 前篇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其言多恭則不侮惠則足以使人二句無公則說一句說者以爲即在子張章而此爲脫亂不盡何以又多公則說一句此當是孔子答言致治之道記者於堯舜禹湯後序周事又序孔子之言於後正以見孔子之道承二帝三王之統也 論語記此章於篇末蓋後序之例猶孟子終篇歷敘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意也 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別爲一篇殆論語自微子篇記夫子之言已畢而子張篇皆記弟子之言則堯曰篇蓋後序之例矣不惟與孟子終篇同卽周易序卦莊子天下篇莫非此例又史漢敘傳及秦

漢子史之可證者尤夥子張問以下別爲一篇蓋書成後別爲續編故又居後序之後此翟灝之說也劉恭冕駁之以謂論語非出一人此序誰作又謂泰伯篇末亦論堯舜文武禹亦皆後序乎云云　清按論語固非出一人然當合篇以成一書之時非經一人之手必由羣弟子齊聚同爲編訂此序雖不知出何人然既非孔子所言又非門人之語自堯舜禹湯至武王之事而終以孔子之言其次序有條不紊則其爲全書後序而出於編訂時記者所作實無疑義翟氏引孟子周易莊子及史漢各後序爲證其說可從也清按堯舜命辭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是所重在民生也湯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以一身爲民人負責任也孔子繼羣聖之後曰得衆曰民任曰民悅（從何晏集解本）是注重民權也然則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孔子皆以民爲立國之本矣況孔子以匹夫而直接帝王之道統是三代以上道在君相三代以下道已在民孟子亦有民爲重君爲輕之語惜繼世無發明之者秦漢以後遂趨於極端之專制政體耳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　清按此卽今日民生主義）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孔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　清按此卽今日平等主義）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慢令致期謂之賊（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孔曰謂財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皇疏此章第二明孔子同於堯舜諸聖之德也）

朱註（子張至有司）虐謂殘酷不仁暴謂急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出內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

愚按古論語分此自爲一章蓋續編之例也（清按猶今人詩文集之補遺也）因所利而利之則無不遂其生之人矣（八家同井守望相助以養以教養老慈幼卹孤九餘三歛餘斂錯以及任土作貢賑恤授時皆是也）擇可勞而勞之則無不可用之人矣（如辨其夫家徵其賦役公旬三日徵役無過家一人老幼孤獨廢疾則施之是也）欲仁得仁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而人皆立達矣衆寡小大無敢慢恭以接人也衣冠瞻視儼然可畏莊以臨人也從政之道備此五者故皆爲美虐暴賊刑之失也吝賞之失也皆足害政故曰惡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孔曰命謂窮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曰聽言則別其是非也　鄭曰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皇疏此章第三明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所以置明孔子知命故不爲政也）

朱註（子曰至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不知禮至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不知言至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愚按此蓋鄭氏攷驗古論取補魯論之闕者亦續編之例也

論語稽　堯曰稽第二十終　　後學黃岡高鸞翔松軒校字

論語稽後序

論語者聖賢言論之語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皇侃曰語者論難荅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康成注周禮云發端曰言荅述爲語今此書既是論難荅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曰論語而記者記之也鄭康成曰仲弓子夏子游等所撰定陸德明曰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採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柳宗元曰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遠矣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爲之也程子以爲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洪邁謂亦出於閔子之門人以二子皆稱子故也朱子曰憲問一篇疑憲所自記閻若璩引魏鶴山曰門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某又有氏子且字者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或字或子者又數人如淵子游皆字門人爲弟子字而不子有子曾子子而不字凡孝經子仲尼而子曾子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亂則字不異於子也安必皆有閔稱子遂爲其門人撰之乎抑元所曰論語爲何人所集不可考然書中無此字凡經用此字皆以斯字代之得毋託僞於其故乎又嘗記檀弓上下篇亦有斯字無此字有子曾子亦稱子疑纂論語者即集檀弓之人也書各記所聞篇章各有所主且以言爲一書之首以告子張五美四惡繼叙帝王之後爲一書之結則鄉黨爲第十均屬有意然獨於孔子委吏乘田中都宰司空司寇諸事不一涉筆所記事與言又多不詳其緣起爲可怪也家杕曰論語叙事筆法下論不如上論朴老上論道千乘之國弟子入則孝兩章皆直也而落下今言仁則曰能行五者於天下言政則曰尊五美屏四惡他如九思三戒三損三益三愆皆先加總冒詳按論語一書大氐孔門再傳諸弟子所記不必盡求爲何人書中不惟曾有閔稱子冉有亦有時稱子上下論叙事之文因異即下論亦與檀弓之文異記非一人筆非一手無屑傅會至於全書體例祇記言貌舉動故不涉及事實何疑之有其本有三曰古漢魯恭王欲壞孔子宅爲宮壁中得古文論語孔叢子以爲孔鮒所藏家語以爲孔襄所藏今文書序以爲孔惠所藏未知孰是其本分堯曰下子張問以爲一篇曰齊齊人所傳曰齊論語多問王知道二篇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皇侃武譔是內聖外王之學此傅會也龔之升曰論語篇名皆撮章首字義名篇非包括全章之義今逸論語見說文者云玉粲之璱兮其瑱猛也如玉之瑩見初學記者云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又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論語玉十有二之瓜治玉攢之琢又開之雕琢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琨亦玉也瑤琨美玉也璠三采玉也玲瑑璧珠玉聲也瑳玉佩也瑱充耳也瑝玉飾以水藻也凡於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篆文三畫均正爲王中畫近上爲玉王伯厚亦云然清按此可備一說曰魯魯人所傳曰魯論語漢孔安國訓解古論世不傳依何晏序爲訓解皇侃序爲注陸德明序爲傳均與何異馬融亦說之何晏序馬融爲古論訓說皇侃叙之魯論下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漢成帝時爲丞相封安昌侯學魯論兼講齊說齊論自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傳之而王陽名家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世隋書經籍志謂問王知道二篇張禹所刪清按逸論語之文殊與論語不類禹蓋自必識此二篇之僞故刪之也包咸周氏陸德明曰不詳其名章句魯論魯論自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其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少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至包氏周氏乃爲章句先子云自漢已有章句之學不始朱子章句者分章斷句并注也自鄭氏玄就魯論篇章魯論二十篇攷驗齊古齊論加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亦多於魯論古論分堯曰下子張問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其篇次鄉黨第二雍也第三陸德明曰古論與魯論文異者四百餘字清按鄭氏攷驗之迹今不著見其可攷者祇從古數十事取古論不知命章補魯論之闕而齊論問王知道二篇不爲採入則其大略也爲之註鄭氏註論語十卷古文論語十卷於是齊古微而魯論獨著於世今所行朱子集註本即魯論也魏何晏取已上諸家及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見皇侃義疏序并下己意爲集解何氏集解凡十卷梁皇侃因何本兼採江熙字太和所集江熙集解十二卷所集者太保河東衞瓘字伯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廣陵太守高平繆協字永初黃門郎潁川郭象字子元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江夏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著作郎濟陽江惇字思俊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宏度廷尉太原孫綽字興公散騎常侍陳留周瓌字道夷中書令潁陽范甯字武子中書令瑯琊王珉字季琰凡十三家皆晉人其書佚可攷者衞瓘註八卷宋明帝補其缺二卷李充集註十卷孫綽集註十卷繆播論語旨序三卷繆協釋疑十卷論語駁三卷郭象論語體略二卷

爲義疏皇氏論語義疏凡十卷宋邢昺又本皇氏而別疏之邢氏論語正義凡十卷今十三經所收論語註疏本是也今所行古註蓋此疏解本矣以上諸家書皆行於世自餘兩晉又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字允南註十卷尚書左兵中郎燕國崔豹字正熊註十卷孫氏集解十卷撫軍參軍江夏孟釐字少孤註十卷陸德明曰一云□□國子博士天水梁覬註十卷益州刺史湘西侯陳國袁喬字彥叔註十卷尹毅註十卷司徒左長史吳人殷仲堪字長宗註十卷均各自名家餘人見通志六朝有宋新安太守會稽孔澄之字仲淵註十卷齊員外郎會稽虞遐註十卷唐韓愈論語十卷筆解二卷又唐書藝文志有賈公彥論語疏十五卷又陸德明論語音義釋文□卷餘人見通志宋之際宋鄭憺論語拾遺一卷陳祥道論語全解十卷鄭汝諧論語意原二卷張栻癸巳論語解十卷戴溪石鼓論語問答三卷蔡節論語集說十卷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十卷自論語合孝孟子爲四書有劉承集真德秀選書補成四書集編論語十卷趙順孫四書纂疏二十六卷以上諸家均四庫所收治者猶衆義類亦繁鄭樵通志藝文略論語類記分爲十一部古論語二部鄭玄古論語十卷已見上又有徐氏古論語義註譜一卷正義一部蔡邕今文石經二卷註解十九部鄭玄論語十卷虞翻論語十卷及王肅李充虞喜尹毅何晏衞瓘江熙殷氏孫綽并已見上又有盧氏論語七卷崔豹論語集義八卷梁覬論語十卷孟釐論語九卷張氏論語十卷史辟原續註論語十卷虞喜贊鄭玄註十卷宋明帝補衞瓘註十卷章句二部劉炫論語章句二十卷徐孝克論語講疏文句義五卷義疏十二部皇侃邢昺及崔豹義解十卷已見上又有[illegible]論語別義十卷褚仲都論語義疏十卷劉炫論語述義十卷□□論語隱義八卷張沖論語義疏二卷戴詵論語述議二十卷□□義十三卷□□別論十卷□□論語展掌疏十卷論難十四部繆播繆協及韓愈筆解二卷并已見上又有□□論語雜鄭一卷司馬氏論語標指一卷□□論語雜問一卷郭象論語體略二卷王弼論語釋疑三卷張憑論語釋一卷□□論語義注隱三卷僧智略論語隱說一卷□□論語提要十卷□□論語元義二卷辨疑二部李涪論語刊誤二卷周式論語辨十卷名氏三部鄭玄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論語儀人名一卷□□論語世譜一卷音釋二部徐邈論語音二卷□□論語釋文十一卷讖緯一部□□論語讖八卷續註七部孔鮒孔叢子七卷劉敞孔志十卷宋咸孔叢子釋文一卷王肅孔子家語註二十一卷張融書家語二卷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內江熙集解十卷衞瓘註八卷崔豹論語集義八卷又論語大義解十卷其卷帙均與陸德明所叙異獨朱子以論語合學庸孟子四書

爲集註乃集千古之大成自是以後學者治四書而論語在其中矣亦有單治論語者然寥寥無幾名氏均見下元明以來未之或過元有劉因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無名氏四書辨疑十五卷中有論語一百七十三條并讀四書叢說四卷胡炳文四書通二十六卷張存中四書通證六卷袁俊翁四書疑節十二卷王充耘四書經疑貫通八卷詹道傳四書纂箋二十八卷朱公遷四書通旨六卷史伯璿四書管窺八卷明有胡廣等四書大全三十六卷蔡清四書蒙引十五卷呂柟四書因問六卷陳士元論語類考二十卷周宗建論語商二卷劉宗周論語學案十卷章世純四書留書六卷以上皆四庫所收其餘又有郝敬論語詳解劉洪謨疑辨錄等書有清之世則又數十餘家矣孫奇逢四書近指二十卷陸隴其四書困勉錄三十七卷李光地讀論語劄記二卷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四卷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閻若璩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二卷三續二卷楊名時四書劄記四卷焦袁熹四書說九卷江永鄉黨圖攷十卷程大中四書逸箋六卷以上皆四庫所收其餘有汪份四書大全毛奇齡四書索解又四書改錯翻元孫四書客難陳宏謀四書人物類攷錢坫論語後錄趙佑四書溫故錄陳鱣論語古訓翟灝四書攷異江聲論語竢質任啓運四書約旨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劉逢祿論語述何莊述祖論語別記吳昌宗四書經註集證曹之升四書摭餘說凌曙四書典故覈周價四書釋疑黃式三論語後案金澂四書味根錄沈祖燕四書合講大成朱亦棟論語札記劉寶楠及其子恭冕論語正義杜炳四書圖攷潘維城論語古註集箋劉台拱論語駢枝大氐治經之要不越義理攷據兩端漢儒長攷據而義理實啟宋儒橐籥宋儒長義理而攷據多沿漢儒譌誤近代攷據之學極盛其於經傳之文子史百家之說六書之詁訓旁搜博採一字異聞捃摭無遺匡謬正譌之功匪獨宋儒諍臣抑亦漢儒跨竈子也然厥敝有二一曲牽強引證成己說一諸說紛列茫無裁斷且自謂漢學而所瑕疵朱註義理什不一二攷據什常四五別流尋源實倒戈漢儒

罅隙也夫古人缺失甚夥後賢匡救道衷一是經旨自明抨擊嗤譏寧君子者儒乎先子矔之乃因朱註所失反求古訓（即皇侃邢昺所疏何晏集解本也）旁攬諸家之說（凡所採古今治論語家四書家并己見上其非專治論語四書而採入者如陸元朗經典釋文孔穎達五經正義賈公彥三禮疏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陳善捫蝨新話王文成公集張燧千百年眼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惠棟九經古義顧炎武日知錄朱彝尊曝書亭集江永羣經補義金榜禮箋全祖望經史答問何焯義門讀書記邵晉涵爾雅正義武億羣經義證袁枚小倉山房文集錢大昕養新錄及潛研堂集孫璧文發新錄臧庸拜經日記阮元研經室集陳澧讀記鄭說焦英經句說孔廣森經學卮言汪中述學等書）無適無莫惟義是從義有未悉合者或下己意積再期遂成此編惟是草創伊始志事未竟討論修飾責在小子亦越三載而纘述之功乃蕆憫予小子學殖荒落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其曷能告無罪於先子要其無門戶漢宋之見無厚薄古今之心則世有知言君子庶幾亮之矣先緒乙未春正月朔旦男應清謹識時在安順旅邸（民國二年四月十五日印癸丑三月初九日改刊）

維新印書館刊印

先子行狀

先子諱懋庸字伯銘號莘齋別號碧山野史先世本宴氏亦作晏晉有中郎將晏濟宋有仁宗時狀元晏谷珍朱子門人晏淵元時改晏為宦明有江陰進士宦績然譜牒失紀故新訂譜斷自定益公為始祖而上溯始祖所自出則惟成坤公成坤公居蜀江津其遷江津也代遠年湮無可攷見第相傳來自湖北麻城云定益公為成坤公次子清初遷遵義居城北二十里屏風山莊再傳為二世祖奇遇公邑諸生初晏雖改宦間仍從晏至公始專氏宦三傳為先太高祖憲菴公諱儒章乾隆丁卯舉人壬申恩科進士即用廣西灌陽崇善知縣內遷禮部太常博士轉吏部考功司主事出知湖南桂陽直隸州兩權永州府事在灌陽禁奸民採礦在崇善除柴馬田例建崇山書院在桂陽建鹿峯書院在永州興修學宮所至因利去弊人稱神明具載府志四傳為先高祖允升公諱大猷廩貢生始修祠譜五傳為先曾祖衡園公諱廷銓嘉慶辛酉拔貢戊辰恩科舉人授印江縣教諭薦升河南輝縣未之任卒在印江歲饑捐金賑民又大疫捐棺施民並載府志公無子以先本生曾祖廷臣公子為嗣是為先大父子蕃公諱必濟子蕃公以廩膳生五試不售憤棄出遊時先子裁七齡耳先子以道光壬寅十一月十四日巳時生己酉先大父東遊江淮遂不返咸豐乙卯先大母劉孺人卒惟先生祖母潘孺人在堂丁巳我母來歸家自衡園公印江賑施先已中落及子蕃公屢年困躓日益匱竭遭時喪亂楊龍喜暨苗土等匪迭肆陵擾氓庶半不自存先子雖幼弱上事潘孺人下撫先五姑釆霞支持艱苦有過成人同治丙寅先子年二十五先是有祖姑適李白初進士以產卒子蕃公教養其遺孤成立即煦齋表伯（春和）也至是以乙未舉人官浙江知縣遣資來迎先子遂奉潘孺人挈眷往道綦江先五姑以前年傷賊刃創失血死過重慶亡弟繼宗殤潘孺人悲女哭孫至江壽而病就醫六合遂不起先子營葬畢僅得至浙煦齋表伯歷任遂安江山桐鄉先子皆讀書署中光緒乙亥表伯卒昌化任先子走通州上海為莫善徵先生（錫之）課讀戊寅命（廖瀚）侍母回黔己卯先子以子蕃公潘孺人歸葬是冬復之館甲申善徵先生再任上海延先子佐其幕戊子移寓太倉得

維新印書館刊印

腹張疾旋愈己丑移寓維揚庚寅命（廌清）東下代經營未完事乃東裝歸辛卯秋疾復作壬辰春（廌清）南中得書具言已愈蓋權辭慰遊子心而疾固時愈時作也秋九月忽增咯血彌留及十月初十日時加午竟棄（不孝廌清）等而長逝矣享年五十嗚呼可勝痛哉（廌清）以十二月十六日聞訃十八日匍匐奔喪癸巳二月二十六日回籍卜三月十八日安厝於屏風山故莊之南廖家堡配龍孺人妾沈氏子（廌清）廌勝生（廌勳）業儒女三長適邑庠生劉道詒次適劉三適何孫九人（途潘況游述成鄭）皆（廌清）出（路學）晉（廌勳）出（潘況游皆早死）先子幼不及事先大父其事劉孺人潘孺人各得歡心潘孺人病利金陵裙裥數穢先子日至秦淮河手浣之孺人卒哀毁骨立後七年壬申客上海將市裘感念昔時殮服薄輒汍泣不忍撫先五姑極友愛五姑死賊傷句譚序初先生（鈞培）奏旌貞烈自允升公創建祠譜屢毀兵燹先子積薪俸命（廌清）修復又倡捐田產爲祭祀貧生計固未裕不恤也族伯汝梅（懋和）甲戌成進士即用山西知縣將改浙江謀之先子先子時在煦齋表伯所無一錢貸之友人不足復典衣助之族有疏遠者皆以力佐先子其子貧不能娶先子爲買婦延其嗣煦齋表伯卒家人絀生活先子以時助濟之忠州詩人李芋仙（士棻）客死無歸先子爲棺殮費百餘金其子來獻所藏古名人書畫先子固好此獨固拒不取先子少值亂離未就小試以國學生七試不售壬午京兆僅選謄錄棄去不就不克致力國事在煦齋表伯遂安署齋匪童正元黨楊青元妖惑聚衆至二千餘人城幾危先子赴其近村相機宜中道與人遁步而往重賞購勇士計縶斬青元傳首示其衆脅從乃散幕上海值中法有事先子憂海戰不足恃嘗作芻蕘末議登之滬報謂海軍宜奉直東爲一鎭長江爲一鎭廣東爲一鎭閩浙爲一鎭總以經略聯爲一氣避敵船之合而擊其分云云先子髫齡即向學家有藏書庋高櫃梯登繙閱忘出家人覓午餐不得久乃得之櫃中及遨遊浙東西江南北聚書萬餘卷悉閱讀數過所丹黃點評者什三四辛卯鄉闈吾鄉人士見對策不藉書卷皆大驚服初潘孺人憂先子學未成又貧無以具脩脯命從鄭子尹徵君（珍）徵君嘗避亂吾家且先長姑適其子伯庚（知同）又姻也以謂必得當及往乃不果留嘗從莫善徵先生楊子英先生（登杰）黎篠庭先生

（庶昌）及至浙從孫琴西先生（衣言）暨海甯吳閬章先生（敏）在京師從李菱舟先生（探甯）而煦齋表伯復親爲指授後在上海所交如李丈芋仙殿丈循雲（炳綸）皆當代知名士先子早年好爲詩歌二十以後專習帖括三十乃多爲古文嘗謂文境莫要於藏鋒莫妙於廻鋒無是二者則低昂者媚詰屈者鄙餙鍊者窘擴曼者擴皆不熟稗也又謂今文有二僞一目錄之學一章句之學皆無米糗也其爲文根柢史漢而又下探韓歐宗旨近參方姚家法他如惲子居龔定菴胡稚威汪容甫吳南屏曾文正諸家皆有心得然猶恐流於委瑣乃一意涉獵許鄭之學以濬其源孜孜矻矻毋慮風塵鞅掌牀蓐綆縆曾無一日休息所著有六書略平議八卷說文疑證編二卷古文四卷雜體詩七卷詩餘一卷讀史記稗言四卷讀前漢書私記六卷備忘錄八卷兩論蠡測二卷紀程四卷播變紀略一卷惟大藏經音義引說文攷僅得十之三未成書晚年以朱子集註尊者毁者皆出過當思有以匡其失而成其美著論語稽二十卷并冠以孔子世家稽一卷蓋取漢宋以來暨國朝諸家箋註說集其善擇采其長如言學則詩書及畢生切身之用皆是言道則從辵從首乃人生當行之路言孝則義在以子承老非稱美之名言仁則仁者人也人傍着二謂之仁如果之有仁其萌芽二瓣乃生生不息之理其他間出新意要期吻合經文不故爲矜奇炫異（廌清）謹守遺編嘗抄呈黎蓴齋先生（庶昌）校正鑒定并蒙代刊詩文播變等集行世先子與人交坦直無所緣飾不逆人詐以是屢受紿然亦不屑與較平日不矯世立名不務細微不留意衣食美惡不惑二氏仙佛鬼神之事不信形術家言遊州縣署數十年不干詞訟取人一錢（廌清）侍膝下日少凡此僅具崖略所不知者不敢妄述儻蒙當代名卿碩彥錫以碑傳誌記增輝泉壤則存歿均感矣（男廌清）謹述

右行狀爲（廌清）癸巳年撰述甲午刊入　先子詩文集茲復略爲增易附論語稽後

民國二年正月二日（男廌清）謹識

論語稽校勘記

上論

篇名	頁數	行數（雙行小注以一行計）	正	勘誤
敍例	一	二	則續刊或重刊者也	續誤績
世家稽	一	五	故清殿部則例	漏清字
學而	一	十三	樂取義於樂之和	義誤羲
	四	十	且卽其書論之	且字下一畫不明
		十四	且以周禮考之	且字下一畫不明
	九	二十	有道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	也字下正字上誤多朱字
爲政	九	二十一	誅少正	少正誤作正少
八佾	一	二	天子八佾	天字上一畫不明
	九	六	而使他人攝之	攝誤懾
	十	十	蓋官則六卿	官字不明
		十一	昏禮親迎於庭	昏誤昬
	十一	四	蘇季宜周禮釋疑	季字誤在禮字下
		五	天子諸侯卿大夫	卿誤鄉
		六	卿大夫士采菽采蘩	卿誤鄉
		七	又按保氏養國子以道	按誤接
	十三	六	皆不受之天子故天子亦只以客禮待之	子字客字均不明
	十四	六	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宜字不明
		十六	東社惟柏	柏誤相
里仁	七	十一	盡其心力	盡字誤横
	八	三	清按	按誤接
公冶	六	三	杇作圬	杇誤朽
	八	八	不可以一理字說之者也	字誤学
		十九	再妻其女	妻誤婁
雍也	五	十九	孔子亦嘗爲季氏吏	吏誤史
述而	一	四	子曰至老彭	子誤于
	七	一	亦必象其定九州之形	九誤丸
	十二	四	亡而至有恆矣	而至誤作至而
	十三	十二	疑此章有錯簡	疑誤擬
	十六	十三	子疾至久矣	矣誤也
子罕	七	六	吾續弁爲絻今從古	絻字下今字上誤多帑字
鄉黨	十九	二十二	則非矣	則字下誤多說字

論語稽　校勘記　一　維新印書館刊印

下論

篇名	頁數	行數（雙行小注以一行計）	正	勘誤
先進	五	十八	樸牢而椅小	椅字不明
	十二	六	嚴斯救乏之事也	嚴誤嚴
顏淵	五	八	背指戰器	器字誤横
	六	二十二	其必書邦國亦非也	邦國誤作國邦
憲問	二十五	五	高宗天子也	子字誤側
陽貨	五	二十	佛肸畔而止之	肸誤佾
	六	二十二	匏瓜星之堅強者	堅強誤苦
	七	六	如動物之胃然	胃誤胃
		六	又非洲馬打加斯加島有樹一株挺生八葉下垂每葉相距約三尺許內多鉤刺且有長條毛如巨指堅硬而動搖不止人近樹則長條捲之血肉漸被吸盡惟餘枯骨名曰食人樹旅行者常以斧伐去之以除其害	或以小片牛肉投之亦被食句下又謂尚有他種植物何上漏此段又他種植物亦誤作他植種物
	十四	六	博作傳	傳字不明
		八	錫一魚錢三籌	錢字不明
後敘	一	十四	膠東庠生	膠誤膠
		二十一	撫軍長史蔡系	系誤厚
		二十二	陳留周瓌	瓌誤瓌
	二	五	均清四庫全書所收	誤漏清字全書字
行狀	二	五	歲貢生	歲貢誤歲貢

附則

一諱名避習今已破除划有清廟諱復何所避惟改革之初印刷部校字尙未改錄如玄燁胤禎弘曆顒琰旻寧詝淳湉儀等字并其附屬如率弦玄炫宇貯佇恬等字或有缺筆或有用他字代者均俟再版時改正之

一鄙淸欲合今日共和之理於言君各章多以鄙淸之說附先子後再版時宜移後另行再下一格

一適世離亂是書三易印刷部僅得蕆事舛譌誤知必對夥俟後續勘再行更正

論語稽　校勘記　二　維新印書館刊印

天文本單經論語校勘記一卷

壬寅夏六月長沙葉氏刊

天文本單經論語校勘記

日本流傳中國論語本有二一爲正平集解本[illegible]讀書敏求記誤稱高麗舊鈔本展轉藏愛日精[illegible]居今歸皕宋樓遵義黎蒓齋觀察得彼國覆刻本重刻彙入古逸叢書者是也一爲皇侃義疏本乾隆開　四庫時歙人鮑廷博得之海船浙江巡撫採進　內府繙刻而鮑氏又刻入知不足齋叢書者是也姚君子梁曾隨黎君使日本屢爲余言此二書皆非彼國之舊正平本爲坊間屢次繙刻字畫僅存膚廓皇疏本爲彼國寬延中根本伯修依邢疏改換章段起止彼曾於足利學中抄得原本咨送總署爲章京袁爽秋副郎駁阻至今恨恨又云此外刻本以天文癸巳刻單經爲最善經籍訪古志已箸錄彼國亦希見余固未至日本亟思一見以證所聞一日忽於廠肆獲之披校一過始知姚君之言未盡得實敏求記稱高麗本經文與石經漢書合者二事　四庫提要稱皇疏本亦云然今此本此二事與二本合而他處虛字出入十異二三日本諸本如學而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里仁盍有之乎民之過也述而德之不修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從也不善不能改也子罕吾自衛反於魯鄉黨縝絺綌先進而誰爲痛衛靈公在陳絕糧季氏虎兕出柙龜玉毀櫝中陽貨食夫稻也衣夫錦也微子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等句以及孝弟之悌辟世之避遜讓之孫

中華書局圖書館藏書

諸假借字皆彼國本之異於今本者今此本乃與今本無異異者僅百七十餘事是知此本源出之本必不甚古日本天文癸巳當明嘉靖十二年比之皇疏正平二本時代已後特以彼國舊刻存之耳暇日因取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一本二本三本皆日本古本皇疏本正平本黎刻正平本札記所引津藩有造館本傳懋元觀察重刻唐卷子本校錄與今本異者三百餘事別爲校勘記一卷傳刻字多俗省誤謬百出如後之作後繼之作継黨之作黨枉之作狂承之作羕萬之作万國之作囯坫之誤玷輕之誤輕叔之誤舛升亦誤舛權之誤摧膚之誤虜非盡唐本之舊又如陽貨篇惡紫之奪朱也章上有子曰巧言令色

鮮矣仁章考文云古本足利本無此章今皇疏本正平本同中國唐石經小注旁增此章亦非原石所有惟邢疏朱注本有之卽此數事尤可明其非唐本之證且字書庸俗必時手从舊本過錄者今以彼國一本一併載入至中土宋元舊本則以有阮氏校勘記在不複出也光緒丁酉三月初十日長沙葉德輝記于都門瀏陽館寓

論語序　皇侃本作論語集解序

皆以敎之　考文引足利本傳刻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引古本皇本作皆以敎授之

魯共王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共作恭

善者從之　皇本同　唐本正平本無者字

包氏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包作苞

孔安國爲之訓說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作爲之訓解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爲下有之

亦爲訓說　字　足利本同

考之齊古以爲之註　古本足利本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註作注　考文古下無以字

皆爲義說　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皇本爲下有之字

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爲之訓解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同　考文受作授爲下無之字正平本爲下無之字

今集諸家之善說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無說字

學而

不亦說乎　古本皇本唐本黎札記引津藩有造館本正平本說作悅

其爲人也孝弟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弟作悌餘倣此

其仁之本與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仁上有爲字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交下有言字

道千乘之國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道作導

夫子之求也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求下有之字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皇本同　古本之與作之與也一本作之也與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人下無之字

可謂好學也已矣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貢曰　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子貢問曰

未若貧而樂道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告諸往而知來者也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患己不知人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爲政

導之以政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而志乎學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乎作於
七十而縱心所欲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縱作從
不敬何以別乎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句末無乎字
而後從之唐本後誤後他處同
學而不思則冈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冈作罔
斯害也已矣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張學干祿唐本干誤千
臨之以莊則敬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作臨民之以莊則民敬　考文云上民字恐誤
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書云孝乎惟孝正平本同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乎作于

是亦爲政也奚其爲爲政也考文補遺兩引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下句末無也字
雖百世亦可知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足利本末有也字
見義不爲無勇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句末均有也字
八佾
汝不能救與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揖讓而升揖誤字
杞不足徵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末有也字
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末無也字
汝愛其羊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人以爲諂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末有也字

使民戰栗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文云一本無也字
焉得儉乎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有反坫唐本坫誤玷
曰然則管仲知禮乎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樂其可知已也足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作也已　唐本津藩本無也字
君子之至於斯也考文一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也作者
天下之無道久矣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一本道下有也字
里仁
里仁爲美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美作善
焉德知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知作智餘倣此
無惡也正平本無也字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句末均無也字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正平本無也字
我未見力不足者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者下有也字
蓋有之矣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矣作乎
人之過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人作民
義之與比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能以禮讓爲國乎唐本國作圀俗字
不患莫己知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句末有也字
吾道一以貫之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下有哉字
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省下有者字
又敬不違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考文補遺引一本同　古本皇本敬下有而字　考文補遺引古本敬下

行而以二字
勞而不怨 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而字
父母在不遠遊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子不遠遊
古者言之不出 古本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考文一本古下無之字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公冶長

雖在縲絏之中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絏作紲
賜也如何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何如
禦人以給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以下有口字
屢憎於民 古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於字皇本民作人
不知其仁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焉用佞 古本考文補遺引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子說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說作悅
從我者其由與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由下有也字
不可杇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杇作圬
不可得而聞也已 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也已矣
吾亦欲無加諸人 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 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作子路有聞之未能行又引一本無之字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之字
是以謂之文 足利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有君子之道四焉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無之字
其使民也義 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無也字

久而人敬之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則曰則又曰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二句均作則又曰
違之至一邦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違之之至一邦
再思斯可矣 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不知所以裁之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盍各曰爾志 足利本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曰作言
衣輕裘 唐本輕誤輊
不如丘之好學也 皇本同　考文唐本作不如丘之好學者也已　津藩本也下有已字　正平本也上有者字
雍也

可使南面 皇本唐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哀公問曰弟子孰爲好學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君子周急不繼富 唐本繼誤継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唐本黨誤黨
子曰賜也達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曰求也藝 考文一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冉求曰 皇本同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求作有
非不說子之道也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說作悅末無也字
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 足利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句首無女字下句同皇本毋作無
女得人焉耳乎哉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誰能出不由戶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知之者 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無之字
問仁子曰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井有仁者焉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其從之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也作與
子路不說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說作悅
如能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述而
德之不修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學之不講 各本末有也字
聞義不能從 考文補遺引足利本同，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末有也字　古本皇本從作徙末有也字

不善不能改 各本末有也字
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
舉一隅示之 足利本同隅下有而字
則吾不復也 一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古本正平本末無也字
子於是日哭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日下有也字
馮河 古本皇本唐正平本馮作憑
如不可求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者字
子在齊聞韶樂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三月不知肉味 唐本肉誤完因俗肉字作宍誤
子曰古之賢人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又何怨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至下有也字
好古敏而求之者也 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文一本皇本而作以
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以我為隱子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吾無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下有所字
知之次也 正平本無之字
孔子對曰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揖巫馬期而進之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之作也
君子亦黨乎 正平本無此句
君娶於吳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則吾未之有得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誨人不倦 唐本倦作惓
泰伯
民無得而稱焉 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貴下無乎字
使驕且吝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使上有設字
其餘不足觀也已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矣字
不易得也已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不謀其政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三分天下 古本皇本三作參
周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罕

天之未喪斯文也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也字

太宰知我者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有鄙夫問於我 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夫下有來字

雖少者必作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本同

忽焉在後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我待賈者也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無也字

吾自衛反魯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反下有於字

後生可畏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斯亦不足畏也已矣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無友不如己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正平本同　唐本作已也矣又末誤末

三軍可奪帥也 唐本帥誤師

衣敝縕袍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敝作弊

與衣狐貉者立 古本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貉作貈　鄉黨同此

其由也與 皇本同　唐本正平本無也字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後作后彫作凋皇本亦作凋

夫何遠之有哉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鄉黨

左右其手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足蹜蹜如有循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袗絺綌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袗作縝

必表而出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非帷裳 唐本正平本帷作惟誤

齋必有明衣布也 足利本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齋作齊皇本末無也字

雖疏食菜羹瓜祭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疏作蔬瓜作苽

席不正不坐 唐本席作席

而立阼階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立下有於字

再拜送之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拜下有而字

不敢嘗 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嘗下有之字

必正席先嘗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嘗下有之字

拖紳 唐本正平本拖誤拕

子見齊衰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升車 唐本升誤舛　先進升堂之升亦誤舛

子路共之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共作供

先進

皆不及門者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德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上有子曰二字各本無

有顏回者好學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下有不遷怒不貳過二句此本皇本無

今也則亡 下有未聞好學者句古本足利本皇本同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者下有也字

以爲之槨 皇本同　古本槨作椁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此本無此句

鯉也死 皇本同　古本唐本正平本無也字

吾不徒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不下有可字

吾以不可徒行也 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足利本皇本無也字

子曰有慟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而誰爲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慟字
曰敢問死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又古本問下有事字唐本作敢問事死事字旁改死字作敢問死死誤甚
閔子騫侍側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冉子子貢侃侃如也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冉有　古本皇本唐本樂下有曰字
子樂 正平本同
由之鼓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 古本皇本問下有曰字末有乎字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乎字
過猶不及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之作也　考文一本求下益下均無也字

師辟也由喭也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足利本皇本作師也辟由喭
億則屢中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億作憶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子謂于匡 唐本匡作匡
攝乎大國閒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國下有之字　唐本國作圀
子路率爾而對 古本皇本率作卒
因之以饑饉 皇本同　古本唐本正平本饑作飢
可使足民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非曰敢能之 足利本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曰下無敢字之下有也字　皇本曰下無敢字

莫春者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莫作暮
得冠者五六人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夫子何哂由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夫子作吾子
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 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子曰爲國以禮 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皇本唐本津藩本小大下有相字正平本小下無大下有
顏淵
克己復禮 古本唐本正平本克作尅皇本克作尅
仁者其言也訒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斯可謂之仁已乎 古本同　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已下有矣字
斯可謂君子已乎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足利本謂下有之字

皆爲兄弟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使民信之矣 足利本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使作令
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今本曰上有子貢二字
民不信不立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棘子城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何以文爲 皇本同　考文一本作何以爲文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矣字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 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說下有之字
虎豹之鞹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猶犬羊之鞹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徙義崇德也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無也字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二句末有也字

旣欲其生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末有也字

是惑也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是作其正平本無也字

吾豈得而食諸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君子博學於文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今本無君子二字

子帥而正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苟子不欲古本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無子字

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草上之風必偃古本足利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尙作上

何如斯可謂之達也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無末也字　皇本也作矣

爾所謂達者矣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夫達者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夫聞者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嚮也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舉直錯諸枉唐本枉誤狂

富哉是言乎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湯有天下選衆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選下有於字

忠告而善導之不則止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而下有以字不作否

子路

奚其正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正平本正下有名字

子曰吾不如老圃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雖多亦奚以爲哉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無哉字

魯衞之政兄弟也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無也字

冉有僕正平本同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作冉子

如知爲君之難也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皇本君下無之字

一言而可喪邦有諸足利本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可下有以字

唯其言而樂莫予違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毋欲速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毋作無

毋見小利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文云古本上作無下作毋足利本上作毋下作無

小人哉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哉作也

或承之羞唐本承誤兼

其不善者惡之皇本同　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及其使人也器也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也作之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謂下無之字

兄弟怡怡如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如下有也字

憲問

危行言遜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爲命卑諶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卑作裨

行人子羽修飾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末有之字

飯蔬食飲水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子路問成人曰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子曰

人不厭其言人不厭其笑人不厭其取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三句末均有也字

子曰衞靈公之無道也足利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道下有久字
則其爲之也難也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無兩也字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上也字
陳成子弑簡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弑作殺
陳恆殺其君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古本殺作弑恆作桓正平本亦一作桓
公曰告夫二三子古本足利本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君曰告夫三子者古本一本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二三子　考文云足利本同今本
之二三子告古本足利本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不敢不告也唐本津藩本同　古本皇本正平本末無也字
勿欺也而犯之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也作之　考文補遺引古本無也字
今之學者爲人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人下有也字
君子耻其言之過其行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論勘　十六

與之坐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正平本之作人
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足利本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
患己無能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孔子對曰非敢爲佞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賢者辟世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辟作避下仿此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晨門曰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有荷蕢古本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蕢作蕢
而過孔子之門古本足利本正平本同　皇本津藩本子作氏
修己以敬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正平本敬下有人字

幼而不孫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遜悌
闕黨童子將命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矣字
吾見其居於位也正平本居作踞

衞靈公

在陳絕糧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糧作粮
君子亦窮乎足利本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亦下有有字
立則見其參然於前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夫然後行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則可卷而懷之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作也
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而與之言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言之

論勘　十七

友其士之仁者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人而無遠慮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矣下無乎字
好行小慧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慧作惠
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考文補遺引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行下無之字
勿施於人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吾之於人也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無也字
如有可譽者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今則亡矣夫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小不忍亂大謀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忍下有則字　考文引一本謀下有之也二字

非道弘人也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君子憂道不憂貧也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無也字
小人不可大受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及席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無也字
季氏
何以爲伐足利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陳力就列唐本列作烈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古本皇本二句均無於字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下句無於字
是誰之過與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津藩本與下有也字
而必更爲之辭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政逮大夫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逮下有於字
樂導人之善正平本同　古本導作導　皇本唐本津藩本作道
吾聞其語矣前句正平本末無矣字
民無得而稱焉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其斯之謂與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之字
曰不學詩無以言古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無以立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聞斯二矣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作者矣
退而喜曰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作退喜曰
亦曰君夫人也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陽貨

聞絃歌之聲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正平本無也字
公山弗擾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弗作不
如有用我者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有下有復字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皇本同　古本唐本正平本子下有對字
君子不入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末有也字
子曰然有是言也唐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皇本也下有曰字正平本也作曰
子曰由也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無也字
召南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召作邵
居吾語汝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居上有曰字
德之棄也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末無也字　唐本津藩本也上有者字

鄙夫可與事君與哉考文一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君下無與字　皇本君下有也字
苟患失之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末無之字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唐本民有三疾章下有此章　古本足利本皇本正平本無
惡紫之奪朱也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無也字
惡鄭聲之亂雅樂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末有也字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古本足利本皇本者作也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無者字
孔子辭之以疾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食夫稻衣乎錦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二句末均有也字
曰安女安則爲之古本皇本女上有曰字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曰安下有之字
宰我出子曰皇本唐本津藩本同　正平本無子字
子貢曰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貢下有問字

賜也亦有惡乎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乎作也
惡果敢而窒者 唐本津藩本窒作室
遠之則怨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作則有怨
微子
而過孔子之門曰 古本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無之門二字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三句末有也字
不得與之言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末有也字
夫執輿者爲誰 唐本正平本同　古本皇本末有乎字
曰是也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曰上有對字
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也 皇本同　唐本正平本無也字

鳥獸不可與同羣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殺雞 唐本殺作煞
如之何其廢之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其下有可字之作也
道之不行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伯夷叔齊 唐本叔誤舛
不辱其身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者字
播鞀武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周公語魯公曰 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語作謂
子張
其不可者距之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異乎吾所聞也 考文補遺引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無也字

我大賢與我不賢與 考文補遺引古本一本正平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二句均有之字
小人之過也必文 唐本正平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皇本必下有則字
望之儼然 皇本儼作嚴
未信則以爲謗已矣 考文補遺引古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皇本矣作也
人未有自致者也 皇本同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者也作也者
是難也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孟氏使陽膚 唐本膚誤膚
紂之不善也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如日月之食焉 古本焉作也　皇本正平本作蝕也　唐本津藩本作蝕焉　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又考文引一本作譬之宮牆也
譬諸宮牆 皇本同

闚見室家之好 皇本正平本同　唐本作闚誤
夫子之牆也數仞 足利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考文一本作夫夫子之牆也數仞　皇本作夫夫子之牆數仞
不得其門而入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者字
仲尼如日月也 考文補遺引古本三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無得而踰焉 唐本首有人字衍
人雖欲自絕 古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有也字
夫子之不可及也 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無也字
夫子之得邦家者 皇本同　考文補遺引古本二本唐本正平本子下無之字
道之斯行 古本皇本唐本正平本道作導
堯曰

蕳在帝心 唐本正平本同　皇本蕳作簡
萬方 唐本萬省作万
謹權量 唐本權誤摧
寬則得衆下無信則民任焉句 考文云古本脫此五字足利本同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均無此句
公則民說 足利本一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擇其可勞而勞之 古本足利本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孔子曰不知命 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同
出內之吝 考文補遺引古本三本皇本唐本正平本同

日本天文刻論語後跋

日本天文本論語單經余既就彼國諸本校錄異同爲之
札記矣復舉其合於宋以前傳本者分爲二科一曰漢唐
石經本一曰羣書引文本共得如干條如爲政而志乎學
王充論衡實知篇同 今本乎作于子張其不可者距之 釋文同 今本距
作拒譬諸宮牆 白虎通社稷篇同 今本諸作之堯曰蕳在帝心今
本蕳作簡寬則得衆下無信則民任焉句此合於漢刻石
經者也八佾汝愛其羊 漢書律歷志注同 今本汝作爾公冶子使
漆彫開仕 史記仲尼弟子傳釋文同 朽木不可彫也 論衡問孔篇漢書董仲舒策同 今
本彫作雕再思可矣 唐石經同惟無斯字 今本作再斯可矣述而遊
於藝今本遊作游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 釋文蜀石經同史記孔子世
家引下句同穀梁僖廿七年傳注引上句同 今本作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罕
忽焉在後 史記孔子世家後漢書黃憲傳列子仲尼篇世說新語注引典略同 今本焉作然
先進曰敢問死 顏師古匡謬正俗同 今本無曰字冉子子貢今本作
冉有憲問告夫二三子今本無二字衞靈公可與言而不
與言 後漢紀安帝或語引孔子曰同 今本作而不與之言此合於唐刻石
經者也又如學而未若貧而樂道史記仲尼弟子傳同 文選
稽叔夜幽憤詩注同 爲政導之以德導之以政史記漢書酷吏傳序
刑法志董仲舒傳 後漢書杜林傳二十八將傳論同 王符潛夫論德化篇
同 梁書徐勉傳北史黎景熙傳引均同 是亦爲政也白虎通五經篇同 後漢書郅
惲傳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同 里仁焉得智說苑貴德篇同公冶弗可
得而聞也已史記孔子世家同 惟得下無而字漢書外戚傳注引作不可得而聞也

己述而子於是日也哭論衡感類篇同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風俗通過譽篇同釋文文選運命論注同子罕與衣狐狢者立史記仲尼弟子傳同先進有椙而無槨潛夫論浮侈篇同史記索隱兼明書同顏淵斯可謂之仁已乎史記弟子傳同惟人下無己字又斯可謂君子已乎史記仲尼弟子傳同惟謂下有云字皆爲兄弟也鹽鐵論和親篇同文選蘇子卿古詩注同民不信不立呂氏春秋季秋紀高誘注作民非信不立文義同虎豹之鞹下犬羊之鞹同說文革部同吾豈得而食諸史記孔子世家漢書武五子傳同子帥而正孰敢不正儀禮鄉飲酒注引作已帥而正孰敢不正文義同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漢書董仲舒傳說苑政理篇同忠告而善導之不則止後漢書注引蔡邕正交論作忠告善誨之否則止文義同子路卑諶草創之羣經音辨引鄭康成曰同漢書人表作卑湛卑亦同憲問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潛夫論交際篇同惟也作者衞靈公非道弘人也漢書董仲舒傳同堯曰孔子曰不知命漢書董仲舒傳同此合於漢人所引者也學而患不知人也釋文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此本有己字同爲政奚其爲爲政也釋文云一本無一爲字此本有二爲字同學而不思則罔釋文本或作冈此本作冈字同述而馮河釋文云馮字亦作憑此本作憑字同飯疏食釋文云本或作蔬此本作蔬字同君娶於吳釋文云本今作取此本作娶字同先進宗廟會同釋文云本或作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釋文云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今此本與釋文或本一本同顏淵博學於文釋文云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此本有君子二字同草尙之風必偃釋文尙本作上此本作尙字同子言衞靈公之無道也釋文言作曰云一本作子言此本作子曰同之三子告釋文云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此本作二三字同子張窺見室家之好釋文作闚此本作闚同北宋石經同此合於釋文所引者也爲政七十而從心所欲柳集與楊誨之疏作七十而縱心此本作縱心同述而舉一隅文選西京賦注引隅下有而示之三字蜀石經同此本有示之二字同又何怨史記伯夷傳索隱左傳哀公三年疏文選江淹雜體詩注作又何怨乎此本有乎字同子罕夫何遠之有文心雕龍風骨篇引有下有哉字此本有哉字同子路兄弟怡怡徐堅初學記歐陽詢藝文類聚文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怡怡下有如也二字此本有如字無也字憲問則爲之也難後漢書皇甫規傳論作則其爲之也難此本作則其爲之也難也季氏政逮於大夫文選演連珠注引無於字此本無於字同子張仲尼日月也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注引作仲尼如日月也此本有如字同此合於六朝唐人所引者也大抵日本自唐以來與中國同文其所傳經籍多唐時卷子舊本故文字異同皆非宋槧宋注二者所能比埒此外如爲政不敬何以別乎唐本津藩本無乎字孝乎惟孝皇疏本

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乎作于里仁無惡也正平本無也字以上皆與漢石經同公冶不可杇也皇疏本杇作圬與史記孔仲尼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同子罕衣敝緼袍皇疏本本唐本正平本敝作弊與說文同鄉黨子路共之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共作供與釋文同先進子樂皇本唐本樂下有曰字與漢書敘傳師古注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下有也字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同莫春者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莫作暮與論衡明雩篇及釋文同文選何敬祖答張華詩注同子路子適衞冉有僕皇疏本唐本津藩本作冉子僕與論衡問孔篇風俗通義十反篇同憲問夫子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

論勘

三句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均有也字與論衡儒增篇同衞靈則可卷而懷之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作也與唐石經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同好行小慧皇疏本慧作惠與釋文引鄭本同陽貨子曰由也汝聞皇疏本唐本津藩本由下無也字與文選辨命論注同惡紫之奪朱也二句正平本無也字與漢書杜欽傳同周禮司市疏左傳哀十七年疏同食夫稻衣夫錦二句皇疏本唐本津藩本末均有也字與世說新語規箴類郭林宗語同惡果敢而窒者唐本窒作室與釋文引魯讀同微子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三句唐本津藩本正平本末均有也字與史記孔子世家漢石經同殺雞唐本作鈥雞與武梁祠畫像殘石題字同如之何其廢之皇本唐本津藩本正平本之下有也字與漢石經同子張望之儼然皇疏本儼作嚴與釋文引或本同皆勝於宋以後刻本因校錄其異以俟讀者考焉其餘古通假字如弟悌孫遜智知辟避汝女疏疏無毋雕彫唯惟說悅等不能悉載則亦略之云爾三月望日德輝又記

論勘

鄉黨圖考補證

光緒戊申春黄縣丁氏海隅山館栞

刻鄉黨圖考補證序

聞之不熟三禮不能通鄉黨篇三禮浩繁儀禮尤苦難讀故注鄉黨諸家多未詳密盡善江氏圖考博矣詳矣而精神偶不照處亦不無疏誤吾友王儀堂校官爲之補其缺證其誤徵引經典參考焉以會其通萬萃眾家精擇焉以求其當洵讀鄉黨者不可不讀之書而爲江氏之諍友也書初脫稿未標目曾見示予爲參訂一二去今三十年矣前五年予自四川歸聞其書已要刪而成凡六卷題曰鄉黨圖考補證並著三禮條辨若干卷方欲索讀儀堂旋没於東平學署門人爲歸櫬予聞訃往哭之問其書於其家則曰未佚俟送閱久之竟未見也今茲春滑于稈鶴明經以圖考補證來徵序且敘其事曰去歲有攜書求售者發視則余前所校儀堂之書也色焉駭詫其故則又惻然急言之丁丈榦圃榦圃慨然郵以二百金且謀鋟之版以廣其傳首事補證條辨繼之願校而序之其勿辭予聞而感焉展卷讀之筆迹辭氣宛如對故人欲如曩之疑義相與析胡可得也獨念文人著述湮没不傳者多矣豈盡書之不足傳哉家

貧力不足以付剞劂子孫不能守則棄之鬻之鬻不得其人則又秘之而不傳或攘之爲己有致令寒士一生心血之所注消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冥冥中抱恨終古可勝歎哉顧安得如二君者樂善不倦如此其亟也儀堂不死可以慰矣既而念予與儀堂交最久茲事顧不能爲力獨賴二君相與成此舉也徒滋愧矣校畢書此付之並坿札記於卷末死者如可作未知以爲然否也

光緒二十七年冬十一月同里張庭詩序

昔朱子作論語集註鄉黨一篇其中關於禮學者於舊註稍有更易但意存發明義理故猶未及專加考證至晚年作禮經通解原簡所定分門別類宏綱細目包舉靡遺果及手成洵治經學者之圭臬不惟論語鄉黨一篇而已 本朝江愼修氏撰鄉黨圖考一書蒐獵綦富條理秩然息心據斷惟期精確然千慮一失未免仍留罅漏之憾戊申夏黄邑湄于稱鶴孝廉出其同里王儀堂先生鄉黨圖考補證見示并屬爲之序余惟聖人教人亟重夫禮故門人記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者

常言也夫既屬常言將禮稱宮室器用服御之等悪在不附先傳之例雖然教其以常言盡乎論語書中篇之子罕第九首揭之曰子罕言罕言者難以言也是通篇所記卽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也篇之鄉黨第十又首揭之曰似不能言者不以言過行也是通篇所記卽夫子自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也蓋二篇相次一凡主於微言之教一更進於無言之教則欲以禮觀聖人者當求諸動容周旋盛德之至若所載之制度名物皆可略已惟是秦火以後舊

典日湮讀聖人之經者每遇制度名物之瑣重亦不克研究輒就眯昧逞言義理乎哉今先生之書於江氏所編綴專掇其與本篇相密切者或施駁正或用申明而又能融會貫通乎往古陳籍先哲緒論擇之精而語之詳豈非好學深思務求其是不苟異亦不苟同乎則以爲江氏之諍臣也可以爲朱子之功臣也亦無不可

光緒三十有四年八月濰宋書升

敘

光緒戊申春鴻恩應通志分纂之聘丁幹圃太守出王儀堂先生鄉黨圖攷補正屬刋於泲南越七月工竣太守又復屬敘鴻恩既重先生之學又感太守之義乃爲敘曰吾郡先哲通經者萊陽有趙北嵐氏文登有畢九水氏棲霞有郝蘭皐氏牟陌人氏皆卓卓者也而其書或傳或不傳致使後之學者未獲讀其全書時從前儒記載始得悉其學之源流如畢如牟雖間有刋行而其書寥寥無幾趙氏又一無所刋僅鈔本詩詞爲收藏家

所珍祕良可慨也今太守出貲爲先生刋遺書以廣其傳較諸聊城楊氏之刋九水山房文存福山王氏之刋周公年表其厚誼爲何如也然此非先生當日願望所及也猶憶癸巳夏先生歸自觀城家無負郭之田以課讀爲生閒鴻恩有志治經以三禮條辨明堂禮制攷養靜齋札記屬爲校讐繼又以是書相屬鴻恩素敬服先生之學之博不敢以世情待先生因爲僭訂若干條而先生虛心相從逐條改正間取校識之語有足相發明者坿列各條下獨於圭璋琮璧圖說未及改正蓋先生

別有所據也一日與先生論郡中先哲著述某也刊行以傳某也散佚無徵先生曰余所著書傳非所望所望者不散佚耳言之若甚戚焉乃今於續修通志之時而太守爲先生刊書適成得與畢氏郝氏牟氏之書輝映於一編之中不至如趙氏今文尚書三禮春秋左傳諸經說湮没而不彰也烏乎先生之書傳矣然非太守之力又何由傳哉秋九月同里後學滄于鴻恩謹識於金綫泉上

自敘

讀書以通經爲務通經以論語爲先論語亦豈易通哉學者束髮受書首誦論語始而句讀繼而解詁以爲無不通矣乃年愈長而疑竇愈多先儒謂不通羣經不能通一經旨哉言乎鄉黨一篇尤論語中之難通者也蓋鄉黨所記動涉禮制大而朝廟祭祀聘享細而衣服飲食容止考核不精歧誤層出新安江慎修先生援据注疏作鄉黨圖考十卷引證詳明嘉惠後學者良厚也百餘年來學者奉爲圭臬幾於家有其書矣然禮家聚訟最爲紛糾江君守一家言襲謬承譌亦所不免(漸鴻)不揣愚昧輒以鄙見所及訂其譌誤復爲之引伸觸類補其闕略其於鄉黨無甚關係者姑仍之猶未暇悉辨也亦有江君辨說已明而後人更以他說亂之者今復爲證明之稿凡數易分爲六卷質之張君二南(庭詩)同年王君菘畦內翰(守訓)兩君復多所貺益焉壬午夏四月余選觀城教諭行篋無書觀城地僻又無書可考此事遂中輟逮癸巳旋里而菘畦已以進士入詞館二南亦以進士仕四川方有孤陋寡聞之懼而有滄于茂才者

鴻恩字稚鶴博學强識見余所著三禮條辨及養靜齋
札記明堂禮制考取而校之皆有是正洵畏友也急以
是編相浼亦爲訂正數條既余復館於北關丁煒之家
其家藏書甚富爰取前日已讀未讀之書重自檢閲又
增補若干條訂正若干條庶江君原書可稱完璧矣乎
光緒乙未冬十月黄縣後學王漸鴻儀堂識

王儀堂傳

張庭詩撰

王君儀堂諱漸鴻儀堂其字也同治元年舉人生有至
性家貧授讀以養親母没後父老且病勸父納妾以侍
父不從乃納老婦命爲繼室不數日而父没終身奉繼
母如父命蓋不忍傷親意也勤苦力學讀一經兼淹貫
諸經以會其通尤潛心於三禮作明堂禮制攷拜攷皆
彙萃諸家言以定其從違其謂稽首頭至地者謂冕弁
至地顙不能至地則前人所未及不喜敖氏儀禮集説
以其於鄭注不顯肆攻駁而陰破之多失古義又以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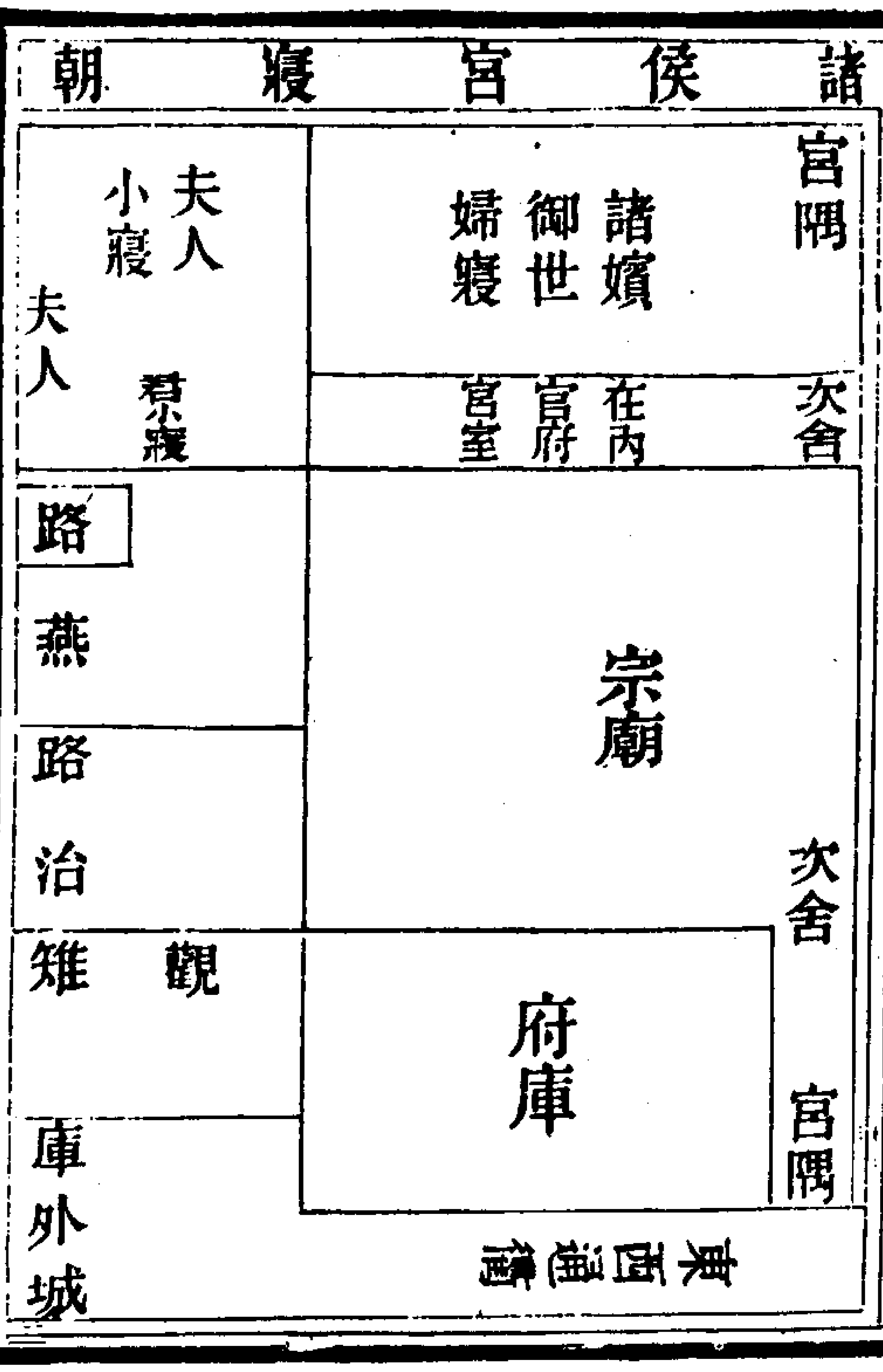
氏鄉黨圖攷學者所必讀之書而未盡縝密故補正之
以學行與修縣志光緒八年選授觀城教諭地瘠學校
廢弛幾於倚席不講既蒞任殫心啟迪以經義文藝督
課之亹亹不怠士子始知嚮學丙戌己丑大計皆以卓
異進階旋憂去服除補東平州學正踰年卒著有鄉黨
圖攷補正三禮條辨養靜齋札記等書弟治熙字穆堂
副貢勤學能文與兄齊名顧經學未逮則年不永也壬
戌科考取官學教習偶咯血醫家遽投以止血劑遂成
痼疾未授職而没士論惜之

張庭詩曰同治元年儀堂與余同舉於鄉試嗣後每相過從輒以經義相切磋晚年所造益純粹余愧弗逮也光緒廿三年余自四川歸而儀堂以是年卒於東平貧甚門人爲歸其櫬余往哭之問所著書尚存行篋後聞其書歸丁榦圃氏榦圃將次第梓行之噫儀堂其不没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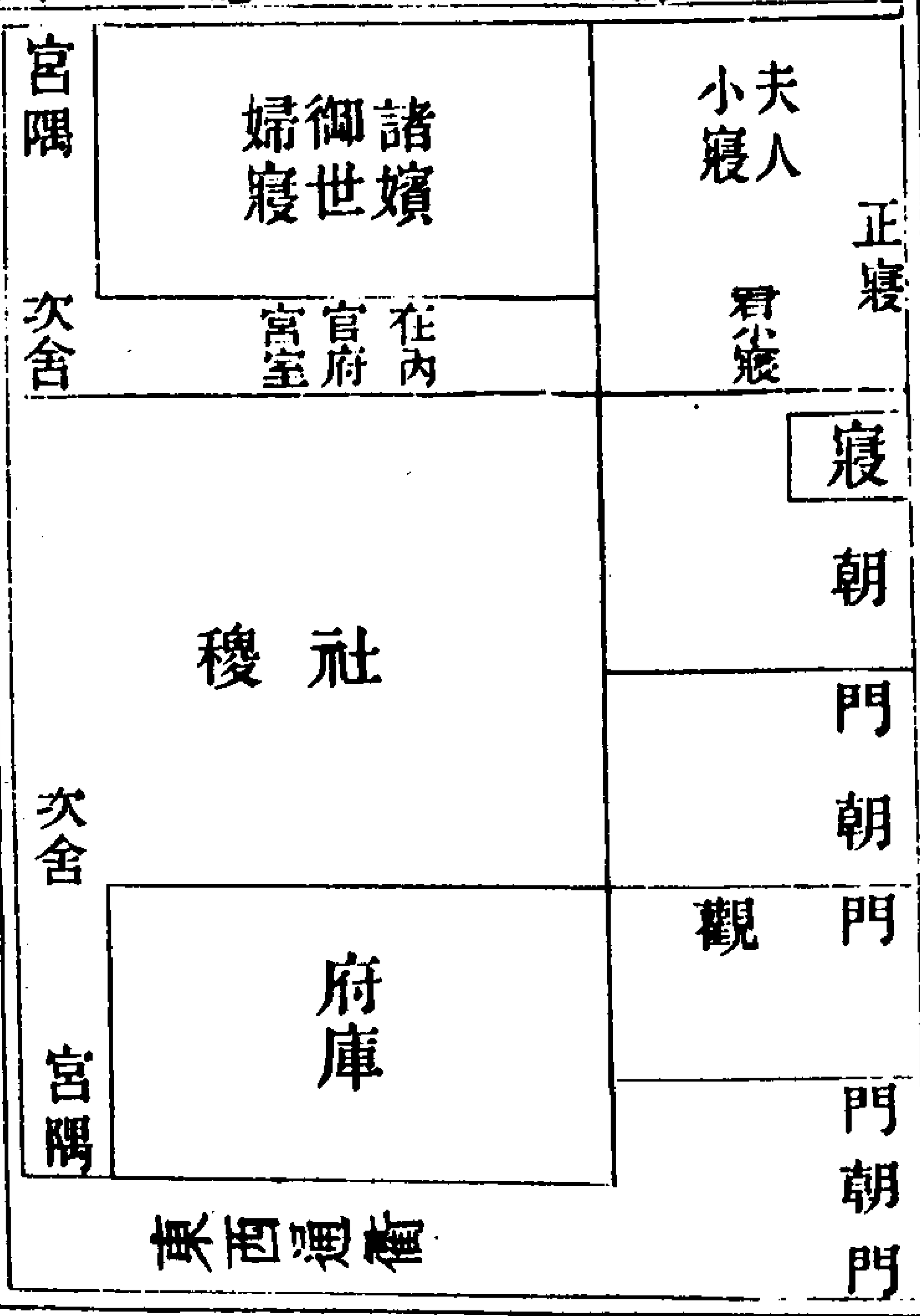
鄉黨圖考補證卷一

圖說上

黄縣王漸鴻著


諸侯宮寢朝
宮隅
諸嬪
御世
婦寢
次舍
在內
官府
宮室
夫人
小寢
夫人
路
燕
路
治
雉
觀
宗廟
府庫
次舍
宮隅
庫
外
城

廷廟社總圖



案古者廟社之制廟東社西皆在雉門內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謂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江氏圖考因之然鄭氏未有確據其朝士注云郊特牲譏繹於庫門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內見於此是鄭君所據唯此耳陳祥道禮書引禮運仲尼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及穀梁傳送女母不出廟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以證廟在雉門內今考廟在雉門內又見周禮司儀職曰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中門卽雉門由廟門出及雉門之外則廟在雉門內又

閔公二年左氏傳曰閒於兩社爲公室輔杜注謂兩社之閒朝廷執政之所在執政所在雉門內也治朝所在兩社者右國社左亳社范甯穀梁注曰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則社稷宗廟皆在雉門內矣又哀公三年傳云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中巡警之處火踰公宮桓僖災可見宗廟與公宮相連又云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象魏卽雉門之兩觀也桓僖廟災而公出於象魏之外以避火廟在雉門內又一確證矣凡此諸證皆見戴東原考工記圖　孫敬軒希旦禮記集解曰緜之詩乃立

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此詩上章先言作廟乃以自外及內之序言之首作皐門次作應門次立社稷社稷與宗廟左右相對天子在應門內諸侯在雉門內曉然矣　案緜之詩敘古公亶父之事當時猶是諸侯之制以皐門爲大門應門爲中門並路門爲三門其後以皐門應門爲天子之制又加庫門雉門爲五門而以雉門爲中門諸侯三門庫雉路亦以雉門爲中門天子諸侯宗廟社稷皆在雉門之內也孫氏宗劉

原父之說謂天子止有皐應路三門故謂宗廟社稷在應門內耳（天子五門辨見庫門外朝圖）戴東原亦有天子三門之說金誠齋（鶚）從之引書顧命諸侯出廟門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謂廟在應門內今案鎬京宮室因諸侯之舊其時止有皐應路三門廟固在應門內然顧命以殯宮爲廟不得引爲宗廟之證

祭法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疏曰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又郊特牲疏引條牒論曰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共門白虎通引

春秋文義曰天子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 案社皆有稷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是在國中者有稷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是亳社有稷也詩載芟序曰春藉田而祈社稷是藉田之社有稷也凡社稷皆同壝異壇

曲禮在府言府在庫言庫鄭注曰府謂寶藏貨賄之所庫謂車馬兵甲之處陳氏禮書曰天文東壁爲文府西奎爲武庫漢書於府言財物之府於庫言武庫則庫門兵庫在焉 案府庫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曲禮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對文則異也大學未有府庫財月令開府庫出幣帛樂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是貨財幣帛車甲之藏通名府庫、府庫在庫門內江圖府庫在小寢之旁誤也周禮大府玉府內府外府皆因其所藏之物而異其名惟玉府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䙝器此當在宮中其他府庫無在宮中者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王氏與之謂在庫門之內今考內府當在祖廟之東聘禮記曰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曰藏之內府疏曰天官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

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注云諸侯所獻國珍彼天子禮諸侯亦當有內府諸侯自相朝聘其貨賄珍異亦入內府據此注疏則天子諸侯內府皆在祖廟之東明矣（朝聘之禮皆行之於祖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藏之內府足知內府在祖廟之東也）其餘府庫則皆在庫門之內魯桓僖災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財可爲也舊章不可亡也象魏在雉門此時季桓子立於雉門之外因見府庫而念及象魏故曰財可爲也舊章不可亡則府庫在雉門之外庫門之內明矣玉海一百六十九引三禮義宗曰庫門因其近庫卽以爲名方氏

懿曰天子五門四曰庫門藏器械於此
守訓案古者庫門之名因門旁蓋藏車故謂之庫門見六
書故月令審五庫之量蔡邕章句曰車庫兵庫祭器庫樂
器庫宴器庫證以樂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府庫在庫
門之內甚明
漸鴻案天子六寢見周禮諸侯三寢無正文當從注疏
爲是天官宮人掌六寢之脩鄭注曰六寢者路寢一小
寢五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賈疏曰天子六寢
則諸侯當三寢禮記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孔疏曰

諸侯三寢一正曰路寢二曰小寢夫人亦有三寢一正
二小此皆正解也江君宮室考亦引注疏爲說而此圖
君與夫人皆正寢一小寢三是此圖誤也金誠齋禮說
謂天子諸侯降殺以兩天子六寢諸侯當四寢恐不然
金氏禮說多與江氏圖考爲難獨此則沿江圖之誤諸侯之於天子有降殺以兩
者亦有半之者諸侯三寢半於天子也胡竹邨燕寢考
亦謂諸侯正寢一小寢三夫人亦正寢一小寢三以喪
大記孔疏謂諸侯夫人三寢兼正寢言爲非今據春秋
公羊傳有東宮有西宮則是一正寢二小寢也○春秋

僖公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者小寢也有西宮
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案公羊以西宮爲小寢引魯子云諸侯有三宮是以
中宮爲正寢東宮西宮皆小寢也何休注云右媵居西
宮左媵居東宮失傳意矣然公羊以此西宮爲小寢亦
恐未確杜預注左氏云西宮公別宮也不用公羊說孔氏
謂杜注取公羊爲說非是考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此夫人
別宮稱爲東宮者也左氏記鄭之亂云晨攻執政於西
宮之朝襄十西宮有朝而執政在焉此公之別宮稱爲西

宮者也杜預之說蓋取諸此左傳又曰叔鄭伯以如北宮北宮亦
別宮也然則公羊以西宮爲小寢何休以東宮西宮爲
左右媵所居皆非定論矣
世婦諸嬪御之寢及在內諸官府宮室今未能詳指其
處姑仍舊圖而略考之天官內宰上春詔王居帥六宮
之人而生穜稑之種鄭注云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
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
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其所燕息焉
此說非也夫人以下各有職事六宮之人當是分掌六

宮之事者蓋王后六宮如王之六寢其正寢不齊不寢其室非嬪御所得居也考工記曰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九嬪不分居后之六宮明矣九嬪既不得居世婦女御更可知已然則嬪御各自有寢諸侯亦然圖考於嬪御世婦別爲寢是也

宮正之職曰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曰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陳氏汲曰典婦功典絲枲染人屨人等官各有官廬官署在宮中內宰之職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而居之注曰版謂宮中閽寺之屬及其子弟錄籍也圖宮中官府之形象也人民吏子弟

次舍宮中宿衛之處也內宰曰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注曰北宮后之六宮守宿衛者疏曰若宮伯所掌士庶子宮伯職曰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曰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鄭司農云在內爲次在外爲舍　案宮正注云次諸吏直宿舍其所居寺彼謂諸吏宮伯注謂衛王宮者然則宮中次舍多矣先

鄭後鄭皆謂次與舍不同處又不但在四角也圖考但於四角爲次舍略備其規模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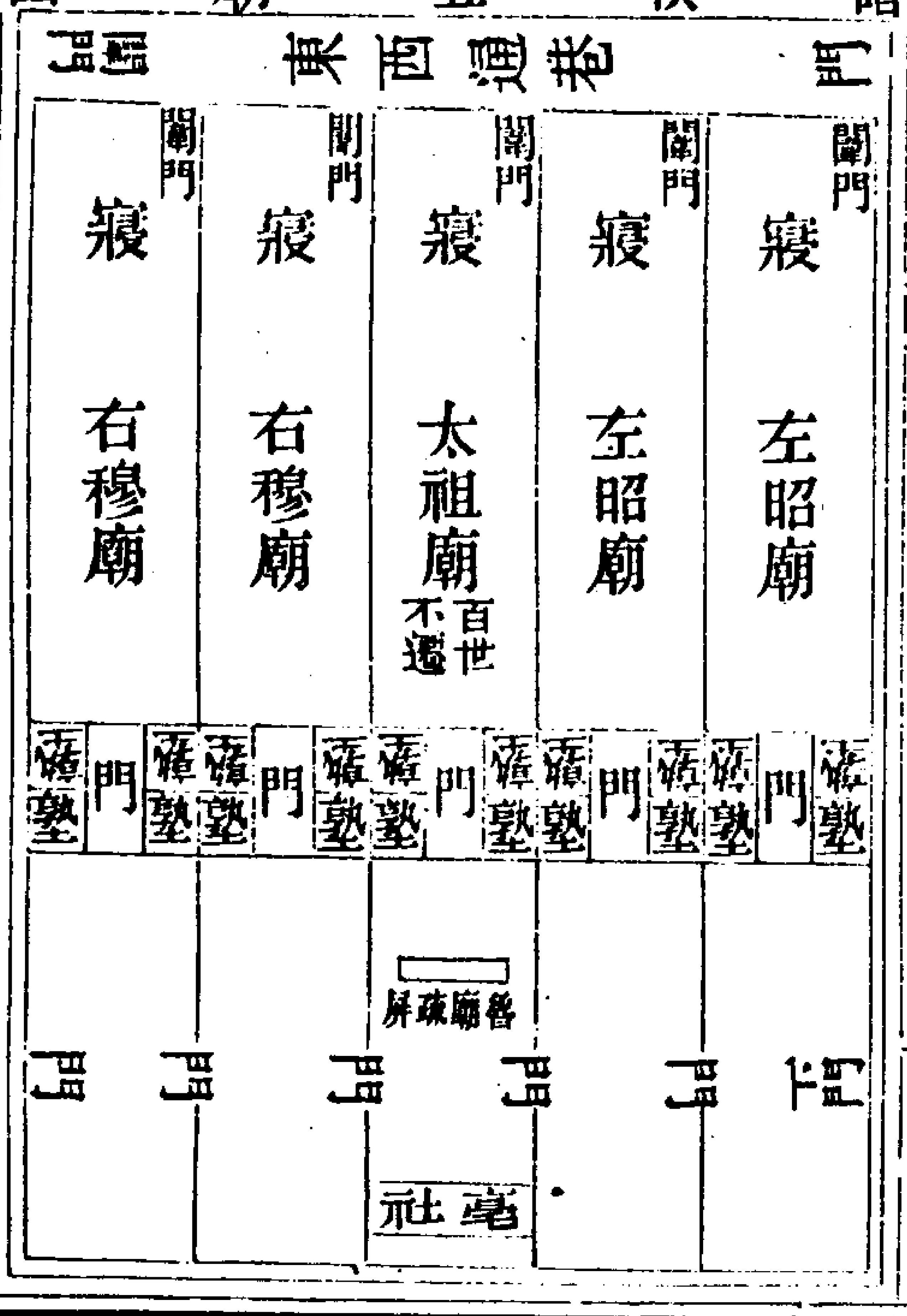
宮隅若今角樓也考工記匠人宮隅之制七雉詳後雉門兩觀圖

庭詩案三禮義宗天子宮方一千二百步三分二爲路寢之前一爲路寢之後自皐門至路門凡五門相去之數未聞路寢之前至皐門凡五門之閒合九百步爲三朝皆方百步諸侯三門皐門（當云庫門）至路寢相去六百步自路寢以前爲三朝各百步引見玉海卷七十朝之脩廣門之遠近圖考未之及故錄出之其言三朝皆方百步本考工記市朝一夫而言也據崔氏此說是天子宮方四里諸侯宮方三里

漸鴻案古者三百步爲一里橫一步縱百步爲畝縱橫皆百步爲一夫百畝之地考工記匠人市朝一夫鄭注曰方各百步是也三禮義宗言諸侯之宮自路寢以前六百步加以三分一在路寢之後爲九百步此據上公言之也周禮典命注曰公宮方九百步侯伯宮方七百步子男宮方五百步是方九百步者上公之宮也魯爲

侯爵而用公禮其宮亦當方九百步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此圖無小學曲禮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此圖無廄皆未備也宜考補

諸侯五廟圖



案朱子中庸或問用孫毓說謂廟皆南向太祖在北左
昭右穆以次而南李如圭作儀禮釋宮曾與朱子往復
商訂引聘禮賈疏太祖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而曰
其說當考今考僖公二十年西宮災穀梁傳云閔宮也
穀梁赤魯人（穀梁序疏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於子夏作傳傳孫卿）魯廟
猶親見之以爲閔公爲穆當僖公時其廟宜最在西故
以西宮爲閔宮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何休注以閔僖爲穆考周公爲文之昭以世次推之伯禽至閔公十七君十一世是閔公爲穆也）若如孫毓說左昭右穆以次而
南則桓宮閔宮同在西不得專稱閔宮爲西宮矣（公羊以西

宮爲小寢穀梁以爲閔宮先儒多從公羊以穀梁爲誤然因其致誤之由可見宗廟之制）圖考諸侯
五廟圖從賈疏今仍之
諸侯五廟曰考廟（禰）曰王考廟（祖）曰皇考廟（曾祖）曰顯考
廟（高祖）曰太祖廟（始封之祖）圖考於左昭廟稱爲高祖廟祖父
廟右穆廟稱爲曾祖廟禰廟此在初立五廟時又必始
祖爲穆者其位次如此既有升祔有遷祧則不必然矣
朱子曰宗廟之中但以左右爲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
今依朱子昭穆之左右有定高曾祖禰之左右無定蓋
新主之入廟各以其班班在昭則入左昭之祖廟祖主

升於昭之高祖廟高祖主升於太廟曰祧則禰廟曾祖廟皆在東矣右穆不動而稱爲高祖廟祖廟矣班在穆則入右穆之祖廟左昭不動亦然故今圖不用顯考皇考高曾祖禰等稱但曰左昭廟右穆廟云

月令寢廟畢備鄭注曰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孔疏曰廟是接神之處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所故在後爾雅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案廟皆有寢廟擬正寢寢擬燕寢也圖考有廟無寢今補

聘禮記曰賓請覲於宗廟訝率之自下門入　案宗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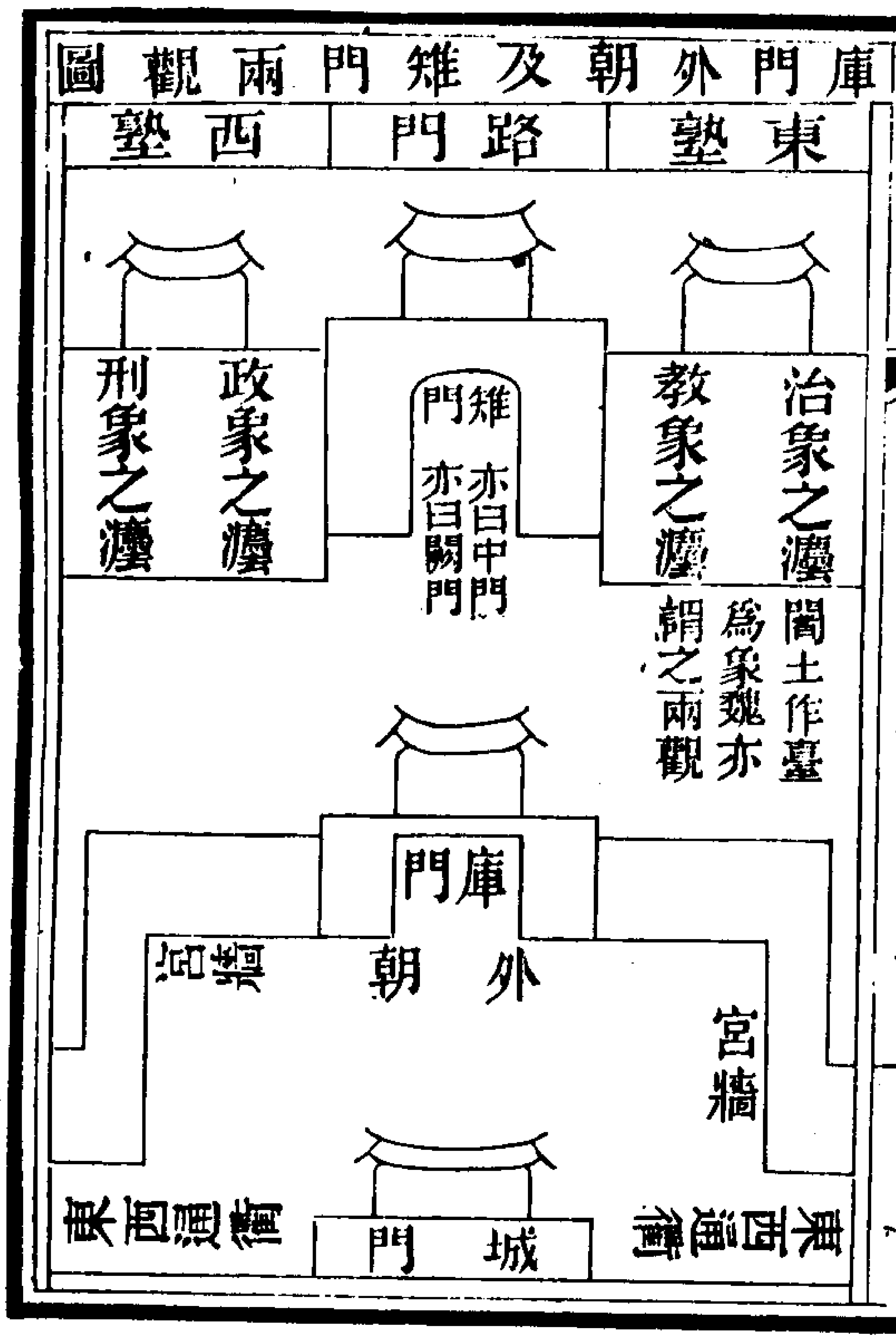
有正門有下門下門偏隅之門如今便門也　其內與宮中相通者曰闈門婦人入廟所由之門也士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注曰出闈門圖考據此謂闈門在東壁東出今案廟在宮寢之東則廟中之闈門不當在東壁東出經云適東壁北面見于母不言出是母已在廟中東壁內矣鄭以適東壁爲出闈門誤也孔顨軒廟寢異制圖說闈門在北壁與北階相對其說較勝但廟之後有寢闈門當在寢後東北北出也各廟皆有之　士虞禮主婦亦拜賓注曰闈門如今東西掖門

案士虞禮是在殯宮主婦拜女賓於闈門之內彼闈門在寢門外喪大記曰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外可證也若婦人入廟則更有由宮寢通廟寢之闈門其出宮之闈門當在宮寢之東東出其入廟之闈門在廟寢之後北出

春官天府職曰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簿書之要）受而藏之民數穀數受而藏之　案天子祖廟有內府又有天府諸侯有內府其天府於經不見然諸侯之宗器亦當藏於祖廟若魯之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越棘大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春秋穀梁傳曰亳社以爲廟屏　案諸侯廟門外以亳社爲屏不更立屏牆天子廟門外則有疏屏明堂位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是魯禮之僭然合亳社以爲廟屏觀之可證屏在廟門外覲禮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先言出然後自屏南適門西是天子疏屏在廟門外也魯僭天子疏屏亦在廟門外矣金誠齋讀侯氏出自屏南爲句謂天子宗廟宮寢皆內屏若爾則凡出門未有

不自屏南者覲禮此句眞爲贅語矣金氏又謂天子外屏說出緯書不足信今案天子外屏已見荀子大略篇金誠齋說經大半駁雜不足引因其好與江君圖考爲難故引而正之


庫門外朝及雉門兩觀圖
東塾
路門
西塾
治象之灋
教象之灋
雉門 亦曰中門 亦曰闕門
政象之灋
刑象之灋
闕上作臺爲象魏亦謂之兩觀
庫門
外朝
宮牆
宮牆
城門
東西通衢
東西通衢

案諸侯三門曰庫門曰雉門曰路門路門亦曰寢門亦曰虎門天子路門亦曰畢門庫門即大門公宮之外門也庫門之外爲外朝天子諸侯皆然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曰乘墨車乃朝是天子外朝在庫門之外也曲禮客車不入大門故知乘墨車乃朝是在庫門外也鄭康成謂受舍於文王廟門之外誤有辨見儀禮條辨本條下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鄭注曰次在大門外之西又賓拜饔餼于朝注曰拜於大門外又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注曰門外大門外也以柩造朝是鄭注聘禮知外朝在庫門外甚明周禮小司寇注偶然一誤小司寇注謂外朝在

雉門外後儒遂信其所誤棄其所不誤過矣圖考已有辨今復證明之　又案外朝在庫門之外外朝之南即城之南門其間有東西通衢天子外朝之南有皋門皋門與庫門之間亦有東西通衢故平時臣民皆得往來既入庫門則有宮牆環之惟每歲正月之吉縣灋觀象之時萬民得入而觀焉挾旬斂藏則不得入矣周禮朝士掌外朝之灋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窮民得坐於嘉石肺石外朝不在庫門內此亦確證朝士又曰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注曰待來識

之者圖考亦引此以證外朝在庫門外金誠齋駁易圖考謂外朝在庫門內可無散失今案庫門內萬民不得入安有來者識之邪庫門外自有朝士之屬守之何慮散失

天子外朝有三槐九棘諸侯無之國語鉏麑觸廷之槐而死韋昭注云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今案諸侯外朝容或有槐謂三槐三卿位焉此恐韋氏之臆說圖考云諸侯之外朝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是也

或謂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三門皐應路諸侯三門庫

雉路今案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下云庫門之內戒百官是天子有庫門矣考究其實鎬京因諸侯之舊止有皐應路三門周公營洛乃備天子之制爲五門矣詩斯干正義曰周公制禮以洛邑爲正都其天子之制皆在王城爲之　或又謂諸侯之庫門即城門而以雉門爲大門其說尤無據戴東原謂朝止有三若天子五門則其二門虛設無用今案皐門之內爲外朝庫門之內爲府庫又北爲象魏雉門之內左爲宗廟右爲社稷應門之內爲治朝左右有卿大夫治事之室又有師氏保氏教國子之學路門之內爲燕朝非

五門不足以成體制何嘗有虛設之門

雉門有臺學者皆知之庫門有臺見周書作雒解曰庫臺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未嘗專指爲雉門也學者習知雉門有臺遂指禮器之臺門爲雉門耳門之有臺取其可以望遠亦以資守衛不必皆有兩觀也崔豹古今注云古每門樹兩觀所以標表宮門亦非　庫門雉門有臺路門無臺也路門之內外左右皆有塾當中有門霤足知路門無臺矣天子蓋皐庫雉有臺應路皆無臺周書先言應門後言庫臺足知應門無臺矣孔晁周書注

云門皆有臺非也周書但言應門庫臺不及他門者據明堂與廟寢同制者言之也明堂但有應門庫臺　左傳屨及於窒皇之外注云窒皇寢門闕豈楚之寢門亦作闕觀與然非制也　諸侯之雉門亦謂之中門周禮司儀出及中門之外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傳諸毋兄弟不出闕門是也諸侯有闕見於經傳者甚多禮運疏謂諸侯不得有闕周禮天官疏引公羊以兩觀爲僭恐非春秋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皆天子之禮也注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圖考引此自注曰按疏以爲禮說又不足爲據又曰兩觀與臺門當異制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於

門上作臺也設兩觀爲僭或當如公羊說　大戴禮保傅篇云太子過闕則
下劉向列女傳云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有車聲轔轔
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竊嘗疑闕門之外不容有臣子
之車東西往來蓋漢人之言以闕爲君門之通稱車過
大門外即謂之過闕也侯伯之宮七百步以其三之一
爲燕寢大門外車聲轔轔燕寢夜坐亦能聞之矣曲禮
大夫士下公門謂大門也豈待過雉門而後下車哉若
近儒之說平時萬民皆得入大門往來又謂天子三門
大門之內亦容平民往來是天子諸侯日日視朝之地

與民之往來者止隔一門成何禮體且大門之外已有
東西通衢大門之內又有通衢乎
闕門者謂中央闕然通道也其兩邊之臺名曰象魏亦
曰兩觀注家皆云兩觀闕也似失名闕之義爾雅釋宮
觀謂之闕謂兩觀之中央謂之闕也郭璞云宮門雙闕
非是雙闕者後代之稱也明堂位疏引古詩雙闕百餘
尺謂闕在門兩旁不得當道今案古詩所云仍是漢人
稱兩旁之臺爲闕非古義也水經伊闕注曰昔大禹疏
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

斷若天闕是皆指中央空處爲闕陳祥道禮書曰謂之
闕以其闕中也毛西河春秋傳曰天子諸侯以臺爲門
築土爲兩臺而架屋其間又謂之闕包季懷世榮毛詩
禮徵曰門之兩旁築闍爲基起屋於上曰觀兩觀並峙
中央缺然故又曰闕此皆闕字正解周禮大宰注引鄭
衆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劉熙釋名亦云闕在
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不知中央闕然故名爲闕其兩
旁之臺魏然而高者不得名闕也孔氏春秋疏云觀與
象魏闕一物而三名未之審也　左氏莊二十一年傳

鄭伯享王於闕西辟疏曰其上縣灋象魏魏高大謂之
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　案此疏是也兩旁之臺魏然
而高故謂之魏以其縣象故謂之象魏以其觀示萬民
故謂之觀觀讀去聲示也　惠仲孺禮說曰象魏於卦
爲觀下體坤爲民上體巽爲命互體艮爲闕命縣於闕
萬民觀焉兩觀之名蓋取於此　案此解觀字最精確
觀卦又爲積畫艮☶即不取互體亦有闕觀之象周
禮大宰縣治象之灋司徒縣教象之灋司馬縣政象之
灋司寇縣刑象之灋皆於兩觀司空事象亦當縣之然

冬官闕矣不可得而知也惟宗伯之禮象不懸治象教象政象刑象皆有兩一爲邦國都鄙之灋萬民所觀州黨族閭所讀者是也一爲官府之灋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冦帥其屬而觀者是也圖考謂象魏即月朔誤說在吉月考　春秋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案雉門及兩觀之上皆有屋故能災兩觀之屋即所以藏象魏也守訓案說文徐鍇云爲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上員下方以其闕然爲道謂之闕以其上可遠觀謂之觀戴氏六書故云宮城爲樓觀闕其下爲門所謂闕門也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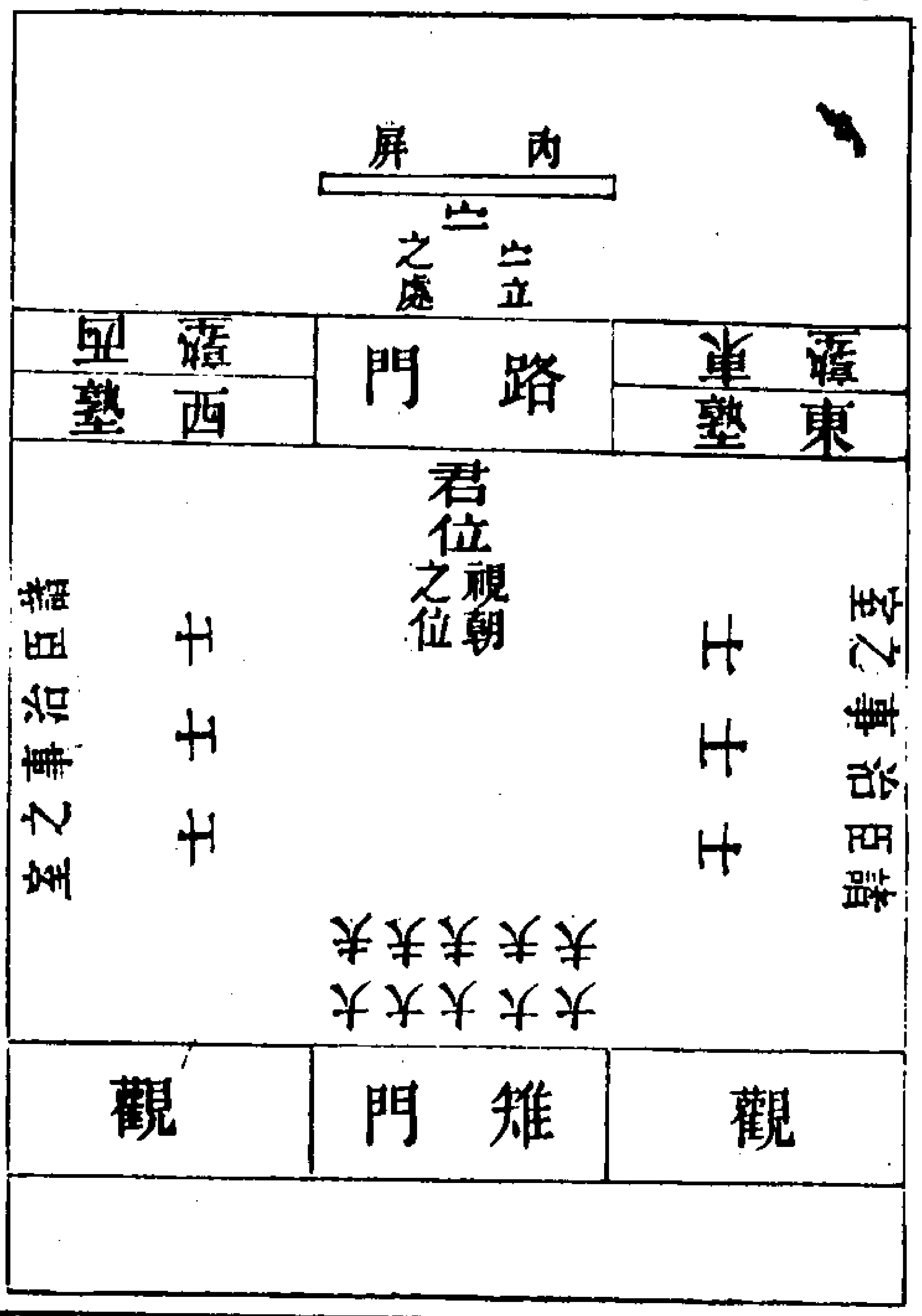
皆可補闕字之義左傳僖五年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杜注觀臺之上有屋可以遠觀者也此可知觀上有屋

漸鴻案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謂其高廣之數如之也聘禮注疏引考工記應門二徹參个徹古通轍謂諸侯之庫門闊二丈四尺每轍之闊八尺是庫門雉門其高廣相似矣考工記又曰輪人爲蓋蓋已崇是難爲門也是故蓋崇十尺案蓋建於車上車軫至地四尺車蓋至軫十尺合之十四尺車出入乎門則門之高可知

考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又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鄭注曰宮隅城隅角桴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諸侯城隅高七丈宮隅門阿高五丈禮器天子諸侯臺門賈疏桴思小樓也阿謂門屋之脊　案鄭言諸侯門阿高五丈引禮器天子諸侯臺門謂此門阿即臺門也賈疏謂阿門屋之脊則知諸侯臺門之制自地至屋之脊高五丈其東西廣十五丈也孔顨軒大戴禮補注云古者五板爲堵板長八尺高二尺春秋公羊說五堵爲雉此度長之雉也古周禮及左氏說三堵爲雉此度高之雉也堵高一丈長四

丈雉高三丈長二十丈　案孔氏此說非也若如其說則諸侯臺門高十五丈長一百丈必無是理許愼五經異義引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說與鄭合孔氏謂雉高三丈長二十丈乃何休說也誤

治朝圖



案門之有屏所以蔽內外也荀子大略篇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爾雅釋宮屏謂之樹郭注曰小牆當門中孔氏曲禮疏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　禮記明堂位疏屏鄭注曰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孔疏曰漢時謂屏爲桴思桴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故稱曰桴思　案城隅與闕上之小樓名桴思疏屏亦名桴思異物同名非於屏牆之上起小樓也孔氏以小樓名桴思釋屏牆之名桴思恐失之矣漢書五行志未央宮東闕罘思災顏師古注云罘思闕之屏也彼當爲闕上之小樓師古以爲闕之屏亦非也王懷祖廣雅疏證曰罘罳或作罘思或作桴思或作浮思或作覆思水經注太平御覽引廣雅並作復思鹽鐵論祠堂屏闕垣闕罘罳高誘注曰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簷戶之閒也此又別是一義與闕屏無涉鄭解疏屏之疏爲刻則此屏刻木爲之演繁露曰罘罳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罘罳然故曰罘罳也以此刻鏤施於廟屏則爲疏屏施於宮禁之門謂門闕上則爲某門罘罳而在屏則曰某屏

罘罳此解罘罳較明徹然竊謂凡屏不皆有刻鏤也惟廟屏刻之故別名疏屏今之廟門外牆以甎嵌空十字紋正中亦有刻鏤者卽疏屏之遺意與若城隅闕上之小樓古於高處起屋卽謂之樓非作兩重屋別有辨至漢時則亦刻鏤罘罳然故名罘罳若公門之屏則取屏蔽爲義古者但爲牆而已郭璞謂小牆當門中是也古無刻鏤之制亦無罘罳之名至漢時則亦合板刻鏤施諸屏上故亦名罘罳鄭注明堂位曰今桴思可知古不名桴思崔豹古今注曰罘罳屏之遺象也可知漢時之罘罳不全象古時之屏

劉熙釋名曰屏自障屏也此釋古人名屏之義又曰罘罳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崔豹古今注亦曰臣來朝君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罘罳覆思也此因漢時之屏名罘罳而釋其義如此皆不於小樓上取義即鄭君以桴思爲刻鏤亦不於小樓取義孔沖遠牽合小樓名罘罳遂有屏上爲屋之說非古制也然尋孔氏之意不過如今人內門之內作屏門上有屋蓋耳陳祥道惑於小樓之說其屏圖乃作高臺上起樓屋愈失之矣

天子諸侯皆於路門設屏非每門有屏也陳祥道謂古者門皆有屏謂郊特牲旅樹是外門之屏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是路門之屏國語吳王背屏而立是寢門之屏今案路門即寢門一也旅樹者旅道也謂門道也郊特牲疏謂人君當門道立是亦路門也陳氏分而爲三誤屏設於路門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在路門內蓋路門之內爲人君之路寢而路門之外爲諸臣治事之室故設屏於路門以蔽內外所以蔽路寢也孔氏謂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圖考謂天子屏在應

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不以蔽路寢而以蔽正朝乎其誤顯然劉熙釋罘罳謂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者天子屏在應門諸侯屏在雉門則諸臣由治事之處入路門不過此屏何取於復思之義

國語吳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此在路寢之庭又曰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諸侯屏在路門內此確證也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師尚父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惟路門之內乃有堂此亦在路寢之庭是時武王已即天子位屏宜在路門外乃師尚父入負屏既入而後負屏與吳語王入背屏同是屏亦在路門內蓋踐阼之初因舊制而未之改也鄭志云鎬京宮室因諸侯之舊更不改作

鴻恩案管子中匡篇云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酒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是屏北爲中庭中庭北爲堂尤爲屏在路門內之確證

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　案天子宁在門外屏內諸侯

宁在門內屏外皆爲門屏之閒謂之宁者取佇立以待之義也劉熙釋名曰宁佇也爾雅釋詁曰佇久也說文解字曰佇久立也儀禮聘禮賓朝服問卿及廟門大夫揖入鄭注曰省內事既省俟於宁大夫無屏以門內兩塾閒爲宁爲俟賓客之處宁字又通著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毛傳曰門屏之閒謂之著是皆以立待爲義郭璞爾雅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謂視朝時先立於宁以俟羣臣皆立定然後出視朝非謂宁卽視朝之位也　曲禮天子當宁而立孔疏曰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門外屏內以待諸侯之至故曰當宁而立也邵二雲爾雅正義曰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門以外屏以內其閒謂之宁諸侯未集天子宁立於此諸侯既集則出屏外負屏而立曲禮以負屏爲當宁猶以負依爲當依也　案孔說當宁而立是在屏內將出視朝之時邵說當宁而立是在屏外正朝之時二說不同以當依證之邵說爲優然皆以宁爲立待不謂宁卽視朝之位諸侯視朝亦先立於宁以待羣臣雖羣臣先入人君亦至宁處稍立整威儀俟羣臣皆肅整然後出路門立於視朝之位以視朝其禮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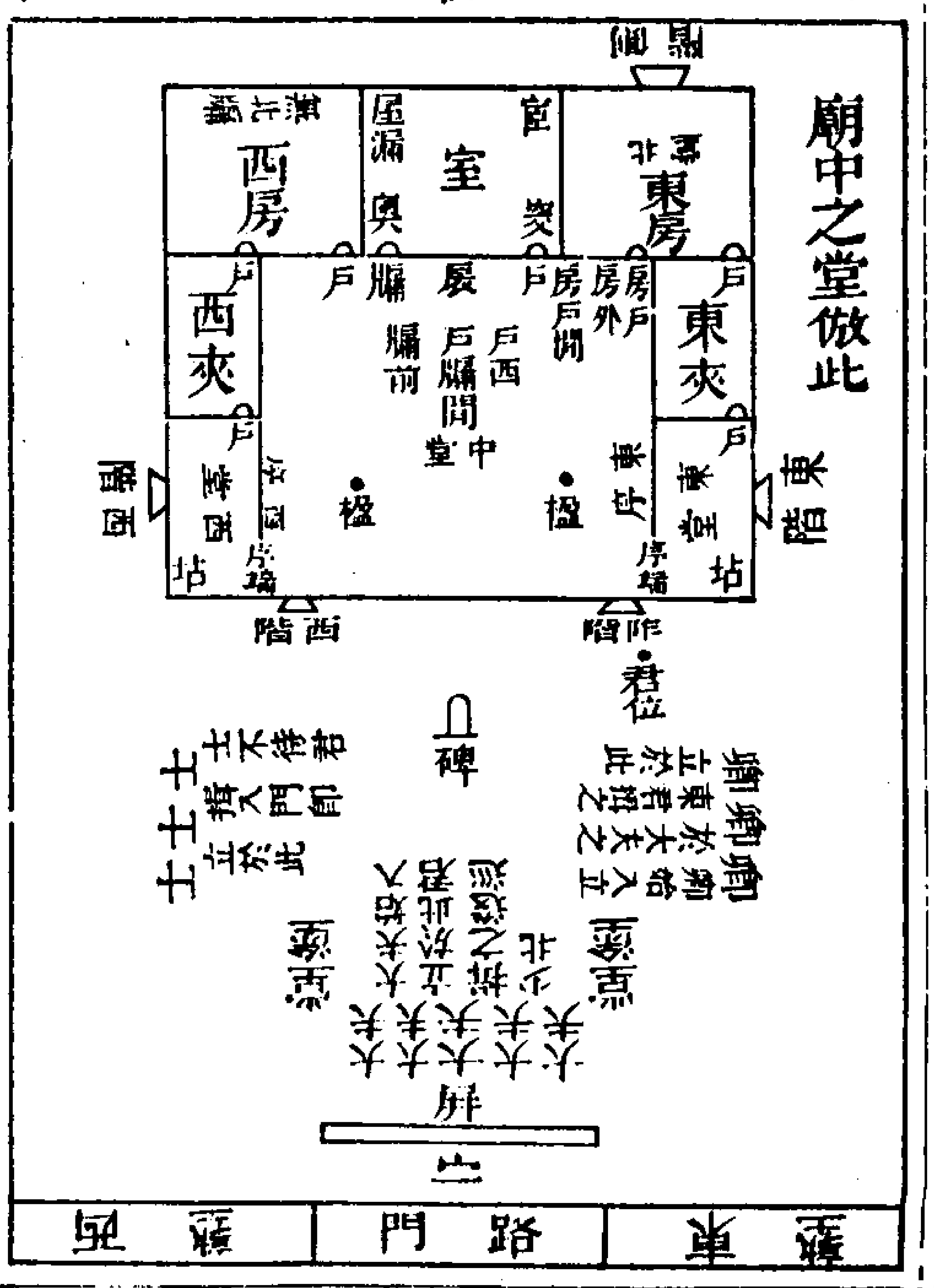
自當如此圖考誤以宁爲視朝之位遂誤謂天子屏在應門外諸侯屏在雉門內矣金誠齋駁曲禮疏及邵二雲爾雅正義謂君無待臣之理亦不識宁字況康王之誥先言諸侯出廟門俟俟王之出也王出在應門之內然後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君先出臣後入有明徵矣喪禮無威儀故不必立於宁而直出在應門之內應門內卽路門外若平時常朝則必先立於宁俟羣臣立定乃出也金氏又引左傳朝有著位及國語曰恪位著謂宁兼君臣而言今案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彼言羣臣之著位也門屏之閒謂之宁此專指君立處也爾雅本自分明豈可混而同之乎過位包氏鄉黨注曰過君之空位此謂路門外君日日視朝之位也邢疏以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釋之豈有過君位而不改容至宁而後色勃足躩乎蓋邢誤以宁卽視朝之位然則人君視朝不出路門乎此亦因誤解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以爲屏在雉門內故其誤至此獨不思屏若在雉門內則由雉門至路門相去百步爾雅所謂門屏之閒謂之宁者不太寬乎

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注夾門堂也　案廟之正門與人君之路寢門大夫士之廟門寢門皆有左右塾旣曰夾門堂則與門相連圖考塾去門太遠今改正　門側之堂亦曰門堂考工記匠人門堂三之二鄭注曰門堂門側之堂

諸侯治朝之位於經不見注疏以燕朝之位推之如此圖考從之　孫敬軒禮記集解曰於司士射人見天子治朝之位而諸侯則無文由天子治朝以推諸侯君視治朝出路門外少左以北面而對君者爲尊天子之北

面者爲三公而孤東面大夫西面士西方東面則諸侯之北面者爲三卿而大夫西面士西方東面也　案鄭君以諸侯燕朝之位推知諸侯治朝之位孫氏以天子治朝之位推知諸侯治朝之位二說不同皆無確證今考周禮射人與司士兩職天子治朝之位與燕朝同則諸侯治朝之位亦當與燕朝同鄭說似較長今仍江氏舊圖而孫氏說亦並錄之以俟考

燕朝圖



案路寢之堂略見書顧命有室有序有夾有房有東堂西堂有兩階有側階圖考依此圖之得其槪矣爾雅釋宮曰牖戶之閒謂之扆儀禮釋宮曰戶東而牖西戶牖之閒謂之扆圖考牖居中而無扆葢坊刻失之今補

舊說人君之堂左右房大夫士無右房包季懷毛詩禮徵自注曰張氏惠言云房之與室其制當有別今西房之圖迥異東房而與室不殊案原案禮有房俎鄭注上下有兩閒有似堂房葢凡房之制皆爲兩閒而無北壁有北壁卽謂之室大夫士西房爲室制有北壁故不得房

名　案大夫士右房稱室此說最好可息千古東房西
室之訟矣詩大田既方既早鄭箋曰方房也孚甲始生
而未合時也以未合爲房可以見房之制矣無北壁爲
房壁四周爲室天子諸侯東房西房皆無北壁大夫士
東房無北壁西室壁四周故尙書大傳曰大夫士東房
西室蓋東房西室仍有中央正室喪大記諸侯之禮婦
人髽帶麻於房中鄭注曰西房是也大夫士西房稱室
故士喪禮男子髻髮在房婦人髽于室此卽東房西室
之明證士喪禮賈疏云大夫士無西房故於室不知此正是西房稱室若正室則尸在焉婦人髽當於

隱處豈可在舅姑尸側又徵之鄉飲酒禮賓席牖前南鄉三賓之
席繼而西皆南鄉若無西房則賓席牖前已是堂上西
北三賓之席無地以容矣　大夫士西室亦有時稱房
聘禮賓退負右房此在大夫之堂亦稱右房以其當右
房之處由堂上視之制度相同也說者拘於大夫士無
右房謂彼右房是自外而內以東爲右今詳經文賓升
自西階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是西房甚明
大夫士東房西室而經傳所見東房爲詳西室則略今
考之居喪之西室唯見於士喪禮婦人髽於室一節其

廟中之西室蓋所以爲客館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
夫館於士注云館者必於廟今案廟之正室爲神之所
依不可爲客館其爲館當在西室矣觀聘禮還圭之節
是在西室顯然古人以西方爲賓位故以西室爲客館
尙書大傳天子諸侯東房西房北堂有北堂則必有北
階書顧命曰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鄭注以爲東下階
某傳以爲北下階孔疏據經文東堂西堂皆已有人不
應此人復立東下階上則以爲北下階者是也側猶特
也冕執銳者止一人是北下唯有一階故曰側階然則

人君雖有左右房亦唯東房有一北堂西房既無北階
則不名北堂也毛詩禮徵謂人君東房西房皆有北堂
恐誤又謂夾室與東西堂相連爲之無南壁亦誤室之
所以異於房者以其壁四周也夾室若無南壁何以謂
之室又謂堂上東西序與階相値亦非
蔡仁錫德晉曰以室五閒分言其名則中閒爲室左右
兩閒爲房又左右兩閒爲夾室　案蔡氏此說五禮通
考從之非也若如其說則中室太狹左右房與北堂亦
太促皆不可以行禮卽以正室言之士喪禮尸牀在南

牖下脯醢酒醴奠于尸東主人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皆西面婦人俠牀東面又有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室亦男子西面婦人東面又庶兄弟襚使人將命于室委衣于尸東牀上若室之東西止一閒之地不足以容之矣俞蔭甫樾則謂棟以南爲堂棟以北爲室若然則室之形東西狹而南北長不成體制而堂之南北則太促屋當棟處其上曰阿士昏禮當阿致命不成半身入壁乎蓋堂皆五架中一架爲棟棟之外爲楣楣之外爲庪室在後楣之北注疏之說不可破也以東西言之則前堂五閒三閒在兩序之內二閒在兩序之外後室則以五爲三中爲正室兩旁爲左右房其夾室則在房之南而直房之半耳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鄭注曰房中之東當夾北是夾在房南直房之半也以士喪禮及特牲少牢二禮考之東房之陳設與其禮節亦非一閒之地所能容也惟東西夾室所以藏物則一閒之地不爲狹矣

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問曰房南面止一戶居中　案房南面中直房之半爲序序之外爲夾戶若當房之中則序外之夾與堂東西太狹矣今以東房言之士昏禮尊于房戶之東房戶東尙可容設尊之地愈知房戶不得居中當在序內近序除設尊之地即爲房戶儀禮釋宮曰房中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堂與室尺度之數經無明文考工記匠人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周人明堂之制外四面爲四堂五室居中地已逼仄故每室只得二筵之地二筵十八尺六尺爲步只得三步六尺爲步見聘禮卿爲上擯注疏說明堂爲天子布政之宮其五室爲天子聽朔之後退入居息而已說詳明堂禮制考故每室二筵可矣路寢則吉凶諸禮皆行於房室之內三步之地不能容也鄭謂路寢與明堂同制非是匠人又曰市朝一夫鄭注曰方各百步三禮義宗曰諸侯自路寢以前爲三朝各百步是燕朝之庭方百步也李如圭儀禮釋宮曰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賈氏釋士昏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又曰聘禮注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至堂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

又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案此釋似可據諸侯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其南當仍有數步之隙地以六尺為步計之與考工記市朝一夫鄭注方各百步合堂深自堂廉至堂室之壁當言自南霤至北霤蓋前堂及北堂皆無壁其承霤不得在堂上天子納陛其承霤在階下諸侯不得納陛其承霤宜在階上矣然則堂室之制得庭深三之一堂五架共得三十三步有奇四分之由後楣以南得十六步有奇由後楣以北得八步有奇去前後壁與屋檐

則室內之大小可知而房與北堂亦可知已

堂之左右有東西箱即東西堂郭璞曰夾室前堂謂夾室之前其堂名曰東西箱也路寢與廟皆有之書顧命有立于東堂立于西堂即路寢之東西箱在夾室之前者也公食大夫禮公揖退于箱鄭注曰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此廟中之堂亦有東西箱也前漢周昌傳上欲以戚姬子如意為太子昌曰臣期期知其不可上欣然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則箱在堂上序外明矣有謂東西堂下之南別為小屋東西相鄉若今之軒者誤公食禮兩云公揖退于箱而皆不云公降則箱不在堂下可知 箱邊箱也字一作相俗作廂

胡竹邨燕寢考曰路寢之制左右房室在中南鄉開戶以達於堂而房與室無戶以相通　案左傳襄二十五年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是時崔子雖偽疾疑當行君視臣疾之禮移於正室室有側戶而可出公在堂上而不知是側戶通於東房由東房出北堂而去矣但儀禮昏燕喪祭諸禮節皆不見側戶特牲饋食禮賓三獻主婦出反于房既

出而後反于房是無側戶矣胡氏引左傳姜氏事謂彼是在燕寢其或然與儀禮釋宮引詩斯干西南其戶江慎修亦謂是燕寢謂東房之西南隅開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相通西戶者左房與室相通孔顨軒廟寢圖說云廟室寢室皆有側戶金誠齋云東房有西鄉之戶燕寢考云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今由其說申之云異於一房之室戶也者謂諸侯大夫士燕寢一房室在西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

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
戶東牖西戶牖之扉皆一扇戶啟則扉東掩於奥牖啟
則扉西掩於奥尊者居奥今謂之居牖下也古戶戶二
字皆象形雙扇爲門單扇爲戶又在牆爲門在室爲戶
東西夾室舊圖無戶今據聘禮歸饔設豆於東夾西夾
皆西北上知東西夾室之戶皆在東南書顧命於西堂
上布席曰西夾南鄉彼在西夾之前居中布席則西夾
之戶近東可知蓋南鄉近東開戶古者宮室之恒制也
詩斯干西南其戶彼燕居之室故或有西其戶者其夾

北與房相通之處亦當有戶洪氏禮經宮室答問曰由
夾室以達於房由房以達於堂與室是也內則天子之
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鄭注
曰達夾室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孔疏曰天子尊庖
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
故於房中減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
既卑無嫌亦於夾室而閣三也三者豕魚腊也據此亦
可見夾室與房相通又儀禮大射儀薦脯醢自右房公
食大夫禮筵出自東房又鄉飲酒禮記薦自左房少牢

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又鄉飲鄉射之籩豆脯醢特牲
少牢之豆籩鉶葅醢麷蕡腶脩脯醢棗糗之等皆出自
東房此等諸物必自夾室治之由房以出諸侯雖於房
中爲五閣然房中之爲地無多其內爲夫人及贊者及
外內命婦行禮之所在其籩豆鉶器諸品又較大夫士
而有加則必與夾室相通而後能容之故洪氏謂夾與
房有相通之戶是可信也但洪氏說未暢今爲申明之
以聘禮設豆於東夾西夾皆西北上知其通房之戶皆
在東北

李謐明堂制度論引鄭氏三禮圖曰扆縱廣八尺畫斧
紋於其上　案堂上之扆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皆有
之人君之扆畫斧紋臣下無斧紋也此扆不常設有事
乃設之書顧命狄設黼扆儀禮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
牖之閒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
王位設黼依（黼扆黼依斧依並同）特言設則不常設可知　司几
筵鄭注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制如屏風
賈疏曰依狀如屏風長八尺屏風之名出於漢世　案
玉海九十一屏障注引春秋後語云孟嘗君屏風後常

有侍史記客語則漢以前已有屏風之名三禮圖言畫
斧紋司几筵注言繡兩處互異疑繡是漢制
堂上南鄉之位曰戶西曰牖前曰戶牖閒位各不同各
有所宜注疏混而一之指戶西之位牖前之位皆爲戶
牖閒而概指爲賓客之位今考之戶牖閒南鄉人主之
尊位非賓位也顧命牖閒南鄉傳謂見羣臣覲諸侯之
坐此即戶牖之閒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是也
或謂人君無正中而南鄉者引古之君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坐不中席爲證不知曲禮此言人子之節耳人子之不敢居所以避尊也或又以牖閒爲兩牖閒以戶牖閒爲一戶兩牖之閒謂路寢之制如明堂尤非諸

侯之堂亦以戶牖閒爲見羣臣之坐檀弓夢坐奠於兩
楹之閒鄭注曰兩楹之閒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
處疏曰每日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也諸
侯視朝亦南面知者諸侯一國之尊今案兩楹閒南面
即牖閒負斧依之位燕禮君席於阼階西面者彼爲賓
主禮若君臣禮則牖閒南鄉也其賓位則曰戶西曰牖
前皆不在戶牖之閒矣蓋尊客則在牖前司几筵諸侯
筵國賓於牖前是也國賓謂諸侯來朝者也鄭注謂兼卿大夫來聘非是卿大夫來聘筵於戶西設蒲筵繢布純加莞席元帛純見儀禮此經云筵國賓於牖前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明不兼卿大夫來聘矣又聘禮注引司几筵謂是筵孤亦非若以牖前爲戶牖
閒則是主君負扆聽治之位設筵以待國賓賓居主位
可乎其尋常之賓則在戶西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大
射儀司宮設賓席于戶西燕禮大射皆以大夫爲賓若
以戶西爲戶牖閒則是人君負扆聽治之位設筵以燕
其臣臣居君位可乎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設筵不言戶
西戶西可知也聘禮設依神之席但曰几筵既設不言
其處亦戶西也知者士昏禮自納采至親迎其依神之
席皆設於戶西故知神席皆戶西也神席西上右几與生人異神席

設於賓位戶西牖前皆賓位不於牖前而於戶西者牖
前尊而遠戶西親而近也聘禮醴賓之節宰夫徹几改
筵神席西上改筵東上仍在戶西故知公食大夫亦戶
西也推之大夫士之堂亦以戶西爲賓位士冠禮醴子
筵于戶西記曰醮于客位是戶西客位也士昏禮醴賓
主人改筵東上此蒙上筵于戶西之文是亦戶西廟寢
圖說曰戶西室外偏東而近戶賓席所在是也若鄉飲
酒禮坐賓於西北則在牖前鄉飲之賓是士於主人爲
降等而在牖前者賓而升之故尊之記曰主人者尊賓

故坐賓於西北是也（說又見宮室考）偏考禮經無筵賓於戶牖閒者大戴禮諸侯遷廟禮云至於新廟筵於戶牖閒此是新死者入廟筵於戶牖閒示爲此廟之主戶牖閒是主位亦一證也公食大夫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豐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閒此是致食于賓館則賓爲主人益知兩楹閒是主位非賓位矣士昏禮醴婦席于戶牖閒此著代之義非客之也子之著代冠於阼階而醮之則於客位舅姑共饗婦婦降自阼階亦著代也（婦有代姑之義）而醴之不於客位男女之異也士虞禮曰佐食

出立于戶西而下記云佐食無事則出戶負扆南面彼當以經文爲正經言戶西則不正負扆當偏東近戶矣記言負扆無嫌者以其在士之堂士卑故無嫌若以人臣而在人君之堂不但負扆之位不可僭卽負扆之名亦不可假也圖考誤從注疏今詳辨之

堂之隅有坫爾雅垝謂之坫郭注曰在堂隅士冠禮曰待于西坫南士虞禮曰苴刌茅實于篚饌于西坫上是堂西南隅之坫也大射儀曰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既夕記曰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是堂東南隅之坫也其東北隅西北隅於經不見有坫惟明堂四面皆同則四隅皆有坫圖考云堂之四隅卽爲坫非別有土爲之誤（說詳宮室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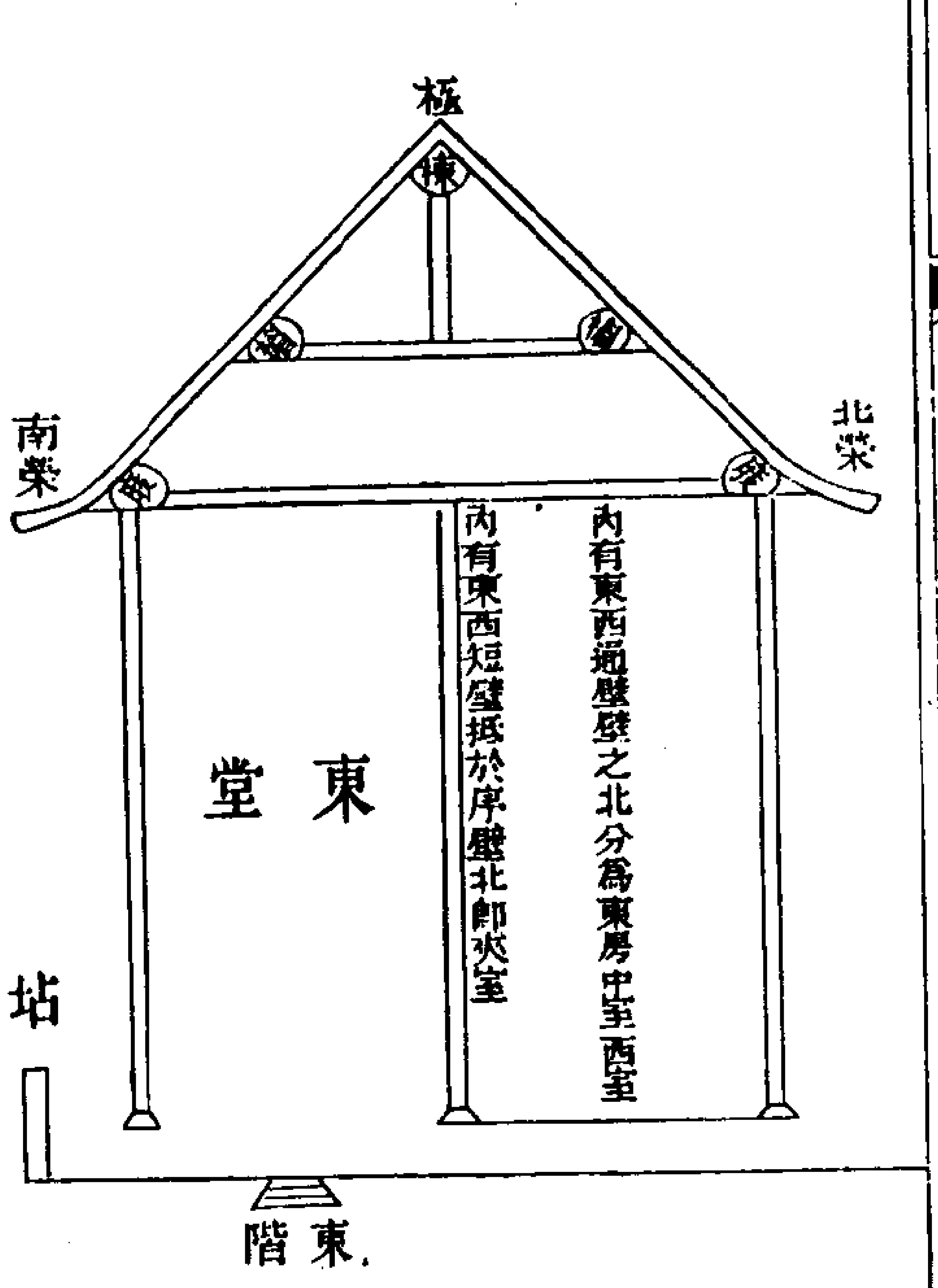
堂塗謂之陳亦謂之唐詩陳風中唐有甓傳云甓瓴甋也博雅甓甋也升堂之塗以甎石甃之周書作雒解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隄唐孔晁注曰隄高爲之也考工記匠人堂塗十有二分鄭注曰分其督旁之脩以二分爲峻疏曰中央爲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二寸於中央爲峻取水兩向流也　案此疏恐誤堂

階每等高一尺堂塗若高尺二寸則沒其第一等階矣記言十有二分不謂十有二寸蓋中央之峻高於兩旁者十分之二未嘗言其尺寸之數令人以意得之　陳碩甫（奐）詩毛傳疏曰堂階之塗謂之堂塗詩謂之陳中庭之塗謂之庭塗詩謂之唐　案爾雅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廟中路亦指堂階之塗而言陳氏祥道曰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是也作雒解宮廟路寢咸有隄唐則廟中寢中通謂之唐矣詩中唐有甓毛傳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是堂塗亦謂之唐

矣中庭猶言庭中非東西之正中也中庭說詳上擯相禮圖唯明堂九階有中階乃有中塗其他廟寢皆兩階既無中階安得有中塗且中庭三分一在北有碑益知其無中塗矣

鄉黨復其位大夫之位在中庭北面圖考已有辨何晏引孔注云來時所過位以過位之位復其位之位合爲一近時解經者遂多生異說經義叢鈔載論語過位解四篇言人人殊今皆不錄今辨明屏在路門內宁在門屏之閒君位在路門外大夫位在中庭北面則過位復其位瞭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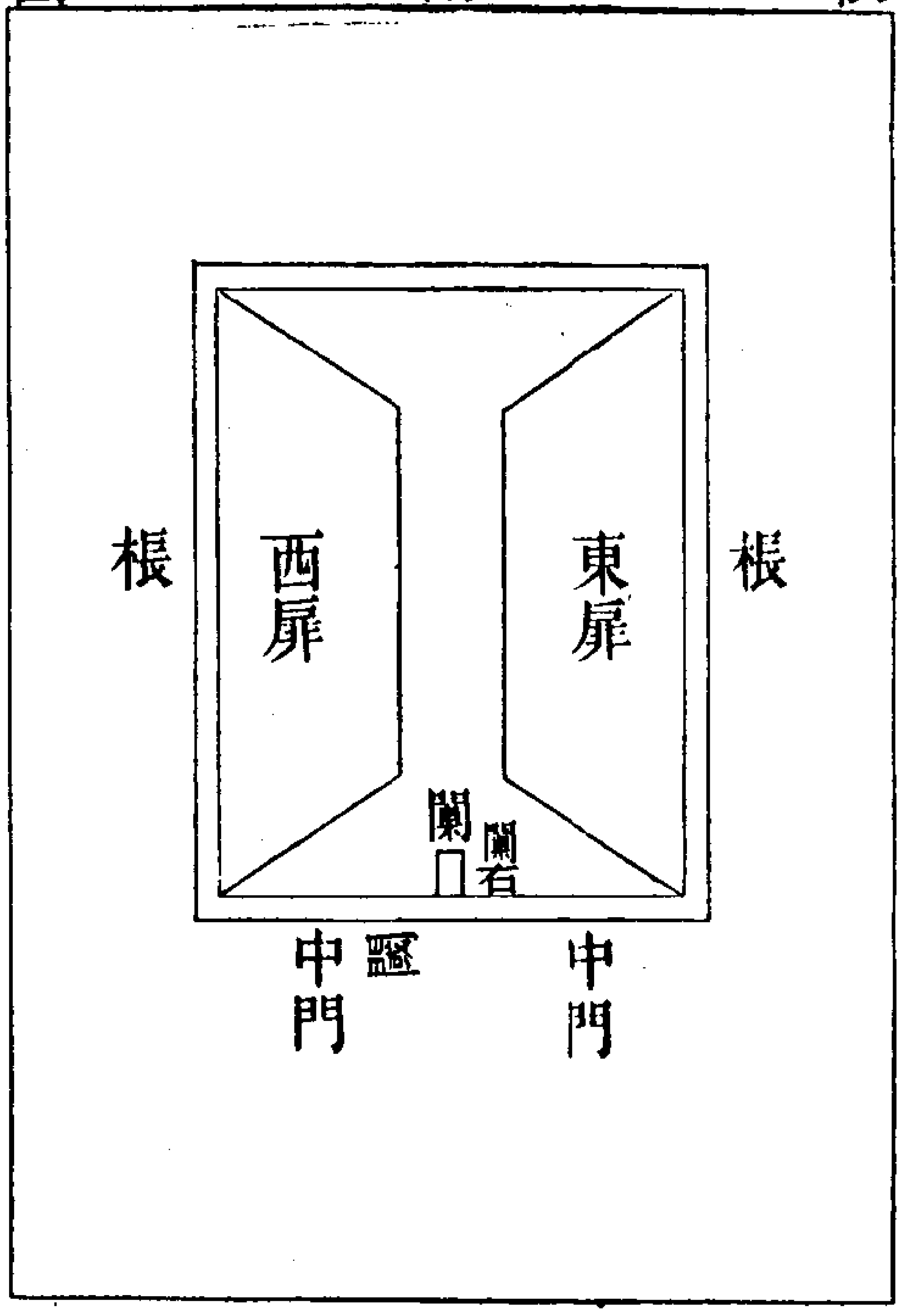
大夫士東堂圖



極
棟
南榮
北榮
內有東西通壁壁之北分爲東房中室西室
內有東西短壁抵於序壁北卽夾室
東堂
坫
東階

案人君之堂屋檐四注其東堂西堂卽在東西宇下矣大夫士之堂謂之夏屋南北兩下而已其東西堂之制度舊皆無圖馬氏駉儀禮易讀有堂室側圖横列五柱中一柱當棟旁兩柱當前後楣又旁兩柱當前後庪若如其圖則無處爲堂矣竊謂棟之下與前後庪之下固皆有柱楣之下則當爲横梁以承楣而於前楣下爲堂之正中棟下卽夾室之南壁柱在壁中後庪之下卽北堂之東北角其外有東墉横梁之上不能爲墉當有裝板以蔽風雨朱子殿屋厦屋說曰横棟之外有板下垂謂之搏風柱在東墉之北端惟前庪下一柱在堂之東南角無壁其外爲坫此圖據東堂爲之也西堂倣此

棖闑圖



案門之制上横爲楣下横爲閾兩旁長木爲棖中央短木爲闑闑一名梱說文梱門橛也郭璞爾雅注作闑君臣出入皆由闑東賓客出入由闑西闑東闑西皆以棖闑之間爲中門惟乘車出入則由兩扉中央夾闑而行史記楚王欲民高其車孫叔敖教以高其閭曰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云云則車行夾闑可知賈公彥聘禮疏謂門有兩闑其誤顯然既夕禮曰甸人抗重出自道薦馬馬出自道敖氏繼公曰車馬出自道者象其生平之出必中道也案道謂門道門之中央也喪車輪卑迫地而行地官遂師共蜃車之役注曰蜃車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既夕禮商祝飾柩疏曰柩車即周禮蜃車四輪迫地於其出也必先去闑故甸人抗重輿薦馬皆得出自道矣若生時乘車出入則必兩輪夾闑而行也車軹高三尺三寸軹轂末也戴東原曰當作軒軸之下仍有伏兔江氏曰伏兔置於輿底其長當一尺四寸有奇然則閾之崇不過尺許而已朱子曰如今城門石墩言其高如之也

閾爲門橛與臬不同爾雅橛謂之闑此謂門橛也又曰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此謂平地之橛樹之以爲標識者也說文臬射準的也即爾雅在地者

謂之臬矣又考工記匠人置槷以縣眡以景鄭注曰槷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引爾雅云在牆者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是臬與闑顯然不同郭璞謂臬即門橛誤

說文梱門橛也徐鍇繫傳云謂門兩旁挾門短限

案梱門橛也者謂中央所樹短木也繫傳謂在門兩旁其誤與賈公彥同

閾亦名閫士冠禮闑西閾外鄭注曰閾閫也曲禮外言不入於梱注曰梱門限也是閾亦名閫與闑異物而同

名禮有闑西閾外之文則門有闑又有閾車行出入闑可以不去閾則必去也名義考曰古者多乘車入門必脫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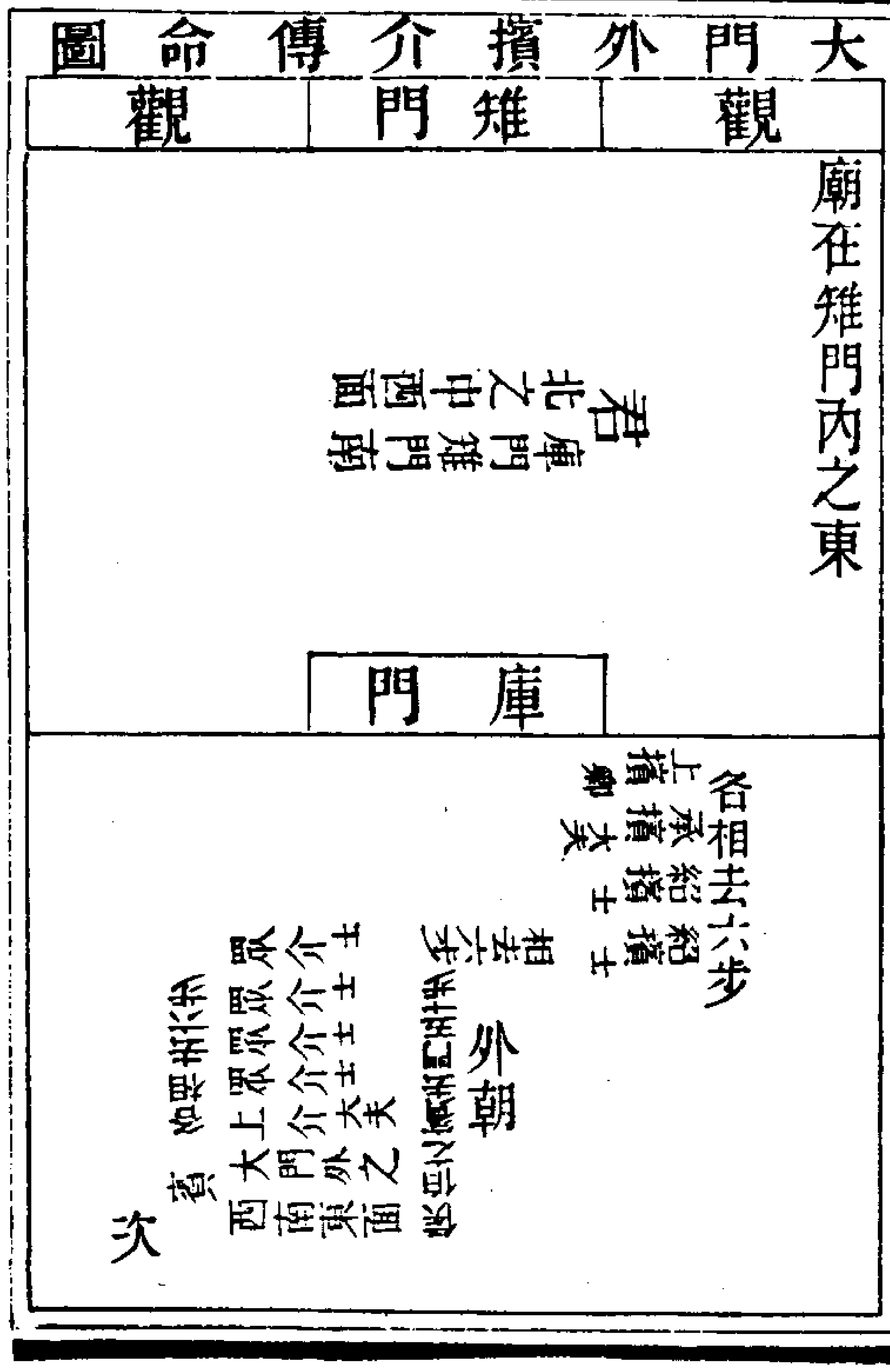
楣有二義說文楣秦名屋邊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此指屋檐爲楣也聘禮公當楣再拜此指庋之內棟之外橫梁爲楣也此二者皆非門楣之楣爾雅楣謂之梁郭注曰門戶上橫梁也案爾雅楣謂之梁樞謂之椳樞達北方謂之落時此皆據門而言此楣謂門楣也說文有楣字解云門樞之橫木俞蔭甫辨爾雅楣謂之梁楣字當作[木冒]今案[木冒]取覆冒之義與梁義異爾雅旣云謂之梁則不得作[木冒]字說文繫傳云[木冒]門楣橫木門上樞鼻所附或亦連兩鼻爲之以冒門楣也案冒門楣當云冒門樞蓋門之開閉在樞樞之運轉在鼻[木冒]卽所以爲樞鼻也[木冒]附於楣在門內而楣則見於外者也亦有以鐵爲樞鼻者則無所用[木冒]矣

後學丁世澤校

鄉黨圖考補證卷二

黃縣王漸鴻著

圖說下



案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此賓之介數可考見者也主國之擯數無文可考鄭康成謂公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據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之擯數當從之呂大臨據大行人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謂上公擯當用三人侯伯二人子男一人敖繼公據聘禮經有上擯承擯紹擯之文謂諸侯之待聘賓概用三人孫敬軒則云王之擯用介數之半蓋以示其自降於賓之意王待諸侯如此諸侯於朝聘之賓可知上公之卿七介則擯者四人侯伯之卿五介則擯者三人

子男之卿三介則擯者二人說各不同如呂氏則子男之一擯不足以稱旅擯如敖氏概用三人則又無尊卑之差如孫氏則但論賓來之介數反不見己國之尊卑皆不若鄭說爲允今依圖考從鄭君賓主皆依侯伯之國圖之介五人擯四人上介之下圖考稱承介末介今概稱衆介者上介之下皆士介也

聘禮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鄭注曰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　案當云在大門外之西南　注又曰

於是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　案考工記匠人市朝一夫方各百步也外朝之地亦方百步賓之次在大門外之西南擯介既陳賓出次東面立上公之賓去門七十步侯伯之賓去門五十步子男之賓去門三十步據賓主皆侯伯之國於五十步之內陳四擯五介各相去六步三丈六尺則上介近賓上擯在門外近門矣中除末擯與末介相對南北列者共八人　注又曰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

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　案介紹傳命介當在賓之前不當反退在後門闊二丈四尺末擯末介既相去三丈六尺則當門之兩旁也賓蓋在上介之西南不得直闑西賓之在廟門外也立接西塾此大門外雖無塾亦可證其不直闑西且直闑西則與門內相望不成禮體鄭君誤謂旅擯不傳命上擯揖賓俱前揖而請事故擯介皆退在後今考之旅擯即臚擯擯介臚傳辭命不

得退在後也（旅擯傳辭說詳朝聘考）又案皇侃論語義疏謂介向西北迆邐斜陳擯向東南迆邐斜陳此因鄭氏謂上介在賓西北承擯在上擯東南遂致此誤賈氏聘禮疏曰擯介皆直陳非斜陳

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案賓先入次擯介旣陳而後賓出次公迎賓于大門內傳辭旣畢上擯納賓君不出大門皇氏謂賓去門九十步而下車面向北而倚主人出門東邊南向而倚皆誤兩君相見其擯介傳辭時主君亦不出大門傳辭旣畢然後君車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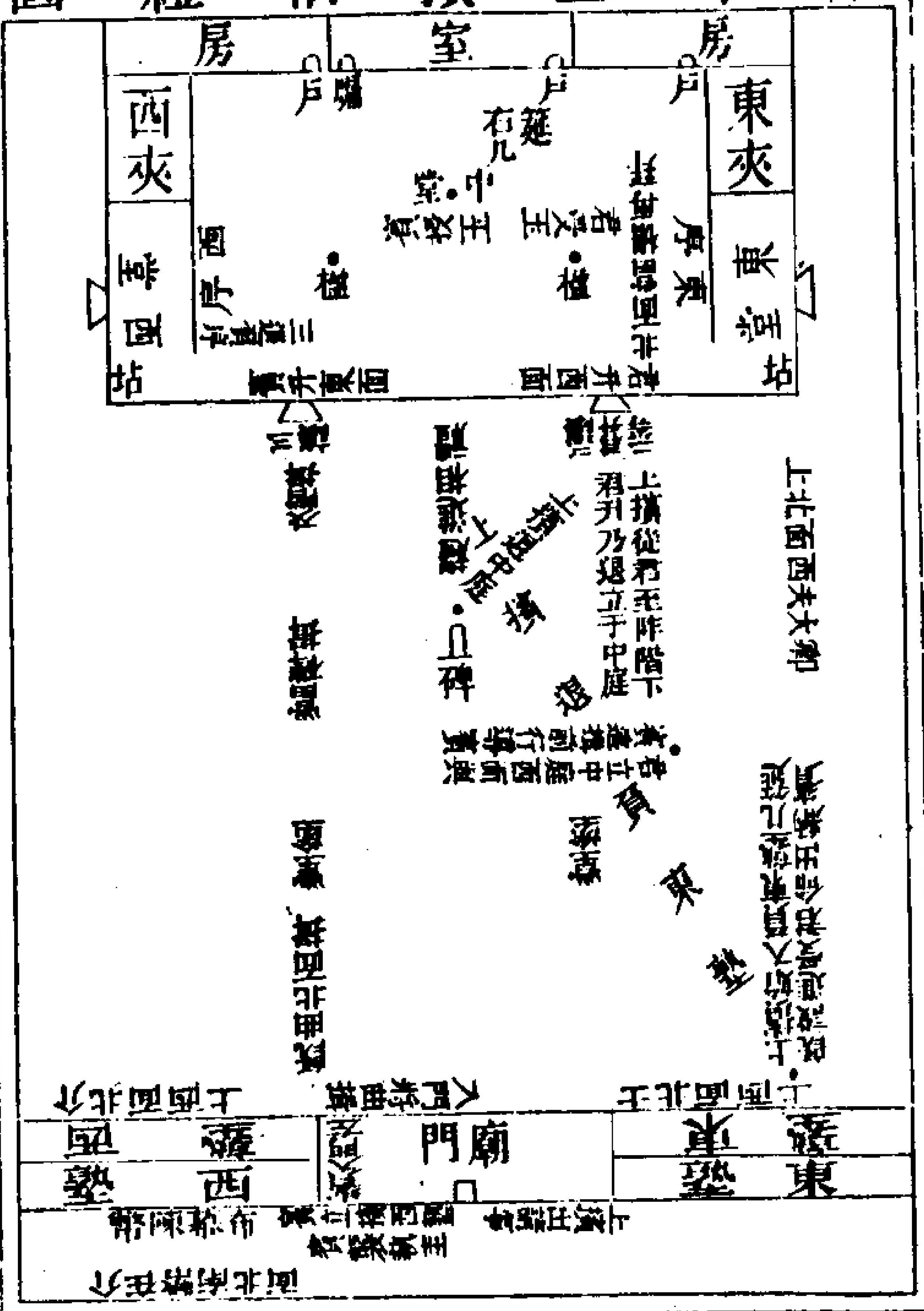
大門而迎聘禮則君始終不出大門此公迎賓之位敖氏繼公曰君在門東西面江氏圖考君立門內南面案敖說爲是江氏誤也蓋此時賓立大門外之西南東面君立大門內中門外之稍東西面秋官司儀曰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鄭注曰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彼注是也蓋正東向謂之朝是背客正西向謂之夕是背主然則主君在門內西面賓在門外東面必矣聘禮注謂賓直闑西北面誤江氏亦從而誤

聘禮賓入門左君再拜賓辟鄭氏曰南面拜迎敖氏曰西面拜迎　案鄭說是也曲禮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旣云迎拜足見是南面拜矣賓入門左者入闑西也賓入闑西將曲之時君遙見之卽南面拜迎君拜之時賓卽曲而西是謂賓辟非待賓介立定而後君拜也鄭氏以入門左爲內賓位誤據賓入廟之時入門將曲君遙見之而與賓揖（廟中三揖之節賈氏云初一揖賓入門及霤君在中庭遙揖之是也）此處無揖（旣拜迎而後揖賓入）故知君拜卽在將曲之時不然旣入門矣豈有賓主不相顧直待賓西行北旋東面立定

而後拜之乎

君拜迎之處與拜送之處當是一處聘禮君迎賓于大門內又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而司儀云出及中門之外是大門內卽中門外取節於南北之中也先儒謂廟在大門內入大門東行卽至廟門故迎賓送賓之處不得不逼近大門今知廟在中門內則知大門內與中門外正是南北之中與廟中立於中庭同例（廟中君立中庭說見後）

廟中上擯相禮圖



案聘禮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鄭注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此卽負東塾之位也士門東西上上擯東上少進者不與士相統也上擯止一人而言東上者明其立處近東也上擯始入門東東上負東塾几筵既設進受命於君出納賓賓入君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君先升二等是時上擯隨君至阼階下詔相君之揖讓升階諸節常在君右少儀曰詔辭自右君既升上擯退中庭是由阼階下退至中庭圖考由負東塾之位退至中庭誤敖氏繼公曰擯者至是而退則鄉者從公立階下矣凡公與賓爲禮擯者皆贊之

士昏禮納徵執皮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鄭注曰中庭位併士喪禮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是皆以參分庭一在南爲中庭也聘禮公立于中庭賈氏亦謂參分庭一在南見賓入門左三揖疏圖考從之今考聘禮歸饔之節曰米百筥設于中庭鄭注曰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賈疏又謂上文公立于中庭亦南北之中是公立中庭之位賈氏實無定見竊謂參分庭一在南與東西南北之正中皆可謂之中庭而皆非待賓容之位敖氏繼

公曰公蓋西面是也惠定宇云聘禮公立于中庭立讀爲位引爾雅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今案爾雅所云羣臣之位耳惠氏引之以爲公立中庭之證非也然主君待賓客宜在左惠氏知之矣蓋君若立東西之正中則當南面而司儀曰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是廟中待賓君宜在阼階之南西面但取節於南北之中爲中庭耳凡賓主之禮主常在東不得居中位正南面以臨賓也聘禮還圭之節曰大夫降中庭賓降彼大夫降自西階由西階下之堂塗而出而云中庭

是以西階之南爲中庭燕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謂賓入門左由堂塗向西階之時也而燕義云賓入中庭是亦以西階之南爲中庭可證阼階之南亦云中庭矣士喪禮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賈疏曰在門右南北當中庭既夕記大夫逆降復位鄭注曰中庭西面賈疏曰直東序是賈氏亦知門右（門東）南北之中與東序之南皆云中庭矣然則聘禮公立于中庭亦中庭西面當直阼階之南稍東也蓋中庭猶言庭中凡庭中有可取以爲節者則取其節以名之若門東門西東塾

西塾碑南碑內當碑階間階東階西當東坫當西坫當東榮當東序當霤是也其無可取以爲節者經概云中庭不拘一處也故聘禮公降立中庭阼階之南也大夫降中庭西階之南也鄉射禮中庭北面奠觶大射儀南面奠觶于中庭階間之南也此皆可以意得之者也聘禮米百筥設于中庭士喪記宵爲燎于中庭此皆東西南北之正中亦可以意得之唯士喪禮甸人置重于中庭恐疑爲東西南北之正中故特明之曰參分庭一在南此古人立文之謹也豈可概指中庭爲參分庭一在

南乎又中庭設碑鄉飲鄉射之設洗則又以參分庭一在北爲中庭矣（互詳後）

聘禮擯者退中庭鄭注謂鄉公所立處賈疏亦云與公立中庭同圖考從之今案擯者退中庭不與公立中庭同處也鄉射禮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此是階間之南爲中庭鄉飲酒禮階間北面奠觶可證也鄭氏鄉射注曰其故擯位賈疏引聘禮擯者退中庭以實之是賈氏明知擯者退中庭是階間之南其作聘禮疏謂與公立中庭同則因鄭注爲說不肯破注耳特

牲饋食禮賓弟子及兄弟之子中庭北面西上各舉觶于其長少牢饋食禮佐食脅設于階間注引特牲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此皆是以階間爲中庭其南北之節在碑內以北階間以南也聘禮擯者退中庭亦即此處蓋聘禮之擯由阼階下退中庭視堂上賓致命畢將進相君拜諸侯之堂七尺君在堂上東楹東擯者立阼階下仰視堂上爲不便故必退中庭也君與賓升堂而後退中庭賓致命畢即趨進相拜爲時無多若拘南北之中爲中庭一退一進勢不相及況更參分庭一在

南乎又賓之致命也上擯當與聞之愈知其去堂不遠矣

周禮司儀曰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　案君相卽上擯唯上擯入是承擯紹擯止於每門之外者皆不入也聘禮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亦不言承擯紹擯之入蓋待事於門外脫賓有事則遞傳而出欲其疾也（別有辨見聘禮通考）　本國卿大夫士之位聘禮不見然未有不入廟之理故鄭注曰君迎賓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卽位而俟之圖考謂不爲擯者是

也賓立接西塾注曰上擯亦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彼士亦不爲擯者也

庭詩案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賈疏此本國卿大夫立位又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鄭注統於門者非其正位避賓在此公食大夫禮士旣避賓而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則聘禮亦應避賓可知士旣立於門東北面則大夫與卿次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如公食大夫禮亦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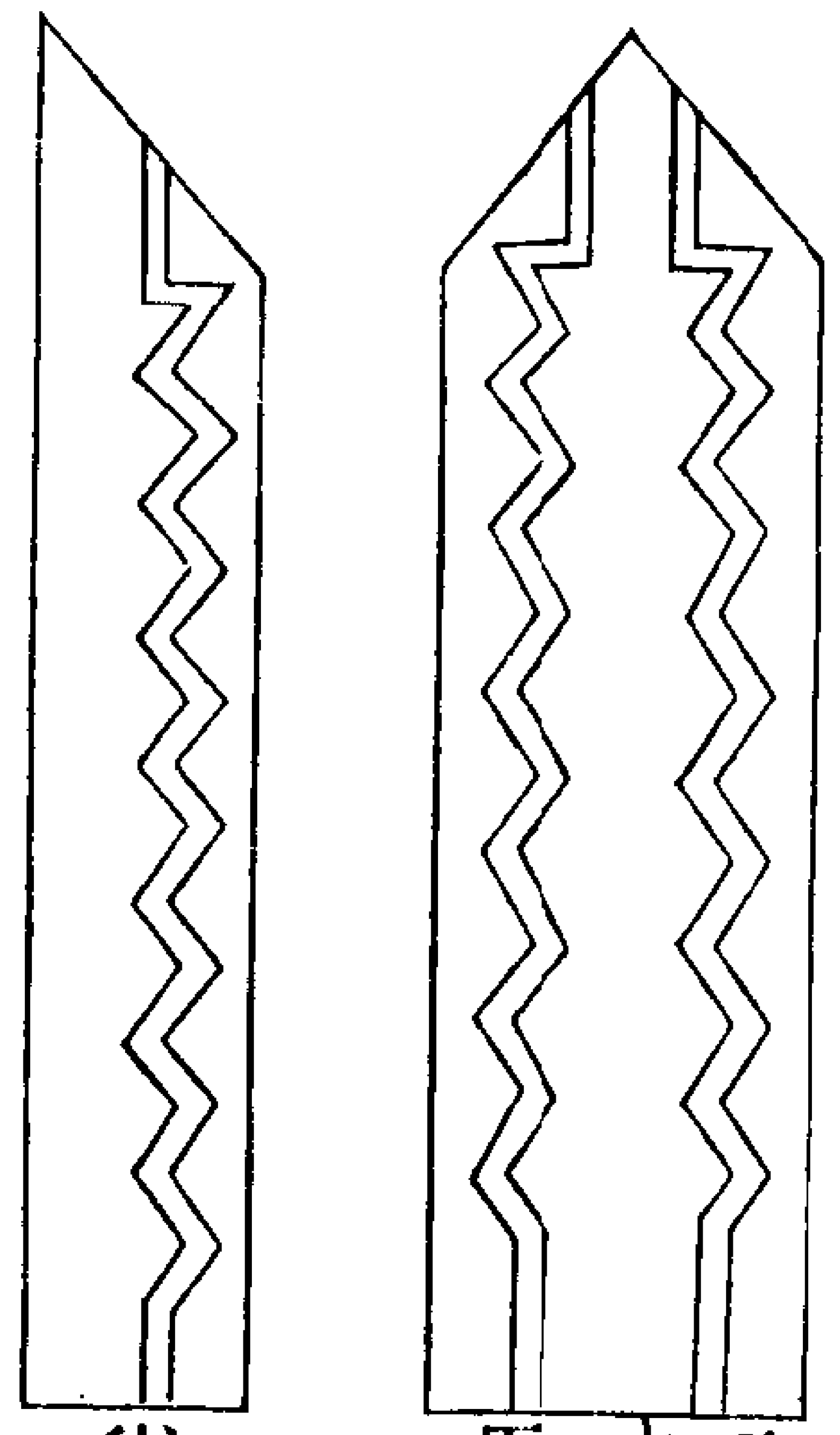
漸鴻案堂上授玉之儀敖氏繼公曰公西面賓東面是也江圖公南面賓北面誤矣醴賓之節曰受幣當東楹北面注曰亦訝受而北面禮主於己已臣也疏曰前行聘享時賓東面主君西面訝授受但以奉君命故賓不北面此以主君醴己已臣也故北面受異於聘享時也覿此則聘之授玉與享之授幣公西面賓東面注疏有明文矣私覿之禮賓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亦是以臣禮見故亦北面

聘禮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　案中堂東西南北之正中也中堂與東楹之

閒謂中堂之東而稍南東楹之西而稍北正所謂君行一臣行二者也中堂與東楹不正相當故注曰入堂深蓋君鉤楹而西行賓鉤楹而東行賓行疾則至中堂與東楹之閒矣張皋文（惠言）聘禮圖云東楹之閒正當楹北非是私覿之授受當東楹乃正當楹北矣賓益恭也

瑑圭璋圖

瑑圭　瑑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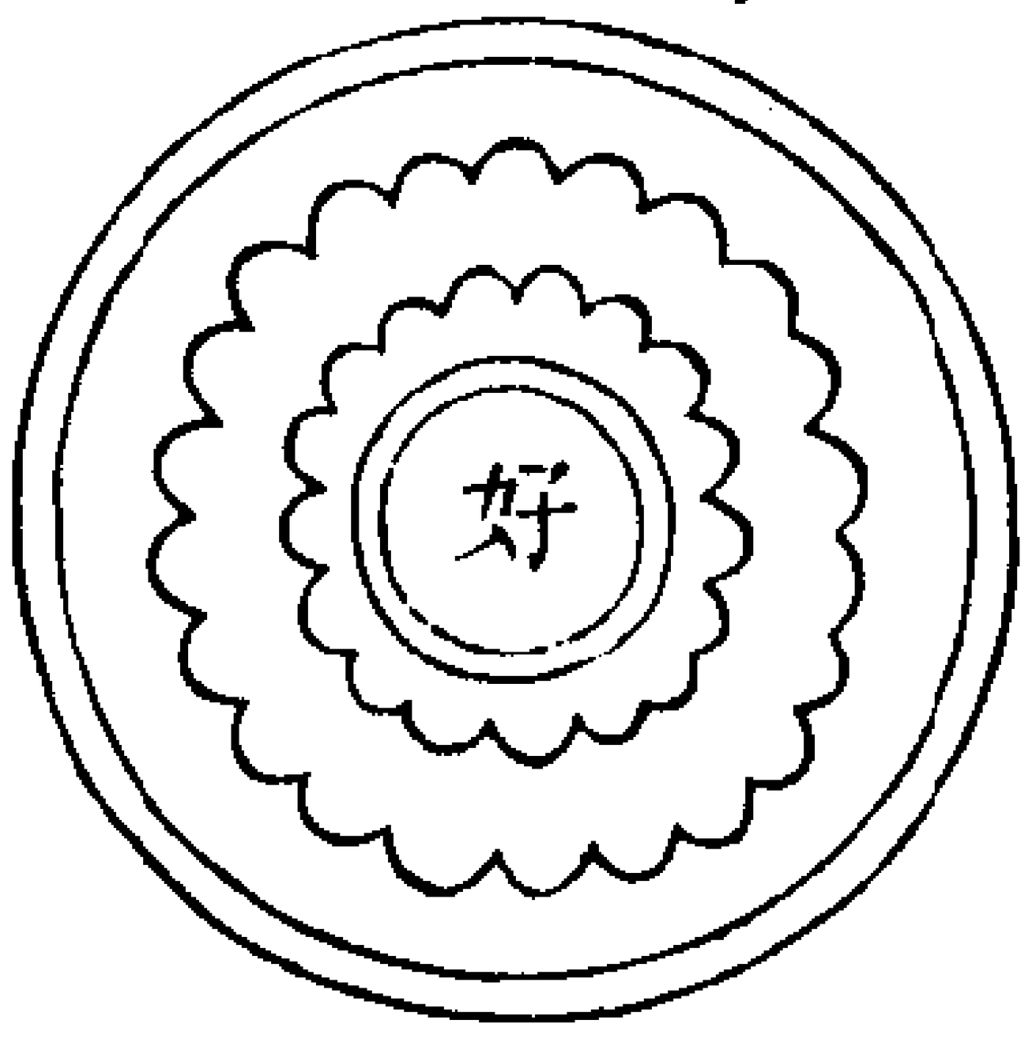


公之臣八寸侯伯之臣六寸

半圭曰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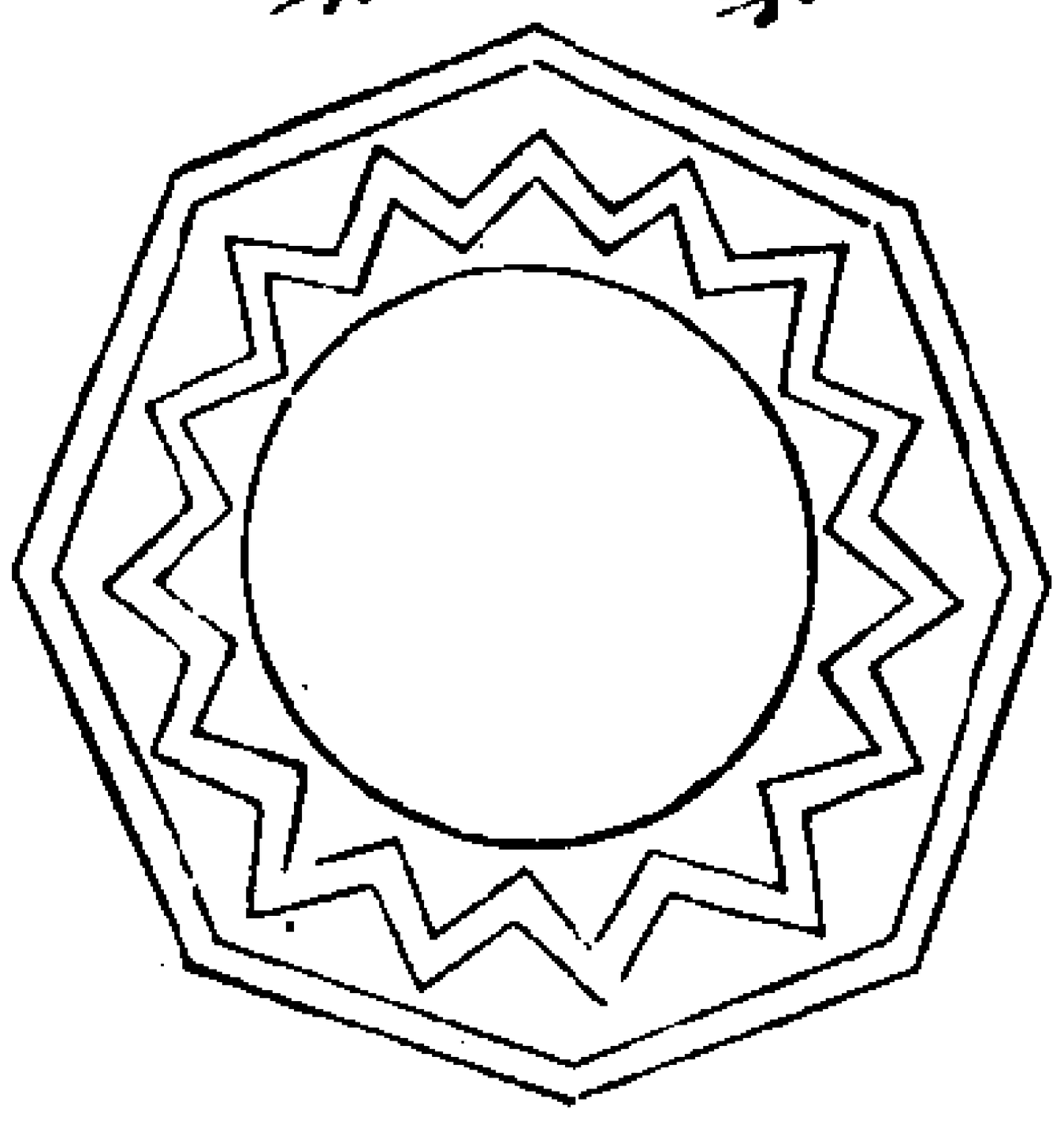
瑑璧琮圖

瑑璧



肉倍好謂之璧璧孔謂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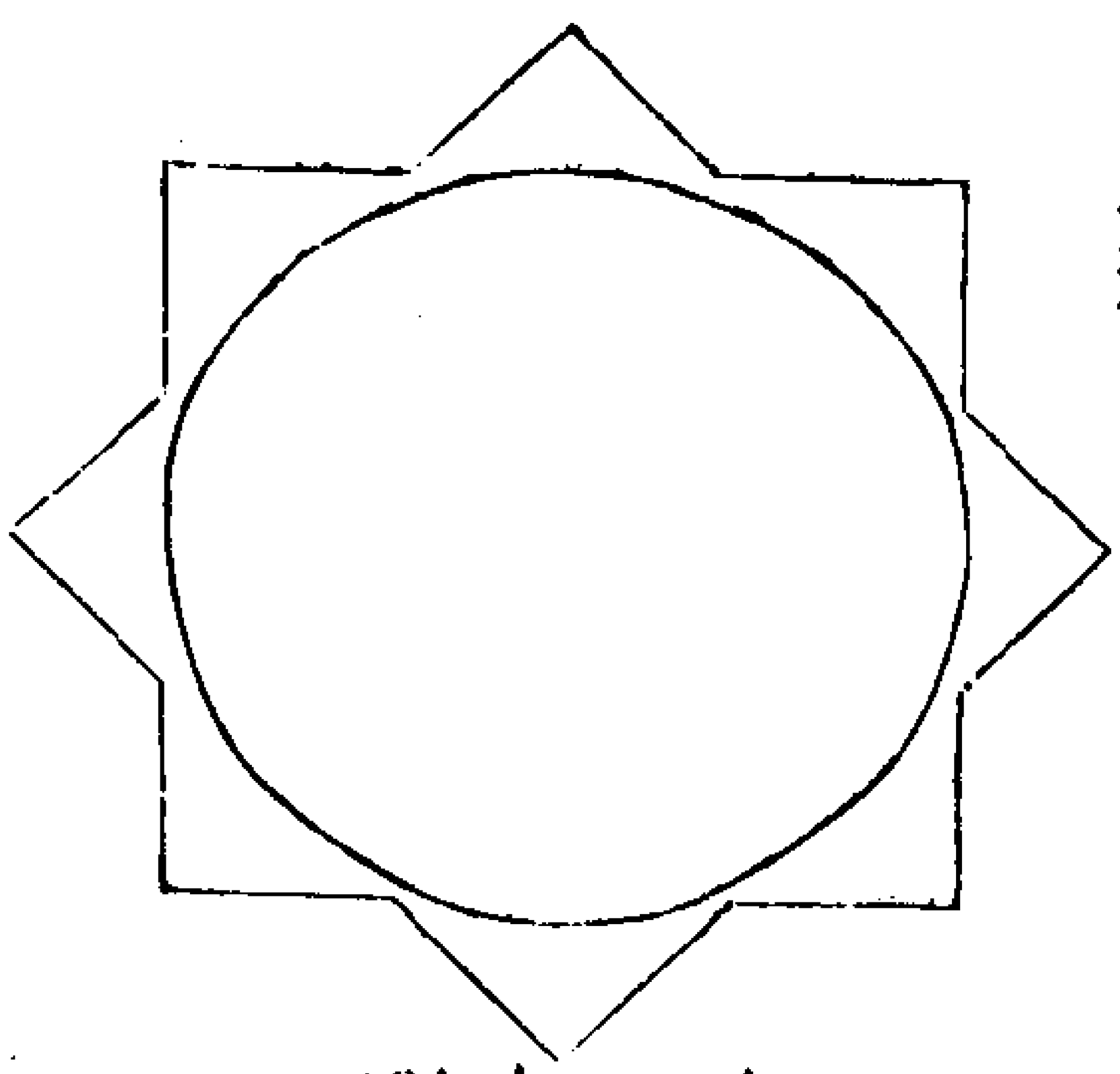
瑑琮



外八角而中圓無好八方之徑八寸

大琮圖

附考大琮圖去其八角鋒即得瑑琮形



外八鋒中圓四方面各八寸八角鋒相距各十二寸

案周禮典瑞瑑圭璋璧琮鄭司農曰瑑有圻堮瑑起圻堮之形未聞諸家舊圖各各不同蓋皆以意繪之今皆遵　欽定周官禮器圖半圭曰璋圭長六寸璋圖半之得其長之半今亦遵周官禮器圖又江圖瑑璧瑑琮皆無圻堮蓋坊刻失之

白虎通瑞贄篇曰方中圓外曰璧又曰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甯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又曰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　案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以此觀

之則璧不得內方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鄭注曰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亦無璧方象地之說瑞贄篇又曰圜中牙外曰琮　案此與說文合說文玉部琮大八寸似車釭徐鍇曰謂其狀外八角而中圜也外八方中虛圓云云虛圓蓋於中刻爲圓象非有好考工記於璧言好而於諸琮皆不言好駔琮且有鼻矣是琮無好也大八寸外八角是爲瑑琮大琮則十有二寸有鉏牙爲八鋒古玉圖考以玉釭頭爲琮其大琮乃高八寸非大八寸中空爲筩外四隅爲觚棱非鉏牙之形與考工記不合其諸琮皆體高而中爲筩若然則聘享時束帛加琮不可執以行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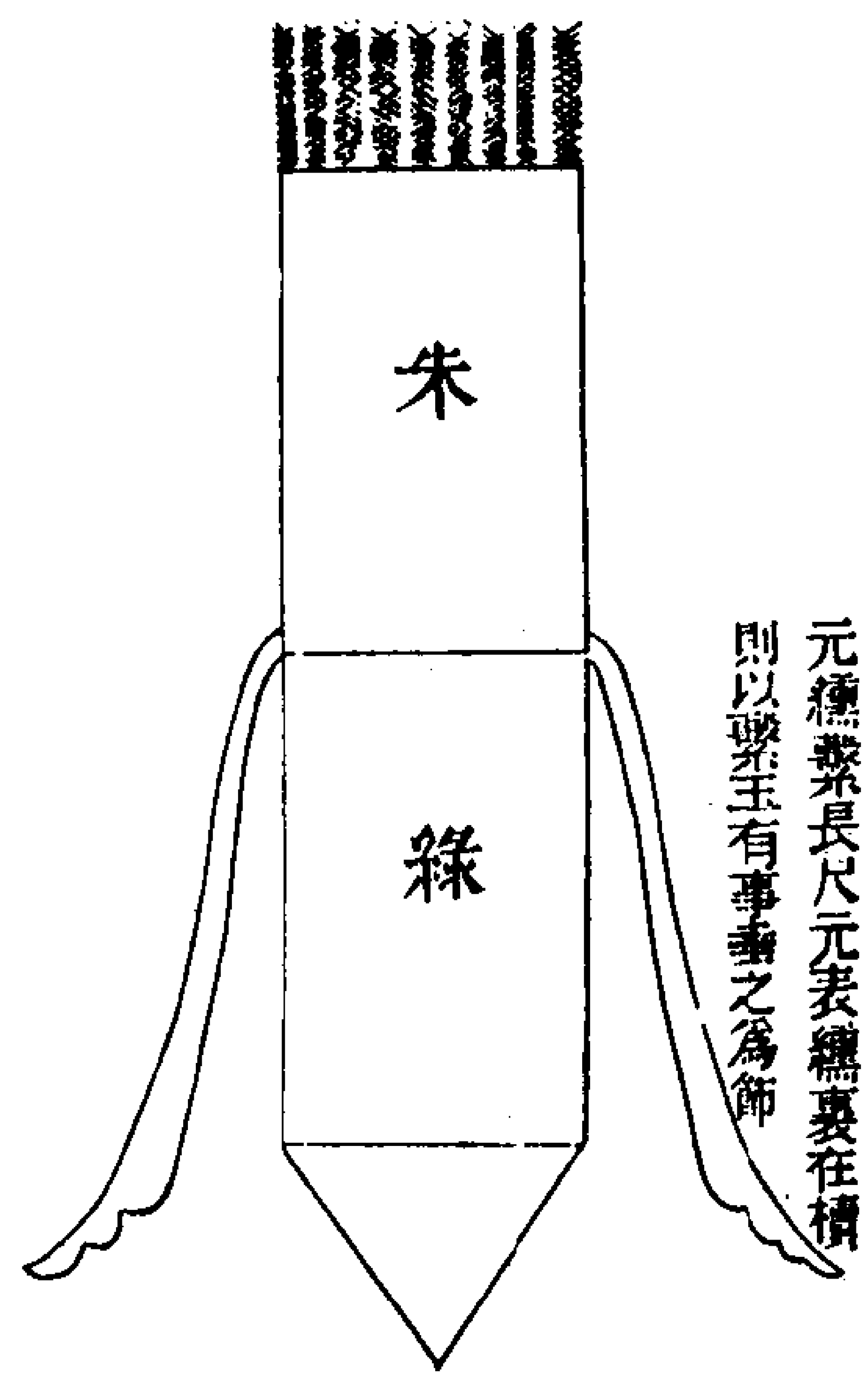
考工記玉人曰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鄭注琮體八方射其外鉏牙賈疏曰據八角鋒故云鉏牙　案有鉏牙者大琮也大琮之身八寸八角鋒各射二寸則兩角鋒射四寸相距十二寸也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皆不言射則皆無鉏牙江氏瑑琮圖無鉏牙是也而作四方形則失之周禮典瑞言瑑琮八寸段若膺說文解字注曰除去射四寸則瑑琮之八方徑八寸此解瑑琮最明晝盞去大琮之八角鋒卽得瑑琮形欲考瑑琮不得不先考大琮矣

考工記玉人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注曰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也　案記言諸侯自相朝也注兼言聘是朝享聘享於夫人皆用瑑琮上文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此云瑑琮八寸以享夫人是聘玉享玉皆有瑑文不言瑑璧以享君者疏云文略耳是也公侯伯之國聘君以瑑圭聘夫人以瑑璋享君束帛加瑑璧享夫人元纁束帛加瑑琮子男之國聘君以瑑璧聘夫人以瑑琮享君以琥加於繡享夫人以璜加於黼束帛加璧者璧色繒十端共爲一束加璧於其上也十端五匹每匹自兩頭卷之爲兩端故又謂之兩十端卽五兩元纁束帛加琮者元帛纁帛共爲一束三元二纁合之亦十端而加琮於其上也圖考云帛爲璧色繒十端爲束上下各五卷三元二纁各加璧琮於其上語未明晰似有舛誤

禮記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　案此引贊大行蓋古禮篇名周禮子男執璧此執五寸之圭者夏殷禮與金誠齋云璧亦圭之類故通稱圭也案此說與博厚剡上

之文殊不合曲禮凡贄諸侯圭彼不言璧者文略耳金氏據曲禮謂璧可稱圭恐不然或又據覲大行及曲禮兩處皆不言璧以議周禮謂子男不執璧尤不然

瑑圭繅藉組繫圖



庭詩案鄭康成覲禮注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板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陳祥道駁之云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無據也案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此正鄭氏所據皆字冠至博三寸其博其長固視玉之大小卽其厚亦視玉之厚

漸鴻案繅之大小視玉其剡上亦視玉此圖剡在下者屈之則在上此垂繅圖也璋璧琮皆有繅大小亦如其玉

敖氏繼公曰繅以帛爲之表元裏纁　案敖說非也命圭之繅朱白蒼三采瑑圭之繅朱綠二采經有明文敖氏謂表元裏纁因元纁繫之文而誤也然彼繫也非繅亦名繅藉藉必在下覲禮記曰奠圭於繅上是其證也也敖氏又謂屈繅是揜於玉之上今案繅所以藉玉故執圭屈繅亦是以繅藉於玉之下而執之豈揜於上之謂乎繅以韋衣木版大小如其玉然後可以藉玉也

春官典瑞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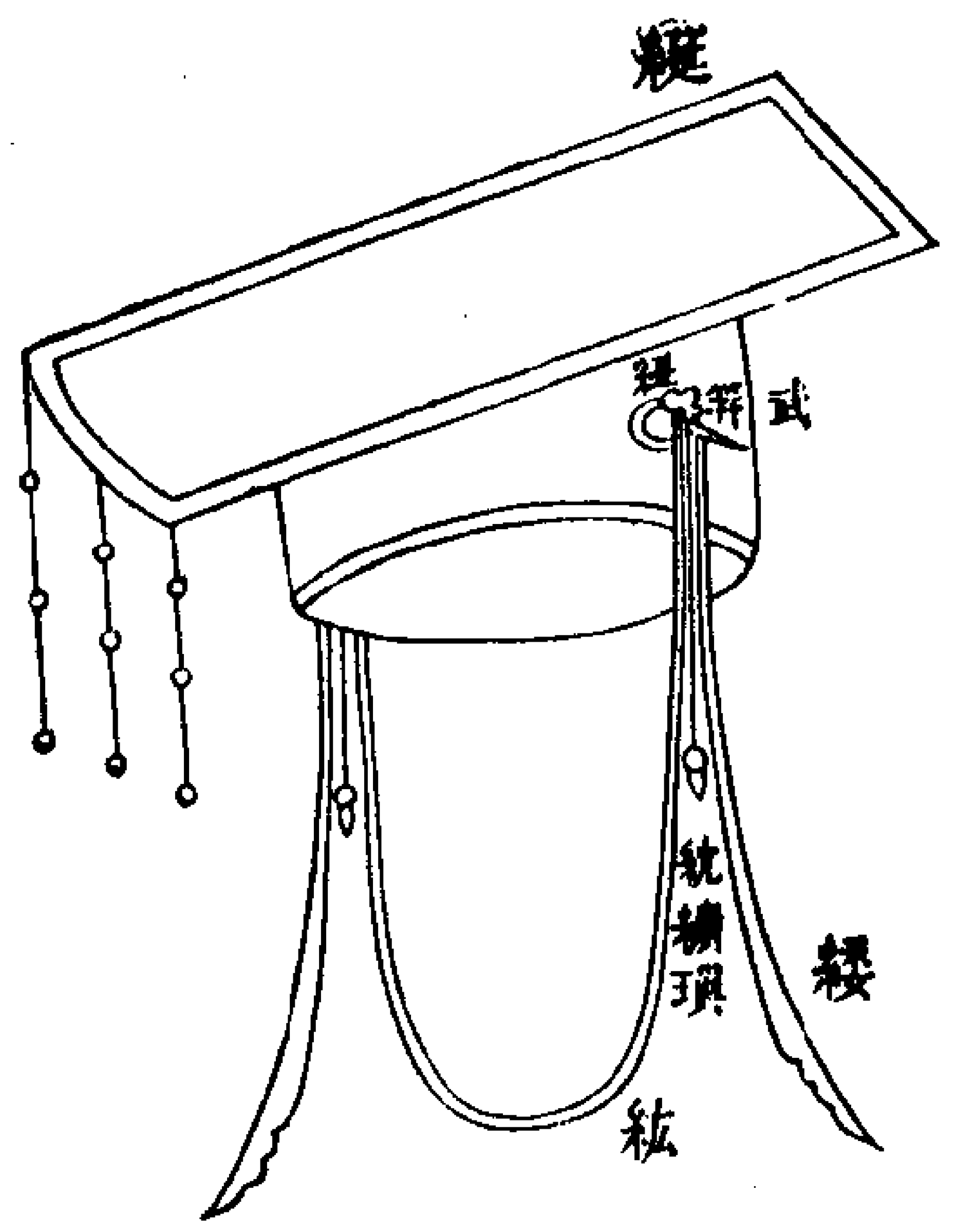
會同於王琢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　案雜采成文故曰繅三采三就者朱白蒼朱白蒼所謂三采六等也二采再就者朱綠朱綠也琢圭璋璧琮繅二采一就者上朱下綠也江圖作朱綠朱綠是再就非琢圭之繅就矣聘禮記朱綠繅八寸鄭注云二采再就彼注誤疏爲圓之曰一采爲一就二采共爲再就是仍一朱一綠非有兩朱綠也圭考引春官典瑞疏曰二采一就者謂朱綠二采共爲一就也得之

聘禮記問諸侯（問卽聘）　朱綠繅八寸（疏曰據上公之臣侯伯之臣則六寸子男之臣則四寸）　皆元纁繫長尺絇組鄭注曰采成文曰絇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爲地（絳卽纁）　案此注皆用五采組一句當在采成文曰絇之下傳寫亂之遂不可解反似元纁繫與絇組爲一物矣曲禮有藉則裼孔疏云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一者絇組垂之此誤以元纁繫爲絇組矣獨不思采成文曰絇而記言元纁繫又云絇組則元纁非卽絇元纁繫非卽絇組也賈氏云此組繫亦名繅藉吳中林儀禮章句云絇卽元纁二色雜以成文又云繅爲繫之餘

此皆誤獨不思藻以朱綠長八寸繫以元纁長尺烏得以繫爲繅藉又烏得以繅爲繫之餘也今以記文詳之不但繅與組繫非一物卽組與繫亦的是二物士喪記幎目握手纊極皆有組繫彼是以組爲繫故組繫爲一物此記是以元纁爲繫以絇爲組組繫非一物也絇組者鄭云皆用五采組是絇爲五采元纁繫者古以元纁爲帛之名謂以元纁二帛爲繫（元表纁裏）長尺者所以束玉與繅注謂無事則以繫玉是也此在繅之兩旁無事則以繅揩疊於玉之下以此元纁之繫束之而藏於櫝有事執玉則繅有垂有屈屈繅則並繫屈而執之垂繅則繫亦垂之爲飾注所謂因以爲飾也其絇組則今之雜色絲條耳雜記紃以五采注曰若今時條也內則織紝組紃疏曰組紃俱爲條薄闊爲組似繩者爲條案對文組與紃異散文則通名爲組玉藻元組綬朱組綬皆以似繩者爲組繅藉之有絇組亦是似繩者之組此組所以綴繅於玉者也在繅之上玉之下使相聯屬令繅可垂可屈也圖考絇組在圭與繅之間是也而又謂別用元纁絇組長尺無事以繫玉有事不用是亦誤元纁繫

爲絇組且失鄭注因以爲飾之意

元冕圖



案冕有前旒無後旒圖考已辨之矣春官司服曰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是卿大夫皆元冕康成謂再命之大夫二旒一命之大夫無旒後儒亦有知其誤者而說多參差或謂三命三旒再命二旒一命一旒或謂再命一命皆二旒今案一旒不可以爲飾賈氏巳言之二旒之冕於經亦不見禮器以文爲貴天子之冕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冕至三旒而止無二旒者禮器所言王朝卿大夫士制也孔氏謂似夏殷禮非是說詳禮記條辨本條下諸侯之卿卽上大夫大夫卽下大夫諸侯無中大夫經言其

服自元冕而下則上大夫下大夫同元冕無三命再命一命之異可知孤之服希冕而下有元冕三旒卿大夫元冕如孤之服則皆三旒無二旒一旒之異又可知也孔子是一命大夫其冕亦如孤之服元冕三旒也江氏謂孔子是無旒之冕信鄭背經矣　周無無旒之冕周初禮制未定則有之而其制尊於有旒周書王會解曰天子與唐叔荀叔周公太公冕無繁露繁露卽旒唐公虞公殷公夏公太史魚大行人郭叔冕皆有繁露是無旒之冕尊於有旒

卿大夫冕皆三旒服皆一章其尊卑之差降當別有辨左傳成公二年公會晉師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襄公十九年公享晉六卿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二十六年鄭伯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三命再命一命之服必有異矣司服疏引舊說云衮冕九章以至鷩冕毳冕以下皆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命數若無小章希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元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

命一命明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案此說甚是章別小章章依命數者謂山龍藻火之類每物皆有重數也王會解天子朝服八十物（衮冕九章重之則九九八十一物言八十物舉成數也）唐叔荀叔周公太公朝服七十物（天子之公八命服鷩冕加賜一命則服衮冕亦九章雖九章仍用八起數重之則八九七十二物舉成數曰七十物）唐公虞公殷公夏公朝服五十物（諸侯七命者鷩冕七章重之則七七四十九物舉成數曰五十物二王之後為上公而亦服七章者蓋是時猶未受九命之服）彼朝服即冕服也八十物七十物五十物即小章之重數也卿大夫之服元冕一章者衣無文裳刺黻然則三命之大夫裳刺三黻再命大夫二

黻一命大夫一黻所謂如其命數也陳祥道不信小章之說謂舜十二章之服日月星辰必不皆十有二不知小章重數所以別尊卑之同服者也十二章之服唯天子服之無與同服者自不須以小章為別矣

圖考服制等差圖曰大夫弁瑱紘無考今考毛詩傳以充耳以青為卿大夫之服是謂卿大夫青玉為瑱也陳祥道禮書圖曰卿大夫瑱元紞青纊案陳氏以充耳以青為青纊然則尙之以瓊瑩必是青玉（充耳有纊又有玉說詳衣服考）弁與紘之制無正文禮器以管仲朱紘為僭鄭氏謂大

夫當緇組紘纁邊則大夫與士同緇紘（士冠禮爵弁笄緇組紘纁邊）笄天子諸侯以玉大夫士當以象陳祥道禮書自注禮王祀以玉路朝以象路王玉爵諸侯象觚王玉笏諸侯象笏皆象次於玉然則諸侯玉笄大夫士用象笄賈公彥釋士冠禮謂大夫士笄當用象案陳氏此說似有可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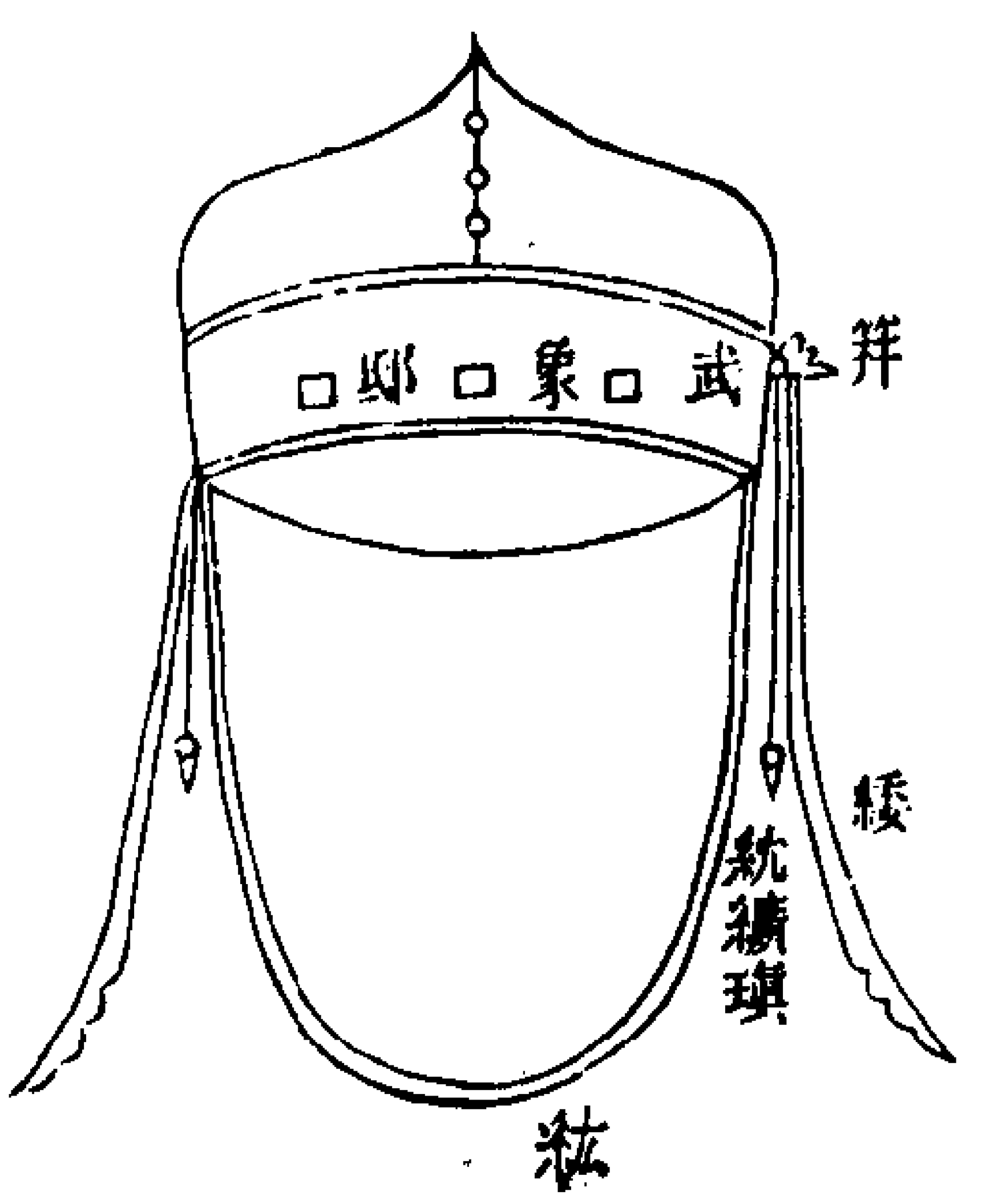
冕服九章之次圖考悉本康成而伏生大傳咎繇謨傳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龍士

山龍伏生秦漢間人其少時尚及周末而立説如此未知其有何所據又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以作繪並數又無日月星辰與粉米黼黻説皆與後儒懸殊與經文亦不相應康成注大傳未敢顯指其非但云元或疑焉陳直齋謂尚書大傳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未必當時本書也然則大傳亦難據矣然康成所定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繪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

以爲繡其序亦與尚書不合馬融説天子服自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而下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康成學於馬融而與師説異許氏説文𢇁字解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常裳幅一龍蟠阿上鄉段若膺注曰許於糸部引書山龍華蟲作繪云繪五采繡也此又云𢇁龍於裳其釋粉則曰畫粉也皆與鄭相反又周禮小宗伯疏文選大將軍讌會詩注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皆引孝經鄭注曰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案孝經鄭注鄭稱注也其説亦與康成異要皆各以意測難作準信禮家多從康成亦姑從之云爾其云周以日月星辰繪於旌旗冕服九章而止諸家亦不從也圖考有冕服九章圖今闕之又圖考有服制等差圖冕弁冠服所用圖亦多沿注疏之誤今亦闕之而附辨於各條之下

皮弁圖

爵弁韋弁倣此



大夫皮弁象邸玉璂皆三

案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會縫中也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結也（賈疏不解薄借綦之義案許氏說文作不借綥綥字重文作綦薄借不借音之轉屨也內則屨著綦）皮弁之縫中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此注但言縫中未言會縫之處劉熙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抃戴東原謂左右合而會之則其縫當在前後是也晉書天子皮弁縫十二諸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非是或據隋志弁之制高五寸前後玉飾亦非蓋弁之璂飾如冕旒之玉數冕有前旒無後旒弁亦但於前縫中著璂舊圖周圖皆有玉失之矣詩會弁如星星謂南方朱雀宿之星其數七詩美衛武公侯伯璂飾七故曰如星

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注曰玉璂如其命數韋弁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孤璂飾四三命之大夫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一命大夫與士無璂飾

案此無正文鄭但以意解之據司服卿大夫爲一等士爲一等鄭此注與司服注皆分三命再命之大夫爲二等又分出一命大夫使之與士爲一等顯與經背一命大夫冕而無旒禮家已辨其誤矣此云弁無璂飾其誤同然則上公璂飾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三士一蓋弁皆有璂猶冕皆有旒冕無一旒者一旒不可以爲飾也弁璂則不然故士弁當有璂飾一書顧命四人綦弁正是士弁有璂之證先儒謂士弁無璂故於顧命綦弁異說紛歧矣（有辨見弁服考）無璂飾卽爲素弁蓋弁色本白又無璂飾故曰素弁鄭氏謂素弁如爵弁而素孔氏謂素弁以素帛爲弁皆誤（檀弓弁絰葛而葬鄭注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孔疏謂以素帛爲弁身衰絰而首貢帛豈其然乎）

弁師象邸注曰邸下柢也賈疏曰弁內項上陳氏祥道

曰謂之柢不特施於項上魏臺訪議曰柢以象骨周繚弁下根柢

案弁後曰項象飾宜在前而賈云項上象飾宜外見而賈云弁內皆非也周繚弁下之說得之經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象飾之數當有多寡之差其數蓋如玉璂之數與　或謂象邸卽象揥令案詩鄘風以象揥爲婦人之飾魏風好人提提宛然在辟佩其象揥毛傳謂好人卽上文女手之人是也凡相辟男子皆右辟而讓其所辟者於左鄉射禮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是也女子則左辟內則女

第15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版反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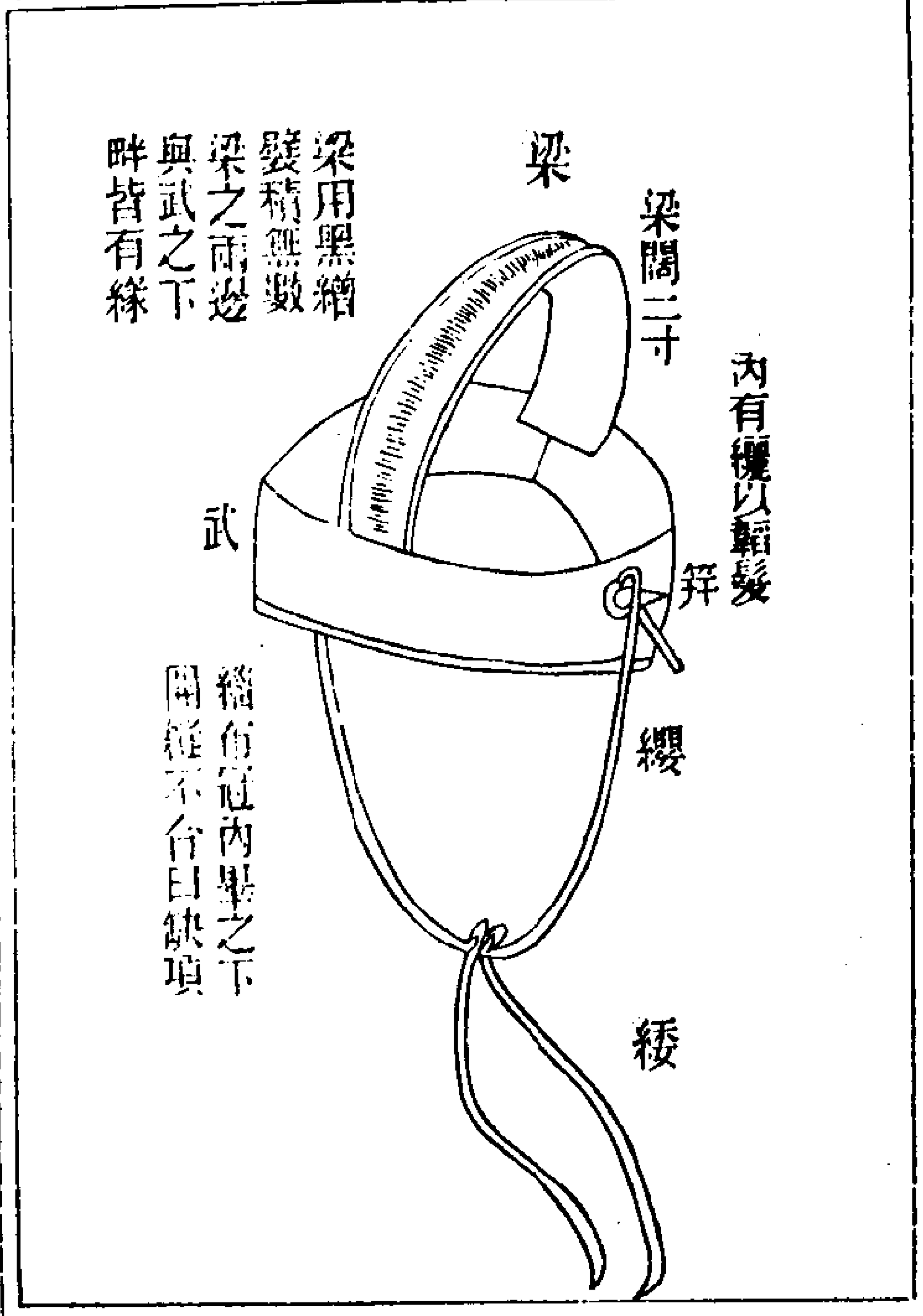
子由左是也詩言宛然左辟則象揥明是婦人之飾非弁師之象邸
賈氏弁師疏曰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　案冕弁二字皆象形冕覆以板上平故字从冃作平形弁乃合皮爲之上有合尖不得作平形說文弁作覍云冕也此漢儒相承之誤解然其字作覍其重文作㝸弁則亦非平形矣　蔡邕獨斷曰冕冠周曰爵弁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赤而黑如爵頭色前小後大又曰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者以布中古以絲

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　案蔡邕此說以爵弁爲冕也後漢輿服志爵弁一名冕如爵形鄭康成曰爵弁如冕而無旒蓋漢儒相承其說如此　陳氏祥道曰古文弁象形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　案劉熙陸佃陳祥道皆以爵弁爲弁形江君初作鄉黨圖考誤作冕形後作周禮疑義舉要亦作弁形
劉熙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
案三弁之解此最明晰皮弁爲鹿皮爵弁韋弁亦鹿皮也去毛用韋以色爲異耳爵弁爵頭色淺赤而微黑也韋弁茅蒐染淺赤而微黃也皮弁鹿子皮毛淺色白不去毛用本色故直稱皮弁　陸氏佃曰周官無爵弁韋弁卽爵弁　案爵弁爲士之上服而弁師但言韋弁皮弁不言爵弁則韋弁中固含有爵弁而司服則直言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是爵弁亦通名皮弁也其分言之則韋弁兵服也爵弁祭服也陸氏謂韋弁卽爵弁將以兵服爲祭服而可乎　司服以爵弁通名皮弁則知爵弁不用布弁師以韋弁包爵弁則知爵弁亦用韋或謂爵

弁一名而有用韋用布之異非也舊謂爵弁如冕故誤謂爵色布耳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疏曰周禮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列兵事韋弁服後云眡朝皮弁服則韋弁重於皮弁　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祭服之下先列兵服後及眡朝兵事重於眡朝也若其服則各有所宜耳聘禮君與賓在廟服皮弁及使卿歸饔餼於賓館則韋弁若謂韋弁重於皮弁豈賓館之歸饔重於廟中受聘乎賓之受饔餼也皮弁服上介之受饔餼也韋弁服士

介之受襃飾也朝服其輕重之差當以是觀之

元冠圖


梁
梁闊二寸
內有纚以韜髮
武
笄
纓
緌
梁用黑繒
襞積無數
梁之兩邊
與武之下
畔皆有緣
緇布冠內畢之下
兩縫不合曰缺項

案元冠之制舊圖各各不同江君此圖從喪冠得之因喪冠而得緇布冠之制因緇布冠而得元冠之制矣原圖質畧今詳加考訂如此

儀禮喪服斬衰章傳曰冠六升外畢鄭注曰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賈疏曰冠廣二寸前後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出玉藻縞冠素紕孔疏曰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既夕記冠六升外縪注曰縪謂縫著於武也外之者外其餘也　案吉冠內畢（即元冠）冠梁從武上向內縫之喪冠外畢則從武上向外縫之若如注疏說則武下不平

不適於用曲禮厭冠注曰厭猶伏也案梁在武上兩頭縫著武外壓其武故得厭伏之名敖氏繼公曰吉冠於武上之內縫合之凶冠於武上之外縫合之得之矣冠梁二寸有兩邊有兩頭下有冠卷則冠之形制皎然可見江君此圖與其考辨有可據矣　士冠禮記始冠緇布冠太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曰太古白布冠今之喪冠　案此漢以古之白布冠爲喪冠也易白布爲緇布則謂之緇布冠以元帛爲之則謂之元冠矣

金誠齋元端服考曰大夫以上其冠皆委貌委貌爲弁

制所謂冠弁也惟士元冠故少牢饋食禮朝服不言元冠士冠禮朝服必言元冠鄭以委貌爲元冠非也　案鄭以委貌爲元冠不誤金說非也檀弓曰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夫子大夫也羔裘元冠大夫之朝服也家語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往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是羔裘元冠諸大夫之朝服也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誰謂大夫以上無元冠乎玉藻歷言冕弁冠所用而不言委貌元冠卽委貌也儀禮言委貌獨在士冠禮誰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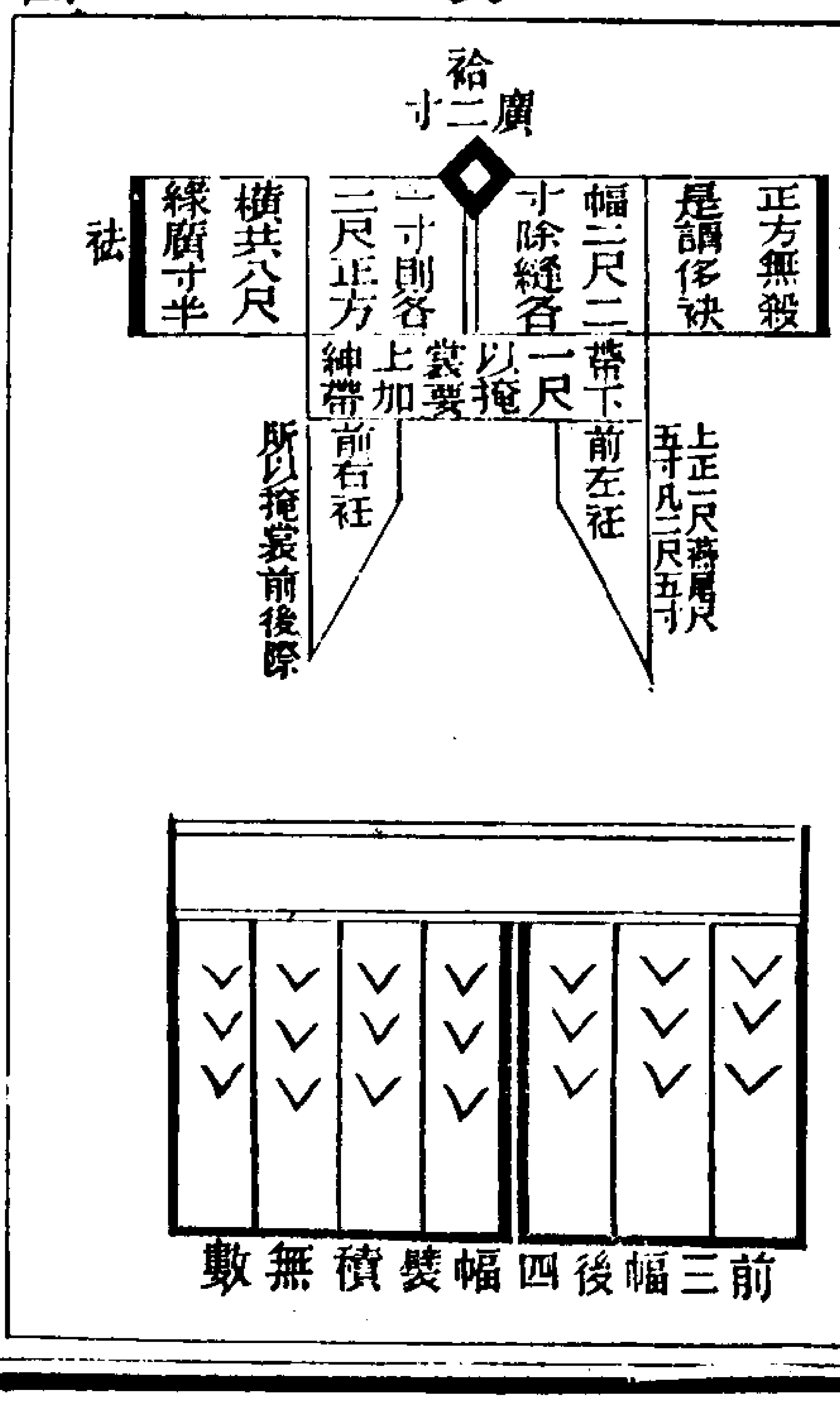
大夫以上始有委貌乎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冠者既冠易服服元冠元端是朝服元端服皆元冠別無委貌而下記云委貌周道也故康成以委貌爲元冠且朝服元端皆元冠而諸經傳多言端委益知元冠與委貌一矣　賈氏儀禮疏序曰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元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下記陳緇布冠委貌周弁（爵弁皮弁）以釋經文之四種冠也又士冠禮記疏曰此委貌卽解經易服之元冠也　案賈說甚確儀禮記文皆釋經文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

則緇之此釋經文緇布冠古今之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此釋經文元冠三代之異周弁殷冔夏收此釋經文爵弁三代之異惟皮弁三代皆同故又釋之曰三王共皮弁素積此記四節是釋經文之四種冠也若冠弁之制自當爲弁形乃田獵之服鄭康成以冠弁爲元冠則誤矣（別有辨見周禮條辨本條下）委貌有緌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緌是也喪冠屈一條繩以爲武故無緌緇布冠有缺項以固冠故無緌元冠有武無缺項則有緌宜矣戴東原謂元

冠無緌與委貌異引漢輿服志委貌與皮弁同制今案漢志委貌皮弁同制江愼修已辨其非士冠禮陳服有皮弁緌爵弁緌元冠不在陳服之內故不言元冠緌耳據緇布冠無緌言之元冠有緌卽不可纓而結其條乎士冠禮注謂有緌者屈組爲紘無緌者纓而結其條彼緇布冠無緌有缺項纓而結其條於項後元冠有緌無缺項纓而結其條於頷下陳澔禮記集說曰冠必有緌以貫之以紘繫於緌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謂之緌

舊說緇布冠與緇撮同江氏服制等差圖亦謂緇布冠即庶人之緇撮今案緇撮者都人士燕遊之服也庶人亦服之名曰緇撮僅用緇布撮髮而已無梁無武故其上可以加臺笠緇布冠庶人之禮服也上有冠梁不可以加臺笠矣緇撮別有辨見養靜齋札記毛詩本條下冠以梁得名古人見鳥首戴冠而制此飾緇布冠元冠皆以其梁名爲冠也冕弁無梁不得冠名陳祥道知緇撮無梁而謂緇布冠謂之緇撮亦無梁不知緇布冠若無梁何以謂之冠

衣裳圖


衿廣二寸
袪
正方無殺是謂侈袂
幅二尺二寸除縫各一寸
則各二尺正方
橫共八尺
緣廣寸半
帶下一尺以掩裳上加紳帶
前左衽
前右衽
所以掩裳前後際
前三幅後四幅襞積無數

案朝服祭服元端服衣與袂皆用正幅縱廣皆二尺二寸布幅二尺二寸除去縫之所殺實止二尺正方鄭康成謂大夫以上侈袂士元端不侈袂又云侈袂者半而益一則三尺三寸袪尺八寸圖考從之然半而益一之說鄭氏無據但臆說耳今據喪服記證以雜記深衣知侈袂者較深衣喪衣之袂爲侈也深衣之袂亦廣二尺二寸而袪尺二寸則有殺所謂袂圜以應規也喪服記記五服之正衰曰袪尺二寸雜記記弁經服之衰曰凡弁経其衰侈袂不曰凡衰侈袂而曰凡弁経其衰侈袂以別於五服之正衰不侈

袂也侈袂對尺二寸者而言甚明言凡則不分大夫士又甚明也（五服之正衰不侈袂者喪去飾也弁絰服其衰侈袂者弔服有飾也）深衣袂長反詘之及肘其袂中可以運肘繼揜則殺之比及袂口僅廣尺二寸（深衣之袂有繼揜說見深衣考）朝祭元端服之上衣與弁絰服之衰衣袂之縱廣皆正方無殺亦無繼揜通袂及袪皆廣二尺二寸是謂侈袂釋名曰元端其袖下正直端方是也侈張也大也袂口侈張故曰侈袂字又作袳說文袳衣張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移袂校勘記曰袳乃正字移卽袳之假借字作侈誤也表記衣服以移之注曰移讀如水泛移之移移猶廣大也）若如鄭說袂三尺三

寸袪尺八寸則袂口仍是斂小失侈張之義矣人長八尺兩臂伸之亦八尺侈袂之衣兩袖亦橫長八尺適及於手而無餘者以其內有中衣繼袂掩餘一尺也玉藻曰長中繼揜尺

朝服祭服元端服皆正幅對文其名各異散文則通名爲端（冕服之有章者袞鷩毳希各以其章名之惟元冕服元衣而無章可通名爲元端也）春官司服疏曰朝服元端大同小異以其元冠緇布衣皆用正幅爲端則同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注曰朝服元端素裳也穀梁哀十三年傳請冠端范甯注曰冠端元端

楊士勛疏曰元端衣端幅制之卽諸侯視朝之服也是朝服亦通名元端矣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諸侯元端以祭是冕服亦通名元端矣冕服而曰元端者以其元冕之衣爲端則同也鄭讀此元端爲元冕其實不必改讀其對文則異者如雜記曰公襲元端一朝服一元冕一則三者各異其所以異者冕服與元端服以元朝服以緇（沈果堂儀禮小疏曰六入爲元七入爲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元端）冕服以絲朝服與元端以布（士冠禮純衣注曰冕服與爵弁服用絲疏曰朝服元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以布爲之）冕服纁裳赤韍纁屨（人君朱芾赤舄）朝服

素裳素韠白屨而元端服則元裳爵韠黑屨此其異也（大夫士元端皆元裳鄭謂大夫素裳誤辨見元端服考）

陳氏禮書曰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案冠謂元冠施之於冕爲祭服施之於冠爲朝服與元端服）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曰端衣元裳絻（同冕）而乘輅此施之於冕者也（案此皆元冕服）冠禮冠者元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元冠元端特牲禮主人冠端元（案冠端元非卽元端服辨見儀禮特牲饋食記）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左傳昭公元年）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

人晉語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案端章甫猶言端委章甫
委貌大同小異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周語晏平仲端委以立
於虎門左傳昭公十年此施之於冠者也案陳氏雜引元端而未有別白今考冠禮
與內則元端服也特牲禮士之祭服也劉定公董安于公西華晏平仲皆朝服也晉侯端委以入武宮韋昭以
為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則冠端元也士入君廟爵弁服入己廟則冠端元蓋元端齊服
也諸侯與士以為祭服玉藻諸侯元端以祭特牲冠端
元是也案此謂諸侯與士之自祭也然諸侯自祭是元冕元端緇衣纁裳朱芾赤舄士自祭是元冠元
端布衣素裳緇韠黑屨大夫冕而祭於公亦元冕元端絲衣孤弁而祭於己與士弁而祭於公皆爵弁元端絲
衣也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玉藻朝元端是也案玉藻言將適公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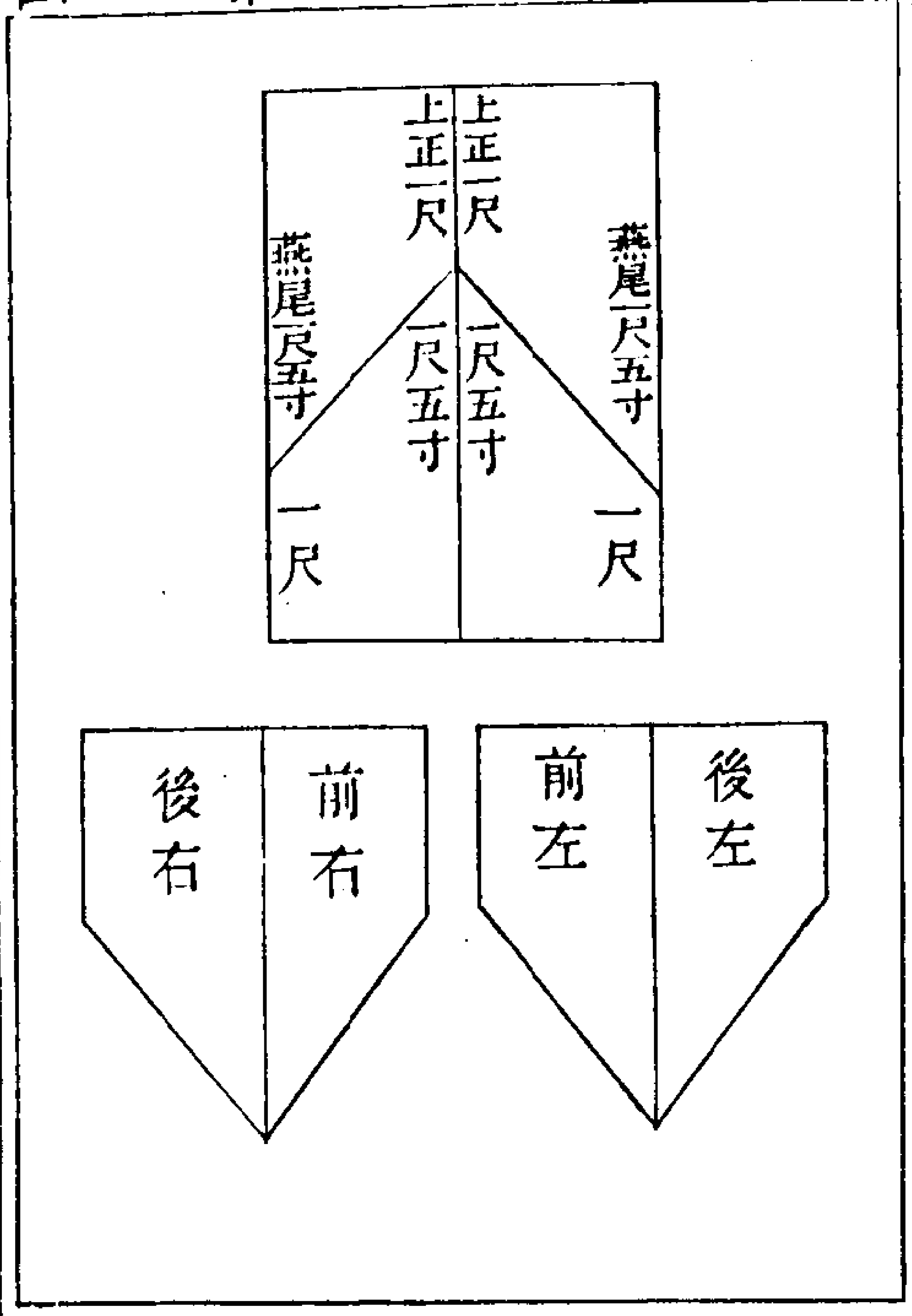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此即以朝服視私朝不必易元端也其既朝於公而歸與家臣議事於私朝乃
易元端　天子至士以為燕服燕居之服玉藻天子卒食元端以
居內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以上
皆陳氏禮書今略加注剖析之
喪服記曰衣帶下尺注曰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
掩裳上際也　案帶下者別用布廣尺屬於衣垂放之
以掩裳要而束帶於其上故曰帶下非垂於帶之下也
喪服然禮服亦然冕服衣繪裳繡惟帶下一尺無繪亦
無繡束帶於其上而山龍藻火諸章不為帶所掩也帶博

四寸深衣言束帶之法曰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禮服之衣長二尺加帶下一尺為三尺束帶於其上亦
恰當無骨之處孔氏曲禮疏深衣疏俱云深衣帶下於
朝祭服之帶朝祭服則近上非也朝祭服之帶亦不可
使厭脅　玉藻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
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此帶下指自帶以下至於足與喪服記衣帶下尺不同注
曰參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疏曰人長八尺大
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紳居二焉紳長三尺也
案人身自要以下皆長於自要以上帶以下四尺五寸

則帶以上三尺五寸正是毋厭髀毋厭脅與深衣之帶
同
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注曰袷交領也疏曰袷謂朝祭
服之曲領也據此是朝祭之上服有袷孫敬軒禮記集
解曰袷者中衣之交領在外服之內裼之而露見者據
此則中衣有袷上服無袷案玉藻云繡黼丹朱中衣謂
中衣繡黼為領丹朱為緣也惟上服無袷乃能露見其
繡黼丹朱之飾疑孫氏說是無袷者則為直領無交領
圖考衣圖有袷姑仍之俟考　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

邱氏濬曰裳長短隨人身前縫三幅作一聯後縫四幅作一聯是也圖考帷裳圖後四幅作二聯則後有開縫矣誤

燕尾裁布圖



陳蘭甫澧東塾類稾曰喪服記衽二尺有五寸鄭注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疏云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為正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向下斜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為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二尺五寸澧按如疏說則兩條衽皆在左不可用若欲其一在右則必反屈之使背向外而後可矣且前下銳似燕尾後下齊不似燕尾澧以為布三尺五寸廣一幅中分為二其一從左畔距上一尺處斜裁至右畔距

下一尺處其一從右畔距上一尺處斜裁至左畔距下一尺處凡四條分置前後則燕尾在左者二在右者二且前後皆銳如燕尾矣　案陳氏說是也四條衽仍須縫合之作兩條置於衣之左右以掩裳兩旁之縫圖考衣裳圖兩衽皆狹而長亦不似燕尾又不言尺寸之數今據陳氏此圖補之

後學丁世曦校

鄉黨圖考補證卷三

黃縣王漸鴻著

聖蹟

家語本姓解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按商頌疏引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無世子勝一代杜注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是不從世本也 先世考

杜預謂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是有世子勝一代然

勝爲愍公曾孫不得稱世子亦不得以世子爲字唐書宰相世系表作世父勝則名勝字世父也

本姓解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按左傳疏引家語本姓解作皋夷睪者皋字之誤也

皋睪二字音義俱不相通而轉寫往往通用考說文睪字解云伺視也從横目從㚔今吏將目捕罪人也此是睪之本字然不多見今書傳中睪字多是皋字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王霸篇睪牢天下而治之馬融傳注作皋牢 案李賢注皋牢猶牢籠也 何義門曰古人書皋作睪一字也史記天官書黃澤作滜萬蔚亭曰皋俗作皋轉作睪益爲皋陶之子列女傳作睪子詩鶴鳴于九皋孫叔敖碑收九睪之利今案左傳澤門之晳詩正義引作皋門之晳又左傳越皋如春秋繁露作大夫睪後漢郡國志河南成皋作成睪平皋作平睪凡此之類不勝枚舉蓋皆讀睪爲皋故借睪字代皋字與其實皋與澤通 詩鶴鳴傳曰皋澤也 而與睪不能相通江君斷其爲誤字是也

襄十九年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則顏氏姬姓 始生至爲委吏

乘田考 注

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其姪鬷聲姬杜注曰顏鬷皆二姬母姓案杜注誤也婦人之姓皆在下無冠姓於上者二姬娶於魯則姬爲姓可知齊次風左傳注疏考證曰姬即姓也顏鬷當是其氏族耳說與江君合又案顏師古急就章注曰顏氏本出顓頊之後顓頊生老童老童生吳回吳回爲高辛火正是謂祝融 案說文匋字下段注曰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黎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是也帝嚳誅黎以其弟吳回爲黎後奉黎之祀今據急就章注是吳回嗣黎爲火正也 祝融生陸終陸終

生五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封其苗裔於邾爲魯附庸在魯國鄒縣其後邾武公名夷父字曰顏故春秋公羊傳謂之顏公其後遂稱顏氏齊魯之閒皆爲巨族又闕里志曰顏回邾國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其後夷父伯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爲魯附庸因以父字爲氏世爲魯卿士據此二說則魯又有曹姓之顏氏聖母之姓爲曹爲姬未敢臆說

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靈王之二十年也公羊穀梁

皆謂孔子生於是年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經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

穀梁謂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今八月二十一日也公羊作十有一月庚子徵異齊次風公羊注疏考證曰公穀是孔門弟子所傳於孔子生日當無不確以十月宜有庚子言則公羊所云十一月者一字或是衍文孫頤谷讀書脞錄曰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庚子孔子生釋文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有者後人妄增爾案齊氏以十一月一字爲衍文則是十月庚子然上有十月庚辰此不當重記十月公穀之例未有經文既書月傳文重書月者孫氏據釋文辨古本公羊無十有一月四字是眞讀書巨眼孔顨軒公羊通義亦從釋文無十有一月四字公羊之寃賴二公而釋公穀與聖門一脈相承當時皆知孔子壽七十四歲故由哀公十六年壬戌孔子卒之歲上推至襄公二十一年己酉而記孔子生此二家之特筆也不

容有誤今當以八月二十一日爲先聖孔子誕辰

守訓案十月之說不特公穀去孔子近當無誤賈逵注襄公二十一年經云是年孔子生服虔注昭公二十四年經云仲尼是年三十五是漢人本無異說惟史記誤作二十二年杜預從之後蘇氏古史羅泌路史金氏通鑑前編孔氏家譜皆從之致至今沿訛

陬邑者孔子父所治邑論語作鄹左傳作郰後或作鄒一統志云故鄒城在魯縣界內其實非鄒國之鄒也

守訓案說文鄹字下云魯縣古邾國郰字下云魯下

邑孔子之鄉是漢時兩地字既不同未嘗誤屬史記作陬仍是郰字惟論語作鄹孔叢子作鄹後括地志水經注諸書遂書作鄒致與鄒國之鄒混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云郰晉魯縣屬魯郡卽今曲阜縣與今鄒縣相接處據此是在今曲阜縣西南卽杜預所謂莝城也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縣南六十里

庭詩案左傳介葛盧來朝舍於昌衍之上杜注魯縣

東南有昌平城闕里文獻考昌平山在尼山南五里下有魯源村卽昌平鄉也案今昌平山在今鄒縣東北四十里郰邑及昌平本屬曲阜左傳杜注皆云魯縣東南是也宋省鄒縣入仙源縣祥符五年改曲阜曰仙源熙甯五年省鄒縣入仙源後又析置元豐五年復置故今在鄒縣境內括地志謂故鄒城在泗水縣西南六十里今本訛作東南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者唐貞觀閒曾省曲阜入泗水也

故闕里在縣南五十里泗水縣南而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正義云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

泗水縣南五十里之闕里卽昌平鄉陬邑之闕里也魯城西南三里之闕里卽故魯城中之闕里也閻百詩四書釋地云闕里見漢書梅福傳東漢方盛稱之蓋緣魯恭王徙魯於孔子所居里造宮室有雙闕人因名孔子居曰闕里徵於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又徵於史晨饗孔廟後碑望見闕觀式路虔跽爾時闕尚存可得其名里之由宋于庭四書釋地辨證曰新序雜事一孔子居於闕

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案此已見荀子儒效篇閻氏引荀子而謂仲尼居闕黨是暫居此闕黨正是孔子所居卽曲阜之闕黨甚明寰宇記曲阜縣云孔子家在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案此以洙泗閒之闕里爲魯城內之闕里亦誤也矍相圃亦不得在魯城內別有辨又云闕里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去洙水百餘步檀弓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正是闕黨矣其又名闕里者蓋里黨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當時以爲闕黨後世可名闕里也漢書古今

人表作厥黨厥闕聲形相近未知誰是亦猶互鄉達巷之類其命名之義不必深究至史晨碑所云自指孔廟之闕觀若靈光之南闕與孔子廟何涉而式路虔跽邪　案闕里卽闕黨據荀子與新序盡可信也闕黨之名已見論語豈可識其名闕之義乎閻氏之說實出傅會顧亭林朱錫鬯皆謂魯煬公築茅闕處亦同一傅會也皆不若宋氏謂名闕之義不必深究然宋引寰宇記故魯城中闕里背洙面泗則亦誤其說始於章懷太子後漢書注而元和志史記正義皆

沿其誤殊未思洙泗二水未嘗流經故魯城內也伍緝之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餘步據此知背洙面泗之闕里非歸德門內之闕里背洙面泗是孔子領徒之所當時名爲闕黨後世名爲闕里者也此在魯城東北乃眞闕里之所在其昌平鄉陬邑之闕里與故魯城中歸德門內之闕里皆後人因孔子所居襲闕里之名耳史記正義引輿地志鄒城西界闕里然史記稱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不云生闕里此闕里後世所名也水經注沂水下云魯縣故城卽曲阜之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臺西二里有周公臺臺西四里許則孔廟卽夫子故宅漢書梅福傳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卽此案此卽故魯城中之闕里而不言背洙面泗此闕里亦後世所名也惟洙泗之閒乃眞闕里之所在孔子生昌平鄉冠於宋娶於宋旣返魯則居城內曲阜西故二十歲生伯魚得有昭公賜鯉事二十一歲始教闕里則在洙泗之閒矣

左傳杜注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據定八年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似五父衢在城外括地志謂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未知孰是母卒考注

庭詩案後漢郡國志魯縣五父衢注引地道記曰在城東與杜注合

守訓案陽虎出舍於五父之衢曰出是在城外顯然高氏地名考略引白褒魯記謂在魯國東南門外二里與襄十一年杜注亦合

學官蓋至賓館學之不必適郯也學官適周反魯考注

家語孔子之郯王肅曰郯子達禮孔子往諮詢焉又韓詩外傳孔叢子說苑皆載孔子適郯事

昭二十四年癸未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而曾子問有吾從老聃助葬遇日食之事則適周宜在是年三四月間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閻氏所推孔子年據生庚戌誤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

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斯四說者宜何從曰其昭公之二十四年乎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惟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而敬叔尚未從孔子遊　案閻氏江氏皆長於歷法推知昭公二十四年有日食與春秋合因謂孔子適周遇日食是昭公二十四年不知是年周室方亂王子朝據王城劉文公與萇宏奉敬王居於狄泉方在日尋干戈之時而孔子適周有入后稷廟見金人事又有與萇宏論樂事劉文公論聖事謂適周在是年豈可信乎楊氏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引鄭環曰孔子於魯昭公三十四年適周時周之亂已三年問禮者其名救亂者其志案孔子適周觀周廟見金人銘又觀明堂此其事皆在王城而是時王子朝據王城天王居于狄泉孔子豈肯適王城就子朝乎鄭氏環謂萇宏薦之劉子然劉子則在狄泉顯然相左矣今考春秋序正義曰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陳恭甫左海經辨曰嚴氏者公羊先師嚴

彭祖嚴彭祖漢宣帝時爲博士以公羊春秋教授生徒故稱曰公羊先師觀周篇者今家語有此篇名在第十一而其文與此不類然則嚴氏所引乃眞孔子家語之一篇也臧在東拜經日記曰家語今本無與左邱明如周觀書於太史事蓋漢志本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謂非今所有家語嚴氏所引必與劉班所見同今本係王肅僞作故無其文案據嚴氏所引家語則適周當在歷聘返魯之後史記敘脩春秋在獲麟之後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蓋因道不行而後

脩春秋將脩春秋而後適周必在歷聘之後矣考哀公十一年孔子歸魯十四年春魯西狩獲麟春秋感獲麟而作故適周觀書於周史是年五月庚申朔亦有日食然則與老聃助葬遇日食蓋在哀公十四年乎但哀公三年周人殺萇宏而適周有聞樂於萇宏事豈問禮訪樂一適周將脩春秋又一適周與

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

僖子卒在二月適周遇日食在五月則敬叔學禮及言於魯君以車馬資孔子當在三四月間斯時僖子

未葬敬叔斬焉在衰絰之中禮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况父死未葬而來學禮於孔子邪禮又曰衰絰不入公門豈言於魯君以車馬資孔子竟以衰絰入邪且敬叔是時尚幼左傳昭公十一年五月孟僖子偪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注云二子似雙生則僖子卒之歲敬叔年甫十三歲耳父死未葬而奉孔子適周孔子亦不之拒邪蓋江君既以適周在昭公二十四年故敬叔之事種種可疑今據春秋昭公二十四年王室方亂則孔子適周當在王室既平之後蓋此番適周問禮訪樂必是未仕以前事王肅家語所謂敬叔言於魯君以車馬資孔子與孔子俱適周者證以司馬遷史記小司馬索隱未必無其事若有之其在定公初年乎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於齊而魯無君無從言於魯君以車馬資孔子也家語正論解曰南宮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焉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是定公即位之後敬叔始學禮於孔子其與孔子適周

必在學禮之後矣孔叢斬經學屈言曰予在周斯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年間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其在定之三年與案孔氏此說確有所見以周敬王魯昭公及南宮敬叔劉文公萇宏事彼此互證謂適周在定公三年不可移矣若從老聃助葬遇日食當是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是時孔子因道不行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如古本家語所記是也

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依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大戴禮公冠篇成王冠孔顨軒補注曰譙周五經然否論曰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返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后出也明堂位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據洛誥周公既朝諸侯卽復政皆七年事是周公相成王朝諸侯之時年已二十歲家語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是王肅之誤

鴻恩按漢周公輔成王畫象成王中立周公旁侍足徵抱之說誤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云云適齊反魯不仕考引史記

晏嬰沮尼谿之事出晏子春秋外篇尼谿晏子春秋作爾稽司馬遷取之以入史記而不知此說實出於墨氏之徒也柳宗元辨晏子春秋謂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景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法居而

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云云作晏子春秋者全襲此說孔叢子詰墨篇曰卽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觀此則沮尼谿之言決非晏子語也此辨已發之前明王守溪亦引詰墨篇爲證而至今學者尚仍舊說而不悟故再著之

家語史記皆云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實攝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論語趨進翼如賓退復命是也仕魯考

毛氏經問亦曰孔子攝相卽是擯相之相亦引夾谷之會爲證是也全謝山力闢毛氏之非據史記孔子爲大司寇謂孔子已爲魯卿相是眞相今案史記明云攝相事則非眞爲相矣史記孔子世家曰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崔靈恩謂侯國惟一司寇故孔子亦稱大司寇此論甚通全氏亦駮之全氏既據史記奈何抹

郤攝字竟謂眞相邪蓋孔子不過一命大夫實未爲卿閻百詩曰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爲之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爲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三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爲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豈有孔某出奔載在策書脩春秋時竟削之哉案閻氏此論甚確若孔子已爲卿其出走之時魯史必書

曰孔某出奔衞春秋非孔子私書脩春秋時豈得削其文哉秦樹峰五禮通考曰臧宣叔武仲皆官司寇而名見於春秋則魯之司寇亦卿官矣謂臧紇爲小司寇者非今案秦氏非也侯國無大司寇宣叔武仲爵雖爲卿其官祇稱司寇爵尊而官卑兩不相妨僖公三十三年傳曰以一命命郤缺爲卿亦未有軍行是其證矣魯成公之世季孫行父叔孫僑如仲孫蔑臧孫許公孫嬰齊仲嬰齊六人同時爲卿皆書於經如謂爵卿者官必稱大焉得人人而大之孔氏禮記

正義曰崔靈恩云夫子爲司空者爲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爲三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知爲小司寇今案孔氏此說亦非也臧氏自襄公二十三年已失司寇其出奔也雖立臧爲爲後使世其祿以守先祀而已不得世其官矣當時繼爲司寇者未知何人（左傳昭二十五年有臧昭伯杜注曰臧爲子公若謀去季氏公以告臧孫臧孫以爲難是臧孫猶爲司寇與）後至定公十年孔子始爲司寇不與臧氏同時也然則崔氏謂孔子爲小司寇者侯國惟一司冦本無所謂大小因其班在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之列故亦稱小司寇

矣

衮衣章甫爰得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孔叢子

庭詩案梁時菴先生謂衮衣當作褎衣

漸鴻案大夫冕服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而孔叢子陳士義篇言衮衣章甫江氏謂假衮衣言之非也上公九命始有衮衣其名不可假且衮衣則必冕亦不得與章甫並稱梁時菴先生博極羣書謂衮衣當作褎衣當必有據（梁時菴先生名諸沈初名亮吾鄉博學士也坎坷不遇以歲貢終著）

述甚富今不傳今考褎衣之名有二一爲特賜之衣雜記公襲褎衣一又丙子以鞠衣褎衣鄭康成謂加賜之衣褎進也一爲褎大之衣前漢雋不疑傳褎衣博帶盛服至門顏師古注曰褎衣大裾也言著褎大之衣今案孔叢子所謂褎衣亦謂褎大之衣也其儒服篇云子高衣長裾振褎袖則褎衣亦謂褎袖耳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鄭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襌衣也大袂即褎袖然則褎衣章甫猶言逢掖章甫淮南子氾論訓曰豈必褎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褎衣與章甫並稱有明徵矣

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去魯周遊考

毛西河四書賸言曰論語子畏於匡或據史記謂必當是衛邑然舊說謂陽虎曾暴匡人而夫子貌與虎類因有此難則陽虎不得暴衛邑按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定公六年是時季氏雖在軍不得專制凡過衛不假道反穿城而躪其地其令皆出自陽虎是虎實帥師當侵鄭時匡本鄭鄙邑必欲爲晉伐取以釋憾而匡城適缺虎與僕顏刻就其穿垣而入之虎之暴匡以是也至十五年夫子過匡案圖考定公十三年孔子去魯適衛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毛云十五年恐誤適顏刻爲僕匡遂以爲虎而圍之則匡是鄭邑　案舊以匡爲衛之匡在今之大名府開州長垣縣然此時衛已徙都河南而長垣之匡在河北在長垣西南十五里由衛適陳不過此匡毛氏以爲鄭之匡證以左傳公侵鄭取匡再證以顏刻昔吾入此由彼缺之語是鄭之匡確不可易

夫子未嘗删詩歸魯至卒考

史記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朱錫鬯曝書亭集曰孔子删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整理未見得删與不删又謂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删誠千古卓見也　趙鹿泉四書温故錄曰孔子删詩書乃事理所無始自史記孔穎達詩正義嘗極辨其誣妄其振言删厥惟孔安國書傳序歐陽公篇删章章删句

之說最害於理乃世儒動相沿襲今遂習爲固然矣

案刪詩之說愚亦竊嘗疑之竊謂西周盛時之詩大半亡失夫子採輯無所得非刪也詩之亡失有亡於夫子未編詩以前者有亡於既編詩以後者觀於西周自文武以來其風詩僅存周南召南及豳風豳風唯存七月一篇爲眞豳風說別見養靜齋札記以成康之盛天子採風之時而列國竟無風詩者亡也此亡於未編詩之前者也豈夫子盡刪其盛獨存衰世之詩哉古人情動於中即發於詩列國之詩必不止於十三國今乃二南之

外僅存十三國風除去王風豳風其列於諸侯之國者僅十一國耳何寥寥也說者謂小國無詩或有之而不足錄然宋爲上公之國何以無風乎說者謂宋於周爲客不採其風焉然魯何以無風也禮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齊次風曰宋無風而與鄭衛齊並列或是但論四國之音不涉詩篇也郝蘭皐曰據此宋有風也謂魯宋無風非矣案孔子親授詩於子夏今毛詩子夏詩也而無宋風殆未經傳授與且子夏所論四國之音皆衰世之音也其盛世則並其音亡矣伯禽繼商奄淫昏之後變爲禮教之邦其士民獨無歌謠乎明人僞撰申培詩說以魯頌爲魯風最安說者謂伯禽受封之時天下太平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然不當作頌亦不當作風乎列國未有變風豈亦無正風乎說者謂周尊魯不採其風然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皆文之昭也此數國者惟曹衛有風餘國何以無風也豈有之而皆不採乎邘晉應韓武之穆晉有風餘亦無風若謂國小則韓非小國也太公封齊召公封燕其國相等齊有風燕何以無風乎且曹衛齊晉之詩亦皆變風豈皆無正風乎江漢之閒善爲詩歌二南是也周室既定豈遂寂然無嗣

響乎周公大朝諸侯於明堂天下諸侯來者千七百七十有三國除去蠻夷戎狄其稱文物之邦者當不下數百國太史公謂古詩三千餘篇當不虛矣但不當言刪耳孔子之先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下距孔子編詩之時甫七世而已亡其大半僅存五篇況由成康以來至於孔子歷年既久中更喪亂王室播遷無怪先世之風詩盡亡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起於平王之世正是詩亡之時也今所存者邶鄘而下曹檜而上皆西周之季與東遷以後之變風

王者不採風而其詩反存者頼夫子編輯而傳述之耳而倩盼素絢唐棣偏反當日師弟子所講習者今又不存此則亡於夫子編詩以後者也大小雅及周頌皆廟朝之所用學士大夫之所誦習故雖經喪亂其詩不亡夫子正樂稍加整理亦已大備曰雅頌各得其所亦足見其無缺失矣而工歌貍首金奏肆夏下管新宫當日賓容飲射必用之詩是決不可删者而今又不存此亦亡於夫子編詩之後者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司農曰九夏皆詩篇名頌之類也樂崩亦從而亡案九夏以金奏或謂皆笙詩之類有聲無

辭若然亦當與南陔白華等六篇並存篇目而今亡矣唯肆夏之目僅見於國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傳會之說耳）王應麟困學紀聞曰逸詩篇名若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有其辭唯采薺河水新宫茅鴟鳩飛無辭　案貍首篇名經傳屢見而無其辭鄭康成以禮記射義曾孫侯氏一節當之孫敬軒辨其非是蓋貍首詩辭亦亡而曾孫侯氏一節則别是一詩而亡其篇名者也祈招詩辭與轡之柔矣河水新宫茅鴟等篇名左傳引之鳩飛篇名國語引之是左氏時其詩猶存轡之柔矣詩辭見

逸周書曰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采薺篇名戴記引之是孔子以後弟子傳習其詩猶存驪駒詩辭服虔云見大戴今大戴無之當在大戴亡篇中顔師古漢書注引文穎曰驪駒在門僕夫俱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此數詩者皆有其篇而後人逸之者也（或謂采薺即楚茨河水即沔水新宫即斯干鳩飛即小宛皆傅會之談不敢從）國語周語云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以為飫歌名之曰支此亦詩辭之略存者也周

書世俘解曰籥人奏武王入振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尚生開三終孔晁注曰明明崇尚生開皆詩篇名（崇尚一本作崇高）此皆亡其辭而僅存篇名者也漢書王式傳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驪駒詩辭幸有文穎注出客無庸歸則逸其辭而僅存篇名矣若左傳莊二十二年引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成九年傳引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襄五年傳引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襄八年傳引詩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三十一年傳引詩曰淑愼爾止無載爾僞昭四年傳引詩曰禮儀不愆何恤于人言二十一年傳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二十六年傳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晏子外篇亦引之）禮記緇衣引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末三句與小雅節南山偶同非即節南山詩也）坊記引詩曰相彼盍旦尚猶患之此皆並其篇名亡矣又緇衣引詩曰彼都人

士狐裘黃黃鄭注曰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然則孔子所錄之詩後人亡之者多矣孔子所錄之詩當有三百數十篇言三百舉成數也學者指三百五篇以外皆爲夫子所刪豈其然哉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春秋續經）

春秋杜注曰仲尼旣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孔疏引典命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謂仲尼是大夫尊者準例合書故杜爲此注案春秋之例唯卿乃書卒孔子非卿而書卒杜注謂魯之君臣宗其聖德而書之是也似不當論告老未告老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曰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據此知魯三家猶以再命爲常孔子不過一命大夫孔氏引典命意孔子是再命亦非也

杜注又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案大衍歷謂己丑四月十一日江君鄉黨圖考據是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旣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爲己丑與大衍歷合後作春秋補

義謂是四月十日又作雜說篇云據公穀孔子卒年七十四歷譜推己丑四月十日彼兩處皆作十日蓋圖考在前晚年精於歷法始作歷譜當以歷譜所推四月十日爲定（江氏作鄉黨圖考序時年七十有六蓋圖考已前作晚年始序而行之中有與周禮疑義舉要春秋補義等作互相參差者蓋未經檢對云）

鴻恩按芈陌人雪泥書屋雜識夫子忌辰據漢書律厤志等書推算謂四月朔日戊寅越十二日己丑與江愼修之算又異姑識於此以俟精於厤法者考焉

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服之冠佩象環五寸（家語）

襲衣之數士喪禮爵弁服皮弁服褖衣凡三稱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為五稱又云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褎衣一為九稱故鄭氏云公襲九稱大夫五稱士三稱也孔子用大夫禮襲當五稱家語記孔子襲衣十有一稱恐不實又案襲衣有皮弁爵弁元冕者鄭謂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賈公彥士喪禮疏曰生時男子冠婦人笄死則男子不冠婦人不笄故下記云其母

之喪鬠無笄注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家語孔子之喪襲而冠者家語王肅之所增改不可依用案江氏據儀禮襲無冠佩疑家語後人追記不知今本家語乃王肅之僞撰也

守訓案徐氏乾學云古之襲與斂皆不用冠蓋既加冒則無所用冠案荀子禮論篇云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

飾廟置翣 家語

家語作飾棺牆置翣檀弓同此引家語作飾廟誤也鄭氏檀弓注曰牆柳衣正義曰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乎杏壇之上 雜事引莊子

杏壇二字始見於莊子莊子之言本不足據即如所云亦不過偶然休息於此耳近制義家乃謂孔子設教杏壇相承用之不知其非

朝聘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注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

諸侯相朝考引秋官司儀

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者主國致積賓三辭之然後拜受致問有幣賓亦三辭之然後拜受也再勞三辭者勞亦有幣賓辭主國之勞亦三辭之而後迎勞者入三揖及階升堂拜受幣也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 司儀

此經兩言三辭鄭注謂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今案前三辭賓辭主君之親來郊勞也三辭之而後車逆拜主君之辱後三辭賓辭主

君之幣也三揖至於階升堂主君授幣賓三辭之而後拜受也上文五積三問再勞皆使使者來故旅擯此郊勞主君親來故交擯旅擯交擯說詳後

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司儀

此經上文自主國五積以下凡言三辭皆賓辭也此將幣三辭乃主人辭矣蓋上文是主人致禮於賓故賓辭此將幣是賓致禮於主人故主人辭辭者不受之謂賓至於大門外主人見賓陳幣傳辭出請事賓對以將幣之意主人不敢當重幣傳辭三辭之然後

乘車出大門而迎拜賓之辱也疏但云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於承擯云云而不言所辭者何事圖考亦不知三辭是辭幣乃謂主人辭賓之朝誤甚說互詳聘禮通考及將幣旅擯三辭條下又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此亦主人致禮於賓辭是賓辭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此亦賓致禮於主人辭是主人辭說者謂賓辭主人廟受又謂賓辭主以大客禮當己皆誤

晁氏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子嘗言其禮當如此其說不可通

江君駮晁氏之說是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君召二句上題子曰二字然文選引經與選注引經往往增竄經文不足爲據鄭康成聘禮注云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又聘禮記注曰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是鄭君所見論語使擯執圭兩條皆無子曰二字今又以記者文法證之鄉黨一篇但分節而不分章篇首以孔子二字提起以下連用如也形容之自恂恂如也直至愉愉如也作一

大段試細讀之顯見是記聖人之容貌

或嘗使他國行小聘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

圖考據孔子仕魯之年春秋無書聘之事疑君召執圭二節是行小聘然夾谷之會夫子已攝卿相禮使擯節夫子趨進翼如賓退復命亦是攝卿行事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攝卿以往可也則春秋時常有攝卿之事安知執圭節非使夫子行大聘攝卿而往也又安知使擯節非他國大夫攝卿而來故春秋不書也但無確證存疑可也不敢定指爲小聘

旅擯者陳擯而不迭傳辭

鄭康成謂旅擯不傳命非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何得謂不傳命鄭謂聘義是朝覲之禮自圓其說顯與經背　劉端臨遺書曰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叔孫通傳大行人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 案士冠禮旅占古文旅作臚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句 案此解臚句亦鑿臚句傳者謂每句臚傳之耳 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即傳擯 案覲禮曰四傳擯 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

案周禮司儀注鄭司農云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擯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賈疏曰此先鄭以爲旅擯與交擯同然則旅擯亦迭傳辭先鄭已有是說今觀經文凡兩君相見皆交擯三辭凡君與大夫皆旅擯三辭其爲三辭同也其交擯與旅擯則必有別矣蓋旅擯者擯介立定但臚傳辭命而身不移鄉黨左右手正是旅擯圖考謂似交擯非也交擯者擯介既陳其傳辭則往來相交不但左右其手矣大行人疏曰一往一來謂之交此交擯亦取一往一來之義擯介立位各相去三丈六尺旅擯立而臚傳其聲揚交擯則身勤而聲肅矣

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爲地 圭考引聘禮記注

此注誤倒當云采成文曰絢皆用五采組此解絢組也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上以元下以絳爲地

此解元纁繫也 說見瑑圭繅藉組繫圖

趨進翼如也注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以儀禮考之廟中相禮時也 趨進考

大門外傳命時揖所與立左右手是彼時夫子猶爲承擯未攝上擯也攝上擯自入廟始圖考謂趨進是廟中行聘由中庭趨進阼階西以相君拜是也然廟中趨進實不止正聘贊拜之一節享如初禮聘夫人享夫人皆如初禮則皆趨進贊拜也禮賓公揖讓如初擯者進相幣亦趨進私覿公揖讓如初升堂再拜擯者贊拜亦趨進他如每一事畢賓出公立中庭擯者出請入告是時賓待於門外君待於中庭擯者不容紓緩亦必趨也又況一日之閒行聘行享聘夫人

享夫人禮賓賓覿介覿衆介覿皆於上半日行之下半日有歸饔餼事非疾速烏能勝其任乎故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

所釋之辭則後記云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後記所云乃公館賓時所釋之辭非廟中所釋之辭也賈疏依聘義云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然北面拜貺一句亦不似對賓之辭此時君拜爲拜受玉其辭

蓋曰子以君命之辱貺寡君重之以大器寡君拜君命之辱此聘義所謂北面拜貺也

趨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

趨進贊禮固必有辭然左傳成三年郤克趨進㗼賓也襄七年叔孫穆子趨進責賓也皆於相君拜無涉

襄九年同盟于戲鄭公子騑趨進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傁趨進定八年晉侯盟衛侯於鄟澤王孫賈趨進尤於聘禮無涉

郤克叔孫豹之趨進正是從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

聘禮曰擯者納賓是時公在中庭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擯者退中庭蓋上擯既納賓入廟門卽趨在君側詔相君之三揖及三讓升階諸節君與賓既升堂然後上擯退中庭也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云云是時叔孫穆子正在阼階下其趨進是由阼階下趨進阼階西也聘禮又曰公左旋北面擯者進公當楣再拜公受玉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蓋公北面將

拜上擯由中庭趨進阼階西卽兩階閒以相君拜君既拜乃受玉上擯無事退負東塾而立也成三年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是時郤克在阼階西既相君拜賓將授玉郤克無事當退負東塾而趨進㗼賓是在將退之時也皆非由中庭趨進阼階西之事

君迎賓入門與賓鴈行擯介皆隨後鴈行

賓入大門時君在門內拜迎君既拜揖賓入乃與賓鴈行也其後每門止一擯及廟唯上擯入是唯介隨

賓後雁行擯不皆隨後雁行注疏說擯介皆隨後雁行誤

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聘禮通考引司儀注

君相卽上擯以其接賓故謂之擯以其相君故謂之相承擯紹擯皆接賓而不相君故唯上擯稱君相亦唯上擯獨從君入廟司儀曰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每門所止者承擯紹擯也唯君相入者對承擯紹擯不入者言也鄭云唯君相入者客臣也相不入矣誤此時客尚未入其相焉得入此時賓在廟門外立接西塾介在幣南北面立几筵既設上擯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矣俱見聘禮又安得謂其相不入賈疏不辨鄭注之誤而以絕行在後解之不知鄭所謂絕行在後與所謂雁行相隨皆自相矛盾也諸侯相朝考引司儀及廟唯上相入彼處鄭注亦同此誤

及將幣旅擯三辭司儀注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己

三辭者主君辭非賓辭也主君不敢當賓之重幣恐賓有他事故使上擯出請事賓對以將幣之意主君傳辭三辭之然後納賓也一辭曰禮辭再辭曰固辭三辭曰終辭此實再辭而云三辭者並請事爲三辭圖考之說是也觀其行享覿之時有幣玉有庭實皆直受之而不辭愈知此時三辭爲陳幣而辭矣注疏誤以此三辭爲賓辭圖考知是主人辭矣而又誤謂主人辭聘不知聘以修好無可辭也且賓始入竟已使士請事知其爲聘來矣賓至于朝又曰先君之祧拚以俟矣聘之日又使大夫訝賓于館矣至是而忽辭其聘何也

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司儀鄭注疏曰問君曰以下未知鄭所出何文或云是孔氏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司儀疏

庭詩案賈疏所稱孔子聘問之辭卽服虔所謂孔氏聘辭襄二十七年左傳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執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孔疏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舉而書之以備用也後世謂是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所言孔氏聘辭不知出同書實享禮而謂之爲聘舉舊辭而目爲孔氏事亦不必然也案孔氏聘辭以孔子存

第一〇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 反文外

錄之故目爲孔氏耳疑服氏猶見之孔賈諸儒不及見矣

繅有二種一者以木爲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此爲繅也下記云絢組尺及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繅若韋板爲之者奠玉於上此則無垂繅屈繅之事若絢組爲之者所以繫玉於韋板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聘禮執圭以前考引聘禮疏

繅惟一種無二種也以木爲中幹以韋衣之此名爲繅經所謂垂繅屈繅即是物也若聘禮記之絢組不

名爲繅絢組者所以繫玉與繅使相連綴令繅可垂可屈也說已見繅藉圖若曲禮有藉則裼所謂藉乃元纁束帛之類用璧琮時藉於玉之下故名曰藉非繅藉也注疏以韋衣木板爲繅是也又以絢組爲繅曲禮有藉則裼亦爲繅是繅有二種矣曲禮有藉則裼鄭有二義一爲以束帛藉玉是也以束帛藉玉者聘禮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是有藉則裼也一爲以韋衣木板藉玉誤以韋衣木板藉玉則是執圭屈繅聘禮賓襲執圭不裼也圖考已有辨又案聘禮記元纁繫長尺爲一句絢組句無尺字此疏云絢組尺誤以元纁繫爲絢組也說已見繅藉圖

每門輒揖入者以相入偶爲敬也注執圭行聘考引聘禮

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圖考引此上句添入字下句改相人偶爲相入偶誤也鄭注大射儀及公食大夫禮皆曰相人偶又中庸仁者人也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說詳禮記條辨中庸本條下

公側襲聘禮

鄭注側猶獨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他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　案側不必訓獨也當以旁側爲義注又曰凡襲於隱者公序坫之間可知也此二語側襲之

義已顯下經聘畢賓出公側授宰玉享畢賓出公側授宰幣若以爲尊賓不可通矣說詳儀禮條辨側有二義凡側尊側酌側階側降側足以及側殺側烹側載之等側皆訓特猶獨也若側襲側授側受側室側戶側席之類皆以旁側爲義不訓特側尊有兩解士冠禮側尊一甒注曰無偶曰側玉藻大夫側尊用棜疏曰側爲旁側在賓主兩楹旁側夾之側階亦有兩解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雜記曰夫人奔喪升自側階側階即東階是以旁側爲義書顧命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鄭注曰東下階某傳曰北下階孔疏辨北下階是堂北唯有一階故曰側階是以無偶爲側側席說見禮記條辨

上文公揖入立于中庭今公與賓升堂云擯者退中庭此文與君立中庭同故云鄉公所立處聘禮疏

上文公揖入立於中庭是阼階之南南北之中東面公立此以待賓也此文擯者退中庭是階閒之南南北當碑內北面擯者立此視堂上賓致命畢將要節而進以相君拜也不與公立中庭同處說見上擯相禮圖

君行一臣行二疏謂出齊語晏子辭令齊語無此文注

君行一臣行二見晏子春秋內篇及韓詩外傳韓詩外傳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既退孔子問

焉晏子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晏子春秋曰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遬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受玉卑故跪以下之

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聘禮記

注曰志猶念也授如爭承重失隊也疏曰下如送者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君回旋賓則退出廟門　案此四句皆謂堂上授玉時也志趨者實不趨其志念如將欲趨者然授如爭承如爭承物者然下如送者既授玉猶不敢遽退手在下如送物者然俟君回旋然後退皆是重失隊也俞蔭甫解將授志趨之趨爲促亦通郝氏讀趨授如爭爲句謂授玉之時直趨而進如爭先授今案曲禮云堂上不趨執玉不趨郝說似未安

守訓案秦氏蕙田云敖氏以授如爭爲句承下如送爲句郝氏以將受志爲句趨授如爭爲句皆非張氏爾岐云下如送當如論語下如授同解今案將授志趨注明引孔子之執圭爲證則當以皇氏疏舉足前

恆使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之說爲確解非趨也又褚氏云集說讀爭字爲句則授受時成何威儀

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聘禮記

此條是公館賓時所贊之辭圖考引爲執圭行聘之事誤聘禮曰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注曰爲賓將去親存送之拜此四事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又拜送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疏曰此卽上經云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彼注云拜此四事彼見其拜此見其贊辭也案此前後注疏甚明圖考引此而截去又拜送以下三句遂誤以爲行聘時所贊之辭又拜送一句原在君貺寡君一節之後今本誤倒在前說見後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注曰下謂君所也注

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執摯至下注以下爲君所恐君所不可謂之下曲禮凡奉者當心身屈伏則摯至下仍是當心也說見儀禮條辨士相見禮本條下又聘禮所執者君之瑑圭與士相見禮執己之摯以見君者不同不得以執摯至下相況

多貨則傷于德聘禮記注貨謂天地所化生謂玉也朝聘以爲瑞節

多貨謂享禮之庭實也若朝聘之瑞節則止用其一既朝聘而仍還之未有多者也享禮之庭實亦有限制故戒其傷德說見儀禮條辨本條下

介特覿也私覿考引聘禮注

賓私覿介不從非爲介特覿也蓋此時賓以臣禮見故介不從迨主人辭而更以客禮見賓入門左介皆相從入門左矣雖有特覿而賓覿時仍從賓也

出如舒鴈聘禮記

注曰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也　案爾雅釋鳥云舒鴈鵝此鄭注之所本然鵝行遲重而舉趾高賓出之威儀恐不如是蓋賓出介逆出如鴈行之舒布故曰出如舒鴈其云威儀自然而有行列是也不必以爾雅之舒鴈鵝爲解又案爾雅舒鴈鵝郝

氏義疏曰謂之舒者以其行步舒遲也

賓旣告事畢衆介逆道賓而出賓退送賓考引聘禮注

前注以逆出爲由便是也由便者入在後者出在前故曰逆出經言逆出者屢矣衆介私覿時賓不在廟亦曰介逆出然則逆出非逆道之謂賓告事畢公出送賓此經無介逆出之文鄭補一句云介逆出未爲不可而云衆介逆道賓而出恐晦逆出之義

公出衆擯亦逆道紹擯及賓並行閒亦六步聘禮注

承擯紹擯未見其入廟此注實鑿空當云前此每門

所止者至是亦逆出

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

論語說孔子之行曰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聘禮注

經云公再拜送賓不顧此在中門之外大門之內拜送賓也公再拜賓趨出是謂賓不顧與論語復命賓不顧不同觀下文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一辭一許擯者傳命尚有兩番出入一辭而許曰禮辭其辭其許皆須擯者傳命其禮見於燕禮曰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是一辭一許有兩番反命也鄭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疏謂反告賓不顧之時因告以賓所請直不知公禮辭許尚有兩番傳命也圖考謂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顧一告賓請明日有事於大夫不知論語復命賓不顧是在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之後也

補考上擯相禮始末

聘禮曰厥明訝賓于館訝迎也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掌訝之事非擯者之事賓皮弁聘至于朝庫門外朝賓入于次次在大門外之西南乃陳幣陳幣在主國廟門外西塾之前享幣覿幣皆陳之圭璋則賈人執櫝而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上公之國擯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侯伯之國擯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上擯未出承擯紹擯以次立於門外東南南北直陳各相去三丈六尺皆西面上介眾介以次立於賓之北各相去三丈六尺皆東面末介與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擯介既陳賓出次東面立擯者出請事後凡言擯者上擯也主君見賓陳幣不敢當賓之重幣恐賓有他事使上擯出請事上擯受公命出立閾外之東揖承擯傳公命以次遞傳至賓賓對以將幣之意復以次遞傳至上擯上擯入告公公命上擯出辭幣仍以次遞傳如是者三然後有命納賓司儀所謂及將幣旅擯三辭也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庫門內雉門外南北之中左相西面此時卿大夫士不爲擯者先已在廟即位而俟之卿大夫阼階之東南西面北上士門東北面西上大夫納賓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大夫郎上擯詳言之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統言之卿亦大夫賓入門左眾介隨入入庫門也公事自闑西於人爲

左注曰於是賓主人皆裼公再拜賓入門公南面拜迎上擯相禮賓辟不答拜君拜時賓退辟漸曲而西凡爲人使例不答拜公揖入入雉門也廟在雉門內之東每門每曲揖每門者雉門及每廟之隔牆通門也將入門則曲而相近既入門則曲而相遠故每門每曲則相揖上擯隨行近君詔相君揖眾擯隨後每門止一擯眾介隨賓後雁行上介拂闑大夫介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及廟門太祖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公揖先入省內事命司宮設几筵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上擯亦從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負東塾而立司儀曰及廟唯君相入也夫子攝上擯自此時始知此時始攝上擯者以其揖所與立左右手是大門外傳辭迎賓之時夫子猶爲承擯也賓立接西塾廟門內外東西皆有塾此爲廟門外之西塾東面注曰介在幣南北面西上几筵既設設几筵以依神戶西西上右几擯者出請命擯者出立闑西閾外請命若曰寡君須矣請賓所以命之賓

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亦三辭也前陳幣時已三辭矣今復三辭玉者圭國之重器故又特辭之且前陳幣時圭猶在櫝不敢決其爲圭也納賓賓入門左入闑西也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介無事止於此三揖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初一揖君在中庭遙揖之至于階君至於阼階下賓至於西階下上擯從君至阼階下在君之右三讓公升二等公先升至第二等賓乃升第一等以後君升一等賓升一等所謂拾級也賓升西楹西東面君升阼階上西面擯者退中庭由阼階下退至中庭北面公左旋北鄉將拜擯者進由中庭趨進公當楣再拜上擯釋辭於賓以相君拜○公側襲側謂旁側襲於序坫之間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君西面賓東面訝授受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故位敖氏繼公曰凡擯者之退近則中庭遠則負東塾覜後事之久速以爲節案是時聘禮既畢賓降出公裼降立於中庭以俟後事○以上相聘禮○擯者出請公在中庭上擯由負東塾之位進受命於君出請於賓不知賓事之有無故請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聘以將敬故襲享以達情故裼擯者入告出許享有幣玉有庭實而直許之不辭者前陳幣時已三辭矣司儀及將幣旅擯三辭諸家不識三辭之義觀此可曉然矣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致其君之命也前行聘時賓亦致命經文詳略互見公再拜受幣亦訝受也享如初禮上擯相禮諸節皆如初○以上相享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上擯相禮亦皆如初○以上相聘享夫人若有言因聘而有所告請或有問則以東帛束帛加書如享禮相禮亦如享此不必其有無○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

辭請禮賓請先禮賓而後受其覿也賓禮辭聽命禮賓之禮別詳於後○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私覿之物亦公物非己物入門右私事自闑東賓以臣禮見故不從介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凡執贄以相見者以客禮則升堂授贄以卑見尊則入門奠贄擯者辭辭其臣禮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擯者請受請以客禮受其覿賓禮辭聽命凡辭與許擯者皆須反命說己見前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以客禮見則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以客禮見故從介介止於此無事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上擯相禮皆如初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雖以客禮見猶不敢東面授○賓降階東拜送拜送幣君辭拜也擯者傳公命辭賓之下拜賓仍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言寡君從子降階矣子雖將拜當從君命而起也然此時賓已拜竟參觀公食大夫禮可見況上文明云拜也是君辭而賓仍拜也注疏說降階賓未拜非是栗階升栗階即歷階不聚足也說詳升堂降等考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雖於階下拜竟君既辭之是未受其拜也故復再拜稽首公少退辟拜也凡辟拜皆有辭投壺曰主人拜賓盤旋曰辟賓拜主人盤旋曰辟若君辟則擯者告辟也賓降出凡賓出君皆降立於中庭○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上介大夫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注曰玉錦錦之文纖縟者禮有以少文爲貴者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即束錦儷皮麋鹿皮二人贊皆入門右上介士介皆入門右以臣禮見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辭其臣禮介逆出擯者執上幣

上介所奠之幣士執眾幣主國之士執眾介所奠之幣主國之士不言擯非擯也觀此則承擯紹擯不在廟中明矣有司二人主國有司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此請受是請介等各受其幣委皮南面執皮者西面北上有司二人執皮者既南面委皮即左旋西面北上立也士執眾幣者不委擯者請受擯者猶執上介之幣以公命請受此請受是請以客禮受其覿介上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上介特覿皮先仍用二人贄入門左奠皮以客禮見故入門左公再拜拜受幣也拜於中庭立處介振幣自皮西北面授幣上介雖以客禮見仍不得升堂授幣退復位仍自皮西退而南復位再拜稽首送幣北面拜介出○擯者又納士介士四人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客禮見擯者辭辭其臣禮介

逆出擯者執上幣眾介之上者所奠之幣以出禮請受一請曰禮請賓辭則已不再請也賓固辭賓代士介辭也鄭注曰固衍字公答再拜擯者反命公答再拜曲禮君於士不答拜也彼為本國之士異國則答拜之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相拜必釋辭此時士介皆已在門外故立門中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本國之士坐取眾介所奠之幣立者待擯擯者進擯者仍執上幣自門外來宰夫受幣于中庭執幣者序從之凡受賓物皆東藏之內府宰夫所受者上擯所執之上幣也士三人所取之幣亦隨宰夫以東○以上相私覿禮擯者出請不敢必賓事之有無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雉門外庫門內初時迎賓之處公西面賓東面公問君賓對公再拜拜其無恙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

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問君問大夫勞賓介皆擯者傳公辭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再拜賓趨出是謂賓不顧與論語復命賓不顧同說已見前不賓請有事於大夫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公禮辭許賓即館有事於大夫即明日問卿問大夫之事請於明日行之故既得請遂即館必請之者大夫無私交也公禮辭許一辭一許擯者傳命尚有兩番出入既傳命許賓之請賓乃退鄉黨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在此時也○以上相送賓○聘禮記曰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方望溪曰私獻若魯壺朱斤非聘享之法物故私獻而以君命將之案私獻亦公家物非己物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不入門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此在廟門外也擯者宜西面此東面者注曰以宜並受也案賓已奠獻於地擯者於地取之雖

非並受亦擬並受也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鄭氏曰固亦衍字公答再拜在中庭遙答之擯者立于闑外以相拜上經眾介私覿擯者出立門中以相拜此言闑外互相備也闑外門中當西北面所謂視賓主兩向之也賓辟擯者授宰夫於中庭以上相私獻亦不必其有無○聘禮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爲賓將去親至賓館致殷勤也賓不敢當故辟不見而使上介聽命鄭氏曰公在賓館之廟門外東面上介在門中闑外西面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拜此四事問大夫即前番有事於大夫公今亦拜謝之也鄭氏曰擯者每贊君辭介對曰敢不承命告於寡君之老○聘禮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在存也此館賓時擯者贊拜聘享之辭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館賓時擯者贊拜聘享夫人之辭

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館賓時擯者贊拜問大夫之辭又拜送此館賓時拜送鄭氏曰其辭蓋曰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金樸園儀禮正譌曰唐石經及鍾氏本經文次第如此今注疏本又拜送一節經注皆倒在君貺寡君之前○以上相館賓

補考禮賓

聘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覿愉愉焉與論語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合故康成注儀禮引論語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論語鄭注亦據聘禮記以享禮為享集註因之然考聘禮經聘之後有享享之後有禮禮之後有私覿享與禮在私覿之前實為二事孔顨軒謂論語享禮是二事於理較長圖考有禮賓考缺略未備今據儀禮補之

聘禮曰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注曰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案諸侯神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今徹此席改布大夫席蒲筵緇布純加莞席元帛純徹几不改設几者公將親授几也神席西上改筵東上仍在戶西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上經三揖至于階據賈疏初一揖賓入門及霤時公在中庭遂與賓一揖也此經公出門迎賓則入門將曲時賓主當相鄉而揖與彼不同餘揖讓皆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受於宰夫也宰夫以几自東箱來故公側受於序端不訝受不並受是謂側受下經私覿之禮曰宰自公左受幣自公左授即是公側受此云公側受几亦是宰夫自公左授也注疏訓側為特非周禮司几筵疏曰凡几之長短阮諶云長五尺高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據此文云奉兩端則馬融以為几長三尺近是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注曰告賓以公授几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西階上北面拜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柶音四狀如匕醴有槽故用柶枋古柄字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西階上位公拜送醴亦壹拜凡飲酒皆先拜受而後拜送此禮亦然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

實設注曰庭實乘馬疏庸三日庭實或皮或馬唯所有耳案用皮則麋鹿皮也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擸士冠禮士昏禮皆作葉注云柶大端古文葉作擖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此經皆賓主互為賓祭脯醢祭醴之時主人即設庭實賓坐啐醴之時公即用束帛賓主同時有事也經文簡古而禮節如見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注曰辭賓降也栗階升聽命降拜注曰拜受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即賓不顧之意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注曰餘三馬主人宰者從出也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聘禮記曰禮不拜至注曰以賓不於是始至今文禮為醴醴尊于東廂瓦大一有豐注曰瓦大瓦尊豐承尊器案大讀為泰薦

脯五膱祭半膱鄉飲酒記薦脯五挺挺同脡五膱即五脡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扱古插字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主人之有司執以出即鄭所謂餘三馬也若用皮亦主人之有司執以出賓之士訝受之〇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若君有故不見賓使大夫受賓之聘則不禮禮賓之禮恩出自上也

後學丁葆鈞校

鄉黨圖考補證卷四

黃縣王漸鴻著

宮室

朱子儀禮釋宮

圖考引儀禮釋宮題曰朱子儀禮釋宮案儀禮釋宮宋李如圭作也如圭廬陵人字寶之湻熙中作儀禮釋宮與朱子往復商訂後人載於朱子文集雜著中誤傳以爲朱子作　國朝修四庫全書自永樂大典中得其說訂爲李如圭撰簡明目錄曰如圭作儀禮集釋復作此書以輔之

啟戶啟牖鄉釋宮引士虞禮

士虞禮啟戶啟牖鄉如初當從敖氏集說讀啟牖爲句鄉如初爲句鄭以鄉爲牖蓋以詩塞向之向解之謂北出牖也然豳詩民舍由便士大夫正室有南牖無北牖也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彼北牖本是北墉之誤陸氏釋文云舊音容是舊本作墉可知士喪記寢東首于北墉下可證也邢昺論語疏云病者常居北牖下沿喪大記之誤朱子亦沿其誤

僎在尊東爲東北

鄉飲酒禮遵者降席鄭注今文遵爲僎鄉飲酒義坐僎於東北鄭讀僎爲遵從古文也鄉飲酒禮之遵席於賓東鄉射禮之遵席於尊東舊解尊東即賓東誤蓋鄉射禮設尊於賓席之東尊去賓席近故遵者之席在尊東鄉飲禮設尊於房戶之閒而賓在牖前尊去賓席遠故遵者得在賓東鄉飲鄉射禮節多同唯此設席設尊之節不同者鄉射行之於序序中無室與房故異也

守訓案遵僎二字古往往相通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是其證又注云或爲全此又同音之假借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注云撰讀爲詮是其證

賓在戶牖閒以阼階上視之即爲西北

鄉飲之賓在牖前舊說牖前即戶牖閒正中圖考因之而於坐賓於西北一句不能相通則云以阼階上視之即爲西北若然則介在西階上以阼階上視之是對面正西記何以云坐介於西南也西階上既據中堂爲西南而戶牖閒正中之位乃據阼階而言西北無是理也記言坐賓於西北益知賓在牖前非戶牖閒矣

內賓在宗婦之北儀禮釋宮

特牲記曰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釋宮引此謂內賓在宗婦之北誤也當云宗婦在內賓之北

大夫士無東西階

少牢禮曰司宮洗籩于東堂下特牲記曰凡席兩敦在西堂是大夫士皆有東西堂也既有東西堂豈得無東西階

堂之四隅即爲坫非別有土爲之

爾雅垝謂之坫注曰在堂隅非謂堂隅即坫也蓋堂隅有坫取屏蔽之義說文坫屏也惟別有土爲之然後可以爲屏蔽鄭氏聘禮注曰凡襲於隱者公序坫之閒是序之外坫之內堂上隱蔽之處也

顧命四人夾兩階戺傳云堂廉曰戺或是兩階之廉亦名戺

說文廉側也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
則廉是堂上側邊之處也書顧命四人綦弁執戈上
刃夾兩階戺此是四人立於堂下各以二人夾一階
廣雅戺砌也說文砌階甃也然則戺卽階之兩旁甃
石以持其階者僞孔書傳以戺爲堂廉誤矣蔡邕獨
斷曰階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
可爲此夾兩階戺之證

今人之揖古謂之肅拜注 治朝考
揖或謂之肅不謂之肅拜凡拜必跪肅拜者婦人之

拜跪而舉首下手也古人之揖立而拱手而已今人
之揖漢謂之長揖古人無此揖法注疏誤以長揖爲
肅又誤以肅爲肅拜後儒遂誤以肅拜爲揖 別有辨詳周禮
條辨九拜條下

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
事一爲與羣臣燕飲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一
是羣臣以元端服夕見 燕朝考
路寢之朝爲每日聽政之處卽無事亦必日日臨之
不必分別四事也欲分之則當言其何者爲朝禮何
者爲燕見圖考所推與宗人圖嘉事與羣臣燕飲朝
禮也 燕禮先行朝禮 此外又有射禮燕射在朝亦先行朝禮
若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羣臣以元端服夕見此
皆是燕見非朝禮矣又案士冠禮元端元裳注曰此
暮夕於朝之服疏曰士向暮之時夕君之服若卿大
夫暮夕於君當亦朝服據此則元端服夕見者唯士
耳 注疏說士以元端服夕見亦恐未確說詳元端服考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
聘禮圖事在內朝是也注疏說是在治朝然治朝無

坐處聘事重大非立談所能定也君與卿圖事於堂
上圖之其羣臣則序立堂下經云遂命使者使者再
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使者亦卿也而亦在堂下西
面之位然則堂上與君圖事者上卿一人而已又案
卿大夫在堂皆有時坐檀弓朝不坐燕不與注曰朝
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疏曰路門外正朝大
夫以下皆立 君亦立 若其燕朝在路寢則大夫坐於上
若孔子攝齊升堂升堂則坐矣今案升堂亦不必皆
坐孔子對儒行遽數不能終然後命席也正朝之禮

皆立而不坐燕禮亦先朝於內朝君立阼階下東南南鄉爾卿爾大夫此卽內朝之朝禮雖君亦不坐也鄭云大夫坐於上仍是據燕而言若士雖燕亦不升堂坐

曲禮言君子下卿位諸侯之朝以阼階前西面之位爲尊

治朝燕朝皆有卿位曲禮下卿位下治朝之卿位也若過此不下直至阼階前然後下車則直是至堂下下車升堂耳何以見其爲下卿位

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恆由闑東棖闑考

引曲禮疏

禮凡言入門左出門左者此以出入之人爲左右入門左謂由闑西出門左謂由闑東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注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士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賓奉幣入門左疏曰凡門出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入則以東爲右以西爲左是也凡言由闑右者據闑爲左右門以向堂爲正闑右卽闑東曲禮疏是也圖考引曲禮疏自注曰有謂入以東爲右出以西爲右者未見此注疏耳今案以注疏爲證不若以經爲證覲禮侯氏告聽事入門右天子辭乃出自屏南適門西此以臣禮見入門右卽由闑東其出也繞屏南適門西則出亦由闑東可知矣天子廟門外有疏屏此可證出入君門皆由闑東唯賓乃由闑西

以賓入不中門推之士大夫出入君門亦不當中或稍西拂闑

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此謂諸侯相朝介等隨後雁行故大夫中棖與闑之

閒無嫌以此推之人臣出入君門卿大夫當稍西拂闑士當稍東拂棖

古之八尺當今五尺古之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堂階考

此尺寸之數本之王制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營造尺五尺爲步故知古之八尺當今五尺以此差之則古之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也陳氏祥道曰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鎭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也說文王制所云此八寸尺也今案考工記亦有八寸尺車人云人

長八尺說文夫字下云丈夫也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與考工記車人合說文亦有十寸尺尺字下云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與考工記玉人亦合金誠齋古尺考曰江愼修謂周尺當今尺六寸二分半考之於經悉皆不合今案江君所推周之八寸尺也考之考工記王制說文無不合者

君有命當升西階而造君前降亦西階

阼階主人之階也父在子不由阼階臣於君之堂亦

然故升降皆以西階爲正若君在前臣隨後相從而升堂則亦升阼階不敢與君分階而進避客禮也故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此足見臣隨君後升階之法若君在堂臣燕見亦有時升阼階士相見禮曰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注曰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若禮事或燕或射之類則君在堂臣皆升西階

秋而載嘗正是七月行禘之時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亦是以禘禮行之於秋嘗（魯宗廟考）

祭祀皆用夏時周之七月夏之五月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未可行秋嘗之祭禘是禘嘗是嘗江氏合而一之非是雜記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記者僞託之言（辨見禮記條辨魯之郊禘條下）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大廟卽是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詳後觀廟考）

衣服

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冕考引弁師注）

康成謂大裘無衮其冕無旒皆臆說也大裘之衮十二章其冕十二旒（辨見周禮條辨司服）冕服有六而弁師言五冕者弁師所辨五冕之等差裘冕非臣下所得服無所用其辨故不聯數

黃帝用黈纊後王文易之以玉（注）

詩齊風充耳以素乎而毛傳以充耳爲瑱鄭箋曰以素爲充耳所以懸瑱或名爲紞案鄭氏蓋因詩言以素又言瓊華疑充耳不當有二物故以充耳以素爲紞然鄭注士喪禮亦以充耳爲瑱說文玉部亦曰瑱

充耳也則充耳卽瑱矣詩言以素又言瓊華者葢充
耳實有二物陳祥道禮書曰士瑱用白纊（見士喪禮）詩所
謂充耳以素者也（毛氏以素爲象非是）人君用黈纊詩所謂充
耳以黃者也春秋傳曰縛如一瑱（昭二十六年傳）則縛纊以
爲瑱自古然也其制蓋皆元紞以垂之瓊玉以承之
承之詩所謂尙之也案此說充耳有纊又有玉徐鍇
說文繫傳曰纊以黃緜綴冕兩旁下繫玉瑱又謂之
珥細長而鋭若筆頭

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旂而

冕服九章（冕服考引司服注）

康成此說後儒多非之謂龍虎亦繪於旗而冕服不
去龍虎今案龍火山又繪於韠而冕服不去龍火山
也且郊特牲明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惟其有日
月星辰故曰象天也若但以龍爲首豈足以象天乎
鄭康成謂王被衮以象天是魯禮然魯未嘗稱王也
圖考左袒康成而指後儒之說爲非是非未免顚倒

周天子裘冕十二章衮冕九章說詳周禮司服

希讀爲絺或作黹（司服注）

鄭氏司服注曰希讀爲黹或作絺字之誤也俗本倒
其文江氏又截去字之誤也一句段若膺周禮漢讀
考曰僞書僞孔傳作絺是鄭君所謂誤者今本周禮
黹絺互換遂不可通今案蔡沈書傳云絺鄭氏讀爲
黹是宋本周禮猶未互換而陳氏禮書以希冕爲章
少而褻鄭君以希爲絺之非是陳氏所見本已誤黹
爲絺矣江君所據周禮正是黹絺互換者急宜正之
守訓案書正義引鄭注絺讀爲黹黹紩也又注尙書
大傳引絺繡亦作黹繡則司服注係後人刻本黹絺

互換顯然可證也玉篇黹或作䋡

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王制疏）

王制三公一命衮蓋王之三公八命當服鷩加一命
則服衮也其執璧者出封有國乃有命圭未出封自
當執璧若因執璧而服毳則加一命者遽越鷩而服
衮必不然矣又案天子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無其
人則缺春秋劉子單子皆爲王卿而封爵爲子則當
與子男同執璧而服毳冕矣

無孤之國卿希冕（王制疏）

公侯伯之卿三命服元冕子男之卿再命反得服希冕尊卑倒置必無是理

王之弔服有素爵弁於弁絰服見之 弁服考

春官司服曰凡弔事弁絰服不見有素爵弁弁師云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弁而加環絰卽謂之弁絰而不言以何弁加絰蒙上皮弁之文是以皮弁加絰也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是王之弔諸侯弁絰緦衰矣而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彼據在廟哭諸

侯而言故爵弁紂衣耳紂衣緇衣也康成檀弓注曰麻不加於采此言絰衍字是也然彼直是爵弁並非素爵弁以其在廟不可純用素服故變皮弁環絰而用爵弁不加絰也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文王世子注曰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絰夫錫衰之首服既是皮弁則弁絰明是皮弁加絰矣然則天子錫衰緦衰疑衰其首服皆弁絰者皆是皮弁加絰何據又有素爵弁

司服不言爵弁者疏云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爲首也

司服之皮弁卽包爵弁在內非不言爵弁也 說已見皮弁圖

天子有爵弁見於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諸侯有爵弁見於雜記公襲爵弁二孤有爵弁見於雜記鄭注爵弁而祭於己者唯孤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則卿大夫亦有爵弁明矣經文殘闕卿大夫之爵弁於經不見學者但知卿大夫助祭以元冕自祭以元冠不知卿大夫有爵弁矣今據司服所言衣服之制以次轉相如知卿大夫元冕之下有爵

弁 卿大夫之爵弁蓋從君小祭祀用之 卿大夫元冕之下既是爵弁故士之服宜自爵弁而下經言皮弁者爵弁亦通名皮弁耳

顧命士之騏弁是青黑色 毛詩疏

書顧命四人綦弁僞孔傳云綦文鹿子皮弁疏曰鄭元云青黑曰綦王肅云赤黑色孔以爲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今案鄭以爲青黑僞傳以爲綦文皆非也蓋弁冕在首色宜純不得用雜色王肅以爲赤黑猶近是赤黑卽爵色謂爵弁也然不知此

綦即周禮玉璂之璂士之爵弁皮弁皆有璂舊謂士
弁無璂今據顧命有綦弁正是士弁有璂之證此綦
弁即爵弁也（互詳皮弁圖）陸氏佃曰周官無綦弁尙書無
皮弁綦弁即皮弁今案大夫士在君廟上下同服有
冕者服冕無冕者皆爵弁不得以皮弁雜乎其閒顧
命下文歷言一人冕上文言二人爵弁正是同服此
又言四人綦弁變爵弁言綦弁者互文見義正見爵
弁有綦又名綦弁耳賈氏玉府疏云皮弁韋弁冠弁
皆有玉璂然則凡弁有璂爵弁亦有璂明矣弁師五

采玉璂鄭讀璂爲綦引詩其弁伊綦其箋詩其弁伊
騏曰騏當作璂以玉爲之疏引書四人騏弁釋文引
說文作璂然則綦也璂也璂也字皆相通也騏又假
借字又案天子之上士元冕中士下士皆爵弁周禮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國有大喪守王
門顧命二人爵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是虎賁之中
士爲之也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執戈
盾夾王車喪紀則衰經執戈盾顧命四人綦弁執戈
夾兩階是旅賁之下士爲之也中士下士祭服皆爵
弁故知綦弁即爵弁也周禮言衰經執戈盾顧命不
衰經而爵弁者行冊命之禮宜用祭服也

素衣麑裘之素衣恐只是白布用白繒則有以帛裏布
之嫌（注）

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曰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
衣也中衣用素（素絲染以元大夫以緇）皮弁朝服元端麻衣也
中衣用布案皮弁元端中衣皆用絲人君皮弁服錦
衣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是也大夫皮弁服
則論語素衣麑裘是也元端服大夫士皆以元綃爲

中衣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是也（詳後
裼裘考）然則皮弁服元端服皆是布在外帛在裏又中
庸衣錦尙絅亦是布在外帛在裏而玉藻云以帛裏
布非禮也諸家皆以爲疑江氏疑素衣麑裘之素衣
只是素布又疑皮弁錦衣與衣錦尙絅皆是以錦爲
緣其說難通孫敬軒以裏爲中衣之裏引檀弓練衣
黃裏爲證又曰皮弁服爵弁服中衣用帛其裏亦用
帛元端服朝服中衣用布其裏亦用布此說可釋諸
家之疑惟元端服之中衣猶沿注疏之誤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 冠考引士冠禮

鄭解缺項誤圖考辨之亦不明了郝氏敬曰緇布冠缺項本謂冠後有缺未合約之以組萬充宗曰缺項謂冠後兩開不相屬青組纓屬于缺謂以青組繫缺冠時合兩組結之此二說皆簡明蓋緇布冠無笄恐著之不固故有缺項冠卷之後謂之項其上畔縫著冠梁處旣縫合之矣由冠梁而下則缺之而不縫合以青組爲兩條纓屬于缺旣著冠乃結其纓以固冠此纓結於項後非結於頷下故不緌

屬武是結纓而武連於首

江君此條辨注疏之誤甚確惟此句不甚可曉若如所云豈垂緌者武不連於首乎蓋居冠屬武者對下有事然後緌謂燕居之冠旣結纓於頷下以其餘繞上而屬於武不垂緌也於此益見元冠有笄有事則垂下之以爲飾所謂有事然後緌也

燕飲羣臣之服亦卽田獵之冠弁服 朝服考注

王制周人元衣而養老鄭注謂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非也江氏謂燕羣臣之服卽田獵之冠弁服亦非也燕禮記曰燕朝服於寢天子之朝服皮弁服燕羣臣亦以皮弁服白布衣非養老之元衣也天子田獵之冠弁卽虞人所掌之皮冠非燕羣臣之皮弁服也有辨見禮記王制周禮司服各條下

此暮夕於朝之服 元端服考引士冠禮注

士之元端服所用亦廣士冠禮賓主人擯者贊者皆元端也鄭謂元端士入廟之服亦據一偏言之冠者旣冠易服見於君見於鄉大夫鄉先生皆元端也又爲齊服司服曰其齊服有元端素端又爲事父母之

服內則曰子事父母端韠紳又爲養疾之服士喪禮養者皆齊文王世子所謂齊元而養也獨暮夕於朝未聞服元端鄭或別有所據

大夫元端以素爲裳故素韠 玉藻疏

元端素裳素韠是朝服非元端服大夫之元端服無正文玉藻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注專指爲士之元端服疏曰此謂凡應佩玉之人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齊而以爵韋爲韠其說實勝於注然則大夫元端亦爵韠也凡韠順裳色其裳亦當元裳陳

氏祥道曰元端皆元裳或黃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今案大夫以上皆元裳惟士或用黃裳雜裳亦可也辨又見禮記條辨韠君朱大夫素條下

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深衣考引禮記深衣鄭目錄

大夫以朝服爲祭服其中衣則鄉黨所謂緇衣是也不用素天子諸侯以冕服爲祭服衣色元中衣與上服相稱則元衣也亦不用素詩所謂素衣朱襮者皮弁服也天子諸侯之皮弁服用素錦爲中衣未聞祭服之中衣有用素者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深衣

孔疏曰袂長二尺二寸並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濶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　案圖考全引此疏而不知此疏之誤鄭注所云臂骨上下各尺二寸者謂從肘上至肩下至腕皆尺二寸也然猶未計手之長說文手長八寸謂之咫身脊至肩尺一寸從肩至肘尺二寸從肘至腕又尺二寸合之爲三尺五寸加手八寸則四尺三寸矣深衣之幅二尺二寸除去兩邊縫之所殺各一寸實止二尺覆脊至肩尺一寸從肩覆臂止得九寸尚不足以覆臂之半何謂覆臂將盡也衣幅二尺二寸以袂屬幅又二尺二寸幷緣寸半爲四尺五寸半除去縫之所殺各一寸實止四尺一寸半覆手尚不足安能反詘之及肘

也俞蔭甫羣經平議云肘當從或本作腕不知如此尺寸直之尚不足以覆手安能反詘之及腕乎蓋孔氏所計尺寸之數仍是禮服之袂人長八尺兩臂伸之亦八尺故曰舒肘知尋尋八尺也禮服從脊縫至袂口幷緣計之四尺一寸半兩袂伸之裁有八尺三寸故其中衣之袂繼揜一尺然後可以覆手玉藻所謂長中繼揜尺也深衣之制與長衣中衣等長中繼袂揜一尺深衣之袂亦有繼揜可知經云反詘之及肘幷繼揜言之也此繼揜以及肘爲度又不但一尺

矣孫敬軒禮記集解引劉氏曰二尺二寸幅之袂僅
足齊手無餘可反詘也曰反詘及肘則接袖初不以
一幅爲拘不言尺寸者以人身有大小長短之殊故
也案接袖不拘一幅是亦謂有繼揜矣鄭氏玉藻注
云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袖矣深衣則緣而已
鄭意謂深衣但有純袂無繼揜其深衣注云袂屬幅
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
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此注實難解細詳肘或
爲腕四字乃是後人所加指注中肘以前肘字或爲

腕蓋袂屬幅於衣足以覆至腕腕以前又尺二寸足
以反詘之及肘矣然則注中肘以前肘字當從或本
作腕無疑至於鄭注玉藻謂深衣無繼揜者鄭意謂
屬幅於衣之袂與腕以前之袂通謂之袂故無繼揜
也

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

圖考此條辨孔疏之誤繪圖立說最爲詳核後儒或
謂十有二幅爲合上衣下裳通計十有二幅非也經
云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則是周圍十有二幅甚

明

帶亦象衣 通考服色相稱

諸侯君大夫朝服皆緇衣未聞亦緇帶圖考云帶亦
象衣非也玉藻言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
辟大夫素帶辟垂是天子諸侯大夫皆素帶無緇帶
也玉藻又曰士練帶又曰士緇辟言士以練繒白繒爲
帶體裨其末用緇耳帶必用素者以潔白束其身也
士冠禮筮日主人朝服緇帶疏曰此言緇據辟者而
言是也又陳服爵弁服皮弁服元端服皆言緇帶皆

緇辟也士既爵弁皮弁朝服元端同一緇辟則君大
夫冕服弁服冠服同一素帶可知　燕禮記燕朝服
于寢鄭注云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冠元端素裳緇
帶素韠白屨敖氏繼公曰元冠元端素裳緇帶素韠
白屨士之朝服也大夫冠衣之屬皆與士同惟雜帶
以元黃爲異雜帶飾帶素帶飾之外以元內以黃若人君則朱綠帶也
君亦素帶朱綠爲飾其餘亦與士同　案敖氏是也君臣同素
帶其差異者惟帶飾耳

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韠 緇衣羔裘考

朝服之衣以緇元端之衣以元元緇相類而小異朝
服白屨元端黑屨亦不但易其裳韠
天子視朝皮弁服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兼考諸侯君臣諸裼裘制引玉藻疏
庭詩案疏謂諸侯於天子之朝皮弁服非也鄭康成
於司服眡朝則皮弁服注云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
袞冕賈疏因謂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服亦非也今
以尚書顧命康王之誥證之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
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

諸侯入應門右此時王未釋冕是受贄在朝亦冕服
也陳氏祥道曰皮弁服王日眡朝之禮非受諸侯朝
覲之禮是也
漸鴻案諸侯在天子之朝皮弁服賈公彥孔穎達皆
同此說其實非也諸侯之有職於朝者若鄭桓公武
公爲周司徒其平日從王眡朝固皮弁服矣若外諸
侯來朝則皆冕服唯始至乃皮弁服耳曲禮天子當
宁而立疏曰諸侯來朝至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迎
勞諸侯亦皮弁從使者入此疏是矣覲禮至于郊王
使行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又
曰侯氏遂從之然則諸侯始至之時皮弁服也若天
子賜之燕在朝亦皮弁服燕禮記曰燕朝服于寢天
子之朝服皮弁服詩頍弁曰有頍者弁是天子朝服
以燕也若既燕而與諸侯賓射在朝亦皮弁服詩賓
筵兼言燕與射曰側弁之俄是也疏家概言諸侯於
天子之朝皮弁服實不然矣
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玉藻疏
鄭氏玉藻注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案呂氏春秋曰

鄉黨圖考補證 卷四 三三 海隅山館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狐也然則
狐白裘裘之尤貴者天子之卿大夫雖得衣狐白其
無狐白者蓋亦麑裘耳
諸侯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玉藻疏
玉藻君衣狐白裘言君則兼諸侯在國者言之若在
天子之朝則不得稱君矣疏謂諸侯在國素衣麑裘
無狐白裘非是玉藻下文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豈專據在天子之朝而言哉說又詳裘制雜考
皮弁服之布而用錦衣裼狐白得無以帛裹布之嫌與

以帛裏布當從孫氏裏爲中衣裏說已見前圖考避以帛裏布之嫌謂錦衣是但以素錦飾領與袂然詩唐風曰素衣朱繡郊特牲曰繡黼丹朱中衣繡鄭皆讀爲綃是人君素錦衣綃黼爲領丹朱爲緣不以素錦爲領緣也

衣錦尚絅大夫以上婦人始嫁者之服也

古者婦人始嫁之服惟國君夫人衣錦褧衣見詩衛風士妻紂衣纁袡見士昏禮餘皆無徵鄭風衣錦褧衣乃僭上無等不足以徵禮注疏謂庶人妻亦衣錦

褧衣不嫌與國君夫人同服大誤孔氏曾子問疏曰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蓋以意推之若如所云則國君夫人當揄狄而乃錦衣足知其所推者誤矣江氏以衣錦尚絅爲大夫以上婦人始嫁之服亦無據

絞素二衣熊皇異說皇說爲優

玉藻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熊氏說臣用絞君用素皇氏說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案孔子素衣麛裘正是臣禮熊氏謂臣用絞顯然誤矣皇氏直斥玉藻爲亂言亦不敢遽許其爲優賈氏聘禮疏謂主君麛裘用素衣爲裼使臣用絞衣爲裼說與熊氏相似陳祥道則以絞衣爲素衣譏鄭氏以絞爲蒼黃之色爲無據今考雜記大夫不揄絞鄭注亦云采青黃之間曰絞後漢禰衡傳岑牟單絞之衣李賢注亦引鄭說云絞蒼黃之色當是古時有此蒼黃之色名曰絞至後漢猶然鄭氏據親見者而言陳氏譏鄭君無據而以絞爲素恐陳氏反無據耳金誠齋謂絞與縞聲相近疑絞當爲縞之訛亦出傅會凡裼衣象裘色麛

裘色白而用蒼黃之絞衣裼之或記者別記所聞未可知也宜從蓋闕不必强爲之說

論語云端章甫似朝服又似元端服

論語鄭注云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也皇侃義疏曰章甫殷冠也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衣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者也　案緇色與元相類故緇衣亦通名元端章甫與委貌大同小異故委貌亦通名章甫端章甫猶言端委非禮亂也宗廟是諸侯祭祀之事會同是

諸侯自相會同之事祭祀則君大夫皆冕士爵弁無章甫而端則上下同之子華云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者會同之事端與章甫皆有宗廟之事有端有冕有弁無章甫子華連言之當云端冕章甫省冕字耳古人立文簡易如沽酒市脯不食省飲字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省后土字或謂宗廟之事是諸侯自相朝聘然諸侯相朝聘則皮弁服諸侯朝聘於天子冕服自相朝聘皮弁服不但無章甫亦並無元端故知此宗廟之事斷指祭祀而言諸侯之卿大夫入宗廟而助祭其服則元冕也大國之孤希冕元端緇衣也素帶元華

飾也纁裳一章刺黻文也赤韍而繪以山也纁屨也閻百詩曰祭祀之小相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為宗伯魯語宗人夏弗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其官一也是謂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是宗伯之屬若魯語稱宗有司者赤謙而願為焉案如閻說則小相是士士之服爵弁纁裳緇帶韎韐衣與屨與大夫同任幼植弁服釋例曰會同之事其擯相服皮弁子華之言於禮似有未合案子華在聖門為習於禮者豈得於禮未合彼謂擯相服皮弁者據諸侯自相朝聘耳今所言者會同則正宜端章甫端章甫即端委也春秋僖四年會于陽穀穀梁傳曰陽穀之會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范甯注

曰委貌之冠也端元端之服所謂衣裳之會也此正是諸侯會同服端委之明證金誠齋宗廟會同解曰兩君相見皆服皮弁其擯介卿朝服大夫委貌士元冠案金氏此說最謬不知古者君臣同服又不信元冠即委貌委貌即朝服卿大夫於會同之事為擯相其服則委貌也即章甫緇布端衣也素帶元華飾也素積裳也素韠也白屨也此即卿大夫之朝服也凌次仲以元端為士服以小相為末擯謂子華不敢當卿大夫之任但願服士之服為諸侯之末擯案此說可與閻氏說互相備考邢昺疏曰願為小相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案此以大夫士皆為小相說較圓凌氏以元端為士服不知君亦元端與卿大夫士同也士唯緇帶為異宗廟會同講家或據天子而言

謂小相是諸侯非也諸侯助祭於天子公袞侯伯鷩子男毳未有端章甫者諸侯會同於天子亦冕服無端章甫也詩車攻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赤芾金舄則是冕服矣周書王會解自天子至相者皆冕可證也今云端章甫則是諸侯自相會同明矣左傳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宋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是諸侯會同古有是禮向戌子產皆能習之子華所願學者即是禮也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謂宗廟會同是諸侯之事非

謂小相是諸侯也

以帛裏布非禮綃是綺屬則上服必是繇衣皇劉以爲元端誤

此因誤解以帛裏布遂致處處踳駁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鄭注曰狐青蓋元衣之裘鄭所云元衣即元端也若冕服之元衣則鄭云黑羔裘非狐青矣孔疏引劉氏皇氏亦以爲元端服賈氏春官司裘疏亦引此爲大夫士元端服元端之上服必布衣而內裼綃衣者上服用布裼衣不妨用帛文在內也若裼衣用布裼衣之裏不可用帛惡其不相稱也故狐青裘元綃衣鄭賈皇劉皆以爲元端服是上服用布中衣用帛並無以帛裏布之嫌獨熊氏以狐青爲六冕及爵弁服熊氏非矣蓋鄭氏以狐青爲功裘謂人功微𪋻見司裘注則不以爲六冕及爵弁服必矣孔疏取熊氏說圖考亦以皇劉爲誤是非未免顛倒且鄭氏謂六冕皆羔裘圖考亦從之矣乃又惑於熊氏之說何也

麛裘疑是記者廣言之夫子無此裘

魯人有麛裘之謗則夫子有麛裘也論語無麛裘禮記無麑裘玉藻麛裘青豻褎鄭注引論語素衣麛裘然則論語麑裘本是麛字蓋因麛爲鹿子而麑字從兒遂致誤耳曲禮士不取麛卵周禮庖人秋行犢麛爾雅釋獸鹿其子麛說文鹿部麛鹿子也是鹿子之麛皆從弭說文麑字下云狻麑獸也狻字下云狻麑如虦貓食虎豹爾雅亦同郭璞曰即獅子出西域麑與麛判然兩字亦判然兩物麛裘之麛不得作麑

守訓案麛裘字不得作麑觀鄭氏玉藻注及聘禮裼降立注皆引論語作麛可知漢時論語原不作麑其誤作麑一則因字之從兒一則因兒弭古音同也然麛作麑相沿日久國語魯語獸長麑麌漢書貨殖傳蝝魚麛卵顏師古注麛鹿子也字或作麑又鹽鐵論掩捕麑鷇又古今人表鈕麛左傳作麑

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黃衣狐裘考引邢疏

邢氏以黃衣狐裘爲大蜡息民之祭服據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江氏從之是也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孔疏亦云尊貴者息民之祭服此狐裘而羔

羊疏又以爲兵服云兵事用靺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引左傳臧之狐裘及東郭書晳幘而衣貍製其說亦通然論語黃衣狐裘當指大蜡息民蓋夫子曾與於蜡賓既蜡而息民故有是服金誠齋好與江氏鄉黨圖考爲難謂黃衣狐裘非蜡祭息民之服謂息民之祭輕野夫草服有司行事尊貴者不與焉然夫子不嘗與於蜡賓乎金氏又謂月令臘先祖五祀非周禮然夫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此非既蜡而臘先祖於廟乎金氏蜡臘辨謂周有

蜡無臘謂禮運所言是既蜡而燕於寢謂左傳虞不臘矣是左氏見秦行臘祭因爲此說引朱子云左傳是秦時文字案此皆一偏之說也就令左氏果是秦人其博聞宏覽豈不知周人有臘無臘而漫言虞不臘乎況左氏卽左邱明與夫子適周觀書於周史者夫子脩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左傳非秦時文字也自後漢蔡邕應劭輩始謂蜡臘同祭而異名月令與左傳雖未可盡信要猶在漢以前左氏以周人說周制勝於後漢人多矣金氏又謂黃衣狐裘其用最廣兵事之外又爲聘禮歸饔之服又爲大夫士冠昏禮及士相見之元端服今案聘禮歸饔韋弁服與兵服相似謂黃衣狐裘尙爲近是若元端服本用元衣狐靑裘今謂用黃衣狐裘全無依據詩小雅彼都人士狐裘黃黃戴東原謂是元端服誤也（詩小雅狐裘黃黃今考之是深衣之裘論語與衣狐貉者立是也別有辨見養靜齋札記）

古人有袒裼之禮（考袒裼襲之異）

圖考以裼爲袒袖非也觀其引以爲證者皆肉袒之事於裼無涉蓋朝廷之上賓客之閒凡言裼者以文

飾爲敬尙威儀也玉藻不文飾也不裼檀弓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是袒爲去飾而裼爲致飾裼之非袒也明甚賈氏聘禮疏云吉凶皆左袒士喪禮主人左袒檀弓吳季札左袒大射亦左袒此所引者亦皆肉袒（大射唯君袒朱襦餘皆肉袒大夫與士射則大夫袒纁襦餘亦肉袒）經言裼者見美也而廣引肉袒爲證豈有當乎敖氏繼公云裼者偏袒上衣而見裼衣也此卽鄭氏所謂袒而有衣曰裼不知君臣賓客之閒偏袒半身成何禮服夫袒而有衣者唯見於君射袒朱襦大夫射袒纁襦

然此名爲袒不名爲裼也說文袒衣縫解也裼袒也
此亦誤裼爲袒然解裼爲衣縫解則甚確並非偏免
上衣亦非袒出左袖賈氏聘禮疏曰裼者袒衿前上
服見裼衣也當言開衿前上服孔氏玉藻疏曰開皮
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此說亦是但多一
重中衣耳（裼衣之上別無中衣）袒出祇當言露出孫氏禮記集
解曰裼露也謂揩上衣之衽於內而露其中衣也襲
重也謂舒其上衣之左衽以重於右襟之下而掩其
中衣也此說詳明之至蓋古人禮服皆對襟於左襟

餘一寸爲衽以爲襲裼之節也
經傳凡言袒者肉袒也言裼或連言襢裼者袒而有衣
也
經傳連言襢裼者亦皆肉袒詩襢裼暴虎孟子襢裼
裸裎皆肉袒也古襢字本從肉說文膻字下云肉膻
也從肉亶聲引詩膻裼暴虎是襢本作膻（本作膻變文作襢省文作袒只是一字說文分膻與袒爲二而解袒爲裼恐誤）爾雅釋訓襢裼肉襢也
此皆襢裼連言與單言裼以見美爲敬者迥別若內
則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此言不有
敬事不敢袒亦不敢裼也與他處袒裼連言者又別
諸家言袒裼率多牽混今爲辨之曰開前襟則爲裼
袒左臂或右臂則爲袒經凡言裼者致飾也是故臣
裼（每日常朝君臣皆裼）賓裼（賓唯執圭不裼）迎賓裼（主人唯受圭不裼）凡言袒
者去飾也是故射袒喪袒割牲袒
大裘則無別衣裼之（考裼襲質文相變之異引玉藻疏）
康成謂大裘之外止有元衣（司裘疏引鄭志）禮家已辨其非
此云大裘則無別衣裼之尤誤也古人服裘毛向外
故玉藻曰表裘不入公門爲其褻也況以表裘祭天

而可乎大裘之上有元衣元衣之上有十二章之衮
玉藻服之襲也充美也又曰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
不裼不裼者襲也祭天之禮盛禮也大裘不裼充美
也充美者充其美於內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而有敬事當袒裼注疏無明文
子在父母之所若命之射則當袒經云子事父母右
佩玦捍注曰備尊者使令是也若有賓客傳命之事
或賓主人皆裼則已亦當裼凡衣深衣者無裼法（深衣有曲裾其下衣裳連其上無上服故無裼法）
子事父母端韠紳端則容有

裼時矣婦事舅姑袒裼未聞經但連言之耳婦人之衣連衣裳制與深衣同亦無裼法問喪曰婦人不宜袒

大夫羔裘以居 裘制雜考引詩羔羊傳

大夫以羔裘爲朝服不以爲燕居服羔羊詩云退食自公言大夫服此羔裘退自公所也毛傳云羔裘以居誤矣孔疏亦知其誤而圓其說曰大夫羔裘以居謂居於朝廷不成辭

諸侯在國視朔之服則素衣麛裘無狐白裘 詩檜風羔裘疏

玉藻不云天子狐白裘而云君衣狐白裘兼諸侯在國者言也 說已見前 天子視朝狐白錦衣諸侯在國以天子視朝之服視朔亦狐白錦衣論語素衣麛裘諸侯之大夫耳檜風疏拘於凡在朝君臣同服謂諸侯視朔亦麛裘無狐白裘不知君臣同服只是同色天子視朝錦衣狐白裘天子之卿大夫亦得衣狐白而不錦衣則素衣狐白裘熊氏曰卿大夫衣狐白者當素衣爲裼是也士不衣狐白則素衣麑裘是天子之朝同色卽是同服也諸侯在國視朔錦衣狐白裘大夫

士皆素衣麛裘以同色爲同服又何疑乎況檜君既好絜衣服則以狐白視朔必也疏又曰狐青乃人功粗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今案鄭氏司裘注曰功裘人功微麤狐青麛裘之屬是狐青麛裘等麤耳檜君不服狐青獨服麛裘乎古人服裘之差最重黑羔與狐白故諸侯以黑羔爲朝祭之服以狐白爲視朔之服次則狐青故以爲元端服黃狐賤故大夫士以爲燕居之服蜡祭息民亦黃衣狐裘者但取草木黃落之意非爲其貴而用之也都人士疏曰狐之黃

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是也諸侯朝服以黑羔燕亦黑羔燕禮記曰燕朝服於寢是燕服卽朝服也檜風羔裘序曰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遊燕謂遨遊燕樂非燕禮之燕遊燕之服於禮無徵或者可用狐黃孔氏曰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元端深衣而已今案元端用以齊不可用以遊燕深衣之裘則狐黃是矣都人士狐裘黃黃卽遊燕之服也 說詳養靜齋札記臺笠緇撮下 檜君乃以視朝之黑羔裘逍遙遊燕序所謂好絜衣服逍遙遊燕也而以

遊燕之狐黄視朝序所謂不能自强於政治也言其重於遊燕輕於視朝非謂狐黄重於黑羔也鄭箋云大蜡息民則有黄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孔疏亦謂檜君好絜衣服故黄衣狐裘是直謂狐黄美於黑羔矣誤甚

明衣無考　明衣考

明衣布僞孔注曰以布爲沐浴衣范氏曰明衣布者浴衫也皆據玉藻衣布晞身爲說然衣布晞身者浴竟則著之以俟其身之晞既晞則易去之矣朱子曰

齊必沐浴浴竟卽著明衣必有寢衣註曰齊不可著明衣而寢是以明衣爲齊時晝日常著之衣非晞身之浴衫也今當以朱子爲凖疏家所謂朝祭之服先著明衣是也邢昺緇衣羔裘疏曰凡祭服先加明衣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孔氏詩羔羊疏曰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賈氏聘禮裼降立疏曰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禪衫賈云禪衫卽孔邢所云明衣也戴東原曰近體禪衣曰明衣蔡仁錫曰古人衣服之制親身則以布爲禪衫於祭服謂之

明衣論語齊必有明衣布是也據此諸說則明衣卽汗衫詩謂之澤無衣曰與子同澤毛傳曰澤潤澤也鄭箋作襗曰褻衣近汙垢孔疏曰褻衣近汙垢亦曰小衣亦曰汗衣釋名曰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胸背然則所謂明衣卽近體之小衣以其受汙垢而特易之以明潔也圖考引士喪記襲尸之明衣誤矣陳祥道禮書亦同此誤

紺緅皆赤黑之間色　紺緅考

緅爲赤黑紺爲青赤非赤黑也注疏以紺爲元固誤

圖考亦識緅而不識紺金誠齋好與江氏相攻擊而亦云紺緅皆赤黑之間色蓋金氏誤以元爲青赤故不知紺爲青赤　說文糸部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段注曰揚當作陽猶言表也釋名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許言陽劉言含其意一也以纁入深青而赤見於表是爲紺賈氏考工記疏云纁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賈說非也入深青乃爲紺入黑乃爲緅矣　案段氏此解甚確青爲東方木色非黑也染青者以藍說文藍染青草也詩小雅終朝采藍鄭箋藍染草也孔疏藍可以染青故淮南

子云青出於藍今案說文綠帛青黃色也縹帛青白色也繱帛青色也紺帛深青而揚赤色也合諸色觀之紺之非黑甚明金氏謂漢儒所謂青即黑然說文於綠縹繱皆言青安得謂青即黑惟紫字解云帛青赤色也此誤以黑爲青段注曰青當作黑此作青者蓋如禮器注所云秦二世時語民言從之至漢末猶存與許說必無誤轉寫亂之耳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注變白黑言青素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黑爲青青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今案漢承秦俗以黑爲青者往往有之相沿至今猶存此語先儒以紺爲元亦由此而誤也僞孔論

語注紺齊服盛色邢疏云紺卽元色引賈氏考工記疏曰淮南子以涅染紺則黑於涅今案論語孔注非出安國手其以紺爲齊服盛色者妄也賈引淮南子以涅染紺則黑於涅今考淮南子俶眞訓云以涅染緇則黑於涅而無以涅染紺之文賈氏誤記淮南遂謂以纁入黑則爲紺邢氏又弗深考依用賈說以證僞孔之以紺爲元展轉相因幾無有能識紺者矣趙岐藍賦序曰余道經陳留土人皆以種藍染紺爲業是以藍染紺臺卿嘗目驗之安得有以涅染紺之事

廣雅碧縹紺綠綟緅總蒼青也王懷祖疏證曰青東方色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皇侃疏引鄭注云紺緅元之類也　案廣雅目諸青類非元類也碧縹紺綠綟總蒼皆青類唯緅非青類釋文引字林云緅帛青色亦誤以黑爲青耳廣雅青類有緅字當作衍文鄭注論語紺緅元之類紺緅與元皆赤見於外故曰類非謂青相類也疏證又曰黚黑也紺與黚義相近案此說亦誤廣雅方目青類豈容雜一黑類廣雅下文云黴黧黸黚黑也此目諸黑類與上文青類判然

不同上文緅字宜在此誤脫在彼說文黑部黚淺黃黑也黚爲淺黃黑紺爲深青揚赤音同而義不同也說文纔字下云帛爵頭色一曰微黑色如紺此紺字誤當作黚爾雅釋鳥翠鷸郭注曰紺色案翠鳥之色爲紺色則紺爲青赤非黑赤亦一證也

鴻恩案華嚴經音義引珠叢云深青而揚赤色者謂之紺也一切經音義三引字林云紺青赤色也皆可爲證

紺緅相類之物故連文考工記疏

論語紺緅連文從古皆無異說墨子節用篇曰冬服紺緅之衣亦可爲紺緅連文之證僞孔注論語誤解緅色爲緅色錢曉徵陳恭甫皆謂孔本論語本是緅字就令果是緅字亦是孔本之誤不得改紺緅爲紺緅也

古絳字與紅同音即紅也注（紅紫考）

絳古音讀紅然絳爲赤黃之雜紅爲赤白之雜其色實不同也夫子不以紅爲褻服則不以爲禮服可知而絳則一染之緅可用爲練服之飾三染之纁且用

爲冕服之裳則絳之非紅斷然矣染絳者以茜（即茅蒐詩謂之茹藘）一染謂之縓微黃而已並不見赤再染則黃而微赤謂之赬三染赤黃雜謂之纁通謂之絳與赤白之紅迥然不同乃既夕記鄭注云縓今紅也郭注爾雅亦云縓今之紅也劉熙釋名云紅絳也紅與絳相亂矣今之以紅藍染者亦先去黃汁染之則爲紅再三染之亦能成大赤

寢衣之制無考或是夫子特製之以爲齊時之用（寢衣考）

寢衣僞孔注曰今之被也說文被寢衣也引論語長一身有半廣雅寢衣衾韉被也詩小星疏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漢唐諸儒皆以寢衣爲被然寢必有被常耳鄉黨不當瑣瑣記之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朱子從之始以爲齊寢之衣毛西河不從齊寢之說謂此節非錯簡其稽求篇曰寢衣者寢時所衣即被也又設爲問曰然則誰無寢衣曰必有何也答曰必有寢衣之長一身而又半寢衣人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案此說必有二字殊費解如毛說當云寢衣長必一身有半今云

必有寢衣明是他人不必有寢衣然則寢衣若是被當依朱子爲齊時之用若非齊時所用則寢衣非被也或有依文解之者曰此節非錯簡長字不必讀去聲有半之有亦不必讀作又蓋夫子雖寢亦不全身裸露必有寢衣其長止有一身之半今人之寢猶有著此衣者但他人不必有夫子必有案此可備一說又案被之長短廣狹經無明文說文被字引論語長一身有半是謂平時之被皆長一身有半似太長士喪禮緇衾赬裏鄭注曰凡衾制同五幅賈疏曰此無

正文喪大記云紟五幅衾是紟之類故知亦五幅今
案紟用五幅者尸襲三稱（士襲三稱大夫五稱侯伯七稱公九稱天子十二稱）
小斂衣十有九稱（尊卑同）非用五幅紟不足以裹尸若
平時亦用五幅衾似太闊

上帶爲革帶（紳帶考引左傳疏）

左傳帶裳幅舃杜注曰帶革帶也孔氏正義曰下有
鞶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帶又鞶厲游纓注曰鞶紳帶
也正義曰上帶爲革帶故鞶爲紳帶　案此注疏皆
誤也傳言帶裳幅舃昭其度也則此帶卽紳帶若革

帶不過用以繫佩而已不足以昭其度也鞶厲游纓
傳曰昭其數也此鞶當爲繁纓之繁卽周禮巾車之
樊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鄭注云樊讀如鞶
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

士帶必反屈向上又垂而下（玉藻疏）

此疏亦誤玉藻士帶二寸再繚四寸再繚於要也君
大夫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之亦博四寸非
謂垂者又反屈向上也其垂下又反屈向上又垂而
下者經謂之精士帶末有言精者

衡在中牙在旁（佩考引大戴禮注）

戴東原再與盧侍講書曰大戴禮記一書今正復檢
一過又得若干事衡在中牙在旁通解此注璜在旁
衡牙在中亦似朱子所改案鄭氏玉藻注曰衡牙在
中以前後觸疏謂前後觸璜是亦謂衡牙在中璜在
旁也大戴禮注作衡在中牙在旁誤

珠孔細非組綬可貫鄭注大戴謂琚瑀皆爲玭珠又謂
是玉其說不定

大戴禮北周盧辨注見北史本傳（盧辨字景宣）非鄭注也

戴東原挍大戴禮記後語盧雅雨大戴禮記序皆已
有辨此注謂琚瑀皆爲玭珠非也說文琚佩玉名瑀
石次玉者是琚瑀皆爲玉舊圖有琚瑀又有玭珠江
圖易之但以組綬貫衡璜衡牙中貫琚瑀而無玭珠
任氏弁服釋例已辨其非

佩象環在去魯之後

孔疏謂失司冦故謙不復佩德佩與事佩示己無德
與事也又曰象牙有文理言己有文章也爲環者示
無德事也五寸法五行也案此皆傅會之說也孫敬

軒曰環玦之屬古人所常服故晉獻公賜太子申生以金玦叔孫穆子之子孟丙見於公公與之玦而佩之經解云行則有環佩之聲孔子佩象環蓋以象之貴次於玉故以爲燕居之佩其取節於五寸者亦大小之度宜然耳注疏之說鑿矣案孫氏謂孔子象環是燕居之佩是也孔子去魯之後失司冦其後季康子以幣召孔子則已復其官矣大夫七十而致事孔子反魯之時年已六十八歲故歸魯之後因而致事惟國有大事乃與聞之故左傳冉求曰子爲國老待

子而行鄉黨吉月必朝服而朝既朝服則必佩事佩德佩矣

端衣元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葷 衣服餘事引家語

端衣元裳齊服也乘軒大夫也然大夫以元冠齊家語言冕則王肅之誤也荀子及大戴俱作冕而乘輅乘輅則諸侯也然玉藻云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是諸侯亦以元冠齊其言冕亦誤也 食葷家語作食焄荀子大戴作食葷

後學丁世曦校

鄉黨圖考補證卷五

黃縣王漸鴻著

飲食

神農時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 始爲飲食考注引譙周古史考

神農氏製醫藥以療人病當有烹炮煎炙之術而云加米於燒石之上恐未必然抑或釜甑之用未廣民間猶有燒石加米者與

炮豚炮牂八珍之三四 饌考注

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未詳列八物之目鄭注據禮記

內則以湻熬湻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爲八珍但內則肝膋之上有糝肝膋之下有酏賈疏據醢人糝食酏食是羞豆之食非珍物然內則豚牂皆炮同一作法但標其目曰炮鄭分炮豚炮牂爲二以充八珍之數究未知其合否也圖考從鄭注亦姑從之云爾

說文以糲米一斛舂九斗曰鑿舂八斗曰毇 米精粗考注

說文金部鑿穿木也無舂九斗曰鑿之文論語食不厭精集註精鑿也左傳粢食不鑿釋文曰鑿精米也

鑿皆當爲糳誤作鑿耳說文毇部毇米一斛舂爲八斗也糳糲米一斛舂爲九斗段注據九章算術康成詩箋及釋文引字林較定糳當爲八斗江氏引字林糲米斛舂八斗曰鑿

守訓案說文毇字訓米一斛舂八斗糳字訓糲米一斛舂九斗桂未谷據釋文字林謂毇當爲九斗糳當爲八斗謂兩字注宜互易之若糳書爲鑿則沿誤已久左傳釋文之外楚辭九章鑿申椒以爲糧亦如糲字說文本從米從萬後人皆誤爲從米從厲

匕又謂之梜枇管子弟子職曰右執梜枇　食考

管子弟子職右執挾匕圖考引作梜枇誤也挾匕之挾從手枇即匕有柄有勺梜箸也二物不同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注曰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梜提士喪禮乃枇載鄭注曰古文枇爲匕案匕之別有二有黍稷之匕有牲匕吉事用棘喪事用桑牲匕之別亦有二有挑匕有疏匕疏匕者鄭注有司徹謂匕柄有刻飾者又曰挑匕疏匕皆有淺升挑長柄可以抒物於器中賈疏曰言淺升對尋常勺升深今案有司徹曰司馬執挑匕以挹湆注於疏匕者三則疏匕勺升當深於挑匕疏大也勺升大故曰疏匕鄭解疏爲刻別是一義此皆牲匕也若管子弟子職右執挾匕則黍稷之匕也

飯傷熱溼者水火不得宜　饐餲考

水火不得宜乃失飪耳傷熱溼者庋閣之食遇氣候煖或暑薰蒸之氣所致李巡云饐餲皆飲食敗壞之名是也　金氏鄉黨正義曰孔注云饐餲臭味變也爾雅食饐謂之餲是饐餲義同孔注所本也朱註云

饐飯傷熱溼也字林訓饐爲飯傷熱溼說文訓饐爲飯傷溼皆非也　案字林與爾雅及孔氏論語注其說皆合未見其有不同蓋飯傷熱溼者乃庋閣之食也釋文引倉頡篇云饐食臭敗也葛洪字苑云饐餕臭也是即傷熱溼之謂若非傷熱溼何由而臭變也金氏謂傷熱溼爲失飪之類失生熟之節此襲江氏圖考之說金氏好駁圖考此又沿其誤何也　金氏又曰饐餲二字中著一而字其義須稍有別皇侃疏饐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餲爲經久而味惡也是饐

爲臭變餲爲味變　案此說是也江氏謂味變則氣亦變然氣變卽臭惡也凡物經久則味變再久則腐臭而氣亦變矣味變者嘗而知之氣變者嗅而知之此臭與味之別也

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　肉考引王制疏

此疏既引玉藻天子日食少牢諸侯日特牲而乃云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太牢諸侯日食少牢由誤解周禮而誤也周禮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鼎十有二物爲一句卽少牢禮肩臂臑膊胳脊

脅腸胃肺魚腊膚十二物也鄭注周禮誤讀鼎十有二爲句故誤謂日食太牢耳有辨見周禮條辨本條下國語楚語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韋昭注曰舉人君朔望之盛饌與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合又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諸侯日特牲朔月少牢疏家依此推之謂大夫之食日特豚朔月特牲此唯孤卿或然下大夫不必然矣或因夫子餒敗不食謂夫子食必新殺是日特豚矣非也餒敗不食者無之則已有之而餒敗則不食耳且夫子餒敗不食卽不爲

大夫亦然也劉氏秋槎雜記謂大夫日食特豚是公膳謂左傳公膳日雙雞是齊不如禮今案玉藻君旣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據此則大夫之退甚早未至食時已退矣詩羔羊曰委蛇委蛇自公退食是退食於家不能常有公膳也齊人公膳日雙雞或是宗室之貴臣有公膳或因當時連日有事不得歸故有公膳未可知也

祭饗之割自當有法此所記乃常食之割也

鄉黨所記者常食之割邢疏謂析解牲體脊脅臂臑之數禮有正數者彼是祭饗之割圖考駁之是也然圖考所引割心割舌二條仍是祭饗之割皆不若集註以正爲方正引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爲證最爲允當

魚謂之鮨　魚考引爾雅

爾雅魚謂之鮨郭注曰鮓屬也郝蘭皋爾雅義疏曰說文鮨魚胳醬也出蜀中書鈔一百四十六引爾雅舊注云蜀人取魚以爲鮨與說文合郭以鮨爲鮓屬

非也鮓乃以鹽藏魚鮨是以魚作醬　案爾雅魚謂之鮨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是釋諸醬之名劉熙釋名鮓菹也以鹽釀魚爲菹熟而食之也鮓爲菹鮨爲醬更以說文證之郭氏誤無疑

爾雅魚謂之餒注餒肉爛　餒敗考

據邢昺引公羊傳及何休注肉爛當作內爛

菜羹但有鹽菜內則所謂芼羹　羹考

菜羹非芼羹也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梜疏曰其有肉調者犬羹兔羹之屬或當用匕是謂菜羹無肉也內則芼羹疏曰牛藿羊苦豕薇用菜雜肉爲羹是謂芼羹有肉也曲禮疏以有菜者爲鉶羹案鉶羹卽芼羹有菜又有肉故少牢饋食禮曰羊鉶豕鉶皆有芼公食大夫禮有鉶羹下記謂之鉶芼天官亨人注曰牛藿羊苦豕薇盛之鉶器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卽謂之庶羞則鉶羹有肉明矣蓋羹有以菜雜肉爲之者牛藿羊苦豕薇及犬羹兔羹雞羹雉羹魚羹之屬凡有菜者皆芼羹也有但以肉湆爲之不加鹽菜者膷臐膮太羹是也鄉黨所謂菜羹不但無肉亦無肉湆

莊子孔子阨於陳蔡之閒藜羹不糝糝者以米屑糝之菜羹無肉但以米屑糝之而已其尤薄者則不糝也

飯之色臭惡已在餲中　色惡臭惡考

色惡臭惡兼飯食魚肉邢疏謂飯食及肉顏色香臭變惡者是也圖考謂飯之色臭惡已在餲中而別引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以爲色臭惡之證恐與此經不合

失飪失生熟之節　失飪考引論語孔注

說文飪大熟也儀禮聘禮唯羹飪特牲禮請期曰羹飪皆以飪爲熟朱子以飪爲烹調生熟之節兼烹調義更完備天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易氏祓曰水有多寡火有緩急齊其水火而使之無過不及此生熟之節也昭二十年傳曰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此烹調之節也　黃雲石守儁鄉黨考曰內則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言羹各有所宜之食當云食各有所宜之羹而皆以五味調和

米屑爲糝不用加蓼是亦烹調之一事又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言或爲羹不爲羹而用梅用藙用蓼亦烹調之一事　案內則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鄭注凡濡謂烹之以汁和也此亦烹調之一事黃氏謂濡雞之等非失飪之事然皆有烹調生熟之節不得謂無失飪之事又爾雅釋器米者謂之糪李巡云飯米半腥半熟曰糪說文糪炊米者謂之糪段注曰言炊爨之失

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强熟之類 不時考引或問詔見後漢鄧皇后紀又前漢召信臣傳曰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

客之則已當祭 侍食考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鄭注曰雖見客猶不敢備禮也圖考謂當祭似少誤孔疏曰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活潑潑地

葷辛物謂蔥韭薤也 變食考

葷辛物不但蔥韭薤也蒜最臭說文艸部葷臭菜也又曰蒜葷菜徐鉉曰葷臭菜也通謂芸臺椿韭蔥蒜阿魏之屬

舊說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疑未必然當是六詩遞歌瑟與笙皆應之 飲酒考注

合樂者堂上鼓瑟堂下吹笙同時並作是謂合樂其六詩則仍一一歌之不可合也若如孔氏說則是瑟

一詩而後笙一詩何以爲合樂儀禮賈疏曰二南各三終其說近是二南各三終者周南關雎葛覃卷耳三終瑟與笙合奏之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三終瑟與笙合奏之

脫屨升坐 鄉飲酒義

鄉飲酒禮賓主皆脫屨堂下也燕坐之法長者一人解屨堂上曲禮君子欠伸撰杖屨是也侍坐者皆解屨堂下曲禮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是也若在室則長者一人解屨戶內餘皆解屨戶外曲禮戶外有

二履陳澔謂內有三人是也若君臣禮飲則君解履堂上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脫履堂下疏謂君脫履堂上席側是也惟鄉飲酒禮賓主皆脫履堂下禮曰賓主人介遵者眾賓皆降脫履是也古人非坐不脫履既脫履則必跣陳氏祥道曰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之哀二十五此知脫履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脫履然後升堂此不知非坐不脫履也今案燕坐與飲酒坐皆必脫履坐時久也食禮雖坐亦不脫履公食大夫禮賓升席坐無脫履之文坐時暫故也鄉

飲酒禮及燕禮大射儀瞽者亦不脫履禮畧也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此可見脫履則必跣矣劉向說苑曰晉平公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劉向此言狃於漢禮脫履然後升堂不知古人非坐不脫履又不知瞽者飲酒坐亦不脫履

鄉飲酒之禮有四

鄉飲酒義孔疏曰此篇有四焉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儀禮賈疏說亦同又曰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　案鄉飲酒禮爲經鄉飲酒義爲傳經所未備傳因而明之不必强分爲四也射義云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則因射而飲不獨州長矣周禮鄉大夫既興賢能退而行鄉射之禮亦必先飲酒儀禮鄉射篇不專爲州長設也且鄉大夫賓興之年再飲酒非一飲也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

鄉上齒習射即鄉射禮習鄉即鄉飲酒禮也若所謂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此即鄉黨之鄉人飲酒耳

此衛武公自悔之辭注

詩小雅賓之初筵朱子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用韓詩說也竊疑衛詩不當攙入於雅燕禮記曰燕朝服于寢諸侯之朝服元冠也而詩云側弁之俄則是皮弁服皮弁王朝之朝服也詩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是此詩

乃指王朝而言以側弁證之則詩序之說不可易矣鄭箋頍弁詩亦引燕禮云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則此詩是衞武公在王朝所作無疑又此詩鐘鼓既設鄭箋曰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孔疏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縣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於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縣也大射不言改縣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閒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天子於其臣

備宮縣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案此疏引大射儀諸侯之禮明此爲天子之禮其說極爲明核韓詩以爲衞武公自飲酒纇然誤矣　徐位山文靖管城碩記曰賓之初筵武公刺時言君臣上下沈湎淫液之事故列之於小雅抑戒者衞武公刺厲王言天子之事故列之於大雅　案國語楚語曰衞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云云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戒卽抑戒左氏以爲自儆之詩詩序曰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二說當兼之刺厲王以自

儆故得列於雅蓋亦衞武公入相而作若在國自儆無關王朝之事亦不得列於雅矣賓之初筵序曰武公既入而作是詩案史記衞世家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卽位髦年而後作抑戒刺厲王則亦是追刺蓋武公卽位在宣王之世入相在平王之世賓之初筵抑戒二詩皆作於平王之時淇澳正義謂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爲卿士非也

器用

輿下三面材謂之軓　車輿考

考工記輈人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軓前十尺鄭注謂輈軓以前之長鄭司農曰軓式前也書或作軋　案謂輈出軓前其長十尺也輈在軓前則軓在式前矣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鄭注曰軌與范聲同謂式前也案軓爲式前則前一面有軓左右兩面不謂之軓也據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則少儀當云祭左右軹祭范省一祭字耳大馭祭兩軹軹字少儀祭左右軌軌字皆誤戴東原云當作軿見儀禮禮記條辨本條下

僕者在車背後面前 綏考引少儀疏

孔疏本作背君面嚮前但此時君猶未出疏言背君必有譌誤圖考引此疏當仍其原文而辨其誤竟改其文不可爲訓孫敬軒曰疏謂背君向前而申綏於面不可曉疑是疏文有誤脫若删去君由後升至向前十三字則其文亦自通曉

加萑席 席考引公食大夫禮 案此在公食大夫記

公食大夫禮記蒲筵常加萑席尋萑今文作莞敖氏繼公曰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

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萑乃葦屬其爲物麤惡故司几筵惟於喪事則用萑席似不可用之於此禮宜從今文作莞莞小蒲也

守訓案說文莞字下云草也可以爲席萑字下云今本草多也桂未谷謂此非原文引增韻云萑鬱也謂卽鬱臭草觀此則公食禮必爲莞席矣以敖說爲是

鴻恩案加萑席之萑乃雈字之譌說文雈亂也从丱雈聲與莞古音同故今文作莞也

容貌

春官大祝辨九𢷎古拜字 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注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拜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 拜考

吉拜凶拜祗當以稽顙不稽顙爲別喪服小記曰爲父母長子稽顙婦人爲夫爲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此卽雜記所謂三年之喪以其喪拜其餘則否者卽雜記所謂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是也吉拜如平時之空首拜但以尚右手爲異 辨見周禮條辨本條下

肅拜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

肅拜婦人之拜也軍中之肅不拜 辨見周禮條辨本條下

肅拜不跪如今人之揖

肅拜跪而舉首下手也凡不跪不謂之拜鄭司農曰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介者不拜案軍中之肅不拜漢人曰撎撎卽揖也推手向前曰揖引手向身曰撎

辨見周禮條辨本條下

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拜考引曲禮

曲禮此文於經無確證孔疏云此謂使臣受勞已竟

次見彼國卿大夫也惟賢是敬不論賓主貴賤今案使臣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即聘禮賓朝服問卿及下大夫之事其時先拜後拜經有明文禮有一定非不論賓主貴賤也江氏儀禮補義曰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如納采禮賓飲射燕食迎賓拜至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如士相見壻見婦之父母介私面於卿案此可備一說

拾級聚足 升堂降等考引曲禮

鄭注謂拾級聚足是前足躡一級後足從之併是但

解聚足非拾級也拾級者如射者之拾取矢拾發投壺之拾投哭踊之拾踊皆以二人更迭謂之拾主人與客升階亦然 說詳禮記條辨

凡粟階不過二等 燕禮記

粟階不過二等者賈氏云天子九等階以下至三等士階三等皆留上等爲粟階孔氏云升一等而後散升二說不同圖考從孔氏郝氏敬以爲粟與歷通凡歷階者一足踐一級故曰不過二等又與賈孔皆異王伯申亦謂粟階即歷階引考工記粟氏爲量古文粟或作歷當以郝氏爲定解注疏分粟階與歷階爲二非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坐考引曲禮

注曰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案側席而坐坐於席之邊側專席而坐據席中而坐也檀弓曰齊衰不以邊坐 辨見禮記條辨本條下

君子居恆當戶 居考引玉藻

江氏駁玉藻謂君子居不宜當戶謂居室則戶當闔

未必然也曲禮曰戶開亦開戶闔亦闔開闔固無定矣又謂牖所以爲明非以戶爲明開戶則有風寒亦非淮南子說林訓曰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蓋古人室在堂後牖之爲明無多故鄭君以當戶爲鄉明若謂當戶有風寒夫子平素謹疾又感兩楹之夢豈肯於蚤作之時當戶而坐乎江氏謂孔子當戶而坐是坐於堂上然堂上之坐未有當戶者又謂室中以奧爲尊與弟子同居長者居奧此說是然同居則長者居奧獨居則當戶鄉明曲禮玉藻互相備耳且曲

禮有請席何鄉之文則可以居奥而東鄉亦可以當戶而南鄉矣不得以居奥爲是當戶爲非也胡竹邨以居恆當戶爲燕寢謂燕寢有側戶東出與房相連當戶卽是居奥此亦穿鑿之説也古人晝常居正寢夜常居燕寢若以居恆當戶爲燕寢是謂君子居恆燕寢矣可乎哉正寢之室戶在東南隅其東北隅與戶相對謂之宧說文宧養也室之東北隅食所居劉熙釋名亦曰宧養也字又通頤爾雅釋詁頤養也然則當戶是在室之東北隅爲君子頤養之所也

升車尊者履石尸乘以几婦乘以几孔子是履地而升

升車
考

戰國策趙武靈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是乘以石者不獨人君也焦氏易林屯之否又泰之晉隨之升解之咸登几上輿駕駟南遊是乘以几者不獨尸與婦人也然則天子升車亦當有物履之其列國周遊不必常乘以石蓋亦乘以几與

雜典

一大夫主司事上大夫下大夫考引周禮大宰疏

周禮大宰疏曰一大夫主司冠事圖考引此脫一冠字

魯自成襄以來有四卿

春秋之季魯有四卿文宣成襄之間魯不止四卿也全謝山經史問答曰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爲卿者前有臧氏東門氏凡五卿今案成公之世季孫行父叔孫僑如仲孫蔑臧孫許公孫嬰齊仲嬰齊並書於經不止五卿也公孫嬰齊叔肸之子子叔聲伯也仲嬰

齊東門襄仲之子亦曰公孫嬰齊春秋稱仲嬰齊以別之又前此文公之世季孫行父叔孫得臣孟孫未賜族經書公孫敖此三桓之外有東門遂臧孫辰叔仲彭生皆與三桓同時是六卿矣叔仲彭生卽惠伯也此時又有單伯公羊穀梁皆謂吾大夫之命於天子者也春秋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左氏春秋作送王姬杜注單伯王卿也說與公穀異先儒多從公穀案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左氏傳曰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則單伯王官也當以左氏爲是宣公弟叔肸之後爲叔氏有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

叔肸之子爲子叔聲伯即公孫嬰齊也叔弓之子有叔輒叔輒卒其弟叔鞅始嗣爲卿

象魏十日斂藏之於明堂於後月月受而行之謂之告朔（吉月考引周禮大宰疏）

象魏非月朔也象魏即大宰所布治象之灋司徒教象之灋司馬政象之灋司寇刑象之灋每歲正月之吉一懸之無十二月之異也月朔則每月不同故須每月一聽朔周禮大史職頒告朔於邦國鄭司農曰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言朔者以十二月歷及

政令今案周書序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即月朔也今周書月令篇亡禮記月令篇非周公原書然以夏小正參觀之知月朔所布者乃先王之所以茂對時育萬物與象魏異也天子月朔藏於明堂諸侯月朔藏於祖廟而象魏則藏於雉門之兩觀故兩觀亦名象魏哀公三年桓僖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可知象魏即藏於兩觀之上恐災及之故命別藏之也周禮大宰司徒司馬司寇各須其灋於邦國都鄙此所須者象魏之灋也大史須朔於邦國此所須者月朔之令也經文俱在豈可混而一之

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疑終月當作終日（視朔考）

終月云者猶言終朔謂終竟聽朔之事也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經書不告月穀梁傳曰何爲不言朔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然則終月即終朔以其閏月故云終月耳居門終月謂居明堂門也注疏謂居路寢門誤江氏欲改終月爲終日尤誤

告朔又謂之告月又謂之朝享又謂之朝廟又謂之朝正又謂之月祭（玉藻疏）

閏月告朔然後謂之告月見文公六年穀梁傳非每月皆謂告月也正月告朔然後謂之朝正見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左氏傳非每月皆謂朝正也圖考但辨其朝享之誤而不知其所謂告月朝正皆誤也

朝享與追享同爲四時之閒祀當是大祫之祭數年一行

追享朝享爲四時之閒祀見周禮司尊彝孔氏謂即

月朔之朝廟沿康成之誤也（康成以朝享爲月朔之朝廟）圖考又誤謂追享朝享皆爲大祫數年一行今考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鄭司農注曰謂禘祫也然則追享禘也朝享祫也禘祫年月先儒聚訟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說本禮緯近儒多非之公羊說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亦是讖學不足信也張子橫渠謂追享爲禘朝享爲祫每歲舉行此說最允蓋惟每歲舉行故名四時之閒祀也　後漢書張純傳曰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

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　案此引禮說卽禮緯之說也禘以四月閒於春夏祫以十月閒於秋冬與周禮閒祀之說合以禘爲諦定昭穆尊卑與春秋文公二年因禘而躋僖公亦合（魯無大祫之祭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廟卽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禘以夏正四月魯禘以夏正六月別有辨）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與四時閒祀不合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鄭司農以追享爲禘朝享爲祫禘

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羣廟皆朝於太祖而合食故爲朝享　案此說是也但禘亦兼及羣廟不專祭其所自出也班固白虎通義曰禘祫及遷廟者以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北堂書鈔九十引五經通義曰祫者皆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禘者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也案已遷廟主世代已遠故禘以審諦昭穆爲義也（詳周禮追享朝享及禮運魯之郊禘明堂位季夏六月各條辨下）

是後視朔之禮遂廢（穀梁注）

春秋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謂自是公無疾不視朔范甯穀梁注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皆非也經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則六月依然視朔矣不然何以書於夏五月又何以知其爲四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賜考引玉藻）

玉藻疏曰君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案此卽既拜受又拜於其室所謂再拜也酒肉之賜弗再拜既拜受於家則不復拜於其室也聘禮公之饔餼饗食燕羞俶獻皆明日拜於朝者賓主

禮隆故與常禮異也朱子或問云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以拜此用玉藻之文而連言飲食誤集註引范氏說亦誤飲食之賜既拜受則不復拜於其室矣即其拜受之時亦非先嘗後拜論語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是在使者既去之後非對使者嘗之也言先嘗者集註謂餘當以頒賜是也凡君賜主人迎使者於大門外再拜使者不答拜揖使者入升堂使者持所賜之物西階上東面致命熟食則操醬齊以致命主人下堂阼階之西北面再拜稽首使者辭升成拜大夫賜亦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然後授受飲食雖薄物亦必先拜命然後受無先嘗後拜之禮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正是先拜後受既授受使者降出主人以所賜之物授宰無宰則授子弟遂出送使者重禮則儐使者嘗與不嘗使者不得而知也夫子告使者不敢嘗所謂誠者正在此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祭於公考引曲禮

孔疏曰此謂士助君祭若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俎陸氏佃曰言凡則豈特士而已蓋大夫亦自徹其歸則君使人歸之馬氏晞孟曰特牲饋食禮賓出之後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康成謂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歸之夫衆賓祭於士猶自徹其俎則大夫祭於公其自徹可知　案助祭於公大夫士皆自徹其俎士徹俎而出遂持以歸大夫自徹而出君使有司從而歸之孔子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是君胙之來不待脫冕

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曲禮疏

此疏亦誤君大夫士之禮大夫恒避君士遠無嫌恆與君同故君祭士祭皆歸賓俎大夫祭不歸賓俎避君禮也有司徹曰司士歸尸侑之俎鄭注尸侑尊歸其家敖氏繼公曰尸侑尊司士徹俎而歸之賓長以下則自徹而授其人以歸賈氏特牲禮疏曰有司徹歸尸侑之俎儐尸歸尸俎皆不見歸賓俎據此諸說大夫之家祭無歸賓俎之事孔氏曲禮疏引曾子問攝主不歸俎謂正主則歸也以爲大夫歸賓俎之證今案曾子問曰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

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蓋士祭本當歸肉大
夫祭本不歸肉今以大夫攝士之祭若歸肉則無異
於士之自祭若竟不歸肉又無異於大夫之自祭故
其辭如此若曰此宗兄宗弟宗子之家祭也禮宜歸
肉今以在他國而使某攝之則某不敢歸肉敢辭於
賓也此正可爲大夫不歸賓俎之證孔氏反據爲大
夫歸賓俎之證悖矣又案攝主雖不歸賓俎而亦有
脤胙之事少儀曰爲人祭曰致福也大夫之自祭雖
不歸賓俎而亦脤胙少儀曰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

曰膳也致膳於君子謂致膳於君及素所尊敬之人
非助祭之賓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
士去葷是皆脤胙之事其脤於賤者則聘禮記曰胎
肉及廋車是也鄉黨祭肉不出三日與朋友之饋有
祭肉正是脤胙之事皆非助祭之賓其助祭之賓則
敖氏所謂賓長以下自徹之而授其人以歸是也

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置於堂下

圖考此二句殊不可曉少牢饋食禮大夫儐尸之時
賓長兄弟位皆在堂下立而不坐既受獻俎皆薦於

其位少牢儐尸時主人酌獻賓於西階上宰夫薦脯醢司士設俎是薦於西階上也賓祭脯祭肺祭酒遂飲卒爵坐取祭以降委於西階西南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則薦俎設於堂下所立之位矣又眾賓長升拜受爵坐祭立飲卒爵若是以辯其薦脯醢與脀設於其位繼上賓而南則眾賓之薦俎發即設於堂下矣○宰夫執薦之薦今本儀禮皆訛作爵其出也自徹
之至廟門外授其人以歸若君祭則諸臣之俎亦皆
在堂下其在堂上者唯君及尸侑之俎耳圖考謂臣
得獻之俎自徹之置於堂下意將謂臣所獻於尸之
俎乎今考祭統曰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
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

下是徹之陳於堂下者是士非大夫也既陳於堂下
百官餕其餘而徹去之矣祭統百官進徹之注曰進當爲餕聲之誤也並
無餘肉可歸此第一日室中薦熟食之時也若大夫
之自徹者乃是明日繹祭羣臣所得之薦脀耳薦脯醢脀骨體
此薦脀原在堂下祭畢自徹之而出置於廟門外
君使人歸之也

散齊居外寢致齊居內寢齊考

散齊致齊皆居外寢外寢正寢也一名齊寢無齊於
內寢者內寢燕私之寢也非齊時所居江君蓋因祭

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之文而誤也今考祭義鄭注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五者爲致齊以不御不樂不弔爲散齊方氏慤曰齊於內者所以慎其心齊於外者所以防其物是以身心爲內外不謂內寢外寢也祭統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孔疏曰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致齊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檀弓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曰內正寢之中疏曰恐內是燕寢故曰正寢之中玉藻宿齊戒居外寢方氏慤曰齊戒故居外寢陳氏祥道曰君齊於路寢夫人亦齊於正寢而大夫士亦各齊於適寢散齊夜處適寢亦豫外事所謂散齊於外也致齊晝夜處適寢不豫外事所謂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據此諸說無有謂齊戒居內寢者蓋平時晝常居正寢夜常居燕寢齊則晝夜皆居正寢　金誠齋鄉黨正義曰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外謂堂內謂室　案此說亦未允當散齊時無事亦在室不常在堂致齊蓋常在室不出堂矣

八蜡數昆蟲非也（蜡祭息民考）

八蜡之神依經文爲序已見陳氏禮書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數百種不數昆蟲是也王肅亦不數昆蟲而分貓虎爲二則非萬充宗禮記偶箋云司嗇即先嗇不可分爲二貓虎二物不可合爲一　案此說亦非也鄭注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后稷古官名不指周棄）　孔疏曰先嗇爲主司嗇從祀注疏之說未可破也萬氏合先嗇司嗇爲一者蓋因孔疏有云先嗇司嗇並是一神而不知一字本是人字之誤孔疏本作先嗇司嗇並是人神也（惠定宇按宋本一作人衞氏集說同）　至於迎貓迎虎經雖分言之然上文總稱之曰禽獸孔疏曰禽獸者即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者貓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皆悉包之特言貓虎舉其除害甚者然則分貓虎爲二不亦拘乎（鄭注謂貓虎是服不氏所教擾猛獸非是）

州黨之學飲初之時正齒位及飲末醉無不如狂（雜記疏）

黨正於蜡祭之日以禮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此禮飲也亦養老之義也其賓皆耆老有德者六十者

坐五十者立侍此雖及飲末不得醉如狂雜記所謂
一國之人皆若狂謂蜡祭之日弛酒禁一國之人皆
得飲酒孔子所謂一日之澤也
此經所難據十二月大難而言 儺考引周禮方相氏疏
夏官方相氏率百隸而時難時難者非一時也鄭注
云時難者四時作方相氏以難當云三時月令季春
仲秋季冬三時之難鄭皆注云方相氏掌之是也賈
氏謂方相氏專據十二月大難而言誤矣鄉黨鄉人
難乃據十二月大難而言

鴻恩案三時作四時者傳寫之誤也鄭注儀禮覲禮
四享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
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可爲三四易譌之證
季冬遂令始難 春官占夢
此卽月令命有司大難也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故
以丑月之難爲始難　陰陽之氣功成者退或留滯
焉則爲厲疫故驅之
恐己廟室之神有所驚恐 郊特牲疏
索室驅疫未必索及於廟淮南子時則訓令國儺高

誘注曰儺散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
不祥之氣蔡邕獨斷曰疫神居人宮室區隅善驚小
兒可見非廟室矣蓋疫氣依人而行人之所居或爲
疫氣所染故驅之廟中胡爲乎孔氏以阼階爲廟之
阼階非也記曰存室神也神無所不在耳其實存室
神之說亦是記禮者傅會之言阼階者主人之階也
立於阼階盡主人之禮也朝服敬也 蔡邕獨斷曰歲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儺桃弧棘矢射之張平子東京賦曰爾乃卒歲大儺驅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李善注曰漢舊儀常以十二月命時難以桃弧葦矢射之錢曉徵十

駕齋養新錄曰譙周論語注十卷梁時猶存劉昭注續漢書皆一引之鄉人儺注曰儺卻之也以葦矢射之案方相氏言執戈揚盾不言執弓矢葦矢棘矢漢儀耳附識於此以廣異聞
守訓案以阼階爲廟之阼階始於孔安國後皇氏孔
氏邢氏多從之朱子集註不註阼階而云或曰恐驚
先祖五祀之神是亦疑其說矣惟論語筆解韓氏愈
曰正文無廟字乃云恐驚先祖疑孔穿鑿非本旨此
說甚是

補考頁版

鄭氏周禮注曰版戶籍圖地圖籍與圖爲二鄉

黨頁版之版鄭氏所云戶籍是也然某氏注曰頁版持邦國之圖籍朱子集註亦曰持邦國圖籍者皇侃論語疏曰孔子見人擔揭國之圖版者何義門曰圖地圖籍名籍兼言圖似較全圖考專考籍不考圖薛氏應旂有頁版考兼考圖而以小宰及司會司書當之未見允當今別爲

頁版考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鄭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

輿地圖賈疏漢蕭何收秦圖籍以知天下阸塞廣遠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民財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均齊天下之政

案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其土會土宜土均之灋皆由土地之圖辨之也

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

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注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荆州其山鎭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澤藪曰

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廬維（鄭讀雷雍）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淄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

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凡邦國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案職方氏辨九州同貫利制職貢皆由地圖辨之也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人民之數要地圖必兼民數二者原相依也民數無定故每三年大比一獻之地圖有定不必三年一獻之矣若夫陵谷有變遷水潦有浸灌物產有豐耗繪而爲圖獻之天子以上下其職貢亦有不可缺者至於春秋之世列國疆域伸縮無定地闢則民數亦增地蹙則民數亦減民數卽附於地圖獻民數不得不獻地圖矣

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

地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注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疏九州地圖乃諸國所獻以入職方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而說

案司險土訓之地圖蓋皆取之於職方也以上所考皆邦國之地圖若夫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稽司書掌國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此二者皆畿內土地之圖其圖爲財用而設凡在書契版圖者百物財用也於邦國之貢版無涉薛氏引之以爲邦國之貢版誤又小宰聽閭里以版圖注曰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案此土田之圖非土地之圖薛氏亦引之以爲邦國之貢版尤誤邦國土

田之訟雖亦有版圖決之而閭里細事不盡獻於天子以上圖

地官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使邦國簡閱民數　大司徒掌邦國人民之數見上　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人民之數要見上　秋官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

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案司民中士六人分掌六鄉六遂此卽鄉遂縣之民籍而司民總其成也此經所言亦王畿以內之事而邦國亦各有司民之官三年大比以其三鄉三遂之民數詔司寇司寇獻於其君以獻於王邦國之負版於是乎在矣其獻於王則小司徒受之所謂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是也小司徒旣盡受諸國之比要則上之大司徒所謂大司徒掌邦之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是也至於職方氏天下人民之數要則又受之大司徒者也

夏官大司馬掌建邦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七曰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案此所稽者邦國之鄉民也但簡稽其鄉民而不及其郊遂者此爲師役之用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於其鄉故簡稽其鄉民王有征伐之事命之出師則各帥其鄉之軍而至也

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由命士以上父執子之右手咳而

名之告宰名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

案州伯卽州長也此雖士大夫之禮然庶民生子自生齒以上亦獻其名於閭史閭史每歲以其生齒之數獻於州長州長則由鄉士以登諸司民矣此鄉之民數也其郊遂縣鄙亦由遂士縣士登諸司民所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也以上籍

又案負版又凶服名喪服記負廣出於適寸注曰負

在背上者前有衰後有負版敖氏繼公曰孔子式負版者以其服最重今案鄉黨既言凶服者式之則負版已包在內無緣更言式負版者惟皇侃論語疏以凶服為送死之衣物故以負版為衰衣之負版然經云凶服者著者字明是身衣凶服之人則負版者不得復為凶服之人故謂負邦國圖籍者是也

後學丁世巇校

鄉黨圖考補證卷六

黃縣王漸鴻著

續補

便便言　集註便便辯也　案便與辯字本相通史記引此句作辯辯言又與辨通書辨章百姓史記作便章說文釆辨別也釋審等字從此釆古文釆古文尚書當作釆章與平字形近偽孔遂譌為平章又洪範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引作便便詩小雅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便辨治也蓋其字本皆作釆後皆

譌作平矣

踧踖如也　王菊潭四書求是曰後錄云說文解字踧行平易也踖長脛行也踧踖與下與與同義詩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毛傳以緝御為踧踖之容雖敬而舒謂之踧踖與　案詩授几有緝御是在堂上此經君在是君出路門外視朝之時與彼不同陸氏釋文踧踖恭和貌以踧踖為恭和是與下文與與同意矣然踧踖究竟恭的意思多踧踖而與與則恭而和矣夏官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

注曰王揖之皆逡遁賈疏曰約鄉黨而知然則鄉黨踧踖猶逡遁也逡遁即逡巡在得揖而就位之時也諸侯視朝大夫中庭北面君揖之皆逡巡就位北面不改蓋踧踖人所同踧踖而與與則子所獨下文復其位踧踖如也亦是復位之時踧踖就位非謂旣立定而猶踧踖也

襜如也　爾雅釋器衣蔽前謂之襜　案鄉黨言衣前後襜如則是前後皆蔽不開張也

守訓案說文襜衣蔽前廣雅襜蔽膝也錢氏論語後

錄曰齊魯之交謂蔽膝曰襜襜如謂前後蔽如襜

入公門　金氏鄉黨正義以入公門與執圭兩節合爲一節非也入公門節疏曰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容也執圭節疏曰此一節記爲君使聘問鄰國之禮容也是顯分兩節矣若合爲一節則入公門節記升堂降堂復位與執圭行聘享禮私覿參錯不合即過位一事亦決非行聘之事蓋諸侯廟在雉門內入雉門東行郎入廟而君之朝位在路門外過位則入路寢庭矣其非聘禮甚明金氏以過位爲外朝之位謂外朝在雉門外不知雉門外爲象魏即兩觀之處其南爲府庫不可以爲朝也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若外朝在此則非發歎之所劉端臨遺書亦合此兩節爲一節皆爲聘問之事謂正朝在路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案此說非也士相見禮曰凡燕見於君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則內朝有升堂矣又以過位爲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案此說尤非也君立中庭之位在阼階

之南賓入廟升西階不過此位也至鄭注禮記引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此自是夫子見君之常禮不得據鄭注所引指此節爲聘問之事以其過位一事與聘禮不合過位而有言亦與聘禮不合也又宋于庭作四書釋地辨正以入公門節與上君召使擯爲一節其說過位謂爲擯者過中庭君揖賓之位其說升堂謂擯者不升堂儀禮言禮之常論語參言其變其說尤支離不可通

鞠躬如也　金誠齋鞠躬解曰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朱註以鞠躬爲曲身非也鞠之字義未有訓爲曲者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曰鞠躬本一作鞠窮阮芸臺師儀禮挍勘記作鞠窮謂鞠窮雙聲字猶踧踖也案謂雙聲猶踧踖非謂字義猶踧踖鞠窮二字義同鞠當作匑說文匑窮也自注匑从勹匑與𥨪同說文𥨪窮治罪人也今鞠四作𥨪窮極也詩齊風曷又鞠止又云曷又極止是鞠又訓極也匑亦作鞫自注說文無鞫字鞫本當作𥨪又通作鞠自注說文鞠蹋鞠也故文從革今作匑窮字叚借通用也爾雅釋言云鞫窮也釋詁云鞫盈也

鞠有虛義自注夏小正鞠則見洪氏震煊以鞠爲虛星其義通也而釋爲盈反訓也自注爾雅以徂爲存以甘爲苦皆反訓也窮亦作竆三蒼匑匑敬畏貌蓋敬惕之至斂束其身不敢少舒如窮極之人是謂鞠窮孔注以鞠躬爲斂身是釋鞠窮之意非以斂釋鞠以躬釋身也案此句躬身二字誤倒朱子以爲孔氏訓躬爲身而訓鞠爲斂其義未當故以曲字易之而不知其與經不合且失孔注之意也　案金氏此解極詳核今節錄之

攝齊　孔注攝齊者摳衣也劉端臨遺書曰孔注非也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卽席也卽席必摳衣者以將就坐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齊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襄十四年傳曰書於伐秦攝也注云能自攝整旣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非一未有爲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

旣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旣兩手奉盥器不容又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慢然攝衣冠若攝爲摳者何乃幷及冠乎略舉數事足以見之矣　案古之君子坐則端拱立則正拱行則張拱常以拱手爲儀不以垂手爲容故攝齊不得爲摳衣也況升堂見君益加嚴肅而下手摳衣豈得爲敬乎下節執圭鞠躬如也若升堂必摳衣旣執圭能復摳衣乎自後人不以拱手爲敬而以垂手爲敬故升堂有摳衣之容前漢王式傳唐生褚生摳衣登堂誦音容禮甚嚴是

漢人之升堂以摳衣爲敬矣說文攝𧞤也一說摳衣升堂是漢儒舊說以攝齊升堂爲摳衣升堂矣然非論語之本義也韓詩外傳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此非升堂也而亦攝齊若以爲摳衣豈弟子見先生之儀乎劉向說苑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若謂摳衣以事先生成何辭乎曲禮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鄭注曰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此漢禮耳古人請業於先生皆拱立不摳衣也劉君以攝爲斂整引證確鑿而焦里堂論語補疏仍申孔注其說亦甚辨然焦之強不若劉之正也

沒階趨進　翟晴江四書考異曰舊文無進字釋文曰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聘禮記注引有進字唐石經有進字太平御覽居處人事二部張子正蒙引文皆有進字朱子或問曰問何以知無進字曰降而盡階則爲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案翟子華子孔子贈篇云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似可證此進字非衍誤特其書爲後人依託恐即依倣論語言之　案子華子沒階與此同其進則爲將拜之故既沒階趨進而拜與此趨而退者異矣此不足以爲證　阮芸臺論語校勘記曰經義雜記云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儀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孫志祖云說文引此文亦有進字見走部𧼯字注　案據此所引可證本文有進字趨進謂趨前就其堂下中庭之位也趙鹿泉謂疾趨而出則誤矣

上如揖下如授　注疏以上如揖爲授玉時下如授爲下堂時非也曲禮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孔疏曰此明授受時禮是授玉之時俯身微下佩垂佩委是其儀也不得如揖聘禮記曰授如爭承謂敬慎之至也又曰下階發氣怡焉是下堂之時氣自發紓未嘗如授蓋此節皆記執圭之容故朱子曰執圭平衡高不過揖卑不過授此爲定解或云舊讀下爲趨古字而如通謂是上而揖趨而授也然上下文許多如字皆作如似解不應此兩如字別生異義況

堂上不趨執玉不趨豈可云趨而授乎

君子不以紺緅飾　此一句訖無定解舊謂紺是齊服緅所以飾練服故不用朱子從之然紺非元緅非縓則舊解誤也陳恭甫左海經辨曰紺緅色淺紅紫色姦故皆不用然紺深青緅五入則色非淺也陳氏從僞孔以緅爲縓故云色淺　江愼修謂紺緅皆赤黑之閒色故不用然紺以纁入青緅以纁入黑皆非赤黑之閒色也惟周理衷四書典故辨正說猶近是其說曰紺緅並非不正之色考工記鍾氏注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

色也士冠禮爵弁注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緅則爵弁之色卽緅色緅既可用爲弁獨不可用爲飾乎考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準以素純卽緣也尊者俱存則多飾而以績不俱存則飾少而以青俱亡則無飾而以素紺緅非績又非青素於盡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案此說可備一解古者三十無父不爲孤未知其當用何飾曲禮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呂氏大臨曰既除喪猶不改素惟當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據此是孤子不當室既除喪猶純采然則三十無父不爲孤亦純采與　青赤黃白黑得五方之正者正色也

綠紅碧紫騮兩相雜而相尅者閒色也五閒色之外纁亦赤黃雜亦謂之閒色而不相尅玉藻衣正色裳閒色謂冕服上元下纁也冕服而用閒色者上元象天下纁象地土無正位寄於南方火故赤黃雜也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康成謂四入爲朱六入爲元四入之朱正赤也七入之緇正黑也是皆正色故禮服用之紺爲青而微赤緅爲赤而微黑元爲黑而微赤雖相雜而與他閒色之勢均力敵者不同故緅用爲爵弁亦用爲爵韠元用爲冕服亦

用爲元端服惟紺於經未見所用、金氏鄉黨正義曰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此二句是深衣之制自來未經人拈出　案君子不以紺緅飾謂是深衣之制與周氏說合紅紫不以爲褻服則不指深衣言矣禮記深衣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善衣之次也可知深衣非褻服矣

金氏又曰江愼修以褻服爲在內親膚之衣又名澤又名袓服誤矣　案江氏所謂袓服乃因褻服而兼及之未嘗專以袓服爲褻服　又曰朝祭之服皆無

飾惟深衣有之　案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列采卽飾也鄭注以緇衣素裳爲列采案既云列采則必有緣飾說詳禮記條辨天子素服條下古者冠有飾裳有飾帶有飾裘亦有飾此皆朝祭之服有飾也何獨於衣而無飾祭服之衣飾詳禮記條辨諸侯黼大夫黻條下

必表而出之　金氏鄉黨正義曰漢儒說表衣爲在絺綌之外出爲出門但出之二字文義未安皇疏本必表而出無之字今本有之字蓋衍文也　案此經卽無之字漢儒之說仍恐難通蓋惟朝服祭服元端服絺綌之外乃有表衣此經所言乃深衣也深衣必露著之無論在家出門其上皆無表衣夏則用葛用葛卽名絺綌其上亦無表衣也故此句斷以朱註所云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爲定解若玉藻袗絺綌不入公門彼是入朝見君或朝服或元端則絺綌之外有表衣漢儒所說表衣在絺綌之外是矣蓋人臣見君必有上服無以深衣者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注疏謂夕時以深衣見君金氏已辨其非矣故雖甚暑亦不敢露著絺綌入公門鄉黨所記者既非入公門何必不露著之知此絺綌爲深衣則玉藻與鄉黨皆不煩言而解矣

短右袂　集註短右袂所以便作事至其短之之法注家皆不言蓬萊楊祖洲先生鄉黨約說曰聖人兩袖本齊私居時右袂常褫之故短俞蔭甫羣經平議亦同此說又案褻裘長說文作絬衣長絬與褻古今字裘作衣蓋齊古之異文

狐貉之厚以居　閻百詩四書釋地又續曰滿巽元解滿之章字巽元萊州掖縣人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燕居又與褻裘複蓋居卽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文茵暢轂車中所坐虎皮褥也夫子亦取此二獸皮爲坐褥以其溫厚可適體耳　案子罕篇與衣狐貉者立是以狐貉爲裘也此經狐貉之厚以居承上文褻裘寢衣閻氏謂是坐褥說似可從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士不坐犬則坐羊可知大夫不坐羊則坐狐貉可知裘取其溫坐取其厚故曰狐貉之厚以居王菊潭譏閻氏釋狐貉之厚以居無所據今取坊記證之有可據矣不然試問大夫不坐羊其在羊以上者何物也又案說文引論語狐貉作狐貈子罕篇狐貉釋文曰依字當作狐貈

羔裘元冠不以弔　孔氏檀弓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吉服而弔謂羔裘元冠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冠以絰又曰養疾者朝服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喪大記疏曰小斂之後來弔者掩襲裘上之裼衣若未小斂之前弔者開朝服露裼衣　案此二疏皆誤也檀弓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又曰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鄭注曰不以吉服弔喪是始死即不以羔裘元冠弔矣其引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正是證明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如此明曉

而說者乃欲阿附孔氏謂喪大記疏最確謂論語羔裘元冠不以弔是據小斂以後言之過矣家語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往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此與檀弓正相合說者因其與疏說不合則指家語為王肅之誤謂檀弓羔裘元冠者易之是為養疾者言之今考儀禮士喪記曰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養者之齊必元端世子之記曰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元而養鄭注曰養疾者齊元元冠元端

是也而孔氏乃云養疾者以羔裘元冠之朝服何據乎喪大記曰疾病體一人（四人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鄭注曰男女改服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庶人深衣（儀禮士喪記亦有男女改服句鄭注亦同惟庶人深衣作主人深衣金樸園儀禮正譌曰男女改服唐開成石經無此四字錢塘鍾氏儀禮鄭注本亦無此四字及注十三字）案男女改服在四人持體屬纊以俟絕氣之時雖有賓客來問病何暇為之改朝服且自親寢疾以來何時不有賓客來問病都不為之改朝服而獨於屬纊之時為之改朝服乎蓋此改服為親將死不可服元端故改服深

衣耳不拘乎庶人而後改服深衣亦不拘乎有無賓客來問病也士喪記曰乃卒主人啼兄弟哭鄭注曰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鄭意謂由朝服改深衣今據喪大記男女改服在屬纊之時已是改服深衣矣至始死則未嘗改服檀弓衞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此可為始死不改服之明證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鄭注雞斯讀笄纚上衽深衣之

裳前是但去冠而笄纚纚以韜髮笄以貫之去屨而徒跣又扱深衣之上衽並無改服之文則自屬纚之時已改服深衣明矣解經者展轉遷就不知養疾者由元端易深衣而謂服羔裘元冠之朝服不知男女改服在疾病時而謂始死易去朝服與士喪記喪大記檀弓問喪論語家語無一合者而欲伸其始死以羔裘元冠弔喪之說豈可得乎蓋夫子羔裘元冠不以弔始死已然不在小斂之後也但論語不言服何裘何冠據檀弓與家語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則非羔裘元冠

即不必易纊繭緼袍麛裘狐貉之等皆可也但曰易之而已是亦不拘易何服也蓋始死而往必是哀情迫切故不暇易服唯服羔裘元冠者必須易去之耳檀弓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此但易裼而襲又加帶絰而不易裘冠是小斂以前小斂以後同服但以襲絰爲異耳惟大斂以後則皮弁加絰成服以後則錫衰或疑衰鄭氏喪服注曰諸侯及卿大夫以錫衰爲弔服士則疑衰或緦衰有朋友之恩者緦衰皮弁加絰者素衣麛裘也此素衣是素布緦衰錫衰疑衰皆素弁加絰亦

麛裘詩羔羊疏曰狐白之外唯麛裘素也　孫敬軒禮記集解曰喪大記男女改服謂改其養疾之元端而深衣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但言扱上衽而不言改衣則前此已深衣至此特扱其衽明矣始死羔裘元冠易之者謂疏親不與於養疾至死而方以吉服至改而素冠深衣也羔裘不以弔則弔衰皆襲麛裘也　案此與鄙見略同其云至死而方以吉服至非是蓋羔裘元冠者易之是易之而後往非既至而後易也又專據疏親案之家語亦不合至易去羔裘

元冠即可以麛裘素冠外著素服亦不待成服著衰而後易麛裘也素服衣如皮弁衣而無采緣玉藻年不順成天子素服左傳晉敗秦師於殽秦伯素服皆此服也素衣素裳始死易服而往者若易深衣則無裼法易素服則有裼裘之儀矣

吉月必朝服而朝　金氏鄉黨正義曰若謂致仕後月朔朝君當明著致仕之文但言吉月何知爲致仕之月乎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蓋告朔皮弁服朝則朝服先服皮弁告朔後服朝服而朝禮

也當時告朔禮廢羣臣遇月朔或卽服皮弁而朝是僭天子之朝服矣玉藻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可以爲證君子於此必朝服而朝不敢服皮弁也

案江氏圖考曰告朔之後當視朝孔子致仕之後吉月惟朝服而朝不從視朝者致仕者異於在位之臣也江君此說本自未允蓋魯君是時久不視朔江氏據視朔而言宜其來金氏之辨駁也然江氏又曰是時魯君未必視朔卽視朔亦惟從視朝致仕老臣可不朝吉月必朝者一月更新不忘君也此說允當

之至金氏乃云但言吉月何知爲致仕殊不知但言吉月正以見其爲致仕若非致仕則日日必朝服而朝何以但言吉月也金氏謂鄉黨不皆記孔子之事故爲是說耳又謂當時羣臣服皮弁以朝君子於此必朝服而朝然羣臣旣皆僭禮不知此君子是指何人上文羔裘元冠不以弔檀弓引爲孔子之事此句與上文相連是記孔子之事無疑也劉端臨亦謂此句非孔子之事竊恐未允

齊必變食　周禮膳夫王齊日三舉鄭注引論語齊必變食賈疏謂不食餕餘以違褻也案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日中及夕仍餕朝食之餘齊日三舉則每食必新殺此天子之齊必變食也夫子之齊不必每食新殺要不餕朝食之餘亦齊必變食之一證云

膾不厭細　黄雲石鄉黨考曰曹子建七啟云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張景陽七命云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測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皆極形其細切也　案牛羊魚皆可作膾而魚膾爲多作膾之法先薄析成

片復細切成絲加鹽醯葱芥之屬以殺其生氣古人食之以爲珍味但粗則害人多食亦害人後漢陳登食膾而生蟲積華陀以藥飲之吐蟲三升赤頭皆動其半身猶是生魚膾也見後漢華陀傳此膾粗害人之證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則粗於膾矣而不害人者釀之爲菹也

不使勝食氣　說文旣小食也引論語不使勝食旣桯易疇說文引經異同敘曰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爲氣稟字今餼字與旣字通然後世無不讀爲氣息字

者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亦難通其義矣　案程說非也論語食氣說文作旣釋文曰如字當從釋文如字爲得蓋論語原有齊古魯不同今莫辨其何者爲古何者爲齊魯釋文於不同處每云魯讀某今從古則陸氏時古論魯論猶可識別朱子曰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得之食氣之氣釋云如字蓋是魯論作氣而說文所據者古論作旣也竊謂此氣字本當作气今作氣者叚借字也說文作旣旁通字也氣在米部不在气部是氣字本不作氣息解然今經傳氣息字皆作氣

是叚借已久今以氣息解之於義未有難通北山陳氏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是也肉氣勝則穀氣滯穀氣滯則元氣傷集註食飯也飯氣卽穀氣此何難通之有若從說文作小食解則是肉雖多不使勝小食轉恐難通耳說文旣字下引論語者此別是一義見其又與气通也氣字從气下米其重文作槩又從旣下米可知气與旣通矣氣字解云饋客芻米與旣字解云小食義亦相通蓋氣客之氣有大食有小食如聘禮之歸饔餼大食也說文引左傳

齊人來氣諸侯亦大食也中庸之旣稟小食也分言之氣爲大食旣爲小食今小食旣字不多見大食小食皆通作餼矣自氣字叚借爲氣息字乃別作餼字亦猶稟字叚借爲稟受字故別作廩字此皆與論語之食氣無涉蓋說文常有一字兩解者旣字解云小食此以旣稟之旣解之旣字本義也又引論語不使勝食旣此以气息之气解之旁通之義也兩義原不相蒙說文此例甚多衣部袉裾也此一義引論語朝服袉紳此別一義非謂朝服裾紳也夰部奡嫚也此一義引論語奡盪舟此別一義非謂

嫚盪舟也心部愉薄也此一義引論語私覿愉愉此別一義非謂私覿薄薄也若攴部斁字解云解也引詩云服之無斁又解云厭也此因別一義而別加解說文此類亦甚多其不別加解者省文耳然則旣字引論語不使勝食旣與小食也之解不相蒙亦明矣

沽酒　天官酒正注曰有功沽之巧賈疏曰功沽謂善惡是沽酒惡酒也或據此謂鄉黨沽酒是惡酒但鄉黨以沽與市對故集註謂沽市皆買也或謂榷酒始於漢古無沽酒者然漢始榷酒稅耳沽酒不始於漢

也戰國策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是戰國時有沽酒矣安見孔子時無沽酒也惟伐木詩無酒酤我不得謂買酒當從毛傳爲一宿酒也

祭肉　祭於公不宿肉此爲助祭於公所得之膰肉也祭肉不出三日此爲致膳之肉非助祭者也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鄭注折斷

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孔疏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至蹄爲九段今案大夫祭以少牢其致膳於君子當用羊左肩臂臑斷折爲七箇考少牢饋食禮正祭之俎用右體至賓尸之時即用正祭之俎𣪠之不更殺尸俎仍用右體其侑俎及主人主婦俎長賓長兄弟俎皆用左體侑之正俎用羊左肩主人之加俎用羊左臂主婦俎用羊左臑其致膳於君子復有左肩臂臑折七箇者何也孫敬軒謂少牢賓尸則不致膳其說無據頒胙盛禮也爲有賓尸而遂不致膳者

乎方望溪云士祭祖禰宜有二牲大夫三廟宜用三牢然儀禮特牲少牢二禮皆特祭也特牲禮未見有二牲少牢禮未見有三牢祔練曰告士亦惟一豕大夫亦惟一少牢且玉藻云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是所膳者不止一人若每用七箇何以給之蓋若九若七若五但於左肩臂臑諸處折分其骨取足其數而已非舉左肩臂臑而盡用之也即所致者不止一人亦止於所尊者一人備九箇七箇五箇之數不能人有此數與有司徹曰侑俎豕左肩

折注曰折分爲長兄弟俎也是左肩可以折分矣特牲禮曰主婦俎㲉折注曰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㲉之骨最少（後足之末近蹄者謂之㲉）而亦可以折分則諸骨無不可折分者矣少牢禮主人酌獻上佐食其俎折注曰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則正體之骨皆可折分矣雖折分之要須識其爲何體之骨

疏食　述而篇飯疏食僞孔以疏食爲菜食鄉黨雖疏食僞孔注無說蓋亦謂是菜食矣今考儀禮喪服傳曰既虞疏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禮記雜記曰既葬

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則疏食非菜食明矣阮氏論語挍勘記飯疏食下曰皇本疏作蔬釋文出疏字云本或作蔬說文無蔬字新附始有之又雖蔬食下曰皇本同北監本毛本蔬作疏今案作疏是也僞孔所據本必是蔬字故解云菜食然月令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呂氏春秋亦作疏可知古無蔬字菜蔬字亦作疏也至越絕書計倪內經云庚貨之戶曰穬比疏食辛貨之戶曰菓比蔬食穬爲疏菓爲蔬漢時始分兩字矣　說文粗疏也段若膺注曰大雅彼疏斯

粺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麤卽粗正與許書互相證疏者通也引伸之猶大也故粗米曰疏糲米與粺米較則糲爲粗稷與黍稻粱較則稷爲粗九穀考曰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論語疏食菜羹卽玉藻之稷食菜羹　案程氏段氏據玉藻之稷食菜羹謂疏食卽稷食說固可通然以稻粱對稷食而言則稷食爲疏食以精米對粗米而言則粗米爲疏食人君日食有稻粱子卯稷食於人君卽爲疏食矣士庶之家以黍稷爲常食則論語之疏食對精米而言猶云脫粟之

飯盡稷食之中又有精粗也　稷之爲物自漢迄今辨說紛歧說文禾部稷齋也五穀之長徐鍇曰案本草稷卽穄一名粢楚人謂之稷關中謂之糜其米爲黃米今案徐氏據本草非也穄卽糜似黍故字從黍北方多有之苗與黍無小異穗與粒亦皆似黍而不黏農家多種之取其多穫非嘉種也不足以當五穀之長且說文云稷齋也齋稷也又曰穄糜也糜穄也則是稷與齋爲一物不與穄爲一物顯然可見　程易疇九穀考曰稷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通謂之

秫秫又謂之蜀黍高大似蘆月令首種不入鄭云首種謂稷今北方播種高粱最先管子曰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日至七十日今之正月也今南北皆以正月藝高粱　案此說尤非也以稷爲高粱者舊有是說李時珍巳辨其非今據管子日至七十日而藝稷則知確非高粱蓋日至七十日在正月雨水之後二月驚蟄之前管子齊人齊地瀕海多寒而高粱畏霜今齊地藝高粱者多在穀雨後其地氣煖者或在穀雨前未有正月者管子謂日至七十日而藝稷者

以稷爲五穀之長詩甫田正義曰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總名然則藝稷猶言播穀日至七十日陰凍釋可以爲播穀之始耳詩所謂于耜舉趾是也今以播種先後考之詩王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鄭箋曰我以黍離離之時至稷則尚苗孔疏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出車云黍稷方華則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稙先種曰稙故黍秀而稷尚苗也詩人以黍秀時至稷則尚苗六月時也未得還歸遂至於稷之穗七月時也又至於稷之實八月時也

今案諸經傳多以黍稷連言則黍稷相類之物黍生於巳四月也稷生又在其後則非首種甚明月令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鄭注引舊說首種爲稷高誘注呂氏春秋曰雪霜大摯傷害五穀春爲歲始稼穡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此注實勝於舊說

守訓案稷今之穀子也自唐以來言者紛紛幾不辨爲何種程氏瑤田作九穀考說亦明核然謂漢人不識稷而不能於經中指一確證此豈足取信於後人

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實又曰不能藝黍稷書曰純其藝黍稷凡此黍稷並稱明其一類也月令中央土食稷與牛則稷爲黃色后稷社稷以名官以設祭則稷爲最重之物常用之品穀之色黃而常食者非穀子其何屬此皆可據經而斷者也漸鴻案周之建都在西北故經傳多言黍稷周禮職方雍州其穀宜黍稷冀州其穀宜黍稷今其地以黍與穀子爲常食可知經傳言稷者爲穀子經之外則當求漢人之說程氏專據說文然說文稷字下云齋也五穀之長齋字下云稷也與鄭注甸師之說合且云五穀之長自漢以來即呼今穀子爲

穀穀公名也必五穀之長斯以屬之非此其克當乎又秫字下云稷之黏者也可知稷爲秫之不黏者矣今北方明有秫穀子則稷爲穀子無疑周官大宰云三農生九穀先鄭後鄭所說皆無粟程氏因以粱爲粟不知粟者專稱則爲稷若泛稱則豆之外皆粟也故古人每稱菽粟能以此屬之粱乎漸鴻案凡米之未舂者皆曰粟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尚書考靈曜張昏中可以種稷尚書大傳淮南子說苑則皆曰張昏中可以種穀諸書互證稷爲穀子又甚確鄭注甸師曰粢稷也穀者稷爲長

是以名班固白虎通曰稷者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非皆穀子而何此固漢人之說也漢以後始有異說然郭璞孫炎注爾雅皆曰稷粟也經典釋文亦曰相承云稷粟也顏師古急就篇注曰稷粟一種但二名耳何嘗不以稷爲穀子惟漢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既言稷又言粟是爲可疑然顏師古已辨稷字之誤曰稷米當是黍米粟即稷也漸鴻案前漢平當傳注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宜用黍米不當言稷案稷米不黏者不可以釀酒此言粟米得酒者蓋稷

之黏者即今之秫穀子禮運粢醍在堂孔疏曰作酒不用稷然則粢醍亦稷之黏者也又案稷米即小米今人作火酒有用小米者近說經家解亦不一大抵南人食稻於諸種未經深考故段氏玉裁王氏念孫胡氏培翬無所辨論皆從程說而已而王氏鳴盛則曰說文稷粢互訓稷色黃得土之正爲五穀之長北人食稷故多壽盛氏百二則曰稷亦名粢俗名小米亦通稱爲粟爲穀粟本公名蓋物之廣生適用者例以公名名之故呼稷爲粟則可別粟於穀與稷則不可兩說可謂明晰矣若北方諸先生則更皆知之如郝蘭皋王菉友桂末谷或引爾雅注以證之或引楚辭注以證之或引五經異義孝經援神契以證之皆不以程氏爲然夫以程氏之必以稷爲高粱以穀子可屬之粱耳案說文粱米名也未指爲何米而先鄭注九穀無粱若果粱爲穀子穀子爲日用常食之物先鄭何至遺此氾勝之書謂粱可釀酒如糯米曲禮疏訓粱曰黃粱白粱唐本草注云黃粱出蜀漢商浙閒香美逾常白粱扁而粗長爲黃粱之亞則知粱非穀子矣古云膏粱之性又云凶年大夫不食粱肉可知粱爲貴粟

不能如今穀子之多也漸鴻案公食大夫禮先設黍稷加饌乃有稻粱而公親設粱宰夫設稻則稻粱貴於黍稷粱又貴於稻也且古居喪者不食粱而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非小米乎亦可爲粱非穀子之證若高粱則名蜀黍見博物志緣種自蜀來也又名蘆粟形如蘆因以名也又名木稷比稷高大如木也高粱既稱爲木稷則不得直名爲稷矣且高粱有紅白二種而無黃者程氏謂有金黃色者不過欲以解素問金匱眞言論其色黃之文不知高粱即有黃者亦紅黃色不能純黃可目驗也程氏又因目高粱爲稷遂

並秫而謬指爲高粱以北方呼秫秫爲證然吾鄉俗呼高粱爲胡秫郝蘭皋曰胡大也猶言大秫也直隸人亦有呼秫秫者疑音之轉也漸鴻案高粱之名於經不見惟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丹秫蓋卽今之赤高粱其穀赤黑如漆故可以染緇今人猶用以染絳

瓜祭　釋文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孝臣羣經識小曰必字从八弋篆文作𠧪與瓜相近而誤　案陸氏從古古篆文本是𠧪字與瓜相近遂誤讀爲瓜耳據李氏此說知古論語魯論語皆是必字舊解因禮記有瓜祭上環一句遂定爲瓜字殊傅會蓋疏食菜羹極

言其薄也若此外又增出瓜則可祭者多矣何以但言瓜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翟晴江四書考異曰鹽鐵論刑德章魯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可知漢人亦以不字下屬　案不字下屬是也以廄爲魯廄則誤鄭此注云退朝自君之朝來歸皇侃疏曰孔子家養馬處被燒也釋文曰廄夫子家廄也邢昺疏曰孔子家廄也以退朝知之雜記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

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孔疏亦曰孔子馬廄被焚也鹽鐵論作魯廄王弼作公廄家語作國廄皆誤鄉人孔子鄉人也退朝而鄉人來弔故知爲孔子之私廄若魯廄則士大夫何以獨弔夫子　周禮校人三乘爲皁三皁爲繫六繫爲廄鄭注曰廄二百一十六匹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注曰每廄爲一閑依鄭說大夫四閑有馬八百六十四匹故趙商疑之今案說文廄馬舍也孔氏春秋疏曰馬之所處謂之廄是不必二百一十六

匹始爲一廄也經言天子諸侯大夫廄數遞減其每廄之馬數亦應遞減經不言者略耳大夫之家安能有馬八百六十四匹也又案周禮家四閑謂卿也若下大夫則不必四閑

加朝服　任幼植弁服釋例曰有疾者齊元端　案士喪記疾者齊注曰正性情也是但以正性情爲齊寢疾之時不必上衣下裳如平時之齊元端也其下文云疾病徹褻衣加新衣是疾者褻衣由便非元端明矣養疾者齊則服元端說已見前又案論語加朝服是因君來視疾

喪大記徹褻衣加新衣在廢牀之後屬纊之前非爲君來視疾也毛西河因鄭注云徹去褻衣加新朝服遂謂是君來視疾時然其上文云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則徹褻衣加新衣乃君大夫士之通禮也大夫士寢疾之時君來視疾則加朝服疾病雖無君來視疾亦徹褻衣加新衣人君疾病亦然

寢不尸居不容　包咸注曰寢不尸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是以尸爲屍居不容陸氏釋文作居不客云或作容臧玉林從釋文作客而以尸爲弟爲尸之

尸與客字對以包注以尸爲屍爲非今案尸不可通作屍而屍可通作尸儀禮士喪禮禮記喪大記屍皆作尸問喪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說文曰尸陳也象臥之形釋名曰尸舒也骨節解舒不能復自飭斂也然則古但有尸字後來乃增出屍字耳寢不尸包注實爲定解若以爲祭祀之尸則尸必坐而寢則臥也不可通矣鄭小谷愚一錄云寢不尸嫌其安寢而爲端坐象也今案說文寢臥也寢卽是臥若宰予之晝寢或是坐而假寐然非寢之常此經據當寢之時而言寢卽是臥矣故尸字不可作祭祀之尸解若夫居不客或作容釋文兩存之原未斷其爲客也朱子作容儀解已自允當而臧玉林段若膺阮芸臺焦里堂鄭小谷諸君俱從居不客皆好異之過也考禮記祭義濟濟者容也釋文亦作客云口白反盧召弓從之阮芸臺作挍勘記廣挍衆本無一作客者惟王肅音爲口白反故不敢從也而論語居不容唐石經作客經義雜記作客挍勘記遂定爲客字然陸氏云居不客或作容是唐石經以前已不能定爲客字今能據

唐石經定爲客字乎

瞽者　周禮序官大師注鄭司農曰無目眹謂之瞽許氏說文曰瞽目但有眹也嘗疑二說不能相通說文無眹字惟見於瞽字下解云目但有眹徐鉉作眹新附字作眹云目精也然則許氏謂目但有眹是目但有精先鄭謂目無眹是目無精不應矛盾至此又詩矇瞍奏功釋文引字林瞍目有眹無珠子也若眹是目精則是目有精無珠子尤不可解蓋新附字不足據也段氏注說文以眹爲俗字改目但有眹之眹爲

舟旁之朕云縫也然後前儒諸説皆可相通矣先鄭說目之無朕者謂目閉不能開張也許氏說目但有朕亦謂但有縫而不能開張徐楚金謂說尙書者言目漫若鼓皮是也新序雜事晉平公謂師曠曰子生無目朕謂生未開目也此其本字皆當作朕證以字林目有朕無珠子以縫解之亘是桂未谷謂說文瞽瞭二字解說互譌恐未必然

雖褻　集註褻謂燕見　案卿大夫助祭於公與聘於天子然後著冕何以得有燕見閻百詩曰此冕者不

必眞見其服但當服此服者汪容甫亦云此謂位爲大夫得服元冕者也今以子罕篇證之彼處言冕衣裳者明是身著冕服矣有謂褻是素所親比者固非卽謂燕見非在禮法之場亦未晰蓋非在禮法之場亦斷非在燕私之室也然則所謂褻者或將祭之先冕服趨事或既祭之後猶未脫冕無心之中偶然相値耳子罕篇曰雖少曰過之卽是此褻字曰必作曰必趨卽是必以貌兩篇所記本是一事記有詳略耳大全引洪氏說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雖

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相識者望文立說非是

不內顧　阮氏挍勘記曰釋文云魯論車中內顧今從古案阮案魯論古論雖所傳不同究以無不字爲是盧文弨鍾山札記云文選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黈纊垂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以爲注又漢書成帝紀贊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顏師古注云今論語云車中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

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爲說也惟集解既從古論而又采包注以附之不知者并增不字誤益誤矣　案阮氏以無不字爲是而不能辨其所以是則習古論者不服也竊謂魯論古論所傳不同當以有不字爲是蓋顧者旁視謂之顧回視謂之內顧說文顧旋視也未有以前視爲顧者包咸以前視不過衡軛爲內顧是包咸之誤曲禮顧不過轂謂回視也旁視而及轂是謂顧回視而過轂是謂內顧故正義曰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亦

引論語車中不內顧是其明證也蓋車中前視旁視
皆所不忌故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未嘗不前
視旁視也若去不字作內顧則子適衛一節不可通
矣惟回視而過轂則掩後人私故曰不內顧賈誼容
經曰兵車不式不顧不言此從古論兵車尚威重故
不顧不言軾之不內顧不疾言又加嚴矣漢成帝論
贊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直言不親指應劭風俗通過
譽篇曰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
見人短此亦從古論有不字也不掩不備不見人短

正是不回顧之意又案古位字本作立然論語正立
執綏自是坐立之立崔駰引作正位亦非也位有定
處子之升車隨其所在皆必正立不必讀立為位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王罕皆曰記者懸空立此二語
是先經起義法觀下文子路之共雌雉之作分明為
色斯舉矣寫照謂上下有缺文恐非記者微旨金秋
潭徵曰山梁之雉必是翔而後集者　案王以為先
經起義是因子路之共而後有舉有翔金以為山梁
之雉必是翔而後集者是既集而後有子路之共二

說當兼之觀夫子時哉之歎知必是翔而後集者蓋
夫子因鳥之時舉而時集而集而後有時哉之歎
子路因時哉之歎而後共之鳥因子路之共復飄然
而舉矣上下並無缺文又案說文翔回飛也聞之雉
飛皆直竄不能翔但雉類甚多或有能翔者與　司
馬相如上林賦鸃鳿鵁鸕張揖注曰鸕白雉也師古
駮之曰白雉不浮水上案爾雅釋鳥鸕諸雉鷺舂鉏
鸕與鷺對文則鸕亦鷺類非不浮水上也且鸕字从
盧盧黑色爾雅鸕鷺對言鸕為黑鷺為白以色為異

舊讀此二句為一條張揖以鸕為白雉誤讀爾雅此
二句為二條也牟默人雪泥書屋雜識曰山梁雌雉
雌當讀如鸃鳿之鳿音鍼資切上林賦張揖注曰鸃
鳿似魚虎而蒼黑色漢書作箴疵說文作鸃鷥史記
作鸃鳿雌鷥鳿皆同字雉即鸕諸雉之雉當讀若鵜
鳿鵜似鷺而不白故集於山梁之閒流水之處若以
雌雉為牝野雞則不應在梁且又不能翔也
時哉時哉　邢疏以時哉為飲啄得其時非也上文斯
字而後字正形容鳥之舉集得其時夫子時哉之歎

隱然見鳥之知幾與自己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意思
一般
子路共之　董氏曰共者向也眾星共之子路共而立
皆向之意　案共當兼拱手義拱手之拱古通作共
鄭氏鄉飲酒禮注曰共拱手也又鄉射禮每云共而
俟皆謂拱手也古人立必拱手檀弓孔子與門人立
師弟子皆拱是也曲禮從長者而上邱陵則必向長
者所視夫子贊歎雌雉子路當向長者所視故回身
而拱立而雌雉則驚而去之矣

三嗅而作　嗅本作狊音[illegible]舊解孔子不食三嗅其氣
而起是訛爲氣臭之臭矣後人又加口旁爲嗅字集
註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
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案晁氏劉氏二說不同
朱子並存之當以劉氏作狊爲是　爾雅釋獸須屬
鳥曰狊邢疏曰鳥之張兩翅狊狊然動搖者名狊
案雉之將飛必先張拍其翅嘗閱諸獵者曰雉之飛
起極難若有人逐之奔竄甚速而不能即飛飛必先
張兩翅扇拍再三而後能舉然則三狊正形容其將

飛振翼之狀　邵二雲爾雅正義曰鳥曰狊者張拍
其翅論語云三嗅而作皇侃義疏引虞喜說云子路
見雉在山梁因設食物以張之雉性明儆知其非常
三嗅而作去不食其供也虞喜所說與爾雅合也嗅
與狊通　案虞喜解三嗅與爾雅鳥曰狊合也而以
共爲供則誤解共字並誤解時字矣釋文共之本又
作供阮氏挍勘記曰共供古字通今案古供字作共
拱字亦作共此共之本是拱立之拱古作共也本又
作供者後人誤改耳至於嗅字本是狊之誤亦未見

其與狊通虞喜所說與爾雅合者其所見論語必是
狊字　錢曉徵十駕齋養新錄曰唐石經作狊後人
加口旁於左其跡宛然晁氏所稱石經殆孟蜀刻也
案玉海四十三太和七年敕定石經字體開成二
年石經成後唐長興二年抄寫刊板頒天下僞蜀取
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宮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
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據
此則晁氏所校止後唐板本與孟蜀本未見開成石
經也其云石經嗅作戞者錢氏以爲孟蜀刻信矣

阮氏挍勘記曰玉篇鼿下引作三鼿而作案阮案說文止有鼿字嗅乃鼿之俗　案唐石經本是臭字後人改爲嗅字宋人重修玉篇爲嗅是俗字遂又引作鼿字爾蓋今玉篇爲宋陳彭年等重修非梁顧野王原本矣

鴻恩案晁公武讀書志條舉蜀石經論語不同者僅三科述而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衞靈公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末稱嗅戛之異然晁氏石經考異序謂論語不同者八科意者嗅之爲戛卽在末詳舉之五科與惜也石經佚失全謝山鮚埼亭集引程克齋語但舉春秋二條王蘭泉金石萃編所錄石經僅存毛詩卷一之後半及卷二而論語無可考證矣

後學丁傑鈞校

校鄉黨圖考補證札記坿

張庭詩

卷一

士虞禮是在殯宮主婦拜女賓於闈門之內彼闈門在寢門外喪大記曰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外可證也

寢門外喪大記作寢門內此係筆誤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正門爲寢門旁門爲闈門此云闈門在寢門外誤也〇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夫人入升堂卽位正義曰此明夫人弔臣禮門亦大門也夫人亦升阼階如君也雜記夫人奔父母喪入自闈門升自阼階注云女子不自同於女賓也正義引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以證女賓入自大門升自阼階士虞禮主婦亦拜賓注云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鄭意謂女賓若非夫人則出自闈門故拜於闈門內其無女主則女賓亦出大門故男主拜於寢門內

鹽鐵論祠堂屏閤垣闕罘罳高誘注云云

高誘未曾注鹽鐵論此所引爲明嘉靖癸丑華亭張
之象注語意殊淺近似不必引
釋宮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
房南壁之東偏謂房內西一半之南壁直房內者
得一十六步有奇
十六步當作二十四步
燕寢考云異於一房之室戶也者謂諸侯大夫士燕寢
止一房房在東室在西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
南面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

戶
原稿有模糊處燕寢考謂大夫士正寢皆有左右房
是也大夫士正寢旣有左右房而謂諸侯燕寢東房
西室惟有一房於禮制殊不稱其所引內則妻抱子
出自房此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之禮玉藻君子居
恆當戶下云將適公所亦指大夫以下而言昏禮亦
士禮以此證大夫士之燕寢可也不足以證諸侯之
燕寢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
五此明諸侯庋食物於房中耳諸侯燕寢止一房究

無顯證斯干箋異於一房之室戶也者一房鄭意謂
大夫士非兼諸侯而言鄭君注禮每言天子諸侯左
右房斯干箋止言天子不及諸侯者以是詩爲宣王
考室之詩也
車軹高三尺三寸軸之下仍有伏兔
伏兔在輿底以銜軸不在軸之下軹高三尺三寸則
軸下至地不及三尺三寸而闑之去軸又當有餘空
其高或不過尺許也
卷二

獨不思藻以朱絲長八寸
藻當作繅
似繩者爲條
條當作紃
皆引孝經鄭注曰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
卿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
案小宗伯疏引孝經注云先王制五服日月星辰服
諸侯服山龍云云以云云概之未全引也文選大將
軍讌會詩注亦止引大夫服藻火

鄭稱注也

孝經鄭氏注相傳爲康成注陸澄謂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南齊書本傳）隋志及經典序錄亦皆疑之劉知幾謂孝經非元所注其驗十有二條（詳唐會要及文苑英華邢疏亦載之）然皆未言注出何人惟國史志以鄭氏爲小同（引見困學紀聞及玉海）案公羊昭十五年疏云何氏解孝經與鄭稱同與康成異則鄭氏爲鄭稱非小同此云鄭稱注是也鄭稱魏侍中傳明帝見魏書延康元年五月封

王子叡爲武德侯注

玉藻云繡黼丹朱中衣

玉藻當作郊特牲

無袷者則爲直領無交領圖考衣圖有袷姑仍之俟考

玉藻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又鄭深衣目錄云有表則謂之中衣是朝祭服其表中衣其裏裏既有曲領則表無須曲領猶中衣繼揜尺而朝祭服則侈袂也

老童生吳回吳回爲高辛火正是謂祝融

大戴禮帝繫篇老童生重黎及吳回史記楚世家卷章生重黎徐廣引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與帝繫同此不及重黎者以顏氏出自吳回耳楚世家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此顏師古所本似不必引段氏說文注

陸終生五子

五當作六

皆爲巨族

王氏補注本作盛族

服虔注昭公二十四年經云仲尼是年三十五

賈逵服虔注皆引見左傳襄三十一年正義仲尼時年三十五係服虔載賈逵語非服虔注經也杜預雖從史記以孔子爲襄公二十二年生然於昭七年傳注云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於昭十七年傳注云於是仲尼年二十八二處皆從賈服以孔子爲襄公

二十一年生而襄三十一年傳注云仲尼以二十二
年生於是十歲哀十六年經注云魯襄二十二年生
至今七十三則從史記先後未改歸畫一也又邊韶
老子銘云孔子以周靈王二十年生與賈服同

四書賸言陽虎不得暴衞邑按春秋傳公侵鄭取匡在
定公六年云云

案鄭之匡爲鄭之東境今陳州府扶溝縣杜注文公元年傳云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水經注渠水篇云陂水東逕匡城北城在新汲縣之東北即扶溝之匡亭也漢晉後魏之新汲縣在今扶溝縣西南二十里寰宇記古扶溝城在縣東北二十里案後魏時匡亭已屬扶溝北齊廢新汲移扶溝於今治當即移於匡亭匡在新汲東北新汲在今治西南然則匡城即今治也舊謂在縣西者據扶溝未移而言耳衞之匡在今大名府長垣縣西南杜注僖公十五年經云匡衞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漢晉之長垣縣在今縣東北十里隋移於婦姑城改爲匡城史記正義云故匡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里又引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宋復改匡城爲長垣明洪武中移治故蒲城即今治是隋唐之匡城縣在今縣南十五里而匡邑又在其西南十里也衞在今大名府開州南僖公三十年衞遷於帝邱杜注今東郡濮陽縣案自漢至唐濮陽縣在今大名府開州南由開州而南少西一百五十里至長垣縣又南少西約三百里至扶溝縣自衞侵鄭取匡必經衞之匡觀其往不假道於衞還自南門入出自

東門過國都尙爾其過下邑暴可知矣若鄭之匡魯
旣取之而獻其俘於晉所餘者老弱耳生聚未十年
安得甲士簡子帥之而圍孔子哉

長垣之匡在河北由衞適陳不過此匡
陳卽今陳州府在衞正南自衞適陳匡爲必經之路
不在河北也

聘禮注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圖考引此上
句添入字下句改相人偶爲相入偶誤也
案此非江氏之誤乃傳刻之譌庭詩藏本作相人偶

衆介逆道賓而出恐晦逆出之義
不云衆介逆出賓出而云衆介逆道賓而出正古人
鍊句法

卷四

內賓在宗婦之北儀禮釋宮
儀禮釋宮四字衍

春官司服曰凡弔事弁絰服不見有素爵弁
案江氏本鄭注鄭謂爵弁如冕而無旒故注弁絰服
云如爵弁而素加環絰禮記服問當事則弁絰注同

細詳肘或爲腕四字乃後人所加
此四字爲鄭注不須疑鄭意蓋以自脊至手四尺三寸反詘及肘則六尺三寸以其過長故引或本爲腕由今思之反詘及肘則長於手者二尺反詘及腕則長於手者八寸或本作腕爲優
江氏以衣錦尙絅爲大夫以上婦人始嫁之服
案此乃江氏引吳方來編修說
論語孔注非出安國手其以紺爲齊服盛色者妄也
孔注以紺爲齊服盛色是孔以紺爲元也考青赤白

黑四方之正色而施之布帛則有殊稱如靑之爲繱（說文繱帛青色後省作緫廣雅釋器緫青也）赤之爲絑（說文絑純赤也後借用朱）白之爲素黑之爲緇字皆從糸元之爲紺亦若是矣說文紺帛深青揚赤色深青則轉而黑不惟入黑汁而後黑也今以藍染布既深藍色矣復入藍汁而頻染之則黑而微赤俗以黑爲青因謂此爲紅青此即深青揚赤之紺亦卽黑而有赤之元矣（詩七月載元載黃傳元黑而有赤也說文黑而有赤色者爲元）鄭君以紺爲元之類未若孔注之的
廣雅青類有緅字當作衍文
廣雅字林皆以緅爲青是當時相傳有此解非衍文
僞孔注論語誤解緅色爲縓色錢曉徵陳恭甫皆謂孔本論語本字是縓字就令果是縓字亦是孔本之誤
魯論作緅孔壁古論作縓非由孔氏誤解亦非孔本之誤迨魯論盛行而古論寖微後人因改孔注之縓爲緅以坿入魯論而孔注遂不可通然尙藉此注可考古論魯論不同處未可以爲僞而斥之（桓譚曰古論語二十一卷文異者四百餘字今案古論魯語之異略見於說文釋文汗簡諸書）

卷五

器用
考工記輈人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注衡任者謂兩軛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二無任言其不勝任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圖考謂衡任惟指輈若輈前之衡圍經未言或可因軸見之謂衡任爲衡則非經意也案江說非也若如所云則記上云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下復云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於文爲

贅矣此段補證未及

鄭司農曰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言朔者以十二月歷及政令

言朔者云云乃疏釋鄭司農語

卷六

褻裘長說文作袥衣長袥與褻古今字褻作衣蓋齊古之異文

許傳古文論語袥衣長當是古論之異

說文齋下云稷也與鄭注甸師之說合

許鄭皆本爾雅釋草

跋

鄉黨圖攷補證六卷同里王儀堂先生遺書也先生精通三禮漢注唐疏瑱瑱誦之無或遺故其補證江氏書學者稱爲塙當先生故後家人不能守其書屬書估代鬻索錢二百千涫于稗鶴徵君見之心滋戚焉謀歸諸余報以二百金以邺其家人且以刻書相要約并爲求敘於張二南先生此二南先生刻書敘及札記所由作也屢欲付雕以事中止適是年徵君有泲南之行因以稿本付之爲壽諸棗梨焉噫余少孤失學三禮精義未之有得愧不能爲先生獻疑也光緒戊申秋九月丁樹楨識於海隅山館

孟子要略卷一

朱子纂書之

道光二十九年
漢陽劉氏栞板
曾國藩署首

凡孟子書二百六十章朱子采入要略者八十五章其不入者曰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寡人之於國也章　寡人願安承教章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孟子見梁襄王章　莊暴見孟子曰章　文王之囿章　交鄰國有道乎章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章　所謂故國者章　湯放桀武王伐紂章　爲巨室章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取之章　鄒與魯鬨章　滕小國也章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以上梁惠王篇曰仁則榮章　尊賢使能章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天時不如地利章　孟子將朝王章　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章　孟子之

平陸章　孟子謂蚳鼃曰章　孟子爲卿於齊章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　燕人畔章　孟子致爲臣而歸章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孟子去齊居休章以上公孫丑篇曰滕定公薨章　滕文公問爲國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章　墨者夷之章　周霄問曰章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章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不見諸侯何義章　戴盈之曰章　陳仲子章以上滕文公篇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　人有恆言章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伯夷辟紂章　求也爲季氏宰章　存乎人者章　恭者不侮人

章　男女授受不親章　君子之不教子章　有不虞之譽章
人之易其言也章　人之患章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子之從於子敖來章　不孝有三章　舜生於諸馮章　子
產聽鄭國之政章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無罪而殺士章
君仁莫不仁章　非禮之禮章　中也養不中章　言人之不
善章　言不必信章　養生者章　博學而詳說之章　以善
服人者章　言無實不祥章　徐子曰章　王者之迹熄章
君子之澤章　可以取章　逢蒙學射於羿章　西子蒙不潔
章　天下之言性也章　公行子章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章　曾子居武城章　儲子曰章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以上離婁
篇）　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堯以天下與舜章　人有言至於禹
而德衰章　百里奚自鬻於秦章　周室班爵祿也章　敢問
友章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士之不託諸侯章　敢問不見
諸侯章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齊宣王問卿章（以上
萬章篇）　曰性猶杞柳也章　生之謂性章　何以謂義內也章
羿之教人射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　小弁小人之詩也
章　孟子居鄒章　先名實者章　五霸者章　魯欲使慎子
爲將軍章　今之事君者章　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丹之治
水也章　君子不亮章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古之君子
如何則仕章　教亦多術矣章（以上告子篇）　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恥之於人大矣章　古之賢王章　孟子謂宋句踐曰章　待
文王而後興者章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以佚道使民章
霸者之民章　仁言不如仁聲章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人
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有事君人者章　伯夷辟紂章　易其
田疇章　孔子登東山章　楊子取爲我章　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章　有爲者譬若掘井章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
章　詩曰不素餐兮章　仲子不義章　孟子自范之齊章
食而弗愛章　齊宣王欲短喪章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道則高矣美矣章　天下有道章　滕更之在門也章　知者
無不知也章　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春秋無義戰章　盡信
書章　有人曰我善爲陳章　梓匠輪輿章　舜之飯糗茹草
也章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章　古之爲關也章　身
不行道章　周於利者章　好名之人章　不信仁賢章　不
仁而得國者章　民爲貴章　仁也者人也章　孔子之去魯
曰章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章　貉稽曰章　賢者以其昭
昭章　山徑之蹊閒章　禹之聲章　齊饑陳臻曰章　逃墨
必歸於楊章　有布縷之征章　諸侯之寶三章　盆成括仕
於齊章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　曾晳嗜羊棗章　由堯舜
至於湯章（以上盡心篇）　都一百七十五章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
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攻

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浹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俗其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顚倒之爲病則其犂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排定付刻因頗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曾國藩又識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茮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即

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嘗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閒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尙是舊說桃應問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茮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剌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耆朱子之書网羅以彌遺恨者是吾茮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湘鄉曾國藩敘

朱子語類五則第一百五卷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

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 葉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託始之意甚明若先生所編要略卻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時

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章首說上下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饜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反一正言其效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效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卻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 潘時舉

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反以後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見道如造化只是箇陰陽捨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是多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語初不是著意安排只遇

著這字便說出這字也 葉賀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卻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截直便做去 葉賀孫

敬之問要旨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卻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 葉賀孫

答黃直卿書云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卻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至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可試思之此義非獨熹不謂然以示季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何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顚倒卻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眞西山文集一則第二十九卷

孟子要略後序云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徇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旨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爲朋友共講云

朱竹垞經義考一則第二百三十四卷

孟子要略未見　眞德秀序曰云云見上　按是序亦載劉爚雲莊集

王白田朱子年譜一則第四卷考異第四卷

光宗紹熙三年壬子六十三歲孟子要略成語錄云云見上考異云李本無洪本附注陳知靜汀府之下今並一條○要略又名指要一名要指蓋一書也其書今不傳故附載語錄以見其概

孟子要略卷一

國藩謹按此卷言人性本善欲人存心養性以復其初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集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國藩謹按朱子編次要略一書於每卷之首章必有數語發明大指今其說不可得聞然如此章集注之說則要略之所以託始於此者亦差可窺尋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集注云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語錄云文公因沈僩之問自謂注中因何解不分曉謂實字當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金氏集注考證云頗祥按注中不分明者謂舊說作誠實解也然今並亦未大分曉當從語錄之說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金氏曰此章要略注尚是舊說國藩謹按此要略注之舊說今不可詳恐即無受爾汝之實一

節金氏所謂舊說作誠實解者也故備錄集注語錄及金氏之說於右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張氏曰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

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

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

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閑藩謹按人性皆善本體也存心養性以復其初工夫也孟子之言大抵就本體指點而示人以致功之方如滕文公章道性善者本體也藥瞑眩者工夫也公都子章非由外鑠者本體也求則得之者工夫也異於禽獸章幾希者本體也存之者工夫也曹交章可爲

堯舜皆本體也然行後長者工夫也人皆有不忍章四端者本體也擴充者工夫也自此以上十六章皆可類推自此以下各章則歸重工夫一邊朱子編輯之意既已不傳而吾亡友劉君又不可作竊以意妄測次第如此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程子曰自舜發於畎畝以下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困藩謹按孟子之意欲人明於窮通順逆乃所俾自然之常但處安樂者易以盛滿致吝人處困窮者易以惕厲致福耳朱子編此章於要略首卷意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能勁忍困橫以處窮約正其彊勉以存養本心也自此以下各章皆承彊勉以存本心之意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集注云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又云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困藩謹按此章言不仁者知覺昏迷莫辨治亂之幾朱子編次要略首卷大指發明人性本善或為氣拘物蔽欲人強恕存心以復本性此章稍覺不類不知何以閒入姑闕疑以俟正焉

第157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版正內

孟子要略卷二

國藩謹按此卷論孝弟之道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

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

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

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
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金氏曰要略自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以下至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節下接君子可欺以其方至奚僞焉首去要妻如之何二節中去子產一節履辟妄謂去子產一節不若去象曰一段此何止齊東野人之語幾不可遮於君子之口況帝之妻舜在其烝又不格敍之後此語既非事實尤不嘗存要略一書晚年方出此章去取似爲一書之玷國滿謹按朱子編次此書之意蓋擇其要者時時切已體察而欲凡讀孟子者皆反諸身而體驗之也不然以孔孟之經任意去取顛倒措置此佔畢庸夫所不爲而謂朱子之賢爲之耶卽此章不錄首二節與子產一段亦不過芟去繁文尤便省覽耳非有所去取於其閒也其存象曰一段則以見聖人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正欲存此語以爲處變之法事之荒怪有無蓋不足辨仁山先生之論似未嘗深究朱子之本意今刻此書悉載本章全文而於首二節及子產一段幷乙之以識之以存朱子之舊云

陶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
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
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集注云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金氏曰此章要略注文微不同而集注爲明徑國滿謹按金氏謂要略注文微不同不可考矣所謂集注明徑者今特錄於右觀朱子以此章次聚要章之後益知其欲窮極人倫之變以爲處之者之法設詞愈離奇遠之愈平常而金氏去取之

說可無致疑已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
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
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
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
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
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
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
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要略卷三

國藩謹按此卷嚴義利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

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此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彼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

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國藩謹按此章亦剖
別義利之最嚴者妾婦之道阿諛苟容竊取權勢利也丈夫之事直道而行浩然無累義也故朱子編入此卷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
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
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
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
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說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

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
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
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
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
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
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
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

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
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
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
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
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
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
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
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朕載自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
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
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
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
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
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
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
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

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國藩謹按右三章言內重則外自輕亦必義利之介明乃能見此故朱子編入此卷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

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國藩謹按色之不豫若出於愛世之誠則爲義若有一毫謀己之私則爲利此聖賢內斷之心辨於微芒之間者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國藩謹按此章言謀國之道雖極危急存亡之秋而義利之辨尤不可忽董子所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與此同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國藩謹按官卑而不能行道尙能稱職者則爲義官尊而不能行道但知苟祿者則爲利凡義利無定在隨其所居之位所值之時而公私枉直確有不可易之界易之道所爲隨時變易以處中也孟子七篇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閒所以剖晰義利者致詳朱子此卷采取略盡昔亡友劉君於丁未戊申之年實始講求精義之學搜得朱子此書宜其躍然而欣慰也

孟子要略卷四

國藩謹按此卷辨王霸之方明治道之要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

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

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

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

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此章朱子原本僅錄至而予為我願之乎止以下不錄國藩謹按朱子之意特重在崇王黜伯芟去後半尤便省覽耳竊意此章後半言乘勢待時而歸重於行仁政可見聖賢固未嘗不顧時勢而政之本原悉依於王

道非關後世雜霸苟且一切補苴救時者之所為也今仍錄本章全文而於為我願之乎下乙以識之以存朱子之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自是以推仁者至喪無日矣所以責其君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末所以責其臣國藩謹按孟子七篇言君道者甚多而莫要於修其身而天下平一語言臣道者甚多而莫要於大人格君心之非一語朱子編次此卷前三章辨王霸之術不同第四章言君道第五章言臣道此章及下規矩章兼言君臣之道為治之要粗備於此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要略卷五

國藩謹按此卷孟子尚論古人而自言其為學要領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其爲氣也配義與
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
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
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
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

孟要五　四

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
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
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
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
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
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

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
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
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
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
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孟要五　五

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
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
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
之沮水中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
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
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
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

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

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國謙謹按朱子編次此卷即近思錄末卷論聖賢氣象之意蓋學道而獨得於心無與聽語則尚友古人以發其志趣若孔子見文於琴遇師於夢及論語微子篇中所論列是也其後如莊周荀卿楊雄王通之書亦往往抗論古人評騭當世孟子七篇尤數數傳述先民朱子此卷采錄凡十二章予嘗以類求之有不甚於此卷者如誦詩讀書知人論世一章似可譜者此卷之首堯舜湯文見知聞知一章似可殿於此卷之末而朱子俱不甄錄要略一書久已佚亡其注文不可考矣而吾友劉君搜得此書又不及補緝顯幽逐章而為之說遂使未學竊仰無自從興孤陋之歎也悲夫

朱子年六十三時成孟子要略其書今佚幸此書注中具

載某章入幾卷之幾他日病愈當依次編成以復朱子之舊戊申七月劉傳瑩題金氏孟子集注考證後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一書原本久佚傳瑩謹於金仁山先生孟子集注考證內捜出得復此書之舊至是書頗未詳見語類自著書門文集答黃直卿書戊申七月之季漢陽通隱生傳瑩識

標孟序

戰國之士縱橫馳騁其文章議論往往恢詭放誕離經叛道獨孟子生其閒稱仁義抑功利貴王賤霸力距邪説明於井田封建學校之制而私淑於孔子然其文時有奇氣蓋欲引君當道因其機而利導之如太王好色公劉好貨等語讀之可喜可愕若與戰國之士無大異者而要其歸粹然一軌於正先儒曰聖人之文猶化工也賢人之文猶巧工也孟子七篇校之孔子論語其規模氣象稍別獨其詞氣蓋涵真如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則亦謂之化工而已矣同時莊子之文深博無涯涘然虛無

悠謬君子所不取荀卿之文明王道述禮樂然使其與孟子相遇性善性惡之辨終不能合也後世之名文章家者無不知讀孟子昌黎原道自堯舜歷數之至於孔孟程子謂其必有所見其送王秀才序喜其好舉孟子之所道者柳州自序其文則云參之孟荀莊老以盡其變若蘇氏父子皆喜讀孟氏書梅聖俞於科場中謂子瞻試藝絕類孟子老泉贊歐陽公文歷數孟子陸宣公韓李二公文以比擬之而司馬温公與王介甫書稱其平日好老子孟子而所爲與之背馳要之諸君子特文人之雄耳其於孟子之道誠不知其何如也由孟子而

來一千八百餘年至明初方正學著書
其辨仁義王霸甚悉談井田封建學校
甚備其文時有奇氣而粹然一出於正
故其所成就卓犖若此是豈非真能讀
孟子者哉汪子標孟一書其於章句心
融神悟冰解凍釋若舍孟子無文者乃
自序曰當今之世而不急急焉以文誘

人則孔孟或幾乎息矣然後知其憂深
而思遠也蓋將欲斯世由孟子之文而
坐進於斯道也雖然人皆可以爲堯舜
顧爲堯舜者蓋寡今世以文章取士用
四子六經命題七篇之旨童而習之矣
至其爲文卒膚淺庸陋若不知有孟氏
者何也汪子此書出使天下之士伏而

讀之其於文也幾矣彼區區摹擬秦漢
者奚爲也

時

康熙丙寅仲冬月北海曹貞吉敬書

曹貞吉　實庵

序

孟子一書不可以文章論豈惟孟子哉天不可作文觀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人不可作文觀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知文則天人之事思過半已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兼之者孔子孟子天下文章莫大乎孔

孟而局局然降而索諸秦漢以下何哉五霸桓公爲盛秦漢以來百家之書戰國策爲雄納國策於孟子不啻小石小木之在泰山也太史公史記本戰國策而破其樊籬讀至孟子荀卿列傳其行文磊落奇怪得孟子之氣之勢之神殊無類荀卿者吾知其傳孟子而但以荀卿附見焉耳猶之傳屈原而但以賈生附見焉耳何則以其行文直逼離騷也戰國之世去七十子之徒不過百餘年孟莊屈並世而生夫然後而我乃今知造物之不可以輕量也當今之世而不急急焉以文誘人則孔孟或幾乎息矣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或謂魯論出有子

曾子之門人而七篇之作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特出孟子與萬章兩人手故萬章一卷尤爲獨絕嗟乎作者難識者不易千年以來鑒此者太史公一人而已矣余既取蘇氏子枕中書而繙之未畢不覺悠然於東海方子春也

時

康熙丁巳歲仲春月新安汪有光謙子氏

題於樂取堂

二句註仁義字所謂不講之講

標孟卷之一上

新安汪有光謙子甫評

弟汪有輪駿子甫校

門人汪能承爾茂甫編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王何必曰利。開手便掃。掃一題。竪一題。譬如拔趙幟立漢赤幟。然既掃卻利字。則利字已成死灰。下文卻將利字滾滾說去。勢如翻江攪海。既將仁義字竪起一題。則應將仁義字重發。乃只用兩句送過。且又是反筆側筆。凡自無之有之謂變。自有之無之謂化。看此篇初於利字觀其化。於仁義字觀

其變次於利字觀其變於仁義字觀其化總之有
有無無變變化化○一王曰變出大夫曰士庶人
曰一吾國變出吾家吾身又變出萬乘之國千乘
之國千乘之家百乘之家一利字變出危字弑字
奪字遺親字後君字千軍萬馬勢不可當○文章
要剛柔相濟孟子見梁惠王一句截住敘事簡老
更無蹤此此剛筆也不遠句婉切入人此柔筆也
王何必二句斬釘截鐵又剛筆也王曰三句浡湧
而來亦剛筆也上下交征句頓挫略住此柔筆也

萬乘六句波濤怒發此剛筆也萬取千焉三句冷
冷感慨又柔筆也苟為二句陡然截住又剛筆也
爾未有斜飛而入翩躚似燕又柔筆也結句剛○
文字發端最喜唱得破接得緊王何必曰利一喝
便破王曰句下緊接大夫曰士庶人曰勢甚激烈
上下交征句用總法略作一頓萬乘之國六句波
外生波如天馬飛空而來萬取千焉三句急流中
著一逆筆法最險絕苟為句繳得剛健急接未有
仁云云本是正說卻用反勢一兜便住王亦曰云

云用前語繳上句卻倒在下一倒勢更緊峭得之
徐揚貢論枕中書○文之至者大都講一半留一
半且所重處偏不說破此篇所重在仁義如何為
仁義不曾說出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小序佳）
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兩句截住一正一反下分兩段）
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
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

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
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
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

（引書本與臺池無關只思空補一句）

開口二句突兀驚人為二句太奇不可無證佐下
就引詩書二段以證之一從君落到民上去是用
順勢一從民挽到君上來是用倒勢一倒一順自
相擊應○湯誓語與臺沼絕遠毫無關連處卻一
筆就繳到箇中更矯更警豈非絕大辨才若必尋

一典故仍與臺池鳥獸相干反失文章虛實之妙
說詩處口角津津滿天喜氣說書處聲色凜凜
滿天怒氣真化工也二段中觀其章法伸縮
所重在與民偕樂如何為與民偕樂不曾說出
一篇優游涵泳處全在說詩一段其餘俱險峻
首章抹倒他一箇利字說到國危君弒機鋒惡毒
極矣卻得仁義一味補藥殺中有生二章扶起他
一箇樂字說到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奉
承極矣卻得民欲與之偕亡一味毒藥生中有殺

收法點水不漏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虛頓起）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縮）（烟波）
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
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
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機鋒利害）
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逆提）（段中藏三）
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

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一頓）
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再頓又翻一段波瀾）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一步）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
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段中藏四）
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鎖住）（陡折）
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收河內河東凶）
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收中二段）（收加多）

此文寬中者緊合前後中間共五段各段各一關
鍵通篇總一關鍵氣勢馳驟紀律謹嚴馬班之所
畏也不違二段本一套事分作兩層講中用一
腰鎖法間之在他人定以教養分段不免排板矣
人用間我用架如月吐樓閣籠以輕雲直自清絕
沼上章本兩對文字對而不對方中有員盡心
章本不是兩對文字不對似對員中有方中二
段幾箇不可字也字幾箇可以字矣字自相擊應
王無罪歲四字包括不遑兩大段渾然無迹

倒問兩番

掃一盡心憑空竪出一箇盡心來便有議論有局面然其遊戲神通政在首尾談兵處中間分二段卻二段都是說養一邊教只於中附見一二語非古文無此體製不違節本不曾說完於中忽作一束使人喫驚非古文無此氣脈政說得和風朗日忽著狗彘食人食一折天愁地慘雷轟交加真行觀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語意痛快而篇體離奇爲其轉換捷而波瀾遠也

超手虛撩二層已令人傾倒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輕輕詰問如冷水澆背須著眼其離合句不與王相黏者離句也

與王相黏者合句也梃與刃離句刃與政合句率獸食人合句獸相食離句爲民父母合句作俑離句使民饑而死合句昔人謂以獸相食跌出爲民父母來以作俑跌出使民饑而死來何等機鋒卻不知開口殺人二字早已太阿出匣矣率獸食人比殺人進一步父母率獸而食人又比率獸食人進一步此篇文字機鋒惡毒極矣其最妙卻在入手虛撩二層烟波千頃使人墮其彀中不覺不知後來便劈面劈腦下梃下棒無不倒頭折服

好樂章可得聞歟一段同此機軸皆一篇中烟波迷人處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

一篇樞紐全在出語人曰四箇字上倩女離魂通身脫出而毫髮不遺

文章之妙無過絕而復生今夫天下之人

收一轉從容盡言止處跌起大可玩

大手便拈掃一題急豎一題

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倒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兩人問答寄在出語人上發出脫胎換骨其格甚靈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嗜殺人本前面說過語再一提出卻如突起一筆妙於跌宕者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

三

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

再淡拖三句文局又活所謂和處逢生

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
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
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
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
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倒問

五句中又用抑字轉一小法也

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
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
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
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
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
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

欲言制民之產先提

直此上下之間呼吸變化奔騰控御若捕龍蛇其文之至也

由發政施仁四字將一時朝野空空摹寫一揭不徑說入

欲言人君制民之產先將士民空影一番不徑說入

欲言制民之產之法先將古今制民之產

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
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
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
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
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
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
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
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
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
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

兩路空翻不與決破
規摸出制民恒產之法以爲保民着落處
如黃何之水百折而來碣石一山當住海口
反掉結

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
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
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文渾渾灝灝如大海揚波茫無津涯今分三大
段讀之自起至遠庖廚也是首一段王說曰至蓋
亦反其本矣是中一段今王發政施仁以下是末
一段首段挑動其仁心中段攻其欲心末段教以
仁政總因他是心上不免夾帶所以全用兩路攻
打而行仁著落處卻留住不徑與他說明譬如錮
疾遇大醫生初只輕輕投以生脈散次務除其病
根然後施以補劑此其救拔之大機用也三層段
落綜此分疏段落既淸觀其行文之轉折抑揚予
奪轉折處於王語中尋之抑揚予奪處於孟語中

尋之初看其段落再看其轉折再看其予奪則此
文之雲詭波譎千態萬狀畢出矣○開口直直截
截許他可以保民許他足王看到後來卻是王之
不王功不至百姓一班話頭居其大半筆墨作怪
一至於此豈非活活死死死死活活手段○人知
此篇極縱橫不知其極含蓄言保民不言保民下
手處言老老幼幼不言老老幼幼下手處言推恩
不言推恩下手處言發政施仁不言發政施仁下
手處言制民之產不言制民之產之法到盡頭方
與決破通篇文勢如花之欲開不開可謂含蓄之
極惟其極含蓄所以能從空中卷舒翻騰成此一
篇極縱橫文字○每於急流中脫卸一步不知何
處來不知何處去此閃脈也何筆爲然百姓皆以
王爲愛也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挾泰
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權然後知輕重鄒人
與楚人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以上等
筆皆是○是心足以王矣只提一句下文淨去王
字單拈是心字空翻直至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

何也。王字方纔躍出。是文章斷續處。○保民二字爲骨。心字欲字爲眼。千奇百怪。從心字欲字簇出。而針鋒所向。卻只在保民上。不曾走動絲毫。他文出奇。定不能通篇一意到底。若通篇一意到底。又不能出奇無窮如此。○文章之妙。無過於用逆筆。不逆則不險。不險則不奇。讀此篇須於用逆筆處。子細著眼。

標孟卷之一下

莊暴見孟子天外飛來。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

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
則王矣
立論奇布格奇寫景奇結勢奇何言之王好樂原
不從國起見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立
論之一奇也樂本有古今曰今樂猶古樂立論之
二奇也一樂字分出獨樂人樂少樂衆樂四項立
論之三奇也好鼓樂是本題添出田獵陪說布格
之一奇也撰出兩箇今王鼓樂於此兩箇今王田
獵於此平列四段布格之二奇也四段分明是正

講卻都是無端結撰勢如天馬行空布格之三奇
也到末句方歸正位然只是從上文順勢帶下了
不沾實布格之四奇也憑空畫出四箇聞聲見色
寫景之一奇也畫出兩箇蹙頞相告兩箇喜色相
告歷歷如親聽來寫景之二奇也說著愁處便覺
滿天淒風苦雨說著喜處便覺滿天霽日和風轉
移造化只在呼吸寫景之三奇也不安根蒂不說
緣因突以苦樂光景虛寫於前再以同樂不同樂
之故倒我於後則其結勢之奇尤稱獨步○不從

正位中起卻從莊暴發端亦一奇格○兩大段落
落起照說去絕不著今樂古樂下一註腳得大解
脫○虎歸穴尾先入龍出雲首倒掛今王鼓樂二
大扇中無端從百姓說起寫得淋漓痛快然後以
同樂不同樂跌出一句此正虎尾先入龍首倒掛
之勢○自首至尾布出如許論頭都是空中樓閣
齊國庶幾一案到末纔著一句打破手法老辣○
兩扇中不自家下一實筆只假設百姓云云借喉
出氣水月鏡花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頗摹倣

其格調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
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
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
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
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
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著語不多鋒芒射人雖雄文大篇無以復加然一

雙關放去

先議論後引證

又先議論後引證

先引證後議論

篇奇情盡從民猶以爲小也一句生出加臣始至於境十四字大饒景色民猶以爲小此險筆也險必救之以夷夷險相生一切奇文皆從此出觀沼上及此篇可見入國問禁此閒筆也凡議論文字插閒情冷境可免塵囂說文圖寫景如在目前引而近之之勢也說王圖只作依稀耳鬪推而遠之之勢也接箇囿字上手換箇阱字還他機鋒惡毒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單伸一師）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水窮雲起）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雄氣簡潔）王請（又）大之（振起）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似開似合似連似脫有意無意之間自成絕妙篇法看他仁智勇如何安排保天下安天下如何安排湯文大王文王武王如何安排引詩引書如何安排便知天地間有此一種化工文字齊大國也齊王口中雖說交鄰胸中橫著一箇大字在孟子不論大小都教他一箇事法政是極力陶鎔迫出一箇彼惡敢當病根來然後以一怒安天下正論足之不但作川甚奇看他前半用箇事字後半用箇怒字極文章抑揚起伏之勢胸中有一怒安天下一案然後引詩引書然引詩處有怒字引書處無怒字政文章虛實之妙不必銖銖兩兩計較也

一句截住卻又寬放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問句樹）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二句直搶毅手

借引證爲詠歎大有波瀾

讚語助色

借解釋爲詠歎大有波瀾

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

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起只虛虛寫箇憂樂光景而急借景晏一大段以實之寓主於客又竟以客收局了不打轉真脫胎

窮民一段本與上文平分六段卻散開多說幾句有伸縮有波瀾

奪舍手段入頭數行何其清空忽轉一局又何博雅引證語又蒼又秀亦詩亦史反覆百讀不厭而結句尤爲閒閒冷冷韻流天外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
格法與交鄰似但交鄰後半只有寡人好勇一轉
此篇卻有好貨好色兩轉物有雙則境濃故好勇
本一項則分文武二段好貨好色既有二項則各
著一段單行單中取雙雙中取單總不失為雙也
然畢竟此篇多一轉更覺勢如游龍後半勝交
鄰然前半交鄰勝文王公劉大王平分三段而
作一中紐體運之斜斜整整自成妙局前一段
說王政是實說煞說後二段不說王政未嘗不是

王政是空說活說有前一段則後二段不落空有
後二段併前一段都活動三段三引詩亦有照
應不打轉明堂亦見高手文章妙境須於人所
思路不通措手不得處發一想轉一筆自然驚人
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也如此篇論行王
政到好貨好色處在他人定是攔截他好色好貨
方說得去若就好貨好色上起論如何措手卻只
搭上云好貨可王好色可王豈不奇想天開得之
徐揚貢論枕中書前一段極正後二段極奇

好貨段說詩只就詩說詩是詩中所有好色段說
詩從詩外添出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一段公案是
詩中所無正文章虛實之妙後二段已包在文
王治岐一段裏面文王不是好貨好色緣何體貼
得如許周到後二段不過足上意耳但以文勢一
變便自波瀾橫溢使人眼花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
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

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一含一吐一吐一含半開蓮花浥露更妍清空
淡遠文品似檀弓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
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
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
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側○伸○一○脚）

疊嶂層巒蒼鬱茂密無端說到可殺使人驚詫不已文章不能境外生境不能窮奇極變○生氣奕奕殺氣凜凜奇情幻筆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二喻文若不別而意自相足

爲巨室喻治國家工師喻賢人大木喻賢人所學得大木下發明賢人所學是姑舍不得的其意已明獨遺下爲巨室三字未得了局變出治玉一喻以足其意雖有兩截實是一串但移步換形使人目眩夏雲變幻彷彿似之○前段緩語收輕輕呼起下文後段急語收疾忙繳轉上文兩掌相拍空谷答響○一篇詰問體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

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
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
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
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
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
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

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
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
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
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
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
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
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
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
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
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
擇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
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
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標孟卷之一

突入子路不知何成來有妙宕有抗則有總貼恰如飛來一峰

轉問忽加然則二字豈其或人有此分曉自是孟文故鮮抑揚之妙三箇如彼字亦下得好

此段凡三轉

此段凡四

標孟卷之二上

新安汪有光謙子甫評
弟汪有聲駿子甫校
門人佘心澤汝悅甫編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

應以齊王
應賢聖之君六七作一段

(三輔)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四輔)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
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
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入以齊王意用木已語)
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總上)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根起)
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
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渇者易為

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關鍵)
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應起功半 時字結)

說管晏處不言己之不為管晏借喉出氣而已之
不為管晏自見說文王處不言文王只言商之難
失而文王之難王自見說王齊處不言己之如何
王齊只言今時齊王之易而王齊反手之故自見
可見好文字都是從圈子外得來然要先識得箇
一大圈子方可跳出圈子外也不然欲作行空文字
不得下手處何謂大圈子曰大地山河都是作料
此篇極善打勢前以管晏功烈之陋打起以齊
王反手之勢後以文王之難打起今時則易之勢
乘勢而往則不費氣力而光燄自生 文字圓則
難起峰此篇筆筆圓筆筆有峰縱横跌宕而嚴嚴
之性固在 齊人有言一節是前後過文乘勢是
横說待時是縱說前段論文王時勢先縱說後横
說後段論齊時勢先横說後縱說是文法變換處
賢聖之君六七作伏王者不作案其故家遺俗

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伏憔悴虐政案尺地莫非其
有伏齊有其地案一民莫非其臣伏齊有其民案
氣格浩蕩而埋伏照應卻甚精明 於議論中插
入齊人有言曰孔子曰二節大得抵巇之道非此
則文氣太平滿少崎嶇 武丁已見上文又用武
丁朝諸侯二句重起一頂如衝風之衰而復振此
等筆路著意摹之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
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
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
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
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

引喻先提一句莊子多此法

養氣段竟以助苗長收局格超氣逸

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
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
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

將說到願學孔子又挿皆古聖人吾未能行二句特用逆筆打勢○願學孔子以下

將說到孔子與于尊聖從同說到異從從異轉出同特用逆筆打勢以下借喉出氣○弃逸絕塵○此我段借宰形未子貢有若二段空中打勢總無一字黏皮帶骨

閔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此篇分三大段看自起至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論

不動心之道是第一段借告子與己伴說告子是影黝舍是影外之影請來影告子又請出曾子子夏來影黝舍然說到曾子子夏又不知不覺漸漸影上身來其曲折之趣迴合之情真真不可思議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必從吾言矣以告子之學與己對勘是第二段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便伏知言案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伏養氣案至篤自己養氣處明明插入告子外義又借影助長一段字字打到告子上去說知言處全不把好邊講單著詖淫邪遁生心害政等語又字字打到告子上去玲瓏映徹通身是眼宰我子貢以下至末推原知言養氣之學從願學孔子來是第三段卻槩用借賓形主文法先以孔子不自居聖作一折次以姑舍聖門諸子作一折又次以夷尹不同道作一折然後從論列三聖中跌出願學孔子來來路何等曲折既出願學孔子淨丟下願學二字不題單以孔子空翻作一大波瀾初以孔子不同夷尹作一折次以有同作一折然後以所以異作數段詠

歎去路何等委蛇竟不將自己不動心知言養氣
等項打轉一筆又何高脫○首段幻極中段精極
末段曠極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
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
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
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非所以三句刻意匠心極其深盡

將意首人皆有三字空翻反剔

用四個端字逗出擴充來如桁花見點○漸漸說入擴充來極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
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
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
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

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脊背勢○汀盛意止處物物欲注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分明談人君治天下事卻寬寬若論泛常人者談
好邊請出先王作榜樣則談歹邊理合及時王卻
只把賊其君一句遠遠影照到君止來何等心閒
手縱古來奏議家未有立言之妙一至此者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活潑變幻不可端倪若游龍若閃電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先以傷人不傷人淺淺引入再後喝出反求諸己
一句抖出為仁之樞以恍恍惚惚布勢以直直截
截收局忽矢人函人忽巫匠忽擇里忽單提仁
字忽迎說仁智禮義忽人役忽弓人矢人忽將仁
智禮義四字變出一箇恥字臨了又將仁智禮義

恥五字歸併一箇已字不反已總是不仁不智無
禮無義無恥總是人役腦後一槌死人驚起此
篇僅二十六句而有十三層實說喻說正說反說
錯綜不羈第一層喝一句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
哉他人要說世無不仁之人想不到矢人函人縱
想到矢人函人也不能如此下筆陡然第二層矢
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只兩句分疏明白
何等簡潔第三層巫匠亦然使上文無單禿下文
無徑遂之病全賴此句然更不用分疏上是伸筆

此是縮筆縮筆在文中愈簡愈妙第四層故術不
不不慎也輕輕喚醒略作一收言盡而意不盡第
五層引證孔子云云正入仁字然只說擇里不露
正意殊飄忽有致第六層提仁字實講然尊爵安
宅俱喻言點綴了無色相第七層莫之禦云云連
鎖不仁不智殊見筆力第八層兼承不仁不智帶
舉無禮無義至目之為人役幾於毒呵痛斥然語
勢撇截筆無停留第九層忙接人役而恥為役猶
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忽與章首矢人函

人。映。射。似此飛翔之勢。迴合之情。真仙筆也。第十層。如恥之莫如爲仁。振起文勢。跳出正旨。截然挺然。第十一層。仁者如射云云。以反求諸己。實關爲仁要指收束全局。有千鈞力而其妙處在仍將射。字。助色。倒照弓人矢人。又照到矢人函人真真臨去。秋波總而論之。本說仁。先說不仁。又說不智。又說。無禮無義。錯錯紛紛。目光欲眩。而只就射上一。路。話頭借影。若有意若無意。離合。俱化全以神行。老蘇所謂活潑變幻不可端倪者此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標孟卷之二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

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景子纔開口孟子早已知他有將朝不果一段事横其胸中卻若爲不喻其意也者只接他一箇敬字自發出一段說話不管與他機鋒對針不對針得此數行文字便覺千頃烟波收攬不盡禮曰以下發問本意已自顯然孟子只是剛剛發付話頭雖長一桀遠神遠機先引曾子語稱述一番發明一番次把大有爲之君起一大勢次引湯桓一證次將今天下影照一步復把湯桓提起單用管仲二句作波全不於朝不朝上置一語水月鏡花可玩不可卽景子曉得君臣卻不曉得有大有爲之君所不召之臣說到此應使世人大開眼界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通篇都是賓位只爲王誦之一句是主楊復所云將上面許多說話縮作四字而許多說話又原自在不曾少卻一字眞鏡花水月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

峭壁層巒驚濤怒浪觀者自是眩動

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一篇文字都是無中生有前段答沈同就切沈同身上生情引而近之之勢也後段答或問無端說到殺人又無端說到士師可殺人推而遠之之勢也戴云前段取譬透切後段淋漓奇崛字字欲舞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但解龍斷二字正意已躍躍言外

此篇佳境全在文外餘地看陳賈與王冷地打疊一番細雨微波烟光可掬至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問答已竟突出古之君子一段風濤怒發勢欲拍天且就周公上便射著陳賈鬼斧神工不可思議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孤情絕照心事不曾說出一字言在言外格在

欲識其去先識其來於來上又分識不識而措詞錯綜斐然

格外味在味外章法奇甚真如蛇踪紩線若斷若續膠青雞味若即若離楊復所云季孫段看其敘斷夾行古之為市下看其開合相迫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懷形於辭意之表露而不繫亂而不亂綫綿惟悱悱絲似之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居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從予說到王從王說到予反反覆覆只是一句如有千句萬句就是千句萬句只是一句所以爲情之至所以爲文之至空空說箇王庶幾改之王如用予當日去齊之故總不曾說出惟不說出其故所以千迴萬轉愈有得說愈有得想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標孟卷之二

標孟卷之三上

新安汪有光譙子甫評
弟汪有聲駿子甫校
門人舒嘉祐篤之甫編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

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六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

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

三段立案據乃各在頭句而側重一句尤爲通篇擎領

三句三聖人字有態

此下八往返答語中不答答不齊整中聲

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疾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

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

三何字

七句空翻不出大人小人字而

舜禹益稷契皋陶或舉或單中雜提

治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

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敎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

繳上二段

引孔語一段文境愈闊文氣愈警

三段通作一段

末聞變於夷下應以陳相不善變接上乃從開出三段先點出良之賢次點出相之倍次引證孔門之義然後以今也南蠻句遙接變夷句其大開合

三段通作一段

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

刪生一意作結是波外波

收局三句本從偏位中來卻關鎖得一篇起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篇有二意一闢並耕一闢變夷闢並耕段以堯舜爲主禹益稷契助之闢變夷段以孔子爲主周公曾子助之凡鋪張處皆實境也其運旋處則虛境也大約虛實相間敘事夾議論體須於實處看其氣色於虛處看其筋絡其氣色之榮華筋絡之遒勁兩擅其勝又須於一虛一實相間處看其局陣之變化○倒詰陳相一段烟雨離迷咫尺千山中幅雲裏帝城雙人瞻仰用夏變夷以下夕陽樵笛雨後烟村別是一種風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

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標孟卷之三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

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一引一斷再引再斷敘事夾議論體也參差出入結陣玲瓏前云枉尋直尺權且寬一步後云枉已未有能直人著實緊一步然尤妙在先放寬一

步此文家一大機用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一何哉一何也冷冷詰問使人通身汗下再加且子過矣一振異樣警策。虞人段突述其語後點孔子以推原其意妙在倒。王艮段用雙關文法細敘妙在曲。宜若可爲也亦可爲與非爲也數箇爲字相應。篇多婉語用剛筆掉尾故自聳拔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

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文字要精采煥發妙在打勢此篇本明難仕卻把急於仕痛講大半篇全以逆筆打勢本意便透露。前半大戰一場兩下都是假殺丈夫生以下方入正講卻以游戲出之了無職色。說足弔凡數十言說載質寥寥數語文字伸縮之妙戴忠甫云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

至此纔倒用志字倒而復起絕處逢生

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以食字立論從來經書中一新題目辨難往來皆劍鋒上事。前半用雙關文法翻去正講只三五句而已後半於意盡言斷處忽生一志字另抽新機脫盡色相結何尤爲花光月影把捉不定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

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
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前輩云文章要理順詞明無過一正一反此語極
平淺卻得真寶受用若引而伸之具有無窮變化
如此篇先喻後正總不離一正一反然兩正兩反
落落開說不著一語關合自是奇格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

見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
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
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
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

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
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
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
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

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
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
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
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
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

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開○闔）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先○揚○後○抑）雖然（提○起）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拈○出○蚓○字）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內○諸○皆○兼）

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含○蓄○反○收）

居食二字來便接居食二字翻到底文機爽快○兩人各為仲子寫影俱有躍躍欲生處後一幅纔加兩筆便覺前一幅直是畫皮所謂加兩筆者兄母二字也○蚓操夷築夷樹等語得未曾有○此一篇仲子傳也實錄只仲子齊之世家一節前半設為問答皆空中游戲語一結又謹嚴又游戲天機爛漫文字○以居食二字為眼目段段不放過

似唐宋以來文式。而奇特處終不可到。辟兄離母四字是一篇骨子。妙在第三段中漏出一妻字作引綫。此埋伏神手。

標孟卷之三

標孟卷之四上

新安汪[illegible]甫評
弟汪有聲駿子甫編
男汪啓常伯良甫編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

（亂○離下○去）（再○提○起）（轉○上）（一句○開）（一句○合）（就○勢○下○去）

轉得捷。仁不仁並提。單就不仁邊斷下。○一句著收。情放寬。留喫字於後。

兩箇猶沓沓也弄閒就餘大是將題

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倏而議論倏而援引轉換過接隨其興會所至尤妙在隨與轉換之中各段嚴嚴而出〇有作兩截文字看者以可謂智乎分界上截思古下截傷今思古處勢奔放以激昂傷今處調淋漓以淒切又上截以行仁政不行仁政二意間插出入勢如蹴

山涉水下截以責君責臣二意分路馳驅勢如雲蒸霞變此等文字初讀則渾成一氣再讀三讀則滅沒萬狀〇有作四段文字看者四段各用故曰字束之行中有止員中有方亂中有整故能使人讀之而動讀之而靜動靜者文字之精魂亦讀文字者之精魂也戴忠甫亦皆如此著眼〇開口以古興今言堯舜亦只與今人平等不行仁政則堯舜是今人遵先王之法則今人是堯舜歷倒堯舜激勵今人筆興勃勃如狂風驟雨聖人既竭段直

推到上古創法聖人此進一步語也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高聲一呼叫起下半篇文字播惡於衆下文急以上下朝野君子小人疏明衆字國之所存者幸也下文急以非國之災非國之害一段影得明白喪無日矣打起責望臣子一段下文急以天之方蹶緊緊接去一路馬跡蛛絲統線草蛇一篇上好壓面文字〇一泒反筆側筆駕空飛行單放出惟仁者宜在高位一句屹然獨立如海中一柱〇無數不字花蝶相亂〇以離婁公輸

師曠發端到中段併規矩六律等項都打入聖人身上去變幻如夏雲〇堯舜以仁政平治天下尚是中古遵法之人非創制立法者揭出聖人二字直駕出堯舜二字之上文勢亦欲拍天而上此是篇中第一最高源頭〇徐揚貢論枕中書云翻法之變不可勝窮老泉批首節云亂翻下去者翻法之絕靈者也謂上無所承劈空翻下正喻並舉若無倫次故謂之亂批上無道揆節就翻下去者謂就上翻下去與亂翻下去者不同也聖人既竭段

批云再提起提起者謂懸空提筆而起文家第一最要訣也尋常人絕不解提法但勉强起一頭便謂之提求其實落提得起者十不能一二所以多成扶牆靠壁文字爲其氣怯而力綿也再提起者謂上文曾經說過幾番此意幾擲再著一筆陡然提起此提法更有精神爲高二句批云襯上襯法如衣之有襯也謂恐其單薄再襯起也凡文法單則薄襯則濃或引喻或引事或引語皆襯法也此段話說甚佳○議論援引相間成文或議論中插援引或援引中插議論雖亂流而濟卻紀律森然詳其竅度大略抵巇之法也先輩極言抵巇之法文章奥府得其解者能斷能續能出能沒能反能覆能亂能錯何謂抵巇抵擊實也巇舋隙也又如兩山之中一水出焉兩水之中一山出焉皆抵巇之勢也右文中慣用此法者孟子而外莊周司馬遷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比興起）聖人人倫之至也（一句承上生下）欲爲君（脫卸）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

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引詩　波瀾）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政說堯舜忽說到幽厲轉境甚險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議論夾引證論中出論證中生證錯綜變幻絳雲在霄○師文王暗說點破仁字明說先暗後明文章含吐之道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虛領起仁字

一喩未了又生一喩前喩民上生後喩君上生用倒勢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正意先說在前文氣激烈自孺子歌以下聲聲脉歎凡波瀾四層急發緩收文章妙格○文有一步緊一步者亦有一步寬一步者一步緊一步則有精力一步寬一步則饒風態如此篇開口一句不仁者可與言哉何等嚴緊忽轉一句云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死中求活更爲得勢○不仁字面起段兩見以後更不復出凡文字有丟開不照管者定屬高手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

也

以仁字作骨斷續出沒草裏蛇眠○就下走壙壓魚殹爵七年病三年艾風藻滿把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

盈野盈城工語率土地而食人肉悟語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發端奇入題奇洗發奇斷制奇波瀾奇最奇尤在況於爲之強戰一句矯健異常○欲說強先說富似比似興頓挫優柔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無端及此全是天機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前半反反覆覆凡三層開合盡致後半請出曾子不言守身而守身已躍然水月鏡花誰與共賞○起三層前後合璧中間串珠又是一格養曾晳兩段似將沒緊沒要事瑣瑣細敘卻又不是沒緊要太史公嘗竊其法敘完總斷兩句先斷曾元後斷曾子此倒捲也結句另起一頭不局定上文所包者遠○前半議論後半敘事若愬然各自成片布格甚奇○突入曾子來路奇不打轉守身去路奇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

第一筆第二筆空中一筆第三筆倒插格

花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

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又提

第一筆云天下大悅而將歸己不知說何處話第二筆云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又不知說何處話至第三筆惟舜爲然纔倒跌出此起法之絕奇者末說到天下化天下定只是了得天下大悅而將歸己一句留下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一句撇在言外不曾說出結法之絕奇者　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大論創獲文章至此方可言閎中肆外不得乎親四句作空翻看更覺烟波無盡於上文又有脫卸於下文又見跌宕

標孟卷之四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衞衞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衞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

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兩段一形一影若斷若續若開若合而精神緊緊注射不消添設一語○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一篇大意在此三句洩出羚羊挂角無迹可尋○每以逆筆作勢極跌頓挫凡文章能用

逆筆則勢自險何謂逆筆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庾公之斯衛
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今日之事君事
也我不敢廢如此等句皆逆筆也最妙者到盡頭
猶著今日之事一轉活裏死死裏活尤爲險絕○
敘子濯孺子一段瑣瑣細細愈多愈妙太史公嘗
竊其法○孟子曰以下三筆三轉擒而復縱縱而
復擒以相背句見態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

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
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
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
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
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
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

結句洒然欲飛

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
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 擒○縱○起○波
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
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

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一句○轉○上○接○下○去○
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 又分憂患作一○段
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
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 滾下又收轉上
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單句提起次變走馬三疊次變一滾三疊如黃河
之水自積石龍門一決而下波浪澎湃觀者駭愕
三自反寫竟已是百尺竿頭又轉出憂患二字分
作兩段寫其未盡之意不痛快淋漓不已突入大

只用是以句逗出禹稷心事顏子已暸然

更不必說

舜尤爲天外飛來○欲言横逆先言恆愛恆敬頓
挫有勢欲言如有一朝之患君子不患先言無一
朝之患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又頓挫有勢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
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雙來單受
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
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正○求○喻○接
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單來雙○受
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凡五層一層立案二層階制三層寫意四層重斷
五層譬喻首尾四層都是排體中間單插禹思天
下一段摹寫禹稷心事藏卻顏子一邊不說而說
顏子處就寄在說禹稷裏面躍躍逗出半面美人
臨鏡獨舞○所重在顏子常手作文定於所重處
著力高手作文往往於所重處半含半吐甚則不
欲一字觸著如此篇所謂不欲一字觸著者也○
本意講完突出同室一段文外烟波蕩人精魂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
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
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
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
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
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
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
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
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
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
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
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
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
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與禹稷章參看禹稷章奇格此正格前兩段敘事是太史公合傳末段斷制是太史公論贊雖減沒不逮禹稷篇而伸縮變化具見體裁○留之一字文訣也看他二段敘事都不說出所以然戴忠甫云○此篇佳處在武城段點染許多沒要沒緊閒情冷景其最佳處尤在沈猶行一段謎語

諸傳多用此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問語盈見只隔六字然不覺冗複是其運筆妙處

三字前意俱在卻不覺略

轉作斷語[illegible]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先敘此一句)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命句)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前段本是譬喻化作正講末段本是正講化作斷詞移賓作主移主作賓其格甚靈○而良人未之知也由君子觀之二句呼應有神○今若此以下如劍拔弩張鳳翔龍躍而良人未之知也一轉尤覺神乎其神戴忠甫云○而良人未之知也一轉絕處逢生

標孟卷之四

對折排粧

本要原舜意卻解公明萬意水月鏡花

反復疊疊愈不厭如聽䏶搯但見蒼懇

標孟卷之五上

新安汪有光謙子甫評

弟汪有辟駿子甫校

男汪敢學仲效甫編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

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陡接）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叠敘）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結得悠然）

何爲其號泣也則吾不知也是非爾所知也於我何哉只此發端處幾重謎語已自煙波撩人當日歷山一泣不但天下後世人不能代爲之解在舜當日原自不能知不能解惟其不能知不能解所以爲怨慕不但往田之日是箇怨慕直至有天下爲天子之日總是這箇怨慕窮天蟠地極古今來人情世態左磨右勘總形容這箇怨慕不出一部

離騷從此結胎○怨慕二字豎起一題可謂沈鬱之至迺其行文卻運得如許壯麗如許飛舞豈非神筆○曰帝曰天下之士曰人之所欲曰人少都是起照曰帝使其子云云曰帝將胥天下而遷之曰人悅之好色富貴都是起用照用雙彰宜乎有神有色有氣有勢○人字是一篇丹頭本說舜卻說人人字屢見疊出大孝終身慕父母一句來○須看其陡開陡合處凡四開四合俱開得極闊收得極緊然則舜怨乎來路本緊接以長息問於公

明高開得何等闊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收得
何等緊接以帝使其子云云開得何等闊爲不順
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收得何等緊接以天下之
士悅之人之所欲也開得何等闊惟順於父母可
以解憂收得何等緊接以人少云云開得何等闊
結以大孝終身慕父母收得何等緊○通篇駕空
飛行不下一實筆○如何爲怨慕孟子說不出託
之公明高公明高說不出又發孟子重譯一番此
何等樣筆法但粗淺言之則代法也孟代公明高

標孟 卷之五上 三

意中語借公明高代舜意中語婉轉玲瓏七穿八
透眞是無上神品○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一段陡
現神通光怪陸離篇中之獨拔也○如窮人無所
歸已自截斷下文天下之士云云起頂開說不安
不順父母句突下四箇不足解憂直是天馬行空
到惟順於父母句方始跌破梅花倒插此種筆路
極是迷人又極動人○人少段又變出一層波瀾
上分明此分架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頓挫）
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一句賅[illegible]大）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奇 下起議論）
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大奇）
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
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
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
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
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
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

標孟 卷之五上 四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
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
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
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
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叙合）
奚僞焉

問舜之不告而娶可也妻舜不告一問豈不詭異
開章說娶妻不幾句忽轉一局不是說娶妻豈不

詫異完廩段生附絕倫使人耳目一易生魚段字字飛動又使人耳目一易如異山異水煙雲徑路無一不異此種異文使人讀之脫書卷氣〇一不告而娶一象喜亦喜截然兩開氣脈自貫與思狂士章同格〇完廩段問繁答簡生魚段問簡答繁〇生魚一引與本事絕不相倫所以爲奇〇摹寫象口角校人口角地湧金蓮

（就此二句又生一折）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結上生下）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一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二轉）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仁人句絕下文筆杪流煙）（富貴句絕下文筆杪流煙）（故謂句絕下文筆杪流煙）

封之也或曰放焉七字爲句折腰體也本是一套無兩事萬章卻分出兩箇問頭孟子只是歸到親愛一路正惟一箇要分作兩路一箇要併做一路而文之滅沒奇崛遂從此生〇萬章前一問內藏兩案均一不仁而或誅或封一案也有庳奚罪又一案也孟子只把封弟一者說明留下有庳奚罪一案不說問之所有答之所無後一問只是一箇放字孟子既把放字辨明急用雖然一轉仍繳到

親愛上去且源源而來常常而見一段話頭又是補前意所不到問之所無答之所有〇有庳之人奚罪焉於前段遥遥一呼豈得暴彼民哉於後段遥遥一應斷續滅沒灰線草蛇〇仁人固如是乎上意已完加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二句封之有庳富貴之也上意已完加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三句故謂之放上意已完加豈得暴彼民哉一句都是餘波蕩漾文家云筆杪流煙又云玉人歸去楊柳遺煙皆此類也

文勢兜合急接堯遁下皆收又生一折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

此引詩書[illegible]

而子也

雄辨確據錯落紛披直至滿盤掃空令人口塞末忽將起段抽出一句放活所謂棋無盡殺看到此令人欲飛○辨臣堯處開口急將堯老舜攝一句送過然後從容引書引孔子語印證舜攝二字辨臣瞽瞍處且不提起孝子事親事儘與將讀詩之法縱論一番極其痛快然後收迴本旨一先實後虛一先虛後實雄辨之中節以閒神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

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

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又創明第一轉）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應天字）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反撥）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立案仍以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了案此正文也舜相堯以下則文外波瀾也正文中許多層折卻清空一氣了無指實而當年情事盡留在波瀾中點染顏色虛虛實實布格靈變○前半隨問隨答層層折折煙波縹渺舜相堯以下敘一兩句隨斷一兩句蕭蕭疏疏如寒鴉數點流水孤村別是一種風致○天子能薦人於天一段勢如天馬行空是此篇大開局處○第四轉中只明第三轉語此近鎖也第五轉中又倒明第一轉語此遠鎖也○舜相堯一轉水窮雲起別轉出一段議論是問月所未及而居堯之宮忽作反勢一掉矯矯如舞鶴之盤空戴忠甫云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四句明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綱）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就君之子開說）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復疊二句）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唱歎）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明言天）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

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縮）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只以孔子語）唐虞禪夏后殷周（結○更○簡）繼其義一也

前半以舜禹之有天下形益後半以仲尼伊尹周公之不有天下形益前半尚遊方之內後半全是遊方之外插入仲尼尤爲天外一峯○天與賢四句開局至皆天也四句了案此正文也匹夫以下

五段則文外波瀾也大槩兩轉局與舜篇同但前篇前虛後實此篇前實後虛各具一勢○本論禹益忽及朱均忽及仲尼忽及桀紂忽及伊尹周公忽總收起益伊尹周公忽將唐虞夏殷周一併收起忽伸忽縮忽分忽合其鬼神於文者乎○楊復所李溫陵戴忠甫三公俱在詳畧伸縮處著眼而戴又云丹朱一段以舜禹益反覆較論極錯綜穿插之勢且文情酣暢更無賸義至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已了上案匹夫一轉絕處逢生自此以下

從天生民說起倒折上身來便得勢結用反掉又得勢

若斷若續愈出愈奇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孤○峭○斜○挈）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飄○揚）（叠上一句）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下排三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

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接○得○緊○然）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又○轉）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跌○宕）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又○一○轉）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以堯舜二字豎起一題就把堯舜二字直貫到底每一轉幻出一境百萬樓閣憑空飛來若賢言之只是湯三往聘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兩句便了此把就湯一句立定骨子此句以上俱在題前布勢此句以下全是文外戲弄煙波神龍威鳳把捉不得總是借伊尹發明吾輩出處鄭重耳不必伊尹當年有其事有其語古人著書往往借題寫意徐揚貢論枕中書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蘇批壘上一句吾豈若使是

君云云蘇批下排三句疊法排法似相近也而不相通也疊者疊上也若累棋然蓋危而不墜文家積勢法也排者排下也謂其勢引而長也如時文之有排段排而長也故曰疊法排法相近而不相通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是虛接法聖人之行不同也又是虛接法此虛接法最是文家三昧虛接者上下文皆實境中間用幾筆作虛渡勢作家得之使讀者一唱三歎流連往復而不能已如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之下分明可接入未聞有割烹要湯之事矣蓋上下文情緊相接應已如磁針相引乃卻多轉幾筆然後折入未聞割烹句故謂之虛接法比如主司城貞子下儘可接入若孔子句偏於氣脈緊相湊合處忽插吾聞觀近臣二句雖勢陡節促無此閒許多烟波然矯健有力便可當作兩扇文字故亦謂之虛接法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一折）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對）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再折）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於衛主顏讎由一句了當突地風波就手又起二證一以不主彌子證一以主司城貞子證而癰疽瘠環不待奏刀已自若然可見好文字多是雖燈

取影。引顏讐由引彌子就以衛事辨衛事絕妙機鋒不離本色。不悅魯衛一轉奇峯飛來篇中獨拔。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愚遣立論）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一句一轉）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不於要秦穆置辨只以去虞霸秦兩節事反覆低徊看來孔子所主篇一味起照此篇兼起照起用孔子所主篇在題左題右著筆此篇在題前題後著筆總無一句墮窠臼中合看二篇文章之事思過半矣。晉人假道一段去本問絕遠卻漸說向

本事來正在有意無意不即不離之間因悟絕不相干故事一經妙手皆成作料絕無考據題目一味白戰皆可撰出一篇妙文天下原自無枯題也。所辨者干秦穆也錯綜紛披幻出六層文字首層急點出此意下數層俱淺放過第六層又急點出青蜓點水或著或不著尤須於淺放過處看其戲弄烟波。百態橫生使人心目無主察其文情只從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句生出可見縹渺恍惚文字不是一味用意思人可以邀倖一筆。

標孟卷之五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
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
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

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
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
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
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
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
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
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引○喻○人　正○鵠○）
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鏡○花○水○月○）

前以三聖人影孔子借照於人後以樂與射影孔
子借照於物多方形容宛然形容不出此爲妙於
形容○四聖人平列四案各以一字斷之再提起
孔子特說不復繳出三聖人而隱隱隆隆總在裏
許從來孔子贊此爲第一曰神奇宰我次之曰簡

老子貢又次之曰正大有若又次之曰恣肆又次
則太史公世家贊曰淡遠中庸祖述篇又其次矣
曰奇在一結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
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
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
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

只不挾貴
一條生出
二條襯貼

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

此條以述
言代敘事

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斷制者文章之殺氣也此文起繳過遞常帶斷制所以骨節都響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俱踴躍欣賞之詞至然終於此而已矣一折忽然劈面打下與是虎威叵測龍性難馴誰敢捋其鬚批其鱗乎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

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
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
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
閔不畏死凡人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
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
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
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
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

標○佚
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
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
又○執○孔○子○生○一折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
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
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
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總是要發明士君子行道苦心非不得此幾拗則
舉世窮不出可見拗之一字法力最大○受交際

何心也事道也為之兆也卻不一句說破一路層
層折折翻花滾浪愈其文情然後從翻花滾浪中
躍出此意以正旨奇格位活如游龍○此文無數
轉折卻一氣直下合問答看迺得其反覆激昂之
勢史記孟子七篇與萬章同事故萬章一卷尤為
獅子雙吼聲振大千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
抵○嘰
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
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
起○峯○頭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正意只立朝道不行一句前面全不說出反將為
貧而仕疊疊恣說意本如此而文卻如彼至末句
一躍而出之覺以前句句都是擊射此句真腕中
有神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
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

忽又轉入前意烟波迴環

於伋也囿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
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
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
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
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
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
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
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
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一篇凡八折自一折至五折全用退一步法一毫不
露圭角至第六折中放出子思不悅一段稍稍露
出圭角然但言繆公失養賢之道不言養賢態
當如何仍是忍住一半不欲說出至第七折中方
說養賢之道然只說得養賢未及尊賢仍是忍住

文勢漸折漸若濡折一句話與然則治天

一半不欲說出至第八折不因問頭自起一頭提
出堯之於舜來方是正論王公尊賢將欲揚之必
固抑之文之沈鬱頓挫者也前五折說士守禮
把士壓在地下後三折說君尊賢把士擡在天上
而轉換處不見痕迹讀之但覺詭譎異常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到此處在他人定要露出身分
來了仍不與他決破是文章祕術機軸不識
可常繼乎只一句過到君上去如月移花影使人
不知不覺極是轉局妙境○子思不悅子思不受

上段說過卻留下子思以為鼎肉一段意思於隔
段中了案可悟斷續出沒之妙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
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
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
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
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
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
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

下獨可耕且爲與句法同

四句一上一下

與不傳質爲臣暗應

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一句收承）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旁引）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文勢未綴就中又轉）孔子奚取焉（倒插[illegible]化）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補法）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

況乎（挺起）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黏上賢人字）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又黏門字）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又黏路字）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通篇以德位二字作主張德字是正旨位字是借作波瀾然篇中起伏抑揚全是取位字爲用神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諸侯一抑往役二抑予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三抑虞人不敢受大夫之招庶人不敢受士之招四抑君命不俟駕五抑此五抑皆從位字上生得此五抑遂使一篇文字詭譎變化入地出天神品神品○文字有權有實有縱有奪自然上下抑揚勢如生龍活虎至於一篇之中變態屢呈此文尤爲獨步○開章至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正文已竟下文隨證隨解都是文外波瀾引子思本色證也引虞人格外旁引也本色證明格外旁引幻明則知其來路幻則不知

其來路矣兩引證下俱有重加洗發之法子思段就子思言下洗發子思言下之意不離本色虞人段不洗發虞人意從孔子贊虞人言下洗發孔子贊虞人之意則於格外之中又幻出格外矣子思段洗發子思意畢急以而況可召與一句鎖住虞人段洗發孔子意畢且不關鎖住再生出敢問招虞人何以一轉則又不知幻向何處去矣問招虞人何以答以皮冠亦自可了無端添出庶人以旃三句更說遠了不堪一筆兩筆又就收迴本旨

兎起鶻落杳無去路來路而諦觀之離而能合斷
而川接當於此玩其空轉之妙〇老蘇批子思段
本色證尤明謂其比旁引虞人較爲明切使後人
易學耳若論文法虞人段奇幻飄渺當更勝然一
明須一幻一幻須一明二者不可缺一〇欲見賢
人以下已是餘波詠歎孔子君命召一轉更是水
窮山盡處又現出一水外水山外山結句不結之
結水月鏡花悠然無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
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
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
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
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
聽則去

標孟卷之五

兩層出落有風度

前四句活末二句煞

兩層出落

標孟卷之六上

新安汪有光謙子甫評
弟汪有韡駿予甫校
男汪啟新又日甫編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
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
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得他一爲字來換卻戕賊字使自機鋒逼人〇爲
則不順矣只一順字輕輕點化意已躍如所謂引
而不發〇句法嫩柳臨風章法亦復嫩柳臨風〇
總不說破如何爲仁義故得如許戲弄煙波此文
情所自生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
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
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

三反覆如
層崖斷岸

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主橫孟主縱機鋒相錯電擊星馳○決東則東決西則西告子論性早已落於勢了若云此勢也非性也便一口說完那得如許飛舞○方說水無不下就著水有不下硬生一折雪屋銀山不可迫視○戴云兩路截攻無可逃遁有前段不可無後段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獅子滚毬不離不著而毬中獅子躍躍欲吐○皆中徹極筆下活極徹而活故言外有言活而徹故短言可當長言無言可當有言○閒閒詰問總不與他說破凡文字惟不說破最是令人起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告子說道理孟子卻不與他說道理滾滾花翻風無色相○食色句本非埋伏末段卻似埋伏嗜炙段本非照應首句卻似照應有意無意之間天機湊泊○白雪章疏梅見點白馬章海棠半綻○以上四章告子之論居然印泥畫沙了無疑問他一生不得勿求病痛抖底畫出然躍馬橫戈屢敗屢進孟之告莊之惠也惠與告皆郢人之質乎其質不死其喙長鳴敵乎降乎壯哉○孟子之論就窠打劫全不起爐作竈

水蕩漾起

從嗜炙脫出而也字

更冷

只此一問便自風發泉湧雲蒸霞蔚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兩人機鋒相錯浪滾花翻使人目迷○往應之曰在位故也一語已足迺故翻出敬叔父乎一段來分明仍是伯兄一段說話改頭換面耳然使人目迷心亂不覺墮入彀中全在此○伯兄段機頭已斷另換新機文家三昧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扣此二句）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再疊）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諸子說性孟子不輕易與他說性且與他言情言才何謂性何謂情何謂才楊復所云性根也情萌芽也才生意也惻隱之心八句盡出箇萌芽來惻隱之心仁也以下盡出箇生意來至末節物則秉彝等語方逗漏到根上一篇機軸全是用逆○以不深入故筆陣得以疏落擺脫乃爾末段幾入理窟矣然看來孟子竟不曾著一筆只是引詩只是引孔子說詩且孔子又只是以詩說詩不脅於詩

以非殊字變作同字又以同變似字一轉精神煥然

外另設一筆理學風流逸韻翩翩本是說善卻
著若夫爲不善二句或相倍蓰二句以不善逼出
善來置之死地而後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
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
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
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
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

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
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深出數句作波瀾）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
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
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
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不云至於色變文）
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
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方又本意）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

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應聖人同類又以口字結）
從麰麥說起引到凡同類上從凡同類引到人上
到了人上從足說起引到口上從口引到耳上目
上從口耳目引到心上抽蕉剝筍鬆脆可愛同
字是篇骨卻乃從麰麥處躍出幾箇同字來如此
伏案法匪夷所思龍子段沒緊沒要最是襯貼
佳境看古文須著眼此等處聖人與我同類一
提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一應開闔極大

虛提與我同類一句至末方點出心之同然極有
含蓄故曰口之於味數句再數一遍似複似贅有
妙有敲打獨無所同然乎所同然者何也連用兩
句虛喚風流欲絕徐揚貢論枕中書蘇於何獨
至於人而疑之句批徑接二字爲上文有雖有不
同一曲故此不嫌於徑又下文有無數波折故此
更不嫌於徑所謂緩脈急受也故龍子曰以下又
一是急脈緩受故批徑接二字於中則前後緩脈曲
勢俱此二字影出自起而轉而又轉到至於心句

（兩段對說感慨有味）

如層巒疊嶂蒼翠插天口耳目三段連山斷嶺一段一變獨口之於味段一往一復峯勢紆迴耳目兩段一正收一反掉各自成勢而奇絕處又在故曰一束各段至此聚齊然後跌落至於心三字如萬弩齊到故蘇評云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斡轉筆力萬鈞○一篇十四同字花蝶相亂

孟子曰牛山之木（突○起）嘗美矣（○提○頓○挫）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上○下○收○放）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激○宕○波）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進○一○步）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從嘗美說到不美地步文氣已頹矣得是其日夜云云一筆振起從萌蘗之生說到濯濯地步文氣又頹矣又得人見其濯濯一筆振起蕩夷之中抑揚秀拔非大手筆不能○通篇之妙全在上下收放四字所謂雙關文法也○前路俱是空翻喚起一箇養字不脫下一實筆局陣飛舞○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九箇字把前兩段一齊撥轉萬類回生○徐揚貢論枕中書勞字喻起飄宕靈忽如魚熊掌篇是也此篇亦然而逐步分截脈路又變第一句從最後想起最初無限感慨此一句自爲一截以其郊於大國三句爲一截其日夜之所息三句爲一截牛羊二句爲一截人見其濯濯二句爲一截凡四轉轉轉有情此豈山之性又一轉此轉正呼吸首句嘗美意挽住凡文有轉筆無挽筆如形家所謂行龍不結地也故必須挽一筆方結得住下文急用逆勢跌入正意從最後之不存想起初之尚存雖存乎人兩句照牛山首一句句法變而意實對惟意對而句不對文情益復峭起也此

句頭三吾字婉轉悱惻

專心致志前已提明十提而結語活不盡

二句自爲一截其所以放二句爲一截插入斧斤
之於木畧照上喻以後絶不照喻而句法似同似
不同隱隱相對兩用文字之活而不板者蘇批云
兩段對說感慨有味又云上下收放上下收放者
其法也感慨者其味也感慨之味行於上下收放
之中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
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

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
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
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
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
然也

兩截若闗應若不闗應首云不智末云爲是其智
弗若與曰非然也似向似背活不可言○連用二
喻已將正意洗發明白卻著一問答語結水月鏡
花政妙在不分明○條論枕中書一句喝起便截

住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云云翻然而下用三句點
撥卽入正意正意亦只三句兩矣字一何哉極其
飄宕落到今夫弈一段曲盡形容妙在不專心致
志五字先於入喻時提清下文一人其一人兩兩
相比專心致志字而一處全出一處半隱半現只
寫其意鴻鵠將至思援弓繳幻情幻境無端變現
末只一句撥轉呼吸智字而不專心字面全隱不
現只用非然也三字虛欲如紅日將沒光映碧山
別有異觀故蘇批不答之答意甚含蓄意卻說明

在前亦是一結法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
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
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
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
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

分開三節作波

二句一柔一剛結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反頓賢者勿喪句）

本爲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說先以死生關頭空說大半篇竟不知因何發議此布勢之妙將入萬鍾不徑入萬鍾以簞食豆羹一段跌起此襯貼之妙至萬鍾何加已是水窮山盡處忽生出宮室妻妾等語另出機軸非前半所有此反覆敲打之妙義字一篇之骨入首兩點出下文伏而不現但以所欲有甚等語空翻至萬鍾句方再一出下文又伏而不現但以受不受空翻秋水長天一片空明前半生蛇渡水後半明霞互天一簞食下將行道乞人與萬鍾人隱作一團分拆不開機鋒利害篇法到一簞食換局得之則生二句闔合上下文情末路單拈死字尤爲警策空靈幻動極矣然其法有可指者生亦我所欲六句是反覆法如使人之所欲八句是跌宕法萬鍾則不辨五句是頓挫法鄉爲身死六句是迴環法徐揚貢云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

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體有貴賤六句正講安於中間以前後八層鼓舞筆端縱離法也前四層頓挫後四層波瀾本為大體說卻將尺寸之膚兼愛兼養虛翻一番涵詠得趣體有貴賤六句直截喝破場師三段與他譬喻一番商量一番末忽扶起作一勢收仍舊打轉兼愛兼養意煙波迴環戴云末路二語如飄風忽舉驚鳥乍飛妙絕妙絕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兩層出落　善用誘筆

不折之折

標孟卷之六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水窮雲起）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一引一喻）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再引一喻）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

標孟　卷之六下　十六

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翻簸玲瓏文家清品岑樓鉤金連引兩喻濯濯新拔於答是也何有便當以往應之曰緊緊接上中間數段是先打得屋廬子胸中玲瓏然後教以往應最是文章頓挫妙處亦是空中布勢處取食之重一段只用輕重字空翻不離本色奚翅食重比間意硬進一步欲取岡與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

標孟　卷之六下　十七

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

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點孝字結）

一篇水窮雲起文字結尤古怪物有雙則境濃單則淡故淡題喜濃寫濃題喜淡寫前段單說小弁題之淡者也懸空撰出越人關弓其兄關弓如許議論後因小弁連及凱風題之濃者也便將兩項自相賓主本色掃去更不生枝布葉自有長袖善舞之勢當於此悟破文家機軸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

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

絕處逢生

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

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不成出）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以逐層次第吐出故佳若一口道破何味妙在孟語仍舊囫圇而正意寄在屋廬子口中道破似波瀾似正講妙妙戴云鏡花水月可玩不可即屋廬子悅或問之七箇字似隱似現似斷似續妙不容言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一折）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

暗從名實未加轉出一論其大辨才明快至此更有何處下得轉語

衆人二字劈面一掌

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

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三問三答淳于總要侵到孟子身上孟子總只朋朋說不沾上身而嚴嚴氣象自見此之謂不辨之辨淳于語風發泉湧孟語水到渠成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

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

書法磊然○慎子勃然不悅正與魯欲字對針書法又躍然

從分封說來伏王者案

跌起二句作波

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
且（徙○住）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
明告子天子（昆○吾○谿○祖）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
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
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
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
（○下○聖○來○服○到○頭一穴）
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
於仁而已

殺人以求四字是章骨百里不百里俱非實話不
過借來作勢耳鼓煽極大初云殃民後云殺人
進一步語初云教民後云事君亦進一步語天
子之地至在所損益凡三渥頭具大縱橫不千
里不足云云欲說多不得先說少不得絕妙機鋒
結局三句堂堂正正若與前路不相綰帶結法
之最高者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
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貉○上○生下）道
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十二字句）不可器不足用也曰
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七字句）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五字句）
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
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
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對○說）於堯舜之道者
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善用別法隔法故筆陣滅沒意在戒重歛耳只
末一句是正位前路一番問答俱是假說古人著
書布勢立格往往如此先言無城郭宮室云云
轉一語云去人倫無君子又轉一語云況無君子
一步緊一步一結莊嚴大貉小貉大桀小桀千
古妙論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
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
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
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
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

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
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
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
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
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
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
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

不字處

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
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
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
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

而死於安樂也
怨帝王怨豪傑怨天怨人怨國家怨生死起落跌
斷突兀離奇讀一過長人精神生人氣骨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
之而已矣

標孟卷之六

標孟卷之七上

新安汪有光謙子甫評
弟汪有聲駿子甫校
孫汪錫灝素昔甫編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本是經濟常談不安聖人治天下五字於前便自突兀民非水火不生活一句不知何處來昏暮叩人之門戶一句又不知何處來得此數句滿篇驗岩有神暗點使菽粟如水火之方在首次點水

火次點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格法純用逆昏暮叩人之門戶三句閒處著精神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忽登山忽觀海忽遊聖門忽觀水觀瀾忽日月忽流水寫得如許離奇滅沒忽用兩句正語關鎖爲一篇之鎮如碣石一山當住海口真大觀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

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第 (5)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奇文驚鬼膽高論破天荒如此奇文更何必論事論理尤妙在出之以莊出之以決渾身是膽

不了　而結緊 了覺

二大士對談不必盡解但知其妙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另起一頭妙)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緊有力)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轉換古佳)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上只廣居一句借王子影出凡作三層段落一層泛論而略帶王子二層就王子上帶出廣居三層

併王子廣居二俱不著另換出一世界載云安章頓句莊周似之羚羊挂角章首安望見二字此一篇遠體所從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

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章首點一句齊宣王欲短喪接以公孫丑孟子問答是小出脫王子以下是大出脫讀此種文字胎骨欲仙一篇檀弓文字章法句法字法無不神肖疑檀弓倣此而作者欲終二語恐王子未必能自寫出入王子處先點事後點問筆法大妙

○波瀾甚長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

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

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第一〇七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反正向

標孟卷之七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

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

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
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
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一篇寫影文字專取遠體不著其人言而言其
風又不言其風而言聞繪花繪香繪月繪光而況
於親炙之者乎一掉意在筆先勢來天外聖人

百世之師也空中一拳伯夷柳下惠是也倒插梅
花故開一段離鐙取影奮乎三句逸起僞落非聖
人而能若是乎象王回顧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怒
龍掉尾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
隕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
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
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
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敘馮婦事閒冷曲至絕不出正意更高卒爲善
士則之野七字清絕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

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即後充字）
能充無穿窬下奇峯疊見如一林春筍解地而出可謂秀絕○充無穿窬已峭刻無受爾汝又峭刻言餂不言餂更峭更刻已開韓非氣脈○仁義並舉雙來單受參差入妙而筆氣又何淋漓乃爾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

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
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
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
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
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

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
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
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
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
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一步進一步）（伏俏子案後聯）（丁思狂案）
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
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

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丁狂字案）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丁四字案）
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
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
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起處進化）
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
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詠歎）
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
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
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
本論狂士御得狷者來陪說文情便不冷淡無端
轉入鄉原天外飛來卽就鄉原中急入狂狷一段
借鄉原寫狂狷詰作鄉原自寫海影倒翻不可名

狀過此以下竟將鄉愿直講到底若與狂獧了不
相涉然句句講鄉愿句句是反影狂獧真是水中
鹽味色裏膠青似此境界韓柳歐蘇一輩人未夢
見在何以是嘐嘐段倒文也若順之當云何以
嘐嘐曰古之人古之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踽踽
涼涼段又倒文也若順之當云生斯世也為斯世
也善斯可矣行何為踽踽涼涼孔子曰過我門
二十七字是孟子引來作思狂獧波瀾屬上文看
篇法大妙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
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
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
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
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四節疊接突入一層新意）
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妙在插入若禹皋若伊尹若太公三筆便如美女
插花臨池欲笑若無此三筆則一篇文字有縱無
橫未免孤幹摯風結句花光月影不可把捉尤是
無上神品閱此一過再看莊周馬班自序便是
傖父頭面凡作大文字全要議論正氣骨高

標孟卷之七終